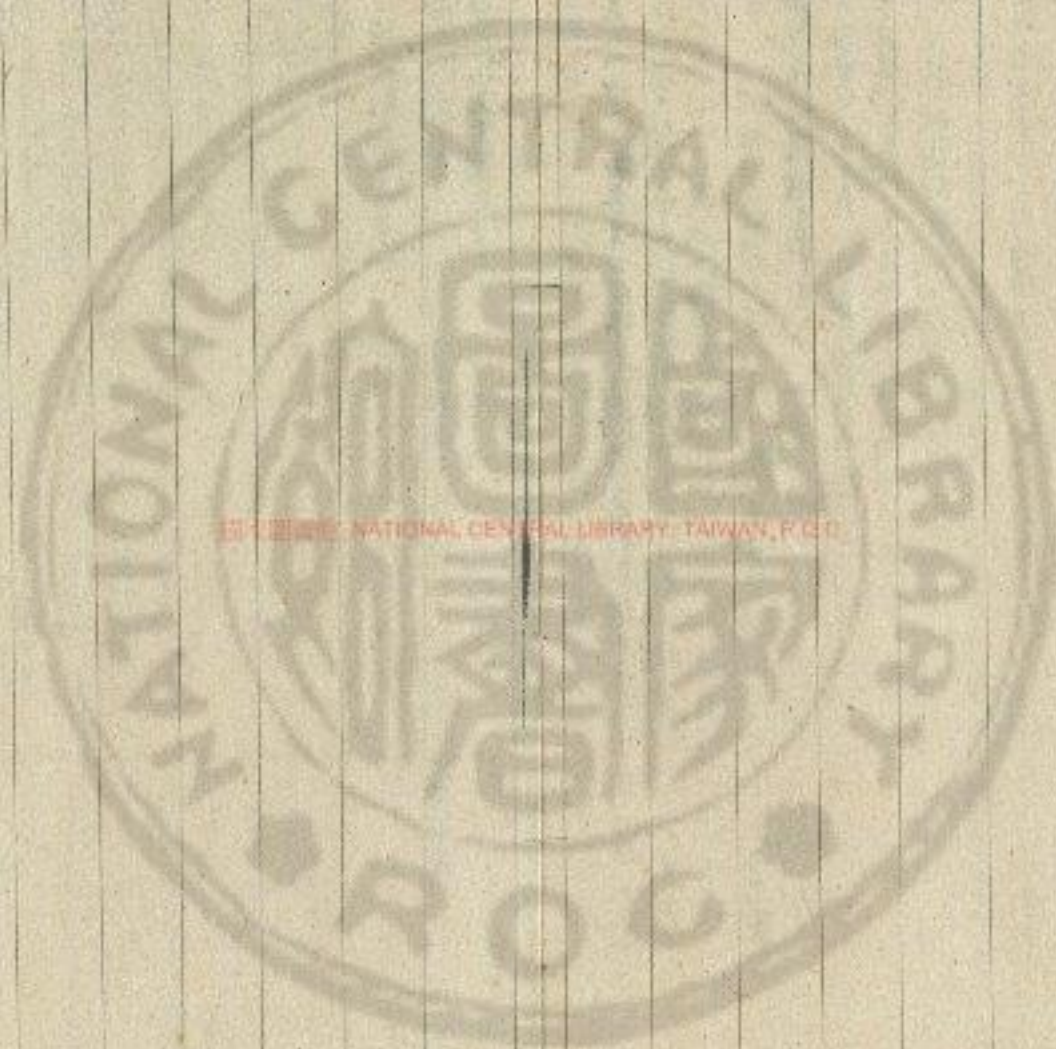


宋本黃氏日鈔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目錄

卷一

讀孝經

卷二

讀論語

卷三

讀孟子

卷四

讀毛詩

卷五

讀尚書

卷六

讀周易

卷七

讀春秋一 隱公 桓公

卷八

讀春秋二 莊公 閔公

卷九

讀春秋三 僖公

卷十



任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讀春秋四 文公 宣公

卷十一

讀春秋五 成公 襄公

卷十二

讀春秋六 昭公

卷十三

讀春秋七 定公 哀公

卷十四

讀禮記一 曲禮

卷十五

目錄分類目錄

讀禮記二 檀弓

卷十六

讀禮記三 王制 月令

卷十七

讀禮記四 曾子問

卷十八

讀禮記五 文王世子 禮運 禮器

卷十九

讀禮記六 郊特牲 內則

卷二十



讀禮記七

玉藻  
少儀

明堂位

喪小記

大傳

卷二十一

讀禮記八

學記

樂記

卷二十二

讀禮記九

雜記

喪大記

卷二十三

讀禮記十

祭法

祭義

祭統

卷二十四

讀禮記十一

經解

卷二十五

讀禮記十二

中庸

卷二十六

讀禮記十三

表記

卷二十七

讀禮記十四

緇衣  
三年問

深衣

問喪

問服

問傳

卷二十八

讀禮記十五

大學

卷二十九

讀禮記十六

冠義

昏義

鄉飲酒義

喪服四制

射義

卷三十



讀周禮

天官  
秋官

地官  
冬官

春官

夏官

國子監外類目錄

四

紹定二年菊月  
積德堂校正刊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目錄終





慈溪書院藏書抄分類卷一

讀孝經

漢興河間人顏芝之子得孝經十八章

文孝經魯恭王壞孔子屋壁得孝經二十一章

是為古文孝經鄭康成諸儒主今文孔安國馬

融主古文而今文獨行唐明皇詔議二家孰從

劉知幾謂宜行古文諸儒爭之卒亦行今文明

皇自注孝經遂用今文十八章者為定本我朝

司馬溫公在秘閣始專主古文孝經作為指解

而上之至以世俗信偽疑真為言愚按孝經一

耳古文今文特所傳微有不同如首章今文云

仲尼居曾子侍古文則云仲尼問居曾子侍坐

今文云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古文則云子曰

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今文云夫孝德之本也教

之所由生也古文則云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

生文之或增或減不過如此於大義固無不同

至於分章之多寡今文三才章其政不嚴而治

與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通為一章古文則分

為二章今文聖治章第九其所因者本也與父

子之道天性通為一章古文亦分為二章不愛

天禧閣藏書  
士禮儀藏  
東坡



其親而愛他人者。古文又分爲一章。章句之分。合率不過如此。於大義亦無不同。古文又云。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此二十二字。今文全無之。而古文自爲一章。與前之分章者三。共增爲二十二所異者。又不過如此。非今文與古文各爲一書也。若以今文爲僞。而必以古文爲真。恐未必然。至晦庵朱先生。因衡山胡侍郎及玉山汪端明之言。就古文孝經作孝經刊誤。以天子至庶人五章。皆去子曰。與引詩云之語。而併五章爲一章。云疑所謂孝經者。本文止如此。而指此爲經。其餘則移置次第。而名之爲傳。并刊其用他書竄入者。如孝天之經。地之義。至因地之義。爲春秋左氏傳。載子太叔爲趙簡子。道子產之言。如以順則逆。以下爲左氏傳所載季文子。比宮文子之言。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亦左傳所載士貞子之言。遂以孝經爲出於漢初。左氏傳末盛行之前。且云不知何世何人爲之。允係先儒考孝經之異同如此。愚按孝經視論語。雖有衍文。其每章引詩爲斷。雖與劉向說苑新序列女傳文法相類。



而孝爲百行之本。孔門發明孝之爲義，自是萬世學者所當奉奉服膺。他皆文義之細而不容不考。至晦菴疏剔瞭然矣。嚴父配天一章，晦菴謂孝之所以爲大者，本自有親切處，使爲人臣子者皆有今將之心，反陷於大不孝。此非天下通訓，而被學者詳之，其義爲尤精。愚按中庸以追王大王王季爲遠孝，亦與此章嚴父配天之孝同旨。古人發言義各有主，學者宜審所躬行焉。若夫推其事之至極，至於非其分之當言如晦菴所云者，則不可不知也。

今將車見公  
生南昭元年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二

讀論語



聖人言語簡易而義理涵蓄無窮凡人自通  
文義以上讀之無不犁然有當於心者讀之  
愈久則其味愈深程子所謂有不知手舞足  
蹈但以言語解着意便不足此說盡之矣故  
漢唐諸儒不過詁訓以釋文義而未嘗敢贊  
之辭自本朝講明理學脫去詁訓其說雖遠  
過漢唐而不善學者求之過高從而增衍新  
說不特意味反淺而失之遠者或有矣至晦  
庵爲集注復祖詁訓先明字義使本文坦然  
易知而後擇先儒議論之精者一二語附之  
以發其指要諸說不同恐疑誤後學者又爲  
或問以辨之我輩何幸乃獲蒙成敬受熟誦  
體之躬行庶不負先儒拳拳之意耳近世關  
晦庵字義者固不屑事此其尊而慕之者又  
爭欲以注解名家浩浩長篇多自爲之辭於  
經漸相遠甚者或鑿爲新奇反欲求勝豈理  
固無窮耶震自幼蒙先父之教常讀晦庵論  
語長師宗論王貫道先生見其朝夕議論常



不出晦庵論語謂晦庵讀盡古今注解自音而訓自訓而義自一字而一句自一句而一章以至言外之意透徹無礙瑩然在心如琉璃然方敢下筆一字未透即云未詳震自此益信受誦讀但知喜悅而不能宣諸口今年踰六十遺忘是懼官所竊暇復讀而間記集注或問偶合參考及他說不同者一二以求長者之教餘則盡在集註矣

學而篇

學而時習章

近世有石齋學於晦庵門人李閔祖作四書疑義謂晦庵注此章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爲有病必言氣稟有清濁故實有昏明而覺有先後愚謂此於文字上生枝節實則覺有先後則清濁昏明者已在其中矣晦庵折衷諸家而歸之簡淨讀集注者何必費以求多爲哉若陸象山嘗謂論語有無頭柄底說話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及其門人楊慈湖又改時習爲不習其說不知何如要之學者且當尊信吾聖人之訓有子孝弟章



按論語首章言學次章即言孝弟聖門之教人莫切於孝弟矣此章象山斥其爲支離固不可知程子言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性中只有仁義禮智曷嘗有孝弟來其說性尤精而性中曷嘗有孝弟之語後學乍見亦或以爲疑蓋實則父子之道天性而其說微覺求多於本文之外也晦庵或問中云孝弟則固仁之發而最親若此語爲婉而切似當收置集注使學者知孝即仁之事而仁即性之有可也因嘗思理一而已聖賢發明則愈久愈備大舜時止說克諧以孝未曾說仁湯時方說仁乃與寬對說孔子說仁又多與智對說至孟子方說仁義禮智四者而理益大備程子謂曷嘗有孝弟蓋以孟子之說釋有子之說爾要之有子時未有四者之說亦未專主於說性孝弟爲仁之本理脉固自渾融且孟子雖分仁義禮智爲四端他日又嘗謂仁之實事親是也聖賢立論惟理是務亦未嘗拘一端其言仁義亦未嘗不根於孝弟故孔子嘗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曾子三省章



集註首載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語意已足矣次載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惜其嘉言善行不盡傳竊意用心於內者無形動求諸身躬行也其所指之一虛一實已不同蓋心所以具萬理而應萬事正其心者正欲施之治國平天下孔門未有專用心於內之說也用心於內近世禪學之說耳後有象山因謂曾子之學是裏面出來其學不傳諸子是外面入去今傳於世皆外入之學非孔子之真遂於論語之外自稱得不傳之學凡皆源於謝氏之說此說今視晦庵殊不侔使晦庵集註於今日謝氏之說不知亦收載否二說雖集註所並收然不可不考其異

入孝出弟章

晦庵於或問載蘇氏之說云今之教人者引之極高示之極深教者未必能學者未必信務以誕相勝風俗之壞必自此始夫晦庵豈不悟蘇氏此語之爲譏伊川哉而載之或者其懲伊川門人之弊歟

三年無改章



晦庵於集注取尹氏之說曰如其道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次取游氏之說曰三年無改亦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耳其於或問則斷以尹氏得用心之本游氏得制事之宜又設或問曰必若尹游之說則夫子之言得無有所不盡者乎蓋不可改則終身不改固不待言其不可以待三年又非常之事不可以預言矣此又晦庵足尹游之說而完其義者也愚按尹游二說皆因禮有三年之喪而釋三年爲親喪之三年因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而釋不改爲親沒三年之間不改其行事竊意此章本意本不爲親沒而發特三年字與不改字與它處說人子居喪事偶同耳夫人子於其父之道誰不知體之而持父爲難父在之時隱於志者三年無改其道父歿之後見於行者三年無改其道則其拳拳於親而不敢違始爲可知耳三年者槩言其久似與顏子三月不違仁語脉相近且夫子旣明舉父在與父歿兩事而言則非獨指居喪而言也明言於父之道又非獨指其居喪行事而言也必如古者之說徒主其三年之文而不



暇顧其父在之文矣三年有成三年大比三年成  
都三年視敬業樂群皆要父而言豈徒三年之喪  
稱三年哉而必以三年爲居喪耶

知和而和章

本意不過禮以和爲貴和又當以禮節之耳范氏  
以知和而和屬之樂而晦庵取焉禮樂雖相關但  
恐於本文有添

因不失其親章

集注以爲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宗而  
主之矣是一章三節各自爲義也或問以爲因上  
二者而不失其所親則爲可宗則下一節承上二  
節而言也恐不若集注爲徑然此一節終覺未易  
曉先師王宗論貫道嘗講此章云宗者人所取爲  
宗師宜超然卓立之人也因者因仍於古而非自  
立者也惟因而而不失其可親之人則源流既正亦  
可宗之也此語似於集注有發

爲政篇

民免無耻章

集注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耻或問謂范呂謝尹  
氏皆以苟免爲言殊失文意蓋所謂免正以其革



面而不敢爲非真有免於罪戾耳豈冒犯不義以至於犯上作亂而脫漏憲網以幸免於刑誅之謂哉愚按二說似微不同實則經文惟言免字晦庵言苟免字以發之恐後學者苟字粗淺故於或問故再發以足之此等似當入集注

十五志學章

程子謂孔子自言進德之序如此此語盡之矣諸儒議論疊出皆因待聖人過高謂聖人不待學故也然聖人亦與人同耳晦庵斷以非心實自聖而姑爲是退託此語尤有味而學者宜知所勉矣

攻乎異端章

孔子本意似不過戒學者它用其心耳後有孟子闢楊墨爲異端而近世佛氏之害尤甚世亦以異端目之凡程門之爲佛學者遂陰諱其說而曲爲回護至以攻爲攻擊而以孔子爲不攻異端然孔子時未有此議論說者自不必以後世之事反上釋古人之言諸君子又何必因異端之字與今偶同而回護至此耶

舉直錯枉章

舉直錯枉而民服詞義曉然自不待注所不可曉



者諸字耳兩語交互歸宿正在諸字若單云舉直  
錯在舍諸字不言則不可耳今集注以諸字作衆  
字說如諸侯之諸是云衆枉衆直也然晚學亦未  
易曉或疑諸者助辭即之於二字之連聲錯者置  
也如賈誼置諸安處則安之類錯諸者猶云舉而  
加之也舉直者而置之於枉者之上是君子在位  
小人在野此民所以服或舉枉者而置之於直者  
之上是小人得志君子失位此民所以不服庶幾  
此章兩下相形之意方明未知然否若如舊說則  
舉者用也錯者不用也二字相背若如今說則舉  
者舉斯加彼之舉也錯者置之於此之名也二字  
相因其義訓皆不同矣

八佾篇

君子無爭章

辭義曉然本無可注近世立高論者回護爭字其  
說雜然晦庵本注疏舊說射禮爲證其說始平於  
是知好議論而忽注疏者可戒也

使民戰栗章

蘇氏謂公與宰我謀誅三桓而爲隱辭以相語有  
以問尹氏者尹氏艱然曰說經而欲新奇何所不



至矣此論竅於說經有益聞者當戒

胡氏因郊社之文以社爲祭地之禮晦庵曰未可知也然其言有據存而攷之可也愚謂社固祭地也然所祭指吐生百穀之土與稷爲比則舉地之一而言之自王社以下皆然故春祈秋報皆于社焉若王者父天母地之大祭全舉地而言恐又不止此社而已

三歸

集註云三歸臺名事見說苑而或問載舊說婦人謂嫁曰歸三歸云者一娶三姓而備九女如諸侯之制也愚按說苑謂管氏避得民而作三歸殆於蕭何田宅自汙之類想大爲之臺故言非儉而臺以處三歸之婦人故以爲名歟

反坫

鄭註謂坫在兩楹之間反爵其上按今世釋奠反爵乃以四方板而圓坎其中或云此反坫之餘制然坫字從土而云在兩楹間豈常設之者歟按郊特牲臺門而旅樹反坫雜記旅樹而反坫鄭氏亦以樹爲屏以反坫爲反爵之地然內則載閣食之制云士於坫明堂位載朝會之制云反坫出尊崇



坵康圭士虞禮載苴茅之制云僕于西坵上是則  
累土而爲之者皆可名坵而坵亦有高卑東西之  
不同非必反爵之處也如臺門而旅樹反坵當是  
立反坵於臺門之內如今行在所之騏驥院牛羊  
司與九營壘多於臺門內立土牆之類歟鄭氏之  
釋反坵皆本論語其指坵爲反爵皆本好之一字  
意兩君之好爲飲酒故云耳然以坵之反爲爵之  
反似異於經文又按汲冢周書云乃立五宮咸有  
四阿反坵註云反坵外向室也則反坵又非反爵  
之地反主坵言非主爵言也反殆向外之名坵殆  
別設大門屏之名豈兩君之好必欲容其儀衛之  
衆而爲此外向之室歟世遠不可知若據郊特牲  
以反坵與臺門相聯汲冢書以反坵與四阿相聯  
則論語以反坵與樹塞門相聯恐均爲宮室僭後  
之事

里仁篇

里仁爲美章

注以焉得知爲失其是非之本心理固如此但本  
文自明白此語恐覺微重耳

安仁利仁章



謝氏謂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竊疑此佛氏心學之說若夫子本旨不過謂仁者安仁與仁爲一耳又謂知者未能無意竊疑此亦佛氏絕意念之說若夫子本意不過謂知者知仁之爲羨慕而行之耳異端之說皆從莊子寓言死灰其心一語來近世諸儒或慕其高而言之然人決不能無心心決不能無意心是活物凡動輒皆是意特意有羨惡耳雖仁者安仁此心亦何嘗不流行哉於吾夫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可知矣

無適無莫章

君子於天下無必欲爲之心亦無必不爲之心惟義是從而已此本旨也無此兩者惟有義耳謝氏謂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則於兩者之間參酌其義又是一意與經旨微不同

吾道一以貫章

聖人之道泛應曲當無非此理故曰一以貫之忠以盡己恕以及人則此道之所以泛應曲當而能一以貫之者也異端借一貫之字以證不二之說近或推之愈高謂道本自一不必言貫此固非後



所敢言諸儒疑一貫之道大而忠恕不足以當之至有天人體用等辨恐亦不若平心只味本文也

公治長篇

乘桴浮海章

程子謂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晦庵於集註錄之於或問言其未盡善因知經旨之本明白者不必贅辭也當從或問

非爾所及章

諸說以仁字總罩一章之意因而說仁恕不同於本文似不曾解竊意雖一定而人情不齊在己者可勉在人者不可強故無加諸人可能也故人之無加諸我不可必也故以爲非爾所及耳故夫子言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盡其在已而已大學言所惡於上勿施於下以至左右前後皆然盡盡其在已而已必欲強人之我若而彼此皆平則豈可得哉姑誌所疑以俟請問

性與天道章

子貢明言不可得而聞諸儒反謂其得聞而歎美豈本朝專言性與天道故自主其說如此耶要之



子貢之言正今日學者所當退而自省也

令尹子文註云闔穀於菟

石廣云穀本作穀乳也借作穀

雍也篇

居敬行簡章

集註云伯子蓋太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或問云夫子雖不正言其居簡之失而所謂可者固有未盡善之意矣仲弓乃能默契聖人之微旨而分別夫居敬居簡之不同夫子所以深許之也愚按二說皆出晦庵而不同恐當從

或問之說

孟之反不伐章

集註載謝氏稱孟之反無欲上之心及孟之反可法之語或問以謝氏爲過且云恐非夫子之意夫釋經亦順其本旨而已合參或問之說

祝鮀宋朝章

范氏說無鮀之佞而獨有朝之美協於不有至而有之文晦庵以巧言令色不得分輕重而去其說且以無虐惇獨而畏高明比此句之句法然書云



無者總爲禁止之辭。唐惲獨而畏高明是一句而平下兩事兩事相比也。此句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相反者是一句而兼下兩事兩事相反也。句法似亦不類。如以辨佞爲尤足以苟免亂世而宋朝自然之美色與人爲之令色亦不同。則范氏分輕重之說恐亦自通學者更詳之。

### 何莫由斯道章

洪氏將何字少歇而以人莫能由斯道晦庵獨取之。蓋云世之不由於道者不少也。程氏等說謂人何能不由此道若曰日用常行者皆道也。蓋衆說說得道字輕指天下之道也。故以爲莫不由之。洪說說得道字重指道之踐履於身者也。故以爲莫能由之。恐合參考。

### 人之生也直章

集註獨取明道云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或問則盡辨伊川以下諸說爲未然。愚意罔對人而言蓋罔罔然不知所以爲人者也。幸而免對生也直而言蓋僥倖苟免不能直者也。人之生也直而已。罔之生也不能直幸免而已。幸而免者低回委曲苟全其生者也。



述而篇

子所雅言章

程曰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愚按本文未嘗及此

怪力亂神章

以怪力亂非理之正而別指鬼神爲造化之迹非不正是一律而分輕重然載謝氏之說謂語常不語怪語德不語力語治不語亂語人不語神一體平說尤於經文協也

秦伯篇

秦伯至德章

觀三以天下讓之說則商德日衰周德日興太王父子兄弟已曉然知天命人心之有歸預視天下爲周之將有矣書稱太王肇基王迹詩稱至于太王實始剪商與夫子之言皆合至歐陽公作秦誓論始爲周人追諱其事竊意聖人明白洞達初無可諱者故晦庵集注惟直述其事或問於三讓亦姑舉禮辭固辭終辭而不敢質其說蓋三辭乃飲食賜予之事故晦庵不敢確言以爲三讓天下之說三讓事見下方○或問有疑秦伯父死不赴傷毀髮膚



皆非賢者之事。晦庵辨以太王之欲立賢子聖孫，  
爲其道足以濟天下而非有憎愛之間利欲之私，  
也是以泰伯去之而不爲猶，王季受之而不爲貪，  
父死不赴，傷髮膚而不爲不孝，使泰伯而不有，  
以深自絕焉，則亦何以必致國於王季而安其位？  
哉！愚按王充論衡謂泰伯知太王欲立王季，入吳，  
采藥，斷髮文身以隨吳俗。太王薨，泰伯還，王季再，  
讓泰伯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  
身，吾刑餘之人，不可以爲宗廟社稷主。王季始知，  
其不可而受之。此其所載頗詳，且與吾夫子三以，  
天下讓之說合，可以破或者信史書言泰伯父死，  
不赴之疑。或問：又載蘇黃門謂子夏言泰伯端委，  
以治吳，則未嘗斷髮文身。愚按黃門作古史專據，  
左傳以闕史記。然世遠安知此是而彼非耶？今其，  
主左傳，謂至仲雍而後斷髮文身，則惑矣。泰伯仲，  
雍始入吳而斷髮文身者，隨其俗也。泰伯果端委，  
於其先矣。仲雍繼之爲君而方斷髮文身，豈人情，  
耶？且斷髮文身者，始入吳之事也。端委而治者，吳，  
人尊信之後，泰伯君吳之事也。髮雖嘗斷，何妨復，  
長身。雖嘗文，何妨被衣。兩義固不相害也。其始隨



俗及得位則臨之以禮理固然也若謂秦伯端委至仲雍繼位而後斷髮文身是謂仲雍不肖也為君而不肖者有矣未有下同庶民者也且時仲雍已老矣鬻星何可斷身黑者何可文耶

子罕篇

子罕言利章

集注惟載程氏之言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故皆罕言愚按自孟子不言利世以利為不美字而此章以利與命仁並言故世疑之惟或問中晦庵言利者義之和全於義則利自至若多言利則人不知義而反害於利矣命者天之令修已以俟然後可以立命若多言命則人事不修而反害於命矣仁者性之德必忠信篤敬克己復禮然後能至若多言仁則學者憑虛躐等而反害於仁矣三者皆理之正不可以不言而憂深慮遠又不可以多言也此言似合入集註可免世俗分輕重美惡之疑

鄙夫空空章

或問謂空空指鄙夫而言此語合入集註蓋集註未嘗明言空空指誰



先進篇

先進於禮樂章

晦庵以先進爲前輩野人爲郊外之民後進爲後輩君子爲士大夫此甚平實引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爲野人愚謂若以先進爲朝廷邦國行禮樂之人則宜如程子宛轉其說若泛言前一輩人而於禮樂亦止泛言於禮樂之事則程子之說視本文爲有添矣或止云先輩質朴故於禮樂之事猶野人也則與晦庵叶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四子侍坐而夫子啓以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蓋試言其用於世當何如也三子皆言爲國之事皆答問之正也曾皙孔門之狂者也無意於世者也故自言其瀟灑之趣此非答問之正也夫子以行道救世爲心而時不我子方與二三子私相講明於寂寞之濱乃忽聞曾皙浴沂詠而歸之言若有觸其浮海居夷之云者故不覺喟然而歎蓋其意之所感者深矣所與雖點而所以嘆者豈惟與點哉繼答曾皙之問則力道三子之美夫子豈以忘世自樂爲賢獨與點而不與三子者哉後世談虛好



高之習勝不原夫子喟嘆之本旨不詳本章所載之始末單據與點數語而張皇之遺落世事指爲道妙甚至謝上蔡以曾皙想像之言爲實有暮春浴沂之事云三子爲曾皙獨對春風冷眼看破但欲推之使高而不知陷於談禪是蓋學於程子而失之者也程子曰子路冉有公西華言志自是實事此正論也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此語微過於形容上蔡因之而遂失也曾皙豈能與堯舜易地皆然哉至若謂曾皙狂者也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遂以浴沂詠歸之樂指爲老安少懷之志曾皙與夫子又豈若是其瑛哉竊意他日使二三子盍各言爾志此泛言所志非指出仕之事也今此四子侍坐而告以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此專指出仕之事而非泛使之言志也老安少懷之志天覆地載之心也適人之適者也浴沂詠歸之樂吟風弄月之趣也自適其適者也曾皙固未得與堯舜比豈得與夫子比而形容之過如此亦合於其分量而審之矣



顏淵問仁章

註云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愚按此章前曰克己復禮爲仁後曰爲仁由己此註恐指爲仁由己之爲仁耳蓋以語脉而詳之克己復禮爲仁云克己復禮即所爲仁爲非用力之字若爲仁由己則爲乃用力之字語雖相似而脉則不同也要之爲仁之工夫即是上文克己復禮蓋更詳之惜乎夫子之說君子章

註云謂棘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愚按上文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故子貢指其說君子恐非其所言別有君子之意也合審

子路篇

仲弓問政章

程子謂仲弓問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小大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耳愚按仲弓正問舉才之方而孔子教之耳程子豈意其不欲舉才而推其弊至此歟范氏曰失此三者不可以爲季氏宰况天下乎恐亦衍文



憲問篇

霸諸侯

註云霸與伯同長也愚意天下之主謂之王諸侯之長謂之伯此指其定位而名也以德方興而為天下所歸則王靜聲轉而為王王政不綱而諸侯之長自整齊其諸侯則伯聲轉而為霸皆有為之稱也正音為靜字轉聲為動字

商周之初諸侯猶未強大故有德易以興周衰諸侯強大地醜德齊莫能相一管仲輔齊僅能以智力總率之使之尊周攘夷其濟世之功亦不少故夫子稱之若孟子之言則又存萬世之常道

孔子沐浴而朝章

胡氏曰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愚謂孔子於義盡矣此事果可先發後聞則夫子亦為之矣不待胡氏發其所不及也此言似不必附集註

衛靈公篇

有教無類章

註專主變化氣類愚恐夫子與進互童子孟子來者不拒之意皆在其中也

季氏篇



季氏將伐顓臾章

集註云遠人謂顓臾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  
屢叛或問載蘇氏考究定公十年子路為季氏宰  
哀公十一年冉求為季氏宰則伐顓臾在季康子  
之世哀公七年季康子伐邾以召吳冠故曰遠人  
不服而不能來也十五年公孫宿以成叛故曰邦  
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恐當以或問所載為正蓋  
顓臾在邦域之中難指其為遠人而夫子此語正  
因季氏將伐顓臾而桀及當時之國事謂他有當  
理者尚多也所謂遠人非正指將伐之顓臾也

陽貨篇

性相近章

性者此理素具於此心人得之於天以生者也自  
一陰一陽之謂道而繼之者善予以賦子於萬物  
人為萬物之靈其性之所自來固無有不善而既  
屬於人則不能以盡同故夫子一言以蔽之曰性  
相近也至孟子當人欲橫流之時特推其所本然  
者以曉當世故專以性善為說自此言性者紛紛  
矣由今觀之謂性為相近則驗之身稽之人參之  
往古攷之當今上探之聖賢下察之衆庶無一不



合信乎其爲相近也。謂性爲皆善則自己而人自  
古而今自聖賢而衆庶皆不能不少殊。雖禹湯文  
武之聖亦未見其盡與堯舜爲一。孟子蓋獨推其  
所本然者以曉人也。言性之說至本朝而精以善  
者爲天地之性以不能盡善者爲氣質之性。此說  
既出始足以完孟子性善之說。世之學者乃因此  
陰陋吾夫子之說而不敢明言其爲非。則曰性相  
近是指氣質而言。若曲爲之回護者。然則孟子之  
言性何其精而夫子之言性何其粗耶。竊意天命  
之謂性所謂天地之性是推天命流行之初而言  
也。推性之所從來也。所謂氣質之性是指既屬諸  
人而言也。斯其謂之性者也。夫子之言性亦指此  
而已耳。本朝之言性特因孟子性善之說揆之人  
而不能盡合。故推測其已上者以完其義耳。言性  
豈有加於夫子之一語哉。且天下之生凡同類者  
無有不同而纖悉則不能盡同。此其所以爲造化  
之妙如桐梓之生一也。而枝條花葉之橫斜踈密  
則無一同。然要其所以爲桐梓者終相若也。此相  
近之說也。而可以知人矣。人之形體一也。而耳目  
口鼻之位置美惡則無一同。然要其所以爲人者



於相若也此相近之說也而可以知其無形者矣  
人之能言一也而其聲音之清濁高下則無一同  
然要其所以爲人聲者終相若也此相近之說也  
而可以推人之性矣其賦自天何有不善自陰陽  
雜揉屬之人而謂之性且不能粹然而皆善此相  
近之說也奈何獨主性善之說而遂廢性相近之  
說耶故嘗謂夫子言性相近惟指其實然者故他  
日言中人以上中人以下生而知學而知人品節  
節不同皆與相近之言無戾孟子專言性善惟推  
其本然者故他日言二之中四之下性之反之先  
覺後覺人品亦各各不同終歸於夫子相近之說  
學者亦學夫子而已夫子未嘗言性言性止此一  
語何今世學者言性之多也無亦知其性之相近  
而戒其習之相遠可乎

孟子言性善性不能皆善而惡亦習之義也

匏瓜

黃勉齋宰臨川刊臨川人應抑之天文圖有匏瓜  
星其下註云論語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正指星而言蓋星有匏瓜之名徒繫於天而不可  
食正與維南有箕不可簸揚維北有斗不可挹酒  
漿同義又建昌具觀附此於四書疑義未知然否



微子篇

虞仲

註云虞仲即仲雍與泰伯同窳荆蠻者愚按仲雍嘗治吳爲君恐不可言逸民亦無隱居放言之事兼仲雍生伯夷叔齊之前使虞仲果仲雍也亦何爲反序次於夷齊之後恐先儒自有所據耳

堯曰篇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集註載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或問則曰范氏之說因上文而以周親爲周室之親亦善但於書文不協愚意於書文雖不協於本文則協且免得添紂字與多字又免得改周字爲至字似當兩存耳又按古註孔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衆則用之此說雖大賚之初未有管蔡之事而狀不如意甚明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二終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三

讀孟子

梁惠王上

梁惠王問利國孟子言利之害而進以仁義之效梁惠王問沼上之樂孟子言獨樂之患而進以與民同樂之效齊宣王問威文則點威文之無足道而進以行王道齊宣王有不忍一牛之心則反覆言之而使推此心保四海及教齊梁以王道又皆歸之耕桑孝弟之實無非因其機而誘進之晦庵集註已各發其旨趣之歸辭意瞭然熟讀足矣

梁惠王下

齊宣王好世俗之樂非也而孟子不之非廣四十里之囿非也而孟子不之非不毀明堂非也而孟子不之非好貨好色皆非也而孟子不之非惟一切因其機而順導之使無不與民同之以歸於行王之道焉蓋齊大國也可以有為於天下故誘進之如此此孔門之所謂權者也滕小國惴惴自保而其君又賢則惟以正對而不為誘進之辭凡其音義則皆集註備之矣

按史記載梁惠王三十五年孟子始至梁後二十三



年當齊湣王十年齊伐燕孟子在齊古史乃謂孟  
子先事齊宣王後見梁惠梁襄及齊湣王晦庵序  
孟子謂未知孰是晦庵又謂孟子以伐燕爲宣王  
時事與史記荀卿等書皆不合通監以伐燕爲宣  
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見齊宣王亦未  
知孰是按史記齊伐燕有二事齊宣王先嘗伐燕  
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之取十城  
是即孟子梁惠王篇所載問答稱齊宣王者也此  
一事也稱宣王者孟子作於宣王已沒之後故以  
謚稱而趙歧註亦稱齊宣王也齊湣王後又伐燕  
燕王噲以燕與子之齊伐燕下燕七十城是即孟  
子公孫丑篇所載沈同問燕可伐歟者也此又一  
事也止稱齊王者作孟子時湣王尚在未有謚之  
可稱趙歧註亦止稱王也燕噲遜國在齊宣卒後  
九年湣王伐燕在齊宣卒後十年以此見伐燕噲  
非齊宣甚明孟子以周顯王三十三年見梁惠王  
齊宣王以周顯王四十五年卒其子湣王立位  
四十年孟子初見梁惠王已稱爲叟姑以五十歲  
約之又後之二十三年齊湣方伐燕孟子當年七  
十四五歲距湣王之卒孟子約一百餘歲孟子當



不及見湣王卒故孟子書自公孫丑篇後凡涉齊  
事皆止稱王陳賈作周公未盡仁智論終篇止說  
齊王蓋嘗考究古史通監少誤近世師儒援爲王  
留行事有謂區區齊宣不足爲聖世道說者遂亦  
誤指伐噲爲齊宣王事故私記之以俟考古者質  
焉

右徐辨人蔣  
監簿曉之說

公孫丑上

前二篇皆載游說齊梁之說此篇因公孫丑預設當  
路於齊動心否乎之問遂明不動心以及知言養  
氣之說繼以王霸之說繼以仁不仁之說又繼以  
不忍之心而發明四端之說凡皆多前聖所未發  
有益萬世者其指要已備於晦庵之集註讀之  
然後學未待贅一辭矣

公孫丑下

孟子游說齊梁備於前篇否亦多因言齊事而發之  
此篇惟首章言多助寡助之分豈亦爲齊而發者  
歟餘則載游說齊王始終進退之節蓋孟子拳拳  
救世之心雖齊宣不足以共此而其因以垂訓萬  
世皆因齊王發之也

滕文公上



齊梁既不偶始邂逅滕文公以世子過宋因與之交際其始末皆備此篇然告齊梁皆以權宜告滕文公皆以正對文公天資甚美而國小力弱故教以太王治岐之政而不及湯武救民之事矣然其告齊梁亦未嘗不歸宿於王政之本如治岐之云也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

註以此為言滕然上文以三代教養之法而言恐此所謂是為師云者指三代而言蓋以三代教養可為王者師使滕君行王政而師之未必遽期滕之為王者師也後有王者亦未必捨三代不法而必待滕之所行為師也

有若似聖人一章

門人以有若言行氣象類孔子而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有若之所學何如也曾子以孔子非有若可繼而止之孔子自生民以來未之有宜非有若之所可繼而非故貶有若也有若雖不足以比孔子而孔門之所推尚一時皆無有若比可知咸溥三年升從祀以補十哲衆議必有若也祭酒為書力詆有若不當升而升子張不知論語一書孔子未嘗深許子張據此章則子張正欲事有若者也子



張之未能為有若昭昭也陸象山天資高明指心頓悟不欲人從事學問故嘗作有子孝弟之說為支離奈何習其說者不察因物攻之於千載之下耶子張有靈回顧有子恐不自安其位次耳江漢秋陽之喻曾子蓋其言夫子道德盛大彰著灼然非他人可擬之狀而講象山之學者又往往襲取以證精神之說恐本旨亦不如此在學者詳之

離婁上

一章言為政必因先王之道而先王之道仁政也二章言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而在仁與不仁也三章言三代之得天下失天下而其得失在仁不仁之分也四章言天下之本在身五章言德教之行先巨室六章言諸侯耻受命於大國惟好仁則無敵於天下七章言不仁者樂其所以去八章言桀紂馭民歸於仁君九章歎自棄自暴者之可哀也孟子此篇屢反覆救世之說無一不歸於仁十章言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發明仁之足以救世至此而經易昭白極矣繼此言誠身之道言誠思誠之道皆受業子思之言也又繼此言二老來歸則欲諸侯之師文王言冉求喪斂則痛當世率土地而



食人肉餘言事親善親之事一一明白熟誦而已  
巨室

古者卿大夫皆世其官所與共社稷者故曰巨室  
人君當以至公率先之否則卿大夫世家皆以爲  
不可矣故曰爲政不得罪於巨室後世誤以兼并  
之豪爲巨室以屈法縱惡爲不得罪蓋後世惟見  
兼并之豪爲巨室無復見卿大夫之世家也惟見  
豪民誇訐驅逐長吏之爲罪而無復見士大夫執  
古誼爭時政之事也眩流俗而釋古書陷於非義者  
多類此學者謹之

無責耳矣

註謂人之輕易其言以未嘗遭失言之責故耳或  
疑無責只是不足責之意所以甚鄙而警之也耳  
矣云者輕收之語辭

離婁下

此篇多平居講貫之言而欲其自得五章工夫次第  
爲尤詳蓋云功深力到自然而得故言欲其自得  
晦庵於或問發明已備而世乃有以自得爲已之  
獨得至或傲然特立異論而不顧者可深省矣十  
九章言舜由仁義二十章言禹湯文武周公二十



一章言孔子作春秋二十二章自謂未得爲孔子之徒而私淑諸人蓋歷舉列聖相傳之事而企焉自任與承三聖意相近持每更端而言之耳當通爲一章而誦味之也餘皆叙孟子之言行以繼之末章乞墦之喻警士大夫求富貴極其苟求之迹而反敢以富貴驕人者最爲切至

施施從外來

施施二字注以爲喜悅自得之貌造語精矣或疑施是施之於人不反顧收斂施施正是驕其妻妾之狀未知然否

惠而不知爲政

或問云子產相鄭能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非不知爲政者也晦庵舉其師之言謂子產於橋梁之修蓋有餘力而惠之及人亦有大於乘輿之濟者矣意此時偶有故而未就又不忍乎冬涉而爲耳然暴其小惠以悅於人其流弊必至廢公道而市私恩故深譏之愚意子產君子人也未必暴私惠以悅於人其濟處亦未必真有深淵須橋梁之地其時亦未必冬寒之時而相國之乘輿又豈有常出於外捐以濟人之理或者



子產乘輿偶出乘輿已濟而小民有涉水者因就  
以其乘輿濟之小民感悅世傳爲美談孟子因而  
廣之言此不過一時之惠自有歲時常行之政耳  
若夫徒枉成輿梁成恐亦農隙歲一修之若謂他  
時無之而此時始成又豈政也哉允此類皆不當  
以文害辭

舜明於庶物章

註謂物者事也人倫指君臣父子以下五者言之  
也以物爲事蓋謂於事上明理其說甚當或疑上  
文云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  
存之而繼以舜言之明於庶物似即承上文人異  
禽獸幾希之言祭於人倫似即承上文庶民去之  
君子存之之言人物皆天之賦明於庶物則知自  
異於物矣應上文人異禽獸幾希之言也人皆爲  
物之靈察於人倫則又知自異於衆人矣應上文  
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之言也旣明於庶物又察於  
人倫此其所以能由仁義行也未知然否

三自反

楊氏謂孟子三自反不若顏子一不校晦庵言自  
反之說正學者所當用力若反之未至而遽欲以



不校爲高恐陷於苟且顏墮意恐亦流於釋民之  
辱晦庵此說極救近世談高就簡之弊須深味之  
萬章上

此篇言舜之孝親以及舜禹之有天下以及伊尹之  
相湯以及孔子之進退而終於辯百里奚之自鬻  
皆發明聖賢之心迹以釋世俗之疑議至若以瞽  
瞍亦允若就指爲舜之父不得而子以堯舜其君  
民就指爲伊尹之要湯皆即世俗之說而精其義  
以堯之授舜爲天以禹之相益爲薦於天皆推義  
理之極而高其說此則孟子因機誘說之辭也使  
舜浚井之事晦庵以爲不必問其有無益避啓之  
事蘇黃門極言其妄晦庵謂三年喪畢還政嗣君  
而告歸之時也於是去而避之亦禮之常而事之  
宜耳蓋求仁得仁又何耻之有哉

萬章下

此篇囚三子之偏而論始終條理所以示學者作聖  
之功精矣自孟獻子有友五人以至交際以至仕  
非爲貧以至士不託於諸侯皆士之所以自守者  
周室班爵祿

集註謂與王制周禮不同而不敢質其說此謹之



至也然孟子生周之末其詳已不聞漢文帝時作  
王制果何爲而反得其詳漢長而周禮出於王莽  
家之劉歆恐尤難與孟子較異同也當以孟子之  
說爲正而闕孟子之所未詳

告子上

言性莫善於孟子孟子言性莫詳於此篇然爲辯告  
子發也非無故而言也已而繼之以人心得養失  
養之分齊王一暴十寒之喻究詰於舍生取義本  
心之真反覆乎宮室妻妾外誘之感辯析乎善其  
小體養其大體之孰重孰輕無非歸之實踐履以  
全其在我者也性學之說至本朝愈詳而晦者集  
其成今觀孟子之言性如此晦庵之發其指意又  
如此學者宜熟誦而深思矣尚勝口說者何也  
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

情指測隱之類才者能爲之名可以爲善故又以  
爲才

告子下

此篇五霸三王之罪人一章以至今之所謂良臣古  
之所謂民賊警言切世變極爲痛快自戰國風俗一  
變之後行於世者滔滔皆若人徒飾以三王以上



之議論耳

盡心上

行不著習不察

此章似承上章而言反身而誠上也強恕而行次也行不著習不察由之而不知者衆也

舉一廢百

集註云爲我兼愛執中皆舉一而廢百愚按文執似止言子莫執中讀者更審之

棄井

集註云猶爲自棄其井蓋主掘井者言之以勉人也若味本文恐只是廢棄無用之義蓋鑿雖深而不及泉猶爲無用之井故井必以及泉爲期孟子勉人之意已在其中

盡心下

篇末叙自昔聖賢相承有功萬世孟子平生衛道之切自任之勇皆自此來韓昌黎得此而作原道程伊川明此而作明道序

中行之道惟聖者能之故顏子具體而微其學猶無傳傳者必其剛毅有立如曾子子思皆然三傳而至孟子遂能尊孔氏而闡揚墨明王道而黜霸功



卓然有功萬世焉嗚呼盛矣而世猶或譏之然  
泰伯以當國強兵爲學其譏孟子直也如司馬公  
大儒亦譏之豈非孟子說誘時君變化百出溫公  
守樸意見所不合歟吁此可與權之難也



茲漢黃氏曰抄分類卷三終

士礼居藏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四

讀毛詩



毛氏注釋簡古鄭氏雖以禮說詩於人情或不  
 通及多改字之弊然亦多有足以裨毛氏之未  
 及者至孔氏疏義出而二家之說遂明本朝伊  
 川與歐蘇諸公又為發其理趣詩益煥然矣南  
 渡後李迂仲集諸家為之辯而去取之南軒東  
 萊止集諸家可取者視李氏為徑而東萊之詩  
 記獨行岷隱戴氏遂為續詩記建昌段氏又用  
 詩記之法為集解華谷嚴氏又用其法為詩緝  
 諸家之要者多在焉此讀詩之本說也雪山王  
 公質夾漈鄭公樵始皆去序而言詩與諸家之  
 說不同晦庵先生因鄭公之說盡去美刺探求  
 古始其說頗驚俗雖東萊不能無疑焉夫詩非  
 序莫知其所自作去之千載之下欲一旦盡去  
 自昔相傳之說別求其說於茫冥之中誠亦難  
 事然其指彛中溱洧為鄭衛之音則其辭曉然  
 諸儒安得回護而謂之雅音若謂甫田大田諸  
 篇皆非刺詩自今讀之皆藹然治世之音若謂成  
 王不敢康之成王為周成王則其說實出於國



語亦文義之曉然者其餘改易固不可一一盡  
知若其發理之精到措辭之簡潔讀之使人瞭  
然亦孰有加於晦庵之詩傳者哉學者當以晦  
庵詩傳為主至其改易古說間有於意未能遽  
曉者則以諸家參之庶乎得之矣

## 二南

晦庵謂文王治豐以岐周舊地分周召周公者采  
邑之名周公掌內治召公掌諸侯之治化皆南被  
故曰二南王雪山謂周召官也自二公爲之後世  
相承不改此詩當是此地所採南樂歌名南大夏  
也取純陽愚按雪山以樂言而晦庵言其所以被  
於樂者

## 大序

此本閔睢之序而併序三百篇大旨以故語或不  
倫晦庵易置其次以詩者志之所之居篇首爲大  
序而別取其言閔睢者居後爲閔睢之序於義正  
矣而非復古人之本文嚴華谷依本文而逐章各  
疏其所以然讀者且合從嚴氏國史掌書而不掌  
詩大序乃謂詩作於國史孔子言閔睢樂而不淫  
哀而不傷蓋淫者樂之過傷者哀之過惟此詩得



情性之正而大序乃謂不淫其色無傷善之心此  
大序之失也晦庵闢之當從晦庵

關雎

關雎存菜皆因興而寓比之意寤寐轉展即所謂  
哀而不傷也琴瑟鐘鼓即所謂樂而不淫也樂得  
淑女古以爲后妃思得嬪御之賢晦庵以淑女爲  
正指后妃太姒后妃爲文王之配而自求之者蓋  
設言愚意若如晦庵之說則詩人詠之之辭也

卷耳

王雪山去序言詩至以爲后妃勞媵妾之歸寧晦  
庵詩傳以爲后妃懷文王皆以婦人不預外事也  
然詩人特諫其情如此耳豈預外事哉書坊詩傳  
折衷有晦庵新說亦從衆說合從衆說以爲后妃  
之志

螽斯

戴岷隱云螽斯喻子孫非喻后妃愚按螽斯羽振  
振兮是諫子孫宜爾字方是指后妃

芣苢

芣苢諸家皆以爲治妊蓋因詩序樂有子之言也  
王雪山云芣苢車前子婦人服之下血非可治妊



蓋未取以療疾耳晦庵曰未知采何用得之矣戴氏謂此詩見一時同輩相與之樂此語蓋得其氣象

翹翹錯薪

晦庵云以錯薪起興而欲秣其馬則悅之至以江漢爲比而歎其終不可求則敬之深此已盡一詩之意箋謂喻女之尤高潔者嚴氏詩緝取之恐求之過

于嗟麟兮

晦庵謂嘆美公子是乃麟也嚴曰麟之趾指麟言

也于嗟麟兮指公子言也猶楚狂接輿稱孔子爲鳳兮也

召南

鵲巢鳩居

雪山云詩人偶見鵲有空巢而鳩來居後人必以爲常此談詩之病也

采蘋

諸家謂蘋爲萍藻藻也嚴華公考本草水萍有三種大者爲蘋毛氏以爲大萍是也郭璞以爲即藻誤也雪山謂祭之菹皆取水產取其潔也故菹字



從草從水

有齊季女

諸家以季女爲拍大夫妻蓋已嫁者也古註以爲古者先嫁三月教于公宮教成祭之戴岷隱取其說云與昏義合

甘棠

古說謂召伯聽訟不欲勞民而就之也岷隱謂召伯行省風俗偶憩棠下非必受民訟亦非有意於不擾晦庵雪山華谷並合

行露

讀毛詩

五

岷隱謂男有強委聘者女不從而訟引列女傳爲證雪山曰暴男侵負女女固可尚男爲何人豈文王之化獨及女而不及男邪合此二說則詩序侵陵之說殆非也特不成婚而訟耳

德如羔羊

晦庵詩傳云德如羔羊一句析說耳折衷新說曰大夫羔裘而居德稱其服亦如羔羊尔恐當以詩傳爲正呂氏則以爲如羔羊之詩華谷主之取好賢如緇衣爲證然愚恐語脉不同

標有梅



諸家皆以爲女子之情岷隱云求我庶士擇壻之詞父母之心也合從之

三五在東

晦庵云星小而稀

不我以其後也悔

岷隱云不我以正是置之於無所與事之地非遇勤勞也已乃寬釋曰父當自悔且有以慰我嘯歌以俟時不必過爲戚戚也無所然尤此爲媵之美愚按此說得之諸家皆泥序文

野有死麋

詩大

卷毛詩

六

雪山云媒妁之來尚欲使舒徐無誼動貞女可知當是在野而貧者取獸於野包物以茅護門有犬皆鄉落氣象

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古說謂平王爲武王平者正也或曰即平王宜曰魯莊元年王姬歸于齊蓋平王之孫嫁齊襄公晦庵並存其說

騶虞

毛氏以騶虞爲義獸諸家並同晦庵詩傳亦從之此一說也晦庵又於詩序載歐陽公曰賈誼新書



騶者文王之囿名。虞者囿之司獸。陳氏曰：禮記正義云：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則騶虞為虞官明矣。獵以虞為主，其實歎文王之仁而不斥言也。此又一說也。允皆晦庵兼存之。嚴華谷乃取月令七騶盛駕及孟子虞人之說，以為騶御與虞人而謂爾雅無騶虞之名，騶虞非獸也。愚按歐公之說甚明，而晦庵特於詩序兼存之者，以騶虞詩與麟趾相應，麟為獸則騶虞亦當為獸，故詩傳以毛說為主耳。華谷析騶虞為二，恐未安。雖以禮記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為據，以騶與虞兩者為備，然云樂官備者，以有騶有虞為官備也。

卮

柏舟

晦庵主列女傳，以此為婦人之詩。以柏舟之堅自比，華谷接孔叢子載孔子讀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謂非婦人之詩。晦庵據列女傳以變毛氏華谷，又據孔叢子以變晦庵。愚按：汎彼柏舟古註，謂汎汎然流水中，似與經文合。初不見所謂堅守之意，且合依毛氏古說以仁人不遇為主。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

諸家日月虧盈之說費力雪山云日月愈久愈微所謂但見有不如也似乎易

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古說多未明惟岷隱云自憐其誠切而意不得伸也愚按詩云洵美且異則洵為誠信之意岷隱近之

百爾君子四句

東萊說極徑淨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

嚴華谷云谷風來自大谷之風怒風也又習習然連續不斷所謂終風也又陰又雨所謂曠曠其陰也皆喻其夫暴怒無息且云舊說以谷風為生長之風習習為和小雅谷風二章維風及頽非和也三章言草木萎死非生長也愚按毛氏以谷風為東風本不可曉特言之熟而不覺耳今嚴氏以谷字尋意又以小雅之谷風為證似覺明白故錄之以俟知者然習習終是和意恐不過感興未必以風之暴比夫之怒也

胡為乎泥中



中露泥中諸家皆以為辱在塗泥是也古註以為  
二邑名李迂仲以為無所據愚恐亦無一身處二  
邑之理合從諸家

旄丘

雪山云丘之多草木者也星名旄頭言光芒多冠  
名旄頭言羽毛多

不瑕有害

鄭曰瑕過也嚴曰歸衛未過有害也何為而不可  
乎張曰不大有害愚按此說近人情

北門

雪山云隨其所出之方不必言背明向陰

乾我

箋云乾猶投擲也晦庵取之蓋與王事適我相擬  
若以為厚則難說矣釋文訓迫義亦相近

北風

程氏謂非百姓挾持而去乃君子見幾而作詩記  
詩緝皆取之然既亟只且則事勢已迫非見幾者  
也見幾必於其初者也恐不合且依舊說

靜女

本刺詩也毛鄭因靜之名轉而指為賢女李迂仲

靜女



本歐陽公始以爲男女相贈遺如溱洧宛立之類  
但云惟彤管難通以左傳歌此詩取彤管焉又似  
美事耳晦庵詩傳華谷詩緝亦皆以爲男女相贈  
遺之詩貽我彤管女贈男之物也自牧歸美男贈  
女之物報彤管之贈也晦庵則於彤管云未詳何  
物李氏謂古者針有管樂亦有管詩緝又據解頤  
新語曰古者后夫人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古以  
刀筆未有用豪毛者安得有管故書謂之畫蓋以  
刀筆刻畫於簡至秦蒙氏始以豪毛製筆故自漢  
以來始有簡寫之之說左氏所攝取彤管止取贈  
物之意非有取於女史也凡皆詩緝所援之說如  
此亦足解李迂仲之疑矣至於靜之爲義詩緝又  
援曹氏謂靜女仕族處幽閑者今亦相約於城隅  
隱僻之地似亦有此理愚意靜女其姝乃奔者自  
爲相稱美之辭豈必泥此而謂其真有貞靜之德  
哉

遠除戚施

雪山云遠除今龜曾戚施今馳背

後壽

折衷新說與李氏云壽無救於兄而重父之過此

以變風



圍至論也然愚意壽竊節先往真欲代兄之死卒  
之兄亦往死者非初料所及也以是罪壽壽重不  
幸所謂求全之毀歟

鄘

髧彼兩髦

自古皆謂指共伯共伯爲衛武公所殺而共姜不  
嫁也折衷疑武公賢君未必有弑奪之事史記未  
可據東萊辨此事計武公立時已四十餘則共伯  
兄也年又加長兩髦者子事父母之飾小斂則脫  
之史謂釐侯已葬而共伯自殺安得猶謂髧彼兩  
髦以是知武公未嘗有弑奪之事華谷謂兩髦之  
制男角女羈今共姜守志不嫁不事膏沐髮然垂  
其兩髦如幼時之狀實我嬖居之容儀至死皆無  
他心以此告於母耳

紕袷

諸家皆以紕爲去袷爲暑氣謂縹緜能去暑氣也  
惟晦庵詩傳以紕袷爲縛束之意謂以展衣裳縹  
緜而爲之紕袷所以自斂飭也愚意縹緜何嘗能  
去暑特以暑熱宜此輕踈之衣耳紕字從糸非從  
水之泄也何所見而訓紕爲去袷字從衣非煩暑



之煩也何所見而訓祥爲暑夫子當暑者衿絺絺必表而出之尚不欲其露肌膚况婦人乎晦庵以絺祥爲歛飭其得之矣

桑中

自詩序至毛鄭至禮記以桑間濮上爲亡國之音皆以此詩爲淫奔者之詩故近世晦庵詩傳岷隱續詩記華谷詩緝言人人同獨東萊呂氏力辨此爲雅音謂寧有編鄭衛樂曲之理其意以爲雅樂祭祀朝聘之所用而夫子自衛反魯雅頌各得其所也然風之用於燕饗者惟二南而列國變風未嘗被之樂也夫子所謂正者雅頌而未嘗言及變風也此詩明爲衛之詩詩之名明以爲桑中詩之辭明言淫奔後世安得反爲之諱而指以爲雅音也古人採民風傷世變故錄之云爾

景山與京

古注謂景大也諸家皆從之晦庵傳以景爲日影以旣景乃岡爲證然恐語法不類也合從衆

匪直也人

此語難曉惟晦庵云非獨此人所以操其心者誠實而淵深所蓄焉亦已至於三千矣文義方通華



谷云說于桑田是文公能務農重本以蓄育其人也非特人也文公操心塞實淵深故能致國富強至於駸牝三千覺於上下文尤協

衛

重較

車中俯而憑與爲式式上平立而憑與爲較故曰重較呂和叔云

求矢弗護

程以爲弗忘君但後章弗過弗告處難通今詩傳詩緝與岷隱皆謂不與世接弗護者不忘此樂也

碩人

只是形容而意自見詩緝以爲比喻恐拘此詩當從朱傳

氓

此序云華落色衰復相棄皆蓋據此詩有及爾偕老老使我怨之語也華谷言詩云三歲爲婦是三歲而即相棄所云老使我怨者言始也將與汝偕老今我未老而已見棄若我從爾至老暴矣必有甚者愈使我怨也其說似得詩人之意思按以我賄迂則女有資財三歲食貧則男反無以養之此

文風



婦人一時爲其所誘已即不堪遂反目而相棄合  
不以正婦遂復還非獨氓之逐此婦也

竹竿

此篇亦詩緝得之但駕言出遊之駕當從衆說爲  
乘舟詩緝以爲駕車則與上文不協

能不我甲

毛曰甲狎也釋文曰韓詩作狎東萊曰但能不我  
親狎妄自尊大而已似得詩音程朱諸家以甲爲  
君長雖就甲字起義而須展轉恐且合從毛呂之  
說爲徑諸家諱言狎者以狎爲不美字然此非褻

三

詩

十四

古

狎之狎乃親狎之狎正謂惠公驕傲而言不當以

文害辭

有狐

綏綏毛以爲匹行貌朱反之以爲獨行求匹貌李  
迂仲祖毛說云狐尚匹行而女乃無夫家戴岷隱  
以綏綏爲安閑不迫似皆得詩意諸家祖朱說而  
反古說者特以狐非美物不欲以綏綏爲安閑言  
其善狀耳然恐詩人托物起興不以此拘也心之  
憂矣之子無裳諸家主古說以爲婦人欲嫁之辭  
岷隱謂國人作也云未有妃耦猶之可也衣帶之

詩



屬無與治之此可念爾亦覺優游得詩人之意在  
淇之厲傳謂深可厲之厲恐不若王氏謂岸近危  
曰厲

木瓜

議者律齊威以專封之罪李迂仲載劉內翰之言  
曰專封者天子黜之諸侯封之則爲專封若戎人  
滅衛威公救之亦霸者之所當爲也謂之小惠亦  
不可也愚按管仲處世變之極而能一正天下功  
莫大焉故夫子許之其後孟子闢之者蓋勸時君  
以行王爲萬世立訓耳自春秋而降唯漢高祖功  
在管仲之上惟諸葛公義在管仲之上惟周世宗  
行事在管仲之上餘皆在其下至我藝祖雖湯武  
未可比矣若管仲之可議者聖賢寧不爲而仲則  
苟於爲之耳管仲救世之功何可當也而世以其  
救衛爲小惠且罪其專封耶

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

古注云是子獨處鄉里不與我來守申是思之言  
也疏云政教頗僻彼子在家不與我戍申是怨不  
均平也至歐陽程蘇則以爲國人怨諸侯不戍申  
言周人不當遠戍也詩記詩緝皆從之晦庵傳獨



從古注云彼其之子成人指室家而言夫室家豈有同戍之理而詩人云爾者思之情然也故曰懷哉懷哉曷月子還歸哉蓋若如衆說以爲怨諸侯不戍申即與下文懷哉不貫晦庵其亦味之矣尚寐無吽

古注吽動也蓋寤則憂寐則不知故欲無吽無覺無聰付世亂於不知耳近世釋以爲欲死者過也葛藟

晦庵謂此去其鄉里家族流離失所者自嘆之辭雪山謂棄與他人或出繼其旁族者華谷云舊說平王以他人之父爲父者非也

采葛  
古以爲采葛去君側故懼讒特采葛非人目之事於事情未通惟歐陽氏以積少成多爲聽讒之喻而李氏取之晦庵傳以爲淫奔者托以行然亦意之之辭至詩傳折衷載晦庵新說仍以采葛比聽讒愚按晉風采芣之詩亦以比聽讒則此說近人情而不反古說

大車穀則異室一章

晦庵傳以爲畏其大夫之辭於義爲正詩記詩緝



段氏集解皆從古說以為能使男女有別者恐迂  
蓋與前章畏子不奔之意不類

彼留子嗟

古以留為氏或以為滯留之留合兩存之以俟知  
者

鄭

善善

黃云父子相繼積善有素宋云武公有善而天子  
善之二說不同學者更詳然竊意序謂明善善之  
功本不成文二說亦就其文而意之爾

獻于公所

晦庵以公為莊公華谷遂以為叔段在鄭從莊公  
出田暴虎以獻氣陵其兄愚恐叔段強恣于外未  
必入鄭肯從莊公田叔段君臨大邑未必可身自  
禮謁若段果從莊公之狩而獻于公所正是退守  
入目之分安得言相陵邪岷隱曰言勇力之士暴  
虎以獻于叔也此詩御中節射中度既事而退意  
甚間暇知暴虎者非指叔言也愚按公所之公非  
公侯之公也段為京城之主其所寓即公所也此  
句恐合依岷隱說此乃言叔段在京城田狩之事



故詩曰叔于田安得改釋為莊公之田而叔從之以暴虎耶

狡童

王雪山曰鄭忽言行蓋亦近賢不可以成敗論人所謂狡童當有他人當之非謂忽也嚴華谷曰忽以世子為鄭君不得目以狡童正指忽所用之人耳晦庵則謂忽之諱昏未為不正有女同車山有扶蘇擇兮狡童四詩皆非刺忽允皆公議不惑於繼序講師之說者也

齊

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古說皆謂賢妃欲其夫之早起誤以蠅聲為雞聲晦庵云心常恐晚聞其似者而以為真至曹氏始謂哀公以雞聲為蠅聲嚴氏宗之云蠅以天將明乃飛而有聲雞未鳴之前無蠅聲也戴氏曰哀公荒淫雞鳴矣乃託諱曰此蒼蠅之聲爾東方明矣乃託諱曰此月出之光爾一以為賢妃之言一以為哀公之言未知孰是然讀者且當從古說庶三章之意悉貫

東方之日

齊風



諸家皆以日爲喻君然詩中似無此意惟戴岷隱云男女相奔不夙則莫日出早也月出莫也此爲近事情

魏

摻摻女手可以縫裳

古說謂女嫁三月廟見方執婦功女者未見廟之稱而使之縫裳是爲儉急晦庵亦從之特好人提捉古說亦以爲新昏之婦晦庵則以爲大人云大人之儀容如此若無可刺惟褊心爲可刺耳至雪山岷隱華谷三家則以古說爲未然雪山云今細

長安人

讀書

十七

手

民草履不問寒雪安有葛屨不可履霜又安得廟見三月方可執婦功女子亦有下衣安得女子不可縫下裳此詩言婚嫁太速使夫力婦功以濟其家而不虛度所以爲褊而可刺也岷隱云謂葛屨可以履霜不計其厚薄謂女手可以縫裳不擇其能否織夫細兒矜情衣服顧影自喜時亦有之彼非不楚楚然可愛惟是褊心是以爲刺也華谷云男子葛屨履霜祈寒奔走而不休未嫁女出爲人縫裳而利其傭資皆急於趨利也愚按詩本文但言女手而毛鄭損爲已嫁未廟見之女若以爲富



貴家之女三月而後反馬者則必無縫裳之事必  
不與葛屨並言若以為民間之女亦安得蓋拘三  
月而後廟見廟見而後縫裳揆之人情似未允合  
今三家之說如此故錄之以俟來者

園有桃其實之肴

毛以為喻國有民得其力是特釋序文不能用其  
民之語詩中未見此意鄭以為不取於民食園桃  
而已則天下無此理也惟晦庵不以為比喻而以  
為託興詩意不過如此而已

碩鼠

碩鼠

二十

三

鄭箋以碩鼠為斥其君非矣華谷以為指聚斂之  
臣又不若晦庵謂託言大鼠害人而去之尤平易  
也

唐

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說謂相叔將傾晉而民為之隱蓋欲其成嚴華谷  
云自相叔至武公屢得志矣而晉人終不服相與  
攻而去之其後更六世逾六七十載迫於王命而  
後不敢不聽在昭公之初晉人之心豈從沃哉蓋  
反辭以見意故泄其謀欲昭公知之忠之至也言



有命者迫切之辭言不敢告人乃所以深告昭公也

如此良人何

詩傳云如此良人何哉喜之甚而自慶之至也張橫渠曰言國亂不得見也二說相反蓋詩傳去序而言也要之既曰變風合從張說東萊亦曰有感於男女失時故歎息而言

王事靡盬

盬字諸家皆訓不攻緻以盬與盩字異義同但於靡字不曾總說惟李迂似云王事靡盬者勤於王事而無不攻緻也意方全

無衣

無衣之詩晉武公篡逆而賂周釐王以成其奸者也詩序以爲美晉武公俗儒遂因爲之曲說其所以黨惡右奸開後世亂臣賊子之門甚矣惟朱文公之辨曰序以爲美失其旨矣且武公弑君篡國大逆不道乃王法之所必誅而不赦者雖曰尚知王命之重而能請之以自安是亦禦人於白晝大都之中而自知其罪之甚重則分薄賦餉貪吏以求私有其重寶而免於刑戮是乃猾賊之尤耳以



是為美吾恐其獎奸誨盜而非所以為教也嗚呼  
文公之辨足以植萬世之綱常矣世有為朱文公  
詩傳折衷者乃黜前說而載其新說曰武公篡逆  
之人徵求命服要君無上王法所當誅然此詩美  
之而孔子錄焉何也曰當是時天下無主僭竊禮  
樂何所不至非復知有王命也請命之大夫獨能  
推明諸侯之命服出於上則安是不以小善為無  
益而不為亦所以見王命之尊嚴為天下後世法  
也嗚呼使此言果出於文公則亦恕矣然前說何  
可廢也今不惟集折衷者獨載新說九集詩解者  
亦無不獨載新說而盡黜前說正論湮微世俗驚  
悼乃如此至嚴華谷則併新舊說不載而自為之  
辨曰潘父弒昭侯迎桓叔晉兵攻桓叔而立孝侯  
是桓叔初舉而國人不與也曲沃莊伯弒孝侯晉  
人又攻莊伯立孝侯之子鄂侯此莊伯再舉而國  
人不與也及鄂侯卒莊伯伐晉晉人共立鄂侯  
之子哀侯此莊伯三舉而國人不與也至武公  
虜哀侯晉人復立哀侯之子為小子侯此武公四  
舉而國人又不與也及武公誘殺小子侯晉復立  
哀侯之弟緡此武公五舉而國人終不與也最後

卷之七十一  
○二十一

詩經



武公滅晉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王命武公爲  
侯晉人特迫於王命不得已而從之豈以武公爲  
可美哉且武公有無王之心而後動於思篡弑大  
惡也王法之所不容誅也彼其請于天子之使豈  
真知有王哉正以人心所不與非假王靈則終不  
能定晉也夫王不命焉而請之非禮也不聞請于  
王而請命于其使尤非禮也此正與唐藩鎮戍其  
主帥而代之以坐邀旌節者無以異又以賂王而  
得之烏取其爲美也聖人致嚴於名分之際陳成  
子之事至沐浴而請討無衣之詩不刪者所以著  
世變之窮而傷周之衰也武公之事國人所不與  
序言美之者特其大夫之意耳愚按華谷之辨論  
雖不若文公之激烈而事情則悉矣大夫爲之謀  
而大夫自以爲美此黨賊者奸謀也彼自以爲美  
天下萬世不當以爲美也至若詩中之詞則戴岷  
隱得之曰已不請命於天子其大夫乃爲之請命  
乎天子之使蓋武公自嫌強大不肯少屈使其大  
夫風天子之使而取之觀其詩詞傲然可憤豈曰  
無衣自詭強盛也不如子之衣以敵體相輕也衣  
者天子之衣豈使臣之衣當是時晉猶未強非得



天子之命服誠不可以久安非武公謙辭也外示  
強大中實歉然真情所見不可掩也三味此說則  
晉不容不假重於周又不肯甘心輸情於周周王  
之受賂正墮其奸謀無衣之詩尚足爲美也哉嗚  
呼以天子禮樂征伐之權而反爲亂臣賊子弑君  
篡國之地使當時人心鬱悶而不可爭後世議論  
淪染而不知非是則重可痛也已

載儉歌驕

諸家皆以爲田犬名長喙曰儉短喙曰歌驕王雪  
山巖華谷戴岷隱三家以爲田畢而遊園載儉於  
轡車以歌其驕逸王曰字不從犬也巖曰田犬無  
短喙者也未知然否

矜其車甲

晦庵曰西戎者秦不共戴天之讎也秦人所以樂  
爲之用戴岷隱曰襄公志在復讎婦人閱其君子  
無怨詞焉段氏昌武曰孔曰襄公以義興師雖婦  
人亦知勇於赴敵而無怨

龍盾之合

傳曰合而載之必載二者備破毀也愚按盾者今  
遮箭牌也盾狹而車廣一盾不足爲衛必以二盾



比而合之乃足爲衛非防其破毀也與二子重弓  
意不同

權輿

權輿釋文曰始也詩緝載陳氏曰造衛自權始造  
車自輿始

陳

宛丘

古說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郭氏謂中央隆起與  
古說背馳王靈山云如此恐是宛轉之狀補傳以  
爲地名愚按旁高中下則於登遊眺望非便今陳

宛丘

讀毛詩

卷之二十五

國於此聚遊恐郭說爲是而俗因其宛轉之狀以  
名其地也歟

子之湯考

湯他浪及爲是蓋堂字去聲至今俗亦有浪湯之  
說與下文上字望字叶韻。子字舊云斤幽公晦  
庵止以爲指游蕩者得之

市井

一井之地以二十畝爲廬舍因爲市以交易故稱

市井

穀且于差

河漢文風



古說穀吉也。差擇也。言擇吉日也。竊意其未然。此詩拍婆娑市井而言。世未有擇吉日而後游市井也。果擇吉日當曰。差于穀旦。今日穀旦于差。語倒不成文矣。謹按差字有數義。易差之豪釐。差之言舛也。孟子愛無差等。差之言等也。詩既差我馬。差之言擇也。莊子自差觀之。又曰。差數觀矣。差之言觀也。此詩刺游蕩者也。與下章穀旦于逝。詞義一同。穀旦者。如後世言良辰美景之良辰也。穀旦于差。穀旦于逝。約以良辰而往遊觀也。疏以穀旦謂無陰雲風雨。蓋近之也。必如此說。然後穀旦于差。南方之原。兩句意聯。

講毛詩

二十六

王

檜

樂子之無知

晦庵詩傳以子指長楚言草木無知也。然下章樂子之無室無家。恐難指長楚。東萊曰。所謂赤子之心也。未有知識。未有室家之時也。此意得之。以此知詩不可盡去序說也。

匪風發方一章

古說謂匪風非有道之風。匪車非有道之車。周道指周之政令。王靈山謂風中車上最不安。西北人



畏之此言非風之飄忽非車之疾驅而使我心不安  
但顧趨周之路而傷心爾晦庵詩傳之說同

曹

蜉蝣

蜉蝣朝生而暮死岷隱謂非朝生暮死乃生於土  
中朝出而暮死喻微有浮驕鮮不速亡者

掘閱

說謂掘地而出升騰游翔王雪山云管子曰掘閱  
得玉恐當時常談如此掘閱挑撥貌

不遂其媾

又

讀毛詩

二十七

七

張橫渠以遂為稱以媾為寵不稱其恩寵也晦庵  
同合從此說與上章不稱其服相應

下泉

古說皆謂寒泉而浸稂蕭著為喻今陰雨而膏黍  
苗為喻古嚴華谷曰田野荒蕪所見惟稂莠蕭著  
之類因思周之盛時五穀熟而風雨時芄芃然盛  
之黍苗得陰雨以膏澤之四國既有明王又得郇  
侯為伯以勞來之傷今不復見也其說不必比喻  
而氣象寬平矣然未及列彼下泉之義也王雪山  
曰稂蕭著皆陸草陸草長水田禾喜水必是當時



水漲因思盛時上有明王下有郇伯氣候皆正雨澤皆調蓋君臣皆良故天人相應也愚按雪山去序言詩多無歸宿而此說頗近人情故錄之以輔前說

幽

### 周公遭變

鄭氏謂管蔡流言周公避居東都愚按注傳周公無避去之事而此時周家亦未有東都已於金縢書附其說矣晦庵詩傳載黃氏曰先儒以七月爲周公居東而作者其詩則陳后稷公劉所以治國者方風諭而成其德是未居東也此亦足證鄭說之非

一之日二之日

岷隱曰一日二日說者以爲周正豳風先公之事周未建正也夫數窮於十自正月至十月數之窮也故詩人以十有一月謂之一日自一而數之避月而言日者懼其與月相亂也愚按晦翁云一之日謂斗建子一陽之月變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二說相參方備蓋主於陽復而再起數雪山亦云一之日至四之日皆以陽長而言之

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岷隱曰此詩三言公子獨以同歸爲女公子亦恐不然癡女子觀公子之貴庶幾與之同歸亦人情之想念也雪山曰公子適野隨其後而還也凡皆嫌於以公子爲女耳晦庵曰公子幽公之子也蓋是時公子猶娶於國中而連姻公室者亦無不力於蚕桑之務故其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爲悲也此說不以公子爲女公子矣然於同字之意差緩程子曰庶幾得如富貴之子及時而行此說最平易近人情似不必過求

倚彼女桑

毛云角而束之曰倚孔以左傳晉人角之諸戎倚之爲證愚按倚角之倚從才倚彼女桑之倚從才字義皆不同倚倚也就桑而取其葉不斬其條朱說爲精女桑朱云小桑嚴云小者曰女如小墻亦曰女墻然則前云采桑指桑葉之小者此云女桑指桑樹之小者

隕釋

注釋落也然則與隕字之義何別當采說文之意乾葉爲釋

改歲





宋本黃氏日鈔

第三



1977 MAR 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MAN R.O.C.





東萊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矣岷  
 隱曰十一月謂之改歲者蓋十二辰至于亥而止  
 復起於子故謂之改歲非三正之謂也孔氏曰改  
 歲者以仲冬陽氣始萌可以為年之始愚恐詩意  
 不過以年窮歲極大寒之將至故預為塞墼之計  
 非必謂塞墼之時為改歲之時也

納禾稼

雪山併納之凌陰皆以為納之公家云幽人遇事  
 先公後私愚按此說不與眾同姑錄之

畫爾于茅膏爾索綯

詩經

三十

詩

程曰綯所用蓋屋諸家並同惟嚴華谷謂茅不可  
 索綯畫取茅草將以蓋屋膏作索綯將以縛屋蓋  
 指田廬言之為明年又播百穀之地

豳風豳雅豳頌

鄭氏以殆及公子同歸以上為豳風以介眉壽以  
 上為豳雅萬壽無疆以上為豳頌周禮書章逆暑  
 迎寒歛豳詩祈年于田祖歛豳雅祭蜡則歛豳頌  
 故鄭氏之分如此王雪山謂一詩如何分為三篇  
 章所謂豳詩以鼓鐘琴瑟四器之聲合籥也禮記  
 師歛竿笙壎篪蕭箎簫管春牘應雅九十二器以

豳風





雅器之聲合籥也。禮既賾播鼗擊頌聲笙磬九四器以頌器之聲合籥也。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故逆暑迎寒祈年祭蜡皆全用七月之詩。特以器和聲有不同爾。至晦庵則有三說。一說幽詩吹之其調可風可雅可頌。一說楚茨諸詩是幽之雅噫嘻諸詩是幽之頌。一說王介甫謂幽自有雅頌今皆亡矣。愚按楚茨諸詩於今爲刺幽王之詩噫嘻諸詩於今爲成周郊社之詩。未易遽指以爲幽。若如介甫謂幽詩別自有雅頌則幽乃先公方自奮於戎狄之地。此時安得有所謂天子之雅頌耶。惟前一說謂吹幽之聲可雅可頌爲得之。而其詳則靈山之考訂精矣。

### 東山

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東山云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諸儒以爲居東二年暨歸則三年矣。鄭氏獨以爲其初居東二年避流言於東都也。其後東征三年定三監淮夷之亂也。愚按居東二年而罪人斯得是即東征之役也。若止避地何云罪人斯得耶。必如鄭說居東避地者二年



其往來已及三年既歸而後三監叛既叛而後出東征又復三年于此則周公攝政七年之間無非奔走道塗之日更於何時輔成王致太平而制禮作樂耶

伐柯九罭

晦庵以伐柯為東人喜見周之辭九罭為東人願留周公之辭東人終始之情如此而朝廷之不知在其中矣諸家因朝廷不知之語謂伐柯之籩豆為朝廷當待公以此禮謂九罭之衮衣朝廷當被公以此服然迎公之禮豈在邊豆而衮衣固周公之所素被者也前未嘗有禡今安用以為迎耶

鹿鳴之什

燕群臣嘉賓

嚴曰儀禮注云鹿鳴君與臣下及四方賓燕之樂歌也故序以群臣嘉賓兼言之朱曰於朝曰君臣焉於燕曰賓主焉先王以禮使臣之厚於此見矣

視民不挑

諸家本鄭氏皆以視為示曹氏曰視民與視民如傷同義嚴曰其視民則不薄之此說免改視為示而理自明



周道倭遲不遑將父

當如毛氏云岐周之道不遑將父諸家皆以將爲養戴氏曰將非養也扶持奉侍之謂

靡盬

戴云苦而易敗謂之盬苟成必易敗故出使之不可亟歸者謂王事之不可使易敗也

皇皇者華

華合從孔疏爲草木之華蓋起興也

周爰咨諏

歐陽曰周徧也雪山晦庵華谷並同

釀酒

毛氏云以筐曰釀以數曰滑皆去其糟之具耳近世引春秋傳無以縮酒恐祭祀用茅與此釀酒用茅者不同宜詳

小人所腓

朱傳云腓猶庇也又云隨動吳伯豐嘗舉以問先生曰腓爲先足而動不當引以解此詩之義不若猶庇之云得之生民詩牛羊腓字之傳亦以腓爲庇先生答曰兩說誠不合當刪去愚按朱傳固不當兼收二說伯豐尤不當去隨動之說而存猶庇



之說也。毛氏初釋腓字爲避字，正義又演其說曰：避惠也。李迂仲云：以腓爲避惠，不知何據。諸家固無有從其說者也。鄭氏知毛氏避之說難通也，遂云：腓當作苙，當作者蓋改腓爲苙，非訓腓爲苙也。改字乃鄭氏箋詩之大弊，又豈可因其改字遂訛以爲字訓耶？若以腓爲隨動，雖祖程說而程非自爲之言也。字書腓者脛腓，易之感艮皆取象於腓，以著其隨物而動。伯豐何乃以先動爲疑，世豈有足不動而足肚自先動者乎？足者人人之所有，豈必稽之古書而後信？若生民詩牛羊腓字之，正以牛羊足不踐棄路之嬰兒，以足肚回護而過之，若字愛然爾，亦不當援爲苙義之證。故此詩腓字朱傳止當獨留程說，雖非大義所係，姑因伯豐之辨記之。

### 王命南仲

王與天子諸家皆以爲指殷，惟李迂仲云：以王爲殷王，則與序不合，以王爲文王，則文王未嘗生時稱王，此詩序爲可疑者也。至晦庵去序說，則意指爲周王而未嘗明言，所以非殷王者，今若以爲文王時詩，恐且當以王命之王爲殷王耳。



胡不旆旆

自東萊王建而不旆之說學者多從之晦庵不以爲然嘗考東萊書云向見所集說解說戒嚴之日建而不旆不知此有何證蓋左傳建而不旆蓋言治兵而東萊引以言受命出軍之初也然兩說猶未定近世嚴華谷主晦庵之說而辨之甚明謂繼旆曰旆旆以全帛爲之續旆末爲燕尾者名之爲旆言旆之本体也左傳建而不旆言張旆也此胡不旆旆乃飛揚之貌生民荏苒旆旆亦揚起也

魚麗

古詩

讀毛詩

卷五

宋

王雪山謂後有魚麗之陣陣凡五每陣又各有五敵入其中者無有不着然則留者曲薄也雖不盡與陣法相似而曲薄周匝魚之入其中者亦無得而脫也爲魚麗之陣其殆取魚麗之詩之義乎

華黍六詩

自劉原父按儀禮鄉飲與燕禮皆以笙入與歌相間以爲笙者有聲無詞詩非亡失乃本無其詩黃氏因之雪山亦云唐有上柱鳳雛平調清調瑟調平折命咏七曲有聲無詞玉晦庵云六詩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詞明矣其說尤著今



詩記詩緝世所共用者乃皆不從其說蓋以亡其  
辭之亡非有無之無也愚按古者亡即無字如夷  
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是亡即無字也亡其辭  
之說云出於毛公毛公漢人漢世以亡爲無王雪  
山云西漢亡一人之獄是也若詩記之辨則曰國  
語叔孫穆子聘晉伶蕭詠歌鹿鳴之三鹿鳴三篇  
既可與蕭相和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笙相  
和而歌乎故亡爲失亡之亡愚謂國語言歌則鹿  
鳴三篇有辭之可歌也儀禮不言歌則南陔六詩  
無辭之可歌也此不足疑也又詩緝之辨則曰本  
無其辭則無由有其義序本因其詞而知其義後  
亡其辭則惟有序所言之義存耳愚謂古之樂章  
今之琴譜類也琴譜有操辭具存者鹿鳴之詩之  
歌也有徒存其譜而無辭曲之可歌者如長清短  
清與長側短側之類雖無其辭未嘗無其義也此  
亦不足疑也

南有嘉魚之什

之谷風之什

南有嘉魚

古說以嘉爲魚名出丙穴王雪山曰出漢中沔南  
今辰州鄂州皆有鄂州取以名縣然不必泥其名



但取其美恐或是因詩取號也嚴曰下文樛木非木名則此嘉魚亦非魚名愚意周都西北以南方之魚為美故曰南有嘉魚未必獨指丙穴之魚也丙穴之魚飲乳泉而美亦未必元名嘉魚也自詩傳引丙穴之魚以釋嘉魚之詩世遂名其魚為嘉魚好事者遂又名其縣為嘉魚縣皆以其有經見託之為美談耳王曰或是因詩取號此說得之也

單單山汕

諸家皆以為取魚之器雪山云單胡郭反魚回斡水聲山魚上水貌皆單行自得之意未知然否按說文亦以汕為魚游水兒雪山博學必有據也

南山有臺

雪山云占國占家多即草木而觀周之草木氣象如此則人君聲華福祿豈有窮也

在宗載考

朱傳謂宗室為路寢之屬是也世或以為同姓之宗者因宗字而誤爾

載沉載浮

載沉載浮者特言舟泛泛水中或上或下不定之兒鄭乃以為載物之浮者沉者蓋以舟不可言沉

詩小雅



故曲爲之辭戴云泛然不繫未有定止此說得之

采芑

毛以芑爲菜朱以爲即苦蕒菜而詩緝力主芑穀之說按李氏云旣謂之采則不宜謂之穀愚意其不以爲菜而以爲穀者蓋疑行軍所仰不徒在芑菜而芑菜亦不應如是之多耳然詩人不過因菜芑而起興

鉦人伐鼓

伊川云鉦人擊鉦者伐鼓擊鼓者以一句說兩事其義自明近世混爲一事遂多疑議

庭燎

夜如何其古說皆謂宣王夜興而問早晚王雪山曰人君數問夜亦非体恐是殿陛之間宮掖之內執事者相爲問答之辭禮雞人夜啼旦以警百官漢儀中黃門持五夜甲乙丙丁戊相傳未明衛士起唱所謂雞鳴歌或是此曹戴退隱曰夜如何其非宣王之間也詩人見庭燎之光聞鸞和之聲知天子之視朝問夜何時乎夜猶未央也董氏曰傳曰百官官歲王缺此詩其司烜之屬所爲平巖氏曰宣王中夜而起失於太早詩人設爲問答之辭



今夜已何如乎乃夜未半也庭燎已設而有光諸侯已皆來朝鸞聲將將然是太早也所以箴之愚按王朝之報早晚自有司存不待人主親問而後知也縱夜未央爲人主所問則其後浸怠浸晚至於鄉晨是正人主不問所致亦安得指爲人主親問若人主每每親問如初則不至於嚮晨矣始勤不流爲終怠矣此詩人自設爲問答以形其漸不如初可知也。箴鍼針同見內則與荀子箴賦義取鍼砭

鶴鳴

此詩不明言所主毛鄭以爲喻求賢且合從之雪山以爲魚鶴園木皆賢者所退處而自樂者說亦有理若主誨之一字而隨事以明理則晦庵之說精矣

爾公爾侯逸豫無期

此二句古無成說東萊以爲責在位之公侯曰賢者去朝時事可知爾公侯猶逸豫而不知懼乎其說已爲明白戴岷隱亦云公侯不以賢才爲念逸豫無度賢者不肯留至嚴氏以其與下文謹爾優游之爾字不歸一而不從其說今以爾爲指白駒去國之賢則其說有三晦庵曰此乘白駒者若其



肯來則以爾為公為侯而逸樂無期矣猶言橫來  
大者王小者侯也豈可以過於優游矣於道思而  
終不我顧哉雪山曰此必舊為公侯而今適山林  
者也度斯人浪適其來無期少致丁寧禱之辭  
愛賢之深也華谷曰已去而被留於是羨賢者退  
居之樂謂爾賢者若為公為侯則將勤勞國事無  
有逸豫之期今爾肥適優哉游哉足以自樂願加  
保重耳愚按三說後來者采近之而雪山為徑蓋  
謂今日去國之賢即前日之嘗為公侯者故皆以  
爾而指之庶與上下文相協但雪山謂斯人浪適  
其來無期則來字為添似改逆豫無期為其來無  
期恐微有未安耳宜曰爾公也爾侯也今乃逆豫  
自適而無期乎謹哉爾之優游勉哉爾之道思惜  
賢者之去而又體賢者之不容不去寄興悠遠矣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  
王雪山云言面勢物色皆嘉也蓋如非比喻之如  
乃枚舉之辭耳

乃占我夢

嚴氏謂皆頌禱設為之言非真有是夢

載弄之尾

詩變小雅



古說尾紡磚也。今所見紡無用磚者，而瓦亦與磚為二物。恐風俗古今不同。爾嘗見湖州風俗，婦人皆以麻線為業，人各一瓦覆膝而索麻線於其上。歲久瓦率成坎，古亦豈有此事？而詩人因指之歟。  
考牧

嚴云作牧養之牢而落成之。

螟蛉有子，蜾蠃負之。

螟蛉青虫，蜾蠃蠋蝮。古說皆謂蜾蠃負螟蛉之子為子，置空桑中七日而化。如揚子雲所謂類我類我者。嚴華谷載解頤新語曰：近世詩人取蜾蠃之巢，毀而視之，乃自有細卵如粟，寄螟蛉之身以育之。其螟蛉不生不死，蠢然在穴中。久則螟蛉盡枯，其卵日益長大，自為蜾蠃之形，穴竅而出，非蜾蠃以螟蛉之子為子也。愚戊辰考試省闈，聞同官官教台州董華翁云：蜾蠃負螟蛉埋土中而寄子，其身如雞抱子，暖之而使生，然其子即蜾蠃之子，非以螟蛉之子為子。詩之說得之。揚子雲則失之耳。時有監簿永嘉戴侗，聞其說亦云：嘗親見蠋蝮負螟蛉入筆管，有兩蠋蝮互飛而共營之，初非獨陽無子而外取螟蛉之子為子也。如腐草化螢亦螢。



宿其子於腐草既成形則自腐草而出杜詩云幸  
因腐草出最精於物理

### 谷風

古說以谷風爲東風嚴氏方以爲大谷之風後章  
言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則非東風矣嚴說良是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

古說比日於序文不得終養父母上立意恐不過睹  
蓼莪之生意而與感耳

### 小東大東

古說謂小大皆取之於東晦庵獨以爲東方小大  
之國華谷從之於文義爲長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山有嘉卉爲栗爲梅我反廢爲殘賊莫知其罪感  
卉木之得所而已不如也

### 滔滔江漢

滔滔江漢尚足爲南國之綱紀盡瘁以仕而上之  
人曾莫我有是上之人不能宗主綱紀乎我而興  
感也

### 我從事獨賢

賢猶多也雪山曰言其勞獨過於人也



無將大車

戴云詩意未嘗及小人非悔將小人也世既亂矣力微而挽重無益於事與無田甫田之意同宋云此亦行役勞苦而憂思者愚按序言悔將小人本不成文蓋世有將三軍之說矣安有將小人者哉况詩亦初無悔用小人之意合以上二說詳之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藝黍稷

諸家多謂今日楚楚抽棘之場即自昔我藝黍稷之地蓋主序文傷今思古之說也然此詩與信南山等篇始終皆稱美豐登祭祀之盛無一哀幾微

詩經

卷之三

無將大車

三

不滿之意不應篇首二語獨歎田萊之荒而其後無一語相應也治世之音亂世之音豈能掩於言辭之間哉毛曰抽除也鄭曰伐除茨棘以樹黍稷也雪山曰拔除茨棘而藝黍稷岷隱曰去茨棘而藝黍稷合此五家之說觀之抽乃抽去之抽非抽出之抽篇首二語非傷今矣愚按若如諸家以抽為枝條抽發則抽字當在棘字之下如其葉滑兮之類棘自抽耳非以人而抽其棘也今日言抽其棘與言刈其楚語意正同是以人力而抽之刈之也非物之自抽也毛鄭五家之說為優



疆場有瓜是剝是蒞獻之皇祖

華谷曰郊特牲天子植瓜華不斂藏之種是不斂瓜於民也此言民喜時物之新不忘君上思欲獻之愚意古者公私之田同一井天子植瓜亦必借民之力亦必於疆場而植之作詩者但序其瓜之所從出不必以稅民爲疑也

甫田之什

歲取十千

毛曰十千言多也鄭氏謂一成之田十萬畝公田十一之法十萬取十千晦庵從之雪山謂孔氏言

九詩之作非如紀事之書必詳度量之數甫田言歲取十千亦猶頌言萬億及秭皆舉盈數且叶韻耳愚謂鄭以制度言詩不若王以人情言詩也至嚴華谷一變其說以爲百取十焉萬取千焉則分十千爲二事而各爲之說幾於臆度又不若鄭氏言制度之有據矣晦庵又以此詩爲士大夫食祿采邑者之數未知采邑可有萬畝之收否晦庵又以篇末萬壽無疆爲上祝下恐合且依古注以爲民祝君也然自楚茨至甫田大田諸詩古說皆以爲刺晦庵皆不以爲刺三味經文實無感傷之意



晦庵之說爲長也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按詩此本迎新昏之辭而詩序以爲思得賢女以配君子者也景者大也行者路也高山與大路類也此言親迎者之迎新昏也高山在望則仰之大路在前則行之予以駕四牡之駢駢振六轡之如琴由斯塗用斯禮以親迎去耳持述行道之所見而非有他義也表記曰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倪馬曰有學望斃而後已表記之言蓋斷章取義以爲嚮往而興起氣象廣大使人拱挹不盡固所謂善言詩者也唐明皇因表記嚮往興起之義其序孝經遂有景行先哲之語似以景行二實字爲人心嚮往之虛字表記善於言詩而明皇不善於讀表記矣後世緣此遂有景慕之說是不以景爲大也音釋者又或以行作去聲是不以行爲路也皆始於明皇之誤非經旨矣

魚藻之什

魚在在藻有頌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此詩與王在靈囿於物魚躍氣象一同因詩序以爲刺幽王將不能以自樂諸家遂強以愁歎之辭釋之然本文之和樂氣象終不可改但外添一語云傷今之不然爾至嚴華谷方就本文造意生說謂在藻爲淺水而魚失其所依蒲爲近岸而愈失其所三味此詩初無此意說者自爲巧語而文致之讀者謹勿悅其新奇也雪山曰治世亂世辭意氣象自可見如下篇采菽詩亦初不見其爲刺

采菽

詩多託物起興如采菽則以筐筥承之君子來朝

古十七

讀毛詩

四十一 全卷

則將何以予之蓋物必各有以處之故因以起興云爾說者乃謂采菽以待燕賜曲生枝節意味愈短此最讀詩之病姑舉其槩云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

古說以爵爲爵祿或以下民無爵祿之可爭也又以民爲人之通稱華谷主錢氏之說以爵爲酒爵云民之相怨各執一偏或因盃酒失歡至亡其身詩蓋爲持平之說以解之也愚按此說稍平易

采菽

詩中明言美召公而詩序乃以爲刺幽王此類亦

采菽



何訝晦庵之去序耶若下篇隰桑則詩中直有思見君子之意序非自爲之言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

詩傳謂白雲水土輕清之氣當夜而上騰露即其散而降下者其說甚工然有雲之夜必無露有露之夜必無雲蓋露乃天地清氣之合儻無翳隔即草木上自然凝結非待自上而降如雨雪之比也今所謂英英白雲露彼菅茅當是覆露之露非雨露之露

緜緜黃鳥止于丘隅

詩傳

卷七

詩傳謂緜緜之黃鳥自言止于丘隅而不能前恐不若諸家謂役人見黃鳥得所止而感歎也

有豕白蹄烝涉波矣

古說皆以爲將雨之證而未有明言其所以爲雨之證者王雪山云豕江豚也猪首魚尾有兩細足微白湖湘間多有之出則雨兆月近畢亦雨兆此說蓋考將雨之證也嚴華谷祖張子之說以爲豕性負塗雖有白蹄而不見今見豕白蹄羣然涉水是久雨而停潦多故豕蹄濯其塗而見白停潦尚多雨歇未久而月離于畢天又將雨矣其說甚工



然非以為將雨之候也

文王之什

假哉天命有商孫子

晦庵詩傳曰文王不已其敬如此是以大命集焉以有商孫子觀之則可見矣愚按文王詩惟晦庵傳最為理精語索獨此二句之說於上下文語脉微有未順蓋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此二句一意言文王之德也假哉天命有商孫子此二句一意言天命初本商之有也下文再言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此四句一意言商之孫子雖多今天既命周德殷之後反皆臣于周也一章八句語脉相生而其間條流次第絲豪不紊今若曰文王之敬如此而天命集焉是上之第二句與中之第一句跨涉而取義也又曰以商之孫子觀之可見是中之第二句與下之四句亦跨涉取義也且云觀之則可見又似添語補足而本文未必有此意也更在學者詳之若華谷以有商孫子臣有商家之孫子則鑿耳

末言配命

傳云配合也命天理也使其所行無不合於天理



嚴去配命謂王者與天為配天之賦予萬物之命王者宰制天下亦謂之命按嚴說於經文為近上天之載

新定邵氏禮記解曰載字訓詁不同說詩者曰載事也釋中庸者音裁謂天之造生萬物也俱所未安載猶地載神氣之載言上天所載之道無聲無臭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毛傳謂文王之德明明於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晦庵傳謂明明德之著赫赫命之著愚按此詩至中間方說文王爾嚴氏云首章專述天命喪殷之事故首二句且先泛言天人相與可畏之理味其次序當從嚴說

造舟為梁

造七報反言造詣以舟代梁之地也晦庵以造訓作徐氏元有此音謂作舟為梁也文王之親迎其造詣已成之舟其造作新舟固不可考毛氏因謂親迎之禮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則曲說也舟所以濟險無時不設豈特為親迎設也地險不同舟隨宜而為之制豈為尊卑而立等



差也親迎而涉津渡特偶然耳豈必一一親迎于津渡而立爲舟梁之定制也

### 陶復陶穴

古謂陶爲窞復爲重複之窞穴爲陶其壤而穴之言土室也蓋謂古公亶父居於窞窞土室之中如此愚按窞窞者陶尾之地非人生所居之地也王雪山曰陶今之土壑也以陶爲蓋於其上謂之復以陶爲基於其下謂之穴此言以土壑爲居也戴岷隱曰先陶于復穴將以營室家此言以未有室家而陶尾也二者視古說不同而稍近人情覺岷隱之說爲尤近

### 榛樵濟濟

國語引此詩止言盛世氣象

### 求福不回

古說回者邪也愚謂回非邪也回乃入於邪之所自始也人生平居何嘗不正不直一旦禍福在前計較之心一萌卽爲回轉若自謂枉尺直尋以苟濟目前者不知正直之操一有回轉卽入於邪不可復返自昔喪名敗節之士如此類多矣學者讀求福不回之詩可以銘心而誓之終身也



生民之什

履帝武敏歆

鄭氏謂姜媯復巨人跡歆動而生后稷近世大儒如晦庵東萊皆從之惟歐陽公嘗斥其誕至華谷復力主歐陽之說然如諸儒之說姜媯正因履巨迹而生子而驚異之也是以棄之隘巷棄之平林棄之冰是以名之曰棄是以曰上帝豈不寧乎豈不康我之禋祀乎何乃居然而生子也則其訓釋於上下經文皆竭今華谷力排履武之說止以不難產爲神異而亦襲用諸儒之語曰上帝豈不寧乎豈不康我之禋祀乎使之安然而生子也則其說不通矣蓋不難產正可言獲神之祐豈反以此疑天之不康禋祀耶不難產正人情之所喜豈反以爲怪而棄其子耶難產者偶然不難產者皆是也豈獨后稷而異之耶且無災無害特詩人形容后稷始生之一事此詩豈專爲不難產而作耶

有相之道

鄭曰若有神助此語未爲怪也諸家乃多不從之不知詩人形容鋪張設爲之辭如降神降種之類多矣此乃詩人之體雖今時亦然今恐其涉怪止



以去草爲相助此乃農人之常耳豈所以誇右稷  
實發實秀

發者苗之長盛秀者苗之吐華

即有卽家室

古註謂卽爲稷之母家先儒疑卽必自有其君或  
絕亡或他徙李迂仲曰此皆臆說無所考據今據  
此詩右稷封於卽其事甚明若以卽爲稷之母家  
則未之敢信愚按李之說是矣然意先儒之爲此  
說者以詩有卽之語卽者就也故以爲就封於母  
家不知卽乃遽然驟得之義稷乃始封故云爾

以析黃者

晦庵以爲祝壽的矣諸家尚因繼序以爲乞言俗  
見傳染之難回如此

令終

言善終如始者是言考終命者非

公尸

天子必取孫列之諸侯入爲卿大夫者爲尸故云  
公尸見孔氏禮記疏

假樂

諸家以六句爲章岷隱華谷四句爲章文義甚順



洞酌

晦庵云行潦尚可饒饒豈弟君子豈不爲民之父  
母乎此起興也詩之本旨也凡謂薄物可以格神  
由厚德可以厚民者本繼序之說也

卷阿豈弟君子

晦庵諸家皆以君子爲指王嚴氏破其說謂若以  
指王則於來游來歌說不通然晦庵意召公從成  
王游歌而叙其事則亦未嘗不通也此詩第五章  
有憑有翼方引入用賢之意第七章藹藹王多吉  
士方明叙用賢之事古人作文次叙不可誣也

戎雖小子

晦庵以戎爲指同列雪山以小子爲名少年合二  
說方備

蕩之什

鬼方

古說鬼方遠夷也不知何方雪山謂楚俗多鬼指  
楚也愚按易言高宗伐鬼方詩言高宗伐荆楚則  
鬼方即荆楚可知矣

維德之隅

毛曰隅廉也蓋矜持修飭即此德之方正形見者



自鄭氏取譬於宮室有由外知內之說諸家始  
費詳晦庵止云隅廉角也視毛說尤精明

寧為荼毒

諸說皆云安為荼毒惟詩緝云民苦於虐政欲其  
亂亡故寧為荼毒而不之卹愚按經文自明白因  
訓寧為安而多事今詩緝得之

征以中垢

此句本難曉詩緝云良人本為善彼不順者攻以  
內行污垢之事於文義亦通

靡有孑遺

諸家皆泥說文以孑為無右臂之兒恐不若徑以  
孑訓獨蓋經文但云無復孑然而獨遺者耳

無不能止

此句極難曉毛曰言無止不能也李曰未嘗以不  
能之故而不敬也戴曰靡有不能而止者朱曰無  
有自言不能而遂止不為也嚴曰言毋謂不能而  
止不能也然於本文終未曉然或疑此章歷言羣  
臣盡力救旱故於章末結之云靡人之不周盡矣  
以其用力言之無不能止過其旱勢者不知上天  
云何而不感格也未知然否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舊說皆謂姜氏之先主四嶽之祀故嶽神祐之既生穆王時之甫侯又生今日之申伯以申甫皆姜姓也詩緝非其說謂詩不過設爲神異之辭以形容仲山甫申伯之生此詩本爲申伯作而借山甫以大申伯也豈有遠取周室始衰之甫侯以匹中興之申伯耶此說覺於詩意寬平

往近王舅

近鄭音記諸家從之王雪山獨云王舅非獨申伯一人故云往近王舅當是諸舅先有在謝者今與相近審如此說則近當如字讀不必改音記矣

昭假于下

朱云昭假于上天而監在下巖云有周之德昭明假至於下愚按主天監而言則周德之昭假在下似不必增字爲說本文極明白矣

褒職有缺

方博士解王制三公一命褒若有加則賜也云褒雖三公可服非有加則不賜詩言褒職有缺惟仲山甫補之蓋謂是也此言褒者人目之極常缺之而不服惟仲山甫加賜而得之是常時所缺而今



則補之也此說有據而理通說詩者未有此故錄之

潰潰回通實靖夷我邦

諸家皆謂刺其以小人而任安邦之寄獨雪山云靖夷寂寞也以為佳語者非

周頌

維天之命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三句言天丈王之德之純以下始言文王中庸以於乎不顯屬之文王蓋亦斷章取義

彼祖矣

詩意似不過謂太王文王雖已往而流風善教猶存耳鄭氏以彼為指萬民已覺多事晦庵又以下句之岐字綴彼祖矣共四字為句而云彼祖矣岐恐無關大義但上云彼作矣下云彼祖矣自相對今以岐字綴祖矣之下恐驚俗也

成王不敢康

古注以成王為成此王功蘇氏謂若以成王為成王誦之成王則下文云基命成王非基命之君李氏謂書云成王畏相亦非言周之成王然國語載



叔向引此詩云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  
定武烈也此在古注未作之先晦庵力主國語之  
說歐陽公亦云以爲成王誦則文理易通九二說  
在學者詳之

維天其右之

晦庵云神坐東向在饌之右然諸家皆本古說以  
爲右助此亦非大義所係且合從衆

雖

序以爲禘太祖於詩文無之於禮於論語則徹祭  
之樂歌詩中烈考皇考或以爲文王或以爲武王

百五十五

禮記

卷五十七

禮記

華谷考以祭法考乃祖父之通稱右烈考之右晦  
庵亦以爲左右之右云尊也按古注亦以爲右助  
之右末知孰是若雪山則曰右非尊也蓋先也左  
靜右動動者於用爲先故漢右丞相先左丞相然  
非古義也

陟降庭止

古以庭訓直晦庵以爲若見其陟降在庭義極明  
白戴說同

酌

晦庵與諸家多謂酌即舞勺之勺也嚴華谷破其



說謂勺者成王之樂若酌頌果爲勺舞之勺當述  
成王繼承之事今此詩言告成大武非舞勺之樂  
章矣愚甲午歲游學姚江試時純熙矣至載用有  
嗣五句題以載用有嗣爲成王主司湛太博得之  
大喜以冠諸經此時愚方弱冠未考經書但據尚  
書成王四征弗庭與方行天下等語因謂成王初  
年天下猶未定未嘗不繼武王之武以定天下故  
創爲此說耳乃今考閱諸家經解如晦庵則曰後  
人寵受此王者矯矯之造亦惟武王之事是師如  
雪山則曰遵養時晦謂文王也我龍受之謂武王  
也載用有嗣謂成王也當時偶然之鄙說乃與暗  
合竊意此詩正爲成王作也我亦主成王而言之  
也上文養時晦用大介皆推其本始以起之也文  
王之時如此武王之時如此今日所以嗣之者又  
如此此其所以爲酌而序所謂酌先祖之道者也  
藝谷謂非成王之勺豈未細考歟讀者更詳之

魯頌

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

愚按行父文公六年如陳如晉至襄公五年卒其  
見於經者凡五十四年使行父壽踰七十計其在



文公時年方弱冠僖公者文公之父也行父安得  
迨事僖公而爲之請命于周若史克又後行父十  
年方見於經恐亦未必迨事僖公也且序之爲此  
說者以魯有頌爲僭而行父魯名臣也謂其嘗請  
命於周則魯非僭耳然魯之僭莫大於郊矣明堂  
位言成王賜伯禽以天子禮樂使世世以祀周公  
審如此說亦未必使之郊天行天子之事也况呂  
覽明言魯惠公請郊禮於平王而史角往魯呂覽  
作於秦明堂位作於漢是成王賜天子禮樂之事  
未必有之故自伯禽至莊公十七世未聞有郊天  
者僖公三十一年始卜郊而卜不從繼此若宣若  
成若定欲郊則牛輒傷禮之不可僭神之不敢其  
祀如此魯人曾不知媿反以郊爲盛事而張皇之  
序者尚欲避頌之爲僭何異放飯流歎而問無齒  
決耶且魯頌非商周郊廟之頌也臣子祈其君而  
後世序詩者加頌之名以代列國之所謂美耳郊  
僭也不以爲僭詩非用之郊者反以爲僭而請之  
乎且此詩作於誰而請之也謂作於僖公僖公不  
應自頌其美謂作於臣子臣子不應專達於朝然  
則序詩者之言將未可知也



劉元城嘗言我 藝祖不事虛文至 太宗朝方  
用兵河東羣目已作詩歌淮夷固魯積患也僖公  
僅嘗從齊威公會諸侯于淮反因此見止於齊明  
年乃得歸可羞之甚者也魯目反作詩歌以誇大  
其功雖曰祈願之辭然亦此魯之所以不競歟

商頌

湯孫

諸儒皆以湯孫爲指時王之主祭者岷隱始謂詩  
曰於赫湯孫則湯孫不應自誇遂指爲商世之先  
王然下文云湯孫之將則先王豈自奉祭祀耶樂  
以悅神故曰於赫湯孫穆穆厥聲以侈言其樂之  
美如飲食云苾苾芬芬以侈言其飲食之美凡以  
悅神非自誇也武王之祀山川也自稱有道曾孫  
古人初無後世之嫌直以契合神心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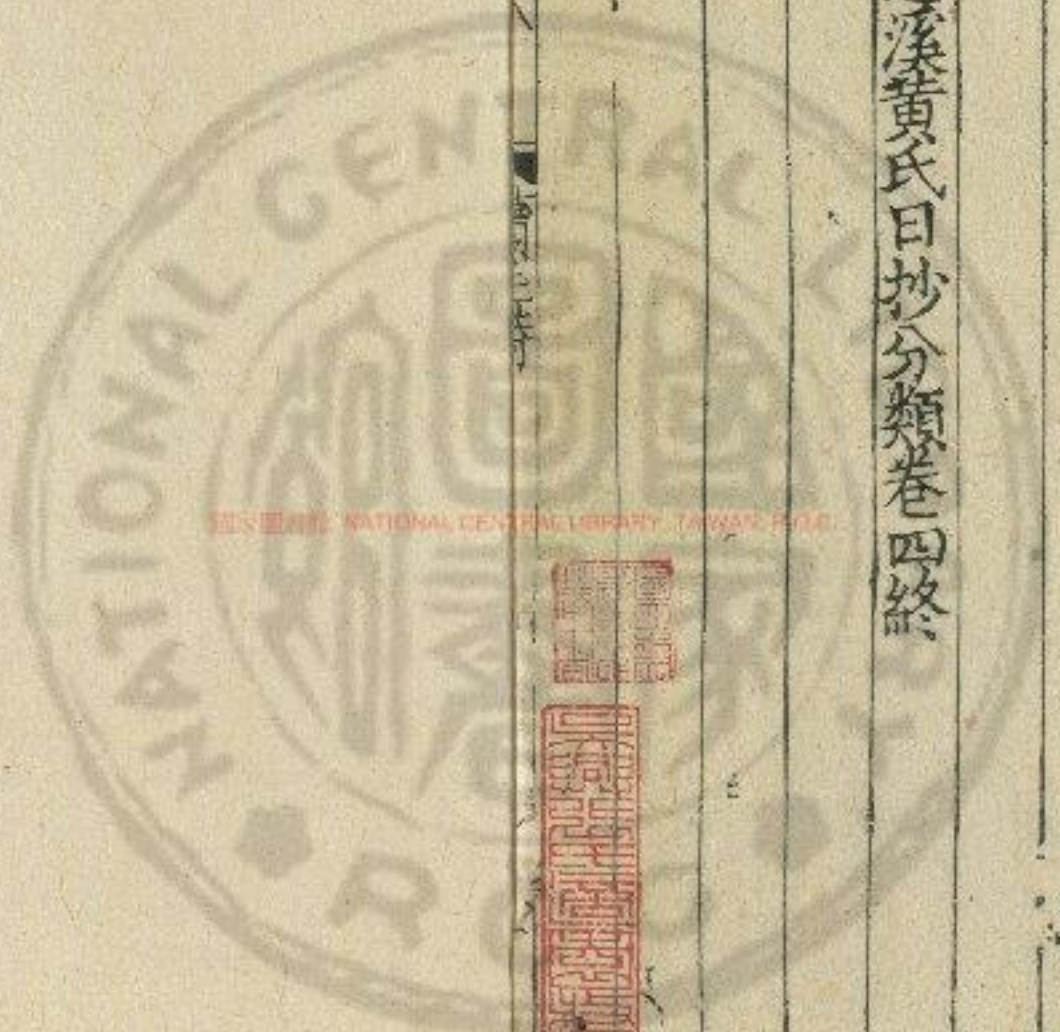
駿尾

古說駿大也尾厚也是曰爲下國大厚於文義既  
不通於前章爲下國綴旒語例亦不叶董氏謂齊  
詩作駿駟謂馬也晦庵取其說蓋上章云爲下國  
綴旒喻也爲其係屬下國之心也此章云爲下國  
駿尾亦喻也爲其負載下國之任也若曰馬非所



以爲喻則旂旒亦何足爲喻螽斯可以喻后妃鴻  
飛可以喻周公詩人託物取義固不嫌其微也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四終





宋本黃氏日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五

讀尚書

經解惟書最多至蔡九峯參合諸儒要說  
經朱文公訂正其釋文義既視漢唐為精其  
發指趣又視諸家為的書經至是而大明如  
揭日月矣今惟略記一二

堯典

欽明

按堯典始終皆主欽字

東作

說云春月歲功方興所當作起之事然以南訛西  
成朔易類之疑平秩主人事而言東作主時至氣  
應物類興起而言作如土膏墳起之類

暮三百六旬有六日

三百六十日一歲之常數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  
四分度之一天行速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行  
遲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與天會視  
三百六十日多五日有奇各氣盈月行尤遲一日  
常不及天十三度有奇行一月始與日會十二會  
得全日三百四十八有奇視三百六十日虧四日





有奇名朔虛合氣盈朔虛而生閏蔡解極精

舜典

人心惟危一章

此章即堯嘗授舜之辭舜申之以授禹而加詳焉耳堯之授舜曰允執厥中今舜加危微精一之語於允執厥中之上蓋所以使之審擇而能執中者也此訓之之辭也皆主於堯之執中一語而發也堯之授舜曰四海困窮夫祿未終今舜加無稽之言勿聽以至敬修其可願於天祿未終之上又所以防墜豆之使勿至於困窮而求終者也此戒之之

辭也皆主於帝堯未終數語而發也執中之訓正說也未終之戒反說也正反相因章旨該貫蓋舜以始初所得於堯之訓戒併平日所嘗用力於堯之訓戒而自得之者盡以授禹使知所以執中而不至於未終耳豈爲言心設哉近世喜言心學捨全章本旨而獨論人心道心甚者單撫道心二字而直謂即心是道蓋陷於禪學而不自知其去堯舜禹授受天下之本旨遠矣蔡九峯之作書傳嘗述朱文公之言曰古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未嘗不以治之之法而併傳之可謂深得此章之本旨



者九峯雖亦以是明帝王之心而心者治國平天下之本其說固理之正也其後進此書傳於朝者乃因以三聖傳心爲說世之學者遂指此書十六字爲傳心之要而禪學者借以爲據依矣愚按心不待傳也流行天地間貫徹古今而無不同者理也理具於吾心而驗於事物心者所以統宗此理而別白其是非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天下之治亂皆於此乎判此聖人所以致察於危微精一之間而相傳以執中之道使無一事之不合乎理而皆無過不及之偏者也禪學源於莊列滑稽戲劇肆無忌憚之語懼理之形被醜謬而九聖賢經傳之言理者皆害已之具也故以理爲障而獨指其心曰不立文字單傳心印此蓋不欲言理爲此遁辭付之不可究詰云耳聖賢之學由一心而達之天下國家之用無非至理之流行明白洞達人人所同歷千載越宇宙有不期而同何傳之云縱以舜之授禹有人心道心之說可曰傳心若堯之授舜止云執中未嘗言及於心也又安得以傳心言哉俗說浸淫雖賢者或不能不襲用其語故借書其所見如此



臯陶謨

無教逸欲有邦

漢王嘉奏封事引書云無教逸欲有國劉元城疑教字轉寫作教字

禹貢

海濱廣斥

古說以斥爲斥鹵蔡解引許慎云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而云斥鹵鹹地愚按管子斥者薪芻所生之地鹵乃鹹地於斥不相干今嘉興府瀕海人呼產蘆之地爲斥塹

三江旣入

三江之說極衆程尚書盡闢其說主蘇民指豫章江爲南江以足經文中江北江之數愚按豫章江於經未嘗稱江審如其說則三江皆在上流於揚州何豫焉蔡氏闢其說而主唐仲初吳都賦註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其地名曰三江口吳越春秋所謂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者是也蔡之說的矣愚按越絕書云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爲越伐吳之路五湖旣共今之太湖則三江豈外於今



之松江又秦語云越王擒之於三江之浦越語載子胥曰三江環之民無所移及越欲釋具范蠡諫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則三江與五湖相連又可知矣然愚嘗泛舟松江至海口不見吳都賦注之婁江東江也吳志載青龍江白蜺江今皆塞姑錄之以翼蔡氏之說

### 涇屬渭汭

古註謂水內為汭諸儒皆從之蔡解獨以涇渭汭三者皆水名而汭入於涇愚按若如古說涇入於渭水之內而漆沮既從灋水攸同皆主渭言之文意俱協若以汭為一水而入涇則涇屬渭汭者是涇既入渭汭又入涇下文漆沮之從灋水之同孰從孰同耶兼經云涇屬于渭而乃云汭入于涇文恐相反又下文會于渭汭若二水則不以會是言矣恐渭汭合依古說也

職方氏其川渭汭易氏解云汭非禹貢之汭禹貢言汭皆水內此川名

### 東為北江

蔡云北江未詳愚恐漢江自北而入大江故云耳非他有北江也

### 朔南暨聲教

古註以聲教斷句諸家皆從之余友蔣榮甫云昔



徐履赴試道渴求水村舍有老士人教四五童蒙以朔南暨爲句徐言其誤老士人者怒曰獨朔南暨聲教而東西無預耶東西皆有所止之地故以海與流沙言朔南地廣故以暨言而下文總以聲教訖于四海耳使如衆說當云聲教暨朔南何云暨聲教耶徐用其說魁南省

胤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

林氏謂羿廢太康而立仲康而仲康即位之始即能命胤侯徂征掌六師以振其兵權使仲康盡失

手四

書

六

其權則羿之篡夏豈待相而後敢耶愚按史記載太康失國太康崩弟仲康立若果廢太康而立其弟豈待太康之崩耶近世燭湖孫季和主薛常州士龍之說謂常州考以地理羿拒太康據其都太康不知所終仲康乃之洛地自立今拱州太康縣是也仲康既在五弟之數後于洛汭不在舊邦不爲羿所立明矣是太康失邦自在河北仲康別立自在河南仲康沒而相繼之羿使其子澆侵相於河南相遷于帝丘後竟滅之相后方身逃歸有仍生少康夏乃中興此說與經文距于河五弟御其



母以從之說合林說雖免羿假王命攻異己之嫌  
又不若薛說之為辯

臣扈

蔣榮甫謂其伯父尚書嘗聞前輩言扈者啓同姓  
之國見堯舜皆與賢而啓乃繼禹扈不服大戰于  
甘自是終夏之四百年不臣夏至湯伐夏而後扈  
來臣於商故作臣扈之書成湯放桀于南巢巢國  
不義之終商六百年不來朝至武王伐商而後巢  
伯來朝於周故作旅巢命之書是說也嘗於經筵  
奏先皇帝理宗云

仲虺之誥

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

湯不得已而伐夏自以爲慙此心如青天白日茲  
慙德也乃所爲實德歟

續禹舊服

古註云繼禹之功統其故服蓋指彌成五服之服  
以繼有天下言也蔡解以爲繼禹舊所服行恐亦  
寄搭義理耳本文未必其然合從古註

式商受命用爽厥師簡賢附勢寔繁有徒

吳氏以用爽厥師簡賢附勢意不貴疑有脫誤



按上言天命湯伐夏下言與夏桀同惡者不樂之也若止據兩句似乎不貫若合上下文未嘗不貫何脫謀之有

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

愚按湯誓言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是湯之衆安於湯之德謂桀之暴無如我何也此云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是桀之衆皆疾湯而湯之衆皆震恐也二義正相反蓋湯誓者誓衆之辭當時必衆言猶有未同者故湯諭之如此仲虺乃寬釋湯慙德之辭謂夏商已勢不相容伐之非湯得已也義各有在不當以文害辭

盤庚

汝何生在上

古註以上爲人上蓋指在位言也諸家從之蔡辭以上爲天愚恐生在天三字爲文意未安若主民庶言之以上爲指耿邑猶可耳若曰汝今不遺邑且地矣何能生育於其上耶

說命下

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書 仲虺之誥 盤庚



古註謂高宗自言既學而中廢業遂居田野河洲  
其父使居民間知民事故也蘇氏始謂甘盤胙于  
荒野而諸家多從之蔡氏謂無逸言高宗舊勞于  
外爰暨小人國語亦言武丁入于河自河徂亳與  
此皆合若以台小子語朕推之蘇氏之說非是此  
論精矣世猶有不喜其說者以暨厥終罔顯非所  
以言高宗也愚按蔡云高宗廢叙廢學之因而嘆  
其學終於無所顯明其說亦本古註初非蔡氏自  
爲之說且自言學罔顯而下文求傳說爾推訓于  
朕志文義極順無可疑者若以爲甘盤胙去而罔  
顯則上文既言宅于河又言自河徂亳踪跡歷歷  
甚明豈得言罔顯耶且蘇氏雖以胙野爲甘盤而  
小蘇氏作古史亦以胙野爲高宗也

高宗彤日

天既孚命正厥德

高宗彤祭而有雉雉之異祖已遂訓以天之於民  
降年永不永惟其義如何天既信其命令賞罰無  
差而民猶以爲無如我何此民之愚也王之事天  
正此而已豐祀何益此彤日一篇之大旨而古註  
得之矣蔡氏疑高宗之祀如漢武五時祀祈年請



命之稟謂乎命者天以妖孽而譴告之謂言民  
不敢指斥高宗而托民爲言恐皆意之耳此書明  
言典祀無豐于昵蔡氏亦明言昵爲禰廟豈有若  
漢武五時祀之類哉近世忽漢唐古註而欲自生  
義理故或思索之過如此

微子

我舊云刻子

王充論衡作我舊云孩子謂識紂惡於孩子之時  
秦誓

觀政于商

古註與諸家皆謂觀商政之善惡或以爲觀兵者  
非矣蔡氏以商書萬夫之長可以觀政爲據謂以  
諸侯之向背觀商政之得失恐亦不若古注爲徑  
商罪貫盈

貫者串物之名即今錢貫之貫貫盈者積而至盈  
也古注謂惡貫已滿是矣蔡解以貫爲通恐貫通  
與貫滿各是一義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古注云民之有過在我教不至蔡解云過者責也  
百姓責我不正商罪此說雖於伐商爲順而在字



無歸着以語脉當從古注大意不過自任以天下於伐商意亦不背

王乃大巡六師

蔡氏云天子六師是時武王未備六軍於牧誓言叙三卿可見此曰六師者史臣之辭也愚按牧誓言所叙三卿乃指友邦家君之三卿安得以爲證若武王止三軍史臣安得增飾爲六師而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詩人又何所指而言耶竊意曆數有歸天人胥應武王既可於伐紂何獨不可於六師然世遠莫可考且依經文讀之

洪範

王省惟歲止月之從星一章

或云此四五紀之文錯簡在八庶徵之後蓋九疇皆有演辭而四五紀獨無之王省惟歲以下正叙四五紀之說而於庶徵無關移此置彼文義方順

二曰富

五福不言貴而言富蓋三伐之法貴者始富言富則知其貴所謂祿以馭其富也貧富貴賤離而爲四起於後世不能制爵祿之失游氏禮記解云

五曰惡六曰弱



古註謂惡醜陋謂弱也劣蔡以惡為剛之過弱為柔之過恐合從古註

金滕

我之弗辟

古註辟法也蔡氏本鄭康成音辟為避謂管叔流言周公避居東都及成王迎公西歸管蔡懼而反成王始命公出東征所以明周公之心善矣但世遠恐難實言爾書云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未見有歸後再出東征之次第若居東止是避流言則罪人斯得亦不當即繼於居東二年之下鄭氏於七月詩序周公遭變亦注云管蔡流言辟居東都正義云周公避居東都史傳更無其事愚按管蔡流言之時未有東都也不知鄭氏何據而有此說若依古注以辟為法辟之辟則蔡仲之命云乃致辟管叔于商正與此辟字同

康誥

周公初基止乃洪大誥治

諸家皆以為成王命康叔以篇首有周公之語也然成王而謂叔為小子封謂乃祖文王為文考且稱其父為寡兄皆不通今蔡氏以篇首為洛誥錯

金滕 康誥



簡王若曰以下爲武王命叔文意方白非車識不  
及此又謂梓材非命康叔之書蓋錯簡亦良是蓋  
惟篇首王曰封數語爲命康叔今王惟曰至子子  
孫孫永保民皆臣告君之辭甚明

酒誥

爾大克羞者惟君

古說養老君之事蔡云惟君未詳且合從古說

召誥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古註云敬爲所不可不敬之德蔡云所處所也猶

二八

讀書

十三

所其無逸之所王能以敬爲所則無往而不居敬  
矣古說作一句讀所作虛字說蔡說作兩句讀所  
作實字說然古註不費力

洛誥

朕復子明辟

古說成王幼周公代爲君辟至是復還於王蔡氏  
以康誥篇首周公作新大邑於東國洛一章爲洛  
誥之篇首而以此章爲公遣使告於成王復乃復  
命之復明辟乃稱成王之辭成王未嘗一日不居  
君位何待於復王莽居攝潛移漢鼎皆儒者誤言



復辟有以啓之愚謂此說不獨考正文義其有功於天下後世名義大矣

命公後

舊說以洛誥命公後之語爲公欲明農而成王爲公立後於魯以留公蔡氏謂成王回鎬京而留周公於洛若封魯則已久方周公東征之初已有魯見費誓矣舊說多士本書序以爲成周旣成遷頑民蔡氏謂其遷已久此乃周公治洛而告諭之辭愚按成周即今洛陽是爲洛邑之下都保釐大臣如君陳畢公皆居之畢命之書曰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又曰周公克慎厥始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則周公治洛無疑凡皆合從蔡說蓋朱文公師友之考訂者精矣

無逸

君子所其無逸

近世諸儒皆以所爲處所謂君子以無逸爲所說理雖精愚恐讀得太重於本文似立說生意蓋無逸之書最爲明白終篇無一語埋意用字如後世苦於作文者之爲此語若曰君子所能無逸者以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故雖身居



安逸而此心終不敢自逸耳。所字疑只是虛字。平說過如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滯于觀及時人否則有愆先儒多以則字訓法則之則疑亦皆虛字。平心讀之自見其無他也。又書中誕字肆字惟字多是古語助辭今誕必訓大惟必訓思多有不通而自爲之說以形容之惟肆字訓故字處多協。惠鮮鰥寡。

古註云加惠鮮之鰥寡之人是鮮訓少鮮爲鮮民之鮮合作上聲是鮮與鰥寡三字相連恐於文末頓諸家泛言惠及鰥寡皆置鮮字於不說惟蔡氏

云惠鮮者鰥寡之人垂首首喪氣資予賜給之使之有生意是鮮爲鮮活之鮮合作平聲是鮮與惠二字相連於文方順然蔡說微近於巧愚按詩云鮮我方將鮮亦上聲訓善今仍以惠鮮二字相連不必改爲鮮活之鮮文義自協。

君顛

故殷禮陟配天

古說升配天蔡說以陟爲升遐恐未安升遐主人而言升配主禮而言

則商賈百姓



古以商實百姓為句云使商家百姓豐實蔡氏以商實絕句云國有人則實而以百姓屬之下文王人罔不秉德通為一句遂指百官為著姓王人為微臣愚按王人本言王者王人求多聞是也謂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者後世之說書中無此謂百姓為百官者亦後世注堯典之說晦菴已指平章百姓為畿內之民而蔡氏用之矣

顧命

顧命

諸說顧回首也回顧而發命愚恐若言回顧即為回首而顧允單言顧者正是目在之耳若顧諟明命顧畏民罔之顧亦豈回首者哉成王憑玉几命羣臣羣臣在其前成王無回顧之事

畢命

旌別淑慝

般人心不服周周公征伐定之又分治成周以慰安之繼以君陳更三十六年而畢公繼之尚以旌別淑慝為政是般民猶未盡服必俟生長於般世者老死至盡而後人心定耳東坡於多方之解謂般湯以下七王之德深矣其論極正我朝兵革不與



刃以無心得天下而一切以恩撫之嗚呼聖哉  
藝祖待八國降王以禮而武王親斬紂使 藝祖  
為周意殷民未必若是之乂擾也

君牙

夏暑者雨小民惟曰怨咨一章

古說多謂民情難得使人主思其艱而圖其易務  
卹民情耳蔡氏以怨寒暑為小民自傷其生以圖  
其易為衣食之恐局於一端而為君之大德亦非  
以衣食與人也在學者詳之疑合從古說為平易

秦誓

番番良士一章

蔡氏云良士謂蹇叔勇士謂三帥論言謂杞子先  
儒皆謂穆公悔用孟明詳其銜意蓋深悔用杞子  
之言愚按於良士云我尚有於勇夫云我尚不欲  
於論言云我皇多有蔡釋云我皇暇多有之哉以  
上文二尚字觀之語脉專歸重於論言則蔡氏之  
說精矣蓋穆公殺之師實杞子啓之也然殺之始  
禍雖在杞子而成之者實在孟明孟明違父誤君  
再敗秦師焚舟之役亦終無寸功自此秦晉連兵  
數十年不止殺師之一役其罪又重於杞子亦不



當以三帥並言蔡氏特以釋誓文之意論者不可  
以是薄孟明之罪

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

蔡氏云心之所好甚於口之所言愚意若上文  
若已有之之例似不過謂好人之彥聖如出於我  
耳宜從古說為平

慈溪黃氏日抄類卷五終





宋本黃氏日鈔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第五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六

讀易

易聖人之書也。所以明斯道之變易無往不在也。王弼間以老莊虛無之說參之。誤矣。我朝理學大明。伊川程先生始作易傳。以明聖人之道。謂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而象與占在其中。故其為傳。專主於辭。發理精明。如揭日月矣。時則有若康節邵先生才奇學博。探賾造化。又別求易於辭之外。謂今之易。後天之易也。而有先天之易焉。用以推占事物。無不可以前知。自是二說並興。言理學者宗伊川。言數學者宗康節。同名為易。而莫能相一至。晦庵朱先生作易本義。作易啓蒙。乃兼二說窮極古始。謂易本為卜筮而作。謂康節先天圖得作易之原。謂伊川言理甚備於象。數猶有闕。學之未至於此者。遂亦翕然向往之。揣摩圖象。日演日高。以先天為先。以後天為次。而易經之上。晚添祖父矣。愚按易誠為卜筮而作也。



考之經傳無有不合者也。爻者誠爲卦之占，吉凶悔吝者誠爲占之辭，考之本文亦無有不合者也。且其義精辭數多，足以發伊川之所未及。易至晦庵信乎其復舊而明且備也。然吉者必其合乎理，凶悔吝者必其違乎理，因理爲訓使各知所趨避，自文王孔子已然，不特伊川也。伊川奮自千餘載之後，易之以上者今無其法，以制器者今無其事，以動者尚變，今具存乎卦之爻，遂於四者之中專主於辭，以明理亦豈非時之宜而易之要也哉。若康節所謂先天之說，則易之書本無有也。雖據其援易爲證者，凡二章亦未見其確然有合者也。其一章援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曰此先天之卦畫。於是盡改易中伏羲始作八卦之說，與文王演易重爲六十四卦之說，而以六十四卦皆爲伏羲先天之卦畫。其法自一畫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然生兩生四生八易有之矣，生十六生三十二易此章有之否。即其一章援易言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風雷相薄，水火不相射，曰此先



天之卦位也於是盡變易中離南坎北之說  
與九震東方卦兌西方卦之說而以乾南坤北  
爲伏羲先天之卦位其說以離爲東以坎爲西  
以兌巽爲東南西南以震艮爲東北西北然天  
地定位安知非指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而言南  
方炎爲火北方寒爲水亦未見離與坎之果屬  
東與西而可移離坎之位以位乾坤也易之此  
章果有此位置之意否耶且易之此二章果誰  
爲之也謂出於孔子孔子無先天之說也謂出  
於伏羲伏羲未有易之書也何從而知此二章  
爲先天者耶圖方畫於康節何以明其爲伏羲  
者耶然聞先天爲演數設也夫易於理與數固  
無所不包伊川康節皆本朝大儒晦庵集諸儒  
之大成其同其異豈後學所能知顧伊川與康  
節生同時居同洛相與二十年天下事無不言  
伊川獨不與言易之數康節每欲以數學傳伊  
川而伊川終不欲康節既歿數學無傳今所存  
之空圖殆不能調絃者之琴譜晦庵雖爲之訓  
釋他日晦庵荅王子合書亦自有康節說伏羲  
八卦近於附會穿鑿之疑則學者亦當兩酌其



說而審所當務矣伊川言理而理者人心之所同今讀其傳犁然即與妙食康節言數而數者康節之所獨今得其圖若何而可推驗此宜審所當務者也明理者雖不知數自能避凶而從吉學數者儻不明理必至舍人而言天此宜審所當務者也伊川之言理本之文王孔子康節之言數得之李挺之穆伯長陳希夷此宜審所當務者也窮理而精則可修己治人有補當世言數而精不過尋流逐末流爲技術此宜審所當務者也故學必如康節而後可創言先天之易學必如晦庵而後可兼釋先天之圖易雖古以上筮而未嘗聞以推步漢世納甲飛伏卦氣凡推步之術無一不倚易爲說而易皆實無之康節大儒以易言數雖超出漢人之上然學者亦未易躡等若以易言理則日用常行無往非易此宜審所當務者也

### 乾卦

六畫即正經彖辭文王作文辭周公作文言繫辭孔子作皆所以解此六畫餘勸此

用九見羣龍無首吉



伊川云用九者處陽剛之道見羣龍謂觀諸陽之義無爲首則吉也。晦庵本歐公說以用九爲陽爻之占法云六陽已盛如羣龍龍之剛猛在首故見其無首則吉是欲剛而能柔也。諸家或異或同皆自用九以下取義愚按伊川之說蓋本經文用九天德不可爲首爲言。晦庵之說蓋主卜筮爲言然六爻可以言占若用九於六爻之外以總明六爻之九則不屬爻位不係占卜恐無羣龍無首之象亦未必有所謂吉之占也。臨川鄒氏以用九見羣龍無首吉總爲上九之爻辭屬於亢龍有悔之下云上九之亢雖有悔矣而猶有善用之道焉自初至五潛見飛龍謂之羣龍皆以無首而吉至上九則爲首矣能見羣龍之無首而亦不敢爲首焉則悔可亡而反吉也。愚按古註云九天之德也能用天德乃見羣龍之義夫以剛健居人之首物所不與也故乾吉在無首。鄒氏蓋本古註此說於程傳所主經文不可爲首之義既合於晦庵卜筮取象之義亦合。

### 重剛

九三重剛以陽爻居陽位也九四亦曰重剛晦庵



疑重字爲衍鄒氏云九四非以陽居陽而在三五  
重剛之間故亦曰重剛惠恐乾之内外卦皆陽剛  
而三居内卦之極四居外卦之始實與兩陽剛交  
際之地故皆爲重剛而皆不中歟

坤卦

直方大

伊川以至大至剛以直爲說晦庵止云其德内直  
外方而又盛大其說徑淨節齋蔡氏直者發於内  
而無私曲之謂方者止於外而有定則之謂内直  
外方其德乃大於釋字尤切實亦釋晦庵者也

黃裳元吉

六五於坤爲最吉之爻伊川言外生意乃謂婦人  
居尊位之戒女媧則天是也晦庵非之云黃中色  
裳下飾六五以陰居尊其象如此其占爲大吉於  
經文爲順矣鄒氏云天玄地黄衣上裳下君臣之  
辨也臣當守中處下六五居人臣極位故必黃裳  
而後元吉此亦體伊川言外之意而不外經文  
必有餘慶

慶當作平聲與下文殃字協韻上文乃終有慶亦  
與應地無疆平聲相協睽卦志行也往有慶也亦



協韻益卦其道大光中正有慶亦協韻他如井困  
豐兌凡易中慶字無不與平聲協韻者又如詩云  
孝孫有慶萬壽無疆我田既臧農夫之慶黍稷稻  
梁農夫之慶維其有章是以有慶萬舞洋洋孝孫  
有慶則篤其慶載錫之光皆以平聲協韻詩與易  
皆以韻爲句也韓昌黎銘劉昌裔之墓云維德不  
爽後人之慶爽音霜慶音羗亦平聲協韻今江西  
人皆呼慶字作羗音今慶與爽二字禮部韻平聲  
十陽皆有之

屯卦

利建侯

程謂屯難之世當建侯以自輔蔡本朱說謂建已  
爲侯蓋主初九以貴下賤之得民初九爲卦之主  
而建侯者又初九之爻辭也然屯難之世自立爲  
君似難形於言朱之易本義惟曰立君而已語錄  
方有立已之說而蔡說宗之鄒氏謂初九能得民  
建以爲侯分民而治庶幾人得其主而有所統一  
則屯難亨矣龜山亦曰使人各有主而天下定愚  
按此說於朱說立君者可相通而無自立之嫌姑  
錄之以俟知者



求而往

諸說皆謂四以陰輔五之君位才不足濟屯故下求正應初九之陽與之俱往以輔五節齋蔡氏云待初之求而後往似又簡淨可於正應上無添說

蒙卦

利用刑人用說桎梏

程謂去昏蒙之桎梏固似未安龜山以說桎梏連下文云脫桎梏而縱之往則吝矣是欲囚之終身乎蔡節齋云刑人治之也說桎梏改而止也覺明切

需卦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上六入于穴

龜山曰血陰傷也出自穴不安其所也上六處一卦之外遠於陽故入于穴穴陰所安也鄒氏曰穴以况陰之所居六四不足以過三陽之進雖見傷而未甚故出自穴以避之三陽既克六四以進九五與三陽同類無所復事矣故上六因得以自安是謂入于穴三陽來則敬之終吉愚按二說相備視諸家似穩鄒之說實本古註其說尤明故撫而錄之



師卦

師或與尸

諸家皆謂師不可以衆主晦庵獨本古註以爲兵敗與尸而歸未知孰是然蔡節齋本出朱說允晦庵與伊川不同者多從朱獨此依伊川必嘗審思者也按六三師或與尸猶可言兵敗若六五弟子與尸言兵敗於文義未協合詳之

丈人

程云尊巖之稱朱云長老之稱揚云丈者忝侖尺引之積愚按王充論衡云人形以一丈爲正故名男子爲丈夫尊翁嫗爲丈人此說亦可輔諸說若淮南子謂老者杖於人爲丈人恐未然

比卦

後夫

程謂來比而後雖夫亦凶朱謂不必如程說但指居後者愚按彖文曰後夫凶其道窮也此只是本文之解恐朱說爲平場古註與蔡節齋云後夫指上六按六陰也陽爲夫恐非指六

小畜卦

西郊



程以西爲陰方，雲自西而東，不能成雨。朱以西郊爲文王所指，岐周蔡節齋朱學也。亦以西爲陰方，而近世徐古爲作易傳附說，明言岐周之說爲非。學者恐且合從程說，然在學者更詳之。

牽復

程以九二與九五爲牽，朱以九二與初九爲牽。按下卦乾陽爲上卦巽柔所畜，而陽有復之義。若以初九復自道與九三與說輻觀之，則當從朱說。蓋初復之最善者也。二牽挽於初而得復者也。三中而兩陰不能復者也。似皆主三陽之進而言之。

三六

變易

十

履卦

履虎尾

蔡云：兌有虎象，三爲兌終，故曰虎尾。徐云：虎屬金之一陰，故有虎象，不啞人亨。九四言之，此說視諸家爲詳。然晦庵云：以陰攝陽，所以曰履虎尾。是虎又指外卦之乾陽，而下卦之兌履之也。若據六三九四皆言履虎尾，則合從晦庵。蓋六三若自爲虎之尾，不應虎自履其尾也。

其旋元吉

旋字上連視履，恐是旋踵之旋。



泰卦

拔茅茹以其彙

彙字絕句與茹協韻而以征吉為占辭晦庵本郭璞易林之說辭義甚明

勿恤其孚

程朱皆以孚為所期之信龜山主人目食祿而言以勿恤其孚為不阿意以取信於上惟徐云易憂而孚矣以下爻不戒以孚例之又覺簡易

用馮河

蔡云勇者亦用也與程說不同

大有卦

大有卦

初九無交害

程朱皆謂處卑而未涉乎害楊龜山出於程蔡節齋出於朱乃皆謂因無交而有害愚按象曰大有初九無交害也此即是釋上文初不見有害之意合從程朱元說

謙卦

地中有山

鄒氏云此亦實象如深谷為陵是地中有山而深者可以獲益故為謙之象亦有理然天在山中豈



必實有其事。此特就卦取象耳。

豫卦

盱豫悔遲有悔

程曰：盱，上視也。三不中正，上視。四不為所取，故有悔。然四為豫之主，遲而不前，亦有悔。此說諸家從之。朱以盱豫為句，悔遲有悔為句。蔡節齋從之。未知孰是。然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則盱豫悔宜為句。程之說經之文也。

由豫大有得

程曰：九四為豫之主，得大行其志，以致天下之豫。

易

橫易

十二

七

朱以占為大有得，未知孰是。然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則大有得為得行其志。程之說經之文也。又徐云：六三不中正，故有悔。又解之曰：以其遲而有悔。盱豫者，介于石之反。遲者，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之反。此說從六二爻起義說來，而合兩悔為一，亦有理。但不曾及盱之義，併錄之以俟知者。

隨卦

大亨貞無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晦庵云：王肅本作天下隨之隨之時義大矣哉。今當從之。蓋以隨時為誤也。然象曰：君子以嚮晦入



宴息自有隨時之義晦庵解此語亦曰隨時休息  
澤中有雷

晦庵云震下兌上乃雷入地中之象隨時藏伏故  
君子亦嚮晦入宴息不知舊人曾如此看否愚按  
龜山曰雷在澤中其動息矣故君子以是嚮晦入  
宴息亦此意也臨川鄒氏曰澤中有雷此收聲於  
兌之時也覺尤切

臨卦

九二彖曰咸臨吉無不利未順命也

程云至誠相感非由順上之命也朱云未詳蔡云  
二以剛中得時行道有從道不從君之事鄒云九  
二之應六五非專以順命為感其間容有未順者  
而無害其為咸也未者特未定之辭

觀卦

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程謂居上者當莊嚴如始盥求神之初不可使誠  
意少散如既薦之後則天下孚誠顒然瞻仰朱  
謂聖人出治天下自化如盥滌而不待薦耳有孚  
已自顒若視程之說精矣蔡節齋因其說併主在  
下之人言之謂天下潔手起敬正如承祭之時但



不薦耳恐下之人非無因而孚耳彖曰下觀而化  
愚意此其所以孚者也又按古註本論語既灌而  
往吾不欲觀之意故以此盥作灌說然盥與灌字  
義各不同又既灌而往吾不欲觀者夫子特主魯  
之失禮而言所謂有為而言之者也若薦者亦豈  
皆誠意盡散而可盡少之取恐程因古注而不暇  
改耳

噬嗑卦

雷電噬嗑

程朱諸家皆言於卦合云雷電今去雷電者字相  
類而誤惟鄭氏謂彖亦云雷電合而章不必以是  
疑經文愚按此卦雖離上震下然陽氣將震發乃  
閃然成火故雷與電止一氣而雷為主電者雷之  
精光如爆杖火一出而聲即透亦主在聲雷電非  
其他判然二象之比彖言雷電合而章語意絕好  
經文未必誤也

滅趾

傳云滅傷也愚恐止是滅沒如過涉滅頂之滅加  
校於趾滅沒其趾而不見與滅鼻滅耳同與傷字  
蓋異義也



九四得金矢六二得黃金

傳云金取剛矢取直以九四陽德而言也黃中色金剛物以六五居中處剛而言也諸家皆從其說惟晦庵主周禮獄訟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之說以經說經固尤有據但恐周禮出於王莽之世未必盡皆周公之真若先要取其金而後與之聽訟雖昏亂之世不爲况成周之治哉或者劉歆輩欲假此爲惟貨張本已而即激天下之亂不及施行也耶金矢黃金皆象也非真也合且從程說

賁卦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變爻吝終吉

古說以爲聘賢固於卦外立說程傳以丘園爲上九以束帛變爻爲受其裁制亦未見其確然有合者晦庵謂務農尚儉按龜山已微有此意鄒氏則與晦庵暗合宜詳其說

剝卦

山附於地剝

程傳云山高起於地而反附着於地地剝之象也諸家似疑山附地有安之象與剝義正相反故各又自爲之說朱云如山附於地惟其地厚所以山



安其居而不搖此說可釋厚下安宅恐亦未及剝之名義愚意山特出而遠於地者山之常也此不以附言也而曰附於地此山之變也如梁山崩之類是也故經言山附於地剝而伊川釋為地剝之象也君子以厚下安宅者觀地剝之象而厚其基本使不至於剝也剝之名卦未嘗與山附於地相反君子以厚下安宅亦未嘗與剝之名義相反

復卦

出入无疾

程傳云復生於內入也長進於外出也微陽生長

無害之者也蔡節齋曰出由剝上出而為坤也入

由坤下入而為復也鄭氏曰出入云者昔之出而

今入也其說可以相備但蔡與鄭皆以无疾為不

求速與程相反耳無疾合依程說若以无疾為不

求速則下文朋來無咎豈以無怨咎之者耶

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蔡云商旅至賤也后至貴也上自后下至商旅皆以安靜為事愚按此說諸家未之及也蓋若不如此兩下總提則先王與后分為兩主人矣

无妄卦



物與无妄

程云雷行於天下發生萬物其所賦與各正性命無有差妄物與无妄也朱云震動發生萬物各正其性命是物物與之无妄也二說皆以與為賦與之與近世有作物與之以无妄者恐非蓋天下雷行物與无妄造化而言對時育物主先王而言不當以中間物與字主物而言也此句差難曉故錄之

不耕穫不菑畲

程謂不耕而穫不菑而畲為不首造其事以首造為妄朱云不耕不穫不菑不畲無所為於首無所覲於後未嘗起私意以作為以文脉言之合從朱說若如程說各句湏添而字方通也

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程言有得則有失朱云行人牽牛以去而居者反遭詰捕之擾視程說為明矣鄉云或者繫牛於此自以為固矣繫脫而不知牛之所之已出意外牛為行人所得而乃責得於邑人豈邑人之罪哉此為无妄之災也覺於經文尤切

大畜卦



天在山中

程止言所畜之大朱云止以象言不必實有其事合從其說他說有謂芥子納須彌者此異端誕語有謂草木皆天者又是生說皆不必惑若居四山之中而仰視天亦可言天在山中然象意不指此也

白閑與衛

曰陸音越諸家從之鄭作日程與朱從之合作日月之日讀

尙天之衢亨

程以何字爲誤加諸家遂生別說朱云何其通達之甚也此說極明白只依經文讀之

坎卦

樽酒簋二

程傳曰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復以瓦缶爲器質之至也朱本義乃用鼎以道之說以樽酒簋爲句貳用缶爲句其說曰旣曰樽酒簋貳又曰用缶亦不成文理又曰其實無貳簋之實陸德明自註斷然按貳用缶恐亦不成文理徐云權輿以四簋爲盛損以二簋爲約鄒云樽酒者一樽之酒簋貳者必



簋食副之其說尤精天下義理無窮未必陸氏可  
以註斷象曰樽酒簋二剛柔際也此本經正文初  
未嘗以樽酒簋斷句也合且依此經文以樽酒簋  
貳為句

離卦

離麗也

古說皆以麗為附麗恐亦兼文明之意如日月麗  
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止皆有華麗  
氣象不特言附着而已

明兩作離

程與諸家皆以明兩為讀晦庵用水府至句法以  
明兩作為讀愚按明兩作之句出釋文兼解卦亦  
云雷兩作句法相似尤為切證合從晦庵  
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程以離為麗云六五之言者所麗得王公之正位  
也蔡云柔居尊位故為離之王公然則不必改離  
為麗文理自通

獲匪其醜

古註云除其非類此語盡之程云所執者非其醜  
類則無殘暴是欲增說義理也然欲言無暴當曰



非執其類可也。今日所執者非其醜類，則語意未明。反若禍及無辜，豈得云無殘暴耶？蔡云：獲非其類者而已。此語視古註尤明。

咸卦

咸其脢

古註云：脢者心之上，口之下。進不能大感，退亦不為無志。其志淺末，故無悔而已。按此說，自咸其拇次第而上，說已明白。近世程朱諸家皆云：脢背肉也。與心相背，然朱與諸家以為與心相背為無思，無為之地，無係累，故無悔。而程又以為背其私心。私心二字似又添一層說。於經文非順竊意，當以諸家與古註相參而義備。

遯卦

莫之勝說

說王肅如字。徐吐活反。程從王音云：不可勝言。於勢順易。朱與諸家從徐音作脫字說，恐不若從程也。

大壯卦

六五 喪羊于易

程曰：羊象羣陽，並進六五以和易，待之使無所用。



其剛是喪之于易也。朱曰六五以柔居中不能抵觸雖失其壯亦無所悔。易者寬閑無拒之謂為剛所決。故曰曰羊自謂也。易者寬閑無拒之謂為剛所決。故曰喪羊。愚按程說以六五能喪羣陽並進之壯。朱蔡以六五為羣陽並進而自喪其壯。二說未知孰是。然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言位不當則居羣陽並進之衝為其所決者似矣。若能以柔勝剛。宜曰位當豈得言位不當耶。兼旅卦喪牛于易與此義例一同。程解亦云以忽易自失其順。未嘗以為喪失他人之順。

晉卦

維用伐邑

程傳九伐邑皆釋為自治。晦庵謂伐邑如墮費墮郟之類。易中言伐邑皆是用之於小。愚按世無稱兵自伐其邑之理。釋為自治恐未安。古者諸侯各自為國。其大夫則有采邑。采邑容有不順者則伐之。故為伐邑。鄰國相侵則為伐國。古有此事。故有此語。合從朱說。

明夷卦

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



有言

初九居陽之始。飛者去之也。垂其翼。行不敢顯也。三日不食。不暇食也。此古注大意如此。與象曰義不食也。意相合。近世以垂翼不食。皆為傷困之極。恐初九未至此。亦與義不食之意殊矣。大率文象正是孔子解經之語。不當背之。今以經文之象曰為正。

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程謂言姦邪得君之深。朱去未詳疑六四居暗地尚淺。猶可以得意而去。愚按朱說於象曰獲心意

讀易

二十二

也。一語意義相協。當從之。但程說窮極小人之情狀。自足為世戒。不可不熟玩爾。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愚意明夷之極。是日入于地。故曰不明則晦矣。日之初登于天。後乃入于地。日大明也。一失其中則尚如此。人宜何如其自畏矣。

睽卦

其人天且劓

六三居二陽之間。而上應上九。故古注與晦廢諸家。皆以見輿曳為二牽於後。以其牛掣為四阻於



前以其人天且剝爲上九猜狠而重加之刑惟程  
傳併天且剝歸之九四而不及上之正應按晦庵  
依古註恐合從其說

解卦

解利西南

古注西南象也程朱皆以西南爲坤體廣大安靜  
然象之釋此句元云往得衆也程朱之說乃是所  
以得衆之道合兼詳之

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古注云無難可解則來復有難而往則以夙爲吉

二百五十九

黃易

廿三

蓋兩開其端也程傳乃云其始未暇有爲旣安定  
則爲可久之治晦庵非之蓋或爲或不爲惟其當  
而已合從古注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古注云以君子之道解難小人猶知服而無怨程  
朱皆以君子之解信驗於小人然按象曰君子有  
解小人退也則古註爲平順蓋易之有象白是即  
所以解易者也

損卦

初九已事遄往無咎



古註云事已則往不敢宴安乃獲無咎程傳云事既已則速去之不居其功乃無咎也朱本義云上應六四之陰輟所爲之事而速往以益之無咎之道也按三說雖不同而皆主於初九自損以上應六四爲說諸家乃以已事爲止其事恐未安合詳之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自古註以至本義皆云獲益而得十朋之龜若本義則又明以或益之十朋之龜爲句蓋謂兩龜爲朋也惟程傳以朋爲助以十爲衆云衆助之公雖龜卜不能違是或益之爲句十朋之爲句龜弗克違又自爲句未知孰是然若如本義分句則弗克違一句主何而言似欠歸着若如程傳分句則龜弗克違即書云龜從之意主龜而言庶有歸着在學者詳之要之程以理言朱以象言也

得目無家

諸家皆謂得目無間遠近惟蔡氏鄒氏謂得目之國爾忘家者姑錄之

益卦

六三益之用凶事無咎



古註以陰居陽而求益物所不與救凶則免愚按  
文義已順特語未瑩耳程傳云三當稟承於上安  
得自擅爲益唯於患難可以應卒遂以守令救荒  
凶爲言晦庵非之謂六三不當得益有益之以凶  
事者蓋警戒震動乃所以益之也蔡氏宗之然恐  
警戒未可據言凶事耳龜山謂用凶事者三所以  
保其存凶所以有其吉故曰固有之也亦是一說  
要之古註爲易見

莫益之偏辭也

程云非有偏己之辭也恐上添非有字未知如何

朱曰莫益之者猶從其求益之偏辭也上添求益  
亦未知其如何意若戒之曰莫益之允求益者皆  
偏辭耳

夬卦

告自己邑

程朱皆以爲先自治理固然矣然恐自乃自從之  
自非自己之自如云告戒自其居邑始欲人人知  
謹也

居德則忌

此句頗難曉程傳云居德謂安處其德也則者約

易



也忌者禁也。約立防禁而無潰散，是以則字爲法。則之則，然未能使人曉然也。朱云未詳龜山云：以德厚自居，則忌之所集。鄒氏曰：澤上於天，勢必將決於下流。君子觀此象以之施祿，則可以之居德，則不可。愚按此二說近之。故錄。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程朱皆以惕號爲句。愚按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則分句合依諸家有戎勿恤爲句。正在本經非諸家自爲之說也。

獨行遇雨若濡有愠

卷之六

巽易

廿六

遇雨九三獨應上六也。然若將爲雨所濡而有愠，色則九三雖與上六應，實與諸陽並進而羞與陰比，所以無咎，則雖應亦不與之應矣。

始卦

初六繫于金柅

古註以金柅指九四，謂初六遠遇之始以一柔而承五剛散而無主自縱者也。臣妾之道不可以不貞，故必繫于九四之正應，乃得自吉。金者至堅之物，柅者制動之主也。廣雅柅止也。說文作柅，絡絲跌也。按此說以一陰遇五陽而欲其專於九四正



應之陽其義甚明金柅雖古今異俗不知其何物而指爲堅物以此繫於彼意亦曉然矣程傳不以九四正應取義但欲戒陰之進謂柅爲止車之物止之以金柅而又繫之又是一義然恐又繫之之語與經文繫于之意不同耳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程傳以爲求賢而天降之賢於爻象未見其的然者朱本義以杞爲五之陽而包下初生之瓜以防其潰含章以俟可回造化亦未知其於爻象果何如緣此文辭乃懸空設象人各以意求之耳其餘紛紛尤更各出惟蔡節齋謂五與初無相遇之道猶以高大之杞包在地之瓜惟當自蓄其德以待之其有隕墜乃出於天非人所能爲也雖未必然於爻義差近姑錄之以俟知者

### 萃卦

萃亨

程朱皆以亨爲衍字蓋以彖文不及亨字而下文又有利見大人亨也鄭氏曰萃者聚也民富物阜財力有餘之時也萃則亨矣然則依經文於萃之下有亨字亦未嘗不可也



程傳發正誠不事外飾之義其有然此句語詠自  
有兩節蔡云未孚而用禴有簡辭之嫌必待其交  
孚而後用鄒云用禴在既孚之後愚按二說於經  
文爲順蓋九二剛明之目應六五柔順之君當升  
之時理當然也

困卦

初六臀困于株木

程傳謂無所託而不得安其居朱云臀在株木上  
不安可知視程尤徑

九二困于酒食

古註云以陽居陰謙以待物物莫不至不勝豐衍  
故曰困于酒食是言困于酒食之多也程傳謂酒  
食所以施惠二以剛處困未得施其惠是言困于  
酒食之少也愚按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是九  
二乃好爻初無困吝不足之意古註之說爲順若  
程說則又成一義矣朱以困于酒食爲厭飫之意  
此足以發古註之未及也

朱紱赤紱

程以朱紱君之服九二上承九五之君故云朱紱



方來赤紱臣之服九五下應九二之目而上下皆  
爲柔所揜故曰困于赤紱晦庵非其說然蔡出於  
朱亦祖程說蓋晦庵亦未有他說以過之而二爻  
相形程說已明也合且從程

井卦

木上有水井

程傳謂木承水而上之乃器汲水而出井之象晦  
庵謂其象只取巽入之義若如汲水器之說則與  
後面羸其瓶之義不合木上有水者津潤上行露  
水直至樹末此即木上有水之義却汲上供人食

讀易

井

卷一

用愚按此義當從晦庵蓋古以瓶汲程傳出近世  
見近世以木桶汲泉而云木爾往歲有沈計議維  
飛說井底須置木板以隔泥污而木板終不朽今  
作井者皆然自謂此可明木上有水爲井之說愚  
恐亦據目今所見言之未必古人皆然亦未必作  
易者以此取義也

君子以勞民勸相

程傳云勞徠其民法井之用也勸民使相助法井  
之施也愚按相字合作去聲其義爲助若如程傳  
勸之使相助則是相字合作平聲而其下又添助



字以足其義而相乃歇後字耳且於木上有水之義似無相關竊意上下之情本以勢隔君子觀井之象勞徠其民而勸勉之相助之使得上通有如汲引蓋取井之義云爾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程傳云有才未得用如井索不見食旣以不得食爲惻豈免有求故求王明而受福晦庵云井渫不食而使人心惻可用汲矣王明則汲井以及物而並受其福也行惻者行道之人皆以爲惻愚按朱說於爲我心惻之義甚明蓋爲我者指他人言之也合從朱說臨川鄒氏釋行惻之義亦與朱說暗合古爲徐氏云求王明者豈九三自求上哉惻之者爲之求矣此義亦足以發

六四井甃無咎

程朱皆謂六四以柔居大目之位才弱不能濟物故取修井爲象是矣鄒氏曰甃所以禦惡而潔井徐氏曰此在井壁恐有井谷之憂因勉以井甃無咎愚按二說可裨程朱之細故錄之

上六井收勿幕



自古註以及程朱諸家皆以上六處井之極水已出井故曰井收收者汲取也收亦作去聲臨川王氏專主收作去聲云古者以收名冠以收髮爲義井收者井口之曰亦一井之體收於此也掘井及泉滌之使清甃之使固自下而上至於井收則井之功畢矣井甃者所以禦惡於內井收者所以禦惡於外收以禦惡而非杜人之汲也故禁之使勿幕按此說異衆雖未必然而於事情爲切故錄之以俟後來者詳焉審如其說則幕者即以井收而覆井之名非幕帟之幕世亦未有以幕施於井者也

革卦

水火相息

馬云息滅也程朱皆從之蔡節齋本王弼注以爲生息之息不知水火不能相生也程云物止而後有生朱云滅息而後生息其推演已明蓋生息又自息滅而始也此章本旨正爲滅息之息

鼎卦

正位凝命

伊川以命爲命令之命晦庵以命爲天命之命合



從

震卦

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程傳主長子言之云君出而可以守宗廟社稷為祭主也臨川鄒氏曰天子巡狩親征諸侯朝覲會同皆世子主祭震為長子故此卦以君出子在為言不雜君父共國時也愚按此說釋程傳之意為明晦庵云出謂繼世而主祭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無喪有事

古註往則無應來則乘剛皆危也處震之時而得

三五九

讀易

○

三十二

金

尊位乃有事之機也而懼往來將喪其事故曰億無喪有事也程云往來皆危隨宜應變在中而已故當億度無喪失其所有之事所有之事謂中德朱云以六居五而處震時無時而不危故無所喪而能有事愚按三說相近至朱而愈精鄒氏云剛動二陰之下欲以威加者也初九一震六二喪貝勢則然也九四之震淫矣五自億度知其無能為也吾之所有事者可無喪焉故曰億無喪有事五之柔中能勝天下之剛其事在此象曰其事在中大無喪也謂之大見其必無喪也此說似足以輔



前說以無喪關二之喪貝而言故錄之

艮卦

艮其背不獲其身 行其庭不見其人

兩艮各止其所諸爻皆無相應晦庵語云這箇卦各是一箇物不相秋采內不見已是內卦外不見人是外卦兩卦各自去愚按艮卦本旨恐不過如此所謂艮其背不獲其身背後自不見其身也行其庭不見其人者相背亦不見人也靜止之義理無窮固皆在其中矣

山上有木漸

讀易

卷之三十三

若

程以山上有木其高有因為漸晦庵謂木漸長則山漸高似勝有因之說矣鄒云山上有木止於下而漸於上者也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豈一朝一夕而遽致其高大哉似於文義尤切

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為儀

程以儀為儀法恐儀法非可于鴻而言朱以儀為羽旄之飾或疑亦未當于其飛翔而言古註云峨峨清遠儀可貴也似得飛翔雲路之意然朱之說於可用字為切合古註與朱說象之氣象亦可見

巽卦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無咎

程朱皆以牀爲人之所安巽在牀下爲過所安有不安之意程以史巫爲通其誠意誠則吉朱以爲竭誠於祭祀之占鄒氏云牀尊者之所據也巽在牀下則其屈己已甚屈於人者非怯則諂皆不免有咎惟用之於史巫則吉而無咎蓋祝史通人意於鬼神巫以鬼神之意告于人皆交於神者交神豈容詐哉是以雖尚口而巽紛然其多不過通其誠意故得無咎蔡云史巫皆善口舌紛若丁寧煩悉之意巽過乎實惟用於史巫則吉徐古爲云史巫達其卑下之忱不厭其忸怩之意其說亦與鄒氏合此可貫通一爻之意合從鄒說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程傳謂六四乘承皆剛宜有悔而悔亡者如田獲三品遍及上下也晦庵謂此說牽強且當闕疑臨川鄒氏曰惟悔亡然後田獲三品也巽若無能爲者易於有悔六四得巽之正非巽懦無立者故悔亡田以講武且除苗害興事之大者田而有獲則爲有功故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愚按此說與象辭相應故錄之以俟知者



先庚三日後庚三日

蔡氏曰十干自甲至己爲陽陽主生甲於時爲春自庚至癸爲陰陰主成庚於時爲秋先庚三日丁也丁者丁寧之義後庚三日癸也癸者揆度之義鄒氏曰蠱卦先甲後甲此創始之事也記曰日用甲用日之始也故甲以創始爲義巽卦先庚後庚此變更之事也漢志曰欽更於庚悉新於辛故庚以變更爲義愚按晦庵已發此義而二家可輔其說故錄之

渙卦

讀易

三十五

右

六三渙其躬無悔六四渙其羣元吉

程云六三止於其身可以無悔朱云六三陰柔而不中正有私於己之象能散其私以得無悔程云六四天下渙散而能使羣聚可謂元吉朱云如程說是羣其渙非渙其羣也祖老蘇之說謂群者聖人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渙散之時各相明黨惟六四能渙小人之私羣下文渙有丘則混而爲一之義也愚按文義皆似朱說爲順又六三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與朱氏散其私相合若如程說則於志在外之語不協矣



漢王居無咎

程以九五能渙汗大號居王位爲稱而無咎朱以爲散其積聚愚按六三六四曰渙其躬渙其羣其者有所指而散之故朱說爲順此文乃渙汗大號之下獨言王居不成文故再提卦名渙字曰渙王居者言九五渙之君位也故象曰王居無咎正位也似無散積聚之意且合從程說

節卦

苦節貞凶

程云固守則凶朱云雖得正而不免於凶愚按卦辭云苦節不可貞則程說本經意也

未濟卦

上九有孚于飲酒無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程傳謂上九剛明之極居未濟之極當樂天順命飲酒自樂若耽樂過禮至濡其首如是則於孚爲有失也朱本義云剛明居未濟之極時未可有爲而自信自養以俟命無咎之道也若縱而不反如狐之涉水而濡其首則過於自信而失其義矣臨川鄒氏曰既濟之極入於未濟未濟之極反於既濟上九以剛明處之天下之事可以濟矣雖飲酒



宴樂信乎其無復灾咎也故曰有孚于飲酒無咎  
若懷其宴安沈湎無度則又將入於未濟而飲酒  
之樂信乎其失之也故曰濡其首有孚失是易六  
十四卦以未濟終之未濟六爻又以飲酒濡首終  
之此易之爲道懼以終始歟愚按此章雖晦庵亦  
疑其難說今鄒說於經文似明貞謹錄之以俟知  
者問焉濡其首冒上文飲酒而言恐非孤涉水

繫辭上

天尊地卑之變化見矣

晦庵云天尊地卑一截是說造化實體乾坤定矣

一截是說易書臨川王氏曰此言易書未作以前  
之易雖未有乾坤之卦自天尊地卑而乾坤已定  
此言自然之易

剛柔相摩以下

晦庵謂此言易卦之變化南軒謂易所以斡旋造  
化之間者王氏謂言自然之八卦

乾知大始云云

王氏謂此言乾坤以造化之用付之六子而其所  
自勉者蓋易簡也

易則易知云云



晦庵謂此言人法乾坤之道

聖人設卦觀象以下

王氏云前言易書之未作此言易書之既作也晦庵云此言聖人作易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云云

此言君子學易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云云

此言君子用易

彖者言乎象者也之各指其所之

晦庵云此章釋爻辭之通例王氏云此因前之義而言聖人設卦繫辭學易觀象玩占之要也

易與天地準至神無方而易無體

王氏云前言易之書此言易之道晦庵曰此章言易道之大聖人用之如此仰觀以下窮理之事與天地相似以下盡性之事範圍天地以下至命之事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所謂裁成之也一陰一陽之謂道之君子之道鮮矣

愚意此言道原於天而賦於人

顯諸仁之陰陽不測之謂神

愚意此言造化寓之易顯仁藏用盛德大業皆自指



造化而言造化之生生不窮者即是易易之成象者即是乾效法於乾者即是坤自此言易之卜筮妙用處

夫易廣矣大矣之易簡之善配至德

此贊易道之廣大至德晦庵指為在人之至德楊氏鄒氏皆云中庸之至德惟伊川云乾坤易簡之功乃至善之德

子曰易其至矣乎之道義之門

鄒氏云此章言聖人體易之道而與天地相似易與天地同出而聖人獨得其要成性存存南軒云因其存而存之晦庵云成性本成之性存存謂存而又存不已之意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之盜之招也

王氏云此言聖人推其所獨見者立象生爻使天下皆有所見而得以善其言動也舉鶴鳴在陰以下七爻晦庵曰此下七爻則其例也。○賾幽深也諸家皆然晦庵獨以為雜亂蓋以下文云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故以為雜亂然云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至賾而擬諸其形容則是幽深之理難見而聖人獨能見之也擬諸形容使幽深者可見



而人皆得見之也若曰雜亂則人皆得見何  
人凡雜亂者具有形質何待擬諸形容如以惡字  
非所以言幽深則凡易象所以形容其幽深者若  
載鬼一車之類甚多聖人假象以明理自不見其  
可惡耳合從伊川及諸家之說以曠爲幽深且與  
經文探曠索隱之意合

大衍之數五十之可與祐神矣

晦庵移天一地二五句加其前而下粘其  
所爲乎合爲一章云此章言天地大衍之數  
求卦之法蔡節齋亦移天一地二爲章首於理甚

順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之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  
謂也

此章言易之神主著龜而言所云無思而爲者亦  
言著龜無心而能應或者因以爲人不可有思者  
誤也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之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此章言易之用亦主著龜而言

易曰自天祐之之無不利也

此釋大有上九之爻古以屬之前章本義屬之後



章云恐是錯簡王氏曰疑在下繫諸爻之後  
子曰書不盡言之鼓之舞之以盡神

此言聖人作易

乾坤其易之蘊耶之或幾乎息矣

晦庵言是陰陽卦畫王氏云此言自有天地已有  
易易與天地相無窮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之事業

王云此言聖人用易致治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之存乎德行

晦庵此言卦爻所以變通者在人人之所以能神

而明之者在德

繫辭下

八卦成列之禁民為非曰義

晦庵曰此章言卦爻吉凶造化功業又云天地之  
大德以下乃各自說去王氏云此言聖人以仁義  
參天地而全其生生之用也

古者包犧氏之蓋取諸夫

晦庵曰此章言聖人制器尚象之事王氏曰言聖  
人居大寶之位然後能用易以致利於天下

蓋取諸夫蓋字



臨云蓋生乃於棟是憊地又云亦曰其大意云  
漢書所謂獲一角獸蓋麟云皆疑辭也王氏曰  
取諸益之類當時未有是卦蓋八卦成列象在其  
中矣且以益言之雖未有益卦而巳有巽與震矣  
合震巽則爲益蓋取云者夫子知前聖之心而言  
之也愚恐夫子言於巳有六十四卦之後若曰古  
人制某器合於今日某卦之理蓋取者推其理云  
耳

是故易者象也之立心勿恒凶

此章言爻象之動而舉爻以明之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耶之以明失得之報

晦庵曰繫辭自此以下皆難說本義亦畧矣愚按  
自此以下張南軒蔡節齋之解多分曉王氏之解  
亦足以輔之然終當以晦庵缺疑之義爲主難質  
言也

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此晦庵疑其有誤者也南軒曰行健爲乾之類當  
其名也名既當則剛柔之物辨矣言天下至曠之  
類正其言也言既正則辭之所指者可斷矣蔡曰  
開爲事物萬殊開而當名也乾馬坤牛之類辨物



也利貞之類正言也吉凶之類斷辭也易書備於此也王曰聖人作易所以開明未悟者名舉其當言舉其正所以開明之也未形之物不可辨必以名之已立者辨之是謂當名未然之辭不可斷必以言之已驗者斷之是謂正言愚按南軒以兩項各相因蔡說以當名辨物正言斷辭作四項王作兩項未知孰是姑以晦庵所未解而錄之

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此亦晦庵所不解者也蔡曰因民疑貳未決而易入之時以濟其善行明著其失得之報失得謂吉凶也王曰吉凶者失得之象民行之所以不能自濟者以其不知吉凶之所在而疑貳之心交戰也聖人作易使知所爲之失者其報必凶所爲之得者其報必吉懲其失而矯之者雖凶亦言恃其得而忽之者雖吉亦凶以此濟民行也

易之興也之巽以行權

晦庵曰此章三陳九卦以明憂患之道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之道不虛行

王言此章言易書所以載道非其人則不自行也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晦庵曰此句未詳疑有脫誤蔡曰出謂爻自內而往入謂爻自外而來以度謂出入皆有節度外內使知懼如夫之變乾出外而知懼也如剝之變復入內而知懼也王曰下卦爲內上卦爲外自內之外爲出自外之內爲入卦示人以出入之道使人知所懼也

不可爲典要既有典常

晦庵曰上文既云不可爲典要下文又云既有典常都不可曉愚恐上文言易道之變遷故曰不可爲典要下文言人能率其卦爻之辭而揆度其事情所向之方則既有典常矣上主在易而言未定者也下主在人而言得占而已定者也未知然否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之其剛勝耶

此章言六爻之不同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

晦庵云曉不得說一箇噫字不成文章蔡曰雜物撰德雜陰陽二物以爲德也辨是與非辨其德之是非也得位則吉失位則凶要之以此則可知其是與非也王曰合於理者爲是是之應爲存爲



吉乖於理者為非非之應為亡為凶不必至於存亡吉凶而後知辨是與非則居可知矣居可知者若曰可坐而知也聖人所以歎之曰噫

易之書也廣大悉備之吉凶生焉

此言六爻之道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之易之道也

言文王繫易多迷冥客危之事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之其辭屈

此章皆從乾坤簡易發意王氏逐節解之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

遺易

四五

朱曰侯之二字衍文蔡本徑去侯之二字而以說諸心研諸慮並言愚按王弼畧例亦曰說諸心研諸慮則侯之二字為衍文明矣但當仍古本而讀者自以義理省此二字而讀之可也古本元有此一字而去之不可也

說卦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之至於命

此章言著卦爻義

幽贊於神明而生著

晦庵解能贊化育天下和平而養生蔡氏曰神明



蓋渾然未形者聖人幽而贊之則知有粲然之理故大衍之蓍所由以生王氏曰蓍神物也天地生其形聖人生其法方其蓍法之未生則蓍之為物特靡草之一耳豈知其為神明也哉天地神明不能與人接聖人幽有以贊之而傳其命於是起大衍之數愚按晦庵說極簡明但此章正言聖人用蓍恐未必說到蓍未生前聖人贊化而致蓍生之事故又錄蔡王二說以參之

倚數

晦庵以為操蓍時依倚在這裏蔡云依也數依乎天地王云數無常用人倚之而有所託焉愚按若如蔡說既參之兩之而又倚之恐於天地上意重合從晦庵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晦庵謂此聖人作易之極功止就易上說凡就人上說者借之也諸家多同蓋經旨如此

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之六位而成章

此章言易之六爻蓋兼三才而皆所以順性命之理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之說也



天地定位者天尊而上地卑而下其位一定而不可易易取其象於卦爲乾坤凡二者爲天地之氣之統宗譬之父母雖若無所施爲實主宰乎一家而居其尊者也山澤通氣者山澤一高一下水脉灌輸而其氣實相通通之爲言貫也易取其象於卦爲艮兌雷風相薄薄者雷風一迅一烈氣勢翕合而其形實相薄薄之爲言逼也易取其象於卦爲震巽水火不相射者水火一寒一熱宜若相息滅而下然上沸以成既濟之功乃不相射不相射者言不如射者之相射音害也易取其象於卦爲坎離

凡六者皆天地之氣之爲譬如六子迭相運用而悉出於父母者也聖人設此章以釋八卦之義似不遇如此而已歷漢唐以至本朝伊洛諸儒未有外此而他爲之說者惟邵康節得陳希夷數學創爲先天之圖移易卦之離南坎北爲乾南坤北曰此取易之天地定位也然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則離南坎北經有明文矣天地定位於經未嘗明言其爲南北也何以知其此爲先天之卦位若徒以卦言位或被或此猶固昧可知今以事理之實可見者考之則



風一從南即益然以溫風一從北即冷然以寒南方屬夏其熱如此北方屬冬其凍如此離南坎北信乎其如今易經之言矣康節移之以位乾坤將何所驗以爲信耶康節既移乾坤於南北又移艮以居西北移兌以居東南曰此取易之山澤通氣也然易曰艮東北之卦也又曰兌正秋也則艮居東北兌居正西經有明文矣若山澤通氣特言其通氣而已於經未嘗明言艮爲西北兌爲東南也康節何所考而指此爲先天之卦位若以事理之實而考之山必資乎澤澤必出於山其氣相通無往不然豈必卦位與之相對而後氣可相通耶康節既移東北之艮於西北遂移震於東北而移巽於西南曰取易之雷風相薄也然易曰震東方也又曰巽東南也則震居東方巽居東南經有明文矣若雷風相薄特言其相薄而已於經未嘗明言震爲東北巽爲西南也康節何所考而指此爲先天之卦位若以事理之實考之震惟居正東巽惟居東南逼近而合故言相薄若遠而相對安得相薄而東北爲寅時方正月又豈雷發之時耶康節既移離坎之位以位乾坤乃移離於正東移坎於正



西曰取易之水火不相射也然南方為離北方為坎經文萬世不磨若水火不相射特言其性相反而用則相資耳於經未嘗明言離為東方之卦坎為西方之卦也康節又何所考而指此為先天之卦位說者雖指火為日遠以離為東指水為月遠以坎為西然按說卦先言離為火然後言離為日獨言坎為水而未嘗言坎為月蓋日乃太陽之精非特可以離言月乃太陰之精非特可以坎言月雖陰而其出必於東日雖陽而其沒必於西周流

易書

四十九

又可借日月以代水火為言耶易畫於伏羲演於文王繫於孔子傳之天下萬世惟此一易而已未聞有先天後天之分也雖曰未有天地已有此理然而作易始於伏羲不言先天康節特托易以言數諸儒未有以此而言易者也晦庵以理學集諸儒之大成原聖人因卜筮而作易始於康節之說而詳之若據門人所錄詒類乃因康節之先天而反有疑於文王孔子之易及有疑於伊川之易傳且有疑於易經此章八卦之位然按晦庵先生答王子合書明言康節言伏羲卦位近於







序卦

此言易之序不待注釋本文已明

雜卦

王氏曰序卦先後有倫雜卦則揉雜衆卦以暢無窮之用愚按序卦之後有雜卦猶既濟之後有未濟所以昭易之無窮歟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六終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七

讀春秋一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蓋方是時王綱解紐篡奪相尋孔子不得其位以行其權於是約史記而修春秋隨事直書亂臣賊子無所逃其罪而一王之法以明所謂撥亂世而反之正此其爲志此其爲天子之事故春秋無出於天子之所自道及孟子所以論春秋者矣自襄貶凡例之說興春秋者往往穿鑿聖經以求合其所

讀春秋

一

謂凡例有變移凡例以遷就其所謂褒貶如國各有稱號書夏之所以別也今必曰以其事也故國以罪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辭人必有姓氏書之所以別也今必曰某事也故名以誅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辭事必有月日至必有地而所記事之常否則闕文也今必曰以其事也故致以危之故不月以外之故不日以畧之及有不合則又爲之遁事辭是則非以義理求聖經反以聖經釋凡例也聖人豈先有凡例而後作經乎何乃一一以經而求合凡例耶春秋正次



王王次春以天子上承天而下統諸侯弑君弑父者書殺世子殺大夫者書以其邑叛以其邑來奔者書明白洞達一一皆天子之事而天之爲也今必謂其陰寓褒貶使人測度而自知如優戲之所謂隱者已大不可况又於褒貶生凡例耶理無定形隨萬變而不齊後世法吏深刻始於勅律之外立所謂例士君子尚羞用之果誰爲春秋先立例而聖人必以是書之而後世以是求之耶以例求春秋動皆逆作億不信之心愚故私據先儒凡外褒貶凡例而說春秋者集錄之使子孫考焉非敢爲也人發也

讀春秋一

二

褒貶

夾深鄭氏漁仲曰以春秋爲褒貶者亂春秋者也  
梅庵先生曰春秋大旨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霸而已聖人光明正大不不應以一二字加褒貶於人不過直書其事善者惡者了然自見又曰目前朝報尚不知朝廷之意况千百載之下而遂逆推千百載上聖人之意

凡例

徂徠石氏曰稱人者褒也而人不必皆貶微者亦



稱人稱爵者褒也而爵未必純褒譏者亦稱  
爵繼故不書即位而相宣則書即位妾母不  
稱夫人而成風則稱夫人失地之君名而衛  
侯奔楚則不名未踰年之君稱子而鄭伯伐  
許則不稱子會盟先主會者而瓦屋之盟則  
先宋征伐首主兵者而觀之師則後齊母弟一  
也而或稱之以見其惡或沒之以著其罪天  
王一也或稱天以著其失或去天以示其非

愚按晦庵先生嘗云聖人欲率天下  
以尊齊晉且謂楚在春秋時非威文

禮記

過之則周室爲其所并此蓋尚論其世  
者也聖人能與世推移世變無窮人之  
救其變者亦無窮春秋之世王室微諸  
侯強其始故抑諸侯以尊王室及諸侯  
又微而夷狄強則又抑夷狄而扶諸侯尊  
王室固所以尊王也扶諸侯亦所以爲尊  
王地也聖人隨時救世之心如此而世儒  
乃動以五帝五帝三王之事律之此議  
此議論所以繁多且聖人書法甚簡隨  
字可以生說此議論



所以愈見其繁多宜褒貶凡例之說得以肆行其間也今惟以春秋之世而求聖人之心則思過半矣孔子曰其事則齊相魯文其義則其竊取之

隱公

名息惠公之子母聲子謚法不尸其位曰隱

始隱

伊川先生曰平王東遷在位五十一年卒不能復興先王之業王道絕矣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適當隱公之初泰山孫氏復曰平王

讀春秋七

迨隱而死夫生猶可待也死何所為春秋始隱者天下無復有王也木訥趙氏鵬飛曰非始乎隱也始乎平王之末也凡諸儒欲以一事而當春秋之始者皆妄也徂徠石氏介曰春秋以無王而作孰謂隱為賢且讓而始之哉愚意春秋特因魯史而修之非為魯作也為天下萬世之王道作也故謹錄諸儒之說如后凡他有所指者不復錄

元年

元年者魯隱公之始年也夾浚謂諸侯舊用天子之年至平王失政諸侯並稱元年陳止齋傳良亦



同其說謂古諸侯止稱世惠意諸侯所謂奉天子  
正朔者謂以子丑寅爲歲首講朝聘耳未必使諸  
侯皆以天子之元年爲元年蓋封建之法肇自黃  
帝諸侯之世守其國固有出於三代興王之前者  
有王者興特以禮相與諸侯各自有其國各自即  
位則亦各自有始年安得一律以天子之年爲年  
其曰古諸侯以世計者恐世遠難考姑舉其世次  
數或謂書元爲春秋大法者亦未必然自唐虞三  
代皆以始即位爲元年矣

春王正月

三

請春秋乙

五

七

自杜氏注左氏傳有周正月今十一月之語先儒  
遂多指春秋之春爲冬建子之月至文定公胡康  
侯講春秋始謂前乎周以丑爲正書元祀十有二  
月知月不易也後乎周以亥爲正書元年冬十月  
知時不易也建子之月非春明矣聖人語顏回以  
爲邦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王正  
月蓋以夏時冠月垂法萬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  
位不敢自尊也然文定以春爲夏正之春建寅而  
非建子可也以月爲周之月則時與月異又存疑  
而未決也故晦菴先生以爲若如胡氏學則月與



時事常差兩月恐聖人作經又不若是之紛更也  
此事雖考之詳矣尚未嘗質言之豈後學敢知  
近世惟岷隱戴氏溪在東宮講春秋常以夏正爲  
說於時事亦未見其甚背竊意三代雖有改正朔  
之事而天時恐無可改遷之理今所抄集姑依戴  
氏在來者擇焉

不書即位

左氏謂隱攝公羊謂隱爲相立穀梁謂隱讓然謂  
其讓爲成先君之邪則似求之過也或謂其稟命  
爲正而正者不必書或謂不稟命而即位聖人故

讀春秋

六

紕奪之而不書皆無所考戴岷隱以經之所無而  
付之不言惟劉恕謂惠公愛少子立爲太子國人  
不與而立隱隱曰吾將讓焉太子相後望十年不  
獲而羽父弑隱於是相曰隱攝也吾取之左氏信  
相之欺故曰攝公穀信隱之詐故曰讓俱失之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邾者魯附庸之國儀父其字左氏曰名克書月不  
書日者先儒以爲遠也盟非美事而春秋亂世相  
與結好之常聖人不過因事而書諸家或以爲褒  
或以爲貶皆不可知然既盟而又伐之則非耳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於晚反

鄭伯莊公也。段其母弟。莊公迫於母命封於京而反。莊公以兵勝之。克者戰勝之名也。穀梁曰：賤段而甚鄭也。謂不書弟而書克也。胡安定曰：兄不兄弟不弟。交譏之也。左氏曰：如二君故曰克。胡文定曰：克者力勝之辭。愚意大指不過如此。或文致鄭伯以滔天之罪者似恐求之過。蓋鄭伯不幸處母子兄弟之變而不學無識不善處之。其初黽勉以從其母。其後妨其母不敢遽制其弟。後遂至難制而伐之耳。左氏罪鄭伯失教。段果可教者否耶？鄭莊之大惡在伐周。未必在克段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賵呼阮反 咺芳風反

仲子者魯惠公再娶之夫人也。伊川謂不曰夫人曰惠公仲子者。妾稱也。穀梁謂禮贈人之妾不可。凡皆正論也。木訥謂魯以夫人赴。故王來賵云。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內稱及外稱人皆微者也。或曰不書公。諱與大夫盟也。岷隱曰：宿者國名。意其為宿而盟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例 界反

左氏曰：非王命也。祭伯畿內諸侯。為周大夫。



公子益師卒

益師者孝公之子，貴戚之卿，卒故書。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說者多謂譏公不當與戎會，是責人於難也。岷隱謂周衰，戎狄雜居中，夏會有疆場之交，不得不會之也。愚謂亦公不能自強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莒與向皆小國，左氏謂莒娶於向，向姜不安於莒而歸，故莒人入向以姜氏還。公羊謂入者得其國而不居，按左氏據史為傳，當是事實。公羊則據文立論耳。然言入則以兵可知。宣四年公伐莒，取向則向後為莒所并可知。

無駭帥師入極

無駭者，展無駭也。極，小國也。木訥曰：莒入向，向近魯，魯人疑莒為東鄙之侵，故以此示威。其後因紀子帛為密之盟，遂與莒結浮來之好。愚按：入向入極二事聯書，木訥之說似得之。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說者亦多以此貶公，惟木訥曰：以文王之聖而事昆夷，以太王之賢而事獯鬻，隱公何疵焉？唐之盟



非得已也愚謂不得已而與盟可也終不能自強則非矣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此紀求昏於魯也說者皆謂譏不親迎伊川曰諸侯親迎迎於所館豈有委宗廟社稷遠適他國以逆婦者乎戴岷隱亦謂文王親迎時為世子韓侯親迎亦因入覲然則凡皆因事實書非有譏貶也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左氏謂子帛者紀裂繻之字公穀二傳皆以帛作伯左氏見國史當從左氏木訥曰莒自入向有窺

三

國讀春秋一

九

左

魯之心紀子帛往來莒魯之間於是道與莒子盟于密為魯謀也卒之八年為浮來之盟莒魯交好子帛之功也愚按紀新昏於魯為魯謀有之也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公羊謂隱公之母穀梁謂隱公之妻伊川安定劉氏權衡皆以為妻蓋隱公自有妾母明年書君氏卒此言夫人薨則其妻明也或又以為桓公之母仲子蓋以子氏而言之後書考仲子之宮故也然元年已書來歸惠公仲子之貽則仲子之卒在前此言夫人薨則其妻可知



鄭人伐衛

初鄭伯克段于鄆段之子公孫潁奔衛衛為伐鄭取廩延至是鄭遂伐衛木訥曰管蔡之亂周公誅其父而錄其子今鄭莊克其弟而不字其子又加兵於衛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伊川曰月王月也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木訥曰春秋書日食災變凡以垂人君畏天之戒

三月庚戌天王崩

平王也立五十一年崩父為申侯引犬戎殺之不

三

國語春秋

十

老長

討父讎而反屯戊申侯以報私恩周之所以不復西也胡曰崩者上墜之形木訥曰書崩不書葬者周赴而魯不會葬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左氏謂君氏者隱公母聲子也為公故曰君氏若曰君母氏云爾公穀皆作尹氏諸家多從公穀然以君為尹不免改經文恐且當從左氏

秋武氏子來求賻

音州

諸家多謂譏周王失道穀梁曰歸生者曰賻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



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木訥曰諸侯有貢天子無求禮也平王崩魯不會葬至來求賻而卒不會焉則賻之得否又未可知也魯在春秋未爲強暴之國以魯觀之諸侯又可知矣書生之論乃以不書天王爲天王諱惡至允十五年天王求車又曰書天王以示貶噫周之微甚矣不容負天下之罪如此此豈仁人之言哉凡書求賻求車求金皆諫諸侯不貢而天下無王也尚何責天王哉先師宗諭王貴道嘗言周凡三求求賻以平王崩求車以桓王將崩求金以襄王崩皆以喪事之有闕賻贈之不供也魯不盡臣子之職致周王下求謂魯秉周禮可乎武氏世卿也武氏子未爲命卿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穆公也說者多以書卒爲略外諸侯其者至以爲諸侯專恣聖人於其死奉天討而貶黜之特書曰卒惟木訥謂外諸侯書卒從赴也赴曰卒謙也魯史因其赴而書孔子因魯史而書說者以爲夫子黜外而尊內非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石門齊地也齊僖與鄭莊相盟結也木訥曰春秋之初宋鄭為仇而宋與衛為西黨鄭與齊為東黨魯則徘徊於二黨之間初嘗比於宋及六年艾之盟則從齊而附鄭書此者為艾之盟張本

癸未葬宋穆公

初宋宣公舍其子與夷而立穆公穆公亦舍其子馮而立與夷其後馮弑與夷左氏美宣公知人公羊則謂宋之禍宣公之為也木訥曰分義天下之大閑也故非朱均雖堯舜不苟遜益非不賢而禹傳啓杜亂原也隱公欲遜允而亂吳王將遜札

讀春秋

卷十二

而亂宋宣穆再遜而再亂篡奪二世迄襄公始定襄公不悛又欲遜目夷幸目夷不受否者又亂愚按公羊木訥之說為萬世垂戒也而左氏之說亦不可全廢也蓋宣公遜穆公穆公終以遜宣公之子是穆公不可謂非賢宣公不可謂不知賢其後馮之弑逆罪在馮耳雖春秋責賢者備豈可盡沒其賢而反加以始禍之惡名哉且謂宣穆再遜而再亂亦未當其實宣之遜穆初未嘗亂穆遜殤公而馮始為亂耳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隱公三年四年



杞夏之後在周爲三恪牟婁杞邑木訥曰莒最爾  
東夷自入春秋首加兵於向今又扼杞之弱稱兵  
而攘其封邑至允十二年公會杞莒于曲池而後  
釋今日之憾莒之橫甚矣然至昭五年莒牟夷卒  
以牟婁來奔岷隱曰以不義得之以不義失之徒  
爲叛人之資爾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宋公陳  
侯蔡人衛人伐鄭秋鞏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  
伐鄭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州吁者衛莊公嬖人之子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

讀春秋

十三

碯諫公弗聽至是弑桓公自立欲求寵於諸侯以  
鄭欲納公子馮於宋遂告宋伐鄭曾及宋遇于清  
爲衛謀也宋與陳蔡衛伐鄭鞏又率之伐鄭皆爲  
衛也先書宋與鞏而後衛說者謂罪其黨惡率兵  
也鞏即公子翬其後弑隱公者也州吁如陳衛以  
石碯之謀始克殺之於濮說者謂稱人衆詞也稱  
于濮譏失賊也州吁殺而衛人立晉說者謂書立  
譏不當立也晉即淫亂之宣公愚按隱四年全記  
州吁之亂故併叙於此凡謂譏者亦書法之當然  
而其惡自見非特設辭以譏之也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

公穀皆作觀魚矣亦陳而觀之也穀梁曰魚卑者之事也伊川曰諸侯非王事民事不遠出

夏四月葬衛桓公

左氏曰衛亂是以緩蓋諸侯五月而葬此十四月

秋衛師入邾成

左氏曰衛之亂邾侵衛今故衛入邾木訥曰邾被鄰國之兵自衛始至隱十年齊鄭連兵入邾莊八年公又及齊師圍邾而邾降於齊文十二年邾伯東奔自此不復見於經計失地而奔國遂滅矣愚

讀春秋一

謂衛入邾固非邾小國也先侵衛挑釁尤非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仲子者惠公元妃孟子禮諸侯無再娶則仲子不得為夫人故別立宮考者宮始成而祀也書初獻六羽者先儒言魯僭天子禮樂用八佾此別立宮初殺其數不言六佾者婦人但用羽不用干

邾人鄭人伐宋

宋取邾田鄭與宋惡故邾人請鄭伐之而邾為兵

主

頌

四公五年

觀魚



蟲食苗心曰螟災故書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驅卒

驅苦侯反

臧僖伯也魯孝公之子隱公之叔父嘗諫觀魚貴戚之賢者也公不能聽其言而葬之加一等

宋人伐鄭圍長葛

木訥曰四年宋兩伐鄭五年邾請鄭伐宋勝負已相當今宋又伐鄭圍其邑憾何時釋耶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

左氏作渝平渝變也渝前日之平猶絕交也公穀皆作輸平公羊曰輸平猶墮成也敗其成也穀梁

二三八

讀春秋

卷之十五

文

曰輸者墮也不果成也是公穀雖作輸義亦與左氏之渝一也然諸儒多從公穀作輸而不從其訓曰輸納也輸誠於我以求平也蓋以經考之前年公子翬伐鄭是嘗有憾而未嘗有平初無平之可渝言渝平者非也鄭與齊黨魯與宋黨今宋伐鄭圍長葛懼魯從宋而鄭益殆偶鄭嘗伐宋宋求救於魯使者失詞魯怒不出兵鄭乘此隙致平於魯以離宋之黨故今年春鄭來輸平今年夏公即與齊盟已而公與齊鄭又會于中丘以謀伐宋是前乎此魯與宋後乎此魯背宋而與齊鄭皆鄭輸平

公五年六年



所致言輸平者是也。木訥則曰輸平者致平之意而已。蓋許八年所歸之枋田也。輸之意若曰魯能不從宋而反兵救我當以枋田饋魯也。然鄭徒言之而枋未入魯故魯雖不從宋亦未救鄭有所要也。愚按此論尤精。但輸平在六年歸枋在八年謂輸平爲預許枋乃意之之辭。但鄭急於求魯而魯緩於許鄭至歸枋而後魯鄭合則明甚。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左氏曰始平于齊也。木訥曰艾之盟鄭故也。自石門之盟而知齊鄭爲與國。宋伐鄭齊將救鄭則地隔於魯不求魯無以救鄭。春鄭來輸平鄭使反命而齊即爲艾之盟爲鄭求魯也。魯終未救鄭者枋未入也。

秋七月

無事亦書首月備四時也。木訥曰或不書者傳授脫之。

冬宋人取長葛

長葛鄭邑。去年冬圍之。今年冬取之。直書而宋之罪自見。然亦以鄭求魯而魯不救故卒爲所取。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杜預曰叔姬伯姬之嫌待年於父母國至是始歸  
木訥曰其後紀之滅宗廟在鄆歸奉其祀不以存  
亡虧婦道叔姬之賢也故此首錄之愚按莊二十  
九年書叔姬卒八月己亥書葬叔姬聖人拳拳於  
其終始如此

滕侯卒

左氏曰不書名未同盟也陸氏纂例曰春秋諸侯  
卒不同盟者五十二人不書名者九人餘皆書名  
然則凡例之說其可信也哉伊川曰卒不名史缺  
也

夏城中丘

讀春秋

十七

支

左氏曰書不時也高氏閎集注曰鄭既輸平魯未  
之許故城中丘以備之十年而會齊鄭於此蓋中  
丘近宋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木訥曰齊侯前年為艾之盟為鄭求魯也宋取鄭  
長葛而魯不救故齊復使弟年來聘上進退焉年  
歸反命而鄭賂卒不至是年秋公故為宋伐邾以  
動鄭鄭知魯兵不空出明年春遂以枋來歸年之  
來豈為聘問哉為鄭求魯爾又曰稱弟親之也弟



之書於經十有二不奔則叛不叛則殺惟齊之弟  
年不叛不奔而年之子無知亦弒僖公而亂齊罷  
而私之果有益乎

秋公伐邾

木訥曰邾嘗從宋伐鄭鄭輸平於魯以離宋而鄭  
賂不至魯故爲宋伐邾以要之既得鄭賂即從鄭  
伐宋今日爲宋伐邾明日爲鄭伐宋特以賂故而  
邾橫罹其毒故終隱之世邾不復通於魯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木訥曰春秋書天王下聘者凡八責諸侯不朝而

坐受天子之聘也隱在位十一年而天王聘魯者

二亦何有一介之使如京師以答天王之勤哉愚

按諸家多責天王反聘諸侯爲非禮然是時王室  
微弱諸侯強大孔子作春秋正以扶王室豈有反  
責天王之理天王亦豈得已而下聘哉若木訥之  
說亮人情矣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左氏曰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不賓然則  
凡伯亦有以致之矣木訥曰古者王臣蒞事事畢  
衛以出竟單襄公適陳以聘楚候不在疆幸不致



膳單子知陳之將亡今凡伯來聘而魯不加衛過  
衛而衛不加禮戎得伐之以歸所謂司寇詰姦之  
法安在乎穀梁曰國曰伐此一人亦曰伐大天子  
之命也胡安定曰楚丘衛地書于楚丘者衛不能  
救書以歸者凡伯辱命惠謂凡皆直書而意自明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左氏曰齊侯將平宋衛宋以幣請衛先相見故遇  
于大丘注大丘即垂地有兩名在衛任氏曰齊侯  
將平宋衛於鄭衛侯既不敢違齊侯之命又不能  
釋鄭國之怨有異志焉故先遇於垂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枋庚寅我入枋

宛於阮反  
枋必彭反

宛鄭大夫也枋鄭從天子祀泰山時湯沐之邑也  
枋公穀皆作邴木訥曰魯初睦於宋宋伐鄭齊恐  
魯助宋故為鄭求魯魯不應之反為宋伐邾故鄭  
使宛歸魯枋魯得枋始奉社稷以從鄭岷隱曰枋  
者鄭湯沐之邑許田者魯朝宿之邑周衰不巡狩  
朝宿湯沐邑皆無用枋近於魯許田鄰於鄭鄭伯  
利在得許田未敢直取之於魯故先使人歸枋為  
異日取許田之地魯隱不悟其計受而有之故春  
秋書曰我入枋大抵鄭詐而魯愚自鄭人輸平之



後魯多墮鄭計而不自知愚按若如木訥是魯要鄭而得祊也若如岷隱是鄭詐魯而歸祊也二說不同而皆精於考究竊意二說皆是也木訥主前此而言也以魯不救鄭也岷隱主後此而言也以鄭假許田也要之魯鄭皆懷利以相接者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辛亥宿男卒

書卒從赴也不名者史失之也呂氏云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尾屋

尾屋周地齊侯為鄭平宋衛故盟諸侯參盟始此有參盟則有盟主而伯之漸萌矣

讀春秋一

八月葬蔡宣公

杜預隱二年注云魯使大夫會葬故書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浮來公穀皆作包來紀邑也初紀子帛為魯故嘗盟莒于密左氏故以此盟為成紀之好木訥曰前日莒嘗窺魯子帛盟之莒卒不敢加於魯今魯既受鄭賂將空國以赴鄭之求恐莒人之議其後故成紀好而盟之此盟公在焉而莒以微者泣執牛耳豈莒人敢抗公哉公自辱也愚按魯大莒小隱公屈己而甘心與其微者盟必有以也此論得之

公八年

參盟之始



螟

災故書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無駭即違其君而帥師入極者也公孫之子未賜族卒書名或曰貶故去其族然按左傳無駭卒後翁父始爲請諡與族是凡例褒貶之說蓋意之也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南季周大夫南氏季字也諸儒多謂諸侯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今刑則不舉而反遣聘王之不王如此禮樂征伐安得不自諸侯出乎

三十一

春秋

卷一

然不思時至春秋周之衰果何如哉此何異祖父衰病垂絕不責不孝子孫之不養而反責祖父之祈哀耶木訥曰諸侯之抗周室之微極矣聖人著天王再遣使之節所以誅魯不再朝之罪也愚謂隨事實書而魯之罪自見諸儒反以罪周者過耳夫春秋固尊王之書也

三月癸酉大雨雷電庚辰大雨雪

左氏曰大雨雷震書始也大雨雪書時失也於雷震言始於雪言時失夫三月而有大雪又見於大雷之後八日之間陰陽錯繆如此書之記異也穀



梁曰震雷也電霆也夾滌曰霆曜光也胡安定曰  
震霹靂也雷者陰擊陽爲雷之光也

挾卒

挾音

挾魯大夫也未賜族止書名公穀皆作挾穀又以  
爲所挾注云所其氏也

夏城郎

木訥曰郎逼宋魯將比會齊鄭伐宋恐宋擣虛故  
城以備之不暇顧天時民力

秋七月

書備時

冬公會齊侯于防

左氏曰謀伐宋也防公羊作郚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夏彘帥師會  
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營辛未取郟  
辛巳取防

郟反古

會中立謀伐宋也彘先合諸侯以攻之公即乘虛  
以襲之不淹旬而取二邑既取枋於未伐宋之前  
又取郟防於既伐宋之後鄭宋兩失其地魯隱兩  
獲其利矣然何以逃君子之譏木訥曰隱公其先  
蓋賢君也得位之初慨然視千乘如鴻毛將舉而



遜其弟，締交四鄰，息民和衆，自鄭莊以利導之，割  
衾來歸，即君臣掃境以從，鄭伐宋，擒縱擊搏，惟鄭  
所使，由衾田之賂也。視衾爲利，則視千乘之魯，果  
能脫然歸其弟乎？宜菟裘之老不見信於允，而公  
子翬得以行其譖也。利之濁人如此。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戴公穀並作載，左氏稱宋衛旣入鄭，而以伐戴召  
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  
焉。伊川曰：戴，鄭所與也，故三國伐之。鄭戴合攻，故  
盡取三國之衆。諸家多從其說。安定曰：鄭伯無仁

卷五

論春秋

九三

心，乘戴之弊而伐取之，與前說不同。未知孰是。惟  
劉氏則斷謂三國之師衆矣。鄭何以能乘取之？且  
三國伐戴，爾不入戴也，何以能取三師？假曰三國  
已居戴，鄭來圍戴，則各自去，何爲共守此地而爲  
其所取耶？或又云：鄭伯伐三師，取戴而歸，復爲附  
庸，非滅也。戴今之外黃，居鄭北鄙。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木訥曰：郕當齊宋之境上，計郕必附于宋而不事  
齊，故齊魯鄭伐之。左氏以爲討違王命於經無所  
考，不足據。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泰山孫氏曰滕薛陋弱不能與魯抗也木訥曰非天子不旅見諸侯今滕薛旅至魯庭魯侯亦旅見之聖人書曰滕侯薛侯來朝而魯侯之罪著矣

夏五月公會鄭伯于時來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時來公穀作祈黎左於傳又作邾會時來謀入許也木訥曰時來之會鄭志也至入許則以魯主兵蓋成鄭志者魯也岷隱曰鄭處許叔于許西偏後十五年許復國故書入不書滅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翬請公誅相公公弗許翬懼及使賊弑公而立相杜預曰弑而書薨史策所諱隱與相皆惠公之庶子也隱長當立而欲遜相欲遜即予之矣而至十一年不予方欲窮兵貪地古謂不斷者來讒賊之口若隱公者亦可戒也

隱公春秋之初也春秋之初未有伯也而伯之漸已萌蓋是時惟齊為大國惟魯為望國齊以黨鄭伐宋而求魯魯以受鄭祊田忘鄭狐壤見止之讎而從齊故前乎此惟兩君相會至此而



諸侯參會矣前乎此惟敵國相攻至此而連諸侯伐宋矣自參盟而有主盟自連諸侯而據諸侯以伐諸侯故曰伯之漸已萌也向使齊不私於宋而務使宋鄭相安魯不貪鄭之賂而不遠從齊則天下其庶矣乎然則伯之萌齊釐之為而魯隱助之也其初盟邾而後伐邾初盟宋而後伐宋皆利於鄭之入祊而反覆若此尚何以名秉禮之國而遇多事之萌耶

桓公

名軌史記亦名元惠公子隱公弟母仲子謚法

○疏春秋

○九五

王

辟土服遠曰桓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杜氏曰桓公篡立而用常禮欲自同於遭喪繼位者岷隱曰桓公志在得國諱其故而偃然行即位之禮春秋即其實而書之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木訥曰允公賊隱而立懷危懼心故鄭欲會而允無不從鄭欲田而允不敢拒伊川曰公欲結鄭好以自堅故既予許田又為盟胡氏曰垂之會鄭欲



得田鄭志也故稱會越之盟魯欲結好魯志也故稱及木訥又曰謂假田因入枋則有之謂易枋則非也鄭有宋兵不得已而歸魯以枋既得魯援則勢不可以責償故以壁假為名而實責償枋也胡氏曰既歸枋矣又加壁者枋薄於許也先師嘗言許田魯朝宿之邑近許而鄰於鄭有營洛汝潁浸灌之利鄭莊久欲得之故以枋歸之取宋之郕防以予之得許而讓凡皆以投隱公之欲而異許田之得也隱公雖受枋取防郕而辭許鄭無得而強之隱沒而相以篡立急於結援自固故許田卒為

鄭所得

秋大水

志災也夫者非常之辭春秋書大水凡九魯居其八其一言宋

冬十月

書以備四時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左氏謂華督將弒殤公先宣言謂十年十一戰皆孔父之為先殺之公穀皆謂孔父賢而不名木訥

六年



則謂孔父孔子六世祖故不名胡氏曰孔父事殤公無能改於其德然終能死於其難亦可謂賢父者正其名也劉侍讀謂賢而名之者名其君於前不得不名其臣於後

滕子來朝

滕侯爵而稱子或以為貶或以為謙岷隱曰小國爵尊而貢重者多自貶以從其卑春秋從而書之不沒其實也愚按自貶之說晦菴主之以子產之爭為證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夏四月取

郟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伊川曰宋弑其君而四國共成之天下大惡也岷隱曰書成亂於前書取鼎於後不待貶絕而惡自見先師謂郟鼎郟以祭其祖之器也宋不可取之郟魯不可取之宋左氏曰齊陳鄭皆有賂督遂相宋公

秋七月杞侯來朝

岷隱曰杞公爵弱而以侯禮至杞公穀皆作紀

蔡侯鄭伯會于鄧

左氏曰始懼楚也木訥曰鄧在南陽逼於楚鄧侯



曼姓實女於楚今蔡鄭必有畏於楚而託於鄧也然鄧且不能自保庸能庇蔡鄭乎卒之蔡鄭常當其衝無歲無楚師岷隱曰楚城鄧復城蔡鄭亦幾亡然鄭伯牽羊以逆而鄭復存子產執玉帛以抗楚楚亦不能加小國能自強也

九月入杞

左氏謂杞朝魯不敬此討不敬也木訥曰朝未旋踵兵已入境難哉小之事大也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左氏曰修舊好也然隱嘗與戎盟戎伐凡伯矣今桓公再與戎盟戎何信之有而可云修舊好耶

三年春正月

自桓三年至九年皆不書王說者謂桓篡弒無王

公會齊侯于贏

音盈

左氏曰成昏于齊也木訥曰允之娶齊急於得齊以固齊援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胥命者此而已或以爲褒則舉之三王之上謂不盟不誓結言而退爲近乎古或以爲貶則擠之匹夫之下謂不盟不會草次



以見為近於鄙。又有求於褒貶之外者。謂齊方伯謂衛連帥兩不相下而胥命。或又以為交相推長而胥命。然此時齊猶未伯。衛又非能連帥之職者。木訥謂隱八年齊欲平宋鄭。故先與宋衛盟。而鄭不從。十年齊從鄭伐宋。而衛亦從宋入鄭。齊衛不過各附其所。與實未嘗有怨。至允二年宋遭華督之禍。而衛其所附齊鄭。會于稷。以成宋之亂。而宋已附于齊。是時衛既願和於齊。齊亦欲成好於衛。無仇可解。何侯乎盟。故以交相見而書之曰胥命爾。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郕魯地。公羊作盛。杞侯公穀作紀伯。岷隱曰魯嘗入杞。杞來求成。故會于郕。甚哉杞之可念也。威公之時杞侯來朝歸而見入左氏曰杞不敬也。僖公之時杞子來朝歸而見入左氏曰杞不共也。杞小來朝豈不敬共。良由微弱不能備禮。故身雖行禮而不免見伐於人。尤可念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杜氏曰歷家謂日光以望時。暹奪月光。故月食日月同會。月奄日。故日食。然聖人不言月食日闕所



不見公羊曰既盡也伊川曰食盡為大異

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公會齊侯于謹夫人姜氏至自齊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會于贏求婚于齊不當親而親非禮也公子翬如齊以逆女當親而不親非禮也齊侯送姜氏于謹越竟送女非禮也公會齊侯于謹夫人姜氏至自齊是齊侯送姜氏公受之于謹亦非禮也使其弟年來聘致夫人也由齊侯寵愛之太過亦非禮也卒之二國之亂皆基於此故春秋備書其事

有年

四

讀春秋

卷二

水

穀梁曰五穀皆孰為有年公羊曰以喜書也或曰記異愚恐求之過也謂相不當有年為異而書則蟲與大水無冰皆當為相之常又何為書春秋豈專記人之凶荒而不幸人之豐孰哉各書其實爾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穀梁曰遠也張氏曰魯之大野乃田狩之地而遠涉郎見相公心不在民而志於行樂木訥曰郎今之單父魯臺也地近宋昭公九年築郎囿其後遂為田獵苑囿之地蓋基於今日之狩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左氏注謂宰官渠氏伯糾名也公穀謂伯糾字也木訥謂太宰字而不名渠伯糾是也劉氏胡氏張氏皆曰伯爵也糾名也宰天下者不名今名賤也未知孰是木訥又謂王臣下聘者八聘允者獨三允之罪尤著而周之聘尤亟以是知周之自取微弱也杜預曰不書秋冬史闕文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左氏曰陳亂再赴也陸淳曰甲戌下脫文木訥曰先儒疑甲戌下有陳佗殺太子免一事蓋明年直書殺陳佗若無張本

讀春秋

卅

夏齊侯鄭伯如紀

左氏曰欲以襲之紀人知之紀以微國一旦二大國之君無故來朝能無疑乎疑而備之齊侯不得志而歸聖人書之爲紀侯去其國張本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叔周大夫也仍叔之子父老子代從政也不官未命者也實書而世官若任子弟與輕王命皆可意見仍叔穀梁作任叔木訥謂來聘徵兵也鄭伯不庭王將伐之徵兵諸侯鄭莒於齊魯蒙齊之莒故魯不從而仍叔之子爲虛行愚按事勢則有之



然亦意之爾

葬陳相公

使會葬故書

城祝丘

書不時也集注曰莊十四年姜氏合齊侯于祝丘是齊魯兩境上之邑也時齊將襲紀魯嘗謀紀之難畏齊之來討城此以備之也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鄭伯不朝天子率諸侯親征從之者三弱國而已又不能無畏齊比鄭之心故不能躬擐甲冑而以微者行胡氏謂戰于緡葛而不書戰王卒大敗而不書敗又以存天下之防也

大雩

旱祭也書記災也天子雩帝用盛樂謂之大雩魯僭用天子禮樂故大雩春秋書大雩者二十一侍讀劉敞曰說者皆曰成王康周公故賜魯以天子禮樂吾未知其然昔者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實始為墨翟之學由是觀之使成王之世而魯已郊矣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也始由平王以下乎



冬蝻

書災也。夾深曰：古曰冬蝻，今曰蝗。

冬州公如曹

張曰：州，河內地邑名也。戴曰：州公畿內諸侯，嘗為三公。伊川曰：不能保其國如曹，遂不復戴。又曰：畿內諸侯不能自存，此春秋大事故書。

六年春正月寔來

寔，州公名。來者自曹來魯，承上文故簡，或曰闕文。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謀齊難也。齊欲圖紀，紀魯甥也，以魯婚於齊，故求魯而公會之。成，穀梁作郕。

秋八月壬午大閱

左氏曰：簡車馬也。注謂備鄭。戴氏曰：仲冬教兵，名曰大閱，大閱非諸侯所得為也。況以秋八月行之，蔡人殺陳佗。

伊川曰：陳佗弑卅子而竊位，故書曰陳佗。陳厲公，蔡出也，故蔡桓公殺陳佗而立之。佗，天下之惡人，皆得而誅之。蔡侯殺之，實以私也。書曰蔡人見殺，賊者衆人之公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同莊公也伊川曰冢嫡生故書岷隱曰春秋十二公惟莊公爲嫡長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故得書於春秋

冬紀侯來朝

左氏曰請王命以求成於齊公告不能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岷隱曰焚林而田也古者昆虫未蟄不以火田仲春之月蟄虫已啓萬物孳生豈容以火田耶劉氏曰咸丘邑也火田而咸丘焚也杜氏以爲火田非也禮有火田豈得譏其盡物哉今云焚咸丘豈止

讀春秋一

火田而已乎公穀皆謂火攻謂咸丘爲邾之邑劉氏辨之曰若誠火攻當曰伐咸丘焚之今止曰焚咸丘無兵意木訥亦曰豈有邾邑而不書邾咸丘耶然則因火田而焚咸丘者近之集注曰咸丘魯之近齊者孟子以咸丘蒙所問爲齊東野人之語先師謂咸丘即鉅野郎之近地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葉石林曰穀伯鄧侯失地之君也諸侯失地以奔來者書以奔以朝來者書以朝木訥曰穀鄧皆在南陽逼於楚距京師八百里京師至魯又六百里



合千四百里之遙其間越蔡越許越陳越曹越宿  
及邾而朝於魯蓋爲楚所逼失地而奔越大小七  
國而不見容者懼楚也至魯遠於楚而容之故朝  
於魯以朝禮見故書朝以失地故書名終春秋不  
復見於經意其滅於此也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穀梁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陸氏纂例曰  
趙子曰周雖以建子爲正至於祭祀則用夏時本  
月以行四時之祭胡氏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  
在商周革命改正示不相沿至於敬授民時巡狩

讀春秋

北也

承享猶自夏焉愚意天時無可改易之理聖人無  
謂冬爲春之事商之建丑以異於夏周之建子以  
異於商皆以革命欲整一人心故以此月爲歲首  
受朝饗耳其建丑之爲十二月建子之爲十一月  
固自若也建丑建子之爲冬建寅而後爲春固自  
若也聖人作春秋書春正月夏四月秋七月冬十  
月正以順天時正人事所謂行夏之時見之行事  
者也周實未嘗改天時孔子亦初非改周制也自  
漢儒有三正之說杜氏有周正月今十一月之說  
諸儒遂以春秋之春爲今日之冬每於繫時繫月



之事隨事生說以爲非時而譏之今以夏時參之未見其有非時者若此所書正月烝正以烝爲冬祭春正月行之非禮耳春秋非夏正而何哉杜氏得汲冢書亦皆夏正

天王使冢父來聘

岷隱曰威公即位八年矣天子之使三至于魯周之無政魯之不臣不亦甚乎木訥則謂冢父此來謀紀之婚也愚謂王室弱諸侯強禮之倒置固甚矣然其來聘亦必各以其事魯強無求於周而周弱反有求於魯此其所以下聘之類歟或譏天子反下詔不臣之諸侯然周之君臣亦何故無爲而行此此亦當論其世諒其情也

夏五月丁丑烝

公羊曰烝也穀梁曰烝冬事也春夏與之黷禮也岷隱曰春正月烝已非時况五月而又烝乎

秋伐邾

泰山孫氏曰不出主名微者也東萊呂氏曰微者也其事不可得而詳也天子在上諸侯擅相侵伐君子以爲無王此春秋所以作也岷隱戴氏曰隱公嘗親伐邾今雖大夫亦不行益卑邾矣其後僖

桓公八年



公卑邾而不設備是以有升陞之敗愚按呂之說正論也總論也而戴之說亦其一事之戒

冬十月雨雪

岷隱曰孟冬之月陰氣始凝驟有雨雪陰氣盛也愚按諸家多以冬十月爲今之八月雨雪非時今岷隱以夏正冬十月言之理亦未嘗不明嘻果八月也聖人恐未必誣天而書秋爲冬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劉氏權衡曰天子娶后當使同姓諸侯主其辭命祭公逆后于紀使我主其禮也岷隱曰祭公至魯

一讀春秋

三七

遂往逆后此天王之命非祭公自爲之紀魯甥也咨謀於魯而行木訥曰齊將滅紀紀託於魯魯勢不能比紀於是爲之謀俾納女於王託王爲重焉蓋自五年齊欲襲紀紀懼求魯六年會于成秋又來朝今春家父來聘則謀婚也今祭公來因不反命而遂逆王后齊侯繼此不復犯紀僖公沒襄公始滅紀納女亦延紀數年愚按劉以禮言戴以情言趙以事勢言可以參考過於諸家之專主譏詆者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和八年 九年



此祭公所逆王后也。岷隱曰：方其逆也，稱曰王后，自王命言之也。及其歸也，謂之季姜，由父母家言之也。

夏四月，秋七月。

書以備四時。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杜氏注：曹伯有疾，故使其子來攝。胡氏曰：曹何急於朝魯而使世子攝哉？木訥曰：使不幸未還而曹伯卒，則國非其國也。

十年春，王正月，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

讀春秋

三八

泰山孫氏曰：此年復書王者，王無十年不書也。夾深鄭氏曰：桓公立五十五年卒，而莊公射姑立五月而葬，得葬也。

秋，公會衛侯于挑丘，弗遇。

衛自宣公即位，未嘗與魯通。至是為會期，而終背公，更與齊鄭，故弗遇。挑丘，衛地。愚意：郎之戰兆此。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鄭忽有功於齊，而魯為班後，鄭怒，請師于齊。齊以衛師助之，安定曰：言來戰者，不予三國加兵於我也。戴曰：主兵者鄭也，而首齊，齊以鄭故忘婚姻。



之好合師來伐也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三國既來戰又為此盟以謀魯木訥曰其後齊僖鄭莊衛宣皆至死不復通於魯則斯盟固矣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七月葬鄭莊公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鄭莊公立四十二年卒初娶鄧曼生世子忽又納宋雍氏女生庶子突莊公卒忽嗣立是為昭公宋莊誘鄭權臣祭仲執之使廢嫡立庶於是突入而忽出奔伊川曰忽國氏正也不能有其位故不爵

讀春秋

三九

突不稱公子不可以有國也愚按鄭莊伐王大逆不道身死國亂者二十五年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柔大夫之未命者蔡叔蔡侯弟也岷隱曰威公方與齊衛鄭為仇遂求宋陳蔡為好而使大夫盟其君可乎木訥曰內大夫專伐自無駭始內大夫專盟自柔始

公會宋公于夫鍾冬十有二月公會宋于闕

夫音扶

木訥曰突以不義而篡其兄宋以不義而責其賂魯允屢為會欲平之而宋不從宋莊固小人允亦



不自量矣。允嘗賂鄭許田以求定位，又嘗受篡逆之賂器於宋，安能使宋不求賂於鄭耶？石氏曰：此年至明年，公凡五會宋，欲平宋鄭而宋卒不從。故明年與鄭盟武父，而冬與鄭伐宋，惠謂鄭忽嘗求齊伐魯，今突入鄭而忽出奔，故魯相拳拳黨鄭者，欲固突而拒忽爾。夫鍾郟城公羊作夫童。

十有二年春正月

書春正月，以存四時之始。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隱公四年莒伐杞，取牟婁。自是遂不平。莒杞皆魯

東鄰，故為盟以平之。曲池，魯地。公羊作毆蛇，杞公穀皆作紀。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宋既執鄭祭仲，使立突，責鄭賂不已。魯又為此盟，欲平之。燕南燕穀丘左氏於傳，又作句瀆之丘，乃鄭所取，故戴之國會于此。蓋侯鄭而鄭不果來也。先師嘗言宋鄭無可平之理，魯相非能平之人。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躍厲公也。蓋佗之子，立七年卒。初桓公死，子免不得立，而弟佗篡之。今厲公死，子完又不得立，而弟



林伐之

公會宋公于虛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于穀丘于虛于龜公皆就宋地會之宋猶不從故與鄭盟謀伐之

丙戌衛侯晉卒

再書丙戌杜曰國史成文也孫泰山胡安定皆曰羨文也鄭夾滌曰丙戌一日也不應再書丙戌非後申則前子○衛侯晉者衛宣公也立十九年卒晉殺伋壽而立朔國人出朔而立黔牟

讀春秋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魯五為會欲為鄭平宋而宋不從魯鄭所以不平而連師伐之戰于宋者魯鄭深入伐之而宋應之故戰耳諸家以既書伐又書戰言褒貶者不一愚恐聖人亦書其實爾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于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左氏以為鄭與宋戰公羊以為宋與魯戰穀梁以為紀與齊戰胡公安國以為齊合三國以攻紀魯鄭援紀而與之戰劉侍讀以為前年我師及鄭伐

二十三年十三年



宋故宋今歲來報怨蓋以經文先止書會鄭紀次書及之戰者四國而不書戰之地故諸說各得爲之辭孫泰山胡安定則皆謂齊以郎之戰未得志于魯今因宋鄭之仇故帥衛燕與宋來伐魯魯親紀而比鄭故會紀侯鄭伯以敗四國之師不書地戰于魯也此說視衆說尤明白愚按此役月師者凡七國魯紀鄭爲一黨而魯爲之首若紀則懼齊欲滅紀者也若鄭則怨宋責賂於鄭者也魯則紀其自出鄭其所黨故書曰公會紀鄭此魯爲首也齊宋衛燕爲一黨而齊爲之首若齊衛於魯則有

春秋

讀春秋

四一

夏

戰于郎之怨若宋於魯則有戰于宋之怨若燕則比宋與兵謂魯穀丘之盟爲不信而齊則欲滅紀又德鄭忽而助忽攻突且怒魯之屢盟以平突是齊於魯紀鄭皆有憾故書齊爲主兵此齊爲首也

三月葬衛宣公

衛惠公先從齊伐魯而後葬宣公

夏大水

書災

秋七月及十月

書備四時

桓公十三年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岷隱曰魯隱與宋為怨故一意與鄭為好木訥曰鄭突之立雖以宋宋責賂不已而憾之所與者魯而已前年因魯敗宋德魯益深故今春會公夏又來聘同惡相濟會魯無可求援也會于曹杜氏謂曹預會集注謂鄭伯欲結曹好故公往會之也

無冰

諸家皆以周之正月為今之十一月十一月無冰為災故書然使果十一月無冰則尚有十二月尤寒冰之有無方於此決未可遽以十一月無冰為

讀春秋

四十二

任應

災而先書之也蓋至十二月無冰及春正月東風解凍終於無冰則無冰決矣始以災而書爾杜氏曰無冰書時失也岷隱曰詩曰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二之日今十二月三之日今正月也十二月取水正月藏之今威公春書無冰無藏冰也去年十二月時燠無冰今年之春無冰可出春秋於是時而書之以此考之則春秋之正月殆即今之正月歟

夏五

穀梁謂夏五傳疑也胡氏謂疑而不益見聖人之



謹也孫泰山胡安定皆曰聖人專筆削豈不能刊  
正後人傳之脫漏耳胡又曰或言夏鄭伯使其弟  
語來盟其五之一字為羨亦通愚按合從傳寫脫  
漏之說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木訥曰鄭突之立內恃祭仲而已國人不與也外  
恃魯而已鄰國不與也使其弟來盟或者諸大夫  
不心乎突也語穀梁作禦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御廩藏粢盛者也嘗秋祭也御廩災三日而嘗左

論春秋

四十四

任案

氏謂書不害也公羊乃謂遇災不如勿嘗劉氏辨  
曰見災而懼可矣豈可廢宗廟之祭穀梁又謂以  
災餘者祭為不共夾添辨之曰廟祀必十日戒身  
越三日而嘗則粢盛已出廩乙亥嘗非災之餘也  
嘗常事不書為御廩災而嘗故書諸家乃以八月  
為六月謂夏不當行秋嘗而譏之不知嘗以秋八  
月此正可為春秋用夏正之驗何紛紛為

冬十有二月齊侯祿父卒

祿父僖公也立三十三年入春秋者二十五年子  
襄公諸兒嗣立按僖公倡參會為胥命黨鄭以叛



王陵紀以讎王終宋鄭之爭，囂然有圖大之心，而才不及，適爲擾而已。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左氏曰：宋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木訥曰：勢不敵者資於人，宋於鄭非不敵也。乃連五國之兵以伐之，且出忽立突者，誰歟？已立之而已，疾之不仁哉。宋莊也。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左氏曰：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泰山孫氏曰：諸侯貢賦不入，周室財用不足也。愚謂天子錫諸侯以車，今至無車而反求之，諸侯可悲矣。

三月乙未，天王崩。

相王也。入春秋三年而立，立二十三年崩。嘗因鄭莊無禮而伐之，繻葛一敗，周益以衰，既崩而喪禮不備，七年乃葬，可悲矣。太子佗立，是爲莊王。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自十二月卒，至今五月而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祭仲專，突使其壻雍糾殺之，泄突乃出奔，書伯後得鄭也。書名，公羊謂奪正也。愚謂突忽並果不書。



名何以別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書世子書復歸正也然始見逐終見殺故不成其  
爲君

許叔入于許

隱十一年鄭分許使許叔處東偏今鄭莊沒而鄭  
亂故許叔得入許蓋許之失國者十有五年

公會齊侯于艾

左氏曰謀定許也先師嘗言初與鄭入許者齊魯  
以許與鄭者亦齊魯今謀定許者又齊魯齊魯二

讀春秋

四十六

任

君非能蓋前人之愆魯本與突許實怨鄭定許所  
以撓忽也木訥曰自郎之戰齊不通魯齊僖卒魯  
會葬襄公立會于艾齊復通彭生之禍始此艾穀  
梁作蒿公羊作鄆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皆附庸也旅朝諸侯事天子之禮魯不當受旅朝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歷音

夾滌曰櫟鄭別都左氏載突因櫟人殺檀伯遂居  
櫟二年而昭公弑又一年而子亶殺至莊十四年  
使人說傅瑕殺子儀而自櫟入鄭是爲厲公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禮記反

袤宋地公羊作侈左氏曰將納突弗克而還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去年冬伐鄭納突未克今再納突也納突非正也伊川謂突善結諸侯故皆爲之致力王氏曰突之未出也宋欲有所責故嘗伐之突之既出也宋懼無所得又欲納之始鄭不和魯嘗以鄭伐宋及突既出魯又與宋伐鄭反覆皆私也左氏曰書至自伐鄭行飲至之禮也伊川謂以見勤勞於鄭突

冬城向

失其反

春秋

四七

王

左氏曰書時也謂城以冬也自漢儒言三正而公羊杜預謂周之冬今之秋諸家遂一變其說反以爲譏非時不知周之改正不過以建子之月行朝饗之禮以示不沁商耳天之四時豈可改也哉天豈以周建子而改冬爲春也哉向木訥謂隱二年莒所入之向也計其後爲莒所滅地在莒莒境上故城之魯莒之爭自城向始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朔立四年左右公子惡其嘗讒殺壽殺之故逐之

桓公十六年



而立黔牟，立八年而齊襄納朔衛，凡亂十有五年，乃定。公羊謂朔得罪於天子，張氏疑公子因而逐之。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黃，齊地。盟者為紀平齊也。齊之圖紀於是十有二年矣。魯為紀納后於王，故紀雖從魯，鄭敗齊而齊僖不敢報怨。齊僖猶畏義也。僖公卒而襄公立，春與魯盟于黃。夏與魯戰于奚。齊且無魯，豈為魯存紀，故紀卒為齊所滅。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雒。

邾，魯之屬國。儀父，邾大夫也。盟于雒，魯與邾之盟也。

雒，魯地。左氏曰：尋蔑之盟也。岷，隱曰：隱公初與邾盟于蔑，其後躬自伐邾，威公今與邾盟于雒，未數月即與宋衛伐邾。木訥曰：儀父必有不心服乎允者，故秋有及宋衛之伐。愚按邾本魯附庸，魯不能撫服之，故終春秋邾列於諸侯，與魯迭勝負。

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不書夏，闕文也。穀梁有夏字，奚，魯地。穀梁作郎。左氏謂戰者疆事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夾，祭曰：蔡相侯立二十年卒，無嗣，國人召其弟子。



陳而立之是為哀侯獻舞杜預曰獻舞即蔡季也  
惟何休稱蔡侯欲立獻舞而疾季季避之陳蔡侯  
卒季歸奔喪無爭心好事者遂比之季札形容備  
至謂字之者賢之也是季與獻舞為二人胡安定  
曰蔡季者蔡桓侯之弟弟季當立歸者善辭也時  
多弑奪明季無惡字者諸侯之弟例書字然則季  
即獻舞而安定之說為平

癸巳葬蔡桓侯

春秋葬而書侯者惟蔡桓故多異說或曰獨請謚  
於天子故以本爵也或曰葬皆稱公此獨稱侯文  
之誤也惟安定曰爵稱侯正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

左氏曰宋志也注曰邾宋爭疆魯從宋志背趙之  
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不日缺文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樂公與夫人姜氏  
遂如齊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樂盧篤反  
又音洛

左氏載公將與姜氏如齊申繻諫不聽如齊齊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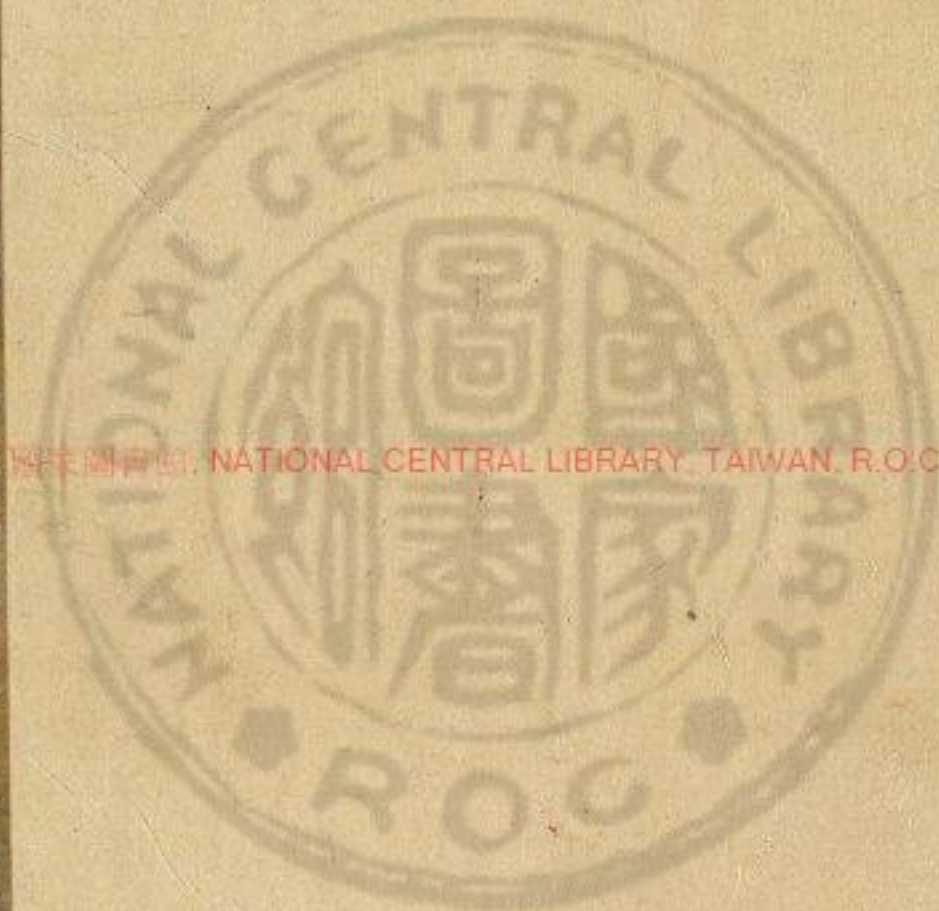


通焉公調之以告齊侯誘殺公春秋此年始終惟  
詳書此事戚之也辭雖婉而跡自著姜氏蓋預弒  
傳稱相公預弒隱公而立其既立也成宋之篡  
亂而納郕鼎因杞之來朝而入杞國天王之來  
聘者再而未嘗遣一介之使如京大雩大閱僭  
也焚咸丘伐邾不仁也不及隱公之賢多矣三  
年娶于齊十年因爲班後鄭鄭忽有功于齊請  
齊伐魯與齊戰于郎婚姻之誼幾絕自齊僖公  
卒而襄公立十五年魯復會齊于艾十七年雖  
有奚之戰十八年再會于濼姜氏與齊襄有禽  
獸之行相公竟見殺于齊此相公始終之大槩  
也其間會宋公陳蔡以圖糾合乎其大盟杞侯  
莒子以畜糾合乎其小右不正之鄭突平宋鄭  
之交兵六求宋而不得一轉而與宋仇雖志在  
諸侯而發不以正徒擾擾爾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七終



宋本黃氏日鈔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八

讀春秋二

莊公

名同桓公子母文姜謚法勝敵克亂曰莊

元年春王正月

先儒多謂君弑子不書即位愚恐國亂不行即位之禮耳父見殺於齊母預殺而留齊未返即位何忍故左氏曰不書即位文姜出故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

經亦作孫

奔也諱之曰孫孫遁也以預弑君故奔左氏謂不稱姜氏絕之也然明年仍書姜氏此恐承上文省之耳

夏單伯送王姬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傳亦作館

單伯周大夫也王將嫁女于齊命魯為主然君方見弑於齊故築館于外穀梁曰仇讎之人非所以接昏姻也襄麻之服非所以接介冕也孫氏曰不若辭而勿主。單伯公穀皆以為魯大夫送公穀皆作逆諸家多從之岷隱曰魯無單伯其為周之卿明矣然諸家既多從公穀似難質言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士礼成



莊公也立七年嘗兩會諸侯伐鄭納突既卒而宣公杵臼立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止齋曰桓篡立終其身不請命而追錫命故王不書天孫氏曰不書天者脫之愚謂孫說是也豈有貶天王之理

王姬歸于齊

魯主之故書

齊師遷紀邢郛郛郛音丁反郛音吾

杜氏注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

讀春秋二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會之故書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慶父莊公庶兄也莊公時年十五於餘丘邾邑也

胡氏曰莊公幼年即位慶父首上兵卒致子般之禍許氏曰堂堂之讎國弗圖而伐於餘丘木訥曰

孟氏之孽基於此

秋七月齊王姬卒

公羊曰曷為錄我主之也檀弓曰莊公為之大功

此則知有齊而不知有父矣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諸若

左氏曰書姦也禚齊地公羊作郛

乙酉宋公馮卒

馮皮水反

莊公也立十九年卒而閔公捷立馮得位於弒君之華督黨鄭突以傾勿責突賂而伐鄭魯桓凡六請平而不許蓋亂而貪者也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溺魯公子衛侯朔在齊會齊伐衛謀納朔也朔不正之種得罪於王豈宜納之穀梁曰惡其會仇讎伐同姓夏四月葬宋莊公

讀春秋二

五月乃葬于捷繼立而葬之也

五月葬桓王

左氏曰緩也蓋七年矣周之事勢可想

秋紀季以鄆入于齊

鄆戶反

季紀侯弟也鄆紀邑也自齊遷其三邑紀已不可為國紀侯將去其國先使弟季以鄆入齊為附庸以存宗祀知必不得免擇禍而取其輕寧身無國無寧前人無祀也春秋蓋悲其意而書之

冬公次于滑

公將救紀而鄭辭難故次于滑而止滑鄭地公穀



作郎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杜氏曰享食也兩君相見之禮非夫人所用或曰享必于廟此亦爲之名耳岷隱曰甚矣文姜之惡也始焉孫于齊猶有所愧中焉會齊侯已無所懼今焉享齊侯于祝丘其無忌憚甚矣祝丘魯地

三月紀伯姬卒

泰山孫氏曰紀伯姬隱二年紀裂繻所逆內女也書其卒爲紀侯大去其國而齊侯葬紀伯姬起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紀侯大去其國

讀春秋二

四

本

岷隱曰齊欲滅紀幾二十年至是與陳侯鄭伯遇于垂意將以入紀也紀侯度不能自全故一旦大去其國夫去者棄其國之所有盡室而逃焉按左氏謂紀侯不能下齊分國與季使入齊而後大去其國故先儒多謂存祀故不書滅公羊乃謂此爲齊能復九世之讎昔哀公享平周紀侯諳之也然諳非手刃之也何名讎况九世乎齊侯未嘗有是心春秋未嘗有是言凡言春秋復九世之讎者誤也傳有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齊襄公殺魯桓公桓襄死而莊公與齊相盟春秋已不非之易世故



也况九世而言語無迹不可名讎者乎誤漢武之  
虛耗天下者此語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陸氏微旨曰齊人并人之國而禮葬其妻是豺狼  
之行而爲婦人之仁也

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禚諸若反

王氏曰始與讎接也禚公穀並作郛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岷隱曰齊侯出師在外姜氏往會之故書曰如齊  
師婦人在兵間施面目於三軍中豈容以人道責

五九六

講春秋二

五

哉木訥曰前日會于禚享于祝丘猶曰託享會之  
禮也今三軍之衆而掩然無忸怩之心無恥極矣  
秋邾犁來來朝

邾微國或曰附庸犁來其名書朝能以朝禮見也  
其後卒能從齊桓尊周室王命爲小邾子邾公羊  
作倪犁公穀皆作黎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伐衛所立之黔牟以納惠公朔也天子惡朔不使  
朔後衛明年春王人子突救衛則諸侯之納  
逆矣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秋公至自伐衛

安定曰諸侯伐衛以納朔天子不克救朔卒為諸侯所納天子威命盡矣先師謂猶愈乎不救書王人子突之救以王法尚行於此也勢既已去烏能必勝哉正月公羊作三月

螟

書災

冬齊人來歸衛俘

齊人主兵伐衛故分俘獲於諸侯俘三傳皆作寶

春秋

讀春秋二

六

又

諸儒多從之胡氏援俘厥寶玉為說合以經文為正然皆不過以俘獲為賂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左氏曰齊志也蓋齊入魯之地齊襄之惡尤甚矣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恒星常見之星恒星不見左氏謂夜明也星隕如雨奔流如雨之多也岷隱曰天者積氣所為日月星辰麗焉故常與是氣流轉於其間今星隕之多如雨則氣之消散可知春秋書此比他異尤重恒穀梁作昔隕公羊作實



秋大水無麥苗

岷隱曰大水者陰氣盛也木訥曰無麥苗說者以麥苗爲二物麥且未艾安得復有苗愚謂木訥以麥苗爲一物是也謂麥且未艾則非也若春秋之秋果爲今之五六月則麥已熟於四月其刈之久矣固不應與稻禾之苗同時爲二物然五六月之間苗方向茂又豈可謂麥且未刈安得復有苗耶愚按經文本明白天時無可改之理周雖建子無改夏爲秋之事春秋之所謂秋即今日之秋麥種於秋始種爲苗秋有大水故無麥苗耳苗凡植物始生曰苗藥亦曰藥苗麥苗即麥之苗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岷隱曰春會于防猶魯地也冬會于穀則齊地也一歲再會稔惡已極無知之禍行且及矣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治兵夏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秋師還

呂氏曰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陳人蔡人卒不至故甲午復治兵至夏而後師及齊師圍邾也木訥曰魯之與邾未嘗有一日之憾莊公無故出師而次于郎此何名哉故陳蔡有所不從故邾雖不



支寧降於齊而不降於魯夫邾介齊魯之間魯疑與齊伐邾邾將服齊而不服我故先遠求陳蔡及二國不至不得已而求齊齊至則邾固非我有矣岷隱曰兩國之師圍邾邾降齊而不降魯魯人之愧不亦甚乎齊師方銳魯師已老迂延日久不還何待崔氏曰歷三時而師還春秋所以始終其事而見其惡傳謂師還而君子善之者誤矣治公羊作祠邾作成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無知者僖公母弟年之子有寵於僖公禮秩如適  
襄公紕之連稱管至父戌葵丘請代弗許遂因之

作亂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初無知虐雍廩至是遂殺無知書齊人者先儒謂討賊之辭夫人而得討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饒

其器反

謀納公子糾也既公殺皆作暨

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

魯方納子糾小白自莒已先入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九月方葬齊亂故也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乾音

謂伐齊為復讎木訥曰為齊主昏矣從齊伐衛矣受齊送俘矣及齊圍邾矣豈今一旦背好而復讎且莊公所納者正讎之子而名復讎可乎愚意惜不能以此師復讎而以納糾爾呂氏曰書我師敗績則凡例謂內不書敗者謬矣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岷隱曰言魯人拱手就命齊人取之猶一夫耳木

讀春秋二

九

訥謂縱之可也殺之已甚威公但欲絕亂原而不顧

冬浚洙

洙魯城北水浚之深備齊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上酌反

說者謂報乾時之役也然長勺魯地也齊兵先涉吾地魯潛知逆而敗之耳據傳皆曹劌之為然惜其不用於齊襄之世以復父之讎也

二月公侵宋

長勺之勝蓋亦偶然莊公遂因之侵宋

三月宋人遷宿



宿微國木訥曰宿宋之附庸介於魯宋魯侵宋宋疑宿之微爲魯所逼遂遷其國使內近於宋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乘丘在宋

魯方敗齊侵宋故齊宋次師于魯之郎次者齊方謀伯念不得魯無以合諸侯故宿師于郎將以紿魯爾魯用公子偃之謀乘宋師不整先敗之齊亦還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荆楚也吞噬中國始此於傳則息媯過蔡蔡侯曰吾媯也止而見之不實息怒請於楚而伐之舞殺

梁作武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桓公之出也過譚譚不禮歸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故首伐之然伐其失事大之禮可也滅之何耶岷隱曰齊威反國以無禮滅譚晉文反國以無禮侵曹伐衛伯者用心類如此况望其以公滅私乎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鄆魯地也宋報乘丘之役來侵魯乘其未陳再敗之

秋末大水

十年 齊桓二年 荆始侵中國 齊滅譚為滅國之始



杜曰公使弔之故書魯雖再敗宋而猶不幸其災也

冬王姬歸于齊

歸齊桓公也書我主之也二王姬皆莊王女其一既歸齊襄其一又歸齊桓姊妹爲婦姑非順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音

紀侯既大去其國而紀季先以鄆入齊宗廟在鄆故叔姬歸奉其祀岷隱曰紀侯去其國至今七八年叔姬之隨其去與其所寓皆不可知惟書其歸又書其卒又書其葬勤勤儼儼若有哀於叔姬者君子是以知叔姬之賢也

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萬者南宮長萬多力之士也乘丘之敗嘗獲於魯閔公不復敬之及是與閔公博遂弑之仇牧聞而往萬又批殺之左氏譏仇牧不知警言公羊賢其不畏強禦毅梁嘉其衛君諸家或以書宋萬爲國氏或以書及爲壯其節又或以爲累議論紛紛愚謂聖人不過書其實何有義例若書萬而不書宋則爲何國之事既弑其君又殺其大夫不書及則將何以爲文弑逆如此尚待義例而後見其罪也哉



捷公羊作接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安定曰八月弑君十月出奔臣子不討賊可知按傳相公立請萬於陳醢之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比杏及孟

比杏之會齊威圖霸之始也左氏以為平宋亂或者因之以起事歟衣裳之會十有一比杏實為之首故書爵列於諸侯之上自周東遷諸侯紛紛若鬪獸今而後知尊周室以信義相維矣孔子曰九合諸侯一正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朱文公曰楚在春秋非威公過之周室必為其所并

夏六月齊人滅遂

比杏之會遂人不至齊遂滅而成之蓋借以恐動諸侯然滅之何甚也此其所以為霸歟

秋七月冬公會齊侯明乎柯

安定曰公不及比杏之會齊既滅遂公懼其見討故為此盟岷隱曰齊威圖霸其先結宋其次結魯宋魯從而小國皆從之矣故為此盟說者或以為譏魯忘父之讎再通于齊武夷胡氏辨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今易世矣威公始合諸侯安中國



攘夷狄尊天子若修然怒鄰而危其宗社可謂孝乎故柯之盟公與齊侯皆書爵以爲釋憾而平可也公羊載曹子干盟齊爲歸汶陽之田謂齊威信於諸侯自柯之盟始木訥趙氏辨之曰經不書歸田况汶陽之田至鞍之戰而後能取此無足據者蓋蘇氏亦嘗謂此春秋之後好事者之說也然公伐齊納公子糾正齊威所讎魯又敗齊于長勺郎之次齊又不得志而還齊宜怨魯者今釋前憾而爲是盟宜諸侯之心服謂齊威信於諸侯自柯之盟始其說是也其事非也

讀春秋

十三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

左氏曰宋背北杏之盟也齊請師于周故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木訥曰宋背北杏之盟齊若釋而不伐宋則諸侯攜矣岷隱曰會以結之伐以威之而後宋之從齊益固挾天子以令諸侯則威公之本謀也單伯周大夫或曰魯大夫未知孰是然左氏見國史若魯大夫也恐不應春伐宋而夏方會伐胡氏曰穉人者將卑師少也齊自管仲得政城譚之後二十年間未嘗遣大夫爲主將亦未嘗動大衆出侵伐蓋以節制用兵而賦於民薄矣故



能南摧強楚西抑秦曾莫能與之爭也或以爲賤齊稱人誤矣

秋七月荆入蔡

左氏載蔡嘗請楚滅息楚子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而猶未言楚故伐蔡以悅之泰山孫氏曰荆入蔡齊威猶未能救中國也木訥曰先治內而後治外霸之序也齊威圖霸三年得魯而失宋諸侯蓋未協也而荆又入蔡齊威蓋患之而未有以制也其後凡十二年諸侯協從中國無釁而後伐之亦足見楚之強不可俄而服而齊威之持重有謀不爲不審之計以敗中國也或者於此責威公不能服楚蓋書生之論非燭理者也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音

左氏曰蓋衛朝自違王命入國不通諸侯者九年鄭突自遇垂以來不通諸侯者十一年今亦不敢不至矣宋服故也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音

左氏曰齊始霸也木訥曰宋也踰年再會于鄆懼諸侯之離也霸當在十六年幽之盟爾

夏夫人姜氏如齊



石氏曰襄公既死又如齊失禮甚矣許氏曰禮防一弛復起越竟之恣而遂成如昔之姦張氏曰文姜播惡於齊襄之時齊威圖伯絕之義也以欲求魯定霸而不之拒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鄭鄭人侵宋

鄭宋之附庸而叛宋故齊為宋伐鄭宋主兵故序宋在齊上鄭以宋舊怨間之故反侵宋是背齊盟也故明年宋齊衛伐鄭鄭突處標者二十年一旦得鄭遽興修怨之師猶未知世有伯主也鄭公羊作兒

冬十月

書以備四時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鄭嘗侵宋故齊率諸侯為宋伐之而宋主兵許氏曰中國諸侯宋為大既為之服鄭又為之報鄭宋自是與齊為一宋親而中國諸侯定矣

秋荆伐鄭

鄭伯突自櫟入而緩告于楚楚故伐之木訥曰楚將憑陵中國蔡鄭當其衝首罹其害自鄭從幽之盟楚不敢窺鄭者十有餘年齊桓霸之力也



冬十有二月會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齊始霸也前此未有書同盟者至此始書同盟公羊曰同欲也穀梁曰同尊周也止齊曰舉天下而聽於一邦也春秋諸侯紛爭至此始合一生民之幸孔子稱其功者也說者乃謂天子巡狩諸侯因同盟於方岳之下今書同盟為僭其亦不量春秋之時之苦而忍於毀者矣又或謂書會而不書公會為魯諱也會遣大夫也會背盟也按公羊本書公會崔氏張氏謂當從公羊

邾子克卒

杜注曰克儀父名稱子者齊桓請王命為諸侯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鄭既侵宋又不朝齊詹為執政故見執管仲嘗言叔詹為政鄭之良也諸儒皆謂齊之執詹非霸討也然公穀皆曰詹鄭之佞人也穀又曰以其逃來而志之也按下文詹自齊逃魯則公穀之說有證夏齊人殲于遂

左氏曰齊滅遂而戍之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張氏曰聖人伸遂人以死復



讎之志而著相公不仁至於自殲其衆也殲盡也  
公羊作滅

秋鄭詹自齊逃來

木訥曰詹不逃歸鄭而逃來則知其爲鄭之罪人也  
也審矣惡於鄭執於齊逃而奔魯而魯受之任氏  
謂魯不當受何休謂魯信其計取齊淫女丹楹刻  
桷卒爲後患然未見所據

冬多麋

麋鹿之大者安定曰麋魯常有但以多爲異耳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諸春秋二

十七

泰山孫氏曰不言朔不言日日朔俱失之也

夏公追戎于濟西

杜氏注戎來侵魯公逐之於濟水之西岷隱曰自  
是而後魯伐戎戎終不能爲魯患豺狼之性畏威  
則遁豈盟誓可結哉

秋有蜚

或音

左氏曰爲災也張氏曰蜚名短狐含沙以射水中  
人影中輒病或至死江淮以南水濱有之魯所無  
也愚意此其所以書有也

冬十月



書以備四時之終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媵音

媵送女也鄆衛地也以魯女媵陳侯之婦也結出竟遭齊宋謀伐魯遂便宜而與爲盟然二國有謀非媵臣所能釋故書媵爲遂事起也書遂事又爲今冬齊宋陳伐我起也于鄆頗難曉伊川曰鄆之巨室嫁女於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未知然否

夫人姜氏如莒

杜氏注非父母國而往書女媵

三

讀春秋二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部

襄陵許氏曰公之事齊後於諸侯又受鄭詹未討齊宋在鄆將以陳人伐我而結知之故權國重而與之盟示先下之以禮齊宋以公子之盟未足以結成也故卒來伐而取服焉愚按此說寬平而近事情諸家多謂齊宋怒結抗君而來伐若止怒結之抗不受其預盟足矣伐我者必其素謀爾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姜氏至是亦老矣連年如莒何甚也

夏齊大災

三十九年

齊大災



天火曰災。天災者，宗廟廡庫皆盡之辭也。公羊注以爲疫。

秋七月冬齊人伐戎

襄陵許氏曰：戎自春秋之初即見，荆乃後起。故攘中國之患，宜莫先戎。齊桓既霸七年，諸侯略定，自是始伐戎。愚謂荆大戎小，量力亦當自戎始也。張氏又曰：戎在徐州之域，最近齊魯，故先治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鄭夾滌曰：厲公也。立四年奔，而昭公忽入立。立二年遇弒，而子亶立。立一年齊人殺之，而子儀立。立

諸春秋二

十九

十四年傅瑕殺之，而納厲公。厲公復入，七年卒。而文公捷立張氏曰：突，鄭莊公之孽子。莊公既卒，即奪忽之位，而篡之。中間雖爲祭仲所逐，旋入于櫟，卒取鄭國。春秋不復書忽、亶儀之在位。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文姜之惡極矣。春秋終始以夫人之禮書之，然則孰謂春秋奪人之爵，或至貶及天王哉？亦實書其事而善惡自見耳。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八月乃葬，緩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崔氏曰書稱眚災肆赦又稱宥過無大則肆大眚之義可知矣岷隱曰春秋二百四十年獨莊公書肆大眚蓋春秋予之木訥曰罪有過有故過者當宥十二公獨此一書則他公未嘗宥過而過與故盡殺之莊公鞠其過者而肆之也是亦春秋美事聖人安得而不書夾添曰眚災也大眚者大災也凶荒札瘥之謂乃釋繫囚存長幼恤貧窮使之復其居不常令也春秋肆大眚者一而已柰何欲治之君而屢赦愚謂夾添之說是也肆大眚也非大肆眚也九謂公大奸巨惡俱赦之而廢天討者誤矣青公羊作省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書文姜之葬如此然則孰謂不書葬者為貶哉常山劉氏曰婦人從夫者也不尸善名不當別謚如宋共姜者為得禮如文姜私謚也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

何休曰書者殺其君之子重也御寇穀皆作御

夏五月

春秋未有以五月首時者先儒以為下脫文或五

二十二年

齊桓公十五年



字誤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後盟于防冬公如齊納幣

木訥曰盟于防謀昏也父仇不報母喪未除而求昏於齊非孝也納采不以大夫而親行非禮也張氏曰莊公生至是三十六年制於文姜必齊女而後娶至於失時今喪未畢即納幣求昏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如齊納幣而歸也

祭叔來聘

岷隱曰祭以畿內之大夫也親來聘魯祭叔之私交也非有王命故不稱使

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

張氏謂齊自襄公二十四年因社蒐軍使客觀之故今公往觀之伊川曰昏議尚疑故以觀社為名再往請議穀梁以為尸女注尸主也主為女往爾愚意公欲求昏每事媚齊而親之也

荆人來聘

荆入春秋三以兵加中國今來聘稱人說者以為進之也木訥曰說者以為進之聖人豈樂其僭聘問之禮哉憂之益甚也若直書荆來聘則若舉國



皆來於文不順故書人字以成文耳不然二十八年荆伐鄭何以復書荆僖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書人亦豈進之而書人耶是年楚成王即位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

張氏曰為昏姻而齊難之數為之會然後與之蓋遇者禮之簡公亦自知數會之煩擾而簡其禮以遇于穀亦為姻好也木訥曰莊公既求昏於齊則六禮之行有大夫存焉而公皆親之往返如織非禮甚矣蕭蕭最爾附庸因公在穀而逆朝之蓋亦失禮之招也

秋丹桓宮楹

楹柱也穀梁曰天子諸侯黜堊丹楹非禮也或曰將以誇示齊女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莊公立三十一年卒而僖公亦立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伊川謂要姻好也張氏謂至此又盟以結其信而後許之也岷隱謂莊之媚齊不遺餘力一年之間親如齊者再遇齊者一盟齊者一其切於昏姻之好若此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楹

楹椽也諸侯之楹鄧之龔之刻楹非禮也義與丹

楹同

葬曹莊公

五月而葬

夏公如齊逆女

張氏曰諸侯無越竟逆女之禮

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

覲用幣

夫人哀姜也安定曰婦人從夫者也公親迎于齊

夫人不從公而至失婦道也大夫宗婦者同宗大

夫之婦非謂大夫與宗婦也覲者見夫人也用幣

者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今婦人而用男子之贄莊

公以誇侈失禮也岷隱曰莊公生於威六年至是

年三十有七矣求昏於齊如恐失之親如齊納幣

再歲而後逆親如齊逆女既歸而後至又使其大

夫之妻執幣帛以行私覲之禮違越禮制以為媚

悅無所不至甚矣莊公之庸繆也向也威公娶于

齊致文姜之淫亂威公不免其身今也莊公娶于

齊致哀姜之逆亂魯又幾亡其國春秋備書于冊



辭煩而不殺為萬世永戒也

大水

岷隱曰莊公即位三十餘年書大水者三於羣公為最甚大水陰氣之盛也

冬我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杜注羈曹世子也赤曹僖公也羈之立踰年矣戎人侵曹羈倉卒無備懼而出奔赤遂以歸于曹故說者以為戎納曹

郭公

杜注闕誤也岷隱謂說者以為郭亡有二證齊桓

未四

國譜春秋二

廿四

公嘗問管仲郭何故亡一也春秋嘗書梁亡此正其類二也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女音汝

左氏曰始結陳好也注曰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舊有好故女叔來聘冬季友報聘女叔陳御女氏叔字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惠公也立三年為二公子逐之而立黔牟黔牟立八年諸侯納惠公公復立二十年卒明年懿公赤立

莊二十五年

齊桓霸十七年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岷隱曰日食奏鼓以充陽也用牲于社則非禮矣  
崔氏曰社隱也而用牲焉是求於陰非勝陰之道  
矣張氏曰莊公於充陽之本藐然矣雖鼓何益乎  
安定曰日食三十六書鼓用幣者三

伯姬歸于杞

伯姬莊公女也集注曰若時君之女則加子字以  
別之此桓公末歲所生女公之姪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傳曰非禮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書不鼓

讀春秋二

三十五

范

木訥曰古者救日月無救水之禮張氏曰大水九

此特書鼓用牲

冬公子友如陳

季友莊公母弟如陳報女叔之聘也內大夫出聘  
自友始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

襄陵許氏曰隱桓以來世有戎盟至於莊公戎始  
變渝是以有濟西之役於此伐戎義已勝矣木訥  
趙氏曰戎爲魯患舊矣而今日之兵實爲曹伐之  
何以知其然前年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及陳女



叔來聘言必有及於羈也故冬公子友如陳報聘而春遂伐戎爲曹可知矣愚按許正說也趙雖臆度然以經之次第考之勢或然也

曹殺其大夫

岷隱曰曹自莊公旣沒羈出而赤歸曹之大夫必有不與赤同心者故至是而殺之孫泰山曰不書名氏者脫之木訥曰公纔至自伐戎而曹遂殺其大夫是魯爲曹伐戎戎有辭於曹曹殺其大夫以悅戎也愚謂果如其說是魯爲曹羈伐戎曹大夫之不與赤者預聞其謀故赤殺之耳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胡氏曰伯禽嘗征徐戎徐爲魯患舊矣是年春公伐戎秋又伐徐必徐與戎表裏爲魯患也木訥曰徐偃王僭稱王穆王滅之別封其系以祀伯繫其地今之臨淮是也蓋介於魯宋之間爲二國患故今宋主兵而公會之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記災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他刀

岷隱曰夫人會諸侯古無是事也文姜數會齊侯



不以為異，杞伯姬踵而行之。莊公亦安而受之。先儒謂伯姬，莊公女，恐非也。崔氏曰：伯姬，公之姊妹。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左氏曰：陳鄭服也。注曰：陳亂而齊納敬仲，鄭文公又獲成于楚，二國皆貳於齊，今始服也。木訥曰：同盟于幽，至是十年矣。威公懼諸侯，久不合，則離於是，復講同盟之禮焉。然前日同盟者九國，今四國不至，用是知諸侯不可不屢合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仲，陳大夫也。季友，越國而送外大夫葬，非禮也。

胡氏以為私行。

冬，杞伯姬來。

孫氏曰：歸寧，常事，不書。此直曰來，無事而來也。胡氏曰：春會于洮矣，冬又來，故知其不當來也。劉氏曰：伯姬之來已亟，非禮也。

莒慶來，逆叔姬。

慶莒，大夫也。劉氏曰：莒慶非有君命，叔姬非適諸侯，范甯曰：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

杞伯來朝。

張氏曰：杞侯也。國小力弱，降爵自儕於小國，自侯。



而伯自伯而子蓋浸以微弱也

公會齊侯于城濮

岷隱曰城濮衛地也幽之盟衛侯不至會于城濮謀伐衛也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幽之盟衛不至故伐之衛人不服罪故戰力不敵故敗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瑣者邾子克之子也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按左傳楚令尹子元因文王夫人之言無故以六百乘伐鄭鄭示以間暇諸侯救鄭楚師夜遁書救者善之也楚與中國爭鄭自此始

冬築郟

郟魯下邑築者新創大曰城小曰築郟公穀作微大無麥禾

說者皆謂麥熟於夏禾熟於秋而書無於冬者歲杪計食不足方書蓋以麥禾爲二物而曲加之辭耳麥者稻梁之助若果二物並書不應麥先於禾

二十六年

齊桓霸五年

會城濮

楚與中國爭鄭之始



也若麥與禾並無當曰年饑不應舉二物而書也竊意麥禾猶麥苗麥苗者麥之苗則麥禾者即麥之禾也麥種於秋故無麥書於秋麥茂於冬故無麥禾書於冬耳

臧孫辰告糴于齊

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也左氏謂饑而告糴禮也公羊謂不稱使私行也穀梁謂責其無九年之蓄則不量時之高論也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廐

延廐馬閑也穀梁以爲法廐木訥以爲古無此名也木訥謂或以延爲廣然旣曰新之又曰廣之非文也或曰天子廐未知果然否豈延者固魯廐之名耶新者有故而新之也說者多謂用民力於麥禾大無之後故書之恐亦因經文而意之爾

夏鄭人侵許

許氏曰許以近楚自齊之霸未會諸侯故鄭侵之蓋自是後許從中國矣木訥曰許介楚鄭之間鄭逼於楚每以許爲藩蔽鄭不達權虐許不已許一入楚則楚之入鄭如襲無人之墟矣今楚方仇鄭而鄭侵許其後八年之間楚伐鄭者三失許援也



秋有蜚

扶味反

劉氏曰蜚狀若牛而白首一目而蛇尾行水則竭行草則死見則國大疫公羊注曰臭惡之虫南越盛暑所生非中國之所有書有者記異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蘇氏曰紀雖滅而叔姬守義於鄰故繫之紀賢而錄其卒葬

城諸及防

諸防皆魯邑及者先諸後防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次于成秋七月齊人降鄆

音章

辨疑趙子曰魯蓋欲會齊圍鄆至成待命聞鄆已

降故不行然疑事無質但當存而勿解岷隱曰穀

梁謂欲救鄆而不能夫魯之事齊不遺餘力齊欲

降鄆魯欲效其力者安敢言救不然次師為齊聲

援爾次公穀並作師次鄆小國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以賢錄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孫氏曰救日食鼓禮也用牲非禮也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齊人伐山戎

莊三十年

齊桓公三十年

伐山戎



濟水名也。歷齊魯界。在齊界爲齊濟，在魯界爲魯濟。蓋魯地也。遇于魯濟。左氏謂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木訥曰：山戎去中國遠，在舜之營州古孤竹國之地，東距遼北，距燕夾滌，曰北燕之不通於上國，山戎蔽之也。桓公爲之伐，而燕始達。許氏曰：齊桓伐郟，伐鄭，伐徐，皆以宋主兵，先與公會，城濮而後伐衛，又與公遇于魯濟，而後伐山戎。其用兵資武於宋，桓而取策於魯，莊其治國，一則仲父二則仲父，遂能力正天下，澤濟生民。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議春秋二

何氏注：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登高遠望，人情所樂，動而無益於民者，雖樂弗爲。劉氏傳：去國而築臺，是樂而已矣。

夏四月，薛伯卒。

張氏曰：薛始稱伯，降班以告終也。

築臺于薛。

杜氏注：薛魯地。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公羊曰：威我也。岷隱曰：非威我也。魯濟之謀，莊公與焉，捷獲而過我，因歸功於魯。云爾，敵懷獻功，諸



侯事天子之禮也齊與魯皆失之

秋築臺于秦

孫氏曰一歲而三築臺妨農莫甚愚謂荒於政而  
惟事遊觀矣

冬不雨

崔氏曰志災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范甯曰小穀魯地春秋發微曰曲阜西北有小穀  
城孫泰山之說同胡氏曰孫魯人也考此詳矣惟  
左氏以爲齊地魯爲管仲而城之杜預指爲穀城

讀春秋二

卷三十三

宋訥辨之曰昭十一年楚申無宇言齊威公城穀  
而寘管仲故左氏因莊公偶有城小穀之事而附  
之然此城小穀安得改爲穀城且魯何與於管仲  
而爲管仲城邑耶孫氏曰去年三築臺冬不雨今  
春又城小穀存饑而輕用民力此其所以書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左氏曰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  
先見於齊侯故遇于梁丘張氏謂齊侯不以霸自  
居以梁丘近宋而先之也宋訥曰春秋之世諸侯  
強大者齊晉宋也晉怙其強終齊威之霸未嘗一



同其會盟宋於晉也故威公賴宋爲多北杏之  
會宋人一叛則諸侯首鼠齊兵再伐而後得之既  
得之則再會于鄆以堅其心又爲之伐鄭以悅其  
意自非大盟會大征伐齊不敢先之必推之以爲  
主所以爲諸侯之倡而就霸功也幽之再盟於是  
又五年矣齊侯懼諸侯之離故遠遇宋公於梁丘  
梁丘宋地去齊八百里齊侯不遠八百里而遇之  
者蓋示宋以下諸侯之從違宋無貳心則不必會  
諸侯也梁丘杜君在高平昌邑穀梁傳以爲在曹邾  
之間此以爲宋地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牙慶父同母弟僖叔也公疾問後於牙對曰慶父  
材問季友對曰以死奉般季友莊公同母弟而般  
莊公子也於是季友以君命使鍼季酖牙曰飲此  
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而卒立其後  
爲叔孫氏張氏曰叔牙黨慶父而萌篡弒之心故  
季友正其罪以君命討而誅之又以親親之義不  
彰其惡唐陸氏謂恩義俱立權而得中故夫子書  
其自卒示無譏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莊二十二年

齊桓公二十二年



穀梁曰正也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般音班

**般**莊公子季友所奉而立者慶父初欲篡之不果般嘗鞭圉人榮故慶父使榮賊般季友奔陳立閔公般見殺而書卒說者以為諱也己未公穀作杞公子慶父如齊

慶父自莊公即位已專兵柄今弑般而如齊杜注以為求援諸儒以為公然而行無敢討之也後再入又弑閔公

狄伐邢

讀春秋二

三十四

表

**狄**丘狄邢周公之胤許氏曰春秋戎先見荆次之狄又次之而荆暴於戎狄又暴於荆當惠王世戎狄荆楚交代諸夏使無齊桓攘服定之豈復有中國哉

閔公

名啓方莊公之子母叔姜謚法在國遭難曰閔

元年春王正月

左氏曰不書即位亂故也蓋莊公卒子般弑閔公生方八年弑君之慶父立之岷隱亦謂魯國有亂

齊桓公五年 齊桓公五年



閔公尚幼不行即位之禮故春秋不書即位  
齊人救邢

據傳管仲言於威公謂戎狄不可縱諸夏不可弃  
燕安不可懷援詩簡書之義請救邢故先儒謂書  
救者善之而張氏謂孔子以民免左社之功歸管  
仲蓋救諸夏攘夷狄皆仲發之也先師謂威公重  
於治楚若狄患止於河北不過應之未嘗動大衆  
此管仲所以請之而後救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張曰國亂子弒嗣君幼弱十一月乃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來歸

左氏謂落姑之盟請復季子故季子來歸季子者  
公子友之字慶父弒般而季子出奔陳閔公初立  
國家多難以季子忠賢故請霸主而復之木訥謂  
慶父歸自齊而立閔公故奉閔公以盟齊侯結齊  
好閔公纔八歲安知季子之賢而能出盟齊侯  
以復之且慶父逆賊豈肯復季子之賢蓋主少國  
疑季子自來歸季子歸而慶父弒君以逃矣左氏  
但見落姑之盟與季子來歸文相連蓋以為慶父  
請之歸非也落公穀作洛



冬齊仲孫來

傳所謂仲孫來者省難歸告威公魯猶秉周禮而使親之者也其來名曰省難實則覘魯故但曰來按公穀皆指仲孫為慶父按慶父後為孟孫而此乃仲孫慶父公之子未應言孫慶父魯公子不應繫之齊然諸儒亦多從其說莫曉也懺子小反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陽**小國齊逼而遷之使近於國為附庸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天子禘諸侯祫魯僭天子禮故禘夾祭謂禘者三

三十五

讀春秋二

州六

異誤

年喪畢初見新廟之主于太祖之廟今喪未畢而禘又禘不于祖廟而于莊公皆非禮也杜氏謂致新主遷遠主至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安定云

審禘

秋八月辛丑公薨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

左傳載公之傳奪卜斷田公不禁慶父使斷賊公于武闈今書薨者劉氏謂史策諱之仲尼因之也左傳載慶父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慶父之弑閔公哀姜與知之故哀姜孫于邾而慶父奔莒岷隱



謂閔公書薨而斷以夫人之孫慶父之奔則罪之  
在哀姜慶父昭昭矣

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者齊大夫高傒也魯比三君死曠年無君威  
公使高子將高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諸儒多謂  
威公使來謀魯高子至而後結盟以歸美高子

十有二月狄人入衛

衛懿公好鶴而棄其民狄人滅之止書入者齊威  
救之而衛復興也

鄭棄其師

文公惡高子使陳師河而散先儒謂書棄其師

者聖人特筆

莊公不能防閑其母播其惡於衆又忘父事讎  
求昏於齊致哀姜通于慶父叔牙公沒而謀篡  
弑二世殲焉雖賴季友柄國再安而慶父之後  
爲孟孫叔牙之後爲叔孫季友之後爲季孫三  
相擅政祿去公室魯之衰自莊公始矣閔公生  
八歲而慶父立之立二年而慶父弑之使內無  
季友外無仲孫湫言於齊魯且爲慶父所篡閔  
公蓋可閔而未有是非之可議也

卷八終





宋本黃氏日鈔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九

讀春秋三

僖公

名申莊公子母成風閔公之庶兄謚法小心  
忌畏曰僖

元年春王正月

岷隱曰不書即位者魯方有亂僖公入自外不行  
即位禮愚按此本左氏說諸家近多異說岷隱平  
心觀理始復其舊爾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左氏曰諸侯救邢邢潰出奔師師逐狄人具邢器  
用而遷之師無私焉遷之夷儀而城之救患禮也  
張氏曰次于聶北者屯兵便利以援邢而懼狄相  
公用兵主於持重崔氏曰古之用兵觀勢而後動  
次于聶北為之聲援蓋救邢也威公攘夷狄而安  
中國卒復衛邢傳言次非救似誤矣愚按經曰救  
邢說者安得他為之辭夷儀公羊作陳儀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姜氏齊威之女在魯淫逆殺二子幾亡國故威公





召而縊殺之于夷以其尸歸魯

楚人伐鄭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

勅呈友

楚伐鄭傳謂鄭即齊故也會于榿傳謂齊謀救鄭也楚荆也今始稱楚者先儒謂楚至成王今尹子文尋政國益強改稱楚以交于中國從其自稱非春秋改之也謀救鄭而先會諸侯者先儒謂楚方強威公重於抗楚而謀之審也木訥曰鄭今在會何救之有蓋謀伐楚也楚成仇鄭至再不可不伐齊威以近諸侯雖從而江黃未至謀有未周則楚

讀春秋三

未可伐故明年先城楚丘岷隱謂三年後方有次  
徑之師榿公羊作打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傳謂姜氏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魯怒其以姜氏與齊故敗之于偃木訥曰非也齊欲姜氏邾能抗而不與乎此雖魯有所不敢尚何責邾藉令責之何不責之未會榿之前而乃責之於既會榿之後蓋邾本附庸於魯不敢外交諸侯雖邾子瑱受王命其幽之再盟亦不敢與蓋猶附於魯也今榿之會邾人始預其列故八月同會而九月伐之責其



從齊而不復附魯爾愚按世遠莫知其詳此說雖異而頗近理姑錄之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挈

力反

挈女居反又女加

慶父弑逆而奔莒莒人逐之慶父縊于汶上莒人以為得賊而求賂於魯魯弗與邾師來伐公子友敗之于鄆獲莒子之弟挈木訥曰鄆魯地也兵端在莒公子友敗之正也非詐也特未陳而敗之耳

鄆公羊作犁穀梁作麗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三十一

讀春秋 三

三

故

齊殺之魯請之也不書姜闕文也木訥云

二年春正月城楚丘

楚丘衛邑狄滅衛諸侯城之將以遷衛張氏謂齊威分役而魯往城之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春秋書哀姜終之以禮如此則上文姜氏偶闕姜字而指以為貶者亦過矣

虞師晉師滅下陽

晉欲取虞虢先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受其賂而導之以伐下陽虞虢之塞邑而晉師所入之路也不



陽滅則虢亡而虞隨之矣虞受晉賂故先虞師下陽公穀作夏陽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江黃近於楚楚與國也齊威將伐楚故先遠交以孤楚之勢木訥曰威公之謀可謂遠矣北杏之會至是二十有四年諸侯已無二心伐楚何患不克必待江黃之來而謀始定蓋師出萬全霸王之舉不勝則禍及於天下故不可不謹也江黃之心服而伐楚之功成矣貫公羊作貫澤

冬十月不雨

清春秋三

四

記異也夾添於明年春夏不雨注之曰前冬十月不雨不應書其書爲此始也

楚人侵鄭

張氏曰莊三十二年楚成王殺子元用子文子文毀家紓國兵勢浸強故比年侵伐鄭若非齊威兩年間專以圖楚爲事必未能制之於召陵而執宋公盟諸侯之事亦不在僖公十九年之後矣

三年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自穀梁謂因僖公閔雨而書諸儒遂多以爲公能憂民之憂



徐人取舒

崔氏曰舒蓋楚屬邑徐人恃齊而取之其後楚亟伐徐先師謂威公倡霸徐亦取舒以叛楚使齊有以保全之遠近懷服楚何能為惜乎婁林之不救六月雨

杜氏注示旱不竟夏禹謂該上文春正月夏四月不雨一語而盡之矣自穀梁謂因僖公喜雨而書諸儒遂多以公為能樂民之樂或者因詩頌僖公謂僖公為賢而然也然詩特頌禱之辭初無其實於春秋則未嘗見其賢也竊意雨不雨關民命故因其實而書幸六月之雨足以救四月之不雨耳豈為僖公而書哉四月不雨六月雨為雨不竟夏是四月六月皆夏正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張氏曰去年盟江黃定其交矣今歲再會申伐楚之約也

冬公子友如齊治盟

木訥曰聽伐楚之期也

楚人伐鄭

自僖元年至今楚兵三加於鄭矣鄭伯欲成孔



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陘音刑

岷隱曰齊威圖伯二十餘年至是始有事於楚猶未敢聲言伐之也以侵蔡召諸侯借侵蔡以出楚不意此威公之謀也木訥曰蔡自莊十四年荆入蔡蔡哀侯折而事楚已易世不通中國今二十有四年矣蔡已入楚則次及于鄭蔡鄭當楚之衝華夷之門戶也故齊侯不得蔡無以及楚侵蔡伐楚勢當然矣諸侯之兵安能飛越蔡城而伐楚哉公

三十六

論春秋三

卷六

娶蔡姬公怒歸之未絕也而蔡嫁之說者遂謂齊侯以私憾加蔡不知蔡以中國陷於楚得蔡而後楚之戶門啓矣嗚呼一問而楚詞屈兵不血刃堂堂之楚攝如鳥鼠而中國不為左衽者威公之力也孔子稱其一正天下遂以仁許之正陘之師也陘楚地先師亦嘗言威公怒蔡因以為名爾且蔡不與中國盟會已二十餘年亦罪矣因諸侯之師震而潰之遂事伐楚如破竹然不與楚角力而示之以形勢以全取勝相之功偉矣

夏許男新臣卒

檀弓

齊桓公二十一年

代



說者謂病於師歸卒於其國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木訥曰楚知齊兵不可抗於是遣屈完下齊而乞盟焉故來盟于師楚子意也盟于召陵齊侯意也屈完至師而言乞盟齊侯知楚子之服無用戰矣於是退召陵而與之盟禮也嗚呼一鏃不遺而服方張之楚八國之師橐橐而歸威公之績大矣先師亦言來盟于師楚有盟心退盟召陵齊有盟禮從容不迫春秋之盟未有懿於此者

齊人執陳轅濤塗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轅濤塗慮齊師歸自陳有供億也誤之東歸陷沛澤中故怒其不忠而執之及江黃伐陳者魯受齊命也轅公穀作表

八月公至自伐楚

木訥曰策勳於廟為得其實此因其實而書之然則與其他至者名同而實不同矣服楚而歸中國同慶也

葬許穆公

即新臣也穆公羊作繆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



人曹人侵陳

張氏曰再侵者陳近於楚伐而未得其成則陳必不服故侵以列國之師待其服而後已茲公羊作慈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晉獻公嬖驪姬欲立其子奚齊驪姬譖申生而殺之其後奚齊亦見殺晉亂者二十年故穀梁謂斥其殺者惡晉侯董仲舒謂爲人父而蒙首惡之名杞伯姬來朝其子

相朝諸侯禮也時杞伯在而杞伯姬乃攜其幼弱

左傳

論春秋三

昌

以來朝魯岷隱謂伯姬庸視其夫越禮違制會莊公於洮朝其子於僖失爲婦之道矣

夏公孫茲如牟

左氏謂娶於牟木訥謂茲公子牙之子牟微國茲前年伐陳已專兵今如牟疑私交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周惠王愛其子叔帶將易其世子鄭故齊侯合八國之君會王世子以繫天下之望又諸侯自盟而王世子與以表其尊不動辭色而世子之位以定



其後世子立是爲襄王而雒邑之鼎恃以不移威  
之力也時惠王欲易世子故不悅威公此舉使周  
公謂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  
鄭伯志在從楚而喜於王命故逃歸不盟張氏曰  
威公之舉天下之公義也惠王之命一人之私心  
也逃者匹夫之事也鄭伯徇私違衆行同匹夫故  
書逃歸不盟木訥曰世子之位已定鄭固無關輕  
重然威公二十餘年輯寧中國僅能服楚於召陵  
鄭伯一逃楚即滅弦鄭文豈特威公之罪人天下  
之罪人也及諸侯討治之至九年王人齊侯等會  
于泚鄭伯乃乞盟春秋於其叛書逃於其來書乞  
賤之極矣先師嘗言首止之盟齊侯從義不從令  
也逃歸鄭伯從令不從義也此殆要語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左氏曰於是江黃道栢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  
恃之而不事楚又不修備故亡張氏曰弦黃同壤  
而黃受弦子之奔楚之滅黃亦自此始矣木訥曰  
楚滅弦自鄭伯逃盟始鄭不逃楚未敢窺中國楚  
之貪婪在所不治而鄭文深可誅也愚按諸家多  
罪齊不救弦然齊豈北海楚在南海齊積二十年

三六二

講春秋三

九

舊五年

齊桓朝三十二年

楚



之九僅能盟楚于召陵弦近楚滅之旦夕耳豈  
齊救之所能及而楚豈易伐哉書生以口代兵言  
之易易耳使爲齊威而處此未必不重禍生民一  
敗塗地也夫弦非黃比也弦謀黃受伐歷三時而  
不救此則齊之罪爾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書災

冬晉人執虞公

虞貪賂同晉滅虢晉師還館於虞襲滅之岷隱曰  
虞公貪賂自取滅亡書執如執一夫然言其易也

卷之九

論春秋二

十

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  
鄭圍新城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冬公至自伐鄭  
齊以諸侯伐鄭討其逃首止之盟也伐而不服故圍  
新城以待其服楚欲救鄭故圍許以攻其所必救  
諸侯即釋鄭以救許而楚退先儒謂抑暴救患此  
齊威之義也伐鄭遂救許而獨書公至自伐鄭者  
伐鄭其本謀也左氏載許男面縛降楚木訥曰許  
不旋踵與洮之會豈有服楚之理愚聞先師王宗  
諭貫道曰遂救許則許圍解安得面縛見楚之事  
哉左史楚人辭多右楚失之誣爾愚按左氏傳秋

僖六年

齊桓公霸三十二年

伐鄭救許



救許而楚子已還至冬而乃面縛見楚夫面縛者  
圍急而出降之事也安得圍解數月之後無故而  
行此左氏雖欲誣而其言無理恐識者亦不信也  
七年春齊人伐鄭

以其逃首止之盟嘗伐之而猶未服也木訥曰鄭  
不服則諸侯之心揺首止之盟寒而楚人亦有以  
議中國也故急於服鄭

夏小邾子來朝

即邾犁來也齊威請於王命爲小邾子故來朝

鄭殺其大夫申侯

讀春秋三

十一

注

申侯本自楚來鄭故導鄭背齊從楚鄭將復歸齊  
故殺申侯以悅齊左氏謂陳濤塗怨申侯反已於  
齊譖而殺之木訥謂若然則申伯蓋忠於齊者殺  
之是怒齊也何名爲悅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欵鄭世子華盟于甯  
母

甯母之盟謀鄭也鄭先以世子聽命以卜齊之意  
世子乃反欲背鄭管仲以其不義勸齊桓拒之明  
年齊爲之請王人而講泚之盟木訥曰齊之於鄭  
期於服之而已



曹伯班卒

昭公也立九年卒班公穀作般

公子友如齊

木訥曰僖三年公子友如齊聘聽伐楚之期而泣盟焉其後凡三年公不朝則季友聘終齊威之世不怠也惟六年伐鄭自春徂冬不暇朝聘故七年公子友如齊自是十年公如齊十三年公子友如齊十五年公如齊十六年公子友卒十七年而齊威即世當齊之霸公與公子友同心事齊五年一聘之節未嘗廢焉謂木訥之考訂詳矣然事霸主而不事主公與大夫更迭皆春秋之習而魯不能自拔也

冬葬曹昭公

七月卒冬而葬時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主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洮他

此所謂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者也左氏謂盟于洮謀王室也惠王崩襄王立慮叔帶不敢發喪而告於齊也然按經今年十二月丁未方書天王崩會洮乃在今年之正月於謀王室之說不合左



氏則謂王崩在去年冬閏月至今年十二月方發喪而告未知然否恐祕喪不發難於經年而叔帶乃襄王親弟非外國遠人亦難以祕喪為欺爾葉石林曰鄭殺申侯以謝首止之逃則服罪矣然甯母之盟以世子來而鄭伯不至則諸侯猶未信也故泚之役以王人會而鄭伯始乞盟木訥曰甯母及泚兩合諸侯皆為鄭也鄭塞華夷之衝其地虎牢蓋天下之險武姜為大叔請制即虎牢在漢為成皇在今為汜水天下之形勢繫焉楚得之則倚以抗中國中國得之則恃以扞楚鄭即楚則虎牢在楚故必得鄭然後收天下之險其後十有五年鄭不叛而楚不窺中國者虎牢之險在中夏也愚聞之先師謂前所圍鄭新城即齊賜申侯之虎牢

### 夏狄伐晉

襄陵許氏曰晉恃強不與齊合是以狄得侮之木訥趙氏曰狄之為諸侯患久矣前日狄伐邢齊救而城之狄入衛齊徙而封之今狄伐晉齊威如不聞蓋自齊之霸晉歷三世未嘗一窺齊侯之壇坫齊不伐晉幸也何狄之問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左氏謂致哀姜也。允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蓋僖公以姜氏之惡，不敢致其主於廟。遲遲八年，大舉禘祭，從而致焉。本朝胡氏、孫氏、劉氏、張氏、崔氏皆祖董仲舒、劉向之言，以夫人爲成風而致夫人者，立妾之辭也。蓋成風僖公之母，莊公之妾也。木訥謂二說皆非也。十一年，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則夫人爲姜氏而僖娶于齊審矣。夫人者，時君之夫人也。未知孰是。然以禘而致，恐非夫人廟見之義。合從左氏爲哀姜耳。先師亦謂哀姜之惡，僖公不敢致其主於廟。遲之八年，大舉禘祭，因而致焉。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惠王也。立二十五年崩而襄王立。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御說音悅

相公也。立三十一年卒而襄公茲父立。御公穀皆

作禦。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

丘。

宰周公者天子之三公宰孔也。宋子者相公未葬。



而襄公出會禮未葬稱子繼父之義也張氏曰宰  
周公天子之為政者不殊會之宰權雖尊非世子  
貴有常尊之比也陳止齊曰栢之會有天子之事  
三於洮序王人於諸侯之上而同盟焉於葵丘亦  
序周公於諸侯之上而不敢同盟焉盟于首止不  
但不同盟而帥諸侯以會世子栢知節矣春秋是  
以子栢也愚謂此春秋書法之精也先師謂宰孔  
先歸諸侯自盟尊冢宰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說者謂內女許嫁而卒以成人之喪治之所以篤  
兄弟之義此僖公女兄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孟子曰五霸栢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  
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母易樹子母以妾為妻  
再命曰尊賢育材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毋  
忘賓旅四命曰仕母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毋  
專殺大夫五命曰毋曲防毋遏糴毋有封而不告  
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近世張氏  
洽曰一命之詞三綱所繫蓋修身正家之要自此  
以下尊賢敬臣子庶民柔遠人懷諸侯之意略備



故穀梁氏謂陳牲而不歆血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其提綱挈領以正率人蓋春秋之所未有木訥趙氏鵬飛曰襄王即位適丁齊威之方霸威公於是率東諸侯會宰周公于葵丘宣天子五禁以令諸侯是會實為春秋之冠王室賴之多矣石林葉氏夢得則曰襄王之立非惠王意而惠后猶存襄王未知得終安其位此霸主之所當憂王亦出內臣以臨之無易樹子載之初命如是而僅終喪猶有子帶之難則齊侯之慮不得不預也武夷胡氏安國亦曰觀孟子所載初命之詞則知桓公翼戴王室之事信矣愚按孔子稱威公一正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孟子說諸侯以行王始力貶齊桓於葵丘之會猶力稱之如此則葵丘之會之盛可知至公羊氏乃謂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左氏亦載晉侯將如會宰孔言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以止其行反皆於葵丘之會有疵焉何耶蓋盛之極衰之始而霸者本源非正各驕易生誠亦有如二氏之譏云爾然叛者九國不見其實而宰孔之言亦過矣春秋生民之免左衽正以桓公伐戎伐楚之功而宰孔反以為非齊之不能大



哉楚人而滅弦滅黃力不能討者正以晉大國之獨不協力也柰何晉方欲如會而反止其行或者襄王雖立而子帶傍睨宰孔雖身預其會陰有貳心者耶然則九國之叛無實而宰孔之言非公也

甲子晉侯佹諸卒

佹九委反

獻公也立二十一年卒而惠公夷吾入立甲子公羊作甲戌張氏曰前已書戊辰不應甲子在戊辰後合從公羊佹公穀皆作詭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晉獻公殺世子申生逐公子夷吾重耳而寵嬖孽

義春秋三

十七

奚齊使荀息輔之獻公荀息皆非也故獻公卒而里克殺奚齊里克雖不應殺而奚齊不應立里克心在立正故不書弑君而書殺其君之子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左氏曰始朝齊也

狄滅溫溫子奔衛

溫畿內邑司寇蘇忿生之後居之故稱溫子左氏曰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伐之王不救故滅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里克既殺奚齊晉國無君荀息與國人立奚齊之弟卓卓立踰年已為君矣克又殺之故書弑其君高氏閱集注曰殺奚齊不怒則後世忠臣無以行其志弑卓不正其罪則後世亂臣得以肆其姦愚按荀息為獻公傅奚齊與卓而許獻公以死者也公羊嘉其不食言然先儒謂其從君於昏又罪其無益於君而自取勦滅是自經於溝瀆者愚謂驪姬亂其國神人共憤奚齊與卓豈有可輔立之理荀息受其託孤蓋愚人之耳既誤其君又累其君之子而又自禍其身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岷隱曰威公既霸諸戎恐懼至是獨與許男伐北戎意者其為許伐乎

晉殺其大夫里克

里克殺奚齊與卓夷吾賂秦竊入而立左氏謂殺里克以說明己非篡也然里克本重耳之傅故穀梁曰里克所為弑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是以殺里克先儒多謂克當獻公廢立之初不能庭爭而中立以及異日之禍此至論也

秋七月冬大雨雪



岷隱曰書冬而不書月其爲深冬未可知雨雪而至於大其寒極矣民物必有凍死者故春秋謹而書之愚謂雨雪常也書者書異也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崔氏曰是里克之黨欲立重耳而以三公子之徒作亂者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杜氏注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與公俱會齊侯非禮岷隱曰魯桓與夫人姜氏如齊遂有彭生之禍魯之子孫當世爲戒今僖公不特僭如齊也又同會齊侯于陽穀此何禮也夫婦失道甚矣張氏曰諸侯會霸主而婦人與焉威公霸業遂衰而僖公怠棄國政亦自此始

秋八月大雩

旱也大雩僭也

冬楚人伐黃

黃恃齊不事楚楚伐之齊亦力不能救矣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杜氏注不書朔官失之

夏楚人滅黃



左氏曰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穀梁曰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木訥趙氏曰冬伐黃夏始滅黃黃待齊救也三時而齊救不至黃尚何以存齊之霸業於是乎不克終矣伐楚之謀黃實濟之楚將滅黃而齊不救蓋畏楚尔愚謂威公結黃伐楚不過假以濟事然使管仲尚在必勸其救之今伐而不救無以宗諸侯

讀春秋二

二十

悉如仲之言是霸業之成在伐楚之役而霸業之隳亦根於伐楚之役也苟濟一時弊固應尔黃若有遠慮附齊之後亦當修楚貢乃曰焉能害我此固有取禍之道然滅而不曰奔必其上下一心以死社稷豈不悲夫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宣公也立四十五年卒而穆公疑立杵公羊作甄十有三年春秋侵衛

岷隱曰自楚立既城之後狄人不敢侵衛者十有餘年至是復侵衛其後衛數有狄患齊威於是乎



能及遠矣許氏曰桓政始衰自楚伐黃不救則狄有以量中國矣木訥曰前年狄滅溫溫子奔廣今狄侵衛以衛納溫子也既滅其國其君遁竄尚欲得之以甘心焉狄之橫甚矣

夏四月葬陳宣公

五月而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左氏傳曰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孫覺經解曰

王室之事不載於經而明年經書城緣陵則謀杞

之說與經合矣木訥趙鵬飛曰鹹之會謀城杞

三八

讀春秋三

卷二十一之二十二

也說者疑其夏會而明年春始城之謂城緣陵非

會鹹之諸侯不知預戒事乃所以爲得時也鹹衛

地

秋九月大雩

胡安定前年秋八月大雩之解曰春秋書大雩者

二十有一非秋則冬無有在夏者左氏謂龍見而

雩過則書之然知其一未知其二凡言大者皆僭

天子之禮

冬公子友如齊

岷隱曰自季友來歸之後如齊者三所以親齊也



張氏曰陽穀審母及鹹之會凡既會後公子友皆如齊蓋伐楚服鄭城緣陵之事魯皆同之足以見友專魯政也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諸侯即會于鹹之諸侯再言諸侯者中隔秋大雩及公子友如齊之文也不再叙者前目而後凡也緣陵柅邑也左氏載淮夷病杞將遷杞於緣陵以避之也木訥謂淮去杞踰千里無病杞之理惟莒與杞鄰公羊言徐莒魯之當是避莒爾然公羊以此罪齊威之專封諸家多從其說。愚竊以爲此非專封也夫昔未有國今始有國者封也自古及今之故國惟興王革命之初取亂侮亡以其故地分建親賢如周公之封於魯太公之封於齊始可謂之封否則如宣王封母弟于鄭亦一二間見耳若邢若衛若杞皆古諸侯皆以王室衰微爲夷狄所侵而莫之救威公出而率諸侯爲之改營他邑使避患耳何嘗封邢封衛封杞而以專封爲罪也哉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左氏以季姬爲鄆夫人歸寧而公怒鄆子不朝故



季姬使之來朝公意謂季姬先遇鄆子而使之來朝以請已按季姬前此未嘗歸鄆明年乃始歸鄆左氏之說於經不合西疇崔氏曰後書季姬歸于鄆是始嫁之文則此時季姬猶未嫁也乃與鄆子遇又終歸之於鄆此何義哉張氏曰季姬不繫國是未適人也而與鄆子遇于防蓋僖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其失父道而不謹於男女之別甚矣岷隱戴氏曰季姬驕蹇縱恣欲自擇其對故與鄆子遇于防既當其意使來請已而明年歸于鄆木訥趙氏曰季姬不繫之國內女之未嫁者也蓋期鄆子于防而鄆子遇之也使鄆子來朝以請昏于已故明年而季姬歸于鄆如其意也始遇于防而公不制中使鄆子來而公不恥終歸于鄆而公不拒嗚呼淫風流行桑中大車之詩不作於魯而駟與有駮之篇猶以頌僖何哉蓋夫子於魯詩存頌而略風爲魯諱也春秋天下之大法豈容盡諱哉文姜哀姜鄆季姬之事備著於經雖無魯風可也鄆穀梁作繒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沙鹿晉山名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變幾亡國木



訥曰不書國係天下也夾漈曰沙鹿不盡晉地也  
通衛狄

狄侵鄭

石氏曰滅溫侵衛又侵鄭狄強甚矣木訥趙鵬  
飛曰赤狄白狄皆在西北今侵衛而至於鄭則  
與楚合矣諸儒皆以是罪齊桓是也然愚按地醜  
德齊而相侵并勢則然也商周初興嘗一正之隨  
復侵并故禹之萬國至周興纒千八百周之千八  
百國至春秋纒七十餘其間侵并誰以罪商周之  
君哉方春秋之初夷狄交侵諸侯亦紛紛如闕獸

古

讀春秋三

卷五

什

齊桓公積二十餘年盡心力經營輯睦諸侯盟  
楚伐戎以少殺其侵并之勢年至氣衰鼓舞旣倦  
戎狄荆楚之間作亦勢然矣豈皆齊侯之身事而  
責之備也哉嗚呼世亂而賴王者興王迹熄而賴  
霸者興今霸者又衰矣是可重爲世道嘆於何乎  
歸罪

冬蔡侯勝卒

穆公也立二十九年卒而莊公甲午立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崔氏曰至是始純用五年一朝之制同於事天子



之禮矣

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帥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左氏曰徐即諸夏也岷隱曰徐前此取舒舒楚屬也故楚伐徐按徐遠楚而近齊齊不得不救盟于牡丘謀救徐也次于匡畏楚而不敢救也使諸大夫往救姑為救徐之名也徐卒為楚所敗公孫敖慶父之子

夏五月日有食之

日與朔史皆失之故止書五月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厲楚與國也力不能伐楚而伐厲又非攻其所必救

八月螽

災也螽公羊作螻

九月公至自會

至自會欲救徐不能楚師未退而先返已歷三時矣

季姬歸于鄆

十五年

齊桓公十四年

救徐伐厲



至是而始嫁也不言宋已成於防之遇也

巳卯晦震夷伯之廟

晦者晦朔之晦夷伯者公子展伯其字也無駭之祖季氏之陪臣公羊以為季氏之孚蓋所信任者也震者雷擊之左氏以為有隱惡

冬宋人伐曹

左氏以為討舊怨蓋莊十四年曹嘗從諸侯伐宋然已易世矣岷隱曰牡丘之盟宋齊皆在伐厲之師宋與齊俱宋襄公不以救徐為念不以盟會為信退而伐曹以尋舊怨持此畜霸不亦難乎薛氏

三

讀春秋三

三

曰諸侯伐厲而宋人內叛陳止齊曰諸侯相加兵自莊公十九年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宋襄為之也木訥曰齊威之霸至是三十年諸侯無有擅相侵伐者宋人加兵於曹而諸侯攜貳威不能制矣愚謂此宋襄公已有畜霸之心也然欲繼霸而首壞齊威之所以伯者伐諸夏而恣楚之橫此其所為楚執

楚人敗徐于婁林

諸侯救之不能而徐終為楚所敗左氏曰牡丘之盟為無益伐厲之師為徒往矣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左氏載晉侯之於秦也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不報秦故伐晉晉不知遜乃逆而請戰一戰而敗是以見獲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木訥曰異在石隕鷁退五與六先後之辭史之舊文聖人無損益焉高郵孫氏曰書是月者別非戊申同日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三十一

讀春秋三

二十八

五

季友立僖生而賜氏至其孫曰季孫行父行父之後世以季爲氏至意如而出昭立定專擅魯國而有其二其強蓋原於季友

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

高郵孫氏曰春秋內女適諸侯者書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高氏閏曰公子牙之孫叔孫戴伯也茲公羊作慈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左氏曰謀鄆且東略也將城鄆役病不果而還所



云謀鄆者岷隱曰鄆未  
會盟且未聞有他難  
獨以魯昏姻之故至勞諸侯其會亦不足觀已齊  
威衣裳兵車之會蓋終於此所謂東略者木訥曰  
淮夷今臨淮也東鄰魯西逼宋與徐有疆場之交  
前日徐爲楚所敗齊救不及齊懼淮夷誘徐爲魯  
宋之患故爲兵車之會合諸侯以觀兵於淮亦未  
嘗有伐功然則此齊威垂末之舉事已可憐僖公  
不過嘗預會而魯人至借以頌僖公何哉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

英氏臯陶之後楚與國也齊與徐伐之左氏謂楚

六

讀春秋三

二十九

前年敗徐而報之英氏也崔氏曰敗徐豈英氏有  
力乎滅項不書誰之師左氏以爲魯公穀以爲齊  
胡安定以爲上言齊人徐人伐英氏下言滅項齊  
徐可知蓋謂旣伐英氏因師以滅項春秋承上文  
而書之也木訥亦謂項亦楚屬伐英氏不免移兵  
滅項二說未知孰是按春秋不稱國者多魯之事  
也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自會

夫人聲姜齊桓女也左氏謂齊以滅項故止公聲  
姜會齊公得反國岷隱謂去冬會淮今年夏始滅



宋本黃氏日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項會淮之後公曷為之必有以也經年於外  
事廢矣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木訥趙氏曰齊威五霸之盛其初會比杏以求諸  
侯諸侯未和伐宋而為鄆之會伐鄭而為幽之盟  
諸侯無二矣而後伐戎伐徐徐戎率服則救鄭以  
示威於南伐山戎以示威於北定魯之難救邢之  
危衛滅而齊還之杞滅而齊城之內之諸侯一德  
事齊可以南征楚也則會江黃以掎楚之後取舒  
庸以折楚之臂然後興次陘之師成召陵之功則

襄夷狄之功成矣外雖定而王室未寧於是為首

止之會定世子之位以示諸侯尊王之心襄王踐  
阼又為之合葵丘之會率諸侯以聽於冢宰與曠  
世不行之大禮以令天下而王室亦定矣內和諸  
侯外攘強楚上定王室威公蓋以三王之功不我  
過也則怠心生狄滅溫齊不問楚滅黃齊不救狄  
侵衛齊不知既而楚謀知其怠而易與也於是深  
覆東夏而伐徐威公合八國諸侯於牡丘顧望不  
進乃命大夫救之而徐卒底於敗伐厲伐英氏威  
公皆不親也卒之內寵如林閨門無法一身未暇





六子爲仇，歛不以禮，葬不以時，一威公耳。而前日之威公，非今日之威公，何也？勤怠之殊也。勤怠之意，何從生？修外而不修內也。穀梁氏曰：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丘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注云：會比杏，會鄆，又會鄆，會幽，又會幽，會榿，會曷，會陽，穀會首止，會審，毋會，葵丘，允十一會。洮會，鹹會，杜丘會，淮凡四。西疇，崔氏曰：齊威之霸，自莊十六年盟于幽，至僖十六年會于淮，凡十有二會。而孔子稱威公允合諸侯者，舉其不以兵車者而已。莊十六年九國盟于幽，二十

春秋三

三十一

七年五國又盟于幽。僖元年六國會于榿，二年四國盟于貫，五年八國會于王，世子于首止，七年五國盟于審，毋八年王人與七國會于洮，九年宰周公與七國會于葵丘，十三年七國會于鹹，允九合諸侯，不以兵車。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靡。齊師敗績，狄救齊。秋八月丁亥，葬齊相公冬，邢人、狄人伐衛。

編魚反

齊威屬孝公於宋，襄易牙亂齊，立無虧而孝公奔宋，故率諸侯伐齊以納孝公，蓋亦乘齊之亂欲繼



齊之伯也。魯雖救齊而不力，齊卒敗績，狄救齊，亦思齊威之德也。邢人狄人伐衛，伐衛亦所以救齊也。凡救齊者亦以宋襄之故，非盡公於齊也。齊以亂故，威公九月方葬，齊威立九四十三年，國亂而宋納孝公，繼立名昭。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鄆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鄆子用之。秋，宋人圍曹。

劉氏曰：宋襄公欲合諸侯而執滕宣公，又使邾文公用鄆子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岷隱曰：首執滕子

讀春秋三

三十一

仕

已駭觀聽，會盟曹南。鄆子後至，未足深罪也。遽使邾人執而用之，會盟曹南，曹不致餼，亦微罪也。口血未乾，繼復圍曹，以此求霸，豈不繆哉。

衛人伐邢

報邢之伐衛也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左氏曰：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修桓公之好也。注曰：宋襄暴虐，故思齊桓。愚按：諸侯不肯從宋，而楚與中國之盟始此。此宋襄異日之所以見執於楚歟。

魯襄九年

宋襄執滕子用鄆子

諸侯思桓公會齊

楚始與齊會



梁亡

梁亡梁自亡也左氏謂好土功而民潰何休以為峻刑穀梁以為淫酒要皆以失民而亡梁亡而秦取其地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僖公改而大之也國子集於長府云何必改作則書此可知

夏郟子來朝

公羊以為失地之君木訥曰隱十年公敗宋師取郟取防允三年取郟大鼎于宋則郟為宋滅又矣今而來朝必魯別封之以為附庸

五月乙巳西宮災

公羊以為魯小寢蓋諸侯三宮天火曰災

鄭人入滑

滑小國鄰於鄭服衛鄭故伐而入之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左曰為邢謀衛難也

冬楚人伐隨

漢東之國隨為大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故楚伐之傳謂隨不量力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前年衛伐邢去年齊人狄人盟于邢以謀衛難故今年狄侵衛者爲邢故也往者邢與衛皆嘗有狄患齊威皆却狄而封之今孝公反與狄盟而致狄侵衛故襄陵許氏曰中國無霸則諸侯力攻四夷衝決民被其災此書伐衛伐邢入滑伐隨侵衛者著無霸之患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宋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初宋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人從欲鮮濟木訥曰鹿上宋地也召楚人於境內而盟之引虎入閨闔其脫搏噬幸矣而秋又會之虎口其可屢逃哉宜其見執也愚謂秋之見執已萌於春之見許宋襄愚而妄作楚特以戲視之耳

夏大旱

記災之甚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冬公伐邾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十有一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僖二十一年

宋襄公諸侯於楚 爲楚所執



孟之盟楚嘗許宋以諸侯而今盟之也楚稱子而序於陳蔡鄭許曹之上者止齋謂宋楚初爭長也此行實楚執宋公而序諸侯以執之者蘇氏謂宋不度德量力而爭諸侯諸侯之所不予也公伐邾者邾嘗從宋伐齊魯救之不克又鄆魯之親也而邾執鄆子用之故怨邾特邾與宋盟未敢伐今宋爲楚所伐故乘間而伐邾左傳謂邾滅須句故伐之或言其非是也楚人來獻捷者魯不與孟之盟楚故假宋捷以威魯魯懼而赴薄之盟故楚爲之釋宋公公羊謂目夷歸宋修繕而釋宋公理亦兼

有之也獻捷不言宋之捷者杜注謂秋伐宋冬來獻捷事不異年而從可知諸家或以爲謀或以爲貶或以爲存中國而抑夷狄各以意度之也不訥曰鹿上之盟宋幸脫虎口者以齊在也今齊懼楚而不至陳蔡鄭許皆楚之黨而曹又宋之讎也見執固無疑矣楚之執宋公所以求諸侯魯獨不至獻捷以威之魯懼而後從之魯至而宋公釋使魯不從楚未必釋宋公岷隱曰齊威公霸業已成猶不敢輕視楚宋襄公一旦圖霸輕於挑楚於走楚人有狎侮之心宋人曰盟則與之盟宋人曰會則



與之會，誤而致之，至則執之，執其君以伐其國，如  
玩嬰兒於掌股之上，宋人俯首聽命，罔敢或違，不  
言戰，不言敗，拱而勝之，爾楚人使宜申獻捷于魯，  
蓋是會也，魯君不與獻捷之意，將以風魯，魯侯懼  
而往會，與諸侯盟于薄，既盟之後，宋公僅免而歸，  
蓋在會之諸侯，惟楚命是聽，或執或伐，或盟或釋，  
一無所與焉，愚按岷隱之論精矣，然春秋書諸侯  
者，亦以宋襄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先為中國諸侯  
之所共嫉，楚故因得以乘間，九執之釋之，亦楚與  
諸侯之所同，不可謂諸侯一無所與也，合依經文

讀春秋三

二十七

范

列叙諸侯為正，孟公羊作霍穀，梁作雩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其俱反。

左氏謂須句國也，邾滅之，公伐邾而取之，反其君  
焉，禮也。木訥曰：若是則魯之美事，春秋當書邾滅  
須句，須句子來奔，公伐邾歸須句子于須句，如書  
歸邾子益之文，然後明白。今直書公伐邾取須句，  
如莒人伐杞取牟婁之類，則須句乃邾之邑，魯伐  
邾而取其邑，安可以須句為國？且今既取之，則滅  
矣。至文七年安得公又伐邾取須句耶？則知須句  
邾邑，今伐而取之，以責其不服，其服則又反之，至



文公之世又伐而取之也。是按胡安定於此後升  
陘之戰亦曰魯伐邾之國又取其邑致此之戰其  
惡可知則安定已指須句為邾之邑而魯取之矣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左氏曰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  
禍在此矣孫氏曰齊桓之世莊十六年荆伐鄭二  
十八年荆伐鄭僖元年楚人伐鄭二年楚人侵鄭  
三年楚人伐鄭鄭不即楚此而即者宋襄不能與  
楚抗也木訥曰鄭人從楚力不支也宋襄公已不  
能抗楚甘就執辱何責鄭之弱而附楚岷隱曰宋  
襄被執之後歸反其國當痛自循省為卧新嘗勝  
之計乃以鄭之朝楚起而伐鄭楚師救鄭卒敗于  
泓崔氏曰宋公釋乎執而遽伐鄭所以怒楚而致  
戰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木訥曰升陘魯地也邾伐我也公二年之間再伐  
邾一取其地宜邾必有以報魯左氏載我師敗績  
邾人獲公曹縣諸魚門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楚伐宋以救鄭宋與之戰敗而傷股七月而卒狂



愚取禍尚自稱仁義之師劉氏意林以爲無異盜  
蹠以分均爲仁以後出爲義也劉氏傳以爲宋公  
之愛人也無異於殺之也師氏謂其敗齊師執滕  
子圍曹伐鄭其於仁義遠矣及戰于泓乃以不擒  
二毛不阻隘爲辭適所以敗其衆也木訥謂彼方  
脫纍鼓之餘以歸不能責躬自咎內輯其國外和  
四鄰修德養威待時而動而招楚兵自取敗亡乃  
假區區婦人之仁以要大義之名公羊遂以爲文  
王之戰吾不咎其與宋襄之過而切憤其待文王  
之薄也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左氏曰討其不與盟于齊也注謂十九年盟齊以  
無忘桓公之德而宋獨不會故今討之岷隱曰宋  
襄雖失道然納齊孝公實有德於齊今敗于泓而  
死諸侯之所同念也而孝公首伐之既伐其國又  
圍其邑是以知孝公之背德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左氏曰傷於泓故也不書葬者諸侯畏楚且疾之  
無會葬者也

秋楚人伐陳

僖二十三年

中國無霸



左氏曰討其貳於宋也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杞稱子者左氏謂其用夷禮公羊謂貶其爲徐莒所脅殺梁謂其爲時王所黜未知孰是嘗聞先師王賈道云杞病於夷雖賴齊威城之僅安然幾於非國故降伯而以子自貶然則亦從其赴而書之歟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

鄭入滑王請於鄭鄭反執其使故王使狄伐鄭

秋七月冬天王出居鄭

卷之三

讀春秋三

四十一 至卒

夫

天王襄王也左氏載王子帶之事言避母弟之難也木訥曰叔帶者惠王陳媯之所愛也若殺父母之所愛則與鄭莊公何異故寧避之而出居于鄭文武之靈未泯天下必有勤王者若不得已而遜于叔帶是亦文武之子孫耳此襄王之心也蓋帶之亂衛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故出居鄭其書天王出居于鄭志出入之實爾三傳鑿鑿爲異論曰天子無出且出入人之常豈天子獨能入而不能出耶又曰王者無外故不言出出失天下也夫一視同仁王者之心此所謂無外也豈謂王者



一出而遂有外乎一舉足而出天下遂非其有乎  
書曰王出郊康王之誥曰王出在應門之外易曰  
王用出征夫聖人書昊天王出居于鄭志天王出而  
天下無勤王者非謂王不可出而出也曲禮有天  
子不言出之文蓋生於三傳

晉侯夷吾卒

惠公也子圉嗣立為懷公秦納文公入而殺圉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衛侯燬滅邢夏四月癸酉衛  
侯燬卒

諸家皆謂衛滅同姓故罪而生名之書衛侯燬滅

刑

讀春秋

卷之七

邢朱文公曰經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便書衛

侯燬卒恐是因而傳寫之誤木訥趙氏曰下有衛  
侯燬卒之文後世傳授以類誤耳春秋書滅同姓  
者有矣而未嘗名虞滅下陽楚滅夔皆同姓也何  
以不名楚子虔誘蔡侯殺之此非同姓也何以反  
名之且書滅國則其惡自著同姓非同姓後世自  
辨不在書名而後知其滅同姓也曲禮遂曰諸侯  
失地名滅同姓名吾嘗考小戴禮多漢儒雜說援  
春秋三傳以立文也且衛之滅邢固甚矣而邢之  
滅實有以自致之邢衛均有狄患均受齊威之德



遷而城之二國既安則比以抗狄可也邢乃叛衛從狄又脅狄以伐衛衛抗狄猶懼不支邢狄合而攻衛衛蓋危矣衛固無以制狄故衛滅邢所以奪狄之援紓國之病也然謀則善矣如滅國之罪何聖人自十八年以至于今書邢衛之事甚詳所以著邢不當附狄伐衛衛亦豈當從而遂滅之二者均有罪也愚謂書滅則衛罪為重

宋蕩伯姬來逆婦

伯姬魯女嫁宋蕩氏來為其子逆婦以姪從姑也先儒謂娶妻必親迎而伯姬為子逆婦非也諸侯嫁女於大夫以大夫同姓為主今公以愛其女而自主之亦非也

宋殺其大夫

杜氏注曰其事則未聞胡安定曰以泓之戰不死難也崔氏曰豈嗣君三年喪畢既臨事而治泓戰之罪諸大夫有以衆死者乎木訥曰宋為楚所敗宋襄自取之也安可以責其臣今襄公死成公立晉文即位二年方圖伯宋將託於晉乃歸罪於其臣以滅先君之耻而殺其大夫愚按此皆以宋之事而意度之若闕所不知當從杜注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頓迫於陳頓子奔楚楚圍陳而納之中國虐也矣  
狄反借為義舉

葬衛文公

立二十五年卒而成公立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洸他乃反

木訥曰莒自僖元年魯獲挈之後未嘗通魯然亦  
深矣衛成公斬然其經中為洸之會以平之蓋有  
比小事大之義然莒子不至以慶如會何益於平  
蓋平之意出於衛莒疑魯之未肯平故以大夫聽

二十六年

讀春秋三

六十三

廿

命焉明年向之盟而後成矣岷隱曰衛文公新卒  
嗣子未踰年非有甚不得已之事也何至匆匆亟  
為此盟范甯曰衛稱子在喪洸魯地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  
向

木訥謂莒今知魯肯平故莒子親來衛知魯肯已  
可平故在喪不再行而使大夫岷隱曰左氏以為  
尋洸之盟也洸之盟纔一月何盟之尋僖公謂前  
日之盟莒子不親至不足以為平故復會于向不  
知洸之盟莒子不至公與大夫盟已失體矣今衛

二十六年

晉文公三年



又效尤使大夫來公自輕亦甚矣平莒非大事何汲汲若此乎向莒地速公羊作邀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

齊初怨魯救無虧至齊之盟宜釋然矣魯齊甥舅之邦乃乘其不備潛師侵之怨其來追夏又伐之衛之伐齊爲魯伐也魯之乞師於楚將伐齊也公子遂者東門襄仲也鄆公穀作雋

秋楚人滅夔子歸

夔楚同姓國楚虐其小而滅之傳謂夔不祀而見滅故楚雖滅同姓而不名劉氏意林曰楚祖鬻熊夔祖熊摯諸侯祀不過其祖夔不祀祝鬻與鬻熊非其罪夔公羊作隗

冬楚人伐宋圍緡

傳謂宋恃善於晉而背楚故楚伐之岷隱曰前者齊伐宋嘗圍緡今者楚伐宋又圍緡緡之百姓何以堪命此皆宋襄之餘孽也緡穀梁作閔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齊雖首兵魯乃以夷狄攻中國其來多矣僖公負齊威一至於此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岷隱曰杞或稱侯或稱伯至于稱子極矣故春秋因其自卑而書之僻陋用夷庭實有闕魯之重物而不重禮公子遂所以入杞也責其不共杞何敢爾欲加之罪其無辭乎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孝公立十年卒杜注曰三月而葬速襄陵許氏曰齊桓既沒諸侯思之如周人之思召伯也孝公不能藉之以興觀其間楚人之勝以圍宋襄又侵伐魯僖不已與桓公下宋桓魯莊之意正相反霸業所以隳矣禹按桓公務却狄摧楚孝公首盟狄盟楚不克紹如此無足責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崔氏曰春接其君秋入其國以內為過於杞無譏木訥曰魯怯於齊而虐於杞怯者吾則乞師必取其邑虐者吾以偏師直入其郭僖公自公子友死而用公子遂善惡判矣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崔氏曰是時齊威既沒楚人肆橫執宋公伐宋國



敗宋師獻宋捷圍宋邑不道於宋已甚今又圍宋  
宋之盟猶薄之盟爾泰山孫氏曰四國雜然從夷  
以圍中國其惡自見先儒亦謂楚序於諸侯之上  
而獨稱人者嫌其子楚以霸也木訥曰楚之虐宋  
亦甚矣宋成以父之讎義不屈於楚亦可謂賢子  
歟于時晉文興霸蓋已四年宋亦有足恃者而楚  
虐宋不已楚則然爾諸侯之不知變一至此哉有  
晉可從而不得反比楚以戕中國其罪蓋重於楚  
晉文於此不得不興也或者疑晉文興霸之暴蓋  
不速則無及於天下之患而諸侯皆楚矣明年敗  
楚於城濮豈獨宋賴之天下賴之也

讀春秋三

卷六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公子買戍衛不  
卒戍刺之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  
宋人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  
城濮楚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得臣衛侯出奔楚五月  
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  
踐土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  
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此楚圍宋之久宋告急於晉晉文公因爲圍霸攘  
夷之舉也書晉侯侵曹晉侯伐衛者曹衛皆楚之

僖二十八年

晉文公五年始朝

片

宋戰于城濮盟于踐土



黨而晉之怨故侵之伐之以誘致楚也書公子買  
戍衛不卒戍刺之者魯先使買戍衛今因晉伐衛  
故託名不卒戍而殺之以悅晉也書楚人救衛者  
楚為晉所誘致也書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者  
執楚之黨算楚之仇以怒楚使戰也書晉侯齊師  
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殺其大夫得臣者  
得臣強復取敗而楚子歸罪於得臣也書衛侯出  
奔楚者楚不克欲與楚而國人不可故奔楚也書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  
土陳侯如會者功成定霸以盟諸侯陳後至而不  
及盟也書公朝于王所者王在踐土而朝之也書  
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者衛之出  
奔元咺奉其弟叔武以守今晉赦衛侯得歸反殺  
叔武故元咺訴於晉也未訥趙氏曰晉文之霸功  
與齊威同而勢與齊威異齊威之興天下習其周  
之弊而莫識所謂霸者故齊威求諸侯為難必屢  
會屢盟訓諭告戒而後諸侯服從然欲制楚則楚  
方張其侵犯不過蔡而已故諸侯既合則一問而  
楚服晉文之興則諸侯蓋習於從霸惟時無其人  
則無所適從晉文起而號召之一揮而至矣然楚



之強則非齊威之時也齊威之時楚不出蔡鄭而  
今直蹈齊魯之郊魯宋曹衛陳鄭蔡許自東以南  
皆楚矣晉文將起而收之不其艱哉故齊威伐楚  
至於召陵楚地也晉文敗楚止於城濮衛地也自  
楚及衛蓋千里却楚千里之外以收魯宋曹衛陳  
鄭許蔡半天下之諸侯其用力爲如何論者不察  
而妄誕晉文以爲不及齊威此不識天下之勢書  
生語也齊威制楚以三十年之久故合諸侯以正  
問罪之名期其服而已晉文則解倒垂之急於旦  
暮之間故務以謀必於勝之而後已二者又勢  
之不同也踐土之盟平溫之會天王皆在天下  
居成周而出次于外踐土之盟聖人惟書公朝于  
王所不書所以出之故不若溫之會書狩而後朝  
之有序也三傳遂有天王下勞晉侯之說此不可  
信傳而不稽諸經也經於僖二十四年書天王出  
居于鄭自後未嘗書歸于成周踐土即鄭地也則  
天王蓋居於是久矣何下勞之有或者棄經任傳  
謂左氏有晉侯納王之事遂以爲實春秋以周爲  
重安有晉侯納王而不書者哉天王之歸蓋因今  
踐土之盟也前此鄭陷于楚天下無勤王者今晉

卷

春秋左傳卷三

六

七



侯克楚于城濮以敵王愼奏凱于王會諸侯以盟于鄭以諸侯朝焉天王因是復歸于成周冬書河陽之狩則天王既歸而出狩也文公非緩於納王也蓋先勝楚而後納王也伐楚者納王之資也然則踐土之盟厥勳茂哉小人不樂成人之美取三傳撥蜂之說以疵吾晉文君子所不甘焉故愚稽於經以正之非私晉文白聖人之筆法而已

陳侯歎

陳侯立十六年會于踐土以病歸卒是為穆公子

共公立

讀春秋三

六十九

吳侯

秋杞伯姬來

莊公之女此私來也

公子遂如齊

魯嘗以楚師伐齊取其邑齊怨深矣今齊既易世已同踐土之盟魯故修齊好亦以晉既勝楚而畏晉故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人秦人于溫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

左傳謂晉文召王者也木訥曰溫之會天王時已歸成周晉文於是合諸侯而朝之然不朝諸京師

晉文八年

晉文霸五年

齊魯復合

天王狩河陽



而朝諸河陽何也蓋昔襄王在鄭鄭實陷於楚晉侯勝楚得鄭而取日於虞淵前日踐土之朝是也今天王復辟所以德晉者甚重而晉將朝焉於是襄王出狩而就見之所以勞晉文之來也然則禮乎曰非禮甚矣諸侯朝王禮之常天王受朝亦禮之常自入春秋百年之間無復修朝見之禮晉之朝王曠世盛典也於是屈而出見之託狩爲辭焉蓋下堂而見諸侯自夷王迄今又百年則循而至此亦勢之必至說者不知踐土之盟襄王尚在鄭既以爲天王出勞則疑河陽之狩不容再出故以晉侯召王爲言且晉侯方以尊王名於天下今反召之以買抗君之罪必不然矣又嘗以地考之而知河陽之狩非晉文召王也河陽今之孟州河陽與溫皆孟屬邑孟距王城纔七十里而不舉趾如王城哉然則孔子稱晉文譎而不正何也夫譎以謀言也如侵曹伐衛執曹昇宋執衛侯歸京師皆譎也晉文果召王則天下之逆節聖人將不齒之矣豈特曰譎而不正哉愚按岷隱嘗云使宋人賂齊以告楚分曹衛之田以昇宋私許復曹衛以攜楚人之黨顯執宛春以激子玉之怒凡此皆譎



也然則舊說指召君爲謫者召君之有無雖未可  
質言而果召君則不止於謫誠有如木訥之言也  
謫固自有在也崔氏曰河陽之狩三家皆謂再致  
天王似誤矣溫之會天王未嘗與自爲河陽之狩  
耳何以言之彼踐土之盟加朝之日於盟之上知  
既盟而朝同在癸丑之日則王在踐土明矣此則  
先書溫之會又書狩于河陽然後書壬申朝于王  
所三者似異日則溫之會天王不在溫亦明矣然  
河陽遠矣王適以諸侯會溫之時而遠爲河陽之  
狩是王實欲會諸侯假狩之名以行爾溫者河陽  
之地也於諸侯會以其邑言於天子狩以其地言  
晉文行霸帥諸侯朝王以尊周室春秋子之此所  
以志公之朝也愚按召王者左氏之言而下勞者  
後世之說木訥破召王之說而猶以王之狩爲下  
勞若以經文爲正則諸侯之會在溫天王之狩在  
河陽諸侯既會而復以壬申日朝于王所其事不  
過如此若王室微諸侯強天王因出狩而就見其  
迹亦曉然可知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以元咺之訴而執之也元咺訴得直故復歸于衛



然為臣而執君，君執而臣返，皆背理甚矣。

諸侯遂圍許，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許自二十七年從楚圍宋，踐土之盟于溫之會，許又獨不與，故晉以諸侯圍之。曹伯父拘于晉，晉文感侯孺之言，使之復國。曹伯未至於國，遂即來同圍許。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介，東夷國葛盧國君之名。書來不書朝，公羊謂不能乎朝也。

公至自圍許。

三

讀春秋三

七十二

信

木訥曰：公會于溫，朝于王所而後，遂圍許。今獨以圍許至，則九例謂後事小，則以前事致者，於是不通矣。愚意承上文言之，無他義也。說者鑿爾。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

翟泉。

翟音直，翟反。

左氏曰：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塗、濤秦小子然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木訥曰：翟泉，周地，以大夫而盟，王臣於天之側，抗可知也。此隱曰春秋之諸侯不知有王，空如晉文之尊王自謂不可及矣。狃於習俗，闇於



典禮若此等類皆不知其非愚按諸家皆痛詆此盟謂書及而不書公及者爲魯諱書人者貶諸侯也按公穀二傳所載經文皆作公及而左氏於傳亦作公及獨左氏所傳之正經無公字其闕文未可知會者既非諸侯不書人而何書聖人實書其事善惡昭然未必陰爲譏詆如凡例之云也翟公穀作狄

秋大雨雹

陽氣方盛而陰脅之爲雹大者過甚之名春秋書大雨雹者二

冬介葛盧來

春之來公圍許未至未見公也故冬再來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

左氏謂狄間晉之侵鄭也故侵齊岷隱曰按僖公十八年狄救齊二十年齊狄盟于邢三十年三十年狄皆侵齊侵起於盟盟起於救也夷狄豈可使有功於中國而與之盟會哉木訥曰齊威之霸狄伐晉而齊不救者憾晉之不從今晉文之霸狄侵齊齊包從晉晉何辭而不救此晉文之老而懈也一伐楚再朝王至翟泉之盟已不親矣晉文剛毅

三十年

晉文朝王

狄侵齊



果敢過於齊威惜其老而力有所不逮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般衛侯鄭歸于衛

衛成之奔元咺奉其弟叔武守衛衛成歸反殺叔武元咺許於晉晉執衛成歸京師元咺復歸衛立公子瑕故衛成再入而殺之元咺許君而專立有罪矣衛侯鄭亦書名者先儒謂殺叔武公子般皆非其罪而戕天倫也或曰魯請於天子而天子使之歸故名也竊意瑕亦嘗立故各書名爲別如突忽斃

晉人秦人圍鄭

卷之三

七四

崔氏曰鄭不會翟泉之盟時秦晉方睦故相與圍之愚按諸家多據左傳謂晉文舊嘗過鄭鄭無禮而報怨木訥曰踐土于温之會鄭伯皆在越五年同兩盟豈至是而始責舊怨哉蓋安定亦云討翟泉之不會此說是也

介人侵蕭

張氏曰介再來魯求援而後舉兵也木訥曰蕭附於宋介附於魯石氏曰蕭姬姓宋附庸後楚滅之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岷隱曰宰周公王朝之貴豈得下聘列國胡安定



曰公子遂如京師報周公之聘也然王者至尊非諸侯可抗也木訥曰子遂如京師而遂如晉則是魯以事鄰國之禮事周也魯蓋以宰周公之來本乎晉侯以戎朝王而致故既已聘周不可不如晉以報其私焉是聘使之勤出於周而勞問之恩歸於晉也然自隱至莊天王聘魯者五卒無一介之使如周則今日公子遂之行已爲非常之禮尚何責其遂如晉耶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公子遂如晉

左氏謂晉分曹田取之也如晉者拜曹田也公羊

三傳

春秋三

卷七十五

源

謂晉取曹所侵而班之諸侯也任氏黎氏諸家皆以爲曹田曰非其有故書取也石氏劉氏諸家皆以爲魯田曰不繫國則我之有也趙木訥又曰魯兵嘗追齊至濟西我之地也宣十年又書齊人歸我濟西田歸我則本魯田也惟黎氏以爲非曹非魯不可追治其田之自來蓋自周衰相吞滅而致魯本封百里耳至鄭夾洙則曰魯之濟西比曹比齊晉文討曹而分其地魯得濟西之田此語覺深徑矣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信三十二年

晉文霸八年

魯取濟西田

卜郊不從



木訥曰郊之制自惠公請之周雖有其制而未敢用僖公首舉之故卜之下之至四而不從天豈容僭哉而猶三望是犯天威而必於僭也其可乎三望之說諸儒紛紛惟岱濟淮者是也石林曰呂不韋之書曰此平王之末造惠公請於周而假寵於周公是平王爲之也然猶有降殺焉故郊不以日至而以上辛禘不以祖之所自出而以文王望不通方望之祀而以三望門不兼五門之制而以天子臯門爲庫門應門爲雉門雖爲之別而孔子不與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止齋曰諸侯

讀春秋

卷之六

卷之六

之有郊禘東遷之僭禮也故曰秦襄公始列於諸侯作西時祠白帝魯之郊禘惠公請之據邵氏經世書惠公實立於秦襄公祠白帝之年然始欲用之者僖公也向者莊公觀齊社曹劌諫曰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見惠公雖請之而魯未嘗行也記禮者以爲魯用天子禮樂皆成王賜之按衛祝鮀之言分魯以大輅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冊官司彝器成王命伯禽者不過如此無所謂天子禮樂也隱公考仲子



之宮而始問羽數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歆彤璽而  
辭不敢受魯武子來聘饗之賦湛露彤弓而曰其  
敢干大禮予以見魯之僭尚未久故上自天子之  
宰下至鄰國之卿苟有識者皆疑惟遜謝而魯又並  
無一語及於成王之賜以自解愚按破明堂位成  
王賜魯以天子禮樂之說自劉敞始以史角之事  
為據至木訥述用之甚明石林與止齋參考之甚  
備故悉錄於此明堂位之說出於漢儒在秦書昌  
覽之後其不足據亦明矣但木訥三望之說王岱  
濟淮以魯言也恐不若戴岷隱謂魯僭用天子禮

三

讀春秋三

七十七

文

國居東方親祭泰山濟水而望祭西南北三方之

山川其理尤白

祭音祭

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

木訥曰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今又來求婦杞亦  
有君乎何朝覲婚姻皆出於婦人也伯姬亦悍哉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齊侯城楚丘以迂衛蓋三十年矣齊威未沒狄已  
侵衛僖十三年之役是也至十八年二十一年又侵  
伐之今又整兵而圍之衛不得已迂帝丘以避晉  
文不救蓋已衰矣明年而即世愚聞之先師曰衛



益迂而西也。帝丘顓頊之故地。去楚丘又二百里。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文公也。立四十五年卒。捷公羊作接。

衛人侵狄。狄衛人及狄盟。

狄有亂。衛侵之。狄請平焉。明年晉又敗狄于箕。自是衛無狄患者十餘年。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文公生十有七年而出奔。在外十有九年而入國。入國五年而霸。一戰勝楚。再朝王。所傳之襄公悼。公平公定公皆能嗣其業。以宗諸侯。天下賴晉垂。

讀春秋二

七十八

二百年使齊威既沒而不有晉。天下胥而為夷矣。故霸業惟齊為盛。惟晉為久。惟齊威晉文為可以言霸。世稱五霸者非也。霸之為言。王室既衰。方伯出而攘夷。狄以安中國。齊威晉文是也。宋襄狂愚。戕中國而結夷狄。霸之反也。秦穆楚莊以夷狄而脅中國。霸之變也。皆不可言霸也。霸惟齊晉安有五哉。故孔子於春秋言其事。則齊桓晉文。蓋春秋之世主之者。齊威晉文耳。孟子勸時君行王道。其力詆桓文者。有為之言也。後之讀春秋者。弗察也。凡威文之功。皆指以為威文之罪。嗚呼。獨不觀威。



公未霸天下之亂爲如何威公霸而天下定矣威公甫沒天下之亂又如何文公霸而天下又定矣此春秋之世生民倚之爲司命周之宗社所恃以不泯不滅而顧以爲罪可乎特其行事皆出智力苟焉隨世以就功名而世習既漓諸侯卿大夫之殺奪僭竊者終不可盡禁故孔子作春秋筆削以裁之曰其義則其竊取之爾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秦穆公千里襲鄭事不成而中道滅滑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春秋三

七十九

魯自僖公二十六年伐齊取穀至二十八年公子遂始如齊越今五年齊始聘魯或謂此報聘也或謂晉文方沒諸侯無所適從而締交也或謂晉文既沒齊恃強欲主盟而修舊好也皆未知然否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初秦晉同圍鄭秦私及鄭盟爲置戍於鄭反又私約其戍爲內應而千里潛師以襲鄭知鄭有備滅滑而還滑比鄰於晉者也原軫於是勸晉襄公邀于殽敗之匹馬隻輪無返孫氏曰晉文卒未逾年秦由僻陋乘中國之無伯越數千里以伐鄭其無

宣公三年

晉襄公繼霸

敗秦師于殽



晉也甚矣書曰敗秦師所以甚秦之惡而與晉之勝也高氏曰秦輒興兵以加中國既入滑又伐鄭秦亦張矣楚患未已而加之秦中國則殆矣書曰敗秦所以惡秦而予晉之勝也夾漈鄭氏曰襄公之不替伯自殺之役始晉之終於伯亦自殺之役始愚按諸家多罪晉襄有秦納晉文之恩及罪其居憂而興我先師王貫道嘗言魯自秦啓曲不在晉使襄公懷先世之恩及拘尋常則晉不可繼伯而秦橫矣

癸巳葬晉文公

勝秦而歸乃葬猶不失五月而葬之禮

狄侵齊

左氏曰因晉喪也東萊曰文公一死便來侵撓春

秋時若非霸主時復整頓如何成中國

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杜氏曰魯亦因晉喪以陵小國高氏曰升陘之敗十餘年此年因晉喪而報之岷隱曰升陘之敗魯固然邾然君取其邑臣伐其國報亦甚矣木訥曰僖公在位三十有三年敗邾者三親伐邾取邾邑者二又以公子遂帥師伐之邾本魯附庸自列五



等為諸侯不屈於魯故必欲服邾邾終不服也  
晉人敗狄于箕

左氏謂狄伐晉及箕晉敗之于箕然則此亦乘晉  
之喪而晉襄再勝外侮也岷隱曰狄為中國患至  
甚前此未有敗狄者晉實始敗狄于箕獲白狄子  
此卻缺之雋功也木訥曰狄自伐邢之後至是垂  
四十年矣諸侯無小大皆受其毒不敢以一矢加  
之前年衛不忍其虐而侵之狄屈而求盟焉今又  
侵齊齊不能討伐晉晉敗之故其後屢侵齊而不  
敢犯晉則知制夷狄果不可以示怯也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今年春齊使國歸父來聘臧文仲勸公朝齊謂親  
有禮杜稷之衛也故今公如齊然報聘而親之似  
過矣

乙巳公薨于小寢

小寢燕寢也路寢為正寢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岷隱曰皆時燠之災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左氏曰討其貳於楚也木訥曰晉文之霸獨許不



至溫之會以諸侯圍之然卒不至故翟泉之盟亦不與今襄公以三國伐之而許終不服蓋恃楚也

僖公於十二公之中見稱賢君者也然世之稱其賢者以詩有僖公之頌而穀梁釋春秋書不雨為公之閔雨書雨為公之喜雨也然頌乃臣子頌禱之辭皆無其實春秋書雨書不雨者特以其閔民事而書後之讀春秋者因詩有頌以賢待公而意其為閔雨喜雨爾亦豈有其實也哉若其滅項伐邾取須句取訾婁取濟西田以楚

伐齊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皆其不賢之實而始僭禮小郊則春秋所書尤不賢之大者也詩人反以郊為誇尚可以詩頌為據而意度春秋之書雨書不雨為褒也耶木訥趙氏以詩頌其美而春秋載其失也折衷而為之說曰僖公中材庸主也其先任公子友則賢其後任公子遂則否天下有霸主則僖有以自固中國無霸主則僖無以自立方齊威之霸也服強楚定王室僖嘗與其功及宋襄之敗也楚人盟于齊盟于薄公亦與其條方晉文之未興也僖以楚



師伐齊為楚人戍衛實蒙惡名及晉文之既興也兩會諸侯兩朝王所亦獲善譽初任公子友也敗莒于鄆以責保慶父之罪如齊涖盟以求與伐楚之功友之如齊以修事霸主之禮此雖出於友而僖實享其榮然之任公子遂也乞師于楚以伐鄰國帥師入杞以虐小邦如京師而遂如晉則不忠於周既取邑而又伐鄰則納君于惡此雖出於遂而公亦蒙其罪因是知僖公為中人也其他閨門不肅而夫人會齊侯于卞季姬遇鄆子于防典禮不經而用禘致夫人免牲猶三望此又中人之德性有所不至智有所不及者也愚謂木訥折衷之論也錄之以俟考者考焉

章

清春秋三

三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九終

十五年





宋本黃氏日鈔

國家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第十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十

讀春秋四

文公

名興僖公子母聲善諡法慈惠愛民曰文忠

信按禮曰文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行即位之禮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不書朔失之也公羊本有朔字

天子使叔服來會葬

公羊謂會葬禮也先儒多謂弔賻可也會葬非禮也未知孰是要之王室微諸侯強每事反下之耳或又謂五月而葬今三月而來會亦早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五月而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或謂知公之不請命而反先焉蓋事勢陵夷上之每每屈以就下如此

晉侯伐衛

晉文公季年衛背晉而侵鄭襄公告於諸侯而伐



士禮庶歲



之先且居勸以先朝王故襄公朝天王於温而使  
先且居胥臣伐衛此左氏說也石林讞曰經言晉  
侯伐衛則非先且居胥臣矣或曰因討衛而後朝  
王非朝王而後伐衛故著其伐而沒其朝愚按此  
亦據左氏而評之合且以經文爲正

叔孫得臣如京師

得臣叔牙之孫如周拜錫命也先儒謂公不親往  
拜而遣得臣非也然於經亦無遣使之文

衛人伐晉

衛孔達也不知自反而反伐霸主爲報木訥謂是

亦犯上蓋既無王復無霸則天下胥爲夷矣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敖慶父之子穆伯也晉伐衛取戚田而疆之敖往  
會焉禮樂自大夫出始此木訥曰孟氏自敖而專  
叔孫氏自得臣彭生而橫季孫氏自行父而侈前  
乎此大夫出會者皆君命至此而始專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頹慶倫

商臣後爲楚穆王頹則楚成王也書商臣稱世子  
以見其有父之親書頹稱君以見其有君之尊商  
臣無父無君大逆無道禽獸不若也唐太子洪授

文元年 大夫會諸侯於戚 始 晉襄公繼霸二年



左氏春秋廢書而嘆曰聖人何書此耶率更令郭  
瑜對曰春秋以善惡爲勸戒故商臣千載惡名不  
滅洪曰實不願聞願受他書瑜遂讀禮張氏洽曰  
願在位四十六年更齊桓晉文之時僭王猾夏力  
爭諸侯齊桓既沒益肆憑陵執宋戍齊毒被中國  
及晉文敗之城濮聲勢消沮欲易世子謀及婦人  
自取篡逆蓋夷狄積惡之應如此後世如匈奴曼  
頭魏拓拔珪唐安祿山史思明朱全忠本朝西夏  
曩霄皆受禍於其子願公穀皆作髡

公孫敖如齊

續

注云始聘通嗣君也木訥謂諸侯世相朝必三年  
喪畢今敖如齊非禮也專也文公即位一歲之間  
朝會皆出於得臣與敖何以爲國乎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  
績

秦報穀之役也

丁丑作僖公主

先儒謂練而作主十二月也今十七月後時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左氏謂晉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使陽處父盟

文二年

大夫專盟自公孫始

晉襄公繼朝三年

敗秦于彭衙

伐秦



以恥之

夏六月公孫教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晉討衛故也石曰內大夫專盟自教始外大夫列  
諸侯會自士穀始隴公穀作斂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記災異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僖公閔公之庶兄而閔公先立僖嘗臣之今文公  
欲尊其父故躋僖公於閔公之上傳以爲逆祀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報彭衙之役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

先儒謂未終喪納幣非禮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  
人伐沈沈潰

左氏曰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  
潰凡民逃其上曰潰

夏五月王子虎卒

翟泉之盟王人王子虎也是爲王叔文公來赴弔  
如同盟夾漈曰文公於襄王猶周公於成王也成



王弱有管蔡之變襄主微有叔帶之難輯諸侯寧王室文公之略也

秦人伐晉

秦再敗於晉今此焚舟之戰也晉師不出秦封殺尸而還

秋楚人圍江

江近楚自齊桓貫澤之盟江從中國今楚有窺中國之心故先圍江

雨蝨于宋

記異

請秦師

五

沈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岷隱曰晉侯使陽處父盟公已而自知其非禮復請改盟然召而盟之魯之弱可見矣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胡氏曰是時楚有覆載不容之罪晉宜大合諸侯聲罪致討庶幾震恐而江圍可解乃遣一軍豈能濟乎

四年春公至自晉

往盟於晉而歸也

夏逆婦姜于齊

文四年

秦再敗

晉不出

晉盟秦師

伐楚救江楚城江



左氏謂卿不行非禮也貴聘而賤逆之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穀梁謂其曰婦姜已成婚於齊也或曰有姑之辭也木訥謂不稱夫人以微者逆不以夫人之禮待之也

狄侵齊

許氏曰狄自箕之敗至是始復侵齊間晉有秦楚之難也

秋楚人滅江

陽處父以偏師救之又不直救江而遠伐楚故江卒滅

讀春秋四

六

晉侯伐秦

報焚舟之役也

衛侯使甯俞來聘

俞即甯武子衛之賢者也當衛侯出奔復歸之時納橐餠以從君於囚貨醫衎以免君於死俞有勞焉至是晉以孔達歸衛故衛侯使來修舊好魯侯享之歌彤弓及湛露俞不辭又不荅賦魯秉周禮有媿於俞多矣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啖子曰自成風之後妾母皆僭用夫人禮伊川曰

文四年

晉侯伐秦

文六年

伐秦報焚舟之役甯武子之賢



仲子始僭猶不敢同嫡蓋風氏即成風僖公之母  
莊公之妾也木訥辨以為僖之妾以秦人來為僖  
公成風之祕為證謂成風繫之僖公猶以仲子繫  
之惠公也未知然否後書葬我小君似亦主僖言  
之也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贈三月辛亥葬我

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

歸芳  
反

珠玉曰含車馬曰贈含贈死贈贈生既歸含贈又  
使會葬是天子成其妾母為夫人非禮也禮庶子  
為父後者為母總不書天王止書王者諸家以為

貶木訥以為關文召伯穀梁作毛伯

夏公孫敖如晉

公方歸自晉敖即如晉或疑其誦事晉以內固其  
權

秦人入郟

音  
若

郟楚屬也叛楚即秦又貳于秦故秦入郟

秋楚人滅六

六皐陶後今屬安豐帝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僖公也立三十三年卒終身事楚晉文公圍之而



不服晉襄公伐之而不與也

六年春葬許僖公

自十月至今計亦五月而葬

夏季孫行父如陳秋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謂臧文仲使其睦陳行父因娶焉是意在求昏而託聘以往木訥曰陳未有聘於魯魯豈先聘小國如陳者行父之私也敖嘗如晉行父與敖一體之人故亦如晉仲氏季孫爭交於晉三家之張自文公始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三月而葬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音亦射姑出奔狄音夜

於傳則狐射姑怨處父以趙盾易已之班使續鞠居殺處父而奔狄崔氏曰從三家之論則處父之選任而告於君者忠矣未可以為罪也稱國以殺知處父有他罪明矣而傳或失之晉殺處父而射姑出奔豈處父之罪有累於射姑故耶射姑穀梁作夜姑狐偃之子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陸氏纂例曰文公以閏非正不行告朔之禮而以

文六年

行如陳如晉 晉襄公 閏不告朔



其朔日至廟拜謁而已木訥曰常月曰告朔閏月曰告月文公不達此以為天無是月而弗告焉猶幸其朝于廟岷隱曰禮天子頒正朔諸侯受而藏之禰廟每朔以特羊告宗廟謂之告朔既告然後出而視政謂之視朔文公末年四不視朔則荒怠于政雖非閏月亦不告矣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當自文公之後魯公不親告朔矣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郛

郛其俱反音吾

僖公嘗伐邾取須句其後歸之今文公間晉之難復伐而取之郛魯邑因伐邾之師而遂城之以

論春秋四

九

三

佈邾其陵霄小國不卹民力直書自見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

宋成公立十七年而卒昭公未即位先欲去羣公子故國人攻昭公殺及二大夫傳謂公孫固公孫鄭也崔氏曰嗣君未立而國內亂大夫有以衆死者知非公命故曰宋人殺木訥曰凡君卒而大夫殺非廢置有不順必不能於嗣君者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秦力

左氏載晉襄卒靈公幼謀立長君趙盾使先蔑迎公子雍于秦穆嬴抱太子曰啼于朝盾乃拒秦

天七年

秦晉戰于令狐

伐邾取須句



而先蔑奔木訥曰晉襄之卒於是暮年襄公之葬  
久矣豈晉至是始謀立君左氏之說必不然也且  
左氏初言先蔑如秦則蔑在秦次言先蔑將下軍  
則蔑在晉蔑既逆雍于秦則必不肯將兵以拒秦  
苟已將兵拒秦豈容復奔秦耶理無可通者皆失  
之誣也秦晉自殺凡五戰今晉襄妻穆皆即世晉  
靈秦康之立可以一洗舊憾趙盾乃修先君之怨  
以爲是戰晉辭爲曲蔑不用命而奔敵矣愚按據  
經文之次第則傳文誠不足憑蓋全與經相背也  
火侵我西鄙

讀春秋四

十

間秦晉之爭也木訥曰魯有狄患未嘗有狄患狄  
蓋遠於魯今狄越齊衛而侵魯其患深矣岷隱曰  
戎嘗爲魯患至莊公伐戎之後戎患少息至是狄  
患方興侵我西鄙其後魯獲長狄僑如狄遂少戢  
治夷狄固不可以無威也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許氏曰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大夫而主  
諸侯盟自扈之盟始也君子惡之崔氏曰是時晉  
侯新立諸侯相與會于晉地而聽事焉晉侯不能  
降禮乃使大夫抗禮而盟諸侯此諸侯之恥而晉

文七年

大夫主盟自扈之盟始

中國始無霸



之罪也故不罪諸侯不名晉大夫以略之愚按此  
前後九書盟會此誠夫子之特筆諸家皆祖左氏  
以爲公後至而諱之殊不知且夫子明書公會  
後世安得自以爲公後至耶惟許氏崔氏據經爲  
說故特錄之然此時靈公尚幼事皆趙盾之爲二  
氏以責靈公未審耳是歲中國始無霸主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盟

木訥曰魯有徐患舊矣入春秋服齊桓之令不敢  
仇諸侯霸主不作徐將爲魯患今其伐莒公孫敖  
於是往盟于莒修僖公洮向之好協謀以備徐

讀春秋四

十一

外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襄王立三十三年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

遂會雜戎盟于暴

離於  
用反

趙盾專有晉大國雜戎與魯有疆場之交公子遂  
當國而專故往與之盟衡雍與暴皆鄭地故越晉  
而可兼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公孫敖穆伯也如京師者將弔天王之喪不至而  
復丙戌奔莒者穆伯嘗爲襄仲娶莒己氏美而自



娶之仲欲攻之惠伯平之穆伯已還己氏至是  
奔己氏也其惡可知

論

書災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司城來奔

大夫孔叔公孫鍾離也司馬公子邛也司城蕩意  
諸也初宋昭公未立先欲去羣公子嘗致亂今既  
立不禮其祖母襄夫人又致亂故大夫司馬死之  
而司城來奔黎氏曰司馬典兵之官而被殺則威  
兩奪矣司城扞禦之任而來奔則主勢孤矣宜昭

卷

諸春秋

卷

卷

公卒死於絀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岷隱曰襄王在殯猶未葬也從魯求金亦可念矣  
木訥曰諸侯不貢而致天王下求雖金非所以責  
魯然王有闕則諸侯均所當供

夫人姜氏如齊

此出姜也杜注以爲歸寧木訥曰文公並妃匹嫡  
嬖於敬嬴生倭羸寵而倭將貴夫人如齊謀於父  
母其歸寧蓋有故存焉聖人書之爲十八年歸齊

張本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得臣莊叔也如京會葬也岷隱曰魯成風之喪王使榮叔歸含贈叔服會葬今襄王之喪公孫敖如京不至而復魯亟遣大夫往繼可也遷延不行而毛伯求金已而得臣方會葬亦晚矣崔氏曰天子之葬魯侯親之者也乃遣大夫木訥曰猶愈於不會葬者愚謂周衰諸侯強禮之倒置甚矣魯僅儕周於諸侯而周之下禮於魯反過於交鄰國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左氏載先都怨先克沮己不獲登王軍殺先克晉人遂殺先都胡氏謂晉政在趙盾先克者盾之黨是則討先都之亂者盾必主之也國亂非君命故

曰晉人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崔氏曰夫人不寧于魯故終以見出是行也夫人其幾於出來故殆其姓而喜其反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士穀箕鄭與先都同亂者也故併殺之木訥謂先都既殺其黨責其自新可也盾必誅之亦知已之專而懼士穀之伍不出於已也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於是伐鄭。孫氏曰：楚自城濮之役，不敢加兵於鄭。今伐鄭者，晉文既沒，中國不振，故也。張氏曰：趙盾為晉當力懲其始，以振中國之威，乃緩不及事。諸侯之師及鄭，楚已囚鄭公子去矣。木訥曰：晉靈少且不君，權專於盾，楚商臣大逆之罪，晉不能問。至是復窺中國，兵行鄭郊，楚之進退視中國強弱，中國無霸，何以安之。

夏狄侵齊

論春秋四

十四

張氏曰：楚得氣去而狄交侵矣。

秋八月，曹伯襄卒。

共公也，立三十五年卒。

九月癸酉，地震。

地道靜動為異。

冬，楚子使椒來聘。

張氏曰：伐鄭而聘魯，亦遠交近攻之意。愚按此事，諸家皆謂書楚子書椒，以其以禮交中國而進之也。木訥辨之曰：楚執宋公以伐宋，春秋亦書昌楚子，豈進其虐中國耶？宜申謀為不道，而見殺春秋。

文九年

中國無霸，楚相伐鄭，狄亦侵齊。

楚來聘。



亦書曰宜申豈進其謀逆耶書楚子書椒從其國之稱書其實而已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祿音

衣服曰趨以贈死者成風之卒今五年矣張氏曰是時秦楚交病中國秦欲伐晉而楚魯猶楚欲圖北方而聘魯也啖子曰僖公成風與惠公仲子何殊傳謂兩人誤矣木訥曰此特歸成風之祿爾不曰僖公無以別其為僖公之妾成風為僖公之妾於是明矣非謂蒹葭二人也

葬曹共公音

讀春秋四

十五

委

八月卒冬而葬計亦五月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臧文仲

夏秦伐晉

傳載晉伐秦取少梁秦伐晉取北徵是交然不已經止書秦豈以兵端在秦耶

楚殺其大夫宜申

傳載宜申謀弑穆王而見殺經但書殺其大夫木訥謂穆王弑君父故宜申之謀弑以無罪書之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文十年

秦伐晉



旱可知

及蘇子盟于女栗

女音汝 又如字

諸家多祖左氏說謂頃王新立而盟以盟天子之大夫與周下盟諸侯為非惟戴岷隱曰僖公十年狄常滅溫溫子奔衛溫即蘇子也今與魯盟豈非既復其國而未與魯盟邪

久狄侵宋

高氏集註曰狄侵諸大國獨宋未耳自宋亂之後狄始侵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左氏

春秋左傳

十六

文

左氏載其將伐宋先儒謂睥睨中國耳厥貉公穀

作屈紹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九倫反

杜注討前年逃厥貉會

夏齊彭生會晉卻缺于承筐

邈去反

左氏曰謀諸侯之從於楚者杜氏注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宋聽命于厥貉也先師謂此亦霸者事大夫豈得而專之木訥曰魯獨會之者蓋大夫之專自魯始霸主之令亦出於大夫此魯所以悅從者與彭生叔仲惠伯也公子牙之孫

文十年

狄侵宋

楚伐麇



秋曹伯來朝

左氏謂始即位而來也

公子遂如宋

左氏謂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木訥曰彭生會晉公子遂如宋魯君安在哉大夫專恣各事大國以固私黨

秋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左氏曰鄭曠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得臣追之吉敗狄于鹹獲長秋僑如木訥曰狄八年之間三侵齊而侵魯宋者一得臣出其不虞而敗之自是有懼心惟十三年一侵衛不敢窺齊魯之藩籬則鹹之役不惟有功於魯且有功於天下也得臣莊叔也最善射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邾伯來奔

公羊曰失地之君也岷隱曰按左氏邾太子以地來奔魯以諸侯逆之故書曰邾伯誠如所言邾太子未嘗為君春秋豈得以邾伯書蓋必嘗為君迫於不得已而出奔非其罪也孫氏曰按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自是入齊為附庸此而來奔齊所逼爾邾公羊作盛



杞伯來朝

始朝公也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左氏謂嫁杞而杞絕之公穀謂嘗許嫁杞而卒令皆不可知趙子曰時君之女故曰子以別非先君之女也愚按以此釋經文足矣

夏楚人圍巢

岷隱曰前日楚伐麇中國不能救於是又圍巢中國無霸主諸侯何恃哉

秋滕子來朝

滕昭公也亦始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

將伐晉也木訥曰九年秦將伐晉則來歸僖公成風之祿今將為河曲之戰則有術之聘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自穀至此凡六交兵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音連

諸與鄆二邑名木訥曰諸鄆莒魯之衝也七年徐伐莒公孫敖如莒蒞盟莒魯蓋締交也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奔莒敖之奔蓋不能於魯而莒容



之行父疑敖之在莒為疆場患故帥師以城焉張氏曰前此莒未嘗與魯者爭今行父首帥師城二邑以啓爭端魯自此與莒為仇而爭由鄆始先師嘗言二邑近費而介於莒也年宿伐莒取鄆叔弓疆其田費於是始大然則此行父自為封殖之計也鄆公羊作運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陳共公立十八年而卒皆夏從夷者終其身其子平國立始自拔於夷狄以從新城之盟是為靈公

邾子濂蒞卒濂其居反

邾文公立五下子獲且立左氏載文公上遷

絳利民不利君公遷而卒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旱可知

太室屋壞

太室魯公伯禽之廟不修故壞書不共也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狄侵衛十有二月己丑公

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劉氏曰前此鄭衛皆晉而與楚今公之往也衛侯會于沓請平于晉其還也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



于晉公皆成之木訥曰狄復侵衛者衛侯出會乘  
虛而侵之也又曰晉之不能宗諸侯者權在趙盾  
也諸侯之不肯從晉者不屈於盾也中國無霸主  
而楚人伐麇圍巢無復顧忌浸浸然兵及衛鄭故  
衛因公之如晉而會公于沓鄭因公之還自晉而  
會公于棐蓋謀晉之霸也然衛鄭不敢直附晉而  
問交於魯者以魯深睦於晉而知晉強弱從違之  
計卜於魯焉故明年遂為新城之盟公之一出晉  
實困之而復霸諸侯楚實懼之而終文公之世不  
侵中國則亦不為無益於天下愚謂此適投諸侯  
求晉之機也

春秋四

二十

文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去冬十二月與晉盟而今歸魯也

邾人伐我南鄙叔孫彭生帥師伐邾

左氏載邾文公卒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故惠  
伯伐邾余氏曰居喪而伐人與伐人之喪罪一也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昭公也立二十年卒孝公名昭而潘又謚昭非禮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  
酉同盟于新城



左氏曰從於楚者服也伊川曰同懼楚也愚按從楚者宋陳鄭許也自楚荐食中國諸侯無所依去年冬衛鄭會魯皇皇然求晉趙盾又方有求諸侯之心交相求而適相濟是以同盟新城宋地今應天府也七年寘之盟止書公會諸侯晉大夫今年新城之盟列叙諸侯明書晉趙盾者西疇崔氏謂新城之盟出於諸侯而寘之盟晉大夫主會也不言癸酉會諸侯先言會諸侯然後書癸酉同盟者夾深鄭氏謂諸侯之會非一日而皆集必待其集然後同日而盟也

卷之四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孛者星之沴氣也光芒直上而如彗則曰彗光芒四出而勃勃然則曰孛入于北斗者斗有環域故曰入也左氏載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後三年宋弒昭公五年齊弒懿公七年晉弒靈公唐李淳風始弄孛星行度謂此星在角由杓入斗是月自北而入晉居北齊宋居晉之東故晉齊宋當之斗數七故云不及七年胡氏曰此三君皆違道失德而死於亂符叔服之言公至自會



新城之會方告至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邾文公長子攬且齊出也次捷菑晉出也禮以且已立晉又納捷菑見辭而還納者左氏稱趙盾公羊稱卻缺穀梁稱卻克捷菑公羊作接菑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初敖如京師棄君命而奔莒以從己氏魯立其子穀是爲文伯敖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聽朝命復而不出三年又盡室適莒曼伯卒立其弟難是爲惠叔敖又重賂以求復惠叔

論春秋四

廿一

以爲請許之將來而卒於齊敖者慶父之子孟氏也謚穆伯適莒而卒于齊者又奔齊以求歸也高氏謂書此以著典刑之壞且爲明年齊人歸喪起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左氏載魯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以傾之昭公卒舍立商人弑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

宋子哀來奔

左氏曰宋高自蕭封人升爲卿不義宋公而來奔公羊曰子哀者何無聞焉爾穀梁曰其曰子哀失



之也左氏居諸傳之先宋昭又不道之君曰  
左氏耳但子哀一以爲字一以爲名不可考孫氏  
曰宋公族子姓哀名也黎氏曰子哀必宋公之子  
經有子同子糾未知孰是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左氏謂單伯周大夫也子叔姬者文公之女嫁齊  
生舍舍立見弑叔姬不安於齊魯請於周使單伯  
使齊歸之齊不道而皆執之也公穀謂單伯魯大  
夫其并見執者淫也愚按書齊人執單伯書齊人  
執子叔姬兩書齊人者正不欲以姬繫於單伯而  
嫌於淫也此當從左氏而公穀所傳殆齊人誣而  
執之之詞歟若單伯之爲周大夫或魯大夫則不  
可知也莊元年單伯逆王姬去此已七十餘年若  
以爲魯大夫不應父子祖孫皆以名氏稱單伯伯  
似爵而周畿內諸侯也若以爲周大夫則此不明  
書請于周而明年書單伯至自齊於周無闕也世  
遠不可質言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爲單伯與子叔姬執於齊故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大訥曰宋昭不君惟前年同新城之盟未嘗聘魯前日子哀以不義昭公來奔疑子哀間宋魯而魯有以議宋故來修好而又盟以質之神不書使非君命也已專盟也

夏曹伯來朝

曹伯十一年來朝魯本再至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敖以奔死於外魯不許其歸齊人飾棺置堂阜其子難請于魯故歸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十七

讀春秋四

首

信

非禮也說見莊二十五年

單伯至自齊

齊釋其執也或謂行父如晉晉詰齊而齊歸之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新城之盟蔡獨不與故討之蔡自獻舞入楚至晉文敗楚而後來歸踐土溫翟泉皆與會晉文沒復從楚者十五年然蔡無以自立故也今安能得蔡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

傳齊人侵我故行父告于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尋新城之盟謀齊難也以無能為故略之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或疑亦行父請晉而得釋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郭

齊侯再侵者謂諸侯不能也伐曹者以曹兩朝魯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魯以齊兩見侵而求盟齊以行父兩謀齊於晉而不肯與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自二月至五月也穀梁謂厭政甚矣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丘

鄆音西又上西

行父不得盟公使遂納賂于齊乃得盟齊強魯弱也鄆丘公羊作犀丘穀梁作師丘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聲姜僖公夫人文公母

毀泉臺

公羊謂泉臺即築于郎之臺也先祖為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左氏謂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聲姜薨故毀泉臺劉氏曰以為祥



而毀之非明民之道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左氏載楚大饑戎與麋交伐之庸帥羣蠻叛楚楚議徙都阪高為賈曰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遂滅庸岷隱曰秦楚相遠其所以得伐庸者由巴蜀以通道木訥曰楚成王穆王求諸侯直與中國爭鋒今莊王之興西連巴秦繞出周晉之後西南既合而北趨晉則中國諸侯在其掌握矣然則為賈之謀乃轉敗為成而饑饉兵革之來適為莊主強楚之資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襄公夫人王姬欲通公子鮑使甸弑昭公書曰宋人弑其君者先儒謂昭公無道國人所共棄若眾殺之然也杵公羊作處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左氏曰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文公蓋即公子鮑也木訥曰宋之弑君以公子鮑之厚施得民奉以為逆也今諸大夫伐宋卒立鮑而還則安在其為討罪哉成宋之亂而已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九月而葬左氏謂齊難故緩劉氏曰聲姜既葬而後有齊師耳高氏曰九月而葬慢也聲公羊作聖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亳秋公至自穀

齊伐魯魯公子遂以賂得盟于鄆丘齊猶以公不親盟復來討焉公子遂請盟公乃親盟于穀諸侯之會于亳平宋也公以齊難不及與胡銓集善曰文公立十有八年大夫盟會十八九獨此書公盟亦見大夫之張也高閔集註曰穀本齊地僖二十

七年

注讀春秋四

卷七

四

六年公以楚師伐齊齊以是憾魯公不與亳之會而強盟齊于穀苟免齊難而已岷隱曰文十五年書諸侯盟于亳至是書諸侯會于亳其事正同始也魯文公後至晉侯取賂於齊無功而還故春秋略之不列序諸侯今亳之會文公不與諸侯成宋之亂而不能討其罪故春秋復得而略之

冬公子遂如齊

拜穀之盟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崔氏曰臺下者泉臺之下也其臺毀矣而下屋存



焉薨于臺下非正也

秦伯瑩卒

秦康公立十二年卒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商人者懿公也。懿君篡立四年，刑邴歆之父而使歆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駮乘，故二人共弑之。齊人迎立其兄公子元，是為惠公。止齊曰職，歆微不稱盜而稱齊人，所以罪商人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五月而葬

二十

春秋卷四

五十一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冬十月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季孫行父如齊

公子遂，襄仲也。叔孫得臣，莊叔也。子者，立未踰年之稱。子之名，左氏以為惡。公羊以為赤，蓋夫人姜氏所生也。初，文公之妃敬嬴生倭，是為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欲立之。仲請于齊，齊許之。故襄仲殺惡及其弟視而立宣公。夫人姜氏遂歸齊，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所謂出姜不允於魯者也。書曰「子卒」，左氏以為諱之也。木訥曰：

文十八年

公薨襄仲殺其世子行父為之如齊

葬莊五年



遂及得臣如齊而子卒子卒而夫人姜氏歸于齊其義隱而彰矣行父之如齊張氏以爲告宣公之立也沙隨程氏曰遂得臣行父三人皆與謀以其前後如齊而知之也蓋是舉也惟叔仲惠伯名彭生者不可公子遂矯太子惡之命召而殺之甚殺其君庶其

莒子生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故僕弑逆而以其寶玉來奔傳載行父逐而出諸竟曰如鷹鷂之逐鳥雀者也

木訥趙氏鵬飛曰三家之強雖自僖公而僖公

春秋卷四

廿九

之世未嘗敢專也至文公之世孟氏則公孫敖爲戚之會垂隴之盟叔孫氏則得臣會晉伐沈敗狄于鹹季氏則行父如陳如晉帥師城邑至東門氏則襄仲見於經者凡九非會則盟非盟則如非如則伐其橫尤甚於三家然極其源皆由文公怠懦不君也即位之初霸王之會鄰國之好未嘗親之率以大夫往閏月不告月常月不視朔怠惰庸昏不出寢門何以爲國宜諸大夫互結私援外事大國內懷國人而自封植公室凌弱而權移於人也一身未瞑二子爲戮

六年



妾不能相保，終春秋之世，權不能復收，而魯遂以微文公不能追其責也。

宣公

名倭，或作接。文公庶子，襄仲為其妾母，敬嬴殺嫡而立之，謚法善問周道曰宣。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岷隱曰：魯之威，宣昏繼故而立，無所畏懼，偃然行即位之禮。春秋即其實而書之。

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岷隱曰：宣公執親之喪，未一年遽遣人逆女人道。

三十四

宣公春秋四

二十

廢矣。木訥曰：諸侯娶元妃以奉宗廟，非苟結私黨以濟其惡也。弑太子立宣公，絕姜氏，皆仲遂與敬嬴之謀。今謀既濟矣，獨虞姜氏在齊，有以謀魯也。故宣公即位坐席未溫，而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其為謀豈不迫哉！蓋齊惠亦負篡弑之惡，故不暇責魯，特患姜氏有言於惠公也。今既逆齊女而歸，則惠益親魯，姜氏有言惠有所不信爾，故得歸姜，則宣公之位定，敬嬴公子遂可以無虞。故書曰：公子遂如齊逆女，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書只公子遂者，娶齊之謀本於遂也。書

宣元年

居喪娶齊以定位

楚莊六年



婦姜者婦有姑之稱敬嬴以妾母專政娶齊之謀遂與敬嬴同之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左氏傳曰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胡鈺集善曰宣篡立未列於會故如齊納賂以請會其下書齊人取田則納賂明矣行父之惡如此而室無私積近於公孫之皮被木訥趙氏曰拜成婚也前年夫人姜氏歸于齊季孫行父如齊令夫人婦姜至自齊季孫行父復如齊前日絕其姑今日賀其婦婦姑均齊女也姑惡視之母則絕之婦倭之夫人則賀之倭諸大夫立之也惡及視諸大夫殺之也殺者絕而立者賀其謀皆出於大夫大夫之橫一至是耶愚按行父今此如齊古說皆以爲請會木訥獨以爲拜婚二說皆通而拜婚之說則於經文之比事尤切然其爲行父之邪謀則一也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甲父之見放左氏以爲河曲之戰不用命然今已七年矣胡氏曰放猶羈置母去其所木訥曰天子四海爲家大臣有罪而法不至死則放之于荒裔舜放驩兜于崇山是也晉諸侯爾越晉境則爲他



國安得荒裔而放之。今放之于衛，衛鄰國也。使甲父而賢，則是借賢與人。若其不賢，則衛豈肯容之。晉放之，衛釋之，晉何以責衛。衛豈肯容之。師氏曰：春秋之時，列國相與，藏奸匿怨，負罪於此而見用於彼，孰能必其禁錮哉。

公會齊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左氏謂會于平州，定公位也。公子遂如齊，拜成也。取濟西田者，魯以賂齊也。春秋之世，弑君篡國者，已列于會，則諸侯不得致討。故公子遂為宣公賂齊以求會，既會而齊取其賂也。胡氏曰：篡弑之賊，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其罪不得赦也。以列於會而不復討，是率中國為戎夷，棄人類為禽獸。此春秋所以作也。戴氏曰：威公之立，也不義，以許田賂鄭宣公之立，也不義，以濟西田賂齊懷，慚抱愧，制命於人，亦可哀矣。趙氏曰：魯致賂而書齊取濟西，欲之也。既為平州之會而取濟西田，則出姜之恨無所伸，惡視之冤無所訴矣。

秋，邾子來朝。

木訥曰：邾自僖文之世，屢為魯所虜。至是因宣公之立而求成焉，故來朝。然十年而公孫歸父伐邾。





宋本黃氏日鈔

第十一

RECEIVED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取繹愚聞邾舊雖附庸於魯自升為子常屬于齊  
每視齊為向背今魯與齊好所以來朝相安十年  
恐亦來朝之力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  
衛侯曹伯會晉師于蕕林伐鄭

岷隱曰晉楚二國不務德而力爭陳鄭一彼一此  
皆不足以得二國之心鄭伯以晉人受賂之故而  
受盟於楚陳人以楚人無禮之故而受盟於晉故  
楚鄭侵陳及宋而晉亦救陳陳宋然鄭者也故復  
與衛曹會晉伐鄭木訥曰楚莊天下姦雄也前日

春秋

讀春秋四

世三

年

滅庸首結秦巴以侵中國之西今日侵陳侵宋又  
結鄭以侵中國之東未得秦巴則不及庸未得鄭  
則不及陳宋必秦鄭既復東西之勢合羽翼之謀  
成而後趨中國時霸者不作楚方跋扈盾不救則  
陳宋為楚矣然經書救陳而左氏以為救陳宋蓋  
意之耳楚之伐宋必越陳而後及宋故救陳則宋  
自解趙盾救陳未返而次于蕕林四國之君會之  
伐鄭盾以大夫尸諸侯之事必責正義而誅之則  
諸侯何所宗中國何所恃故春秋不得已而予之  
止齋曰南北之勢於是始也後十五年而宋楚平

宣元年

楚莊侵陳侵宋晉救陳南北勢始分





後五十年而晉趙武楚屈建同盟于宋諸夏之君  
分爲晉楚之從矣南北之勢於是始故謹書之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岷隱曰穿言我急崇秦必救之吾以求成焉侵崇  
之役最爲無名木訥曰穿盾之黨也崇秦之與國  
也穿見盾主諸侯而已無寸功以爲秦於晉世仇  
也於是帥師侵崇蓋無事生釁以立己功媚盾而  
固其寵焉公羊以侵崇爲侵柳云柳者天子之邑  
劉氏嘗辨其非

晉人伐鄭

四九

高氏集註

四九

高氏集註曰宋怨鄭與楚侵我復請晉伐鄭晉亦  
以前救之無功遂連兵伐之木訥曰趙盾何德服  
人而力又不足伐之卒不能得鄭而爲宋生敵故  
明年有大棘之戰而華元被獲於鄭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  
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左氏載鄭受命于楚伐宋宋敗贖華元于鄭而華  
元逃歸木訥曰大棘宋地鄭伐宋也楚未嘗伐鄭  
鄭穆無勞而從楚晉再伐之而不反今又爲楚伐  
宋附夷狄而戕中國可勝責乎歸生雖勝卒爲我

宣三年

鄭獲宋華元

楚莊七年



逆之階華元雖敗不失為賢大夫信乎聖門不道  
戰功也石林曰華元盡力於戰不以獲恥華元善  
之也

### 秦師伐晉

左氏謂報崇之役也張氏謂穿欲求成而反召兵  
趙氏謂秦晉自河曲之戰于今七年無疆場之虞  
蓋亦厭戰爾趙穿無釁而侵崇秦於是報怨之  
師穿之罪不勝誅矣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左氏載秦圍焦趙盾救之遂自陰地侵鄭闕椒救

讀春秋四

卷五

鄭而盾去之胡氏謂盾之去理曲去也趙氏謂塞  
宋之請姑為黽勉之行侵鄭而已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臯

傳載晉靈不君趙盾驟諫晉靈先使鋤麇賊之麇  
不忍又飲盾酒伏甲將攻之盾逃而穿弒靈公盾  
未出境而復位又不討賊故董狐歸獄於盾而書  
盾弒君程伊川曰聖人不言趙穿何也曰趙穿手  
弒其君人誰不知若盾之罪非春秋書之更無人  
知也胡康侯曰盾偽出境而實聞乎故高貴鄉公  
之事抽戈者成濟倡謀者賈充當國者司馬昭也



陳泰議刑直欲指昭則看為首惡明矣愚按凡皆據傳而釋經者也劉侍讀曰左氏叙孔子之言曰惜也越境乃免非也安在越竟則君臣之義絕乎吾以為此非仲尼之言胡侍郎銓曰看弑逆之迹見於不討賊所以正其罪不得言為法受惡葉石林曰左氏載孔子之言稱看能為法受惡為良大夫而許之以越竟乃免此非孔子之言也弑君天下之大惡使其與聞乎弑雖在四海之外無所逃安取於越竟使不與聞雖在朝如晏子誰敢責之趙木訥曰弑君者趙穿而春秋書曰趙盾弑君者穿之手而看之心爾裴度當國蘇佐明弑欽宗度亦不討賊誰以罪裴度趙看弑君之事既白學者胡為廢經任傳妄以賊為賢耶愚按凡皆據經而折傳者也胡安定曰三傳皆謂趙看弑今經書看弑若言非看是憑傳也歐陽公曰趙穿弑君大惡也看不討賊不能為君復讎而失刑二者輕重不較可知今免首罪為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然則夷臯孰弑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看弑之也西疇崔氏曰春秋謹名分別嫌疑今加弑君之罪於人不為異辭以見之恐非聖人之

此項春秋四

三六

注

宣二年



意傳或失之愚按凡皆離傳而言經者也此大事也故兼錄使來者考焉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匡王在位六年崩弟瑜立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

三望

張氏曰此又因事之變以明魯郊之非禮也趙氏曰魯之僭郊天不從而魯必爲之郊牛之變皆天示之譴也卜而不從者四騶鼠食牛者三牛口傷者一魯不自咎其僭必將用之凡郊之不從牲之

三八

讀春秋四

卅七

吳陸

變故皆非人力所能爲也愚按魯僖始欲僭郊而天不從今魯宣再欲僭郊而天又不從魯惠雖請僭郊於平王至今不可得而僭天道之可畏如此不郊而猶三望趙氏謂不得僭於天而僭於地天地豈有異理天所不享地安得享之

葬匡王

四月而葬速

楚子伐陸渾之戎

岷隱曰陸渾之戎近在伊雒中國不能問而楚人伐之然楚意不在戎也觀兵天子之疆而問鼎之

宣三年

郊牛傷改卜牛死乃不郊

楚莊八年



大小輕重其僭亂若此木訥曰楚莊於此蓋未離  
乎夷也霸業以尊周為義會尊周無以令諸侯而  
莊王首犯天下之忌其不能霸諸侯而徒為戎酋  
無足怪者陸公羊作賁公穀無之字

夏楚人侵鄭

傳載春晉伐鄭鄭及晉平夏楚侵鄭鄭即晉故也  
胡氏曰不書晉之伐楚之平者仲尼削之也晉成  
新立鄭皆僭歸霸友之正也故獨著楚人侵掠之  
罪書侵鄭則鄭及晉平可知矣趙氏曰楚莊之興  
兵未嘗及鄭而鄭歸之今楚觀兵于周而鄭叛楚  
歸晉信乎德義者霸主之基也既以不義而失鄭  
乃區區以兵侵鄭是侵掠中夏而已

秋赤狄侵齊

赤狄狄之別種孔氏疏云謂之赤狄白狄者俗尚  
赤衣白衣也地譜洛州春秋赤狄之地木訥曰僖  
文之世歲有狄患至文十一年叔孫得臣敗之于  
鹹秋患頓息狄衰而赤狄興焉赤狄隗姓潞甲及  
留吁皆赤狄也今其侵齊始見于經許氏曰楚侵  
其南狄侵其北此中國大過棟撓之時戴氏曰他  
日晉人滅潞氏甲氏則赤狄之存無幾矣



宋師圍曹

傳載宋文公即位事遂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今宋師圍曹者報之也胡氏集善曰宋文弒立己爲亂階而欲治人之亂故春秋不書曹師而特書宋師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鄭穆公名蘭左氏所載夢蘭而生刈蘭而卒者也立二十二年卒木訥曰葬不月闕文也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郟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注讀春秋四

卷九

位

胡銓集善曰邾莒有怨公黨於邾而偏於莒此莒人所以不肯平又伐莒而取其邑左氏謂之以亂平亂也岷隱曰莒大而邾小故平莒爲難平邾爲易邾之於魯有伯姬之親故宣公主乎是平莒不肯之辭傲然而不顧也故宣公不勝其忿伐莒而取向昔魯威公欲平宋鄭宋辭平而威公至於伐宋其事正與宣公類夫二公皆以不義得國諸侯誰其信之不能省躬而逞怒於人滋益罪矣崔氏曰向吾故邑相十六年城向是也豈魯與莒有好故向在莒至是莒不肯平然後公復取向與張氏

宣四年

平莒於莒不肯

楚莊七年



曰若出於公不必假齊一語而服今挾齊爲重  
尚不肯

秦伯稻卒

秦共公立四年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歸生者子家也左氏載公子宋以染指鼃鼎之故  
鄭伯將殺之宋與子家謀先子家懼其譖而從之  
書歸生殺其君者權不足也胡氏曰歸生爲正卿  
嘗統大兵聞宋逆謀登時而覺先事誅之猶反手  
耳石氏曰歸生不從則子公不弑靈公不死九鄭  
之亂歸生爲之也木訥曰左氏載食鼃之事其跡  
甚誣世豈有一饌之隙而弑君哉

赤狄侵齊

以齊之強連年爲狄所侵齊不能報狄故再至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木訥曰公七年之間五如齊蓋齊取濟西田屢屈  
而朝齊者請是田也十年濟西之田歸而齊侯元  
卒公復如齊拜田且弔焉頃公在位則不復如齊  
矣愚謂此亦臆度以其事之前後恐然爾

冬楚子伐鄭

四年 公如齊



左氏曰鄭未服也趙氏曰鄭弑其君諸侯不問其  
伐爲有辭張氏曰楚自去年至十年侵伐鄭者凡  
五至十一年盟鄭于長陵而鄭又徵事晉於是十  
二年圍鄭入之遂敗晉于邲而後鄭服楚晉人之  
不振有自來矣然則鄭之從楚豈得已哉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  
姬叔孫得臣卒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高固齊大夫也叔姬宣公之女也公穀皆作子叔  
姬別其非先君之女也左氏傳因公如齊高固使  
齊止公以求婚也叔孫得臣者公子牙之後莊叔

春秋

卷四

四

秋

也其卒不書曰諸家皆生義例未必其然或云闕  
文者恐近之也岷隱曰宣公連年如齊卑辱已甚  
今因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以求叔姬無乃太甚  
乎前此魯女多爲諸侯夫人今下嫁於大夫固已  
少屈矣宣公又自主昏是以大夫自處也高固之  
逆與子叔姬之偕來具書於春秋益可耻矣向者  
莊公之時莒慶來逆叔姬其後僖公及莒慶盟于  
洮皆魯之耻也胡康侯曰禮嫁女留其送馬及廟  
見成婦遣使反馬則高固親來非禮也又禮女子  
有行歲一歸寧今見逆未易歲叔姬亟來亦非禮



也

楚人伐鄭

鄭三年三被兵不為楚屈而晉不能庇之東萊曰  
楚伐鄭而陳服楚矣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鄭從晉三年三被楚兵故陳畏而從楚晉時有難  
趙盾僅與孫免侵陳岷隱謂示諸侯以為名而已  
非能回陳人從楚之心也木訥謂晉楚爭陳自此  
始

夏四月秋八月冬

誦春秋四

書災也

冬十月

書備四時也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左氏謂良夫者孫栢子來明罽者謀通晉也木訥曰  
魯宣以援立之賜事齊而外晉晉成將求諸侯以  
與霸業惟衛久睦於晉允伐宋鄭侵鄭侵陳無役  
不從而魯宣未嘗與今晉將為黑壤之盟故俾衛  
求魯結盟以示信

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

宣公

晉楚爭陳之始

楚莊十年



萊東夷之國近於齊齊故伐之魯爲齊役故助  
虐

大旱

書灾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胡銓集善曰自文公以來中國無盟主終晉靈之  
世未嘗一合諸侯至此成公立五年始有黑壤之  
會而大夫不與焉聖人皆書其辭庶幾諸侯復相  
文之業攘夷楚而尊中國也愚按此會左氏謂魯  
公見止於晉以賂免而不得盟故止書曰會不誦

趙氏辨之曰陽穀之會齊不肯盟季孫行父則書  
齊侯弗及盟平丘之會公不得同敵則書公不與  
盟今經無其文左氏妄生此說當以經爲正岷隱  
戴氏亦曰誠如左氏所言則春秋當以公不與盟  
書豈得闕而不錄

八年春公至自會

去年冬會黑壤今春來歸也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下書遂卒于垂此蓋以疾而返也禮聘未至不幸  
而卒則以尸造于朝介將事無反也今以疾遂反

宣七年

會齊伐萊

晉成公五年始至黑壤之盟



是廢君命故不書疾惟書至黃乃復

卒已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上丁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人臣之卒當祭則不告然祭則不繹繹者明日又  
祭也今仲遂卒與祭同日則明日之繹不必講也  
猶繹可已而不已也萬無名也入則用之籥管也  
有聲故去之魯人知卿佐之喪不宜作樂而不知  
廢繹上書公子遂此云仲遂者承上文也仲字也  
戊子夫人嬴氏薨

熊  
嬴氏宣公之妾母也稱夫人自成風始嬴公毅作

晉帥白狄伐秦

木訥曰秦晉自河曲戰後久已厭兵至晉趙穿生  
事侵崇秦嘗報晉今秦共晉靈皆沒然已易世而  
晉復修怨伐秦岷隱曰昔襄公與姜戎敗秦師于  
殽今成公又與白狄伐秦內外親踈皆倒置矣張  
氏曰白狄秦同壤之國今鉞夏之地

楚人滅舒蓼

杜氏注舒蓼三國名木訥曰舒蓼一國也舒同宗  
而異國曰舒蓼曰舒庸曰舒鳩皆舒也所謂羣舒  
亦猶狄均曰狄而異種也舒蓋楚之黨而舒逼近



中國舒滅則中國失南門矣胡氏曰是時楚人滅舒兼及滑汭盟吳越勢益強大將為中國憂矣  
穀梁作戮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食之既則為變大矣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葉石林曰諸侯之葬為雨止禮與禮也古者庶人縣窆不封不樹不為雨止潦車載篋笠蓋士之禮然言不為雨止豈固有為雨止者乎諸侯旅見天

三四三

詩春秋四

四十五

仁

子雨露服失容雖入門猶廢而况送死之大乎鄭夾添曰雨不克葬雨已乃葬葬必以禮雨不成禮且以孝子之心雨且葬是欲葬其親也胡康侯曰送終大事人情所不忍遽者可冒雨不待成禮而葬乎崔西疇曰禮既葬日中而虞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今日中而克葬則僅及乎是日虞也若日下具克葬則不能乎是日虞矣其克葬所以志日之蚤暮木訥曰或謂嬴氏殺嫡立庶天譴故雨不克葬此附會之說爾葬定公亦雨不克葬豈亦天譴耶嬴氏之惡不重於文姜而文姜之葬不雨豈



天亦私文姜耶其說不根甚矣。嬴氏書葬譏姜母奪嫡爲小君而雨不克葬譏無備耳。愚按春秋惟書事實而善惡自見。讀春秋者自多意度之耳。譏且未必而况可指雨爲天譴耶。敬嬴公穀作項熊城平陽。

高閔集注曰懼晉故也。方舉大喪又城平陽重困民力。

### 楚師伐陳

左氏載陳及晉采楚師伐陳取成而還。木訥曰舒蓼楚之與國也無罪而見滅宜陳之懼而叛楚也。

然晉成亦無足依者故楚師伐陳而陳復爲楚。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夏仲孫蔑如京師左氏曰公於齊則冒母喪而往於天王則待召聘而往胡氏曰歲首月公朝齊夏使大夫聘京師戴氏曰公自即位已親如齊者三天子召聘則仲孫蔑一至京師而已愚按比事而觀則輕重先後之倒置可知召聘事見左傳蔑即孟獻子也

### 齊侯伐萊

高氏曰狄北侵齊齊不敢報萊不犯齊齊亟伐之畏強凌弱可觀齊惠矣戴氏曰萊於齊爲近故齊



侵必欲服之觀夾谷之會萊人以兵劫魯侯則萊之屬齊有自來矣

秋取根牟

杜預曰根牟東夷之國公羊曰根牟邾婁之邑戴岷隱斷之曰書根牟而不繫於邾知其爲國明矣此一說也崔氏曰根牟萊邑齊取之也趙氏曰以職方考之東萊有牟平又有東牟則根牟即東牟耳經書牟人葛人來朝公孫茲如牟皆曰牟不曰根牟豈可以根牟爲牟國蓋根牟萊邑也萊逼於齊齊伐之而取其邑至襄六年齊卒滅萊萊之弱而亡自取根牟始此一說也高氏集註曰根牟蓋萊邑也七年公會齊侯伐萊此齊侯再伐萊公雖不與伐而乘危取之昭八年傳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或又曰齊念魯之勤已伐萊割根牟以與之也此又一說也愚按世遠皆不可考所可考者昭八年根牟屬於魯則謂魯取根牟者近之也

八月滕子卒

滕昭公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



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左氏曰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胡氏曰會于扈以待陳陳侯不會然後伐之幾於自反而有禮矣在會諸侯皆以師聽命而荀林父兼將之則其師輯矣晉主夏盟又嘗救陳所宜與也而陳惟楚之即夫豈義乎趙氏曰陳蓋以晉不足依而從楚然鄭尤逼於楚而一心事晉亦足以安陳歸中國豈不得為鄭平高氏曰齊與諸侯不睦而魯獨事齊故公不與會晉侯之卒亦不會葬愚按晉侯者成公也立七年晉自靈公不能繼文襄之業中國無與主盟會皆出大夫至成公方會諸侯于黑壤又會于扈中國賴之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成公立三十五年卒而穆公立方魯僖二十八年成公嘗執于晉故平生事晉甚謹

宋人圍滕

伐喪

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

晉成方卒楚乘隙而伐鄭晉景方立而未能霸雖

九年

晉成公卒

會而卒

晉景公初立

楚伐鄭



卻闕救之不能得鄭是以十一年及陵之盟鄭子  
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乃從楚  
今此卻闕救鄭鄭伯敗楚師於柳楚國人皆喜惟  
子良獨憂愚按楚莊之立加兵於鄭者凡四而兩  
書楚子說凡例者紛然愚意書楚子者君為將也  
書楚人者大夫為將也夷狄稱君何可褒而以書  
楚子曲生意義耶

陳殺其大夫洩冶

陳靈公淫乎夏姬嬖洩冶以諫死洩冶公穀皆作泄  
冶張氏洽曰泄左氏本作洩因唐人諱世字雖偏  
傍亦然故改泄為洩

春秋卷四

四十九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  
魯君臣交至於齊殆無寧歲故齊懷其媚悅之意  
而還其所賂之田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杜曰不書朔官失之

己巳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衛

齊惠公立十年卒而頃公立木訥曰惠公卒而崔  
氏奔則崔氏寵於惠而不容於國人久矣左氏乃  
謂崔杼有寵而高國畏其福且自是至崔杼之逆

宣十年

齊歸濟田

莊楚十五年



凡五十有一年古者四十而仕五十而爵則崔杼之弑蓋百歲矣何杼如是之壽耶蓋附會也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左氏謂奔喪也蓋魯宣之事齊如此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左氏載徵舒者夏姬之子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淫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故射公殺之靈公立十五年見弑而成公立

六月宋師伐滕

卷之四

五十一

源

木訥曰前年宋圍滕滕不服今又伐之以滕之小安能事二國事魯則宋伐之事宋則魯伐之宋成纔免晉楚之虐曷不以已憂晉楚間之心為心乎左氏謂滕恃晉而不事宋以職方考滕越齊衛而後至晉安能越二國事晉哉蓋事魯而不事宋魯魯有亥豕之似左氏誤附會矣

公孫齊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歸父公子遂之子所謂東門氏者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前日楚子伐鄭卻闞之救不能得鄭故鄭服于楚



而晉又伐之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報仲孫蔑之聘也任氏曰宣公即位十年未嘗一  
覲天子而於齊五朝未嘗一問京師而於齊六聘  
及天王召聘仲孫僅往而王季子也來戴氏曰自  
是周室日衰天子之使亦不復至魯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歸父蓋自廣其邑也東門氏之強豈減季氏哉夾  
深曰邾魯之間繹山多矣邾文公遷于繹是邾都  
也非此繹也繹公羊作類

大水

災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  
左氏傳季文子初聘于齊謂頃公初立也子家如  
齊伐邾故也謂取繹而往謝也國武子來報聘謂  
報季文子也岷隱曰齊侯之喪宣公既親如齊矣  
公孫歸父繼往會葬而行父歸父又皆如齊一年  
之間魯之君大夫接踵在齊齊不得已僅一報聘  
歷觀魯十二公其求媚大國未有如宣公之甚者  
也愚意不特宣公若行父歸父之往亦各自結於



齊耳

饑

岷隱曰宣公即位十八年春秋兩書其饑始以大  
水而饑繼以蝻生而饑

楚子伐鄭

左氏載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  
侯之師戍鄭呂東萊曰自宣四年以後鄭遂南北  
兩屬子良曰與其來者可也鄭終始謀策只出於  
此子產所謂玉帛以待于二竟惟其強者從之與  
此說一般趙木訥曰鄭一失身餌楚五受楚兵從  
楚者六歸晉者五亡晉亡楚不幸而憂晉楚之間  
不能自立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左氏載楚又伐鄭鄭用子良之言而從楚向惟陳  
服楚今鄭與陳同服楚辰陵之盟蓋楚得中國二  
諸侯矣辰陵穀梁作夷陵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齊魯嘗平莒郊之怨莒不肯而魯伐之取其向矣  
今復挾齊伐之此又見歸父之橫而附齊之固也  
秋晉侯會狄于攢函

宣十二年

楚莊伐鄭

晉景公二十

楚莊七年盟辰陵



木訥曰楚子盟陳鄭于辰陵而晉侯會狄于攢音強弱判矣內失陳鄭而外求狄得狄何益中國哉張氏曰晉侯爲盟主而往與狄會會夏徵舒之罪以遺楚討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諸家多以討賊譽楚愚按楚子初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少西氏者夏徵舒之祖子夏之名也已乃入陳而縣之是以盜賊之行給而取之也討賊者如是乎徵舒弑陳靈者也公孫寧儀行父與

下

卷春秋四

五十三

三

陳靈昏淫致陳靈之弑也以法則徵舒之罪重以情則公孫寧儀行父之罪尤重今殺徵舒而納公孫寧儀行父討賊者如是乎善乎張氏洽之言曰孔寧儀行父必因奔楚誘楚子以利故楚子殺徵舒而縣陳徵申叔時之言則陳遂亡矣愚因張氏之說而推之則楚子受孔寧儀行父之奔故殺徵舒爲二子報私忿欲因而利之耳諸家與楚以討賊何過耶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靈公淫昏見弑今二十有二月而葬蓋其同爲淫



亂之臣孔寧儀行父方歸自奔楚而葬之前此國之人不葬也

楚子圍鄭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

邲晉師敗績邲夫必反

左氏以此譽楚滔滔數千言竊意此楚人之言也陳與鄭皆服楚盟于辰陵矣未幾楚先叛盟入陳而欲滅之若以為討微舒之罪則微舒之弒在宣十年之夏辰陵之盟在宣十有一年之夏弒已及年此時何不討若果討賊何為因欲滅人之國楚自叛盟而行無道於陳如此陳鄭一體鄭尤新盟則鄭亦如之何不背楚而歸晉是楚之伐鄭者非也鄭伯肉袒以逆楚既舍之晉欲退師獨以先穀違眾取敗晉師雖敗中國救鄭之義豈與之俱敗是晉之敗於楚不足為辱也世多以成敗論人故譽楚而貶晉爾春秋但書楚伐鄭而以晉主戰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楚莊入陳伐鄭敗晉滅蕭憑陵中國甚矣左氏於滅蕭尚歸曲於蕭之殺二囚而歸美乎楚之拊三軍大氏左史楚人而左傳多楚人之言也木訥曰觀今日滅蕭之舉則前日之復陳復鄭果真情乎

論春秋四

五

王

宣十五年 晉景公三年 楚戰

楚莊十七年 圍鄭



知陳鄭之祀未易絕爾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此以邲之敗而諸國同盟以相保然先穀正致敗者也主盟則非其人矣清丘衛地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陳方復國宋遽伐之故衛渝盟而救之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岷隱曰向也魯會齊伐莒今焉齊自伐莒蓋莒去齊為近齊人志在吞併始猶資助於人終則自專於己木訥曰齊魯嘗同平邲莒不肯而伐之魯

有向之獲而齊未有所獲也故齊又再伐之伐莒

公羊作伐衛

夏楚子伐宋

陳叛中國而從楚清丘之盟陳不至而宋伐之故楚子伐宋蓋為陳伐之也

秋螽

書災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左氏載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蘇



氏曰殺之宜也然先穀先軫之後晉之舊勳盡滅其族過也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左氏載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乃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曹文公立二十三年卒

晉侯伐鄭

十二年晉救鄭不及鄭已從楚而晉徒敗于邲今敗未兩年復興爭鄭之師

秋九月楚子圍宋

左氏載楚使申舟聘齊而不假道於宋宋殺其使楚遂圍宋愚按楚滅蕭宋救蕭故楚已伐宋又不假道挑釁以殺其使為名而圍之木訥曰伐宋而宋不屈繼之以圍其必宋之服也審矣楚將橫行中夏許蔡已從陳鄭已服則次及於宋宋中國之門戶也得宋則齊魯以之此楚所以必於服宋歷三時而圍不解卒得宋平而後已

葬曹文公



五月 葬

歸父會齊侯于穀

木訥曰歸父父子事齊倚齊以專魯于時宋入楚則齊魯以楚為讎穀之會謀楚也故明年歸父會楚子于宋夾添曰公孫遂雖卒而魯國之政猶在其子故歸父今年會齊侯明年會楚子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左氏傳孟獻子言於公曰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若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春歸父會楚子于宋木訥曰歸父會楚子于宋謀自安之計耳說者徒見繼書宋及楚平遂以為歸父平二國之憾蓋不稽其實也歸父春會楚夏五月宋楚始平豈緩頰數月而後能平之魯於楚無一日之好安能犯其怨而為宋謀蓋宋與魯為鄰宋去則楚兵至魯矣魯見宋之危而諸侯畏楚無敢救也故懼而求服迎楚子之意而預弭其兵也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左氏載晉欲救宋以伯宗之議而不敢乃使解揚如宋揚言晉師悉起矣解揚為鄭囚而獻於楚齊



使反其言不可。楚已欲歸申叔，時教以築室反耕。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而起，曰：「敝邑易子而食，折骸而炊，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子反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乃亟告華元，以僅有七日之糧。莊王怒，子反曰：「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乃引師而去之。」岷隱曰：「宋華元，楚子反親自結盟，兩國息爭，春秋之所予也。」木訥曰：「楚之圍宋，九月於此矣，不惟宋告備，楚之兵力亦疲矣。今宋能以情而告楚，楚亦能以情而復之，不盟不誓，釋然而平，是誠春秋之齊韶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左氏載潞子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故晉滅潞。酆舒奔衛，衛歸諸晉而殺之。岷隱曰：「向者狄為中國患，其後赤狄繼之，今晉能滅潞氏，執其君長而歸，亦可以為功矣。」木訥曰：「晉景公立，適當楚莊之霸，無所施其謀，外不能制楚，而內滅狄焉。雖若緦小功之察，然猶愈乎緦小功之俱廢也。而或者以滅其國，虜其君為甚，且虜一戎首。」



脫一方之民於左衽以中國滅夷狄庸得爲過乎  
終春秋之世諸侯不復有狄患者晉之賜也

秦人伐晉

木訥曰晉自八年以白狄伐秦今歷八年秦桓乃  
修舊怨君子不尚也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傳謂爭政而交相殺也杜氏注曰王札子王子札  
也蓋經文倒札字木訥曰王氏也札子字也與王  
季子同皆食采於王城而因地爲氏者也未知孰  
是

秋螽

書災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岷隱曰高固娶子叔姬嘗與叔姬來魯未知是會  
高固借公事爲私行與其繼公孫歸父會穀之好  
歟斷道之會高固逃歸意其人必專輒而不用命  
者自是而後齊魯之好踈矣無婁公羊作牟婁

初稅畝

公羊曰稅畝者復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藉岷隱  
曰八家共耕公田得其地利以共公上此之謂什

宣十五年

初稅畝

昔景元年



一而藉今宣公復於私田之中復畝而稅之其取於民也比舊增倍至於後世遵用之哀公所謂二吾猶不足是也按此謂於公田之外復稅私田也胡氏曰初稅畝者譏宣公廢助法而用稅也初者志變法之始也木訥曰耕者助而不稅今宣公廢助法而用稅稅者責其粟而已不計公田私田之出豐凶肥墉之異也歲不幸而凶必責豐歲之入地不幸而墉必用私田之貢雖其法未離乎什一而民苦於凶歲之苦輸境田之重征此初稅畝之弊也宣公既稅畝至哀公又用田賦稅出穀粟賦出車乘始為兼取而有二吾猶不足之說愚按木訥之說雖覺寬平但賦出車乘乃自昔寓兵於農之法恐於稅民不相干難以此方為什二耳晦菴先生注二吾猶不足云周制井田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十取其一則為什而取二矣此說簡明當從之也

文嫁生

錄說

蠶子也秋及蟄矣冬又生子冬非蟄生之時所以為異

饑



秋蝻冬蝗歲所以饑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注曰甲氏留吁赤狄別種岷隱曰去年滅潞氏猶

曰治鄭舒之罪今又滅甲氏及留吁則太甚矣

夏成周宣榭火

成周者洛之東都也宣榭先儒謂宣王講武之屋

也人火曰火

秋邾伯姬來歸

見出於邾也

冬大有年

疏七

續春秋

卷六十七

於

穀梁曰五穀大熟為大有年岷隱曰春秋書饑書

大饑一饑猶足以病民而況於大饑乎其書大者

憂之甚也春秋書有年書大有年有年已足為斯

民喜而況大有年乎其書大者喜之甚也愚按宣

公六年蝻七年旱十年水十三年蝻十五年蝻連

年凶荒今忽大有年聖人云胡不為之喜世儒反

以為譏貶者何忍也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

卒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許昭公立三十年卒蔡文公立二十年卒許蔡二

宣十六年

晉景公七年

成六年



公皆背中國而從楚者也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不書朔官失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秋公至自會

時宋為楚得中國危甚幸而衛復反為中國使晉不為是盟恐曹衛復背而南嚮故晉侯為是盟以固魯衛曹邾之心胡康侯乃因卻克微會于齊齊婦人笑其跛齊大夫赴盟而見執遂以此盟為謀齊不思微會乃在未見笑之先豈預知其見笑故為之會以謀之耶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時卒

穀梁傳載叔時不義其兄以弑子赤而立織履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木訥謂書公弟而且字之者春秋惟此而已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齊自恃霸國未嘗服晉惟晉文公之霸齊嘗懼而從之晉粵四世嗣霸齊未嘗從也諸侯之強齊之次宋而已今宋與楚平故晉欲得齊以壯中國之勢及微會而齊婦人笑其使者又不預會而使大



夫來故今卻克得政怨其我笑而伐之

公伐杞

木訥曰杞世婚於魯杞桓公魯出而且娶魯僖文之世各一來朝宣公殺惡及視以自立杞伯未嘗來朝宣公憾之故躬自伐之

夏四月秋七月邾人伐鄆子于鄆

岷隱曰邾人嘗用鄆子于次睢之社此人理之所無者今復伐鄆子于鄆親至人國賊其君而殺之春秋以來亦無是事也木訥曰鄆未嘗有一日之墮於邾徒以邾鄆為鄰邾欲滅之以自廣爾以邾

讀春秋四

六十三

之小而肆毒于鄆曾無一人詆訶之信乎其為春秋之世也

甲戌楚子旅卒

楚莊立二十二年卒公羊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旅穀梁作呂木訥曰世之稱五霸者其論出於荀孟聖人初無是言也孔子曰齊威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言威文而已初不及宋襄秦穆楚莊吳闔閭越勾踐也而荀孟之所謂五霸者亦所取不同各循戰國一時之稱慕而主論爾孟子之所謂五霸則威文與宋襄秦穆楚莊為五



荀子之所謂五霸則威文與楚莊闔閭句踐爲  
如前七君者皆見乎春秋而聖人獨於威文有實  
予之辭首止葵丘之盟踐土于溫之會召陵城濮  
之役王室賴之諸侯賴之兆民賴之聖人所以予  
之者幸天下有威文而不遂爲夷也若宋襄固無  
成功而秦穆楚莊闔閭句踐皆爲中國患聖人何  
忍長其冠哉闔閭句踐皆逞兵以闔其私君子不  
道也秦穆三敗而不退孟明其悔過之誓得列於  
書楚莊得陳得鄭而不有哀宋之危而隨許其平  
二君者以爲夷狄之賢君則固也遂與威文同列

讀春秋四

卷十四

則鵬鸞無別矣秦穆之誓特其詞有足觀聖人取  
其詞而已悔其敗而益阻兵是豈聖人所望故書  
於春秋皆擠之九泉之下無一字之褒若楚莊者  
尤爲中國之害又非秦穆之比秦穆闔私怨於晉  
而已實不致陵諸侯也楚莊之興直犯中國滅庸  
滅舒蓼滅蕭宋陳鄭聖賢之後皆被其毒假伐戎  
之行以觀兵于周仗討罪之名以肆虐于陳圍鄭  
圍宋皆必其面縛請降登床告病而後已賢者固  
如是乎嘗怪後世不審孟荀之論槩以五霸爲賢  
吾故辨之暴秦楚之惡以存中國非私意也春秋



意也愚按孟子所言五霸亦注者疏列之耳又成  
二年左傳注云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豷周伯齊  
桓晉文此亦五霸之一說與前說不同

公孫歸父如晉夏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  
晉至筮遂奔齊

左氏載公孫歸父以其父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  
去三相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  
之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嫡立庶以失大  
援者仲也夫臧文仲之子臧宣叔名許者怒曰當  
其時不能治後之人何臯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

義春秋四

卷之六十五

逐東門氏歸父還及筮壇帷復命於公既復命袒  
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鄭夾洙曰奔齊者  
患三相之討也愚按僖文之世三相擅政東門氏  
亦強至宣公之立出於東門氏公孫遂東門氏益  
專魯政公孫歸父以子繼父而三相反不若東門  
氏矣至是東門氏與宣公謀欲假晉以去三相未  
及復命而公薨故三相首逐東門氏季孫行父者  
三相之尤黠者也故主其謀事勢翻覆固有必然  
者然三相若出則東門氏專今東門氏逐則三相  
專皆非魚目之利而歸父也季孫行父也皆私心也



笙公穀皆作榿

公孫遂賂齊殺嫡而立宣公故宣公平生內倚公孫遂及歸父父子而外事齊絕不與諸侯交晉之所以主夏盟不能堅楚所能奪陳衛鄭宋而有之由齊魯私自相親未嘗預中國之公也齊惠公卒魯宣公方事晉欲倚之以去三桓則宣公薨而歸父之族亦逐矣然則魯宣之徇私不特魯之所以衰亦中國之所以衰也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十

百十八年

晉景公六年





宋本黃氏日鈔

第十二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黃氏日抄分類卷十一

讀春秋五

成公

名黑肱宣公子母穆姜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行即位禮也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五月而葬

無冰

岷隱於栢公十四年春無冰講義云詩三之日

讀春秋五

一

納冰今正月也四之日獻羔祭酒而出水二月也

左氏所謂西陸朝覲而出之者今三月也大要十

二月也取水且取且藏至正月而畢二月出水至

三月而用春秋書春無冰者去年十二月時燠無

冰今年之春無冰可出春秋於是時而書之也

三月作邱甲

周制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畝一畝

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共出車一乘甲士三人今

作邱甲是一邱出一甲一甸出四甲矣變法增賦

故書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臧孫許魯大夫臧文仲之子號宣叔赤棘晉地去歲公孫歸父如晉謀去三桓未返而公薨臧孫許爲三桓去歸父之族而歸父奔齊今三桓懼其見討故作邱甲以謀伐齊盟赤棘以止晉兵皆三桓爲已計而主之者行父也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傳載晉侯平戎于劉康公邀戎而伐之遂敗于徐吾氏書曰王師敗績于茅戎若曰王師自敗云爾茅公穀並作賈

詩春秋五

二

冬十月

備四時之首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岷隱曰宣公在位十八年與齊爲好至親且密成公即位首與齊爲仇斷道赤棘之盟將謀伐齊齊安得不伐我愚按斷道之盟晉本微會于齊而適有齟齬耳赤棘之盟則歸父謀去三桓不遂而奔齊三桓怨歸父故謀伐齊齊侯驟故先伐魯曾觀晏之敗可知齊侯之爲人也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師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



敗績

傳載衛使孫良夫石稷侵齊與齊師遇石稷欲還良夫不可故敗按新築衛地恐齊亦來伐衛而與之遇於新築也

六月癸亥季孫行父城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師師會晉郤克

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季孫叔孫怨歸父欲去已不遂而奔齊力謀伐齊晉郤克怒齊婦人笑其跋父欲伐齊衛孫良夫新敗於齊遂會師以伐齊若曹公子則役於大國

讀春秋五

四二

者也故行父得以四國七大夫之師伐齊齊環驕蹇自恣臨戰有戒此朝食之語故及於敗曹公子首公穀作手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晉欲質齊侯之母及使齊盡東其鄙國佐請背城借一乃得盟自鞌至袁婁近奔五百里袁婁穀梁作爰婁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庚寅衛侯速卒

宋文公立二十二年卒傳載其始厚葬衛穆公立十一年卒



取汶陽田

此本魯地也今晉使齊人歸之

楚師鄭師侵衛

楚以魯衛受盟於晉而伐齊故救齊而先與鄭侵衛木訥曰時楚共新立未能和諸侯晉不於此時反陳鄭於既夷和齊魯以抗楚乃修一朝之怨助魯衛以敗齊則楚鄭之侵衛實晉致之也晉失此機而楚得盟諸侯於蜀矣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郕人盟于蜀

楚侵衛則兵將及魯故公懼而潛服于楚以逆弭楚兵左氏謂之置盟言畏晉而竊與楚盟也然昔之盟于晉者今皆盟于楚矣可不悲夫蘇氏曰蜀之盟諸侯從楚者十一國晉不敢爭其後四十二年晉趙武楚屈建合諸侯于宋然後晉楚之從得交相見又八年楚靈王求諸侯于晉晉人許之然後諸侯始從楚皆蜀之盟啓之也蜀魯地是會也魯倡之楚主之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成二年

晉使齊歸魯汶陽田 潛服于楚為蜀之盟 晉景公朝



宣十二年鄭從楚伐晉敗晉于邲故今晉伐之傳載復為鄭所敗獻捷于楚木訥曰諸侯冬從楚而春從晉冬盟鄭而春伐鄭何諸侯之不自安不自信也霸王之不作也鄭之從楚久矣使晉有志於抗楚而服鄭曷若移竈之役於今日乎移七大夫之勢以迫楚楚必怖移七百乘之兵以伐鄭鄭必服今兵力既盡於齊諸侯既屬於楚而區區擣諸侯於從楚之餘以伐鄭宜其不得鄭也

辛亥葬衛穆公

及六月而葬

讀春秋五

五

月公至自伐鄭

從晉伐鄭而歸也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新宮宣公之廟也崔氏曰稱新宮者當時之辭也三年喪畢始廟祭矣哀痛之故三日哭也

乙亥葬宋文公

八月而葬

夏公如晉

傳云拜汶陽之田也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成三年

晉景公嗣



岷隱曰左氏載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其  
矣鄭之不度德也鄭方得罪中國晉帥諸侯伐之  
鄭當恐懼謝罪願以詐不事已遷至與師至冬復  
伐許木訥曰楚越許而後至鄭許弱不能抗楚折  
而歸之今鄭無謀亦折而從之又連年伐許是自  
撤藩籬以開楚寇也

公至自晉

謝得汶陽田而歸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棘汶陽之邑齊以歸魯而棘不服故圍之先儒謂

黃春秋五

本魯故邑而今不肯歸者畏稅畝丘甲之苛政也

大雩

禱雨之祭大者備也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虜咎如

虜在良反  
咎古刀反

晉滅赤狄其餘民散入虜咎如故伐之虜穀梁作

牆公羊作將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二大夫同時而聘魯方畏晉待其大夫不敢與列  
國齒故丙午盟晉丁未盟衛



鄭伐許

程氏曰鄭附於楚一年而再伐許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傳曰通嗣君也蓋宋共公初立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鄭襄公立十八年卒

杞伯來朝

將黜叔姬先來言其故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宣叔也臧文仲之子

公如晉

讀春秋五

〇七

卷

傳載晉侯見公不敬公欲叛晉季文子不可曰晉侯必不免張氏曰晉景公勝齊而驕故魯欲叛之也

葬鄭襄公

三月卒夏而葬速

秋公至自晉

夏如晉而今歸也

冬城鄆

岷隱曰鄆有二東鄆莒邑魯所爭也西鄆魯邑今



新城也定公時齊歸鄆謹龜陰之田杜氏謂此三邑者汶陽之田也魯既得汶陽故城鄆以爲固左氏謂欲叛晉而城鄆者非也木訥曰西鄆近齊以爲懼齊之復見奪則然矣左氏以爲備晉則鄆去晉遠矣鄆公羊作運

鄭伯伐許

鄭於是三伐許矣况今悼公居喪未逾年親自伐許石氏曰父伐人喪子以喪伐人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內女見出曰來歸也

仲孫蔑如宋

蔑孟獻子也如宋報前年華元之聘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左氏曰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餽諸穀注穀齊地也岷隱曰魯畏晉故其大夫逆女而僑如饋之

首公羊作秀

梁山崩

梁山韓地晉滅韓故屬晉左氏傳晉召伯宗伯宗以輦人之言告以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

秋大水



書災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周定王立二十一年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左氏載許靈公愬鄭於楚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故  
請成于晉岷隱曰鄭之貳晉久矣一旦請成于晉  
晉所甚喜故會諸侯以同盟以侈鄭人之服晉景  
公於是驕泰之心矣蟲牢鄭地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去冬同盟蟲牢而今歸也

二月辛巳立武宮

岷隱曰按左氏云季文子以寧之功立武宮非禮  
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如左氏所言則  
武宮者猶邲之戰潘黨請楚子欲築武庫之類也  
公羊之說則不然以武宮爲武公之宮按明堂位  
曰魯公之廟文世室武公之廟武世室也岷隱蓋  
兩存其說木訥曰魯祀周公爲太祖伯禽爲太室  
記禮者出於春秋之後見魯立武宮遂有武世室  
之語蓋不經矣鄭夾漈曰武宮講武之宮自寧之

成五年

盟于蟲牢

成六年

立武宮

晉景公

十五年

立武宮



役四卿出而大得志故立武宮備戎事也是不以  
爲廟也然愚按武公名敖伯禽九世孫成公十一  
世祖若果世室不應中毀木訥夾祭之說似矣然  
昭公十五年有事于武宮注云武公廟成公復立  
則謂武宮非廟不可也或者季孫行父以伐齊爲  
功故立武宮以誇如前二義皆兼之歟

取鄆

音專

左氏傳注鄆附庸國也公羊以爲邾邑未知孰是  
然諸家多從左說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夏八

讀春秋五

左氏載晉帥鄭衛侵宋晉師過衛欲襲衛伯宗止  
之師還衛人登陴萊石林曰與經絕不相類且晉  
衛侵宋而反欲襲衛亦首尾自相戾愚按此止當  
依經文衛師侵宋

夏六月邾子來朝

邾父不朝今朝以修好

公孫嬰齊如晉

嬰齊者叔肸之子子叔聲伯也高閔集注曰晉召  
之欲使魯伐宋也蓋本左氏說

壬申鄭伯費卒



鄭悼公立二年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左氏謂受晉之命而伐之也然去年蔑方報華元之聘今遽爲人役而伐之又二子各私其軍潛師侵掠且宋一辭會晉旣命衛伐之又命魯伐之皆非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討其從晉且鄭新喪而伐之此其爲楚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

傳謂晉遷新田而賀之也

春秋五

十一

注

晉樂書帥師救鄭

左氏載樂書出而楚還趙同趙括欲戰樂書力竭之亦還岷隱曰晉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卒收救鄭之功主將善御下也救公羊作侵

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孫炎曰鼯鼠如鼠狼鄭夾淙曰草鼠而微黃愚聞之師曰甘口鼠也噬人畜不知痛木訥曰改卜牛而又食其角天示譴也說者以爲養牲不謹非也天豈真僭哉

汲冢

救鄭



吳伐郟

吳今平江府郟今淮陽軍下邳縣相去本隔江淮二水而伐之者具始大也於是季文子有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之憂初具本受盟於楚自楚之申公巫臣沮子重所請之賞田挾子反所欲之夏姬逃於晉而子重子反殺其族巫臣自晉適吳通吳於晉教之射御戰陳以叛楚蠻夷之屬於楚者具盡取之至是而又陵中國矣楚之患漸定而具之擾方始岷隱曰荆之始見也入蔡吳之始見也伐郟中國莫之問故駸駸焉交亂中國

讀春秋五

卷十二

昭

夏五月曹伯來朝

曹無魯好者再世矣今宣公來朝修舊好也

不郊猶三望

不容郊天而猶祀地此襲用僖公之繆舉也三望之義已見僖三十二年

秋楚季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公至

自會

岷隱曰楚再伐鄭晉再救鄭晉侯為之大會諸侯亦能囚楚之鄭公鍾儀以獻於晉其勢可以有為

成七年 吳食郟牛

平景公崩朝士年

救鄭

具始大



矣伊川曰同盟于馬陵者諸侯同心病楚也時莒初服莒舊服于齊今齊來而莒亦隨之也

吳入州來

州來本壽州下蔡縣故蠻也楚人取之爲邑而吳今入之吳楚之爭自入州來始蓋入州來則采近楚

冬大雩

穀梁曰冬無爲雩也或者雩本旱祭曾未俗用爲他祀歟

衛孫林父出奔晉

春秋左傳卷五

十三

孫良夫專兵而林父出卿故定公惡之而奔七年而晉侯強反之於晉終以戚叛則定公惡之是矣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二年行父從晉伐齊取汶陽田齊既敗而事晉故晉又使魯歸之於齊七年之間一子一奪皆制於晉行父私於韓穿曰汶陽敝邑之舊也然不敢爭

平夏藥書帥師侵蔡

蔡迫於楚自翟泉與盟之後未嘗從中國盟會文十五年晉卻缺伐之不能反前年平夏藥書救鄭因而伐蔡楚師救之不戰而還晉未得志故再侵蔡

七年

晉景公朝十六年吳入州來

春秋左傳卷五



遂侵楚獲申驪

公孫嬰齊如莒

左氏謂聲伯因聘而逆婦

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來聘者聘共姬也宋公使來納幣者宋公自主之

也共姬魯成公姊妹爲宋共公夫人

晉殺其大夫趙盾趙括

葉石林曰趙朔晉侯之壻朔死而同括之弟嬰亂

其室同括不請於君而放之齊於是朔之室譖於

晉侯使欒氏郤氏證同括將爲亂而殺之愚按同

括嬰皆盾之弟朔盾之子武又朔之子隨朔之室

畜於公宮析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

之忠而無後爲善者懼矣乃立武爲趙氏後是無

程嬰杵臼之事也安有晉侯外孫畜於公宮而待

外人抱匿之者哉况殺趙氏正朔之室之謀非欲

殺朔之子也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岷隱曰魯十二公獨文成二君身受天命文公拜

命之後猶能遣叔孫得臣如京師成公無是也後

四年因會伐秦道過京師息汗馬之勞爾愚按魯

六年 晉景公嗣霸十七年 殺趙盾趙括



不請命天子反賜命而魯又不往拜之春秋之世  
倒置一至於此賜公穀作錫義則同天王天子王  
者之通稱亦非有異義泰山孫氏云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左氏曰來歸自杞故書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  
邾

士燮來聘者以邾成於吳而請伐邾也魯於邾為  
親賂使緩兵士燮齊之行父懼而使宣伯會伐邾  
士燮曰邾最爾小邾何足以煩二國之謀而重勤

讀春秋五

十五

四國之師試非難於邾難於吳也薛氏曰吳伐邾  
不能救邾服吳則伐之諸侯無所措手足矣

衛人來媵

諸侯娶一國則二同姓之國往媵之國三人九  
女伯姬將嫁故衛來媵伊川謂伯姬賢故書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孫覺經解曰叔姬者杞伯之出妻也杞伯生絕其  
妻死歸其喪春秋以其非禮書之趙氏曰叔姬絕  
於杞而卒於魯則宜葬於魯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



于蒲公至自會

傳謂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而會于蒲張氏曰自此執鄭盟魯紛紛甚矣蒲衛地今屬開封

二月伯姬歸于宋百冬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岷隱曰伯姬之賢魯人尊之故既歸宋復使上卿致女以撫問其已至晉人來媵亦媵伯姬也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齊頃公立十七年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二十九年

諱春秋五

十六

易

鄭自邲之戰從楚者十年自蟲牢馬陵之會楚方備兵未暇爭鄭鄭在晉者亦五年今午蒲之會鄭方從晉楚以重賂求鄭鄭復會楚于鄧故晉執而伐之然非禮甚矣適以激鄭之貳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五月而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莒今密州在吳魯之東楚越吳魯而伐之國小而潰鄆者莒魯所爭之邑楚又乘勝入鄆

秦人白狄伐晉

成九年

晉景公霸 同盟于蒲



傳曰諸侯貳故也趙氏曰宣八年晉成以白狄伐秦今秦相亦以白狄伐晉狄介秦晉之間惟強者用之

鄭人圍許

時鄭伯方執於晉而鄭反圍許傳謂此公孫申之謀示不急君也岷隱曰豈有君見執外示不急之意反與師以伐人有如激晉侯之怒其不重為君累者鮮矣按明年鄭伯歸殺申以鄭用其謀改立君也

城中城

春秋五

注中城東海邑木訥曰楚伐莒入鄆逼近魯故城中城以備不虞或曰魯之內城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左氏曰晉命也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天之不享僭禮如此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鄭用公孫申之謀置其被執之君不問立子繻見殺又立髡頑晉欒成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趙氏曰晉景



公欲歸其君而鄭不求欲殺其君而鄭不服故顧  
顏以合諸侯伐鄭而歸之

齊人來媵

媵伯姬也異姓來媵非禮也

丙午晉侯孺卒

孺乃侯反

晉景公立十九年卒許氏曰當景之世楚莊入陳  
圍鄭圍宋敗晉于邲中國大絀徒從事赤狄潞氏  
迨楚莊沒始得為鞏之役以服齊僅不失霸岷隱  
曰晉景嗣霸數勤諸侯相與同盟一曰斷道二曰  
蟲牢三曰馬陵四曰蒲蒲之盟以歸汶陽之故諸  
侯貳晉爾木訥曰晉自蟲牢始得諸侯宋公一言  
不順即命魯衛伐之既而晉以齊厚於己反前日  
所取於齊以予魯之田復以予齊故諸侯貳晉

秋七月公如晉

公如晉弔喪傳云晉止公送葬諸侯無在者先儒  
謂奔喪會葬臣子之事也公自取辱蓋晉以反魯  
汶陽之田而疑公故辱之

冬十月

書備四時公羊傳無此三字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成十五年

晉主中夏

二十九

論春秋秋五

十八

又



公留晉九月始歸

晉侯使卻擘來聘己丑及卻擘盟夏季孫行父如晉

由夏

公自汶陽之田歸齊欲貳晉而不果然嫌隙已

開晉因公之朝而止之數月左氏謂公請受盟而

後使歸卻擘來聘且涖盟季文子報聘亦涖盟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

傳云宣伯聘齊以修前好張氏謂迫於晉之辱而

不得已者也岷隱曰晉使我歸田于齊齊未嘗遣

使至魯是德晉而怨魯也今僑如修好未幾而求

魯公

讀春秋五

十九

信

魯齊卒無報聘則魯為齊弱矣

冬十月

書備四時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傳載周公楚惡惠襄二族之逼又與卿士伯與爭

政怒而出奔王使劉子復之三日復出奔晉是自

絕于周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傳載晉使楚囚鍾儀歸求成於楚宋華元因是合

晉楚之成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木訥

成十一年

聘魯

晉書夏



曰晉厲初立而求諸侯於是為瑣澤之會然所會者魯衛而已左氏載宋合晉楚之成鄭人聽成考之於經無一毫合不知何年之事而左氏誤附也愚謂止憑經文足矣瑣澤公羊作沙澤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傳載狄侵晉晉敗之于交剛岷隱曰春秋時狄患最重齊霸之初狄方為患威公不能治也晉霸之衰狄人微弱晉乃能屢勝之春秋於晉敗狄之事纖悉備書幸中國之猶能自強也

冬十月

書備四時

春秋五

二十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二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曹伯廡卒于師秋七月公至自伐秦傳載秦石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故晉使呂相絕秦而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張氏曰晉以私怨報秦其義不足以令諸侯故卑辭以乞師諸侯已絕迹於京師一百餘年今因伐秦過周因講朝禮故書如京師而不書朝以見諸侯之行止為伐秦而



不為朝王也戴氏曰公無朝王之心道過京師不得已而行朝王之禮書公自京師書公至自伐秦見初心之所存而終事之不可掩也曹伯廬卒于師傳曰閔之也蓋曹宣公立十七年為晉役而死于行不得其所也

冬葬曹宣公

傳載子臧逆宣公之喪公子負芻居守乃殺其太子而自立既葬宣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負芻懼告罪且請焉子臧乃反而致其邑子臧賢公子季札所慕而效者也負芻是為成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張氏曰莒季佗也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林父奔晉已七年衛侯如晉晉侯強見林父定公不可既歸而晉使卻擘送之衛獻之出奔禍根在此衛自元咺以臣抗君皆晉為之矣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張氏曰逆公夫人也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傳載鄭子罕伐許鄭伯復伐許許人平以申叔之



封明年遷于葉避鄭以依楚蓋鄭自成三年再伐許四年伐許九年圍許今又伐之晉不能救也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僑如稱名不稱氏者一事再見因上文也稱婦有姑也于時穆姜尚存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衛定公立十二年卒

秦伯卒

高閔集註曰秦桓公也立二十八年卒史失其名十有五年春王三月葬衛定公

讀春秋五

二十二

什

五月而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初東門氏公子遂立宣公有寵其子歸父繼世專政謀去三桓未遂而宣公薨三桓逐東門氏歸父奔齊魯立嬰齊以後東門氏杜氏注曰立為襄仲子歸父之弟襄仲即公子遂之字以字為氏故曰仲嬰齊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公至自會

傳云會于戚討曹伯負芻也愚按負芻殺世子自

二十五年

晉主中夏紀年

同盟于戚



立是可討也。然與之會，然後執之。若紿而致之，非討之義。張氏曰：先執曹伯以令諸侯，然後盟之，乃盡善也。

夏六月，宋公固卒。

宋共公立十三年卒。

楚子伐鄭。

木訥曰：前年鄭公子喜無故而伐許，許楚之與也。鄭昔嘗伐許而楚不問，以鄭亦在楚耳。今鄭從晉而伐楚，之與國楚能不惡鄭乎？故楚子伐鄭為許也。鄭有以相之也。

護春秋五

二十三

王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左氏曰：葬宋共公，於是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蘇氏曰：華元將討之，而力不能，故出奔。奔而國人許之討，然後歸。故其討之也，族人莫救。劉氏曰：元自晉歸，使國人攻栢氏，殺蕩山、黜魚石，國然後定。蓋說者謂山即蕩澤之名，而魚氏與蕩氏皆栢族也。木訥曰：左氏載元之奔也，魚石止元于河上，而經實書奔晉，又載魚石請討山。既討山，則魚石何用奔楚？考其言無一合於經。蓋山與魚石均宋之亂。

成十五年

宋華元出奔而復歸

晉主夏陽



臣故山見殺而魚石奔復倚楚而入愚按傳與經異但當信經凡依傳而生說以釋經者不必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黼邾人會吳于鍾離

傳始通吳也注鍾離楚邑淮南縣吳始來通晉帥諸侯之大夫會之故殊會趙氏曰先會晉而後會吳殊會也高氏曰吳實夷狄反安坐于鍾離以待中國之會葉氏曰成公之末楚浸衰而吳驟強大下所恃者晉而已反率諸侯而從之一會而合七國再會而合十三國三會而合十二國天下無不

聽於吳焉鍾離楚邑今濠州

許遷于葉

避鄭依楚也傳云楚遷之葉今汝州葉縣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范甯曰雨著木成冰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左氏傳滕文公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公子喜穆公子子罕也侵宋伐喪也鄭叛晉從楚故為楚侵宋自攻其類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書災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鄢陵鄭地也是役也晉呂錡射楚共王中目楚師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公子側鄢陵之敗帥也楚

拔殺之自晉敗于必楚師橫行中原今厲公一戰而勝之沈中國二十餘年之恥岷隱曰鄢陵之戰

與我獲同功然厲公所以異於文公者一勝之後無以居之觀沙隨之不見公季孫行父之見執厲

二十

春秋五

二十五

王

公之志驕矣愚觀晉既敗楚范文子立於馬前曰何以及此君其戒之蓋知厲公非保功之君也果

難作鄢陵鄭地今開封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公至自會

謀欲伐鄭鄭未服也魯叔孫僑如與君母穆姜謀作難公至後期故晉不見公沙隨宋地

公會丑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注曰丑子王卿士也木訥曰晉侯敗楚鄭之師于鄢陵鄭卒不反今又以王命伐之

成十六年 敗楚子鄢陵

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曹伯歸自京師

曹伯負芻殺太子而自立晉侯執而歸之京師欲  
改立賢公子子臧子臧不肯盡致其邑與卿而不  
出故負芻復得歸鄭木訥曰曹成殺世子而自立  
幸晉有尊周之心不自裁剷而歸曹伯于京師王  
苟因是而用其威福之柄天下孰不震懾今乃置  
而姑息之諸侯判然知王法不復行其何忌而不  
爲亂臣賊子哉吾於此重爲周王惜之愚按曹伯  
復歸而不書名諸家說各不同竊意突豈爭立故  
出入必書名以爲別曹成之位已定三年不待書  
名爲別耳恐無他義

三

讀春秋五

二十六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荅丘冬十月乙亥叔  
孫僑如出奔齊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犇  
盟于扈公至自會乙酉刺公子偃

叔孫僑如與穆姜謀去季孟而取其室使晉因季  
孫在晉殺之而已殺孟獻子於魯故晉執季孫而  
舍之荅丘荅丘晉地也公使子叔聲伯請季孫於  
晉故晉與季孫盟而還之叔孫僑如謀不遂而出  
奔公歸而刺公子偃偃者公之庶弟穆姜謀亂嘗  
怒公而指偃可代公故也僑如既奔齊魯立豹以



後叔孫氏荏公羊作紹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左氏以為衛救晉也木訥曰使晉被鄭兵而衛救之則有援霸王之功何得不書而書侵耶愚謂此經文之所無但據經文謂衛侵鄭足矣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秋公至自會

葉石林曰單子王之中大夫也王大夫前未有人臨諸侯者此言尹子單子鄭恃楚不服晉復請於王而益之也王命而行一人可矣命而不行雖

讀春秋五

二十七

暉

益何補趙木訥曰以七國之衆加以王師而鄭未反故遂興柯陵之盟戴岷隱曰前此諸侯屈天子之卿為會者有之未有屈二卿者屈天子之卿為盟者有之未有同盟者厲公之志驕僭甚矣

齊高無咎出奔莒

左氏載慶克通于靈公母聲孟子蒙婦人衣乘輦而入鮑牽見而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克以告夫人怒及國子相靈公會而歸孟子譖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且譖國子亦知其謀故公別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弟高弱奔盧

成十七年 晉車夏盟朝同盟于柯陵 伐鄭



九月辛丑用郊

木訥曰魯之卜郊自僖公始而用郊自成公始蓋前此雖以史遜請之平王得用郊猶疑其僭而卜之未遽用也成公七年卜之不從乃免牛十年又嘗卜之五卜不從遂不郊今成公懼卜而不從則終不得郊故不復卜而直用之聖人書曰用郊蓋前此未嘗用也至定哀之郊則不復書用蓋實不在定哀其用之始於成公用與用田賦用致夫人同謬者求其說而不得遂以為用人其支離一至是哉

三十五

春秋五

二十人

禮

晉侯使荀盈來乞師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

伯齊人邾人伐鄭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傳載諸侯伐鄭楚救鄭諸侯還晉至此再假王命三合諸侯以伐之而不能服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脰

狸力之反  
脰市於反

公孫嬰齊叔肱之子子叔聲伯嘗請行父於晉者也與前仲嬰齊同名耳卒于狸脰者從公伐鄭還而道卒脰公羊作軫穀梁作蜃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書災

哀十七年用郊

晉主夏盟經朝

伐鄭

一



邾子獲且卒

獲且立四十年卒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健卻至

左氏載晉厲公侈多介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嬖而然卻氏請必先三卻遂殺之皆尸諸朝又以甲劫藥書中行偃於朝穀梁曰禍於是起

楚人滅舒庸

任氏曰舒庸東夷偃姓之國左氏曰舒庸以楚師之敗道吳人圍宋故楚滅之

讀春秋

卷九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傳載藥書中行偃殺胥童又使程滑弑厲公而迎立周子年十四是為悼公蓋胥童實迫厲公殺三卻又親劫藥書中行偃故二人殺胥童繼弑厲公近世張洽受春秋於朱文公者也其集註謂聞之師曰稱國以弑者衆弑其君之辭也曷為不言二臣弑之孟子論貴戚之卿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厲公之過大矣昵用小人殺戮無辜舉朝諸卿不保首領書偃晉之世臣以社稷為



心尚可行易位之權而遽弑之夫二人嘗以君事之矣故稱國以弑分其惡於衆也悼公逐不臣者七人而不誅書偃非里克竇喜之比故也木訥趙氏曰厲公之興哆然修文襄之業敗狄伐秦既如其志當具楚並興欲抗吳則畏楚欲抗楚則慮吳遂合諸侯以會吳于鍾離蓋疑吳楚合則中國無以抗之也吳既我附明年遂興鄢陵之師大敗楚鄭謀亦深矣然晉雖得志而鄭不反是時不退而修德乃遷怒魯之後至沙隨之會不見公既而上屈王師下連諸侯三疾于鄭鄭不能得忿無所洩

三百十

讀春秋五

三十

吳伐

內疾卿佐立其朝者儼然如不終日故中行欒氏之逆成嗚呼剛暴之君可不監哉愚按張氏詳其一時取禍之患趙氏詳其平日紹霸之勤故并錄以備參考

### 齊殺其大夫國佐

慶克通乎君母君母怒國子之謫克也諸國子既而慶克以君命圍高弱於廬國子往殺慶克于廬師以穀叛齊侯與盟于徐關而復之既叛而復仕其朝故齊侯殺之于內朝之宮然齊侯使慶克之子慶封爲大夫則又稔禍矣



公如晉

晉悼公嗣位而朝之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宋華元討栢族而魚石奔楚故魚石借楚之力伐宋而復入彭城彭城宋邑也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

公方朝晉晉隨使范宣子來謝其朝晉悼公交鄰有道如此

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

傳稱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邾宣公初即位

而來見

築鹿囿

杜氏注築墻爲鹿苑

己丑公薨于路寢

正也

冬楚人鄭人侵宋晉侯使士魴來乞師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虎牢

音魴  
房打他  
丁反

晉謀救宋也諸侯師至而楚鄭之師已退晉侯新立因爲同盟



丁未葬我君成公

五月而葬

成公立以正薨以正世適承嗣國家無事魯自春秋以來惟成公一人而已然作丘甲始用郊其失不少又內制於行父掃四大夫之師以報歸父謀去三相之怨外制於強晉得汶陽之田而復見奪平景公之喪而輒見止如沙隨之會而不得見亦惴惴度日爾

襄公

名午成公之子母定姒諡法因事有功曰襄

讀春秋五

三十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於是襄公年四歲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箚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魚石自宋逃楚楚伐宋而納魚石於宋之彭城此去年之夏也至冬又復侵宋蓋既已納魚石據宋一邑因爲荐食之謀未已也時晉悼公以十四歲新立即會諸侯之師以救之師至而楚師還宋因辭諸侯而請其師圍彭城至是晉大夫帥諸大夫共圍之彭城降晉晉以魚石之族五大夫在彭城

襄元年

晉悼公再霸元年

圍宋彭城取其叛臣魚石



者歸而真諸瓠丘於是彭城復爲宋有木訥曰伐  
叛討逆霸主事也悼公之興首合諸侯之大夫爲  
宋圍彭城討魚石得其職矣宜列國和會而願奉  
其職也

夏五月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  
人次于鄆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鄭從楚伐宋者也晉旣救宋矣故以次伐鄭諸侯  
之師次于鄆者爲之援也鄆鄭地也楚之侵宋者  
攻晉之所救也胡氏曰楚人釋君助臣事已悖矣  
晉降彭城以魚石歸遂伐鄭而以諸侯次鄆援之

讀春秋九

三十五

放義而行者也戴氏曰韓厥身自伐鄭而諸侯不  
與焉亦見晉悼公圖霸之初使大夫身親其勞不  
敢勤諸侯之師若此且其能成霸也趙氏曰中國  
伐鄭屢矣必連諸侯之師今悼公之圖鄭亦可謂  
有謀矣以韓厥獨攻其前以五國之兵援其後楚  
兵不出則一韓厥足以敵鄭而有餘楚兵出則五  
國之師足以闢楚而不懼此皆所以謹用諸侯而  
不忍輕闖其民也許氏曰楚人侵宋攻晉所救而  
諸侯之師卒不爲動則有以量楚力之所至矣韓  
厥公羊作韓岳鄆公羊作合



九月辛酉天王崩

簡王在位十四年崩

邾子來朝又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躒來聘  
岷隱曰歷考十二公即位之初朝聘鄰國者有矣  
鄰國未有先來聘者獨襄公爲然意晉悼初立屈  
己交諸侯當次鄆之役晉侯衛侯實次于戚以爲  
之援故謀而聘魯然愚按先儒皆以天王崩不奔  
喪而朝聘於魯爲非此又正本之論而春秋時習  
俗之所不識者也若邾之來朝則高氏謂公方四  
歲安能以禮相接然則此殆禮之贅又非來聘者  
比也

讀春秋五

三十四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五月而葬速天子七月而葬

鄭師伐宋

左氏曰楚令也木訥曰鄭成公爲人固而不知機  
彼鄭文鄭襄不幸無霸主楚兵脅之姑從楚以紓  
國患而已成公之初堅附中華一折而從楚則至  
死不變晉厲敗楚師三以諸侯伐鄭鄭可歸矣反  
受役於楚以戕中國愚謂晉厲猶以力服之也今  
楚納宋之叛臣晉悼公伐其叛臣而取之義聲震



夷夏逆順曉然矣何為而伐宋耶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成公夫人齊姜也

六月庚辰鄭伯賁卒

賁古

成公立十四年卒左傳載其臨死不忍背楚之言高氏曰不言葬者以成公背中國諸侯不會其葬也許氏曰鄭豈以中國為終可畔既蒙楚之德遂不可反是以君子貴謀始也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木訥曰侵淺事也合三國之師於鄭郊而侵之要

諱者秋五

二十五

說

其服而已非志於伐也說者以為鄭方在喪伐喪為不義吾以為鄭成終身陷於左衽而不反以楚之誘之也今新君即位苟一朝乎楚為楚所化則亦未易歸也故以兵侵之要其速從中國而已非伐喪也愚聞之先師亦曰三國成師以出不以伐而以侵者正避鄭之喪也晉悼公豈伐喪者哉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瑩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左傳載會于戚謀鄭也孟獻子請城虎牢以逼鄭知武子曰善齊崔子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



皆齊故也將復於宣公而請於齊於是今年冬戚  
之會齊滕薛小邾皆至遂城虎牢木訥曰合六國  
之大夫而不加侵伐謀所以服之之術而已晉所  
以皇皇然速於得鄭者蓋鄭僖初立儻一爲楚所  
羈則未可以文告致是機會之不容失者不然一  
歲之間三合兵車何諸侯之不憚煩哉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杜氏曰齊謚也三月而葬速

叔孫豹如宋

左氏曰通嗣君也杜氏曰豹僑如之弟也木訥曰

讀春秋五

二十六

叔孫氏自公孫茲叔孫得臣再世爲卿至叔孫僑  
如其橫滋甚反譖成公及季孫行父于晉事敗奔  
齊叔孫氏之黨沮矣今襄公即位幼未能君盟會  
征伐專於仲孫蔑蔑者孟獻子而季孫行父爲正  
卿則耄矣故季氏復出而任聘問之事豹得臣之  
次子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公曹人  
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齊滕薛小邾聞知武子之言故皆來會既城虎牢  
鄭人乃成呂氏曰城虎牢所以服鄭而拒楚鄭服



則楚自遠苟瑩城之是也非取其地而有之也  
不繫之鄭陸渾曰城虎牢可以安中國息征伐故  
聖人許其取而不繫之鄭張氏洽曰虎牢所以不  
繫鄭者鄭昔華即夷黨楚以爲中國患悼公動天  
下之諸侯以討之而負固自若故從孟獻子之謀  
城其巖邑以制之以伯主討不服之國地非鄭之  
所可私此春秋明王制以示予奪之正也未訥趙  
氏曰安一國之功小安天下之功大晉悼初圍宋  
彭城爲宋治叛臣爾其利不及天下此一國之功  
也晉楚爭鄭五十年卒叛乍服惟強是從鄭成一

一讀春秋五

三十七

叛入楚而終身不復反以一鄭不服天下諸侯爲  
之不寧兵車之會無日而置今晉悼謀制鄭之策  
而城虎牢虎牢古號國鄭得之爲制邑至是爲虎  
牢在漢爲成臯今爲孟州汜水縣巖險聞於天下  
楚鄭倚之以抗中國今晉率十國之大夫取而城  
之虎牢旣非鄭有鄭何恃以抗中國哉故雞澤之  
盟鄭不伐而自至八國之君同淮是盟而天下無  
兵車者六年則虎牢之城誠有功於天下此天下  
之功也愚按此役諸儒多責鄭不能自守其險而  
反爲晉取然使鄭能守此險則爲楚以戡中國今



晉取此險則可拒楚以安中國諸儒之爲此說者豈不知夷夏之辨耶何不責鄭之不從晉反責鄭之不守險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左傳載公子申爲令尹多受小國之賂以逼子重子辛故楚人殺之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傳載楚子重伐吳克鳩茲至于衡山而吳取其駕獲鄧廖駕良邑廖亦楚之良所獲不如所亡木訥曰夷狄相攻中國之福稽其故則自晉厲公會吳

二十五年

春秋卷五

三十八

又

於鍾離實有謀焉鍾離一會而吳無仇晉之心楚有患吳之意故楚之伐吳以吳不與已而與中國也楚之兵力既分於吳而不能專向中國此諸侯之患得以少紓吳既受楚兵則亦不能無求於中國故五年戚之會吳不召而自至自是天下之勢遂成鼎足晉吳楚是也吳既附中國則楚實孤終春秋之世楚無一日安枕者吳掎其東也

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公至自晉如晉者朝霸主也公時方六歲相其行者孟獻子也蘇氏曰晉侯修禮於諸侯故去其國都與公盟



于長檮張氏曰長檮近晉之地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秋公至自會

木訥曰悼公晉之賢君也其所以霸諸侯之效在得陳得鄭而已陳鄭即楚父矣今興虎牢之役隻矢不遺而鄭來陳見鄭來而恥獨為夷亦遣袁僑如會然鄭以君會而陳以臣至雞澤之盟以諸侯盟鄭之君戊寅之盟以大夫盟陳之臣蓋鄭伯之來既與盟矣袁僑至而無以質之則懷附之心不

卷五

三九

固苟復自與之盟則袁僑實抗而霸權不尊故以大夫盟之則晉無屈已之辱僑無抗君之罪禮甚安而分甚明此吾所以見悼公之賢也論者乃謂諸侯在而大夫盟為大夫之專不知大夫奉君命而盟袁僑何得為專愚按此役說者又責其不當盟單子竊意齊桓始假王人為重故首止葵立會王人而不敢同盟世變日降晉厲之世王人之同盟屢矣久而自同於列國今不待請而自至習俗既成雖以悼公之賢不知革其非此可為世變歎爾



久晉荀彘帥師伐許

許自新城以來不預中國盟會四十餘年矣今晉以陳鄭既復而伐許木訥曰許為鄭扈遷于葉以避葉逼楚倚楚為重公不能近叛楚而遠事晉晉必能興召陵之師以服楚則許可得不然徒伐之無益矣

四年春王正月己酉陳侯午卒

陳成公立三十年卒木訥曰陳成歸而卒於中夏諸侯會葬之賢於鄭成遠矣高氏集註曰玄經有言日月之逝改于尸尚未晚也陳成公既為雞澤之盟而卒則是國已變於夏矣曾子曰吾何求哉

夏叔孫豹如晉

左氏曰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

秋七月戊子夫人妣氏薨

妣把姓襄公妾母也妣公羊作大注宮女也

葬陳成公

五月而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杜氏曰定謚也踰月而葬速許氏曰傳載季文子不欲以夫人之禮葬定姒志復古也不得已於人



言而卒夫人之觀此踰月而葬蓋禮略也鄭夾深  
曰既君則母同正矣然適母薨而後可得伸其尊  
也公羊作弋

冬公如晉

左氏載請晉以鄆屬魯也時公方七歲蓋代其言  
者孟獻子也

陳人圍頓

頓小國也傳載楚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  
頓木訥曰頓楚之與也陳初從中國而遽圍頓故  
明年楚伐陳

本

漢春秋五

四十一

四

五年春公至自晉

去年冬如晉求鄆今始歸魯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公子發者子國也子產之父鄭僖新立使來通好  
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

去年冬魯求鄆於晉故今穆叔率鄆世子同如晉  
以成屬鄆此左氏說也公羊則謂鄆迫於莒故魯  
率之通晉愚恐兩說俱有之

仲叔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左氏載吳使壽越如晉請聽諸侯之好故魯衛俱



受晉命往會之善道公穀皆作善稻云吳地也木  
訥曰吳晉將為戚之會而魯衛實鄰於吳故晉命  
以通好焉許氏曰晉楚爭衡權之在吳故晉急吳  
如此

秋大雩

旱祭之僭者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楚忽陳之復歸于晉也咎令尹子辛之侵欲於陳  
故殺之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公至自會

左氏曰會吳且命戍陳也木訥曰鍾離之會書會  
以會晉率諸侯往會吳也戚之會不殊會吳莒兩  
欲而為是會也陳鄭歸晉楚方內憤殺公子壬夫  
將有疆場之事此晉所以願求於吳也吳既與晉  
楚公子嬰齊嘗帥師伐吳此吳所以願交於晉也  
吳晉同欲故十四國之君歡然相濟

冬戍陳

知楚將伐陳故諸侯以兵戍之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諸侯雖戍陳而楚猶伐之故諸侯又親救之楚殺其令尹而出兵晉范宣子預有失陳之憂諸侯以兵戍陳已非上策戍又不足以禦則事亦極矣

辛未季孫行父卒

行父相三君其卒也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左氏稱其忠於公室然行父然歸父之謀去三家至掃四大夫之兵以攻齊方公子遂弒君立宣行父實再為之如齊納賂又帥師城莒之諸鄆二邑以自封植其為妾馬金玉也多矣柄及其子益專且叛然則小廉者乃其大不忠之飾歟向使淫侈如齊慶封適足以殺其身烏能成其私也哉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高氏集註曰自僖公二十三年杞子卒後杞桓公繼立凡七十有一年呂東萊曰杞入春秋至此始名邾滕杞微國其卒或名或不名國微不備禮乎夏宋華弱來奔

左氏載華弱與子蕩少相狎長相優交相諂子蕩以弓楛華弱于朝平公見而逐之亦逐子蕩



秋葬杞桓公

杞始書葬始能通也

滕子來朝

左氏謂滕成公始朝公也

莒人滅鄆

鄆間於魯莒之間前此邾莒伐鄆魯救之有狐駘之敗前年魯請於晉以鄆屬魯叔孫豹嘗以鄆世子同如晉矣去年秋復以屬鄆為不利而辭之蓋以力不能及鄆也至今莒遂滅鄆呂氏曰莒鄆小國自相滅亡晉悼公為時盟主亦莫之恤蓋是時

五

禮義衰絕滅國弑君皆目見之孰不以為甚異故

雖晉悼號為賢君亦莫能正也愚按莒之滅鄆春

秋具有本末穀梁乃以鄆立莒之子為子謂神不

歆異姓之祀為滅雖胡安國獨宗其說而劉氏孫

氏戴氏皆嘗辨其非劉曰若鄆取莒為後罪在鄆

子不當但責莒人孫曰立異姓而遂書滅不惟於

義不明亦何以為訓此蓋莒人因鄆不順其立異

姓而滅之爾戴曰鄆請屬于魯則鄆之勢迫矣莒

既滅鄆季孫宿如晉見魯之不能救鄆也莒人滅

鄆勢所必至



冬叔孫豹如邾

左氏曰穆叔如邾聘且修平謂平四年狐駘之罷季孫宿如晉

宿季孫行父之子也左氏謂莒滅鄆故來討宿遂如晉然魯雖嘗請屬鄆既而辭之矣滅鄆者莒也晉不問莒而反問魯何耶木訥曰宿父喪未甚而執使命知世卿以固位而已襄公幼弱蓋非公意宿自為之愚聞之師亦謂宿嗣執政往見以植私交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讀春秋五

四十五

昌

齊圖萊久矣自宣七年伐萊至是遂滅之萊姜姓例稱滅同姓書名今齊滅萊不名則例之說不通矣

七年春邾子來朝

邾自出伯姬不通於魯成公嘗會魯伐之今始來朝公

夏四月三卜邾不從乃免牲

孟獻子歸咎於既耕而卜蓋不知天之不歆其僭也

小邾子來朝

襄七年

三邾不從

晉悼公再請七年





宋本黃氏日鈔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第十三





此小邾穆公也其先邾犁來顓頊之後王命為小邾至是三朝魯

城費音

一季武子城其私邑以自強定公十二年所欲墮之而不可得者也費今沂州費縣

秋季孫宿如衛

傳以為報子叔之聘然子叔之聘七年矣宿初執政疑自締私交也

八月螽

蝗也書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左氏謂報季孫宿之聘且尋孫良夫之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

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郕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

丙戌卒于鄆陳侯逃歸鄆于軌切鄆七報切

楚圍陳諸侯謀救之陳侯畏楚而逃故不成救鄭

伯卒于行三傳皆以為見弑然且當以經為正此

鄭僖公也立五年卒頑公穀作原鄆作操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傳云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

襄七年 晉悼公再朝 金三





夏葬鄭僖公

五月而葬王氏曰傳載子駟弑公然諸侯方會其郊子駟其敢然乎觀九年與晉爭盟詞不少屈而晉人不以為討其不為不義可見矣蓋子駟為政多殺羣公子疾之者眾因公卒于外而誣之黎氏曰若君實被弑以疾赴遂從而書之則弑君豈有以實告者乎趙氏曰若實弑而書卒是春秋庇逆賊也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燹

僖公方葬鄭乃侵楚之與國以挑釁此子產所以

獨憂而不旋踵致楚之師穀梁作濕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公至自晉

趙氏曰晉既失陳而為是會以觀諸侯諸侯皆以大夫聽命晉之霸業隨矣孫氏曰邢丘之會公在晉晉侯不與公會而與季孫宿會襄公微弱政在季氏也

莒人伐我東鄙

左氏曰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鄙田蓋鄙在魯東其田接於魯而經界不明故伐我以正之魯既無鄙

襄八年

晉悼公再朔八年

會于邢丘



世有莒患矣愚按此莒人以兵滅鄆明矣孰謂以  
其子繼鄆為滅鄆耶

秋九月大雩

為旱禱也大則僭矣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討其侵蔡也自是鄭又與楚平王帛待于二竟惟  
強者是從

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氏曰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

鄭

讀春秋五

四十八

竹

九年春宋災

天火曰災

夏季孫宿如晉

報范宣子之聘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成公之母襄公祖母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楚子伐鄭職詳

左氏載諸侯伐鄭將脩器備盛餼糧歸老幼居疾

襄九年

晉悼公再盟九年

同盟于戲



于虎牢鄭人恐乃行成然子駟爭盟欲唯有禮與  
強者是從既盟而楚伐鄭鄭又與楚平蓋玉帛待  
二竟此鄭之素謀子駟力主從楚之說也先師  
嘗謂其無夷夏之辯趙木訥則謂晉欲得鄭當先  
制楚制楚當先結吳以掎楚楚忌吳之斷其後必  
不敢長驅鄭郊愚謂鄭處晉楚之間亦難矣晉不  
幸而遇楚之強謀所以安中國亦難矣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夏五月甲午遂

滅偃陽公至自會

相莊  
加反

一說春秋五

四九

相楚地吳子壽夢在柤晉悼公會諸侯以往會之  
先師謂晉方患楚欲通吳而吳道多阻令會於彭  
城之柤所以道吳之來路趙氏謂會吳所以掎楚  
掎楚所以爭鄭相之會吳既向晉楚恐吳之議其  
後故晉兩合諸侯以伐鄭鄭果如蕭魚之會石氏  
曰蕭魚之後楚專事吳不復爭鄭矣偃陽妘姓小  
國左氏載晉取之欲以封宋之向戌向戌辭而以  
歸之宋許氏曰涉楚會吳而因道以滅人之國中  
國之禮義盡矣何以昭格荒服

楚公子貞鄭公孫轅帥師伐宋晉師伐秦



木訥曰楚既得鄭則兵及於宋勢也楚鄭伐宋晉不救宋而伐秦以報私怨非所以霸也先師則曰楚取彭城欲以梗晉晉滅偃陽則楚不得而問彭城偃陽歸宋故楚連鄭師以伐宋去年秋秦嘗乞楚兵以侵晉而楚爲之援今晉師伐秦亦悼公制楚之規模也覺此說尤長

秋莒人伐我東鄙

鄆爲莒得故莒再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三十七

春秋左傳卷五

五十五

左

鄭黨楚伐宋故晉侯率諸侯伐鄭鄭不服故再成虎牢齊世子光人臣也而今位滕薛之上以其先至而躡之也非禮矣

冬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

盜一日而殺三大夫鄭無政刑矣左氏載子駢侵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田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而殺之子駢駢之字也趙氏謂子駢當國鄭受兵無虛歲宜其禍生肘腋張氏謂鄭之從楚以勞中國比公子駢之罪公子發公孫輒惟駢是從惡積而不可掩鄭不能討而盜得殺之所謂上慢下暴



而致寇至孔子以爲盜之招也所以不稱殺其大夫駢公穀作斐

成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

左氏載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晉荀瑩曰我實不能禦楚鄭何罪不如還也楚人亦還前城虎牢不言鄭此戍虎牢而繫之於鄭者黎氏云城則取而城之故經有城楚丘城緣陵皆不繫之國戍者以兵守衛之故經有戍衛戍陳皆繫之國先師王氏云城虎牢不繫之鄭者時鄭從楚中國取其虎牢而城之爲中國守險以制鄭非爲鄭而城之也戍虎牢而繫之鄭者時鄭已從晉中國恐楚伐鄭故置兵守衛以拒楚是爲鄭而戍之也此說尤明白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此季氏欺襄公幼弱始三分公室而三家各有其一也然周禮有大國三軍之說諸儒多謂三軍乃魯之舊而今以爲作劉氏意林曰至襄而作三軍明襄之前未有三軍也及其舍之也又曰舍三軍明二軍猶在也孫復發微曰大國三軍次國二軍魯以次國而作三軍亂聖王之制也此一說也謂



魯舊止二軍今始分而三之也葉石林曰僖公之詩曰公徒三萬此三軍之數也至成公而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以四卿見於鞏之戰則有加於三軍也鄭夾漈曰宣成以來魯有五卿卿專一軍及季氏逐東門氏而立嬰齊又將逐臧孫紇而立臧為東門與臧氏二家弱而不能軍其民故三家分為三軍而專之此又一說也謂魯舊不止三軍今始并而三之也二說未知孰是然前一說以周之舊制言後一說以魯之強僭言恐春秋時無復守周制若強而僭者則魯卿大夫之實也在來者考焉

請春秋五

五十二

於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崔氏曰郊之用辛也下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三卜不從則已矣四卜過也然崔氏之說以郊之常禮言而魯之卜不從乃天之不歆其僭也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公至自會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按左氏所載鄭之侵宋者鄭子展謀欲從晉故伐宋以致諸侯之師而後與之也諸侯伐鄭而同盟于亳城北者時鄭方行成故盟諸侯使毋貳也楚子鄭子又伐宋者楚未知鄭之陰已附晉尚率鄭以伐宋而鄭姑從之也晉又會諸侯伐鄭而會于蕭魚者鄭於是始決於從晉也楚執鄭行人良霄者鄭已從晉使告于楚楚無以制之而姑執其行人以泄憤也夫鄭自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轅三人

卷之五

讀春秋五

卷之五

決於從楚故鄭歲歲受晉楚迭至之兵三子既為盜所殺子展當國改謀從晉知所嚮背矣然不即安於晉必伐宋致師待晉師再伐已而後藉以絕楚恐非謀國之要策若晉悼極力求鄭卒成蕭魚之會則霸功之盛也趙氏曰蕭魚之役楚疲於外鄭服於內寸兵不折隻牲不殺悼公所以制楚服鄭之功豈下於威文耶戴氏曰蕭魚之會晉赦鄭囚納斥疾禁侵掠是舉也可為春秋盛德事此於召陵有光焉書楚執良霄於蕭魚之下見鄭人之心已服楚人之力不競晉悼之功為不爭也程氏



曰鄭不可信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之不疑自此鄭不背晉者二十四年師氏曰諸侯之無時暫寧者皆鄭之由也至悼公用魏絳之謀和戎以收五利之功息民以致三駕之勝遂能再合十二國之師以肆伐而鄭之君臣始無二志振諸夏之威奪強夷之勢是可嘉矣按去年秋會諸侯伐鄭者晉悼公之初駕也今伐鄭而盟于亳城北者晉悼公之再駕也伐鄭而會于蕭魚者晉悼公之三駕左氏曰晉侯謀所以息民三駕而楚不能與爭者此也亳公穀作京

冬秦人伐晉

報去年之役且秦景公之妹爲楚共王夫人故爲楚伐晉然楚旣無以爭鄭秦亦安能黨楚左傳書晉敗績而經不書者無傷晉之大體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莒五年之間三伐魯魯未暇治之今又圍魯邑故季氏旣救吾邑遂入莒邑以報之也自穀梁稱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諸家自此爭攻季孫之生事夫季孫固可責也然魯皆季孫爲之也入鄆



固不受命救台亦果受命者乎放飯流歎而問無  
齒決穀梁之謂矣莒小夷也滅鄆而遂伐魯歲歲  
不已季孫之施報方略與相當此事莒可罪而於  
季孫固未暇議也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鄭人既服遣使以謝伐鄭之師此晉悼公待諸侯  
有禮也

秋九月吳子乘卒

吳壽夢立三十五年卒吳至壽夢始大楚畏吳之  
議其後始不敢肆擾中國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鄭不可得而楚姑泄憤於宋楚於是無能為矣  
公如晉

拜士魴之聘此事霸之禮也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去冬如晉報聘而今始歸也

夏取郟

郟附庸小國也左氏稱郟亂分為三魯師救郟遂  
取之先師謂季氏柄國兼地自廣也許氏曰晉始  
息民是以楚侵宋不報魯取郟不討取無大亂而



而已邾公羊作詩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楚共王立三十一年卒自以嘗敗于鄆欲謚以靈若厲

冬城防

高氏集註曰防臧氏之邑也厥後齊高厚伐我北鄙圍防則城防者畏齊也木訥趙氏曰魯有二防一近宋隱十年伐宋取防是也一近齊隱九年公會齊侯于防是也魯既事晉而外齊懼有齊師故城防以備之明年齊卒有圍成之役用是知城防

以備齊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叔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時吳壽夢已卒所會者吳新君諸樊也左氏載吳敗於楚告于晉向之會為吳謀楚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任氏曰晉侯始汲汲會吳將以謀楚也鄭國既服楚隙亦解故諸侯不會但使大夫自是之後歷襄昭之世不復與吳會然則會吳非晉所欲也趙氏曰悼公賢君豈安於事夷狄



哉方內有所賴勢不得已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書災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蔓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左氏曰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木訥曰用諸侯之兵以報己怨非也然自是一伐秦終春秋之世秦不敢復侵晉

己未衛侯出奔齊

傳載衛獻公戒孫林父甯殖食而弗食二子作亂

讀春秋五

五十七

立公孫剽公出奔

莒人侵我東鄙

注曰報入鄆也木訥曰季孫宿入鄆非兵首也而莒猶以爲憾侵我東鄙報入鄆之役焉彼夷狄之酋安辯曲直之理至十六年魯訴於晉溴梁之會晉人執而釋之然後少悛故二十年爲向之盟而魯始無東鄙之患戎狄之情非威無以制之也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石林曰經書楚伐吳而已傳稱吳敗楚師于皐舟不足據木訥曰楚康即位修先君之怨謂楚不得



志於中國者其實為之梗故置宋鄭不問而首伐  
吳其謀尤出共王之上矣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萬晉  
人邾人于戚

左氏載衛孫林父逐衛獻公衎而立剽晉侯以問  
荀偃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故會于戚以  
定剽戚衛地也林父之邑也木訥曰釋賊不誅反  
定剽位何賴於霸主哉愚按荀偃本亦弑賊故為  
逆賊林父謀而成其亂於林父之私邑凡今年春  
列國之會于向者大半不至亦可見人心之公而

讀春秋五

五十八

是

晉悼坐荀偃之誤不少矣自是至剽弑而衎歸衛  
有二君者十年皆晉實為之也以悼公之賢而有  
此惜哉蓋公怠矣明年遂薨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  
于劉

傳稱向戌來聘且尋盟許氏曰不盟于國而盟于  
劉崇向戌也公弱甚矣張氏曰劉魯地

劉夏逆王后于齊

注劉夏天子之士也傳逆王后卿不行非禮也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季孫宿叔孫豹



師城成郭

成孟氏邑也。崔氏曰：公叔成比至，遇齊侯，或已解圍而去，故公不進。傳謂畏齊不敢進，似誤矣。若實畏齊不敢進，當書次不書至也。戴氏曰：齊圍成而公親救，既而二卿城成郭，用見孟氏之強，公不敢不出，而二卿合比以弱公室也。葉氏曰：前圍而公救之固過矣，今二氏復各以其軍為之城，著三家之自為政也。先師嘗言三家私相封殖，城費則叔仲以媚季氏，城成郭則季叔以私孟氏。愚按魯自作三軍，魯國已盡為三家之有，而成又孟氏私邑。諸家反責襄公不能救成，致郭壞而非時以城者，殆腐儒之談，不能尚論其世者也。郭外城也。孟氏蓋因是益固其守，至定公十二年，公圍成而不可墮。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書災。

邾人伐我南鄙。

邾黨於莒而附齊，故齊伐我北鄙，邾伐我南鄙。魯告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許氏曰：魯自文襄失政，齊與邾莒交伐其國，由民分於三



栢故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晉悼公生十四年而立立十五年而卒壽甫三十其經營楚鄭時年方二十四五功視栢文而德則過之嗚呼盛哉木訥趙氏曰晉室中債三卻誅厲公弑悼公以公族自外入繼即位之初慨然思復文公之業一爲宋圍彭城而得諸侯再奪鄭虎牢而得陳鄭外抗強楚內連東吳蕭魚之會不戰不盟楚不敢爭鄭不忍叛雖召陵之役不是過也其功業直將俎豆文公於百載之上襄成靈厲有慙

三七十

論春秋五

六

信

德矣以傳觀之悼公之所以成霸業者抑亦內外兩治者歟其爲國也施舍己責逮鰥寡振廢滯康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矣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偏官民無謗言所以復霸若傳果無溢美則悼公直出威文之上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會與古及

晉悼公將爲魯討邾莒未果而卒晉平公初立即

襄十六年

晉平公元年

會于溴梁使大夫盟



速葬其父會諸侯于溴梁執邾子莒子以歸自謂  
討有罪能繼父志矣然因欲速反使其父悼公以  
中夏霸主下從大夫三月而葬之禮又身方居喪  
而速會諸侯以諸侯晏行歌詩之事諸侯咸在而  
反使大夫專盟邾莒皆諸侯而反使大夫得執之  
以歸故高厚逃歸而齊志滋甚又侵我北鄙矣晉  
平之不克繼如此

五月甲子地震

記災異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春秋

卷五

六十一

戴岷隱曰許侯欲遷于晉許大夫不從許之勢甚  
迫許之請可念也晉人歸諸侯而獨使大夫伐許  
猶未甚怒也獨許鄭有宿怨鄭伯身從諸侯甘心  
於許故以鄭序晉上為鄭主乎是師也趙木訥曰  
許為鄭虐遷於葉以依楚中國失許實鄭之由今  
晉不察復聽鄭伐許故十八年楚公子午伐鄭許  
故也悼公在位十五年置許不問以得許無益而  
徒犯楚怨為宋鄭之患也今平公聽鄭伐許無得  
而失則多矣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郟

十六年

齊平

齊平



邾莒皆齊之黨相與伐我者齊知莒執邾莒以齊故也故齊益伐我至於圍郕

大雩

旱而禱也大則僭也

冬叔孫豹如晉

以齊伐我故也齊自恃霸餘自柯陵之會遂不復出使大夫聽命使世子抗禮以魯服晉而伐之伐魯所以貳晉也故今穆叔往晉生急曰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

春秋左傳卷五

六十二

什

邾宣公立十八年卒邾公穀並作閭

宋人伐陳

高氏集註曰七年鄆之會陳哀逃歸自是十年不與諸侯會而楚鄭連年侵宋宋於是請於晉而伐之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孫林父之子孫蒯由于曹而見詬故石買爲之伐之曹人愬于晉故明年晉執衛行人石買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齊素貳晉以虜魯魯平公又一旦執其相與伐我



之邾莒所以重齊之怒而甚魯之禍晉三伐北鄙  
再圍成今君臣又分攻其二邑蓋楚方不撓中國  
而齊以中國反自撓中國矣

九月大雩

早祭而僭者也

宋華臣出奔陳

傳載華閱交闕之弟華臣庸閱之子臯比賊殺其  
宰華吳宋公已因向戌之言而舍之矣國人逐瘞  
狗入其室華臣懼而奔陳未訖曰華臣奔而乃奔  
其君之讎君可疾乎

漢書卷五

六三

冬邾人伐我南鄙

邾宣伐我已為晉執邾悼新立又復修怨此叛晉  
也此與齊也此祝柯之會所以復見執也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公羊曰不言朝不能乎朝也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為石買無故伐曹而執之也然不當因其為行人  
而執之也

秋齊師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盟齊

五年公三年

同盟齊



齊魯婚姻之國今怒晉而泄之於魯三年而五加兵宜諸侯之所共怒也故同圍齊岷隱曰春秋未有書同圍者而此獨書見齊之得罪者多而諸侯之同心者衆也

曹伯負芻卒于師

曹成公弒立二十三年而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石氏曰楚自蕭魚之會師不出者已七年今鄭子孔欲去諸大夫而專政召之來也故明年鄭討子孔

禮記卷五

六十四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晉人執邾子公至自伐齊取邾田自濼水季孫宿如晉

盟于祝柯之諸侯即同圍齊之諸侯也故不再叙晉執邾子者以邾之為齊伐魯也公至自伐齊者圍齊後復歸魯也取邾田自濼水者晉曷邾之伐魯不已故取邾之田以子魯自濼水為界也季孫宿如晉者拜其為魯伐齊且取邾田以子魯也然晉救魯可也動天下之兵以執邾子而取邾田不可也未足以服齊也柯公羊作阿

葬曹成公

襄十九年

晉平公四年

執邾子取邾田子魯



計亦五月而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立其子  
白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齊未服而再伐之齊侯卒而還不伐喪也齊靈公  
立二十八年卒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蔑者孟文伯之子孟獻子孟子稱其有友五人者  
齊殺其大夫高厚

齊之權臣崔與高也齊靈公死崔杼立世子光高  
厚傳公子牙光立執牙故杼殺高厚木訥曰高既

讀春秋五

卷十五

以罪誅齊之權在崔而已故不旋踵而有崔行之  
逆高之殺崔之幸齊之禍也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傳載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子展子西帥國  
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其所以伐之之辭曰盜  
殺鄭三大夫時子孔知而不言也前年楚師至純  
門子孔召之也然此其辭也專殺而又分其室者  
私也子孔死子產於是始爲卿嘉公羊作喜

冬葬齊靈公

秋七月卒至冬葬計亦五月

襄十九年

不伐齊喪

晉平公四年



城西邦

左氏曰懼齊也齊嘗伐北莒伐東邾伐南矣故今

備西

叔孫豹會士匄于柯城武城

齊伐魯魯恃晉今齊以晉不伐喪而與晉平故穆

叔聘晉且城武城為備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又盟于向

仲孫速孟獻子名蔑之子孟莊子也莒自五年鄭

屬魯而明年莒滅鄭其後八年十年十二年十四

年常伐魯魯翹于晉晉嘗執莒子前年諸侯盟督

揚以和解之故今孟莊子始與之結盟迄二十年

莒魯不交兵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秋公至自

會澶淵反

左曰齊成故也不訥曰齊靈公卒晉士匄聞喪不

伐振旅而還齊人德之求成于晉晉合十三國輸

血于澶淵小大協和天下賴之愚按圍齊之役十

二諸侯環其郭靈公至欲遷避而終不服今因感

其不伐喪而求服甚矣禮之可以服人也



仲孫速帥師伐邾

傳稱邾屢伐魯魯以有諸侯之事弗能報今孟莊子報之然晉已爲魯伐邾取田畀魯澶淵之會魯又方與邾同盟矣不宜更伐之也孟莊子父喪方新而盟莒伐邾專橫如此急於擅魯爾

蔡殺其大夫公子燹蔡公之復出奔楚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傳載蔡文公欲改事晉畏楚不果而卒公子燹求從先君以利蔡蔡人殺之燹之弟履遂奔楚陳之慶虎慶寅專政誣公子黃與燹同謀黃亦呼於國而奔楚愚按澶淵之會獨陳蔡不與必諸大夫志在楚也

叔老如齊

齊魯既同澶淵之盟於是釋然而修好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書災

季孫宿如宋

傳曰報向戌之聘也宋人重賄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魯連歲困於齊邾莒今晉爲平齊而執邾莒故往



謝之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庶其邾大夫也漆閭丘邾之二邑庶其盜之以奔魯也左氏載季氏妻庶其以公之姊妹其從者皆有賜臧武仲謂之賞盜岷隱曰昔昔僕以寶玉來奔季文子使出諸境其矣季武子之有愧於其祖也木訥曰今一受庶其之叛其後莒牟夷邾黑肱接踵而至曲阜之地匪爲賊淵愚按此所謂春秋三叛臣者也然魯之受之皆非君命襄公如晉而庶其以漆閭丘來昭公如晉而牟夷以牟婁防茲來昭公在乾侯而黑肱以濫來然則實爲賊淵者惟季氏歟

夏公至自晉

如晉拜師踰時方返

秋晉欒盈出奔楚

左氏載欒盈之母欒祈與其老州賔通懼欒盈之討也期於欒祈之父范宣子誣欒盈將爲亂宣子信之使盈城境而逐之盈遂奔楚木訥謂盈將倚楚以入叛也按欒書弒厲公而免於討欒厲汰而以内亂亡其家盈奔雖非其罪而積惡有自來



矣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襄陵許氏曰比年食今又比月食蓋自是八年之  
間而日七食禍變重矣徂徠石氏曰此年九月十  
月日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日食三年之內連月  
而食者再諸儒以為曆無此法或傳寫之誤然漢  
高二年十月十一月亦頻食天道遠按交會之度  
而求之亦難矣

曹伯來朝

曹武公即位既除喪而始來朝也

讀春秋

七十二

唯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  
任音

左氏曰錮欒氏也木訥曰一大夫出奔動天下諸  
侯以錮之盈亦何能為哉蓋懼其脅楚以入爾岷  
隱曰欒盈實奔楚非晉所得錮也商任之會非徒  
無益而又害之高氏集注曰范鞅欲使盈無所容  
於世故盈發憤卒與大亂此以私敗公足為戒也  
公羊穀梁皆於是年附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會于商任而歸也

襄二十一年日連月食

孔子生

明于商任以錮



夏四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注子叔齊之子也蓋叔肸之孫聲伯之子其子弓嗣是曰子叔敬子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

時欒盈自楚如齊范鞅知之故復為沙隨之會以錮之師氏曰欒盈非有犯上之罪徒以范氏私怨再會諸侯以錮之是宜起其惡心而有曲沃之事夾添曰齊侯陽會晉而陰納欒氏故齊晉之仇復興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追舒者令尹子南也傳載觀起有寵於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遂殺子南於朝轅觀起於四竟蘇氏謂罪不至死也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書災

三月己巳杞伯臼卒

古害反

杞孝公立十七年卒

夏邾畀我來奔

畀我者邾庶其之黨也既納其叛邑又納其叛人



葬杞孝公

晉平公之母舅故魯會其葬而書祀始此也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傳載二慶專陳公子黃奔楚陳侯如楚楚用黃之  
勳使慶樂往殺之而黃得歸楚木訥曰黃以君之  
弟而見逐陳哀侯僅免為衛行魯昭幸矣今能殺  
二慶黃之謀楚之力也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欒盈自楚如齊齊因媵晉嫁女竊載盈入于盈之  
舊邑曲沃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兵

三四九

請春秋五

七十四

敗奔曲沃晉人圍之按傳所載先入沃後入晉其  
次第與經不同或者疑之孫氏曰此欒盈以曲沃  
之甲入晉敗而後奔入曲沃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

榆雅於用反

齊自恃霸餘素不從晉晉靈之世衛嘗為晉伐齊  
齊故伐衛以報其役志實在伐晉也豹救之而次  
于雍榆者孫氏謂不救則懼晉之討往救則畏齊  
之強也木訥曰齊莊即位德士勾之不伐喪姑與  
晉平及其幸晉有欒氏之亂復伐晉以報平陰之

二十六年

邾單我來奔

晉平公八年

欒盈復入



役然不修澶淵之好而修平陰之怨莊公亦好亂樂禍者宜其不善終也

已卯仲孫速卒

此孟獻子之子孟莊子也莊子無適嗣公鉏長而而愛其幼子名紇故臧武仲爲之立紇是爲悼子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紇下沒反

臧武仲阿季氏意爲之廢長立少其長公鉏既見廢亦爲孟氏廢其長秩而立其少羯以激怨孟氏蓋孟氏素惡臧氏者也孟氏遂告季氏謂臧氏將爲亂臧武仲斬關出奔孟椒盟之曰無或如臧孫紇于國之紀犯門斬關武仲如防請後魯嘗立臧爲而臧紇致防奔齊孔子謂其要君者也

晉人殺欒盈

傳載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不書殺其大夫者黎氏謂前書出奔已非晉大夫次書入晉則晉之寇此書殺欒盈則討賊之辭也

齊侯襲莒

傳載齊侯還自晉而襲之也趙子曰掩其不備曰襲黎氏曰春秋用兵雖多無書襲者此獨曰襲黎



譏諸侯行盜賊之事，臧武仲於其伐晉，亦云聞晉亂而後作，抑君似鼠，鼠晝伏夜動。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

豹如晉，賀克、欒氏也。羯侵齊為晉故也。木訥曰：豹如晉以雍榆之次為功，晉照其偽而有言焉。故羯侵齊以悅之。魯若移其侵齊之役於雍榆之次，則豹不必往，羯不必侵也。岷隱曰：豹之如晉，賀克、欒氏、羯之侵齊為晉復怨，夫當事而救不能致力，既事而聘，何益於晉？當齊伐晉不能擊齊，既退而侵，何損於齊？君子是以知其為文具也。

諱春秋五

十六

夏，楚子伐吳。

左傳載楚為舟師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木訥謂楚怨吳之與晉，今雖吳與晉不交者已十年，至是凡三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食之既，災之甚也。

齊崔杼帥師伐莒。

木訥曰：齊以盜竊之計襲莒，實無得焉。故崔杼因復伐莒，成君之惡而已。得行其姦，岷隱曰：君子是以知崔杼有異志，助其君為虐矣。



大水

書災也許氏曰夷儀之會以水不克伐齊則知水之所被者廣非特魯之災也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食之既矣而又連食尤其災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

左氏謂謀將伐齊以水不克岷隱曰會于夷儀欲伐齊不克乃使楚人伐鄭以牽制中國木訥曰楚

言九下

讀春秋五

○七五

未嘗一日忘鄭特觀中國之豐券而已今晉不能和諸侯以制楚而乃按諸侯以伐齊且勝齊孰愈於制楚哉夷儀之會無損於齊徒為鄭招寇也

陳鍼宜咎出奔楚

傳謂陳復討慶氏之黨故鍼宜咎出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

傳載齊城王城之郊穆叔如周賀城許氏曰自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其後五十餘年始有叔孫豹如京師以罕書也自是不復聘王矣

大饑

襄王五年

大水大飢

晉平公九年



木訥曰宣十年秋大水而冬饑今秋大水而冬大饑無先具也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傳載崔杼見棠姜美而取之莊公通焉杼欲弑莊公故伐魯將致晉師弑君以說于晉而不獲遂歸而弑之夷儀之會將伐齊以討崔杼之弑齊賂之而還木訥曰諸侯不能討逆反冕弁端委以乞賂於盜焉辱大矣齊莊公立凡五年

三

續春秋五

〇七十八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左氏載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隊者并堙木刊鄭人怨之故令入陳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公至自會

傳曰齊成也按晉此行欲報齊莊朝歌之師也岷隱曰舍崔氏之大罪復莊公之小怨况又納賂焉何以宗諸侯愚按重丘之盟列弑君之齊不惟不克伐齊適以成其亂爾

衛侯入于夷儀

自剽墓立而衛獻公行出奔今入于夷儀夷儀衛



之邑也。及甯喜弒剽始復歸于衛之都。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傳載舒鳩叛楚，吳救之，大敗。故楚滅舒鳩，木訥曰：羣舒近楚，為楚蠶食，至是盡矣。成十七年滅舒庸，宣八年滅舒蓼，及是滅舒鳩。其先本與楚俱，張荆舒是懲是也，而今皆併於楚。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傳載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按鄭之再伐甚矣，以子產獻捷于晉，子產辭辨而晉受之，故恃此而再伐也。

論春秋五

七九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傳載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自隱于短牆而射之，卒。吳諸樊立，凡十三年。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甲午，衛侯伋復歸于衛。

傳載衛孫林父甯殖逐衛獻公而立剽。甯殖後悔之，垂沒，屬其子喜復獻公。喜許諾，至是獻公自夷儀與甯喜言於剽，剽孫林父逐獻公而立剽者也。故入于戚以叛，蓋戚其私邑也。剽弒林父出而獻公復歸，愚按剽本篡立而書甯喜弒其



君者喜嘗事之為君十年也衛侯歸而書名者則弒衛歸衛有二君書名以別也

夏晉侯使荀息來聘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

澶淵

澶市反

傳載晉黨衛之孫林父召公同會澶淵取衛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愚按孫林父衛之叛賊也晉平公反為之封殖如此鄭良霄獨書名者胡氏謂鄭伯為衛侯故如晉知其不助孫氏也時趙武主會止書晉人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才禾反

讀春秋五

八十

馬

傳載痤美而很向戌惡之寺人伊戾事痤無寵誣痤與楚客盟將為亂向戌曰固聞之痤求其弟佐為請向戌聒而與佐語故使佐失期痤無救乃縊已而公知其寃耳伊戾愚謂此向戌之罪也

晉人執衛甯喜

傳載晉人執喜詰之曰曷為納君而伐孫氏則是為叛賊之異已而執之非以其有弒君之罪而執之也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襄二十六年

公自平公十五年

會澶淵討殖衛之孫林父



傳載許靈乞師于楚以死爲期楚故爲之伐鄭而後葬也按靈公立四十五年爲讎鄭而死蠻荆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齊景公初即位慶封得政欲善於諸侯於是來聘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左氏載宋向戌善於晉趙文子又善於楚令尹子木於是合晉楚于宋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

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鱣出奔晉

甯喜既弒剽迎復獻公而專公患之公孫免餘爲

三十一

蕭春秋五

六十一

七十一

公殺之初喜之謀復獻公也謂公不信欲得其弟鱣之言以爲信喜以鱣之言而返公今公殺喜故鱣出奔終身不仕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向戌會十四國盟以弭兵上文惟序九國者注云齊秦不交見邾滕爲私屬皆不與盟宋爲地主與盟不待序也是役也楚衷甲爭盟晉讓楚先軟書先晉者貴信也鄭夾淦曰宋之會大成也未有合晉楚之成而大夫專之者也然自宋之盟四十年九國不仇兵戴岷隱曰弭兵之功小大夫專盟之



罪大夫固嘗盟于溴梁矣當是時諸侯皆在會  
憚於一盟遣大夫以爲盟是諸侯之怠非大夫之  
專也大夫專盟未有如宋者也春秋書宋之盟特  
言諸侯者明君臣之義特先晉人者正夷夏之分  
孫泰山曰自宋之會天下皆大夫專之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書災也左氏謂再失閭劉氏權衡辨其不然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三之日納于凌陰今正月也去年常燠故今無冰

夏衛石惡出奔晉

春秋春秋五

八十二

范

傳載討鞞氏之黨故惡出奔

邾子來朝

邾悼公舊每伐魯自魯朝之晉而執之取其田納  
其叛邑邾宜無以自立今其來朝蓋屈服也

秋八月大雩

旱祭之僭

仲孫羯如晉

傳爲宋之盟告將如楚也

冬齊慶封來奔

傳載慶封好田而嗜酒與其子慶舍政以其內實

襄于八年 齊慶封來奔

晉五年三年



遷于盧蒲癸氏國遷朝焉慶舍為盧蒲癸所殺慶封伐之弗克遂來奔齊人來讓奔吳吳與之宋方富於其舊

十有一月公如楚

秋既使弼告於晉公乃如楚傳載公及宋公陳侯鄭伯如楚岷隱曰率天下朝楚明告于晉晉不得而辭也尚得以宋之盟為晉趙氏之功乎夾漈曰為宋之盟故從楚之諸侯皆朝于晉從晉之諸侯皆朝于楚謂之交好魯君之如晉屢矣自周公以來於今始朝楚

論春秋五

卷八十五

源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周靈王立二十七年崩

乙未楚子昭卒

楚康王立十五年卒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五月公至自楚

岷隱曰當正月之吉身在夷狄之國左氏以為釋不朝正于廟公羊以為存君穀梁以為閔公皆得之矣木訥曰成十年襄四年昭十五年公皆如晉皆踰年而反不書公之所在惟昭公見逐於季氏三年之間皆書正月公在乾侯今公如楚權在季

襄二十九年

公如楚

襄二十九年



孫宿觀左氏載季氏取卞公謂公冶曰吾可入乎  
則事亦危矣此所以書公之所在也其書公至自  
楚蓋楚止公以送楚之葬九月乃得歸穀梁謂  
殆其往而喜其返也

庚午衛侯衍卒

獻公立通前三十三年晉為孫林父所逐者十年

閻弒吳子餘祭

側戒

左氏傳載吳伐越獲俘焉以為閻使守舟餘祭觀  
舟閻以刀弒之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

三十一

讀春秋五

卷十四

作

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晉侯使士鞅來  
聘杞子來盟

杞晉平公母家也故合諸國城之士鞅杞子之來  
皆謝城杞也

吳子使札來聘

公羊盛言札之賢而進之劉氏質夫曰札不稱公  
子以辭國而生亂者札為之也張氏曰季子為其  
父之所立其兄之所屬違父兄之命徒以潔身而  
去為高觀宗國之危亂僚與光之相殘若秦人視  
越人之肥瘠况身為貴戚自古聖賢未有視社稷

襄二十九年

季札來聘

晉平公十四年



安危若是愬者，夫子所謂果哉！未之難矣，其復位而待之言曰：非我生亂，君子殆未之信也。劉質夫之傳得聖人之旨矣。趙氏鵬飛曰：彼其來聘，豈情也哉？窺中國而已。愚按：春秋書吳札之來聘，與書楚椒秦術之來聘同，而史載其後闔閭弑僚，札為之使東諸侯，其窺中國可知矣。公羊言札終身不入吳國者，亦妾也。苟不義，其為如曹子臧，猶可也。胡為而為之來聘？為之來聘，而云不入其國，可乎？公羊因其逃國而高之，故過為之辭。凡前諸儒之說皆正也。

論春秋五

八十五

沐

秋九月葬衛獻公

五月而葬

齊高止出奔北燕

高止高厚之子，北燕召公之後，今始見於經。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公孫薑公孫竈放之而奔，木訥曰：自高止奔之而燕以亂，燕伯奔齊，齊侯伐燕，皆基於高止。然愚恐亦意之爾。

冬仲孫錫如晉

期反

左氏謂此年士鞅來聘而報之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

罷龍音

楚下九年

楚來聘

晉平公十五年



高氏集註曰公踰年在楚楚郊赦新即位故使漢  
罷以報之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以閨門之惡也固者景公也立四十九年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伯姬以傅母不在宵不下堂逮乎火而死蓋寧死  
而不失其節

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般奔晉

周景王初立儋括謀亂欲立佞夫佞夫不知而王  
殺之子般佞夫之與也故奔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叔弓者叔老之子使之共葬賢伯姬也謚共從夫

正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左氏載良霄者伯有也強子皙使楚而嗜飲不戒  
子皙攻之伯有醉奔許許者鄭仇也伯有復還以  
其甲入駟帶帥國人伐之伯有死於羊肆良霄不  
稱大夫者戴氏謂其出奔已絕於鄭

冬十月葬蔡景公

四月見弑十月方葬

襄三十年

平景公

以宋災會澶淵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  
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澶市  
延反

公羊曰卿不憂諸侯崔氏曰直為宋災之故而為  
會其無補於宋明矣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如楚七月不穀又歸而效之作楚宮薨於是宮  
非正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立而卒傳以為毀也

己亥仲孫羯卒

五八六

讀春秋五

八十七

慶父之後孟孝伯也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突酉葬我君襄公

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滕成公來會葬非禮也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傳稱公子展輿弑其君自立而經書莒人當以經  
為正

襄公四歲即位權在仲孫蔑叔孫豹季孫行父

及其子季武子作三軍以分公室然自即位至

十五年皆晉悼公再伯之十五年國以無事悼

公既没困於齊邾莒連年之師晉平公為之平



齊而執邾莒稍吐氣矣及平公與楚盟於宋  
與楚弭兵楚遂橫行中國公兩事晉楚見辱  
於楚得脫而歸不自痛憤反効夷言作楚宮  
卒没于楚宮是豈能自立者哉





席本黃氏日鈔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第十二

讀春秋六

昭公

此係昭公  
元年上卷

名禰襄公之子，母齊歸，謚法威儀恭明曰昭。  
○襄公四年即位，權在仲孫蔑、叔孫豹、季孫行父及其子宿，作三軍以分公室。然自即位至十五年，皆晉悼公再伯之。十五年國以無事，悼公既沒，困於齊、邾、莒，是歲之師，晉平公為之平齊而執邾莒，稍吐氣矣。及平公與楚盟于宋，與楚弭兵，楚遂橫行中國。公兩事晉，楚見辱於楚，得脫而歸，不自痛憤，反效夷言，作楚宮卒於楚宮，是豈能自立者哉。

讀春秋六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行即位禮也。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號。

左氏載楚公子圍昏于鄭，因會號以尋宋之盟。昔宋之盟楚已先晉，今懼晉之先也，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木訥謂趙文自為宋之盟以弭天下之兵，于今六年內外無干戈之役，今又盟于號以申前



士禮居威



好此雖出於大夫而為天下之利大矣岷隱則謂楚公子以僭侈無君之心偃然欲專中國之盟會尋宋之盟復居晉上趙武無以辭雖偷安數年亦可謂無策者矣王氏又謂號之會次楚而先書晉者趙武專尚實德不事虛爭損諸侯之幣受子產之責九年之中再合諸侯三合大夫師徒不頓民無怨讟皆武子之力而聖人善之也愚謂晉不得已而與楚共盟誠為無策一時天下賴之以安則不可少之也尚論其世則諒之可也然楚自此專中國流弊實始此也

論春秋六

二

三月取鄆

傳載季武子伐莒取鄆蓋取以附益其私莒愬於楚叔孫豹代之被執以辨得歸怨季武子以而後出見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鍼有寵於栢如二君於景公故母使之出奔有車千乘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邾悼公立十五年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夾滌曰晉既盡赤狄之餘復有事乎羣狄天鹵即大原也華曰太原夷曰太鹵胡康侯曰太原在禹服之內攘斥宜矣其過在毀車崇卒詐誘而敗之襄陵許氏曰亂世逐爭奇變滋起兵車重遲寢廢兆此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與出奔吳

前歲莒子密州見弑其二子長曰去疾次曰展與展與立去疾奔齊至是展與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入莒而展與乃奔

叔弓帥師疆鄆田

卷六

春秋左傳

二

胡

叔弓叔老之子季氏私黨也乘莒之亂春取鄆而秋疆之必用師者鄆民不順也叔弓爲季氏植私也

葬邾悼公

僅四月而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楚公子比出奔晉

經書卒而左傳稱公子圍縊殺之經傳不同當以經爲正木訥曰楚麇卒而比出奔則比者必麇之孚有所不容於嗣君耳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



起韓宣子也新得政其來聘以昭公初立也觀易象與魯春秋之時也叔弓如晉報聘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黑即子哲也傳載其將作亂而疾子產數其伐伯有兄弟爭室薰隧之盟矯君位凡三罪不速死大刑將至乃縊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左氏載晉少姜卒公弔之晉辭以非伉儷乃還季孫宿致禭焉泰山孫氏曰公不能以禮自重取困辱也穀梁則謂公如晉不得入而季孫得入書惡

春秋

卷六

四

年

季孫也孫氏又謂待昭公反季孫之不若亦晉侯之惡也

三年春王正月滕子原卒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

公

左氏曰叔弓如滕葬成公杜氏曰魯葬襄公滕子來會故魯厚報之

秋小邾子來朝

邾穆公來朝以公即位故也季武子欲卑之穆叔不可乃止

八月大雩

昭五年

如晉至河乃復

晉公十九年



旱祭也。雩以大則僭也。

冬大雨雹

書災

北燕伯欵出奔齊

傳載燕簡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嬖寵故燕大夫比而殺其外嬖公懼奔齊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雹戾氣也陰脅陽臣脅君之象也去冬大雨雹今又大雨雹災之甚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

子

小邾子

宋世子

佐

淮夷會于申楚人執徐子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傳載楚使椒舉求諸侯於晉晉不敢爭而許之遂主諸侯之會愚按晉主夏盟正以抗楚也楚日以強而晉逼吳於會正結之以掎楚也自宋向戌謀弭兵合晉楚之成宋之盟楚已先晉虢之盟楚用舊書至今申之會晉遂不敢復出而盡遜之楚矣皆宋之盟啓之也楚昔之所仇者在晉今晉既遜之爲盟主則所仇者吳耳故一出而執徐子者以



徐子爲吳之出也伐吳而殺慶封以慶封吳所封也而又滅賴亦以示威於吳也春秋之有霸主正以楚之害中國今反遜楚爲中國霸主此莫大之變也

九月取郟

岷隱曰魯嘗屬郟未幾而莒滅郟今者莒人有亂魯遂乘勢而取之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豹卒

傳載豹遇庚宗之婦生子長而歸之曰豎牛豎牛讒殺其二子孟與仲亦絕豹之食豹以餒死豎牛乃立昭子昭子朝其家目曰豎牛殺嫡立庶必速殺之豎牛奔孟仲之子殺之王氏曰穆子見微知幾歷事二公執政三十二年出入晉楚間常觀國之盛衰人之情僞而預爲之備其識固遠矣然不能早救豎牛之禍豈非天歟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魯初二軍襄十一年季氏始作中軍爲三軍與孟孫叔孫三分公室今又舍中軍分公室爲四而季氏取其二蓋乘叔孫穆子之死也反以書使杜洩告叔孫之殞杜洩投其書既葬而行張氏洽曰季



孫自行父爲政，卽城費以保障私室，爲竊兵權之計。自作三軍，叔孫豹已知其必改，而以盟詛要之。今豹卒而更改前制，蔑公室歸私家矣。岷隱曰：名雖爲舍，實增之也。公羊以爲復古，穀梁以爲復正，惑其名不察其實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傳謂疑其貳於吳也。然此楚之無策也。時吳方張公如晉。

傳載其自郊勞至贈賄無失禮，女叔齊言是儀也，不可謂禮。

夏，晉平夷以牟婁及防救來奔。

魯三歲之間，取莒之郟，取莒之鄆，今又納其叛臣之二邑。莒日削而季氏日強矣。

秋七月，公至自晉。

傳載晉侯以莒之愬欲止公，范獻子不可，乃歸之。是幾爲季孫所累也。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蚡泉，魯地。

傳載莒人來討而敗之，蚡泉，魯地也。

秦伯卒。

秦景公立四十年卒。高氏集註曰：史失其名。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高氏曰楚再合諸侯伐吳也越始見於經趙氏曰吳自襄十四年至是凡四受楚兵吳養鋒戢銳栢舉之役一戰及郢愚按自合晉楚之成諸侯雖不爲晉伐楚而常爲楚伐吳未見兵之可弭徒爲吳狄役耳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此杞文公蓋晉平公母之兄弟也

葬秦景公

秦入春秋至此始書葬善往會葬也

夏季孫宿如晉

傳謂拜莒田也高氏集註謂謝前年取莒牟夷叛邑也然則宿之營私無禮甚矣左氏以其辭加禮還爲知禮何哉

葬杞文公

往會葬也

宋華合比出奔衛

傳載太子佐惡寺人柳華合比曰我殺之柳乃坎用牲埋書誣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矣公使視之有焉乃逐華合比按宋平信寺人伊戾之譖殺



太子而亨伊戾矣今不知戒復信寺人柳之讒

秋九月大雩

旱祭而僭

楚遠罷帥師伐吳

楚於是伐吳者凡五傳載其敗于房鍾

冬叔弓如楚

木訥曰諸侯兩事晉楚季孫宿如晉則不得不以叔弓如楚愚按弓即宿私人兩事晉楚皆季孫專之此時公已無預乎魯政矣

齊侯伐北燕

齊春秋六

九

范

將納北燕伯然取賂而還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左氏謂燕與齊平承上文也自穀梁以後諸家皆謂魯與齊平岷隱以定十年及齊平爲比木訥以下文叔孫婁如齊涖盟爲證高郵孫氏謂襄二十四年我侵齊二十五年齊伐我齊魯之好遂絕至是和平之後叔孫婁如齊涖盟足明齊魯爲此平也武夷胡氏謂是時昭公結婚強吳外附荆楚其與齊平蓋齊求之而許之平也說皆有理惟陳止齊說同左氏姑兩存之



三月公如楚

傳載楚子欲諸侯落成章華臺遂啓疆召公而往  
叔孫婍如齊涖盟

集註謂以暨齊平故往涖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陰干陽也記災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衛襄公立九年卒衛孫林父以戚叛歸晉晉嘗為  
林父執襄公今襄公卒晉恐失諸侯乃還其田

九月公至自楚

三月而往九月方歸此行也傳載孟僖子不能相

禮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宿者季友之孫季孫行父之子友以賢稱行父以  
儉稱至宿橫矣自友受費而始封及行父城莒之  
諸鄆二邑而費始大至宿四分公室取其二傳其  
子意如逐昭公廢國儲而魯幾皆為季孫之有矣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五月而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丑陳



何滿卒

左氏載陳哀公元妃生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哀公疾二妃屬司徒招與公子過殺偃師而立留公憂患而縊

叔弓如晉

左氏稱賀晉成虎祈之宮也史趙曰可弔也而又賀之氓隱云時楚師滅陳晉不復問乃成虎祈之宮而魯復遣賀甚矣中國之不競也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

干氏也徵師名也陳使以哀公之死赴于楚陳公

子勝想于楚楚詰哀公死之故而殺之然於行人無預楚殺之將求釁以滅陳爾公子留越次而立懼討故奔

秋蒐于紅

左氏載秋大蒐于紅自牟根至于商衛革車千乘諸儒多言春蒐也而秋興之非時也木訥曰此三家既分公室故藉蒐田之禮以數軍實也春蒐者獵之淺秋獵者獵之深姑淺獵而寡獲以示不貪於弋獵其實則數軍實而已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招與過同殺太子偃師今歸罪於過而殺之招亦洗也

大雩

旱祭之僭者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奭葬陳哀公

楚乘陳之亂而滅之公子招殺偃師致亂者也反放之陳孔奭不聞其罪也反殺之既滅其國而又葬其君是其君無罪也楚之不道甚矣皆始於向戌謀弭兵中國不得復問而恣夷狄之爲也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左氏載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厲會楚子于陳許氏曰楚既滅陳威震諸夏故無所號召而諸國之大夫自往會之

許遷于夷

傳稱楚遷之也蓋避鄭也自葉又遷

夏四月陳災

陳既亡矣火作其國陳雖滅而名存故曰陳災左氏載鄭裨竈謂此陳復興之祥也

秋仲孫矍如齊

俱傳反

八年九年

晉王十四年三十五年

楚滅陳



木訥曰：魯蔑之子速之弟，速無適子，以弟纘後。纘幼，速庶子羯攝之。襄三十一年，羯卒，纘乃嗣爵。今始見經。齊既平魯，故纘修聘。杜氏註：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始修聘。

### 冬築郎囿

桓四年，狩于郎。莊三十一年，築臺于郎。今又築爲囿。許氏謂危辱已兆，而築囿非時，見公之志荒。張氏謂季孫意如逢君，以耳目之娛，而日竊其權也。郎在魯南門。

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樂施來奔。

三十三

讀春秋六

十三

傳稱樂高、陳鮑皆齊大族。至是，樂高二氏以嗜酒，信內取敗，爲陳鮑所逐。樂施、高彊來奔，陳鮑二氏分其室。陳氏始大。註云：高彊不書，非卿也。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纘帥師伐莒。

此季孫欲自封殖也。諸家以三卿並出，多謂魯舍中軍止存三軍，惟陳止齋曰：此四分公室，叔弓爲如意貳也。木訥亦謂叔弓別族，乃叔老之子，叔肸之孫，不在三家之數。伐莒之師，季孫將上軍，叔弓佐之，纘爲戎右，爾魯乘莒亂，取郟田，納牟夷而得牟婁，及防茲，無怪莒有蚡泉之師也。叔弓且乘其



不備而敗之矣。今又三大夫並出，此固皆意如之為也。

戊子，晉侯魁卒。九月，叔孫婁如晉，葬晉平公。

晉平公立二十六年卒。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宋平公立四十四年卒。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集註謂卿會諸侯之葬，為過禮，禮惟使大夫。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

疾帥師圍蔡。

卷六

春秋六

十四

單

按傳蔡般雖弑，立而楚虔在申誘至般，醉而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卒圍之，滅其國，夷狄行無道已甚。先儒謂春秋所以各斥其名，此理曉然，不待言凡例也。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註：昭公母，胡女歸姓。

大蒐于比蒲。

比音

諸家皆以大蒐為越禮，木訥曰非也。天子六軍，魯安得六軍以僭天子哉？大閱大蒐皆田獵教兵之名，天子諸侯所同，特論其所以蒐之故，蓋三軍數



軍實以傾民心非爲田獵以共宗廟賓客充君之  
庖也愚按說者譏昭公居母喪而蒐亦非也兵已  
不屬昭公矣

仲孫纘會邾子盟于侵祥侵子  
嬖反

初邾悼公屢困於魯不得已而襄二十八年來朝

昭元年悼公卒莊公立未通於魯故纘與之修好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比宮佗鄭

罕虎曹人杞人于厥魚斬  
反

傳謂謀救蔡也晉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許氏曰

遣使請命示之不能使楚益驕此韓起之罪也趙

三十一

論春秋六

十五

氏曰于時楚實暴橫晉久不振聖人不責其不能  
救譏其無實而取名也愚謂晉一切遜楚楚屢滅  
國而晉不問此平公之爲也今昭公初立猶知蔡  
之當救而力未能其志可念未必以此取救之名  
其弊蓋自盟宋弭兵來矣惜哉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齊謚也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傳載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師氏曰春秋書  
滅國多矣未有如此其暴者愚謂滅人之國執其



人以代牲豈有人道而可貴也哉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高偃高侯之孫也陽燕邑也齊桓公昔嘗爲燕關地燕伯今失國謂齊爲大國故來奔也石氏曰以三年奔齊六年納之弗克受燕賂也至此又六年矣再納之不曰于燕未能得燕也然則燕伯十年于外不知其所終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鄭簡公昔楚歸晉子產相之弭兵之後兩事晉楚在位三十六年民不被兵春秋之賢諸侯也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通嗣君也亦報叔弓之會葬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穀梁曰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木訥曰昭公如晉者七至河而復者五說者皆謂得罪於晉蓋昭公之世政出季氏季氏疑公如晉有以議已故以公待命于河晉辭公而已如晉此季氏之奸也至五年公如晉公必有以言其故自五年之後季氏亦不敢如晉疑晉聽公以治已也然晉實不治季氏以魯貢出於季氏也故其後公如晉晉皆却之及



公末年迫於季氏則寧奔齊而不敢奔晉

五月葬鄭簡公

三月而葬速子產知禮而若此不知何也

楚殺其大夫成熊

傳謂其爲若敖之後而殺之以宣四年鬬椒之亂也然成熊於得臣爲四世孫雖與鬬氏同出若敖已遙遙矣楚之淫刑乃如此

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慙出奔齊

慙魚

慙與南蒯謀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慙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慙還及衛聞

三十一

春秋卷六

七

七

亂遂奔齊劉氏權衡曰此則季氏之仇而魯忠臣矣止齋曰然則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慙惟有奔焉耳

楚子伐徐

楚謂徐其姻也然吳之深故既執徐子今又伐之

晉伐鮮虞

傳載荀吳僞會齊師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木訥曰晉昭嗣伯楚滅蔡不救鮮虞未嘗犯晉而懷詐伐之何爲者哉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音

昭二年公子翬欲去三桓不達而奔

晉昭二年

不救徐及伐鮮虞



費季氏邑也。南蒯欲去季氏以強公室，以其費歸晉。叔弓季氏之黨，故為季氏圍取之。據傳費人皆叛季氏，季氏欲見費人皆殺之。治區夫教季氏懷費人以德，三年然後復得費，以知南蒯之謀雖踈而欲去季氏，雖季氏之邑人亦同此心也。岷隱曰：公山弗擾以費叛，召子欲往，蓋弗擾叛季氏非叛魯也。凡叛季氏者皆以張公室為名，其意雖未必然，其辭則正。夫子之告子路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是蓋春秋書圍費墮費之意也。愚又按南蒯之初奔晉也，子韓皙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竊意此時大夫皆執國命，晉大夫亦惡南蒯之言，害已故非之爾。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傳載楚靈王虔初弑君自立，其弟公子比出奔晉，公子黑肱出奔鄭，公子棄疾亦其弟也。虔滅蔡，以棄疾為蔡公，虔無道，棄疾因觀從，召公子比歸立。黑肱為令尹，使觀從，師于乾谿，曰：君立矣，先歸者復其田里，後者罪，故眾潰而虔自殺，棄疾乃又殺比而自立，是為平王。按靈王虔立十二年，嘗欲得



天下卜天不吉而詒天滅陳滅蔡遷六小國於荆山無歲不兵天若不假手以除之中國之患未央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公至自會

傳載晉成虜祈而諸侯貳叔向謂不可以不示威乃治革車四千乘以徵會諸侯齊不服脅而盟之魯以邾莒誑其侵伐則辭公而執意如皆示威也木訥曰晉平公不出楚用橫行天下今天勦其惡

三十八

論春秋六

十九

內自魚肉晉昭公乘其機以復收諸侯會十三國之君于平丘而以劉子令之夾滌曰晉以城杞之役于今十六年不得齊自雞澤之盟于今四十二年不勤王是盟也晉昭公欲修文襄之業帥諸侯以承天且服齊也止齊曰晉之合諸侯止此鄭陵之後參盟復作晉非盟主矣愚按晉以替之餘猶幸有此然叔向始謀不過欲威諸侯烏能復霸其辭魯昭而執意如不過因邾莒缺貢由魯之故初非以公義治意如之罪故岷隱謂威文之霸先屈意交魯今平公欲復霸最先治魯為非晉之主盟



止於此亦理勢然也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楚滅蔡在十一年今蔡侯廬即太子有之子楚滅陳在八年今陳侯吳即世子偃師之子左氏以楚平王復陳蔡為有禮穀梁以晉會平丘復陳蔡為有功木訥曰陳蔡之復雖楚復之實晉之力晉乘楚亂而合諸侯于平丘故楚懼而復陳蔡陳蔡之廟復血食者晉也然愚按聖人但書曰歸蓋國本其國失而復得曰歸盡之矣

冬十月葬蔡靈公

讀春秋六

〇二十

蔡滅五年今廬復國故靈公始得葬廬者靈公般之孫

公如晉至河乃復

高氏集註曰晉不與公盟又執其卿公復朝之無耻甚矣豈欲因晉之執而請季氏之罪乎然季氏在晉宜其不見納也木訥曰公將請意如乎抑將除意如也晉將釋意如所以卻公也愚按先是公子愁欲去季氏以告公而從公如晉事雖不遂公之欲除季氏明矣季氏見執而公復如晉者非無耻也謂此除季氏之機也然晉之執季氏特以報



莒告缺貢之故志在利而已耳晉之大夫亦魯季氏同惡相苾豈有爲魯除季氏之事哉

吳滅州來

注州來楚邑也劉氏權衡曰非也滅之名施於國非縣邑所得亢也州來小國世服於楚趙氏曰州來近楚吳乘楚亂平王新立而滅之耳傳載平王謂未撫民人不敢爭其後吳以州來封季札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傳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而得歸胡氏曰其始執之爲之邾莒之供其終歸之爲土地猶大所

三十八

晉春秋六

也

命能具晉惟以利故平丘之後諸侯不合二十餘年至于召陵又以賄敗愚按平丘之會叔向主之也乃以威始之以利終之惜夫

三月曹伯滕卒夏四月秋葬曹武公

曹武公立二十七年卒

八月莒子去疾卒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傳載莒著丘公卒其子郊公不感國人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與以意恢爲郊公所善先殺之故郊公奔齊庚與既立虐而好劍立十年國人逐之齊人納郊公

經之四年

晉明繼王長盟

吳滅州來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夷末立十七年卒欲授其弟札札逃去乃立其子僚吳以兄弟相及正欲致國於札札當君矣而逃故僚立而夷末之子絃之吳遂以亂札之爲也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高郵孫氏曰武宮者廢廟也成六年立之於是有事焉而大夫卒去樂卒事則合禮矣然武宮之事則不當有者春秋因變禮而推言之岷隱曰禮有出於變者可以義起若此去樂卒事是也故三傳皆以爲得禮然公穀皆以爲叔弓卒在外當祭而告則君有祭祀大夫之喪不以告禮也左氏以爲叔弓泄事籥入而卒是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

朝吳蔡大夫也費無極譏於楚而逐之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記災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傳載晉伐鮮虞圍鼓鼓人或欲以城叛荀吳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之三月鼓人請降亦不許必待其食竭力盡而後取之胡氏謂以殄滅爲期



而無惻隱之心，愚意不納叛可也。不許其降，必勤之。至盡者，忍也。且其不納叛，亦知鼓可必得。既欲得鼓之利，又欲得不納叛之名也。荀吳偽會齊，假道鮮虞而就伐之，此盜賊之行。而又欲竊君子之稱，荀吳真小人之尤者也。

冬，公如晉。

木訥曰：公屢如晉，晉却之，以季氏故也。今晉方執季氏而釋之，公無所憚，晉無所訾，故許公一朝焉。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傳載齊師取甲父、鼎之賂，而還。孫昭子歎諸侯無

三井

讀春秋六

共三

吳

霸而齊君無道，張氏曰：齊景公立二十餘年矣。崔慶相殘，欒高復敗，不能自強其國而爭霸圖宜國。為陳氏之有也。晏子雖隨事諷諫，所謂以其君顯者，抑末矣。趙氏曰：徐自齊威之霸內，從中國宣成襄之世，不見於經。蓋從楚爾。昭四年申之會，為楚所執，為其貳於吳也。自是比於楚。今齊乘楚亂而伐之，僥倖其或從，不自量爾。

楚子誘我蠻子殺之。

楚子號賢而誘殺蠻子，此其為夷狄也。

夏，公至自晉。



踰年而返左氏謂其爲晉所止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晉昭公立六年卒

九月大雩

左氏曰旱也

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三月而葬速蓋六卿不忌其君也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傳載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宴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三

讀春秋六

共甲

侯

書記災

秋邾子來朝

傳載公與宴而昭子問其以爲名官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傳載晉請於周僞稱祭維與三塗而潛師襲陸渾

滅之幸萇弘覺而使劉子爲備不然周室亦危也

木訥曰辛有見伊川被髮之祭曰不百年此其戎

乎其後爲陸渾之戎逼近成周然俘而投之海外

可也滅之亦酷矣夾漈曰陸渾本惠公自西裔遷

之周世世事晉今貳於楚故滅之先師謂陸渾本



瓜洲之戎秦晉遷之伊川世為周患愚謂晉非為周除害蓋討其貳己而反驚周也

又有星孛于大辰

左氏謂彗除舊布新大辰火星宋衛陳鄭皆火公羊謂大火為大辰伐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先師謂孛非星名沴氣所發孛孛然大辰非火蓋角宿正屬辰天道起東方角宿尊故曰大辰辰為鄭旁及卯卯為宋餘氣及漢為陳衛故四國當之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傳載楚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公子光又大

請春秋六

○九五

敗楚人取餘皇以歸木訥曰長岸楚地此吳伐楚也吳屢受楚兵襄二十五年吳雖伐楚門于巢卒兵亦未及楚也今王僚始為長岸之戰其後楚日削而吳日張矣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曹平公立四年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同日災記異也

六月邾人入郟

與音

郟姓小國傳載邾人藉稻邾人襲郟木訥謂邾

初十七年

年

晉頃元年

吳楚戰長岸



失鄆失郕失漵東田而僥倖於郕以此償彼蜂蠆  
毒也愚按左氏稱六月藉稻則春秋用夏正也若  
改四月稱六月則四月安有稻之可藉乎

秋葬曹平公

五月而葬

冬許遷于白羽

避鄭也白羽一名折楚邑也傳謂楚遷之也許遷  
葉遷夷今又遷白羽是楚不足比之楚亦息鄭也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傳載邾入郕郕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戌請於

宋伐之而返其俘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經書弒三傳皆謂世子非弒趙本訥曰學者不信經  
而信傳反從爲之辭若果傳實是春秋誣人以大  
逆矣歐陽子固嘗攻之西齋崔氏曰不當禁之過  
小而加弒君之罪大豈先王法哉且春秋所以爲  
法也向使聖王在上豈遂以弒君之罪殺止耶其  
不然明矣夾漈鄭氏曰是何言哉臣弒君子弒父  
何容坊加人乎上齋陳氏曰世子誠不當葬爾何  
罪而奔晉愚按三傳雖皆以爲非弒而其說亦不



同左氏曰飲太子之藥卒太子奔晉公羊曰止進藥而藥殺也穀梁曰世子不知嘗藥君卒而哭泣歎粥未踰年死竊意左氏公羊之說皆是也世子藥殺其君春秋故書弒穀梁晚出因二氏有藥之語增附不嘗藥之說凡後來爲之辭者又皆惑於穀梁故因鑿之以飾義例耳本無可疑也春秋書弒而左氏公羊稱藥殺亦弒也

己卯地震

地道安靜震乃其異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讀春秋六

○九七

任

齊景乘晉楚之弱侵欺小國志在代興

冬葬莒悼公

木訥曰書葬初不計討賊不討賊及實弒與否

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鄭莫反

會亡臧之後也鄭會之邑也舍邑而出奔劉氏謂

其待放賢於臧武仲之據防遠也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張立反

縶以廢疾不立蓋衛靈公之兄也盜指齊豹傳稱

縶奪豹之司徒與鄆而豹殺縶也任公輔曰齊豹

非卿故曰盜春秋於非卿者皆書盜尉止也齊豹



也公孫翩也陽虎也皆大夫也張洽曰靈公受國於有疾之兄而盜殺其兄書盜殺衛侯之兄深罪之也趙鵬飛曰責在衛侯而不在盜則盜在不必名左氏謂求名而不得未聞殺人犯上以求名者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傳載宋元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向殺公之黨八人而劫公交質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故三子奔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鄭夾漈曰蔡平公歸立八年卒明年費無極取貨於公之弟東國逐公之子朱而立東國是為悼公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五月而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註晉頃公即位通嗣君木訥曰即位今五年霸業既墮無求於諸侯聘好所不急也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註南里宋城內里名傳載華登以吳師至賴齊成烏枝鳴與厨邑大夫濮力戰及晉以諸侯兵至始大敗華氏蓋三叛入宋之都期於得宋非以邑叛者比也王霸兩微叛臣橫行如此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記災也。傳載梓慎言曰：食分至非災者，星翁語。八月乙亥，叔輒卒。

注：叔弓之子伯張。

冬，蔡侯朱出奔楚。

傳載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謂蔡人曰：楚將立東國，蔡人懼，出朱。

公如晉，至河乃復。

傳載晉有鮮虞之役，故辭公岷隱曰：晉豈無以待賓乎？季氏之強，昭公之弱，晉助其臣而不有其君，久矣。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齊再伐莒，莒子行成。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傳載楚助叛諸侯之戍，愈於守而懼楚，故逸之，使得奔。

大蒐于昌間。

音如。

許氏曰：凡書蒐，刺大夫強而公失其政，木訥之說。見十一年比蒲之蒐。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景王立二十五年崩。叔鞅者叔弓之子，輒之弟也。葬景王以鄉行。木訥謂猶愈乎不會者。三月而葬。速，杜氏謂亂故。

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冬十月，王子猛卒。

木訥曰：周景王太子壽早夭，壽之母弟曰猛，次嫡也。王寵長庶子朝而立之。景王崩，二子角立，劉子單子挾猛，尹氏召氏立朝，參商交抗，迄五年而後定。實景王爲之也。岷隱曰：自入春秋以來，周室蓋三亂矣，其禍皆生於父子兄弟嫡庶不明。惠王寵子帶，幾危世子，齊威公盟世子于首止而位定。襄王復寵帶，出居于鄭，晉文公納王，王室遂定向。微二霸，周室之亂豈減敬王之時？然則春秋書王室亂者，憫周室之微弱，嘆威文之不復有也。悲夫！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書災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婁如晉。癸丑，叔鞅卒。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婁。

勅畧反

傳載武城人斷木不殊，推而蹙之，取邾師，邾愬于晉。故婁如晉見執，然取邾者武城人，於婁何罪？故



書曰執我行人，鞅則叔弓之次子也。

晉人圍郊

王子朝在郊，晉為敬王圍之也。郊，周邑也。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東國，賂費無極而得立，今卒于楚，或役於楚而卒。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庚輿，好劍，劍成試之人，故烏存帥國人逐之。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

逞、滅、獲、陳、夏、齧。

父音甫

楚帥六國之師救州來，為吳所敗。見滅者二國而

陳大夫見獲，夏齧者徵舒玄孫。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天王者王猛之弟，名曰敬王也。亦次嫡也。當立其

居狄泉，避子朝也。天王立矣，尹氏又立廢長之子。

朝亂也。

八月乙未，地震。

地再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將請叔孫婼以疾不果。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閱卒。

閱俱



孟獻子之曾孫孟僖子也嘗屬二子事夫子學禮  
諸至自晉

媼見執媼不受辱不以貨免晉不能屈禮而歸之  
也公羊作叔孫舍胡氏從之嫌其以罪去氏也呂  
氏曰媼不言叔孫前見也此說得之不惑於凡例  
去氏之說矣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記災

秋八月大雩

旱祭之借者

丁酉杞伯郁釐卒力之反又音來

杞平公立十八年卒自城杞以來倚晉獲安者也  
冬具滅巢

傳載楚為舟師畧具吳踵之滅巢及鍾離沈尹戌  
曰幾如是而不及郢註巢楚邑劉氏謂書云巢伯  
來朝則國也愚意古雖國而今屬楚爾又按吳子  
遏伐楚門于巢卒則巢乃吳之讎也見滅亦勢矣  
木訥曰吳將謀楚先滅其與國滅州來滅巢滅徐  
滅沈滅頓皆楚之與也

葬杞平公

晉頃八年 吳滅巢



雖不書月自八月至冬計亦五月而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

傳言往聘且為季氏逆女也然婼為正卿而為季氏逆女非禮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謀王室也然王室之亂已四年趙鞅感鄭子太叔發不恤緯之言始為此會又約明年將納王卒墮空言後二年敬王始入成周王自入也劉單之功也時列國諸大夫各謀弱公室以為己私姑為草次之會息人言爾

有鸛鶴來巢

周官鸛鶴不踰濟魯未嘗有來巢為異說者謂飛鳥得氣之先世將亂氣自北而南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左氏曰再雩阜甚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十二月齊侯取鄆

凡皆昭公謀去季氏不克而棄國之事也時魯兵



已屬三家。驥戾謂去季氏亦非叔孫氏之利。叔孟二氏皆釋甲。公遂孫于齊。次于陽州。待齊命也。唁于野井。齊返之境上而後逆之也。叔孫婁之卒。方公與季氏戰。叔孫婁在闕歸而責季孫。季孫有異志。媿不能返公而祈死也。宋公佐之卒。如晉謀納公而卒于行也。齊侯取鄆。鄆者魯邑。齊取之以處公。蓋無心納公而然也。春秋先五書公如晉。至河乃復。蓋晉以政不在公。不若厚季氏之爲利。其後兩書公如齊。三書公如晉。三書齊。晉唁公。五書居鄆。四書在乾侯。以至于夢。嗚呼。悲夫。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元公立十五年卒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公圍成。秋公會齊侯莒子

邾子杞伯盟于鄆陵。公至自會居于鄆。

鄆音

齊取鄆以處公。故至齊不可而居焉。成者孟氏私邑。與季氏爲黨。公圍之者以齊師圍之也。盟于鄆陵。齊謀納昭公也。傳稱季氏使申豐賂齊之子。猶沮齊侯不行。公至自會居于鄆者。謀之不遂復退處鄆邑也。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平王立十三年卒信費無極殺伍奢父子而逐太子亂萌兆矣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楚天王敬王也成周王城之下邑今洛陽也子朝之亂王居狄泉今以劉單之力借晉師得入而王朝奔楚矣亂蓋五年乃定

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自鄆求齊不遂而復歸于鄆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吳壽夢諸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末次札札賢欲立之不肯自諸樊餘祭夷末以次相授必欲致國于札札終不肯而夷末傳之子僚諸樊之子光曰札不立則我也使鱣設諸殺僚而自立

楚殺其大夫卻宛

於阮反

傳載卻宛直而和國人說之費無極辭令飲令尹子常酒且辭之出甲因譖于子常使殺之而滅其族國人不和亦滅無極而後定

秋晉士鞅宋樂祈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傳載今成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固請納之。士鞅取貨於季氏，辭小國而還。岷隱謂樂祈犁北宮喜，其在宋衛非華，向孫寤比也。故猶欲納公，士鞅專晉同惡相濟，宜乎不肯。木訥謂鞅方有分晉之心，特未得其間。其會諸侯，姑以是感季氏而結死黨。爾愚按鞅之譽季氏以辭小國者，甚悉，則木訥之論非刻也，得其情也。

冬十月，曹伯午卒。

曹悼公立九年卒。

邾快來奔。

春秋卷六

卅六

前

木訥曰：邾來奔者，四竊邑來者二。季氏實利之，爲逋逃主也。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傳載齊飲公酒以宰獻，而卑公，明年遂如晉。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註：六月而葬，緩。

公如晉，次于乾侯。

乾侯，晉邑。子家子勸公待于竟，不從。晉使還竟，上而後逆之，次于乾侯，不得入也。岷隱曰：公之在國也，屢如晉，猶不得入，今出亡欲至晉，其可得乎？木



訥曰晉之六卿即魯之三家也前日扈之盟既乞貨于季氏今其忍背賂以傷其類哉故徒次于乾侯而不得入

夏四月丙戌鄭伯卒六月葬鄭定公

鄭定公立十五年卒註三月而葬速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

滕悼公立二十五年卒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求晉不得入又退而歸魯之邑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公如晉次于乾侯

讀春秋六

卷七

不納公而來唁公已非矣况又稱之以主君是辱之也非唁之也豈以其舍齊求晉晉不偶而復歸故憾之耶然使齊能納公公何辱於晉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高氏集註曰叔詣欲納公而卒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無公也非我罪也觀意如此言逆節甚矣宜公之不能忍也先師席亦嘗謂昭子之卒則曰天之弃魯叔詣之卒又曰無公天命也季氏之無君無天於斯為甚

秋七月冬十月鄆潰

昭二十九年

公自乾侯居于鄆

鄆潰

晉頃十三年



岷隱曰昭公棄一國而居其邑猶不能容相率而  
叛之豈非畏季氏之暴而不顧乎西疇曰公適去  
鄆而鄆潰見魯之民皆畏季氏而不敢寧公也先  
師謂齊取鄆居公鄆畏齊不敢叛既合齊而之晉  
故鄆亦叛之自此一邑亦無有而終于乾侯矣悲  
夫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向於鄆書居以鄆猶魯邑也今於乾侯書在以鄆  
潰而適晉之乾侯則公已無魯特於歲首書其所  
在以存公實悲之也岷隱曰坤上六嫌於無陽故

稱龍焉公在乾侯固嫌於無耶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

晉頃公立十四年卒未嘗親盟會會黃父謀周會  
扈謀魯皆大夫具文爲之晉以是衰三月而葬亦  
大夫之簡其君也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傳載楚受吳掩餘燭庸二公子之奔吳故怒而滅  
徐徐楚之出也伍員教吳爲三師更迭肆楚以罷  
之楚遂病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

三十一年

公在乾侯

季孫公在乾侯

晉頃公卒

晉定元年



于適歷

方狄反  
丁歷反

公在乾侯晉地也季氏會晉恐晉之納公也季氏與晉大夫同惡相濟蔑公而植私傳載晉侯欲納公范獻子召季氏如晉使納公然經書會于適歷則非晉都謂季氏請罪於晉侯恐未可信果如所載亦晉定公初立有意納公而士鞅荀躒輩姑爲和君臣之說以款之耳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高氏集註曰入春秋以來惟莊三十一年書薛伯及此書名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穀梁曰唁公不得入於魯也曰旣爲君言之矣不可者意如也

秋葬薛獻公

亦始書葬

冬黑肱以濫來奔

里肱邾之別子也濫邾之別封也以濫來奔竊其邑以叛也邾廢其莒牟夷與今黑肱爲三叛臣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書災

昭二十五年 公在乾侯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存公所以誅季氏

取闕

口晉

註謂公取之公羊謂魯取之則季氏也蓋如取鄆取郟之比二說未知孰是夾祭曰魯羣公墓在闕公將見先君取之木訥曰闕魯羣公墓隧之所任公在乾侯不得祭于廟姑取墓隧之地以寓孝思定元年葬昭公季氏使役如闕將溝焉則昭公亦葬於闕昭公無乃知其將終於乾侯取闕以爲死所乎愚按此說考究爲精

夏吳伐越

讀春秋六

四十

木訥謂吳將報楚越楚之與也故先伐越然不若姑結其心以離楚黨今先伐越故入郢未反而越亦入吳矣其結怨連禍始此

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岷隱曰周營洛邑其居九鼎者曰王城其遷頑民者曰成周平王遷于王城至敬王入于成周晉率諸侯之大夫以城之蓋於是周再遷矣既而爲東周西周則又遷矣

昭三十二年 公在乾侯

晉定二年

城成周

吳伐越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昭公立三十二年攻季氏不克而在外者八年卒  
客死乾侯蓋季氏之專政四世矣民知有季氏而  
不知有君矣事至此極豈不悲夫然史墨對趙簡  
子反譽季氏而謂君臣無常位此非君子之言蓋  
借季氏以逢趙氏之惡爾

昭公十九歲猶有童心既立事晉晉以政不在  
公寧失公而不可失其大夫七如晉而五不得  
入及不勝其憤而攻季氏寧如齊而不如晉卒  
之齊晉皆莫救而客死乾侯嗚呼悲夫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十二





宋本黃氏日鈔

20080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第十五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十三

讀春秋七

定公

名宋襄公子昭公弟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元年春王

獨不書正者昭公去年十二月薨于乾侯定公今年六月方立時無國君正朔無所承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傳載諸侯城成周宋不受功也先儒謂執人於天子之側罪反大於不受功者矣

讀春秋七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秋七月

癸巳葬我君昭公

木訥曰昭公死於乾侯凡六月而後喪至喪至六日而後定公立存沒之命皆制於季氏定公襄之子昭之弟季氏廢昭公之世子衍及務人而立之宜其父而不決也昭公八月而葬其父可知矣愚按左氏載季氏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為司冠始溝而合諸墓

九月大雩立煬宮

岷隱曰甚矣小人之誣也昭公之出也以宋公之

定元年

晉定三年

大雩未嘗





薨叔孫之卒歸之天及昭公之薨也季氏大雩以爲媚立煬宮以爲報蓋昔者昭公之逐季氏兩嘗大雩而不克濟季氏嘗致禱于煬公故小人得藉口以求媚而致報焉愚按岷隱之說雩雖祈雨古禮春秋世變往往非時而雩或者轉而爲祈福之祀歟若今季氏之雩又類淫祀神之所吐名雖雩而實則非矣木訥曰小人爲惡內有不安則詣鬼神以要福季氏逐君天地所不容何有於煬公煬公伯禽之子自煬至昭二十二世矣神靈何在季氏疑得罪於周公伯禽故爲之祀其子所謂媚竈者也宗廟有常制魯之廟已異矣成公立武宮固已違制今又立煬宮是魯祀八世也天子七廟而魯之廟八其可訓乎愚意季氏果以私禱而立煬宮未必增附羣公昭穆之廟或者武宮煬宮皆非禮創立亦同淫祀耳名雖煬而實亦非矣

冬十月隕霜殺菽

記災

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註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者闕也門其主闕其飾皆天子之制而魯僭之天火曰災



秋楚人伐吳

傳載吳誘楚致師而敗之克巢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魯習而不知其僭也天既災之又新作之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伊川曰晉以季氏上不告天子下不告方伯而私

立公故辭其朝愚恐待晉之過厚也不獨晉無此

意當世亦未嘗有此說也夾漈曰晉以昭公之子

已長而定公不應立且朝事有稽故辭公愚謂此

以其事而度之也岷隱曰晉之不仁甚矣昭公屢

讀春秋七

〇三

疏

如晉不得入故有季氏之難定公新立至河而復

不得入使定何以自立於魯乎愚謂此以其義而

責之也木訥曰晉以魯權在季氏得公之朝不若

得大夫之聘故寧屢却昭公定公即位非不知之

徒以三年一朝之禮不可不講晉果郤公故終定

公之世不復如晉者懲此之辱也定公之爲人知

恥於昭公遠矣愚謂此以其情而察之也合此三

說其理乃備而伊川之陳理尤高亦所當知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夏四月秋葬邾莊公

傳載其好絮以夷射姑旋于廷命執之不得怒而

定二年三年 公如晉至河乃復

晉定五年



墮燼炭死蓋立三十七年以好潔而褊急自殞  
註云六月而葬纒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皮八反

左氏謂修舊好也先儒謂邾隱新立喜喪而出盟  
非也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陳惠公得國於已滅之餘幸晉楚交病立二十二年無事而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鄭伯許男  
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邾子齊

三五

春秋卷七

四

國夏于召陵侵楚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  
以沈子嘉歸殺之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

由又反

左氏載楚子常求蔡昭侯一佩不得拘之三年既  
獻佩得歸如晉請伐楚故晉為是會以侵楚沈者  
楚之與國既滅而復封蔡滅楚故滅而殺之蓋遷  
怒也盟于臯鼬即會于召陵之諸侯自後凡故  
不再序戴岷隱曰自鄢陵之後晉楚不復有大戰  
一旦有召陵之役六七十年間無此舉也天子之  
老元戎啓行中國諸侯大抵皆在未有若此其盛  
者僅侵楚而退自相盟于臯鼬當是時楚有可云

定四年

晉定四年上卷盟會召陵中國之霸也



之勢失此機會使吳人乘其後而收入郢之功傾天下之勢折而入於吳中國之霸於是絕矣悲夫趙木訥曰威文以還會盟侵伐未有如此之衆且盛者晉定公非健主也一會而十有八國從之楚昭昏庸四鄰不親諸侯叛之於內吳諂之於外故晉定一揮而諸侯雲合一舉而清南服誠反掌矣然晉政已移於六卿晉定公直一偶人六卿懼公勝楚而歸功冠五伯而權不及已故乞賂以離蔡假髦以賤鄭用散諸侯之心以墮其君之功而固其私至以十八國之衆纒侵楚而已齊威以八國伐楚而楚來盟晉文以四國戰楚而楚大敗今三倍於威五倍於文纒一侵而退定公蓋制於六卿而不能進也卒之救蔡敗楚之功乃歸於吳終春秋之世諸侯不振吳越爭長其機實失於此胡康侯曰所惡於前無以先後蔡侯視楚猶沈視蔡也沈雖不會召陵未有大罪惡也而恃以殺之甚矣木訥又曰昭公庸懦權出季氏未嘗得一會諸侯今臯鼫之盟定公得預聖人特書公及諸侯幸魯侯之復得及盟也

杞伯成卒于會



杞悼公立十二年卒

六月葬陳惠公

陳懷公以劉文公之命衰經從戎反役而後葬

許遷于容城

高氏集註曰至是四遷微弱可知

秋七月公至自會

至自召陵之會

劉卷卒

註即劉蚡蓋文公也獻公之子定敬王伐楚不竟

而卒蓋公忠者也

三

讀春秋七

六

葬杞悼公

卒於行役以喪歸葬

楚人圍蔡

爲其滅沈而報之也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木訥曰晉伐楚諸侯之利而六卿之害也故忌其成

功晉伐鮮虞晉之害而六卿之利故荀氏士氏趙

氏交代以顯其績註鮮虞中山也

葬劉文公

集註謂魯往葬之而書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

晉合十八國不能救蔡蔡求於吳而吳救之大敗囊瓦之師而囊瓦奔囊瓦即子常也已而入郢鞭平王之尸無禮備至蓋又子胥用於夫為父伍奢執私仇也申包胥初與子胥言子能復之我必能與之至是乞師於秦七晝夜哭不絕聲秦師乃出岷隱曰楚陵犯中國二百年中國不能制假手於吳國幾亡然去楚而吳繼之此聖人之所傷也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春秋七

七

公羊作正月集註曰正月亦辛亥朔

其歸粟于蔡

杜氏註蔡為楚所圍飢乏故魯歸之粟趙氏曰歸粟于蔡懼吳也十八國諸侯不能救蔡而吳救之蔡圍既解魯南通於吳以徐為障昭三十年吳已滅徐蔡若有言於吳吳兵一出直指心郢此魯不得不賑蔡以悅於吳也不然蔡無一日之好於魯魯何乃踰宋陳二國輸粟以餽之高氏集註曰魯非濟其難而賙其無也蔡與吳為援而敗楚故魯畏而賂之也



於越入吳

杜氏註於發聲也范甯註於越夷言也劉氏曰於越其自稱也高郵孫氏曰越見於經九六其三在昭公時皆稱越其二在定公時其一在哀公時皆稱於越蓋越有數種有東越南越閩越甌越木訥趙氏曰於越從其國之稱如於餘丘之類是也先師嘗以於爲發語聲者爲是蓋前說雖知越有數種不知孰爲於越也先是昭三十年吳嘗伐越以賈怨故今吳入楚而越亦棄虛入吳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讀春秋七

八

單

此季平子逐昭公者也凡例之說以書卒爲盛事因謂定公以上卿葬之書卒以罪定公愚謂死則書卒魯諸卿皆然意如之惡於逐君自見未必於書卒有褒貶且自昔君有明昏未嘗不書崩書薨士大夫有賢不肖未嘗不書卒此乃其常爾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叔孫婁之子叔孫成子也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木訥曰士鞅前日伐鮮虞今復圍之鞅欲立功鮮虞何罪

五年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隱十一年鄭莊公嘗滅許其後得復凡四遷以避  
鄭常依楚自存今鄭獻公復乘楚之亂而滅之甚  
矣鄭之不仁也哀公元年許復從楚圍蔡則楚又  
復之歟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左氏載周僭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作亂鄭伐  
周六邑晉於是成周公之侵鄭為晉討也止齊曰  
自宣公季年凡伐不言公魯無君將者八十年至  
是書公侵鄭則以公山不狃侯犯陽虎之專歟木

春秋左

卷之七

九

訥曰魯自舍中軍之後三軍皆隸三家公無一旅  
之衆今意如死定公粗有立復自將而一侵鄭其  
後侵齊會晉圍城皆以師行收兵之原蓋始於此  
愚合二說觀之則魯君之無兵三家之專也魯君  
之再有兵陪臣又強而三家不得專也其暫復兵權  
正其下陵上替魯之變愈降爾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斯者季孫意如之子相子也何忌者孟孫釁之子  
懿子也傳稱斯之如晉為獻鄭俘何忌之如晉為  
陽虎強之往報夫人之幣也岷隱謂季孟不相下



同倫相介。意林謂二子爲陽虎脅請於霸國。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傳載祈犂賂趙簡子楊楯六十。范獻子忌而執之。  
冬，城中城。

木訥曰：魯既侵鄭，聘晉而不與齊懼，不齊警故城。  
中城，備齊也。中城在海州，海州齊境。

季孫斯、仲孫駒帥師圍鄆。

齊取魯鄆，以處昭公。今魯圍鄆，欲取之齊也。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人執  
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

子十

讀春秋七

十

五

齊景乘鄭之怨，晉而樓鄭與盟，又乘衛欲叛晉，僞  
執其行人，侵衛，假求平之迹，而竊與衛盟。時景公  
即位幾五十年，歷晉平、晉昭、晉頃，未嘗敢出爭諸  
侯。今見晉定庸弱，六卿擅政，而羣年妄作，凡再盟  
而得二國，適開禍端，爾止齊曰：此相盟也。諸侯無  
主盟矣。故石門始相盟志，諸侯之合，再相盟志。  
諸侯之判，蓋石門之後，鹹之前，皆有盟主，非參盟  
則同盟，無兩君相盟者也。

大雩

旱祭

庚六年

城中城

七年

齊侯自北無主盟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蘇氏曰魯事晉而齊叛之故伐我許氏曰東夏諸侯惟魯事晉故齊伐之然則齊不自量欲諸侯前日之事晉者皆事齊以繼伯業也

九月大雩

一時而再雩趙氏以爲瀆

冬十月

書備四時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

三十一

讀春秋七

十一

文

註曰報前年侵我西鄙未得志再侵木訥曰非苟報西鄙之伐亦以鄆之在齊也然今日侵齊明日侵齊何益哉深其怨而已

曹伯露卒

高氏集註曰此曹靖公也自曹悼公卒其弟聲公野立五年而其弟通弒聲公代立隱公立四年而弟露又弒隱公代立是爲靖公幸保首領餘皆略不書靖公子陽立遂爲宋所滅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齊報公之再侵晉師救我而公會之也

定七年八年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陳懷公立四年卒此陳再復國之第二世也能聽  
逢滑之諫不從吳子之召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鄭衛叛晉從齊故也木訥曰臯鼫一盟之後晉不  
能一出而主諸侯及齊乘隙盟鄭與衛晉方以兵  
爭故雖受兵而叛晉益堅冬又爲曲濮之盟不事  
晉也

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公

曹五月而葬陳三月葬速

一讀春秋七

一。士

文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魯事晉爲晉侵衛衛鄭叛晉益堅事齊之盟然齊  
未必能爲謀主特諸侯散而私相鞅耳

從祀先公

公穀及左傳註皆曰從者順也謂文公躋僖公於  
閔公之上爲逆祀至陽虎爲政改而順之諸儒多  
從其說惟馮山曰昭公至是始得從祀於太廟蓋  
季氏逐昭公公薨于乾侯及歸葬又絕其北域不  
得同於先君而在墓道之南則其主雖久未得從  
昭穆祔祭宜矣及季孫意如卒陽虎專季氏將殺



季孫斯始以昭公之主從祀太廟蓋欲著季氏之罪以取媚於國人此惟胡康侯趙木訥從其說二說未知孰是然馮山之說不必改從爲順公穀之說不獨改字於事情亦遠若杜註特述公穀者耳盜竊寶玉大弓

左氏載陽虎將殺季孫不克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入謹陽關以叛穀梁謂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周公受賜藏之魯者也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杜預註盜謂陽虎家臣賤故曰盜寶玉夏后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鄭獻公立十三年卒嘗嘗僭稱以伐周邑罪人也得寶玉大弓

公羊曰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崔氏曰不索而獲曰得陽虎竊之無所用故復歸之也

六月葬鄭獻公

三月而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五氏晉地欲伐晉而次者自疑也或曰謀魯也張氏曰晉實大國未可輕伐始盟于沙中次于五氏



又次于垂葭至哀公元年而後伐趙氏曰景公欲脅區區之衛以干大國亦見其非所以謀霸妄圖而已

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秦哀立三十六年救楚吳歷晉三霸不犯中國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平者平其前日侵伐之怨也既平而會以禮相與也左氏載是會也孔子相却萊夷辭野享齊人謝過歸其侵疆

春秋

諱春秋七

十四

晉趙鞅帥師圍衛

以其前日與齊師次于五氏而圍之也晉得其勇士涉佗執之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殺涉佗衛之從齊於是愈堅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

鄆齊所取以居昭公者也謹陽虎所拔以入齊者也龜陰則龜山之陰也三田皆魯之有而齊所侵齊既與魯平而歸之也左氏謂孔子却萊夷所致葉石林云夾谷之事匹夫之勇智者所不爲而謂孔子爲之乎晦庵先生亦嘗力辯此事爲附會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秋叔孫州仇仲孫何

忌帥師圍郕

音

郕叔孫氏邑也州仇叔孫武叔也何忌孟懿子也  
傳載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蕤嘗固諫公若爲  
郕宰武叔既立遂使郕馬正侯犯殺公若既殺之  
侯犯以郕叛武叔懿子圍郕不克秋復圍郕不克  
賴郕工師駟赤以計給侯犯以地易於齊侯犯奔  
齊齊乃致郕愚按郕叔孫邑費季氏邑成孟氏邑  
皆自封植於魯而其邑皆叛之昭十三年費叛至  
是郕叛明年成叛出乎爾者反乎爾也

論春秋七

十

王

宋欒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陳

傳載宋公使大心往盟晉而逆欒析之喪僞辭以  
疾欒析之子譖其將亂而見逐宋公入奪公子地  
之馬以予向魍地扶魍而奪之公弟辰使地出竟  
以爲君禮於是皆奔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集註曰三國皆叛晉而會此蓋結謀也

叔孫州仇如齊

州仇叔孫武叔也侯犯以其郕邑奔齊而齊歸之  
故往致謝

定十年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龜苦反

宋公嬖魘奪公子地與公弟辰先使公子地出境而辰爲之請公弗止地乃奔辰曰是我廷吾兄也乃及其二大夫亦出奔宋景以一向魘而失二弟二大夫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左氏曰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爲宋患寵向魘故也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讀春秋七

○十六

五

崔氏曰平六年伐鄭之怨既平然後涖盟趙氏曰昔魯親晉而鄭附齊故爲晉侵鄭今魯與齊平而鄭睦於齊故爲齊平鄭魯雖反覆齊晉之間然能塞怨室忿平齊平鄭以成鄰國之好蓋亦休焉注

還叔詣曾孫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

薛襄公立十三年卒

叔孫州仇帥師墮郕

左氏載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郕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彊苦反

高氏集註曰諸侯叛晉而齊不能一之故衛伐曹木訥曰霸主不作小國相侵曹與衛何憾二年之間凡再伐曹其後宋出而乘之哀八年宋人入曹以曹伯歸衛實啓之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左氏載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

秋大雩

旱祭之僭者也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杜氏註盟結叛晉黃齊地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記災

公至自黃

與齊侯會畢而歸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左氏載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



于比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  
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不克張氏治  
曰墮三都毀其所恃以爲固者所以制陪臣抑私  
家而復強幹弱枝之勢也仲由之舉此議蓋因南  
蒯侯犯之叛而爲三家忠謀使強臣不敢恃強以  
叛君陪臣不敢負固以跋扈而上下皆順然侯犯  
南蒯皆以叛爲季氏叔氏之害故郈費皆墮獨公  
斂處父方恃強以敗陽虎而孟孫用之故二邑雖  
墮而成獨不服雖定公圍之而卒不克也聖人雖  
用於魯而季氏三月之餘受女樂而違孔子孟孫

惑於偽不知之說陰與公斂處父比成旣方命而  
聖人去魯豈非天哉戴氏溪曰公羊謂孔子行乎  
季氏三月不違於是墮郈墮費學者承舛皆言夫  
子欲墮三都嗟夫使聖人而欲墮三都也成卒不  
墮費幾生變則聖人之謀踈矣綏來動和之功果  
安在乎左氏言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是果出  
於仲由之謀無可疑也由勇而無謀率意所爲不  
顧其難也故幾於亂當費人攻公及于臺下微夫  
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豈不甚危哉說者猶以  
墮三都爲聖人之謀過矣趙氏鵬飛曰三都之叛



三家患之則墮三都固三家之利也是以季路一  
言而叔孫墮郈季氏墮費而說者乃以為孔子為之  
噫聖人豈如是之謬哉公山不擾以費叛召子欲  
往蓋將教公山氏臣於季氏教季氏臣於公教公  
朝於天子以魯先之天下皆然是東同之從而興  
也豈苟為季氏墮費而滋季氏之勢乎此好勇不  
顧之謀蓋出於季路審矣故夫墮三都者為三家  
除患爾何益於魯三家病則魯之利三家之患除  
則勢復張墮郈墮費謂之忠於二家則可謂之忠  
於魯則不可至於圍成則失計大矣得之未必歸

讀春秋十

十九

四

公失之實損於魯郈費之墮說者以為孔子此豈  
亦孔子為之歟愚按叔孫邑郈季孫孫邑成此三家  
植私以弱公室也侯犯以郈叛公山弗狃以費叛  
此又家隸效尤以背三家出乎爾者反乎爾也仲  
由乘其機建議墮三都故叔孫季孫樂於墮郈墮  
費不幸成之公斂麋父私於孟孫孟孫亦中覺而  
不受其墮墮三都之事於是乎不及竟三都若盡  
墮豈惟三家除跋扈之臣公室亦除三家之窟所  
謂惟禮可以已之若善行之公室可復張也郈費  
之墮非公之能也叔孫季孫墮家臣之叛已而自

定二年 墮三都



欲除之也。成之不果墮，非公之不能也。家臣與子孫比而孟孫自不欲墮之也。墮三都，固子路之謀。三都果墮，亦孔子之願。不幸事不竟，世因以責子路。譏定公而力言非孔子之心，皆以成敗論也。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註：二君將使師伐晉，次垂葭，為援木。訥曰：九年次五氏，今又次垂葭，晉實大國，齊不敢犯，而必為是次，何益哉？

夏，築蛇淵圍。

許氏曰：圍成弗克，歸而力此，何振之有？趙氏曰：成公築鹿圍，昭公築郎圍，定公築蛇淵圍，一國而為圍者三，且築而虞之，芻蕘雉兔者，何為哉？

大蒐于比蒲。

比音蒲

三家分軍，蒐闕軍實，以自固，詳見昭公八年。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集註曰：衛比伐曹，以其不叛晉故也。靈公志在軍旅，不知以禮為國，故亟戰如此，詳見十二年。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左氏載趙鞅以求貢不獲，殺鄆邴午、荀寅之姻。寅，范言射之姻也。故二氏伐趙氏，而鞅奔晉陽，木



訥曰晉至定公六卿益橫勢醜力齊互相併吞趙鞅與荀氏士氏交惡而相攻懼不敵入私邑據甲以抗之據邑取甲是乃爲叛聖人書叛傳者乃以爲非叛吾所不曉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高氏集註曰二子因攻趙氏幾亂公室鞅既奔晉陽荀躒言於晉侯請皆逐之二子反以兵攻公不勝遂入朝歌以叛

晉趙鞅歸于晉

荀士者鞅之仇也二子既叛鞅遂以歸木訥謂鞅

之歸非善也機也按韓魏爲請而鞅歸三晉兆矣

薛弒其君比

薛襄之後比立不二年見弒必有得罪於國者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傳載公叔戍以富見惡於靈公戍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誣其將爲亂故衛侯逐戍與其黨戍奔魯而趙陽奔宋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  
詳歸

頓世役於楚定四年晉乘楚亂合諸侯頓亦背楚



而從之故今楚滅頓

夏比官結來奔

公叔戌之黨也木訥謂于時諸大夫紛擾三五而奔三五而叛宋華亥向寧華定奔陳復相率而叛邾庶其畀我及黑肱相踵來奔或竊也以來樂大心一出四子從之其叛也五子爲旅趙鞅一叛而三大夫角立其歸也二子出叛今衛之亂叔戌趙陽歧途而奔繼而比官結奔魯公孟彊奔鄭是豈一一得罪於君相死不勝魚貫而出又風俗之一變也

五月於越敗吳於雋李吳子光卒

雋李吳地吳伐越爲越所敗傳載吳王闔閭傷將指而卒其子夫差使人立於庭出入必謂已曰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哀公元年吳遂入越棲越於會稽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秋齊侯宋公會于洮張氏曰齊景公欲求霸合謀以救晉之叛臣范中行氏趙氏曰欲伐晉則不敢欲因荀士以攻晉則畏諸侯之譏首鼠不前徒會而返許氏曰齊宋魯衛崇獎亂逆大義亡矣

定十四年

越敗吳



天王使石尚來歸服形

公羊曰孰曰膳生曰服劉氏曰膳服以親兄弟之國受服禮也歸服非禮也蓋魯不助祭而天王反遠使人歸服王室益微矣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蒯聵靈公之子也以靈公之妻南子辱國欲使戲陽速殺之不果而奔此左氏所載也劉氏權衡謂夫人惡其斥已之淫則啼而走言太子將殺余耳宋者南子之家也使真有其事蒯聵何敢奔宋常山劉氏曰靈公聽南子之譖致其出奔張氏洽曰自古讒婦之誣其子多矣考二劉之言知左氏所記乃南子之讒言非當時之實錄也木訥曰不幸而為蒯聵亦難矣其奔也雖違父之命而不遺父之惡

衛公孟彊出奔鄭

蒯聵奔宋衛盡逐其黨故公孟彊亦奔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辰及四子皆入蕭以叛亂謀不遂是以來奔

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

九魯之蒐皆三家自數軍實邾費既墮今蒐而邾



來會知公在行也

城莒父及霄

集註曰公叛晉而反助范中行氏故懼而城此二邑木訥曰一時而城二邑勞民甚矣不書夏缺文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此邾隱公即去冬會公子比蒲者或謂欲來朝正故先會或云以會爲未盡敬故來朝然此皆不可知

鼯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高氏集註曰魯不當郊郊牛死傷廢牛可也而改

三

論語卷第七

十四

十一

卜牛是違天也戴岷隱曰魯之僭郊自僖公始其說蓋可信僖公之前春秋未嘗書郊此其證也觀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頌則知請郊于天子亦如其作頌也然而魯之先公猶畏天災故因災而不郊者間有之若定之終哀之始連年鼯鼠食郊牛宜可以不郊矣而卒不免郊蓋玩習既久雖天災亦不知所畏矣張氏曰唐趙伯循言上元二年因避地旅於會稽時牛災小鼠噬牛纔傷皮膚輒死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定十五年

鼠食牛角



左氏載楚之入吳，胡子盡俘楚之近胡者，楚既定，  
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故楚滅胡。高氏集註曰：  
昭二十四年，胡爲楚伐，吳敗其師，殺胡子，髡於  
是，豹立而背楚。楚之入郢也，胡又俘楚邑，楚人以  
是滅之，而以其君歸。先師亦嘗謂以小事大，謂之  
畏天，胡以小犯大，而反護存亡於命，是紂謂我生  
不有命在天也，紂且不免，況胡乎？

夏五月辛亥郊

木訥曰：五月非郊之時，以改卜牛也。帝牛在滌三  
月，至是養牲始成，故五月而郊。

論春秋七

○九五

注

壬申，公薨于高寢

高寢，宮名，非正寢也。路寢則正寢也。木訥曰：定公  
承昭公之後，政在季氏，粗能攬國柄，親盟親會，親  
兵，魯民粗知有君，賢於昭公遠矣。一用孔子相夾  
谷之會，齊人沮屈來歸侵疆，惜乎用之不久，抑亦  
天未欲平治天下乎？孔子既行三家，後張蓋權移  
於下，已奕四世，定公安能一旦而取之？然比襄昭  
之世，已十得三四，不爲無益於魯也。

鄭罕達師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直居反

左氏曰：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齊衛次渠蔭，謀救



宋也許氏曰宋大國也。資王霸之遺業。至於景公而鄭能困之。則桓魋之爲也。齊衛救之。而次渠蔭。不誠於救也。木訥曰。宋鄭未嘗有隙。今鄭伐宋。左氏以爲宋之公子地在鄭。故鄭爲公子地伐之也。然地果叛宋而奔鄭。宋不伐鄭。幸矣。鄭反醜正黨。惡而伐宋乎。終春秋之世。宋鄭交兵。自罕達之師始也。齊衛欲救之。而不前。蓋齊景初求諸侯。鄭先附之。旣而得衛得魯。皆鄭媒之。最後宋亦附齊。前年洮之盟是也。今鄭伐宋。欲救宋。則失以好之。鄭欲勿救。則失新附之宋。故觀望二國之間。待其勝負而隨爲之。媚此齊侯之姦謀也。不然。渠蔭之次。勿救不伐。欲何爲哉。聖人惡其佞也。故書次不書救。不予其無實而求名也。

邾子來奔喪

木訥曰。諸侯奔天子之喪。子奔父之喪。邾奔魯喪。過矣。然邾自昭公之世。爲魯所虐。定公爲拔之盟。終其世不犯邾。邾人德之。故交會來朝。又來奔喪。禮雖過。而情則真也。大之比小。春秋鮮能。定公行之。而邾子奔喪。滕侯會葬。推此以達之。天下文王之事也。說者皆責邾子之非。吾於此見定公之仁。



也

秋七月壬申，妣氏卒。

木訥曰：定公之妾，哀公之母也。母以子貴，哀未踰年，未成君，故母不稱夫人，不以小君禮治之。故葬不稱小君。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記災

九月，滕子來會葬。

使大夫會葬，禮也。諸侯親會之，非禮也。是以事天子之禮事鄰國也。

辛巳

葬我君定公

雨不克葬

戊午

日下具，乃克葬。

高氏集註曰：葬不為雨止而不克葬者，無備也。宣八年雨不克葬，日中葬，今日下具，乃葬，則僅葬而失虞之時也。禮以葬日虞。

辛巳葬定妣

子未成君，母不稱小君。

冬城漆

漆，蓋邾邑，庶其以來奔者也。今城之，疑其貳於邾也。

定公當昭公失國之後，親征伐，親會盟，用孔



子以相夾谷用子路以墮三都三桓爲之猶  
戢公薨而哀公立三桓復橫然則定公其十  
二公之自立者歟

哀公

名蔣定公子母定妣謚法恭仁曰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繼正行即位禮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柏舉之役蔡以吳師伐楚入郢今楚圍蔡報之也

隨自楚武王見伐之後不復見者一百四十餘年

不

讀春秋七

廿八

柏舉之敗楚王逃隨而隨比之故楚今復列之諸

侯定六年許已爲鄭所滅此復見者亦楚封之也

鼯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神不歆其僭而魯強用之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

齊景晚年挾衛欲抑晉以代興次五氏次垂葭會

于牽又次于渠蒦皆不敢伐晉今助晉之叛臣范

氏而伐之圖回數年而行之又不以正可羞也許

氏曰晉受衆伐霸統亡矣春秋之變至是而窮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木訥曰定公之世撫邾甚厚邾亦事魯甚勤邾魯之好實出定公諸大夫不欲也故公未瞑目而城漆哀公即位席未溫而何忌伐邾明年三大夫並出而取其田以邾近於魯利其土地也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濶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音亦

古侯反斯季栢子也州仇叔孫武叔也何忌孟懿子也木

訥曰哀公懦弱庸三家復張季孫將上軍叔仲佐之取邾濶沂之田田既入魯疑邾告於大國以加討

三十四

讀春秋七

六九

義

故復要以盟之三卿將兵而盟止二卿者季氏強不脣與邾盟惟叔仲與盟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衛靈公立四十二年卒

滕子來朝

公新立故也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聚于戚

衛世子蒯聚以南子之譖出奔宋靈公卒南子欲立公子郢郢辭立蒯聚之子輒趙鞅納蒯聚于戚而不得入衛者輒以子拒父也孔子必欲正名者



此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鄭既叛晉從齊故轉粟以餉范氏助范氏以抗晉晉趙鞅者范之仇也遇鄭于鐵敗之遂承粟上車書鄭師敗績者晉本世伯藉文襄悼公之遺列善其勝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

七月而葬父子爭國故緩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蔡

讀春秋十

州

相

元年蔡以楚之圍請遷于吳中悔吳因聘將襲之蔡故殺公子駟以說言不時遷者駟之為也許氏曰蔡自殺駟上下危疑遂以禍敗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衛輒以子拒父而又圍其邑大逆也此衛事也而先齊人罪齊人之主之也木訥曰晉為盟主而納崩曠齊為盟主反助子輒以圍戚逆順判矣

夏四月甲午地震

記災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木訥曰自相至定十世自僖至定七世諸侯二昭  
二穆與太祖凡五廟則相僖當祧父矣父而不祧  
三家之意也季仲叔皆相公之子而季友實相僖  
公叔仲之後皆僖公立之故三家尊相而德僖宜  
毀而不毀而天譴以災非譴相僖也譴三家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高氏集註曰魯懼晉故城啓陽自是連年四城木  
訥曰晉越齊衛而後至魯魯何虞而備晉蓋地在  
今沂州地近邾元年伐邾取邾田疑邾之伐我故  
帥師城邑以脅之此備邾也非備晉也

讀春秋七

卷一

異

宋樂毅帥師伐曹

曹介於宋衛之間前年衛兩伐曹而不能克宋虞  
其卒併之也故亦伐曹其後宋再伐而圍之卒入  
其國執其君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季栢子也庶子肥嗣是爲康子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以其爲公子駟之黨而放之也木訥曰蔡能保其  
止於吳乎保吳之爲蔡拘獵乎不保也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哀三年

桓宮僖宮災

城啓陽連年四城



秦惠公立九年卒國無諸侯之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前年伐其國奪其地盟其君今又圍之虐邾甚矣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  
左氏載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入遷也公孫  
翩逐而射之文之錯後至射翩殺之逐公孫辰而  
殺公孫姓公孫盱或疑蔡殺公子駒放公孫獵翩  
必駒獵之黨也殺駒放獵諸大夫又恐其再遷則  
左右前後皆盜也木訥曰宣十七年書蔡侯申卒  
葬蔡文公至是方五世不宜與五世祖同名恐傳  
者誤也

葬秦惠公

五月而葬

宋人執小邾子

宋景公乘齊晉之衰陰有求諸侯之志故伐曹執  
邾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公孫辰之黨也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岷隱曰中國之不競未有如是甚者也執夷狄之



君而歸之楚是京師楚也是晉為楚役也是率中國而聽命於夷狄也

城西郭

註備晉也木訥曰備邾也義見三年

六月辛丑亳社災

范氏註亳即殷也殷都于亳武王克殷班其社於諸侯以為亡國之戒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然則惟其屋所以有災也孫覺曰諸侯建國皆立兩社其一國社其一亡國之社故左氏曰間于兩社為周室輔

讀春秋七

卷三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滕頃公立二十三年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葬滕頃公

蔡亂故葬緩滕五月葬

五年春城毗

註曰備晉也木訥曰備邾也義見前蓋晉未嘗伐魯

夏齊侯伐宋

先師嘗言宋景伐曹執小邾欲圖伯也齊景伐宋欲抑宋而代晉為伯也然齊景耄矣妄圖何能為



晉趙鞅帥師伐衛

集註曰衛不受蒯賸且助范中行氏故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齊景公立五十八年晚年因晉楚之衰勞於圖伯然助范中行氏則以臣而制君借衛小戚則以子而制父悖理甚矣世子蚤死及疾屬陳乞立其少子荼致羣公子皆出奔家亦不理矣此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歟木訥曰齊景公之世崔氏田氏高氏國氏皆橫而田氏尤專景公之爲景公特魯昭爾景公得一晏子而任之故能忍昭公有一子家子而不能用故以忿而失國張氏曰景公身死國亂未十年陳氏移其社稷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叔還會葬也自九月併理閏月爲五月而葬木訥曰喪以年計者言暮不言閏以月計者閏亦月也六年春城邾瑕

邾瑕者邾之瑕邑而魯城之也木訥曰魯城邾邑奪其險以要其服如城鄭虎牢之類也邾瑕而冬伐邾明年又伐邾以邾子來邾失其險無以抗魯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高氏集註曰鮮虞納荀寅于柏人故趙鞅伐之治范中行之亂也木訥曰晉之伐鮮虞者五未見鮮虞之病晉也鮮虞逼於晉晉自利其土地耳然五伐而卒不得則鮮虞亦非弱國也

吳伐陳

左氏載吳之入楚也嘗召陳陳以逢滑之言不從及夫差克越嘗修舊怨而侵之今又伐之以其在楚也故楚救之于城父趙氏曰吳固仇楚未嘗伐中國雞父之敗敗楚也今伐陳與楚爭陳也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蘇氏曰齊景無適子使國夏及高張立荼公卒陳乞將立陽生乃與諸大夫謀先逐國高許氏曰必奔國高而後陳乞弒君之謀得肆高氏集註曰國高從先君之亂命廢長立幼既又不能全其嗣君張氏亦曰力不足衛委君而出奔

叔還會吳于祖

趙氏曰吳既伐陳魯懼兵之及我也故往會之按叔還聘吳吳伐陳還至祖叔還遂致命于祖也許氏曰以魯政之不修而與吳親君子知魯之將有



吳患矣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楚昭王立二十七年卒其初委政囊瓦寵賈無極使賢人誅戮諸侯怨畔入郢之禍宮汙冢發賴申包胥之忠鬪辛由于之力迄得返國止稷再安及其死也不移疾股肱不越望祭河且兄弟多賢不以國爲利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蓋其初子西先讓國於昭王故今昭王復讓國於三弟然公子啓亦終不取與申結立昭之子是爲惠王亦盛事也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陽生雖長而荼少然荼已受景公之命爲君矣陳乞乃召陽生立之而弑荼伊川謂此景公廢長立少以啓亂也陳乞即陳僖子陽生則齊悼公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元年伐邾三年圍邾今又伐邾三家后利邾而何忌爲甚蓋何忌雖受其父僖子之命學禮於孔子彼其所志在威儀進退所謂此儀也非禮也初志已非雖親聖人而無益

宋向巢帥師伐曹

哀六年



三年宋先以樂髡伐之未服故今又伐之曹在宋  
衛之間衛先伐曹宋乘齊魯之衰又妄意霸圖恐  
曹爲衛所得故再伐曹以逞後竟入其國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瑗于

鄭罕達侵宋七年矣齊次蕩蔭不伐不救宋知齊  
之不我救爲厚於鄭也故不敢報今齊景既沒宋  
妄意霸圖故旣伐曹而又侵鄭報罕達之師且求  
諸侯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晉納蒯聵于戚衛輒以子而拒之今六年矣晉不

能正其名納之而徒以兵侵非伯略也

夏公會吳于郟

傳載公會吳吳微百牢子之蓋邾吳之與也魯將  
伐邾而會之然自是吳伐我矣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傳載入邾晝夜掠以邾子獻于亳杜匹諸負瑕邾  
茅夷鴻請救於吳吳伐我齊亦取讎及闡木訥曰  
失讎失闡豈豈乎懼齊兵之臨其城也而亟歸之  
則不若初不滅邾之無是辱也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木訥曰宋伐曹者再今復圍之利其土地也鄭於曹無隻介之好今遽救之報宋侵鄭之役也然則宋固爲利鄭亦非爲義也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左氏曰曹伯陽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獻白鴈言田弋之說說之言政大說之使爲司城言霸說從之乃背晉而好宋宋伐之晉不救宋將還曹人詬之反滅曹蘇氏曰此滅曹也其不書滅言自滅也猶虞之滅言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止齊曰檜云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也夫子刪詩也係曹檜於國風之後於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於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

吳伐我

左氏曰吳爲邾故伐我景伯造萊門吳人盟而還孫氏曰直曰我者兵加於都城也胡氏曰盟于城下也使有華元國佐之臣則不至此矣

夏齊人取謹及闡

齊之取謹闡及歸謹闡左氏皆以爲季姬適齊悼公之故公穀以爲因伐邾之故諸儒多從公穀胡



氏曰邾子益齊出也魯以邾子益來則齊人取讎  
及闡及歸邾子益于邾則齊人歸讎及闡葉石林  
嘗辨左氏說非人情而公穀爲近實

曰歸邾子益于邾

魯取邾吳既伐之齊又取其二邑魯得不償失故  
復歸邾子于邾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杞僖公立十九年卒

齊人歸讎及闡

齊爲邾故而取魯邑魯既歸邾子齊亦歸其邑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三月而葬速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雍丘於勇反

傳載鄭罕達壁許瑕欲外取邑以與之圍宋雍丘

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鄭罕達救

之又大敗故宋取鄭師趙子曰九悉俘之曰取劉

氏曰覆而敗之不遺一人之辭也岷隱曰隱公時

三國之師伐戴鄭莊伐取之左氏以爲取三師公

穀以爲取戴由春秋書法觀之取戴爲是入春秋

以來書取師者獨於哀公兩見之蓋春秋用師微



有節制故不至大敗及其末年用師無法彼此得以襲取命變愈下矣

夏楚人伐陳

左氏曰陳即吳故也蓋時吳與楚爭陳頃吳伐陳楚嘗救之楚子卒陳無所依而即吳楚又伐之也

秋宋公伐鄭

鄭圍宋雍丘宋已取其師今又伐之甚矣

冬十月

書首月備四時也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二十七

讀春秋七

四十

又

傳載邾子益無道吳人討而囚之使大夫奉太子革為政益遂來奔益齊甥也故遂奔齊

公會吳伐齊

高氏集注曰吳欲求霸怒齊不服故伐之公會夷狄伐親鄰之國是助吳為虐而致齊之亂也先師王宗論嘗言魯為吳伐盟于城下今又會吳伐齊是不能令而受命也僖與宣嘗用楚伐齊今哀又會吳伐齊用楚伐齊猶借之以釋憾今會吳伐齊直為吳之役而已助夷賊夏魯周公伯禽之風於是掃地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齊悼公立四年卒子壬立是為簡公悼公之卒左傳以為齊人弑之孫覺華若林趙木訥皆不信其說蓋既謂吳伐齊齊人弑悼公以說于吳則吳子安得三日哭無此理也凡經傳不同者但當信經

夏宋人伐鄭

宋取鄭師又再伐鄭不義愈甚

晉趙鞅帥師侵齊

趙鞅以齊嘗黨范中行氏故侵之然伐喪甚矣

五月公至自伐齊

讀春秋七

會吳伐齊而歸也

葬齊悼公

不及五月而葬國有兵寇而簡也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公孟彊以蒯聵之黨見逐晉納蒯聵于戚十年未得歸衛而公孟彊反先自齊歸衛木訥疑其叛黨事仇先師嘗言彊歸則蒯聵歸之漸也

薛伯夷卒秋葬薛惠公

薛惠公立十二年卒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哀十年



陳間於吳楚爭陳故楚再伐陳而吳救之傳載三  
之救陳者季札也札謂楚子期曰民何罪我請退  
以爲子名乃還杜氏註札者壽夢少子壽夢以襄  
十二年卒已七十七年札此時能讓國至今當九  
十餘矣劉敞曰推驗其年札僅百歲以彼清高寧  
肯將亂國之兵耶似異時事傳附着爲說耳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齊報去年春魯伐齊之役也傳載冉有用矛故能  
入齊師及孟之反奔而殿皆在焉

夏陳轅頰出奔鄭

頰破  
可反

讀春秋七

四二

傳載轅頰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已大器國  
人逐之故出註大器鍾鼎也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  
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傳載國書師敗身亡及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  
書皆亡子胥諫吳王得齊猶石田而越之乘吳亦  
基於此木訥曰魯再會吳伐齊招夷以戕中國爲  
惡大矣然公與會而不與戰吳強魯弱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滕隱公立六年卒



衛世叔齊出奔宋

世叔齊傳謂之太叔疾云疾娶而嬖其姊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又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穽如二妻文子怒遂奪其妻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退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然則文子攻太叔使出奔已甚也初使出其妻而妻之既又奪之曲皆在文子也高氏集註曰時政在大夫各欲自專故相攻相逐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左氏載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三發不

三六

讀春秋七

四三

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葉石林曰賦不以田用田而賦舉丘之賦而加之田非正也陳止齊曰以丘賦一乘爲未足又以田賦之也故曰斂從其薄以丘亦足矣田賦之著家一人也家一人管子內政之法也諸侯之益兵自齊始晉次之事在僖五年襄陵許氏曰先王之法九夫爲井四井爲邑井邑未有賦也四邑爲

二十二年

用田賦



丘丘十六井乃有牛馬之賦今以丘賦爲不足於是更用田賦籍井而取之不待及丘此非禮也蓋古者田有稅丘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愚按經書田賦而三傳不言其詳諸家之說甚多惟前三說與左氏所載仲尼稱以丘亦足以田將又不足之說合故錄之泰山孫氏謂賦者斂其財木訥趙氏謂賦以斂泉貨當馬牛車甲之入東萊呂氏謂哀公之用田賦又改法而重賦甚於稅畝丘甲之爲允此三說亦可與前三說參考何休註謂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若今漢家斂民錢以

讀春秋七

四四

文

田爲率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賦之禮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慕強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過什二愚按此三說可與前三說參考蓋賦本車甲而左氏載仲尼之言云若會會無厭是于財貨而言不于車甲而言或者一井不能自備車甲馬牛之類而計田以率其泉貨歟西疇崔氏曰賦與稅異稅以田爲差賦以人爲等鄉大夫謂國中自七尺以及七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六十五皆征之鄭康成亦謂賦者口率出泉若漢之筭民泉是以人爲差也哀公用田賦以見古之不以



田爲賦而今以田爲賦也此說與前大略亦通併錄之以俟來者考焉東萊呂氏曰自宣公初稅畝井田之法由此而壞故言初至成公作丘甲丘甸之賦益以改作而民病甚矣至哀公用田賦又改法而重賦重於稅畝丘甲之爲也此又通言魯加賦之始末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子者宋之姓昭公娶於吳同姬姓故諱而謂之子崔氏曰不稱夫人而曰孟子者當時之辭也春秋從而書之以見其實焉

三十五

讀春秋

四五

具

公會于橐臬秋公會衛侯宋皇瑋于鄆

章反

高氏集註曰會于橐臬尋鄆之會也會于鄆亦爲吳故也木訥趙氏曰吳夫差躬敗齊師于艾陵魯故也魯以爲惠故會吳于橐臬修鄆之好也鄆在今秦州吳地公既睦於吳而吳將圖伯故爲之會宋衛于鄆合宋衛以從吳也齊固晉之仇今魯宋衛亦折而從吳晉其殆哉故明年爲黃池之會晉好於吳非爭霸也紆吳患也然晉之屈吳之雄諸侯東嚮事吳者皆魯爲之也四書公會吳繼書公會宋衛明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則魯之罪



著矣

宋向巢帥師伐鄭

傳載宋鄭之間有隙地曰岳戈錫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爲之城岳戈錫以處之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岳十二月鄭罕達救岳圍宋師木訥曰宋鄭之怨於是十有三歲矣雖其兵端啓於鄭罕達然六年之間宋四伐鄭明年鄭罕達遂取宋師于岳逞兵不戢亦可戒哉

冬十有二月螽

讀春秋七

四六

文

木訥曰春秋書螽十有八皆在夏秋之交獨哀公之世書螽者二皆在閉蟄之後禮仲秋行夏令則蟄虫不藏子產行夏令則方冬不寒蟄蟲復出此常燠之證也燠而螽生災異兩興也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

傳載宋栢黉救其師罕達徇曰得黉者賞黉逃歸遂取宋師于岳泰山孫氏曰報雍丘之師也二國覆師以相償報其惡如此石林葉氏曰鄭取宋師獲其二大夫以六邑爲虛則宋之克者無幾矣

夏許男成卒



許元公立二十二年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黃池之會左氏曰先晉國語曰先吳公羊曰吳主會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胡康侯呂東萊皆曰言及者會兩霸之辭也陳止齊曰書公會晉侯及吳子雖兩霸之辭不書吳晉之盟終不以吳晉同主盟也愚按晉自定四年召陵之會合十七國不能救蔡不經見者已二十四年吳自是年冬救蔡入楚既而救陳伐齊得志中國亦已二十四年是時晉弱吳強固也然吳方在會而於越入

春秋卷七

四七

吳

吳之報條至吳子倉荒列其報者七人則內惕而不復固爭其先晉人恐誠有如左氏之言春秋所書之次第乃其實也不必求之春秋之外也未訥趙氏曰晉侯婢然在會諸侯無一介從之而吳亦纔得魯而已何以霸為晉之所以會吳者非以為霸也忌吳之強也吳之所以會晉者亦非為霸也交中國也黃池之會固中國之辱然會以交華夷之歡弭兵革之苦是亦無惡焉故內外皆以爵書無貶辭也愚按趙氏之說是也春秋不列叙諸侯不書盟此特晉吳二大國結好而魯預焉耳非霸



也黃池晉地地譜東京開封縣有黃池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楚嘗以子期伐陳而吳救之故陳與楚絕而楚畏吳強無如之何今乘吳之出會又使子西伐焉

於越入吳

吳出會黃池越乘其國之無備而入之也是年冬雖及越平二十年圍吳二十二年滅吳矣吳自棲越於會稽越日夜思報子胥勸吳伐越弗聽而反殺之故及也胡康侯曰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既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魯人爭

春秋卷七

四八

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吳侵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而楚滅之楚又不監而秦滅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老子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豈欺也哉

秋公至自會

至自黃池之會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高氏集註曰蒯聵在戚十二年矣晉不能致討以納乃以范中行故而數侵之襄陵許氏曰師難攻



出能侵而已益玩而頓矣此王霸道盡之時

葬許元公

卒於夏葬於秋不書月日略也或史缺也

九月螽

書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於東方

泰山孫氏曰光芒四出曰孛不言所在之次者見于旦也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昭十七年有星孛入于大辰此不言所在之次者見于旦可知也

盜殺陳夏區夫

區夫

高氏集註曰夏區夫者徵舒之後也凡書盜者以人皆可得而執之也盜殺蔡侯申盜殺陳區夫當春秋之季世變之甚至於盜興而專殺國君卿大夫則亂已極矣區夫公羊作疆夫

十有二月螽

高氏集註曰去歲十有二月螽今年九月螽十二月又冬螽為災甚矣愚按左氏傳凡十二月螽皆以為司歷之過若以此月為螽猶未螽則以秋為冬差一時也民時亂而農功失矣司歷之過一至此



乎天下寧有此理哉况螽乃災異非候蟲之常以時而蟄者也螽即蝗也蝗蝻在地冬雪乃深入今冬煥而有螽將蔓延為來歲之災尤災之甚者也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左氏載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杜氏註大野在魯西故曰西狩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時無明王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修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為終也張氏曰麒麟

之於走獸猶聖人之於人出類拔萃為人物之法則者也故聖人之生必以四靈為畜包犧畫卦而龍馬出大舜作樂而鳳皇儀周公告召公曰者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然則夫子生於周末而麟出於大野以仁聖之君子天錫仁獸之應乃理之當然無足疑者韓愈氏曰麟為聖人出也聖人必知麟是以西狩之獲必夫子觀之而知為麟也然氣數之不一偶固異於堯舜之盛而王霸之道萬窮亦非文王麟趾之時是以麟雖為夫子出然獲於魯國而謂



爲不祥以賜虞人然後取之其與明王不與而天下不能宗夫子何以異哉鄭夾淦曰麟獸之異者麕身犍尾狼題馬蹄五采黃腹一角肉腮春秋何以終獲麟適然也仲尼以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而後述成舊章猶有詩書禮樂之事春秋其後及者也於是魯史之記適至獲麟爾仲尼取而述之踰一年而卒故於獲麟之後不及他事焉

右哀公十有四年經終十六年仲尼卒二十有七年哀公薨杜氏注春秋止於獲麟故小邾射以句繹來奔不在三叛人之數自此以下至十

六年皆魯史記之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併錄以續孔子所修之經蘇氏曰自隱以來諸侯始專而五伯之形成獲麟之歲田常弑簡公專齊後二十八年韓趙魏滅智伯分晉而戰國之形成左氏傳春秋止於智伯之亡東萊呂氏云左傳終此溫公通監始此通監繼左氏傳而作也程子曰春秋因魯國之史而天地四時之無窮所以察其變遷而紀其差忒者無一略也中國夷狄之廣莫所以紀其交際而別其典禮者無一遺也以區區一魯史兼紀周齊晉史諸國之事其尊卑



小大統屬之序秩然無毫髮之不順。盡書治忽失  
得陵替賊亂之變森然一循乎條理而無一之非  
法。故曰非聖人誰能修之也。蘇氏曰春秋始於隱  
終於哀何也。自周之衰天下三變而春秋舉其中  
焉爾。始也雖幽厲失道而禮樂征伐猶出於天子  
諸侯猶不敢肆。春秋將何施焉。其中也平王東遷  
而周不競諸侯國自爲政。陵夷至隱之世習以成  
俗矣。然而文武成康之德在人心未忘也。故齊晉  
相繼而起秉大義以尊周室。合盟征伐以王命爲  
首。世雖無王法猶在也。故夫子作春秋以繩之。及  
其終也定哀以來齊晉既衰政出於大夫繼之以  
吳越橫行中國天下靡然日入於戰國。是以春秋  
終焉。由此觀之春秋作於五伯之始止於戰國之  
初。隱哀適其時耳。

右先儒論春秋之大指也。朱文公嘗謂十二公  
各不同。隱桓時王室新遷號令不行天下皆無  
所主。莊僖時伯政自諸侯出天下始有統一。宣  
公時楚莊盛強夷狄主盟。成公時晉悼公出楚  
始退聽繼而吳楚又入爭。伯定哀時政自大夫  
出。終春秋之世無如之何。愚按此言十二公之



時世變也若十二公之交於世者隱公初與宋伐鄭後因齊之求反受鄭賂而伐宋此反覆以搏諸侯之始也桓公成宋督之弑亂助鄭突之篡奪又不自量六求宋以平鄭宋卒不許復轉而仇宋其所交於當世者顛倒滋甚矣莊公忘父事讎以求昏於齊致哀姜復踵文姜之惡身死國亂二十殲焉固無足道閔公八歲而為慶父所立再歲而為慶父所弑真可閔而無可議者也僖公遭值齊相晉文之霸會盟征伐一惟霸主是從文公昏怠凡霸主之會鄰國之好皆委之大夫齊於是始衰宣公以公孫遂賂齊立己之私恩終身事齊絕不與諸侯交成公以行父有歸父謀去三桓之私怨大舉伐齊盡反前人之事齊者以事晉襄公困於齊與邾莒之師晉悼公為之伐齊執邾莒晉平公與楚弭兵魯又兩事晉楚昭公伐季氏不克如齊如晉皆莫之救卒死乾侯定公用孔子會夾谷用子路墮三都盟伐皆親之若強人意惜其事之不克終哀公時楚衰吳強魯又始改事吳凡十二公之交於世者如此而其強弱始終之變亦可考焉



宋本黃氏日鈔

第六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心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十四

讀禮記一

吳郡衛湜集禮記解自鄭康成而下得一百四十六家惟方氏馬氏陸氏有全書其餘僅解篇章凡講義論說嘗及之者皆取之以足其數其書浩瀚惟嚴陵郡有官本岳公珂有集亦然皆未易徧觀天台賈蒙繼之始選取二十六家視衛岳為要而其采取亦互有不同其書又惟儀真郡學有錄本世罕得其傳今因并合各家所集而類抄之昔呂氏讀詩記簡要而文為姓氏禮記所隔高氏春秋集注文成一家而不知元注之姓氏為誰禮記僭竊參用其法使諸家注文為一而各出姓氏於下方間亦節錄或附己意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不過老眼便於觀省後生志學之士自當求之各家全書云

曲禮上第一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曲禮禮之細也所謂曲禮三千者也毋禁止辭主一之謂敬儼矜莊貌人之坐思貌必儼然安定審也哉歎美辭。毋不敬正其心也儼若思正其貌也



士禮



也安定辭正其言也安民哉正己而物正也毋不敬總言主宰與儼若思敬之貌安定辭敬之言安

民哉敬之效右本呂氏及晦庵說

教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教音洛

矜己凌物為教逐物縱己為欲志指其虛大而言

樂指其逸樂而言四者教尤凶德。教不可長欲

消而絕之也欲不可從欲窒而止之也志不可滿

欲損而抑之也樂不可極欲約而歸於禮也四者

皆克己之事克己始能復禮右本馬氏及戴氏說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

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

近而習之曰狎心服曰畏積謂蓄積散謂賙救安

安謂己今安此之安遷謂圖後有患則不敢安今

之安。狎而敬之則交可久畏而愛之則情可親

愛憎私情也善惡公義也不以一己之愛憎易天

下之善惡故是是非非兩不相奪積而能散者以

財發身安安而能遷者義之與比舊說謂君子之

於賢者如此晦庵謂此正主賢者而言六句皆蒙

賢者二字為文言唯賢者能之耳舊註非是

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很毋求勝分毋求多疑事



母質直而勿有

難乃且反分扶問反

（很忿爭分所分之物初與人共者質謂臆決而果言之直謂理在我母禁詞勿戒詞。母苟得見得思義也母苟免見危授命也母求勝懲忿母求多平施疑事母質缺疑也直而勿有者理雖在我一有持直之心是亦好已勝故戒之也

右本論語及胡氏說而補其餘

若夫坐如尸立如齊禮從宜使從俗

若夫發語辭尸謂祭祀之尸齊謂祭前之齊宜謂酌時之中以義起使謂使於他邦俗謂風俗不同。坐如尸立如齊盡其敬也禮從宜使從俗適其時也古之君子律己甚嚴而酬酢萬物不為虜異

之行

右集呂氏戴氏說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葉氏曰親疏位也嫌疑情也同異事也是非理也陳氏曰兩物相似為疑以此兼彼為嫌。禮主乎辨參差而不齊疑似而難明可否而莫之定者皆

取證於禮禮者理也

右集戴氏費氏說

禮不妄說人不辭費柴踰節不侵侮不好狎

說音

（妄說謂佞媚辭費如躁人之辭多節謂理之則不可過侵陵也徇慢也狎親褻也。不妄說人說之



以道不辭費辭達而已所以養其正大簡易不踰節不狎侮於人所以致其謹審莊敬

右本毛氏葉氏應氏說

脩身踐言謂之善行行脩言道禮之質也

踐履也言道言合於道質猶本也。言無不善身未必能行能脩身以踐其言則善行矣行脩而言合乎道言行相顧是為禮之質苟徒禮文外焉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取字

取於人謂就師求道取人謂屈人從己。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主學者言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主教者言學者當屈己從人教者不當枉己就人

右本

呂氏

讀禮記

四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成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官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治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撝節退讓以明禮。

成謂節文以成之官謂學為仕學謂學道藝求福曰禱求得曰祠撝有自抑之意。此七者皆有待於禮恭敬明禮之實撝節明禮之文退讓明禮之用七者之禮必備此三者然後可明

右呂氏說



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

此章言人而無禮與禽獸無異所以甚言禮之不可無也聚麀父子之配無別補

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禮去

此章言世非太古人之交際不可無禮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夫禮

禮記

禮記

五

吳老

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貴乎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此章言有禮者能自立而以自卑為本負販者必有尊古者班白不負戴於道路老者先而少者後老者輕而壯者重是負販者必有尊也况富貴之人乎

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



幼學陸農師點幼字爲讀幼言時學言事也其餘  
弱壯強艾耆期字倣此艾髮蒼白色如艾也耆稽  
久之稱稽久而將入于老也指使指事使人也耄  
昏忘悼憐愛期者人生以百年爲期願養也晦庵  
曰期當音居宜反與替字同周匝之義也。此章  
備舉自幼至老每十年一變之節每十年必異其  
名至其時必異其事自始至終未沒之前皆行道  
之日壯者服其勞老者安其逸未用者無躁進之  
心當退者無不知足之戒耄者敬而安之悼者矜  
而懷之孝弟之風形天下

三卷之二

禮記

右呂氏方氏  
毛氏戴氏說

六

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  
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越  
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

致事老而致其職事還於君几坐所憑杖行所扶  
安車坐乘小車越國而問謂有事越在他國他國  
問之也制法度。此專爲在官者言人君優老尚  
以不許其謝事以几杖婦人安車安養其氣體在  
國及出皆得用之

本鄭氏  
孔氏說

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  
禮也

長丁  
文反



從就操執持。長者處未必無几杖，操以從之，敬之至也。少當問長，今長者反問之不辭讓而對，則非禮。曾子曰：參不敏，辭讓也。右呂氏說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

爭

禮記

醜，衆也，夷猶，儕也。人子事親之禮，冬則溫之以禦其寒，夏則清之以辟其暑，昏則定之以奠其居，晨則省之以問其安，此心常存，雖在醜夷，所以不爭。蓋貴賤相臨，則有畏懼等夷，最易起爭而爭者，危父母之事，惟孝子頃刻不敢忘親，雖易爭之地

亦不爭也

本方氏呂氏注

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

三賜鄭氏按周禮一命受爵，再命受服，三命受車馬，石林謂君賜無不受之理，此蓋爲父之未爲大夫者，不受車馬，不敢受大夫之位也。叔孫婁叔孫豹之子也，豹已死，其四從兄季平子未三命而婁先之，叔仲子曰：婁三命踰父兄，非禮也。晦庵謂叔



孫豹王賜之路豹以上卿無路而不敢乘疑此不  
及車馬亦受之而不敢用耳。不敢受重賜者  
心也而五者備有焉五者之稱不同各以其所見  
言之也州閭鄉黨見其敬親故稱孝兄弟親戚尤  
切近見其愛故稱慈僚友與同處見其氣象和順  
故稱弟執文與同心知其孝心之本原故稱仁交  
游泛交故見其信父執者父之同心見之進退問  
答不敢專焉況於父乎廣孝也右品  
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  
業相言不稱老

爲人親者無一念而忘其子故有倚門倚閭之望  
爲人子者無一念而忘其親故有出告反面之禮  
有常有業緣親之意欲知之不敢自老恐傷親心

也

用戴氏  
詳補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  
則有隨之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長以倍與吾父之年相若所以父事長十年與吾  
兄之年相若所以兄事有隨者與之行而差退不  
敢與先生並行也出不可與並行居可與同席乎  
故羣居五人必推其長者異席以敬之古者地敷



橫席容四人。若五人會則推長者異席。

張氏馬氏孔氏

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食饗不為饗。祭祀不為尸。

奧室之西南隅。饗量也。裁食饗之饌具。尸祭祀代神居尊位。奧中席皆尊者所居。中道中門皆尊者所由。為饗為尸皆尊者之事。人子皆不敢當。蓋無往不寓敬親之意。

邵氏應天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視聽於無聲。形常若親之有教。使然。專心致志也。登高臨深危道也。苟訾苟笑辱道也。孝子常以父

禮記

九

母為心故每事謹戒如此。

本鄭氏孔氏

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

服事於闇冥之中。為卒有非常。許友以死。雖父母在亦不可。蓋記禮者漢人雜取後世豪俠之言。人子膚髮以上皆親之有。豈敢私其財。取鄭氏呂氏說。氏而補其餘。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

采

純諸允反

純緣也。孤子謂年未三十。雖除喪。不忘哀。

鄭氏

幼子常視母誑。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傾聽。



視今之示字常視無誑自幼習之正也童子體熱不宜着裘又應給役不便着裳故惟緇布襦袴未成人故服亦未備也立必正嚮一方不傾聽左右習之正其容也鄭氏孔氏呂氏

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咄而詔之則掩口而對秦芳勇反辟咄亦反明知志又

鄭曰負謂置之於背劍謂挾之於旁辟咄詔之謂傾頭與語口旁曰咄呂曰負劍即佩劍或旁挾之如負劍然掩口避口氣就而攜之則捧其手近而詔之則掩口而對皆事長之禮馬氏

禮記

卷

十

禮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禮記先生齒長而有德之稱從之而不越路與人言一其敬也遭之而趨進拱立恐其有教令也與之言則對不與言則趨而退進退應答不敢專也馬氏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登城不指城上不呼

嚮長者所視敬長且備或有問也不指不呼為惑

人

本鄭氏戴氏說

將適舍求母固將上堂聲必揚戶外有二履言聞則



入言不聞則不入。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高視。瞻母  
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毋踐履。  
毋踏席。摳衣趨隅。必慎唯諾。音問在亦反。唯于矣反。

舍主人家固。固必之。固單下曰。獲聞聲聞于外。高  
關戶之木。一云門扇上環鈕。戴曰。入戶而高。墜則  
慢心實爲之。陸曰。奉高謂小啓之以兩手奉。口置  
高處也。踐踏。踏躡隅角也。唯應諾許也。適舍求  
母固隨主人有無。上堂聲必揚。警內言聞。入視必  
下。不干掩人之私。奉高敬也。亦開亦闔。不以後來  
變先闔而勿遂。止作闔勢。示不拒後入。後入者不  
得躡先入者。獲不踏席者。從下而升。摳提前裳趨  
席下角。慎唯諾者。不先舉。見問乃應。鄭氏孔氏  
又黃氏說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闌右。不踐闕。  
闌門極闕門限。臣統於君。故由闌右。不敢爲賓  
也。不踐闕。不敢履高也。孔子之於事君也。立不中

門行不履闕。鄭氏  
馬氏

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  
爲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  
而右。客入門而左。

爲席。敷席也。肅客。俯手以揖之也。及門而遂入。



及階而遜登交相辭遜退辟不皇於此乎可以觀禮矣

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

降等卑客也不敢亢禮故就主人階復就西階復

其正

鄭氏  
孔氏

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

鄭曰拾當為涉聲之誤也呂曰拾更也拾級者左右足更上也射者拾發投壺者拾投哭踊者拾踊

皆更為之也拾級聚足此等事但敬事自至如

此非着心安排先右先左以相鄉為敬也

橫渠及  
鄭氏說

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堂上接武堂下

布武室中不翔並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

帷幔也薄簾也行而張足曰趨武迹也文上武下

足在體下故曰武緩在冠下亦曰武接武謂迹相

躡行而張拱曰翔凡見尊者以趨為敬帷薄之

外不見尊者故不趨堂上迫近故不趨執玉虞失

跌故不趨接武者行速堂上不趨故接武布武者

行踈堂下必趨故布武室中不翔亦以迫也授立



不跪為煩其俯

本呂氏戴氏

凡為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

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

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

于偏反拘古反拘詳意反

除物之棄曰糞本作攬

袂袖也扱斂取也鄭氏讀

曰扱藍田呂氏曰扱謂

以箕扱於糞中以糞也讀如

口扱以相祭羊釧之扱謂箕扱於糞如扱扱於釧

也。加帚於箕得兩手捧箕謂初執往將糞時也

以袂擁帚之前且掃且迂使塵不及長者謂糞時

也以箕自向不以手穢鄉長者謂收糞時也皆恭

也。人有血氣未有安於事人者古之童子未冠為

長者役而安焉所以存其良心折其傲慢之氣然

後可與進德矣鄭氏孔氏

奉席如橋衡請席何鄉請社何趾席南鄉北鄉以西

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橋音向

橋古之井上桔槔胡氏應氏謂即橋梁而衡即橫

席坐席也社卧席也鄉面也趾足也上謂席端也

。奉席如橋之衡左昂右低請席請社順尊者所

安坐問鄉坐為陽面亦陽也卧問趾卧為陰足亦

陰也。席無常四方異鄉蓋堂室之面勢或不同

故隨時之設張亦不一所以酌地宜也凡坐隨陰

面禮上



陽坐在陽則貴左坐在陰則貴右南坐是陽其左  
在北坐是陰其右亦在西故南鄉北鄉皆以西  
為上東坐是陽其左在南西坐是陰其右亦在南  
故東鄉西鄉皆以南為上

本鄭氏孔氏及應氏說

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主人跪正席客跪  
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

國朝及

函容也文王世子云遠近間三席席三尺三寸三  
分之一則三席是一丈撫謂以手按止之再辭曰

固辭。席間函丈地寬足以揖遜回旋講授亦足  
以指畫惟飲食之客欲便於勸酬而促近耳主人

為客正席而客辭客徹主人所為客設之重席而

主人辭客坐主人乃坐賓主之相敬如此

合鄭氏孔氏應

氏說而謂其餘

主人不問客不先舉將即席容毋怍兩手摳衣去齊

尺衣毋撥足毋蹶

齊音咨禮半末及鄭居敬文

怍愧赧不安失之野也摳提挈齊謂裳下緝撥發

揚貌蹶行遽貌。客自外來主人宜先問客初就

席顏色宜莊將就席時以兩手挈裳使起令裳下

緝去地一尺恐衣長而躡履之也衣毋撥者收斂

不使旁有觸也足毋蹶者不匆遽使之躡也

本鄭氏孔



氏呂  
氏說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僂言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

盡津忍反僂仕  
暨反勦初交反

僂僂互不齊蓋雜之也勦擊取也則法也先生書策琴瑟或當己前跪坐而遷移之戒勿踰越虛坐必就其後之盡處欲其寬廣且不敢近前謙也食坐必就其前之盡處欲其親近且免濺汗席也坐毋動搖執守其顏長者言未及不得乘其未及而雜之惟正容而謹聽毋擊取其說毋雷同其說必法則古昔稱述先生勦說徇己雷同徇人惟古與稽可也

取孔氏應氏  
說而補其餘

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

諾者應之緩唯者應之速諾者許而未行唯恭於諾。終則對不敢錯亂尊者之言也請業請益則起尊師重道也父召先生召皆無諾事師如事父也唯而起聞召即往也

本鄭氏  
呂氏說

侍坐於所尊敬毋餘席見同等不起燭至起食至起上客起燭不見踐尊客之前不叱狗讓食不唾



禮記

跋趾也。母餘席必盡其所近尊者之端見同等不起無二尊也。燭至起未卜夜也。食至起為盛饌變也。上客起不敢專其席也。五者于客侍所尊而言也。燭不見跋將至跋而更示不厭倦也。不吐狗嫌若風去之也。不唾嫌有穢惡也。三者于主人侍客而言也。用鄭氏孔氏方氏說而補其餘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履視日蚤暮侍坐者請出矣。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也立

禮仕轉反漢音音著問音問

志疲則欠。體疲則伸。撰持也。間舊音間。呂氏謂間隙也。屏者退而自隱之謂。欠伸撰杖履瞻視庭影皆尊者倦而欲起故請出不敢勤君子也。問更端起而對因事有所變而起其敬也。人俟間而有復則屏以待不敢干其私也。鄭氏孔氏

母側聽。母噉應。母淫視。母怠荒。遊母倍。立母跋。坐母箕。寢母伏。斂髮。母髻。冠母免。勞母袒。暑母褰裳。也古

跋徒義反徒細反

噉聲高急也。淫視睇眄也。怠荒放散身體也。跋謂

此禮上



挈舉一足一足踞地箕謂舒展兩足狀如箕舌鬢  
髮也以纒韜之不使垂餘如髮也。母側聽頭容  
直母噉應聲容靜母淫視目容端母怠荒氣容肅  
遊母倨足容重立母跛立如齊坐母箕坐如尺斂  
髮母髻冠母免勞母袒暑母褰裳正其衣冠也人  
患徇其意之所安此於視聽游行坐立卧起衣冠  
之際而自克蓋禮者筋骸之束也。本呂氏  
游氏說  
侍坐於長者獲不上於堂解獲不敢當階就獲跪而  
舉之拜於側鄉長者而獲跪而遷獲俯而納獲

獲云解獲有繫也。就猶著也。解獲必拜於側取

黃九記

獲必隱辟納獲而鄉長者遷之必跪納之必俯則

獲之脫納皆有儀矣。陳氏

離坐離立。母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

兩相麗之謂離。三相成之謂參。併坐併立恐密  
有所論故戒往參。預當已行路則避之。不干人之  
私也。

男女不雜坐。不同梳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嫂叔。不通  
問。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女子  
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  
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陽羊支反。陽  
音嫁。木又作。



架極苦本反  
木又作闕

梳可以枷衣者。諸母謂父之諸妾有子者。稱門限也。纓女子許嫁繫纓以五采爲之。姑尊行姊妹同行女子子單行已嫁而反。不過是三等。故舉以爲言。女子子重言子者。鄭云別於男子。胡氏謂云女子已別於男子。重云子者。衍文也。愚意重云子者。豈又云女子之子乎。若然則姑也。姊妹也。女子也。女子之子也。通四世廣言之矣。凡皆遠別也。

父子不同席。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

禮記一

七

中

黨僚友以厚其別也。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取七性反

父子不同席。尊卑異行而前後各席也。男女有行媒至。召鄉黨僚友重婚姻也。取必問姓。妾不知姓則卜。重宗也。寡婦之子非卓有著見者。弗友。避嫌也。

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其羞。

羞進也。昏禮有嗣代之序。故不賀。作記者因俗之名稱賀。舍曰昏禮而謂之有客。各則所以羞者。佐其具之費。以待鄉黨僚友而已。非賀也。孔氏

呂氏



貧者不以貨財為禮。老者不以筋力為禮。

不責人之所不能備。不責人之所不能行。

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

為後之人難諱也。

男女異長。男子二十冠而字。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女

子許嫁笄而字。

異長亦示別也。字以尊名。男冠女笄皆成人而字。

惟君父之前則名。

凡進食之禮。左徹右。故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

炙處外。醢醬處內。葱涼處末。酒漿處右。以脯脩置者

左胸右末。禮則使反。象章夜反。以制反。解其俱反。

殺骨體也。敵切肉也。食飯屬也。外內。敵。敵之外內

也。深。蒸葱也。屈中曰胸。以中置處。置左以末。末處

置右。取右手便。壁食也。左有內外之設。皆便手

食。因以寓陰陽之義。骨是陽。故在左。肉是陰。故在

右。飯燥為陽。故在左。羹濕是陰。故居右。

客若降等。執食與辭。主人與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

延客祭。祭食祭所先進。敵之序。徧祭之。三飯。主人延

客食。馘然後辨。敵主人未辨。客不虛口。

祭祭先食也。食惟祭所先進。敵則以次第皆祭之。

禮記

十九



也。客敵已者先祭降等則主人延之祭也。三飯三食也。禮三餐而告飽。主人延客食。戢然後辨。殺也。辨，匝也。虛口。古謂食竟，蕩口使清潔，以水曰漱。以酒曰醕。醕，音訓。演廬陵胡氏謂主人食殺未徧，客不空口爾，非醕也。此據卑客食至則必興辭以祭，則不敢先舉，以戢則不敢先嘗，殺之徧不敢先飽。然客之謙惟恐先乎主人，主人之厚於客惟恐有所不足。雍容揖遜，愛敬有餘，孰得而少之哉。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

凡稱侍者少賤之於其長，毋敢視賓客親饋之則

拜

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毋搏飯，毋放飯，毋流歎，毋咤

食，毋齧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毋揚飯，飯

黍，毋以箸，毋噉羹，毋絮羹，毋刺齒，毋飲醢，客絮羹，主

人辭不能亨，客歎醢，主人辭以窶，濡肉齒決，乾肉不

齒決，毋嘍炙。

澤手，援莎也。禮飯以手，共飯而摩手，人將惡之也。

放飯謂去其黏手餘飯，拂放本器中也。流歎謂開

禮上



口大歆汁入口如水流貪肆而無容也。咤食謂嫌薄之。以口舌作聲也。齧骨謂有聲且似嫌其食之無肉也。反魚肉謂已歷口。反還器中人所穢也。投骨謂其賤飲食以人食而食獸也。固獲謂與人共食專固而必得之也。揚飯不待冷而揚去熱氣貪快也。飯忝當以匕箸非所當用也。噉不嚼菜而歡吞之欲速而多又有聲也。絮猶調謂就食器調足鹽梅。呂氏謂讀如漂絮之絮玩之而不食必調飪失節故主人辭不能享也。刺齒取齒間之餘也。醢味厚非可歡而歡之故主人辭以宴宴貧也。言貧而不能備厚味也。濡肉濕軟可齒決乾肉腊屬齒決則費力而失容也。噉謂一舉嚙炙肉濡當齊之反于俎若噉則為貪食甚也。凡與人共者必先人而後己厚人而薄己則不爭矣。否則貪也。犯人之所惡也。薄主人之飲食也。聲容之不敬也。終食之間而小人之情狀畢見。故君子於醢酒豆肉之間未嘗不致謙而養廉。

集呂氏說

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主人興辭於客。然

後客坐。

陸子論反相息亮反謂將方反

卒食食已也。齊醬道通名。相者主人贊饌之人興



辭不聽其親徹

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釀少者不敢飲。釀子

尊所謂陳尊之所飲。盡爵曰釀。古之飲酒少者無不及。故此侍飲者亦長者親酌授之。然必長者卒

爵然後飲。呂氏

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

此明凡受賜禮所謂不敢辭者義所可受不敢以辭之也。禮有一辭再辭各稱其事。孔氏

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御食於君所君賜餘

器之漑者不寫其餘皆寫

御食侍御也。漑者謂陶梓之器寫謂傾於別器。

懷核嫌於棄尊者物也。器之不可漑者傳已器中乃食之。重汗君之器也。其可漑滌者就器食訖滌

以還君。鄭氏孔氏

餼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禮子

餼者食餘故不以祭。先雖妻子至果父與夫亦不

以祭之也。禮

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

御侍也。貳重殺膳也。侍食於長者而盛饌與同



及因彼有賓而與之偶坐懼妨尊容皆不敢辭蓋

本不爲己設也

用孔氏呂氏黃氏說

羹之有菜者用挾其無菜者不用挾

古協反

挾箸也。有菜謂鉶羹無菜謂大羹滂也直獸之

而已

鄭氏

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締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締

爲大夫累之士壹之庶人斲之

爲于偏反副音逼反  
斲古瓜反斲力果反

根沒反

副四折之既削又四折之而巾覆焉華中裂之不

四折累俛也謂去其皮不巾覆壹謂脫華處去其

壹而已斲以口此削瓜等級亦以辨上下也微之

不敢忽所以爲大之必謹也

呂氏

父母有疾冠者不擲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

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

復故

食肉多則變味齒本曰矧大笑則見。孝子之事

親也病則致其憂不擲不翔憂不爲容也不惰憂

而知謹也不御憂不在樂也不變味變貌憂不在

飲食也不矧不詈憂常在心而動有節也疾止則

憂散皆如故矣

周鄭氏說



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

側席坐不安也。專席不與人共坐也。  
呂氏

水潦降不獻。魚鼈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獻車馬者執策。綏獻甲者執冑。獻杖者執末。獻民虜者執右袂。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獻熟食者操醬齊。獻田宅者操耒耜。  
音六反 音七刀反 音亮 音子 音反

佛矣也。爲小竹籠以冒之。使啄不害人。畜養也。畜鳥馴故勿佛。執與操皆謂手所舉以告策。馬杖綏登車之繩。車馬不上於堂。策綏易呈呈之則知有車馬也。甲鎧也。名甲者言如龜鼈之有甲也。冑兜

禮記

卷

第

蓋也。甲大冑小。小者易舉。故執以呈杖之末者。地有釜汙。故自執之。且便於受獻者之執。民虜謂征伐所獲。右袂右邊袖也。左手操其右袂。右手以防其異心。粟稻粱之屬。米爲米者。右契契合同之物。以右爲上。左契無用。所以老子云。執左契以涖天下。故獻人以右契。量斗斛之數。量鼓器名。容十二斛。米可即食爲急。故獻者執量粟。可久儲爲緩。故獻者執契。誓與齊。所以食書致謂圖書於板。丈尺委曲書之。而致於尊者。獻田宅者然也。水潦降魚鼈。易得不必獻。則獻魚鼈必視其時也。獻鳥者



佛其首畜者勿佛則獻鳥必視其性也獻車馬獻

甲獻粟獻米獻食獻田宅此六者皆不可手執則

執一物以舉其要也

集呂氏陳氏說

凡遣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右手執簫左手承

弣尊卑垂悅若主人拜則客還辟辟拜主人自受由

客之左亦反辟拜之辭音避

適于貴反音撫還辟之辭扶

敵體相贈曰遺弓張之時嚮內筋在上弓身曲嚮

下弛之時反張嚮外筋在曲內角在曲外弓身亦

曲嚮下弓有弛張遣人者皆令其下曲隤然順簫

弓頭頭稍刻差邪似簫故謂簫又謂鞘簫鞘聲相

近右執簫客覆右手執弓下頭也弣弓把把音霸

以左手承中央之把使受者便於執也悅佩巾垂

悅至地授受之儀尊卑皆稍罄折故皆垂悅也還

辟猶逡巡退卻也辟拜不答執弓不得拜也受由

客之左尚右以尊賓也按下承弣下就客所承之

弣敬受之也鄉並客然後受敵體相遺皆南鄉也

○射以觀德故弓之授受必謹為禮者親其勞而

不以勞施於人躬其辱而不以辱及於人受賤受

惡而以貴者善者委於人以不安者自與而以安



者與人惟其如此則可事上事長事君親事師交  
可以羣居可以行世鄒氏

進劍者左首進戈者前其鑄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  
鑲進几杖者拂之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  
之執禽者左首飾羔鴈者以纘受珠玉者以掬受弓  
劍者以袂飲玉爵者弗揮凡以弓劍苞苴篋筥問人  
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在因反其對反

進者以物供尊上之用效者呈見於尊上之前而  
非進也問者問安否因有物遺之以表其意首謂  
劍鑲客在右主人在左劍以首為尊以尊處進之

也也鉤矛戟也刃當頭而利故不以向人鑄在剛

而鈍嚮人為敬矛如鋌而三廉戟兩邊皆安橫刃

鐵矛戟柄尾以平嚮人敬也銳底曰鑄平底曰鐵

拂者去其塵馬羊多力人右手亦有力故用右手

牽制之犬吠噬故左牽而右手防禦之犬曰犬未

成毫為狗禽首陽也故左其首謂橫捧之主人在

左而以鳥首授之飾覆也纘畫也畫布為雲氣以

覆羔鴈為飾掬手中受珠玉以掬恐墜落也受弓

劍者不露首取之承以衣袂玉爵玉杯也揮振去

餘酒弗揮為其寶而脆苞以草苞裹魚肉首以草



藉器而貯物。簠盛食。簋盛衣。裳皆竹器。使受命而往。將操以遺人。先習其威儀。進退如使之容。進兵者後其刃。敬也。效物者細別其宜。一物必有一宜也。自飾羔鴈。至飲玉爵。又叙其飾物之文也。終而總之曰。凡以弓劍苞苴。簠簋間人。舉其凡以該

上文所列之目也。

集呂氏應氏說

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于門外。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

受君命而不宿於家。主將君命者而言。君言至而

請禮記

二十七

拜受。拜送。主被君命者而言。使人於君所而拜送。拜受。主臣下使人於君所者而言。三者不同而敬君命之心一也。補

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多能而守之以謙。篤行而繼之以勤。君子之成德如此。故能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其交。反已常若不足。則與人常能有餘也。補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爲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



以爲尸者則自下之尸必式乘必以几齊者不樂不

弔

乘繩  
繩反

禮曰述舊禮語也此言作記者釋舊禮之言也王  
父祖也尸祭時代神者也神主之位東向尸在神  
主之北下下車也式車中俯首處也車箱長四尺  
四寸而三分之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牀三尺三  
寸謂之式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較較去  
車牀五尺五寸乘車者立則憑較有所敬則俯而  
憑式几者所憑以養安尸之乘車則用之齊者祭  
之前散齋七日致齋三日齊一其心以交神明也

讀九說一

卷八

○孫與祖同昭穆昭與穆間一世祖昭則孫亦昭  
祖穆則孫亦穆故孫爲祖之尸孫幼亦抱之爲尸  
尸在車則君與大夫士皆下之尸在車以式爲敬  
几爲安齊者不樂不弔不以憂樂動其齊之志也

本孔氏  
呂氏說

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  
不當門隧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  
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左  
十不致毀  
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

物良反  
勝音外  
喪七雷反

世禮上



形謂毀瘠而骨見隧道也致極也。不形不毀毀不滅性也。升降出入常若親存。沐浴飲酒食肉皆以權制否而不勝喪則比於不慈不孝矣。不致毀以下皆所以養老人。人五十始衰也。集鄭氏呂氏生與來日死與往日。註補其餘

與猶數也。一曰許也。猶期也。生與來日三日成服以死之來日為始。生者之事也。死與往日如三日而殯以死之日為始。死者之事也。孔氏

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

人恩各施其所知也。鄭

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

惡口惠而實不至也。氏王

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

非所以惠人之道也。呂

適墓不登壟。助葬必執紼。臨喪不笑。揖人必正。埋其位。望柩不歌。入臨不翔。當食不歎。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適墓不歌。哭日不歌。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臨樂不歎。祭冢



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離音弗，力鳩）

反宿息亮，反靡音避。

（龍）家緘引棺索，相送杵聲，亦甲。雜記吉凶舉動

威儀之事，各有攸當。（鄭氏）

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

（撫猶據也）乘車而俯，馮式者，示敬也。（下）下車也。

下車之敬，重於馮式，所敬通降一等。（用呂氏說）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側。

（庶人愚且賤，不可以待君子之事，責之。大夫賢且貴，不可以待小人之法，辱之。故制禮自士始而大

夫有罪，則議以八法，刑人而在君側，輕身之道也。

呂氏

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德車結旌。

建戈刃曰兵車，取威猛曰武車，皆謂革路德車，謂

玉路金路象路木路旌車上旗，旒綏垂舒之，結收

斂之。○兵車不式，猶介冑不拜，尚威也。發揚者武

之事故，旌之垂曳象之斂藏者，德之事故，旌之收

結象之。（游氏）

史載筆，士載言，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

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鳶，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



獸則載貔貅

史國史筆書具士史之有司有司藏書故載言以備討論師行宜警衛人衆難傳道前有變異則爲物色旌旗之上舉類示之使爲之戒載謂建之於

車

孔氏呂氏方氏

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行也朱雀玄武青龍白虎四方宿名以是四

物畫之于旗立于軍之左右前後以象夫體之周旋招搖北斗第七星指四方之宿不差者軍中舉

之以指正四方旗本並作七星而獨云招搖者舉

指者爲主也急繕其怒者作而致其怒進止有法

部分不亂

孔氏呂氏

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

同國

不反兵謂常執殺之備不待反家取兵此論親踈

復讎之法謂無故而殺人者君誅之君誅之不得

則子報之子報之不得則兄弟報之兄弟報之不

得交游報之報兄弟之讎則殺於父報交遊之讎

又殺於兄弟各稱其情義也

游氏呂氏





宋本黃氏日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十五

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

壘軍壁。此明食其祿所宜任其事。

礼

臨祭不惰。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龜筮敝則

祭主敬。故不惰。祭器祭服以其嘗用於鬼神不敢

棄。用故埋焚之。祭服人所御。故焚器。惟鬼神所用

故埋。祭於公者。助君祭。自徹俎者。不敢勤君之職

事。張氏

卒哭乃諱。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

禮記

廿二

文

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

諱辟也。卒哭乃諱。敬鬼神之名也。嫌名聲相近。

死而不諱。則安忍而忘親。二名而均諱。則易犯而

難避。卒哭而諱。所以盡愛敬之心。不諱嫌。不偏諱

所以適言語之便。父之所諱。子亦諱。故逮事父

母則諱。王父母。本陳氏

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

廟中不諱。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

出門。大功小功不諱。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

而問諱。禮音





質猶對也。無私諱有公諱尊歸於君也。詩書臨文不諱為其大。事正也。廟中有事於高祖則不諱曾祖。呂氏謂君前臣名。父前子名也。婦諱不出門。故夫人之諱雖對君之前亦不諱也。大功小功之親不諱。恩殺也。問禁問俗問諱皆為敬主人也。

氏呂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

外事郊外之事。內事郊內之事。剛日甲丙戊庚壬陽日也。柔日乙丁己辛癸陰日也。卜用龜。筮用蓍。

讀禮記一

卅二

吳

吉事入情之所欲。故先近日。喪事入事之所不忍。

故先遠日。

集孔氏馬氏

曰為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龜為卜。筮為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

之。禮古作善今如字

曰為日而下命龜筮辭假因也。爾指著龜也。泰大中之大也。褒美龜筮為泰也。有常言吉凶不僭也。不過三不敢瀆鬼神也。不相襲不敢疑鬼神也。猶



與皆獸名。二獸進退多疑，人之多疑者似之，故謂之猶與。弗非無非之者，日而行事則必踐之者，卜

日而行事則必踐用其日。

集鄭氏陳氏呂氏說

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軫，效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左右攘辟，車驅而騶。至于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閭溝渠必步。

丁反亦反  
亦反

御車者，執策立馬前，監駕事，省視也。軫，轆頭，轆也。效，白於君也。貳，綏者，僕登車授綏，有二正

讀禮記

卅甲

綏，君所執以登車。貳，綏則御與車右所執以登車也。跪乘者，僕試車時，君未出，未敢依常而立，故跪也。執策分轡者，御者六轡在手，今以一手執馬杖，以三轡置空手中，以三轡置杖手中也。驅之五步，調試之也。并轡授綏者，并六轡置一手中，以一手取正綏授君，使登車也。左右攘辟，君登車而使左右從者避之也。車驅而騶者，君已登車而行，左右疾趨從之也。至大門而君撫止御者，令車右登車。車右勇力之士，立車之右，以衛君，備非常者也。門閭必步，防衝突溝渠必步，防傾仆步者，古謂車右



至此下車而步。新安王氏謂馬緩行爲步。僕御君車，其節有五：將駕車，執策立馬前，一也。已駕，徒軫效駕，二也。先上車，執策分轡驅之，五步三也。君出就車，并轡授綬，四也。車至大門，君撫僕手，顧命車右就車，五也。昭

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綬。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禮記

僕人爲人御車也。故授登車者以綬，然必御者降等，乃受。若敵體，則主人宜謙而不敢受其綬。又御者雖降等，亦必撫其手，少止之，示若不敢受，以示

禮記

卷五

禮記

未

謙。若敵體，不受而御者必以授，則當卻手從御者手下自拘取之，示終不敢受也。禮記

客車不入大門，婦人不立乘，犬馬不上於堂。

大門，最外之正門。客車不入大門，敬主人也。婦

人不立乘，從安也。犬馬不上於堂，賤畜也。昭

故君子式黃髮，下鄉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

式，黃髮敬老也。下鄉位，尊賢也。入國不馳，馳則人不得而辭也。入里必式，先人之居在焉也。禮記

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

奉君命而召，雖所召者賤，使者當親御之。禮記



介者不拜。為其拜而變拜。則反

變猶言有所枝拄謂着甲而拜不利屈伸也

祥車曠左。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

祥車葬之乘車曠左。空神位也。乘君之車者王者

五輅君乘其一。餘四輅皆臣下乘之。不敢曠左。君

存惡空其位也。左必式不敢安君之位也。集孔氏呂氏馬氏說

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

手而俯。

進左後右使形微相背。遠嫌也。進右後左以相嚮

而俯以敬也。合鄭氏孔氏說

讀禮記一

卅七

國君不乘奇車。車上不廣效。不妄指。立視五雋。式視

馬尾。顏不過轂。國中以策。彗卹勿驅。塵不出軌。同反

音遂 音反

奇車奇邪不正之車。廣效高聲大效。驕矜效。馬彗

規也。車輪轉一周為彗。策彗策取竹帚帶葉者。晦

菴云疑謂策之彗。若今時鞭末韋帶其。今從其說

蓋未必國中別易一策之帶竹葉者也。卹勿搔摩

狀謂以策微近馬體不欲令疾。軌車轍也。○不廣

效為驕矜不妄指為感衆。立視五雋不至於逾遠

式視馬尾不至於偏下。顏不過轂不掩後人之私



驅車卽勿不使塵飛示國中以氣象間暇也

集孔氏方

氏而補其餘

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乘路馬

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綏。左必式。式路馬必中道。以

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

祿則皆反

齊牛祭牲也。路馬君之馬也。步路馬習之也。齒謂

量其年誅罰也。君敬宗廟。臣敬君。乘路馬步路

馬。敬蹙其芻誅齒其年誅預遠不敬

補

### 曲禮下第二

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

春芳勇反

奉者承以二手。提者挈以一手。奉必仰手當心。提

必屈臂當帶。

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

提之。

音

衡謂與心平。上衡則高於心。彌敬。綏之謂下於心。

提之又在綏之下。人愈貴則執其器愈恭。

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

行不舉足。車輪曳踵。立則整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

垂。主佩垂則臣佩委。

主器君之器也。尚左手以爲容。以右手在下方矣。



墜也。車輪曳踵不舉足而如車輪之曳地而行也。磬折身曲折如磬也。倚謂佩附於身。小俛則垂天俛則委於地。此明持奉手足之儀及授受時禮。臣常愈恭於君也。本鄭氏

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

左袒曰裼掩而不開曰襲。玉之用雖殊其有藉

則一禮言有藉則裼無藉則襲何也。玉有以纁為

藉有以束帛為藉纁藉所以飾之束帛藉所以將

之此說特施於束帛之藉裼者尚文與有藉相稱

襲者尚質與無藉相稱用馬氏說補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

相長妾

卿老上卿也。世婦謂兩媵次於夫人。貴於諸妾。世

臣父時老臣姪妻之兄女。娣妻之妹。皆從妻來為

妾者。家相助知家事者。長妾士有二妾。長妾當為

娣。臣妾之長者不名。別貴賤也。蓋以禮敬之。而

不敢慢呂氏

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予小子。大夫士之子不敢

自稱曰嗣子。某敢與世子同名

國君與大夫之子不敢稱予小子。避嗣天子之稱



也。大夫與士之子不敢稱嗣子，避嗣諸侯之稱也。

不與諸侯之世子同名，避僭倣也。合王氏呂氏鄭氏

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

射，男子之事，言者人人能之，偶不能則以疾辭，不

敢以不能辭，負薪賤者事，士云者謙辭，言疾而憂

無力負薪。川呂氏范氏補

待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

顧望，坐中不敢率爾先對。孔氏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

皆如其國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

禮記

卷九

吳儀

因其俗之故常而行禮，則不煩而易為力，所謂國

之故者，言其故之所自來，皆有祖述，特在乎謹修

其法而審行之，使不失其故爾。游氏

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

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

入無詔於國，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

有列於朝，謂已雖去國已久而君不絕其祖祀，復

立其後也。詔猶告，謂與卿大夫凶吉往來猶赴告

也。宗後，大宗之後，有事反告于宗後，不忘親也。興

謂起為卿大夫，若本國已無列，無詔亦必仕於新



國而後從新國之制厚之至也皆所以重其本也

用鄭氏  
孔氏說

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

**名**父所命已孤更之不忍也**謚**者列平生德行作

美號暴貴不為父謚者子事父無貴賤忽為父謚

似鄙父賤非所以敬親也合鄭氏孔氏呂氏說

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居喪

不言樂祭事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

各於其時鄭氏

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筴側龜於君前有誅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振**去塵也**端**正也**筴**有本末故曰**倒**龜有背面故

曰**側**皆謂庸省視之。臣不豫事皆宜誅責孔氏

龜筴几杖席蓋重素衿絺綌不入公門苞屨扱衽厭

冠不入公門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白表反扱初

洽反厭於涉反扱七雷反

**龜**筴嫌問國家吉凶几杖嫌自長老**席**所以坐**蓋**

所以禦日與雨皆燕安之具重素衣裳皆素衿單

也衿絺綌肉露見為不敬故不入公門**苞**屨也**扱**

上衽孝子未成服之飾**厭**猶伏也吉冠有纒有梁

而喪冠無之曰**厭**冠皆喪具也故不入公門言謂



條錄送死之物用方板書之曰書方按謂喪服凶

**器**謂棺也謂臣妾有死於官者不告於君則不以

入公門

公事不私議

**公事**公言補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凡家

造祭器為先犧賦為次養器為後無田祿者不設祭

器有田祿者先為祭服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

衣祭服為宮室不斬於立木詳尚反音

**家造**大夫始造家事也犧賦古注謂以稅出牲胡

國語禮記

四十一

氏謂總言牲爾竊意養犧牲所賦用之器具故總

於家造次於祭器歟粥賣也也五家也。言禮者必

以祭祀為先營宮室者必以宗廟為先造器者必

以祭器為先始有田祿者必以祭服為先此言富

貴首念祖先不粥祭器不衣祭服不斬立木此言

雖貧亦堅忍而不敢違祖先綱語氏

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

祭器於士

覲已復還禮

大夫士去國踰竟為壇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



徹緣鞮履素箠乘髦馬不蚤鬚不祭食不說人以無

罪婦人不當徇三月而復服悅縮反鬚都巧反箠音爪

鬚子反

鞮履無絢之菲絢求俱反絢之言拘用緇一寸屈

之着履為行戒也素箠以白狗皮為覆冬也髦馬

不鬚落也蚤讀為爪治手足爪也鬚剔治鬚髮也

○大夫士失位去國無祿以祭故以喪禮處之為

壇位而哭衣冠裳以素輿馬不飾食不祭內不御

心喪之禮也以己無罪而說於人則君有罪矣君

子不忍為辱之至也昭

禮記

四二

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君若

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禮

還辟逡巡也○嫌與君充賓主之禮鄭

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

主人則先拜主人

相見貴於相下相下貴於相先禮

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大夫見於國君國

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

人拜其辱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大夫

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男女相答拜也

禮記



非弔喪及見國君凡拜皆答又惟非其臣及男女則相答拜

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麇卵

**麇**鹿子。此明貴賤田獵不同皆禁盡物位愈卑者禁愈嚴春方字乳之時尤在所禁孔氏

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縣音

**膳**美食名盛食必祭周人重肺故先祭肺馳道如今御路除謂除治草萊也縣樂器鐘磬之屬縣之而擊者也梁加食也大夫食黍稷以梁為加。不

祭肺不殺也不食

而已也不除道為妨民

示簡省也祭不縣食不加梁雖飲酒而不用樂凡謂君大夫士皆為歲凶自貶損憂民也拾鄭說

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

**玉**謂佩縣謂樂故謂災患喪病。憂樂不相干鄭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后對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告君勞之則拜問其行拜而后對

私行謂以己事問其行謂道中無恙及所經過。



雖士有獻皆所以達臣子共養君親之誠必請必告猶子於親出必告反必面止言告者不必有獻

也君勞問必拜亦起敬也  
呂氏陳氏鄭氏

國君去其國止之曰柰何去社稷也大夫曰柰何去宗廟也士曰柰何去墳墓也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

士死制

衆謂軍帥制謂君教令所使為之。臣民各止其君使勿去忠厚之至也以社稷宗廟墳墓為言者皆指其所本也君之有社稷受命於天子大夫之衆士之制受命於君故皆以死守之也

禮記

四十五

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臨諸侯於鬼神曰天王某甫

**眡**古注致也呂氏曰眡於鬼神猶眡眡之相接然

言交際也方氏眡蓋田間道祭於眡謂之眡猶祭

於郊謂之郊蓋若巡守望秩山川也。君天下曰

天子言天無所不覆也朝見諸侯分人以職任人

以政任人以功曰予一人謙抑自卑猶言孤與寡

人也內事宗廟故云**孝**外事郊社故云**嗣**某為天

子名鬼神在諸侯竟內天子不親祀曰天王某甫



者有司不敢名君也

呂氏孔氏

崩曰天王崩復曰天子復矣告喪曰天子登假措之

廟立之主曰帝

假音

復始死時招魂辭遐遠也呂曰假至也猶詩謂來假莊子亦云登假於道先儒以假爲遐音恐未然也立主曰帝同之天神

鄭氏呂氏

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

適嗣於初喪未忍即受天王之稱生死皆名之曰

小子王

孔氏呂氏

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

禮記

四五

后後也廣後嗣也后以配天子夫扶也扶持於君也夫人視三公故名與諸侯之妃同婦服也服事君子也世婦視大夫故名與大夫妻同妻齊也進御有齊同之義也御妻視元士故名與士之妻同嬪婦人美稱九嬪於昏義視九卿位在世婦上此在世婦下者異代之制也妾接也得接見於君子也

孔氏呂氏

天子建天官先六犬曰犬宰犬宗犬史犬祝犬士犬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天子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



司貨典司六職。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五官致貢曰享。

此殷制也。殷人尚神。太宗以下皆事鬼神。奉天時之官。總謂之天官。天宰代天工者也。天宗掌事鬼神者也。太史掌正歲年者也。天祝所以接神。天士即周之司巫。所以降神。天卜主問龜。所以求神者也。又置地官以象地之五行。司徒之衆六鄉六遂也。司馬之衆六軍也。司空之衆百工也。司寇之衆士師司隸也。司士於周爲夏官之屬。此別出司士爲一官。以掌羣臣之版及卿大夫庶子之數。所統亦

禮記

卷四六

禮

衆也。而承之以六府六工。則變化養吾民者莫不備矣。六府典藏六者之入。六工飭六者之材。以爲器。貢功也。享獻也。歲終則司徒以下五官各致其功。以獻於王。故謂之享。然則六府六工皆屬於五官者也。用鄭氏曰。氏劉氏之說補。

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

伯長也。二伯爲內外官之長。雖主治諸侯而處於內。是職方。言二伯於是職。主當方之事。如周公



左召公右各主治其方也。二伯即唐虞之四岳。此云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者乃殷人之制。猶周官立三公三孤於六卿之上者也。擯者傳辭於天子之人。更者治事之稱。謙辭也。天子謂之伯父伯舅。尊辭也。老者年長之稱。亦謙辭也。公以爵稱。君以位稱。內外之辨也。用孔氏方氏呂氏而補其餘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

每一州之中天子選諸侯之賢者以爲之牧。牧養也。言能養一州之人實一州之長也。內之長五官

者統爲之長。外之長九州者各爲之長。稱曰叔父。

叔舅次於內之伯也。侯其本爵。君其臨本國之稱。

集鄭氏孔氏方氏之說

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於內自稱曰不穀。於外自稱曰王老。

此謂九州之外之長也。故雖疆域之大爵不過子。自稱不穀者謙辭。穀猶長也。不稱寡人辟中國諸侯也。自稱王老榮中國之命以鎮乎四夷也。鄭氏呂氏

劉氏

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



亦九州之外也。以其非長，故曰庶方。以其非大，故曰小侯。於外曰子者，稱之以爵。出外則伸，故也。自與其臣民言曰孤，孤者特立無德能之稱，謙辭也。

周方氏孔氏說葉氏以為附庸恐非恐附庸不自達於天子亦無子男之辭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

依於堂反見賢  
禮反堂珍呂反

依狀如屏風，以絳為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繡為斧文，亦曰斧依，依即宸也。宁者正門內兩塾間曰宁，於門外宁立以待諸侯之至，故曰宁宁即著也。當依而立，秋覲也。秋主犇斂，故入而當依，諸

禮記

卷八

文

侯一於北面，不布散也。當宁而立，春朝也。春主發散，故出而當宁。公侯分於東西，布散兩處也。公位尊，故立於西，以賓禮待也。侯位卑，立於東，臣統於君也。

孔氏陳氏方氏虞氏

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約信曰誓，牲曰盟。

禮記  
通反

郤謂竟上閑郤之地，會於此。以病主國之人也。遇不期而會，其禮略。會期而會，其禮詳。久無事

則聘，聘問也。誓約之淺，盟約之深，盟非治世事也。

凡皆諸侯交鄰之禮，似言春秋之世。

本孔氏呂氏方氏說



言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

臣君前之稱上其指國言下其指名言臣某侯某

如曰臣齊侯小白也寡人寡德之人謙辭用孔氏說

其在凶服曰適子孤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

事曰曾孫某侯某適音

適子明其嗣孤明在喪外事謂社稷山川曾孫謂

是父祖重孫孔氏

死曰薨復曰某甫復矣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謚曰

類

復曰某甫呼其字以招魂冀復生也既葬見天子

與請謚皆曰類以非朝聘之常故謂之類如祀天

而非郊者曰類于上帝之類故古注以類為象陳

說氏

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使於國

反史

老以年長稱比於家臣之長亦謙詞本呂

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蹇蹇蹇蹇人焦焦焦

禮反蹇七良反焦子妙反

穆穆雍容深厚貌濟濟修飾齊一貌蹇蹇翔舉舒

揚貌焦焦卑盡而不為容止之貌凡形容尊者



重且舒卑者輕且遽呂氏

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非也

妃配也諸侯以下通有配義故以妃字冠之后有君道夫人有為小君而人事之義孺言屬婦言服

妻言齊

方氏說

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子於父母則自名也

公侯貶於天子無后與嬪去上中降殺以兩自稱

讀禮記

卷五

於天子謂畿內諸侯之夫人助祭若時事見自稱於諸侯謂饗來朝之時小童若云未成人婢之言卑於父母自名似亦主婦人而言名自幼名父母所名故不敢有他稱用鄭氏呂氏說補

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於外曰子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

陪重也天子臣諸侯諸侯臣大夫故諸侯之大夫於天子曰陪臣某士之某國名也某士如云晉士起也外謂他國使者自稱曰某以其為陪臣之使故所稱如此孔氏陳氏呂氏方氏



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名  
滅同姓名

此春秋傳凡例之說而漢儒祖之於春秋經不盡

合補愚按趙鵬飛春秋僖公二十五年衛侯燬滅

邢解云春秋滅同姓者有矣未嘗名楚子虔蔡侯

殺之此非同姓何以反名春秋書名自有褒貶非

謂滅同姓也且書滅其惡自著而同姓非同姓後

世自辨不在書名而後知此傳授之誤而後世必

之曲禮遂曰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蓋小戴禮多

漢儒雜說其書出於三傳之後有援春秋三傳而

立文者如王制稱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

彼見吳楚之強春秋皆書子爾而北燕在北狄秦

本西戎何以書伯此附春秋以立文而不合者一

也曲禮稱諸侯失地名彼見穀伯綏來朝鄧侯吾

來朝傳曰失地之君也而邾伯來奔郟一來朝傳

亦曰失地之君何以不名此附三傳以立文而不

合者二也又稱天子不言出彼見天子居于狄泉

不書出而天王出居于鄭何以書出此附春秋以

立文而不合者三也又曰諸侯不生名彼見蔡侯

考父鄭伯寤生之類皆卒而稱名而衛侯朔鄭伯



突何以未死而書名此附春秋而不合者四也又  
曰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彼見傳釋言遇之說曰  
遇者不期也而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亦可謂未  
及期乎又曰相見於郟地曰會彼春秋之會無常  
地因曰郟地而會于齊于宋亦郟地乎况春秋會  
遇非治世之禮非周禮所謂因朝而會遇者也特  
侯度不謹時出以謀其私而豈可以春秋諸侯會  
遇為法哉此附春秋而不合者五也其他固不殫  
舉今衛燬滅邢而曲禮舉以為典訓又誤之大者  
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

禮記

卷五十二

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君臣義合不可則去父子天合不可逃號泣而隨

以冀改悟

鄭氏

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

三世不服其藥

慎疾也

疑人必於其倫

鄭氏

疑猶比倫猶類不以其類則疑

鄭氏

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問國君之  
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

曲禮下



稷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

若干數未定之辭。孔氏謂若如也。干求也。言事不定常如此求之也。方氏謂干猶數也。數其多少。故曰于方約其數。故曰若御射御之御。古註以為主其事。與謁典主請謁。○天子不可斥言。故言衣之長短。則知其年之長幼。國君以下皆言其能。凡皆謂幼小。新立遠人未知而有問者。設

本鄭氏曰孔氏

禮記

卷五

問

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

邑主反許六反

有宰謂有采邑之宰。食力謂食民之賦稅。○數地以對。山澤所出。蓋國君制賦有常。惟山澤所產無常。故數其所出以對。曰有宰。見其不親猥務。曰食力。見其不爭民利。曰祭器衣服不假。見其不侈於奉己而厚於奉先。士以車數。見命賜之厚。庶人數畜。見畜牧之勤。君子不苟於求富。問對之間。有深

意寓焉。

應氏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



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

四方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方祀各祀其方。五祀春祭戶。夏祭竈。季夏祭中。

雷秋祭門冬祭行。

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謹常祀而毋瀆禮。

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

反白

犧純毛。肥養於滌。索求得而用之。以肥則不必犧。

索取具而已。又不必肥。以羊豕者。或以羊或以豕。

鄭氏方氏說補。滌養牲官也。

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

所以嚴宗廟合族屬也。

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肥腍。

羊曰柔毛。雞曰翰音。大曰羹。獻。雉曰疏趾。兔曰明視。

脯曰尹祭。橐魚曰商祭。鮮魚曰脰祭。水曰清滌。酒曰

清酌。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

豐本。鹽曰鹹醢。玉曰嘉玉。幣曰量幣。

量音亮。

禮徒忽反。鬻反。頌反。



元頭也。武迹也。脂充貌也。翰音飛鳴也。羹獻者大牲其形聲不足言羹之而獻則大之肥也。䟽趾者雉肥則兩足䟽開也。明視者兔肥則目開而視明也。自牛至兔八物皆取其肥。尹祭者脯截截方正而用之。丑正也。商祭者乾魚。商度燥濕得中而用之。稟乾也。脰祭者鮮魚煮熟直陳之也。合言氣。其言馨。采言實。蔬言苗。大鹹曰醢。鼈者度量。禽獸之獻以脂肪為美。魚脂鮮稟以得宜為美。水與酒以清潔為美。黍稷稻粱以馨香明潔為美。韭以薑之盛為美。鹽以味之厚為美。玉以不瑕為美。幣以可制為美。祝辭皆舉其美而言。言於物不敢不

盡也。

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在牀曰尸。在棺曰柩。

崩者若天形墜下之名。薨者崩之餘聲。卒終也。全而歸之之義。不祿傷其不幸之辭。死之言漸精神。漸盡死本尊卑之所同。尊者嫌褻而異其名。至庶人窮矣。不可有異名而直曰死。尸陳也。柩窆也。

氏乳氏  
呂氏說

羽鳥曰降。四足曰漬。死寇曰兵。



降落也。鳥飛物死則降落。漬謂相染漬而死。兵者死於寇難之稱。

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

妣。夫曰皇辟。

辟亦反。

王父祖父也。王母祖母也。皇君也。尊之有君道者成也。言德行之成也。妣比於考。辟法夫者妻所取法也。

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壽考曰卒。短折

曰不祿。

折亦反。

嬪婦人有法度者之稱。蚤死曰短。中絕曰折。生

禮記

卷五

信

主親死主敬老而死則盡也。少而死不幸。

用陳氏補。

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國君綏視。大夫衡視。士

視五步。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姦。

音

袷交領也。綏視下於面上於袷。衡視平面。視以

下為柔。天子至尊。故臣視之。目不過袷。國君則上

於袷。大夫平視。士則可旁視。五步。凡視仰則敖。俯

則憂。傾則心不正。

鄭氏禮氏。

君命大夫與士肄。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

朝言朝。

禮以二反。



肄習也。言議也。官公家府。九府。庫武庫。朝朝廷。肄習所行之事各有其處。志無所分。政無不舉。

陳氏曰氏

朝言不及犬馬。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

朝者人臣早見君之稱。受朝之所必有廷。故謂之朝廷。固謂野。朝言惟在政。朝事惟敬。在君朝言無所不用禮。

大饗不問卜。不饒富。

大饗。冬至日祀天。夏至日祭地。日月素定。故不問

卜。掃地而祭。陶匏結席。故不饒富。

謂饗賓。客葉氏

謂饗明堂

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摯。匹童子委摯而退。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婦人之摯。椶棗脯脩棗栗。

摯至也。以物告至也。鬯釀黑黍為酒。芬芳調暢也。

圭者。玉有圭。有璧。圭銳以象天之用。璧圓以象天之體。諸侯惟公侯伯用圭。不言璧。該之也。纓。馬鞅

拾射。講矢。箭也。椶。白石。李。脯。曝肉。脩。肉。加薑。薑。乾之。天子無客禮。惟用鬯於鬼神。以告至。諸侯執



圭朝王及相朝聘以表至羔羊羣而不黨卿執之  
鴈飛翔有列大夫執之雉以死守士執之匹為鶩  
鶩不能飛騰庶人執之童子之摯束脩委而退不  
與成人為禮也野外軍中或纓或拾或矢隨所有  
婦人惟初嫁有摯以見舅姑摯榛取其循法度脯  
脩取其治已齊家棗栗取其夙夜在公而謹肅禮  
云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無相瀆  
也故貴至於邦君賤至於庶人以至婦人童子相  
見不依摯不足以為禮摯而不稱德不足以為義

鄭氏呂氏  
孔氏陳氏

禮記

卷八

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

備掃灑

婦悉報反  
禮所買反

姓之言生也天子皇后以下百二十人廣子姓也  
不敢以伉儷自期願備媵妾之數謙辭也於諸侯  
惟酒食是議於大夫願為箕帚妾愈降愈自卑備  
者備其乏也皆致女於人之辭鄭氏孔氏  
呂氏方氏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十四終





宋本黃氏日鈔

第十八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十五

讀禮記二

檀弓上第三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腓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

免音問舍音捨  
音如陸如字

免五世親之服以布廣一寸從項中而前交於額

上又卻向後繞於髻。居齊魯間語助子服伯子魯仲孫蔑之玄孫子服景伯。古者死他邦無親則朋友為之袒免。仲子舍嫡孫立庶子。檀弓譏其父兄不能正猶無親也。故為之服以示其親而問焉。伯子為其親隱故謂行古道。以武王微子為證。然文王立武王權也。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行殷禮也。

孔子曰立孫據周禮

用鄭氏馬氏說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要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





三年

優以尚反

隱謂不言其過犯謂犯顏而諫方猶所致喪盡其至也方喪比方於父也。於親致喪恩厚而服重也。於君方喪資於事父而敬同也。於師心喪如父喪而無服也。於養言左右則養無所不至矣。於勤言至死則勤無時或已矣。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事親幾諫事君直諫父師之養無方隨其所至君之養有方以事之者非一人不可侵官此則各稱其情而不同

本鄭氏陳氏方氏補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

武子魯公子季友之曾孫季孫夙許其大謂聽其葬階下許其細謂命之哭。季武子夷人家墓以爲宅及杜氏欲合葬則文過謂合葬非古我成寢之時以此冢墓不須合葬故平之以爲寢今合葬則許之許其葬矣亦許其哭

本鄭氏孔氏說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



從而汗。伋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子上名白。孔子曾孫子思名伋之子。汗猶下。禮為出母期。為父後者不服。孔子許伯魚喪出母。子思不許。子上喪出母。聖人則處情。子思則守禮。子思答門人之問。自諉於道。有隆汗不能及聖人。鄭氏

橫渠

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顙平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頌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頤音懇又音儼

稽顙頭觸地無容。拜而后稽顙，先致敬也。稽顙

而後拜，先致哀也。三年之喪，當先稽顙。用陳氏說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命，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胡氏反

土高曰墳。聚土曰封。先反脩虞祭也。孔子以不

常在鄉，慮久而還，不知葬處，故封之高四尺以記

偶雨而崩，故傷之而流涕。用孔氏說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衛出公輒之變。子路死之事。見左傳。哀公十五年有弔者而拜之。孔子爲之主也。聞子路醢而命覆醢。不忍食也。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宿草。陳根謂經年。生物既變。慕心可已。爲師心喪三年。爲朋友期也。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

悔焉耳矣。喪三年以爲極。士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

三日殯。三月葬。送終之具。無不備。盡喪三年而極。而死者之形。雖亡。生者之心。終其身弗忘。故忌日不樂。無一朝之患。謂毀不滅性。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慎也。蓋殯也。問於鄆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

鄭氏讀慎爲小。謂葬時引柩飾棺以柳。翣殯引以精。孔子父叔梁紇與顏氏女徵在野合而生孔子。



徵在恥焉不告以父之墓處孔子殯於衢如葬而引則用殯之引使人怪而問之以得其父之墓處愚按家語明載顏父擇潛而妻叔梁紇叔梁紇魯賢大夫豈有野合之事史明言禱於尼丘山生孔子豈有野合而禱神求子之事此篇亦明言問於聊曼父之母亦豈有外人反怪而問孔子之事况徵在不恥爲叔梁紇之妻反取言叔梁紇之墓豈人情乎竊意古者墓而不墳與山地俱平孔子少孤莫識其父墓之所在故母死先殯之問鄰母得墓所在而後合葬之陸農師以慎讀如字訓誠張

禮記卷二

五

橫渠亦謂其殯周密如葬皆得之矣鄭氏改慎爲引蓋惑於野史鄙說不知孔子決無飾僞爲鈞鉅之術以不言結人反揚父母之過也補

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喪冠不綏和去聲綏又作綏凡生反綏以聲相助綏冠纓所謂蟬有綏亦作綏。不相

不歌助哀不綏去飾鄭氏

有賈氏寃棺夏后氏聖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妻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其殯以夏后氏之聖周葬中殯下殯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殯子乘反槨音

丁丈

禮記卷二



火熟曰聖。聖周謂燒土治以周於棺，以木為椁。周於棺如城之有郭，牆柳衣也。牆以帷柩而周圍如牆，翼羽翳也。翼以飾棺而翼蔽如羽，蚤死者十六至十九為長殤，十二至十五為中殤，八歲至十一為下殤，七歲以下為無服之殤。易繫辭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有虞氏始用瓦棺，至夏后氏廼以聖周，般人尚梓，始以木為棺槨，周人又飾之以牆，置妻為美觀，蓋世愈久而禮愈備。長殤而下死者愈少，則禮愈殺。鄭氏孔氏馬氏方氏

禮記卷一

六

白。大事歛用日中，戎事乘駟，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歛用日出，戎事乘駟，牲用騂。力驗反，騂力知反，胡旦反，騂息營反。

天事謂喪，翰白色馬。三代所尚色不同，夏尚黑。

殷尚白，周尚赤，喪與戎祀皆大事，色各如之。用孔氏補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

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

達，布幕衛也。繆幕魯也。繆音咨，與消同音。

穆公魯哀公曾孫曾子名申，曾參之子，有聲曰：哭

無聲曰：泣。為母齊，為父斬，厚曰：饋。希曰：粥。幕，覆棺

繆，練也。父母之喪，貴賤不殊，所以自天子達若



布幕用布而已。綵幕則有旂以參之者。兼言晉衛欲其以文質自參酌而用之也。方氏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平。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共世子也。驪力知反。重直龍反。蓋音。蓋少詩召反。難乃旦反。共。

六音

讀禮記二

七

林

驪姬獻公所獲驪戎女。申生母蚤卒。驪姬嬖焉。重耳。申生異母弟。後立爲晉文公。狐突。申生之傅。舅犯之父。子少。謂驪姬之子奚齊。不出。謂狐突自伐。臯落氏反。後懼而稱疾。驪姬欲立其子奚齊。故譖世子申生。將殺之。重耳勸其自辨。又勸其行。皆不肯而縊。謚曰恭。謚法敬順事上曰恭。申生於親。可言而不言。懼傷公之心。於義可逃而不逃。謂天下豈有無父之國。以至忘其躬之不閱。而且卹其國之多難。可謂恭矣。然不免陷於不義。故未得



爲孝陳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履音莫已。夫音扶。

祥謂喪二十五月大祥。夫語助辭。朝祥莫歌。子路笑其太速。時人行三年喪者希。故孔子抑子路以善彼人。然恐學者致惑。待子路出後更以正禮言之。云所罕。月日又非多。但踰後月禫而後歌。即善惜其不少俟也。集鄭氏孔氏說。

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驚

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國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乘編證反。縣音玄。賁音奔。反。音甫。直類反。謀力執反。

乘丘之戰在魯莊公十年。縣下。皆氏右車右。勇力者爲之。此時公敗宋師。公非敗績。此云馬驚敗績者。止是馬驚敗。不預軍之勝負。釋文作馬驚敗無績字。佐車。乘公之貳車者。公馬驚敗。佐車授公以綏而別載之。末之。猶言微哉。賁御者卜國之無勇也。故御與車右皆赴敵而死。百囚馬之服裏肉也。



國人浴馬見流矢在白肉知馬中矢而驚非二人之罪誅其赴敵之功而謚之。敗績非二子之辜死敵實二子之勇豈以士之賤而廢其善之實莊公以義起而謚之非過後世因之不改則非故記其始氏方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皖大夫之篲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皖大夫之篲與曾子曰然斯孛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篲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此請敬易

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紀華版反音責

革紀力反

病謂疾困子春曾參弟子元申曾參之子華畫也

皖謂刮削節目使皖然好篲古謂床第橫渠謂必

簟席之類以其可易華而皖必陳之在上顯露也

呼虛憊吹氣聲革急也姑息苟容取安也。童子

以其非禮而發問事師以義也曾元見其疾革而

不忍易事父以恩也曾子必易篲而即沒雖死猶



勤於禮也。瞿然而呼者，意曾子聞童子之言而吹氣有嘆而然之之意。再曰：華而皖，大夫之簣歟。童子又言之以荅曾子，曾子即命曾元起易之也。

補

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

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

郭反

親始死，斗地號天，無所迫及。故曰：如有窮，既殯，尸

柩不可復見，豈其聲容之髣髴不可得，忽焉失之

矣。故如有求而弗得，殯猶在室，既葬於野，則遠矣。

入門弗見也。上堂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皇皇無

所依託，故如有望而弗至。暮年而練，慨然追想，再

拜而祥，廓然寥寞，允記孝子容節。

用馬氏補

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曾婦人之髻而

弔也。自敗於臺駘始也。

覆力俱反。陘音形。髻側瓜反。臺音榭。駘音臺。

邾婁邾子之國，復招死者，塼戰於升陘。曾僖二十

二年，鬻凶事去纒而露，紒纒所買反，用黑繒，鬚髮

廣幅長六尺，紒音註。敗於臺駘，魯襄四年，臺當爲

壺。春秋傳作狐貽。復本以衣，今戰死無衣，故復

以矢。弔本用衰，今家各有喪，故髻而弔。古者戰陣

以禮，殺有所止，殺人之多，自升陘臺駘始，不特記



禮之變也

用方氏補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髻曰：爾母從。從爾。爾母扈扈爾。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從音總。直亮反。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闕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之女。從從，高貌。扈扈，天貌。上爾，字汝也。下爾，字語助。蓋者，未定辭。笄，所以簪紒。或用櫛，或用榛。故稱蓋。長者度長短曰長。總者，束髮之布，垂爲飾。夫子以其兄之女而誨以髻之法。母太高廣，又誨以笄總之法。吉笄，尺二寸。齊衰之笄，一尺。斬衰之總，六寸。齊衰之總，八寸。皆以二寸爲差。

禮記卷一

卷一

卷一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禫大減反。比必利反。

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比及也。既禫，可作樂而寢於內。獻子禫祭設縣而不作樂，比可御內而不入寢。故夫子稱其加於人一等，所謂賢者過之也。孔本

氏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祥之日，鼓素琴。故孔子五日而彈琴不成聲，哀未忘也。徙月樂，故孔子十日而笙歌成者，哀已殺也。

用方氏



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

纓音句 組音祖

以絲爲屨之絢以組爲冠之纓服之吉者也有子服之於既祥失之早也

有子孔門高第疑或不然記者或得於傳聞故曰蓋焉

獻子過有子不及記者舉孔子於中以明祥禮之中制

方氏季氏

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

厭于甲反

畏懼而死厭於巖牆而死溺水而死三者皆非正

命故不弔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

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

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行道謂道路之人言除喪有期雖行道之人亦

弗忍除聖人設爲中制賢者當抑情而就之

用方氏補

大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

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

仁也

樂樂下樂字音 洛音首手又反

比及也丘狐窟穴也首以首向之也禮樂皆重

本五世反葬重本也故引禮樂爲證又引古人遺

言謂狐死亦正向丘窟而枕其首是亦不忘本而

古人舉此以明仁也

用孔氏說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奠。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音其）與音餘

伯魚，孔子之子，名鯉，除除其服。

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周公

蓋祔（音父）

（蒼梧，南越地）祔，合葬也。舜葬蒼梧，三妃未從，未

祔之葬也。謂祔葬自周公始。然舜卒於鳴條，蒼梧

時在要荒之外，事未必然。堯妻舜二女，三妃亦無

所考（用說）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

（爨室，妻之室，於此視饋爨。禮死，浴於適室，於爨

室則褻，蓋曾元之禮。

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

（業，學業。誦，口習。廢業，恐營思忘哀也。誦其已熟

者稍而可也。（孔氏說）

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

日其庶幾乎。

（申祥，子張之子。終，以道之克盡言死以形之漸

盡言。子張自幸其得終，庶幾君子之道，故以語其

子，亦猶曾子吾知免夫之意。平生學力於斯，見之



用黃氏馬氏說補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

人老及病飲食不離寢近置室裏閣上人始死以禮則未暇從其新以情則未忍易其舊故就以閣上所餘脯醢爲奠

合孔氏方氏說

曾子曰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

位以親疏叙列而哭委巷委曲之巷猶言陋巷也言思子游之子嫂叔無服娣姒小功故子思之哭嫂其妻倡踊而已隨之申祥哭妻之昆弟言思

說禮記

卷十四

卷十四

亦然言無服之喪猶且爲位以明小功之不爲位者非也然哭妻之昆弟禮以子爲主非以妻倡踊

合孔氏方氏馬氏說

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

縮音

縮從也衡橫也古尚質冠之吉凶相似而惟縮縫之同今尚文冠之吉凶相反而有衡縫之異言衡縫而繼以喪冠非古知衡縫之爲喪冠

方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



口者三日。叔而后能起。

曾子言已執喪以疾時人之不然。子思以曾子為難繼。故以禮抑之。孔子曰：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

傷生

鄭氏方氏

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

反外

小功五月服最輕者，日月已過始聞喪而追服曰

稅。遠兄弟謂相離遠者，小功日月不多，遠兄弟聞

喪常晚。小功不稅服最輕也。曾子篤厚，疑聞喪

晚而不追服，是小功終於無服為不可。按禮聞遠

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之，則免袒哭之成踊斯

為中制。然小功雖不必稅而稅之者，亦禮所不禁。

韓子嘗作小功不稅書，亦曾子之意，從厚也。

補氏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

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冉子見孔子使人未至，先代以束帛乘馬而行禮

以冉氏之物而欲將孔氏之誠，故孔子謂徒使我不

誠於伯高。夫禮所以副忠信也。

合孔氏方氏鄭氏說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



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䟽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讎

烏夫音扶爲爾之爲去聲耳

赴告也。夫主伯高言之也。由因也。廟祖父所在。兄弟父祖之遺體。故哭於廟。父之同志於廟門外。由父推之也。寢我所安。師成我者。故哭於寢朋友。於寢門外。由師推之也。所知者。泛交。故哭於野。子高親非兄弟。分非師友情。又不止於所知。原其由

禮記

卷十六

子貢而來見。故以義起而哭於子貢之家。使子貢爲之主。且教以爲爾而哭者。拜之。爲伯高而哭者。勿拜。異於喪之正主也。用方氏陳氏馬氏說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薑桂之桂之謂也。

滋謂香味。薑者草之滋。桂者木之滋。以爲薑桂之謂。記者釋曾子之言。居喪有疾。得食美味。慮其不勝喪也。  
孔氏方氏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平予之無罪也。



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  
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  
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  
爾罪三也。而曰女何無罪。非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  
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明之喪息浪反。女音汝。

與音餘。離音離。各反。

喪明之喪。失也。明目。青也。索。散也。洙。泗。魯二水名。

西河。龍門至華陰之地。道莫尊於師。恩莫隆於  
親。子夏退老。使民疑於夫子。是不尊於師而尊於  
己也。喪親。未有聞而志。女子喪其明。是不隆於親而

論語卷之七

隆於子也。曾子數子。言友三罪。稱其名。女其人。若父

師焉。曾子不以爲嫌。子夏安受其責。至於謝過服

罪。此所以爲友道之成也。血方氏

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  
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禘也。非疾也。不晝夜

居於內。齊例皆反。

大故。謂父母之喪。晝陽夜陰。陽動陰靜。故晝必

居外。夜必居內。惟居喪廬中。門之外。晝夜在外。惟

致禘。不接外物。與寢疾。晝夜居內。用孔氏說。

高子臯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



為難見賢

子臯孔子弟子名柴泣血言泣無聲涕如血出未

嘗見齒言不笑君子以為難言人不能然本鄭

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

服勤衰七霜反

衰喪服也物指布之稍麤若周書所謂朝服八十

物七十物當猶應也謂人服衰而心貌無哀戚之

實與衰服之物不相應邊偏也不邊坐有喪者專

席而坐大功雖輕亦不可着衰服而服勤勞之事

謂衰喪服也合鄭孔

禮記二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

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

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

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說他活反

許亮反

舊館人前日置館舍於己者驂車之駢馬在服馬

之旁者賻助喪用涕出淚脫驂之禮疑於重是

時客行無他物孔子欲副此涕淚之實遂行之鄭

馬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天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乎定

禮記上



以爲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論語十五

慕如嬰兒之慕，疑謂傍徨不進，哀親之在外不知神之來否，子貢意葬畢豈如速反虞祭以安神靈，夫子善其哀慕，虞祭雖遲不害，曰我未之能行，抑已以實彼之可法也。用孔氏，胡氏補。

顏淵之喪，饋禘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

饋遺也。禘，肉禘祭之肉。彈琴散哀。本鄭氏。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

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

左。

拱，以手尚右。以右手在上。喪尚右，右陰也。孔子

以姊之喪尚右，二三子亦如而效之，以孔子之言

而復正。同鄭氏，橫渠。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



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立也。殷人也。子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始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方反

負手曳杖反手卻後以曳其杖消搖消釋搖曳也。

曳杖消搖蓋既病閑適之德容放猶依也。疇發聲

也孰能宗子言無人尊己之道。註謂尊為人君失

之。孔子以三王之禮占己夢世漸文殯死之所

逾遠殷殯兩楹之間孔子教人夢坐奠兩楹既無

宗師其道知其將死而殯也。本黃氏胡氏方氏說

禮記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信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註謂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無服師之禮故疑所服。子貢以夫子施於門人者

還以報之。定為心喪三年。以鄭氏補

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飾棺牆置翬設披周也。設

崇殷也。綢練設旒。夏也。按義反

公西赤字子華志為書記其禮。牆障柩之柳衣。翬

以布衣木高二尺四寸廣三尺方兩角高白布畫

雲氣柄長五尺如扇置車旁披柩行夾引棺者凡



皆周之制。崇謂所建旌旗，刻繒爲崇牙之飾。此殷之制，綢練旌之杠，旌之旒，緇飾，廣充幅，長尋，曰旒。旌載於柩車。此夏之制，門人尊夫子兼用之。或云用三代大夫之禮耳。鄭氏孔氏胡氏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褚幕丹質，蟻結于四隅。殷士也。

公明儀子張弟子，褚覆棺似惺，蟻結畫文如蟻行。往來交錯。以丹質布爲褚，不牆不翼，畫褚之四角爲蟻結。此殷士葬之飾。子張學於孔子，倣殷禮。

鄭氏孔氏

禮記

北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衛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禮記之禮反音咸復色吏反復才淵反

苫草干，盾不反兵而鬪者，身常帶兵，魁猶首。父母之仇，常若居喪，誓不俱生，無所往，不執兵。昆弟之仇，衛君命則不鬪，從父昆弟之仇，則陪從其主人。情有重輕也。然意此亂世之事，記者傳聞之言。



欲知孔門言行當主論語用鄭氏方氏補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羣居則經。出則否。

經喪之首服。出謂適外。雖出外亦首經。門人於

孔子然也。若常禮惟羣居則經。出外則否。舉常禮

以明聖門之加厚也。

用禮渠說

易墓非古也。

易以政反。渠說如字。

後世不用昭穆族葬而別葬親於他所。用陸氏說。占注易墓

治草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

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喪主哀祭主敬。

鄭氏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填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

而后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為

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

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

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

曰。多矣乎。予出祖者。

填池。並如字。惟昌佳。反。從。才。用。反。與。音餘。斂。煩。晚。反。斂。力。驗。反。

負夏。衛地。祖。謂遷柩車向外為行始。而設祖奠以

俟明日行。填池者。池以竹為之。衣以青布。喪行之



飾。填謂懸銅魚。行則魚動而躍。填塞于池。飯者始死之含。以用米。故謂之飯。多者委曲之意。享者親之之辭。出祖者指負夏主人而言。○負夏之喪已出祖。將行。榮曾子之來弔。再推柩返內。而受其弔禮。既祖而婦人降。蓋柩東南出階間。既空。婦人得降立階間。今因返柩。婦人避之。復升堂。從堂更降。而後行禮。故從者怪而問之。曾子爲主人諱。言祖者且也。且則何爲不可返。從者又問。子游。子游告以自始死至葬。皆即遠以明無返之禮。曾子聞之又言多矣乎。子負夏主人之出祖者。蓋謂其委曲之

過終不欲明指其失忠厚之至也。

合孔大應氏說補之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

扶上音下如字

掩而襲衣。謂之襲裘。露以裼衣。謂之裼裘。夫夫。上助語之辭。下丈夫之夫。猶言此丈夫也。○弔禮。主人未變服。弔用吉服。主人既變服。始加經於武。又掩其上服。若友朋。又加帶。曾子惟知臨喪無飾。一以襲行之。子游於主人變。乃變。故曾子始疑而終



服善

用鄭氏  
孔氏說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子夏法反和二  
音未或胡卧反

見謂見於孔子

○二者雖情異

善其俱順禮尚也

不及今乃不敢不至蓋學之之力也然家語詩傳皆言子夏喪畢夫子與琴援琴而弦衍衍而樂閔子騫喪畢夫子與琴援琴而弦切切而哀與此不同

陸氏

禮記

廿四

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杜麻經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

偽之爲子偽  
丁歷反

司寇惠子衛將軍文子也麻衰以吉服之布爲衰

杜麻即雄麻杜麻絞經與齊衰經同彌牟者惠子之兄惠叔蘭也虎者彌牟之適子惠子廢適立



庶子游故爲重服以感之。惠子不悟而辭。又趨臣位以深感之。惠子始悟而扶適子復位。子游乃趨而復客位。用鄭氏說

將軍文子之喪。旣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丁仲反

越人遠國之人。主人指將軍文子之子簡子瑕。即下文將軍文氏之子也。深衣謂旣祥之麻衣。緣以布曰麻衣。緣以采曰深衣。其制一也。練冠未祥之冠。自目曰涕。自鼻曰洟。猶無也。中謂當於禮之

下

禮記卷二

大五

未

變節。旣除喪而弔者來。文子之子深衣練冠用凶服之變待于廟。受弔而不迎賓。本無此禮。以義起而爲之。禮中於禮之變。合鄭氏說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經也者實也。掘中雷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躡行出于大門。殷道也。學者行之。鄭氏反

雷室中也。古者復穴而居。開其上以取明。而雨露焉。故後世名其室宗廟也。行者行神之位也。殷人殯於廟。葬則毀廟門西邊。墻而出于大門。故曰毀宗。行神之位在廟門西邊。告畢躡其壇而出。故曰

檀弓上



躡行。幼名所以訓其實。冠字所以尊其名。伯仲又所以敬其字。死謚則又以易其名。凡皆周道也。周人浴死用盆。故不掘中。雷綴足用燕几。故不毀竈。殯於正寢。至葬朝廟。出正門。故不毀宗。躡行。掘雷而使浴水入坎。毀竈取甕以綴其足。使溫。毀廟墻。告行神躡其壇而出。此皆殷禮。孔子殷之後學。於孔子者皆行之。孔合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

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禮音

子柳魯叔仲皮之子。子碩其兄。具謂葬之器。用粥

賣也。賻布賻喪之泉。布即錢也。古謂錢為泉。布取其流通。

不粥人之母葬其親。不以賻布之餘具祭器。皆子柳貧而守義。能以兄弟為念。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

之。

謀軍師敗則死之。否則陷衆而死。而獨全身不可也。謀邦邑而危則亡去之。危者尚可安。避賢使之

圖安也。明方氏說補



文子升於瑕丘。遽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則我欲葬焉。遽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音

公叔文子名拔，衛獻公之孫。瑗，遽伯玉名，二人皆衛大夫。文子樂瑕丘而欲葬其地，伯玉以其妨人之田，故以請前譏之。本鄭義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為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

孺子泣言無節，傳主在己言繼主在人言。過哀難繼，故聖人制為哭踊之節。然雜記言哭無當聲

如嬰兒失母，此亦言襲斂之後可以禮制。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戶，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

武叔，公子牙六世孫，名州仇，嘗毀孔子者。括髮，在小斂之後，奉尸夷于堂之前，袒括為欲奉尸也。武叔奉尸後出戶而始袒括，不知禮也。子游謂其知

禮，蓋反言以譏之。

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僕。注音

古注云：當為僕，師長也，指太僕也。按周禮射人



大喪與僕人遷尸應氏謂王前巫後史卜筮皆在左右似不必改方氏謂師衆也扶舉非二人所能勝故以師言之師非長也○卜人右射人左皆切近之職病以是扶死以是舉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也合應氏說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或

曰同爨總音才用反大夫爲反

從母母之姊妹舅之妻母之嫂也此據外甥稱之

二夫人猶言此二人時適此二人同居死相爲服

此禮古未明言或謂二人既同爨服總亦可本正義疏

喪禮記二

二十八

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折折爾故喪事雖遽不

凌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

君子蓋猶猶爾音古音總音古大方反

縱縱戒其遽而放之舒也折折懲其緩而約之疾

也鄭氏以折音提證以詩之好人提提似改字矣

恐非也凌躡也止容止之止詳緩之意也騷騷太

疾鼎鼎太舒猶猶疾舒之中○喪事易失之遽放

之使縱縱故雖遽而不至凌節否則太疾騷騷爾

而野矣吉事易失之緩約之以折折故雖止而不

至於怠否則太舒鼎鼎而小人矣惟猶猶爾爲得



疾舒之中

用方氏說補

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弗爲也。不忍死其親，故恥具。非倉卒可爲者，不得已而具。一二日可爲者，弗預爲之具。用方氏補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

者也。

遠干反

兄弟之子期。姑姊妹出適大功。或引或推，重親遠別。姑姊妹嫁後，薄欲一其心於厚之者。唐通典載魏徵議請嫂叔小功，五月報制可。程氏曰：今之

有服亦是，豈有同居之親而無服者。

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助哀戚也。

鄭氏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

徒謂客之旅次舍也。北面弔，同國之禮。客之徒不敢發喪於人館。曾子使反哭於館而弔之者，禮館人使專之如已。用鄭氏說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



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笙簧備而不和，有鍾磬而無篳虡。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篳音智，味音沫，篳音力，反，虡音巨。

之，往也，謂送死也。竹，篋也，篋之屬。古注，味當作沫，沫，磧也，謂洗面蓋，謂瓦盆不可洗面也。愚按，瓦陶器也，不成味不可盛飲食也。恐不必改字。無篳虡，不縣也。橫曰篳，植曰虡。忍於死之而不設器爲不仁，真以爲不死而必備可用之器爲不智，故明器雖設而不同於生人之用，神明待之，仁智之盡也。

補

禮記

七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曰：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



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喪息浪反  
子爲反

喪失位也。相司馬宋向成之孫名魋，靡侈也。敬叔魯孟僖之子仲孫閱嘗失位去魯而得反，申都魯邑名孔子嘗爲中都宰爲民作制，司寇者諸侯三卿，司空兼司寇，三卿之下五大夫，司空之下立小司寇，小司空魯有臧氏爲司寇，夫子爲司寇乃小司寇。貧朽非人情，所欲孔子之言特爲二子而發爾。有子乃能以中都與荆之事驗之，可謂知言矣。

方坊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東脩之間，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

繆音木竟音  
境焉於虔反

陳莊子齊大夫陳恒之孫名伯東脩，一束之脩爲通問之禮，禮之薄者也。安得哭之以大夫無外



交也。生既畏之，而不敢不與之交，則死亦畏之，而不敢不爲之哭。哭其非所當哭之人，故哭於非所當哭之廟，必哭諸縣氏，以其禮之所由起。此禮變也。鄭氏方氏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

仲憲原憲也。明器祭器各用，亦三代之所兼用，非獨周兼用之也。故曾子重言其不然，示民無知之

語尤非所以訓，故又專言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木式也。切又音朱。

同父母既服期，同母宜降等服，大功或謂大功已過。子游曰：其大功乎？疑所服也。而況於齊衰，其非

禮明矣。鄭氏孔氏橫渠補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西



夫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子思母嫁衛。柳若衛人。此言為嫁母服也。嫁母之服期。然以此言觀。子思蓋有行之而不備者矣。尊統於父。故父在為母期。以厭降於父母出嫁而其禮之行有所不備。以為母絕於父財。所以備禮。無其時。謂勢不可行。孟子言不得不可以為悅者也。方氏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為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為孟皮齊衰其叔父也。

讀禮記  
卷之三  
瑣。縣子名。降者降服。周禮已貴則降。賤者之服古謂殷時。上謂旁親族。曾祖從祖及伯叔之班。下謂從子從孫之流。滕伯文。殷時滕君名。文。滕伯文為諸侯而服其叔父。皆齊衰。殷不降服也。方氏

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買棺外內易。我死則亦然。易以反

后木。魯孝公子。惠伯輩之後。外內易。謂斷削外內使之平易。此后木述縣子之言以屬其子也。鄭氏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



仲梁子魯人。人死斯惡之矣。未設飾而惟堂防

人之惡也。記者併存仲梁子之說以傳疑。方氏胡氏

小歛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歛斯席矣。

小歛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

士喪禮。小歛之奠設於尸東。以萬物生於東。未忍

死其親也。變而在西方。魯末世失禮也。大歛奠於

堂。乃有席。始死之奠。未暇備禮。曾子以爲歛斯席

亦非。方氏

縣子曰。給衰總裳。非古也。禮音

給。禮音。纊。音。纊。布之細而疏者。五服一以麻。各有升

數。若以給爲衰。以纊爲裳。則取其輕涼而已。故曰

非古。

子蒲卒。哭者呼滅。子臯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

滅者。子蒲名。或疑非名。但以死有滅絕之義。呼而

哭之。子臯。高柴也。哭呼名。非禮。子臯非之。乃改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棺。以爲沽也。翻息亮反。音。音。音。

相贊禮者也。沽。略也。方氏謂即沽酒之沽。以非自

致。故訓略也。孝子悲迷。禮須贊。相杜橋居母喪

無之。故謂其於禮爲略。方氏

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



不以弔

始死即易去吉服不特喪者易之弔者亦所不服氏方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無惡乎

齊。夫子曰有母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葬。縣棺而

封。人豈有非之者哉。稱尺證反。巨音無。齊才細反。又

字如

稱猶隨也。齊言多寡之齊還便也。言已斂即葬。縣

棺謂不設碑。綵手縣而下之。封者復土以閉瘞之

名。不必改為窆字。富而有者毋得過禮。貧而亡

者斂其首足不令露見即葬之。此有無之齊也。補

司士賁告於子游。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

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賁音奔

士賁人名。襲謂斂死者以衣。汰自矜也。子游之

言合禮而縣子譏其汰者以其不稱先王而專輒

許諾如禮出於己。氏本說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

又實之

神明之器當虛。氏孔

子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

獻子曾大夫仲孫蔑。司徒其家臣旅。下士布泉布



○賻布有餘使下士歸還於四方賢於家夫喪者未若班諸兄弟之貧者爲善故聖人止以爲可方氏讀贈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

以利冒死曰贈○古者莫而不讀周則既奠又讀焉故曾子非之以爲再告古禮祖而讀贈方氏

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雖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葬我焉紀力反

成子高齊大夫國成伯高父也慶遺者慶封之族

讀禮記二

批六

疎

不食之地謂不可耕墾者○死且不忍妨人則生之愛人可知方氏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

食術爾

術苦且反

術爾自得貌○喪雖輕惻隱不至則有之未有居

之而樂者子夏失問夫子是以不答山陰氏

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生於我館死於我殯朋友始終之義方氏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反壤



樹之哉

壤封土爲墳樹種木爲表。子高言葬期人之不得見豈可反封樹以表之然周官以爵等爲丘封之度爲其樹數此言古始非周禮也。鄭氏馬氏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與合平聲屬上合讀

言若聖人葬人庶有異聞若人之葬聖人與常人何異而子觀之。氏王

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鼠封

讀禮記

卷七

之謂也。今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

若堂形四方而高若坊形旁殺而長坊堤也若覆夏屋形旁廣而卑覆謂茨瓦夏屋謂門廡也若斧形旁殺刃上而長俗名又謂之馬鼠封功愈易而虧愈難矣三斬板作墳法也安板兩邊用繩約板令直納土板中築土令與板平斬所約板繩更置其上而再築一日之功如此者三而墳之封築已成。此子夏既告燕以人之葬聖人子何觀復述聖人言葬之說以告之見事惟從簡而門人不過



從夫子之志此亦答其來觀之意也補

婦人不葛帶

葬後卒哭變麻易葛帶婦人質所重在要帶故不

易用葛帶至期竟除之孔氏

有薦新如朔奠

薦時物之新如月朔之奠重之也孔氏

既葬各以其服除

禮三月而葬若三月之服應除者不待主人卒哭

孔氏

池視重雷

池者柳車之池重雷者屋之承雷以木為之承屋

雷入木中又從木中雷於地故名重雷生時既屋

有重雷以行水死時柳車亦象之於車覆鼈甲之

下幃帷之上織竹如籠衣以青布承鼈甲名池天

子四面諸侯三大夫前後二士唯前一各視生時

之重雷孔氏

君即位而為柩歲壹漆之藏焉禮補

柩櫬也親尸者歲一漆示如未成藏焉惡人見孔氏

方氏

復榘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父兄命赴者禮補



復招魂也。楔齒用角，柶柱其齒，使含時不閉。綴足用几，綴其足，使履時得直。飯含也。設飾，龍衣，斂也。五者並作於帷堂之時。已而父兄使人往赴告於人。

合鄭氏陸氏說

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

復始死而招其魂也。小寢高祖以下之寢。大寢始祖大祖之寢。小祖高祖以下之廟。天祖始祖大祖之廟。復必於寢廟。人死必反本故也。庫門生時所出入也。四郊魂氣無所不之也。人君禮備故復處

讀禮記

世九

多皆他日所嘗有事之地也。

鄭氏孔氏方氏

喪不剥奠也。與祭肉也。與餘。

剝猶保喪祭必巾覆之。不保露者謂祭肉易受塵。

垢脯醢則否。

孔氏方氏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

既殯旬殯後十日也。布班也。班布棹材與明器之

類為葬備。

用孔氏說

朝奠日出夕奠逮日。

朝奠象朝時之食。夕奠象夕時之食。逮日者及日

未沒。

方氏



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

使古說謂出使而告反馬氏謂哭者聲也聲為陽所以能使魂氣之反方氏謂哭者所以求其反哭之無時欲使死者必知其反而已未知孰是然古說於經文不甚協

練練衣黃裏線綠葛要經繩履無約角瑱鹿裘衡長祛祛裼之可也練七緇反(約)悅緇反(要)一遙反(約)其俱反(鹿)此練及(約)依注作橫華並反(祛)魚反

練小祥也練衣者正服不可變練其中衣以承衰也黃裏者中衣以黃色為袷裏也線綠者線淺絳色緣謂衣領及袷緣以淺絳色為領袖緣也葛要

經者小祥男子去首經唯餘要葛也繩屨者始死管屨至小祥用繩麻屨也約屨頭之飾吉有而喪無約也角瑱者瑱以玉充耳初喪去之至小祥微飾以角為之也鹿裘者冬時吉凶衣裏皆用大鹿皮為之也衡長祛者祛謂袖緣袂口小祥前裘狹而短袂又無飾小祥後更為之裘既橫廣之又長之且為祛加此三法也裼謂裘上加衣所以表裏有祛而裼之以見鹿裘之美備飾也袒而有衣曰裼。此明小祥後外仍用衰衰內有練中衣練中衣內有裼衣裼內有鹿裘鹿裘內自有常



衣孔氏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總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

家有殯則於弔喪不輕往總最輕也兄弟雖總必往親骨肉也鄰最近也非兄弟雖鄰不往疏無親也所識謂非兄弟又非疏外乃平生識知往來之人今若身死者兄弟雖不同居亦就往弔之成其死者之恩舊也鄭氏

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地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地羊反

四重者水牛兕牛之革以為棺被革各厚三寸共六寸此為一重地棺者槨棺也為一重屬棺大棺皆梓為之屬一重大棺一重凡四重皆周鄭氏棺束縮二衡三柱每束一柏椁以端長六尺

棺束者古無釘用皮束合之為固也縮二者縮縱也縱束者二行也衡三者衡橫也橫束者三行也柱每束一者柱小要也兩頭廣中央小謂鑿棺邊及兩頭合處作坎形以小要連之令固也柏椁以端者積材作椁豈端頭從下壘上木頭相向作四阿也長六尺者其木每段長六尺也孔氏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紵衣。或曰使有司哭之。為之不以樂食。其則反

爵弁即韋弁。其色如蘇。經衍字也。天子至尊。服麻不加於采。紵衣即緇衣。此言諸侯薨於國。天子

遙哭之。為之食不舉樂。胡氏

天子之殯也。蕞塗龍輅以椁。加斧于椁上。畢塗屋。天

子之禮也。禮官反

蕞叢也。蕞塗用木叢棺而四面塗之也。輅喪車也。

龍輅者畫龍於輅車之轅也。以椁者題漆叢木而象椁之形也。斧謂繡覆棺之衣為斧文也。先蕞四

面為椁。上與棺齊。而上猶開。以棺衣從椁上入覆

於棺。故云加斧于椁上。斧覆既竟。又四注為屋覆上而下。四面盡塗之。天子之殯如此。孔氏

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別姓

同姓異姓庶姓各相從為位。鄭氏

魯哀公誅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

左傳所錄有屏余一人之語。今記脩之如此。陸氏

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

不舉。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韋氏



厭冠喪冠。墓。樂。師敗失地以喪禮處之。

孔子惡野哭者

哭非其地謂之野。

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

稅人謂以物遺人。

士備入而後朝夕踊。祥而縞。是月禫。彼月樂。

士卑最後入言諸臣畢入乃俱踊。大祥而縞冠。是

月禫祭。踰月樂作。

君於士有賜幣。

帝小幕以承塵。士惟恩賜乃得有。

檀弓下第四

君之適長殯車三乘。公之庶長殯車一乘。大夫之適

長殯車一乘。

皆下於成人也。重謂遣車載遺奠祭牲送亡者。

孔子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

達謂得自通於君者。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

者三。君退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

宣殯宮。朝謂柩朝廟而將發之時。次待賓客次舍。



○君於大夫將葬而弔，孝子攀號，君命引其柩，復行，奪孝子之情，使出葬也。如是者三，而君退，或弔於朝廟之時，及弔於次舍，皆然。用禮氏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

五十始衰，不徒行遠弔。

禮氏

季武子寢疾，蟻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居表反，他活反。

季武子魯大夫，季孫夙強僭如君，時人畏之，入其門者皆說衰蟻固不脫衰而問其疾，且謂者衰入。

禮記

禮記

大夫之門，此道將亡，武子不得已，佯善之，表明也。謂斯道之微，君子能表明之。季孫夙之疾，蟻固不說齊衰而入見，示之以凶而欲其死也。季孫夙之死，曾點倚其門而歌，示之以吉而樂其死也。季孫強僭，二賢疾之如此，不畏強也。禮氏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

大夫弔於士，士當殯斂之事，則辭以告。

弔於人，是日不樂。婦人不越疆而弔人，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

哀樂不同日，婦人無外事。禮



宋本黃氏日鈔

第十九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

車索曰引柩索曰紼引唯在路用之下壙執紼氏方

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弔曰寡

君承事主人曰臨

公弔臣喪須往拜謝皆無主後友朋同州里及喪

家典舍之人皆可往拜弔者曰助執事謝者曰辱

降臨氏孔

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

遇凡民之喪於路亦弔之君於民有父母恩也氏鄭

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

避嫡也氏孔

禮記卷二

四十五

妻之昆弟為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為主袒免哭踊

夫入門右使人立于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父在哭

於妻之室非為父後者哭諸異室

適室正寢也來者來弔者也。妻之兄弟子之舅

也子於舅服總麻故使為主夫即其子之父對妻

而言故曰夫其入門右者以辟為主之處示無二

主也哭則鄰里聞者來弔故使人立門外告以哭

之由若狎熟者來則使入與俱哭父在哭於妻之

室不以私喪干尊也非為父後哭於別室別於適





也

鄭氏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右同國則往哭之

遠兄弟謂異國而居者也哭于側室遠殯宮也哭于門內之右不居主位示爲之變也凡皆不得而往哭故也若同國則往哭

用方氏說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

與音餘

或人以曾子於子張無服而非之曾子答以我非弔乃以朋友哀痛而哭之耳愚按齊衰者曾子爲

禮記

四六

母服非爲弔子張而服也往哭者友朋哀痛之情特就因其服而往非特以此服行弔禮也諸家乃以曾子之言爲文過夫曾子乃以曾稱於禮文之末未必盡合然曾子於子張之死也乃用情於或人之答也乃言情曾子豈文過者哉

補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

悼公魯哀公之子擯相禮者在主曰擯在客曰介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主居右而擯相者由左子游如左是知禮也

孔氏方氏說

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



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

（殺音告古）  
毒反按古

注云古當作  
古聲誤也

王姬周女齊襄公夫人。穀卽告告者以喪告也。莊公齊襄公女弟文姜之子。天子女下嫁諸侯必以同姓諸侯爲主。此王姬所以由魯而嫁。以其嘗爲之主。故喪則必告。告則必爲之服。而或以爲外祖母故服。故兼錄之。傳疑也。（照方）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

禮記二

四七

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公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亦息）  
反後同（與）  
音餘（顯）  
吁應反

喪謂失位。舅犯重耳舅狐偃也。晉獻公殺世子申生。重耳避難在翟。獻公死。秦穆公使人就弔之。



欲納之重耳問於舅犯而辭焉不因父喪而利其國故終能復國而霸補

惟殯非古也自始姜之哭穆伯始也

穆伯魯大夫季悼子敬姜其妻也禮朝夕哭不帷

敬姜遠嫌始惟此本孔氏說

喪禮及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

始猶生也始而生之者親也哀之至喪之正也

節哀者念父母生已不敢以死傷生也本鄭氏說

復盡愛之道也右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

之道也比面求諸幽之義也

復者招始死之鬼有禱祠之心冀其復也復者比

面而呼比為吟幽求諸鬼神之義冀其復從幽而

還也用鄭氏說

拜稽顙哀戚之至一隱也稽顙隱之甚也稽音

稽顙首觸地無容隱痛也鄭氏

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飯反

死者飯之不忍虛其口不用飯食之道而用米與

貝用其美者也孔氏說

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愛之

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重主道也殷主綴重



焉。周主重徹焉。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

列反。職。式。至。反。綴。丁。劣。反。又。丁。備。反。

凡銘所以為名。明旌謂之銘。以死者書名焉。死者無形貌。可以識別。故書之於旗。以表之。旗即銘旌。愛之故錄其名。敬之故無所不盡其道也。重亦木為之。如木主。重設於始死之時。有柩而又設之重。故謂之重主。立於既窆之後。有廟而必立之主。故謂之主。殷既作主。猶聯綴其重。以懸於廟。不忍棄也。周既作主。即徹重而埋於門外之道左。不敢瀆也。奠祭悉用素器。以表哀素之心。

禮記卷二

四十九

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

此言祭祀未必神之來饗。惟當盡齊敬之心。然愚恐非所以訓孔子曰。祭如在。

補

辟踊。哀之至也。有筭為之節文也。袒括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

避婢亦反。紆。協。反。

撫心為辟踊。勇踊女辟。哀痛之至也。一踊三跳。士則三踊。此有筭數為之節文。恐其毀滅性也。袒去其衣。括髮投其冠。變其常也。慍悶而

禮記下



踊又哀之變也去華飾變其常也去飾而至於袒括髮又去飾之甚也袒而復襲又以節哀也

合孔氏方

說氏

弁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般人哱而葬

哱况甫反

厭冠麻經居喪之禮也至於葬則以弁易厭冠以

葛易麻經者喪致哀親之也葬則有敬心焉喪事遠以神明待之也周之弁猶般之哱皆象祭冠以

易喪冠而葬也

合方氏陸氏說

歆主人主婦室老為其病也君命食之也

昌悅反音嗣

歆歆粥也主人亡者之子主婦亡者之妻室老家

之長相三者皆大夫之家貴為其哀劇而病也故親喪三日之後君命食之食之者使之歆粥也

本方

補氏說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為甚般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般已慤吾從周

禮記卷之八

此言既葬而反哭也主人升堂求諸其舊所行禮

之處主婦入室求諸其舊所饋食之處反而不復



見其親其痛於是為甚於是乎弔之殷南葬而即弔於壙則已質懇周待其反哭而後弔於家孔子

從之

用方氏補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

北方國北北首嚮北三代之皆然北幽故也上之字

訓往下之字語助

用古注補

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

音釋離

贈以幣送死於壙也宿猶戒也以事戒之曰戒以

禮記

卷五

期戒之曰宿几以依神筵坐神席也舍釋也奠置

也既窆而贈則虞祭有期矣故祝先反而宿戒

虞尸主人既反哭而省視虞牲留有司別祭墓以

禮其神而主人即於葬之日歸虞祭於家以代未

葬時朝夕之奠

用方氏補

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

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

日末有所歸也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

反利

既虞之後卒哭而祭成事者成祭事也祭以吉為



成祔于祖父告廟也。此善殷期而後神之人情也。古人之祔非遂徹几筵。故有日祭猶定省之禮。如親之存。既除喪而後。遷于新廟。鄭氏程氏朱氏呂氏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

桃辟惡。列若帚也。掃不祥。戈所以刺。故君臨臣喪。巫執桃祝執茢。小臣執戈以先。喪有死之道而惡之也。然臣死君親哭之。所以致忠愛而乃惡之。非禮也。周之末造也。給。孔氏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

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禮力

朝謂將葬以柩朝廟。人子出必告死將葬亦朝

廟順其生時之孝心也。又死者神靈悲哀棄離其

室故至祖考之廟辭而後行。殷朝而就殯於廟。周

殯於賓階。將葬方朝。朝而遂葬。孔氏

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

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

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

為芻靈者善。謂為備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殆。幾也。塗車。以塗為之而不可運。芻靈。束草也。



似人形備者木偶類生人之形者也。明器備而不可用芻靈似而不為人後世明器改而用生者之器芻靈改而用木偶之人故流而至於用生人

殉死者之葬孔子推其漸而哀之

用孔說補

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母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爲下偏反與首餘隊首擊

戎首謂爲他國主兵來攻伐。子思對魯穆公與孟子告齊宣王略相類蓋世衰道微君多虐其臣

論語

五十三

彼此之情渙散不屬故警其君以上下相爲感應之理若其所以自處不容如是之薄也

應氏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

勉而爲瘠則吾能母乃使人疑夫不以

情居瘠者乎

故我則食食

疑夫音扶食食上如字下音嗣

悼公魯哀公之子昭子季康子之曾孫名強敬子

孟武伯之丁名捷三區孟孫叔孫季孫不能居公

室不能以臣禮事君也。無事食食以養生居喪

食粥以爲瘠季昭子久矣無君居君喪不食粥舍



曰不能而爲之詞陸氏說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經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經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

敬子公子許之後。弔必候主人改服乃經鄭氏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遺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個遺車七乘大夫五個遺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禮於喪反

禮記

五四

个謂所包遺奠牲體之數七個五個謂以牲體折爲七段五段遺車七乘五乘以牲段折而分載之一个一乘也。晏子一裘三十年儉於已可也大夫遺車五乘晏子之父晏相子大夫也葬之遺車止一乘儉於其親不可也曾子以晏子恭敬爲知禮則是以晏子之儉爲知禮則非宜乎爲有若之所難合陳氏說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曰噫母曰我喪也斯沾爾專之賓爲賓焉主爲主焉。



婦人從男子皆西鄉相息亮反 鄒許亮反 斷

國昭子齊大夫子孔子噫不寤聲每禁止辭斯沾

古以斯為漸盡之斯以沾為覘視之覘云齊之大  
家有事人盡視之不獨兩字皆改經文而且上文  
之母曰與下文之專之義不相貫竊意皆合如字斯  
此也沾爾者沾沾然之類率爾而專輒為之也國  
昭子不聽子張西鄉東鄉之說而自主皆西鄉之  
說故先之曰母謂我之喪而率然自專之也禮分  
賓主而男女皆西鄉者賓主之禮也。禮重男女  
之別雖在喪紀莫不各正其位司徒敬子之喪夫

三十五

讀禮記一

五五

吳

子為相固嘗行之而國昭子徒為賓主之辯曾無  
男女之別失禮不亦甚乎氏方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  
矣

穆伯於敬姜夫也喪止晝哭文伯於敬姜子也喪  
晝夜哭孔子以為知禮氏方

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  
吾以將為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  
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  
多曠於禮矣夫扶音

禮記下



未嘗就公室言未嘗到公室觀其行內人妻妾行  
哭行哭泣之禮。朋友諸臣不出涕而內人皆哭  
失聲則平日所好可見故其母敬姜不哭上云晝  
夜哭此不哭者暫時也方氏鄭氏  
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  
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為陳於斯命徹之

敬姜者康子從祖母以康子失禮命徹之坊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子壹不  
知夫喪之踊也子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  
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與物者有直情而徑行

讀禮記

五十六

哭

者我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  
斯猶猶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嘆嘆斯辟辟斯踊  
矣品節斯斯之謂禮猶古音拙今如字

微情者微殺也謂節哭踊以故與物者興起也謂

立衰經之制直情徑行謂哭踊無節衣服無制猶

今讀如字若君子蓋猶猶爾之猶。有子欲去踊

節直若孺子慕者子游謂其直情徑行非禮道也

然此章言人情之喜極而至辟踊辟踊豈生於喜

者哉清江劉氏謂此有缺文喜至舞蹈是一節愠

至辟斯踊矣是一節蓋以其憂喜各有次第而



也。今誤以舞斯蹈為舞斯愾，似得之。補

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篋，  
器為使人勿惡也。始死，設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  
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  
舍也。為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

訾也

德烏路反。音與音同。舍音捨。音斯反。

**絞**，衣尸之飾。篋，篋棺之飾。子指有子而言，刺譏也。

謂有子譏踊節，訾病也。人死為人所惡，見其死  
而無所復能，則為人所倍。喪之有飾，使人勿惡。祭  
之如生，使人勿倍。子之所譏，非禮之病也。然孝子

謂禮記

五上

文

之於喪祭，非特為人惡之倍之而設，此特一端爾。補

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大宰嚭使於師。夫差  
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  
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大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  
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  
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敝  
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其無名乎。音旋。音彼。反。夫。是。

上音扶。下初。佳反。與音餘。

吳侵陳，以魯哀元年，斬祀謂斬其神祀之木。補



癘也。殺厲古謂以致死爲勇。竊意雖神祀亦蕩除之於民物可知也。天宰詔本吳臣。此云陳大宰詔。孔氏曰。此大宰詔與吳大宰詔名號同而人異。鄒陽洪氏曰。大宰詔乃吳夫差之宰。陳遣使者正用行人。則行人儀乃陳臣也。記禮者簡策差互。故更錯其名。當云陳行人儀使於師。夫差使大宰詔問之。乃善。吳既斬祀殺厲於陳。陳使至吳。吳問其師。謂何。陳使者以殺厲事微諷之。吳許以反。地歸其子。陳使者即誦其師之有名。使終其善意。用方氏說

補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

顏丁魯人。慨。憊貌。息。謂心與形俱息。此論孝子

哀殺有漸。

孔氏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謹。有諸。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時君無行三年喪者。故子張疑而問。

方氏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鍾。杜蕢自外來。聞鍾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







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文子衛獻公之孫名拔。謚者誅其行以易名。君謂衛靈公難。謂魯昭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擊也。時齊豹作亂。公如死。烏斑言上下之次。制言多寡之節。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

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祈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祈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歷反

駘仲衛大夫石蜡之族。六人莫適立。故卜爲後者。沐浴佩玉則兆。言齊戒則得吉兆。石祈子六人之。一獨以居喪不忍爲之。而反獨得吉兆。故衛人謂龜爲有知也。

鄭氏方氏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子。



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以二子者爲之也於是

弗果用

六音剛  
去聲

子車陳大夫子亢子車之弟孔子弟子玉下謂地示  
宰即家大夫。子亢度非可以口舌爭故使二人身  
自爲殉二人懼而自止西門豹止嫁河伯事略類  
此人能以人之痛痒反而切諸身則害人之事息  
矣補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  
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  
槨稱其財斯之謂禮。禮音旋  
證反

啜菽菽大豆以菽爲粥而啜之也。飲水更無餘物  
也。還速也。以其所以養養之至以其所以葬葬  
之至補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柳  
莊曰如皆守杜稷則孰執羈勒而從如皆從則孰守  
杜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母乃不可乎。弗果班。從才  
反

禮  
反

獻公名衎以魯襄公十四年奔齊二十六年復歸  
羈以絡馬勒以控馬以其從奔故言執羈勒。居  
者從者皆不可無獻公出奔而歸將獨私從者柳



莊諫而止榘

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杜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禭之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

音遂

居力反

音玄

革急也禭贈也以衣贈死者遂而不反故謂之禭裘縣潘皆邑名當祭而告疾亟則失之處不釋服而往禭則近乎衰獻公爲之君子不以爲非者恕其有尊賢之心也方氏

禮記

卷一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則必大爲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况又同棺乎弗果殺音干屬

陳乾昔之子不從父之亂命不陷父於不義記者

善之

陳氏鄭氏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仲遂魯莊公之子東門襄仲其卒在魯宣八年繹者正祭之明日又祭如繹絲續而不絕故名繹萬干舞無籥籥舞有聲卿卒不當繹今猶繹而



但去其樂之有聲者故曰非禮

用鄭氏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柏楹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噫弗果從

輟音非謝音變其母之母音無方說如字今從之

公輸若匠師方小者其年尚幼斂謂下棺於椁般者公輸若之族多技巧者見若掌斂事而尚幼欲代之而設機關以下窆公肩假止而不許謂魯自有始初舊制豐碑者斫大木如碑形植於椁之四角穿木中間為鹿盧下棺以緯繞此天子制也時

禮記

卷二

諸侯僭天子禮而公室視之柏楹者楹者亭郵之表柱四植謂之柏斫木大如柏楹下於天子之豐碑此諸侯制也時三家僭諸侯禮而三家視之此魯始初之制公輸般柰何欲以人之母嘗試己之巧亦豈不得已乎巴作以古字通用也其母以人母嘗巧則於汝病者乎言不得嘗巧豈於汝有病公肩假更噫以傷嘆於是衆人遂止凡皆鄭氏孔氏之說以豈不得以絕句方氏云般欲以人之母嘗巧何不以其母嘗巧則病矣此說不於以字絕句又不改以字為已字且上云以人之母下云



以其母文意相叶。今從之。

右用三家之說補

戰于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重汪錡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躋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

錡音過，為干偽反。重作童，錡魚綺反。

郎，魯近邑。戰于郎，謂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禺人，魯昭公之子。春秋傳作公叔務人。負杖入保者，兩手負杖於頸，走入城保，以避齊師之人也。息者，困而止息也。使謂徭役，任謂賦稅。君子指卿大

論語注疏

卷六十四

王

夫鄰重汪躋，重作童，鄰之童，姓汪，名躋。郎之戰，公叔禺人遇避寇而入保者，因言徭役使人病困，賦稅責人煩重，卿大夫不能為謀，士又不能致死，是自全其身於理不可。既言之，遂與鄰童汪躋赴齊師而死於禮。童子為殤，魯人見其死敵，欲勿殤，而以成人之喪治之，問於仲尼。仲尼言其可。

用孔氏說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過墓則式，過祀則下。

展，謂省視。祀，謂神位有屋樹者。子路問去之禮。



顏淵告以去則哭墓反則省墓顏淵就問以居之禮子路告以過墓式車過祀下車子路行者顏淵居者去主哀居主敬互相問交相輔如此補

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陳棄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韋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射食亦反

工尹楚官名陳棄疾楚公子棄疾後立為平王初楚縣陳而封之故曰陳棄疾商陽不忍傷人棄

禮記二

六五

疾命之弓始弓命之射始射既斃一人而韋弓每斃一人而揜目及斃三人而自謂士之賤不與朝燕已足反命而不復射故孔子謂其於殺人之中尚有禮補

諸侯伐秦曹相卒于會諸侯請舍使之襲舍胡指反

春秋魯成公十三年曹伯廬卒于師此云會廬諸

宣此云相恐皆誤請舍朋友有相食之道也使之

襲則非襲賤者之事也本鄭氏說

襄公朝于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

荆人強之巫先拂柩荆人悔之



荆楚也。康王楚子昭僭號王也。魯襄公二十八年朝楚，楚強之襲，本以人臣之事待襄公，襄公以挑芻拂除而臨之，反以人君之禮臨楚，故楚悔之。陳

補氏說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為介，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

滕成公喪在魯昭三年，子叔敬叔魯宣公弟叔肝之曾孫子者，男子之通稱。叔者其氏，故冠以子叔。進書者，奉君之弔書。黃伯，慶父玄孫之子，名極，介

禮記

卷六

四

副也。懿伯者，惠伯之叔父。忌者，怨也。敬叔嘗殺惠伯之叔父，名懿伯，故舊有怨忌，常為防備。今敬叔使於滕，惠伯為介，既及滕郊，是由滕之主人平日防備不復在已，故忌其報仇，見殺而不敢入。惠伯遂開釋之，謂今奉君命政令，不報叔父私讎，敬叔乃敢入。此一節明不以私廢公。孔氏

哀公使人弔黃尚，遇諸塗，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黃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子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



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舊音怪反薛音遊音同獲奪徒外反與先同

**奪**隧也春秋傳曾襄二十三年齊襲莒杞植華還

載甲夜入且于之隧隧與奪聲相近即隧也杞植

即杞梁也○魯哀公使人弔賈尚遇於路賈尚蓋

地為宮象而受之齊莊公使人弔杞梁之喪於路

杞梁之妻辭之禮不弔於路故曾子因賈尚失禮

而證以杞梁之妻知禮補

孺子贖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

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輅而棹幃。諸侯輅

禮記

六

而設幃為榆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輅而設撥。竊禮之

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禮吐孫反輅勅倫反

**輅**魯哀公之少子。撥以撥發榆汁洒於道。使輅車

滑而易行者也。三臣魯三家孟孫叔孫季孫。輅須

車。天子畫龍於轅為龍輅。諸侯不畫龍。止稱輅。輅

覆也。天子之殯以棺不為椁而幃之。諸侯無椁。以

幃而已。榆沈者榆木名。沈即瀋。蓋汁也。水澆榆白

皮汁。哀公欲設撥。有若以三家之設為比。顏柳

以三家之設為非。蓋天子諸侯之殯以輅車之

也。故為榆沈以滑之。欲榆沈之散也。故設撥。



之無輜則無用沈無沈則無用撥三臣既知輜之可廢而不知撥之不可設是竊取禮之不中者故顏柳戒哀公之勿學也方

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爲于爲反

悼公之母哀公之妾也惟大夫貴妾總諸侯於妾無服哀公服齊衰非禮有若譏而問之哀公文過謂魯人以我無夫人皆以爲我妻不得不服也氏

氏禮季子臯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臯

讀禮記

六八

曰孟氏不以是罪子朋友不以是棄子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煖反

子臯孔子弟子高柴字子臯論語作子羔申祥子張之子庚質也○申祥請償民之禾是也子臯恃爲邑長而謂犯民之禾無傷非也葬妻私也公事猶不可妨民而况私乎且謂孟氏不我罪朋友不我弃而肆焉夫爲長惟當恤民豈爲人之罪我弃我而後爲之哉謂後來爲難繼尤順非而澤者也

子臯未必然或記者傳聞爾補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



薨弗爲服也

○違去也。仕未受祿未純爲臣故君饋不曰賜而曰獻。使命不曰君而曰寡君。違而去之之他邦君薨不爲之服。氏

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于庫門。音

○巴語辭古注始已爲句舍故謂高祖之父當遷庫門魯之外門百官及宗廟之次咸使知之

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微在言在不稱微。言微不

稱在

夫子曰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此言在不稱微又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此言微不稱在

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赴車不載橐鞬。音

物亮反

○謂軍敗庫門外門。○橐甲衣。○鞬弓衣。車曰赴車若告喪也。哭於庫門外以喪禮處之而志在外不忘敵也。赴車不載橐鞬示兵不戢不忘報也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新宮火魯成公二年新宮宣公之廟也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直用反 申志反

而猶乃也。夫之父曰舅。泰山婦人寧遭虎之累傷，不忍捨政之無苛。楊雄論酷吏曰：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與此同意。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

讀禮記

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懇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夫音符 解 佳買反

而曰：不可者，周豐辭哀公之摯，見而不敢當也。我其已夫者，哀公疑其不可遽已，於是又使人問焉也。周豐舉墟墓宗廟起人哀敬者，以明人心自然不待告詔，故君之臨民當以忠信誠懇為本。民心亦將自然而感也。然禹嘗誓師，誓非始於殷禹會



塗山會非始於周周豐言此特舉世變之後徒爲

盟誓而信不由中者謂始於殷周之衰爾補

喪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爲無廟也毀不危身

爲無後也

不慮居謂以廟爲慮不以居室爲慮不危身謂恐

親之無後不敢以死傷生毀不滅性也用方說補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

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

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

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

歸後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

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廣古廣反

延陵季子吳公子名札居延陵贏博齊地深古去

聲讀謂掘土使深也不至泉言掘不甚深也時

服古謂時行之制竊意用當時所著之服如夏用

夏之服不更增以冬衣爲斂也廣輪古注輪從也

方氏謂廣言其擴猶戶之東西輪言其從謂車以

直行爲順竊意古注廣作去聲是廣爲度其廣狹

之稱廣輪揜坎者言量度其廣闊僅及一車輪之

地而揜其坎其封窆之地不闊大也隱古注據也



蓋猶孟子隱几之隱。謂高四尺而手可據也。左袒者吉。事左袒。季子達死生變吉。以自寬適。左袒訖乃右行。圍繞其封三匝。且號且言。而遂行。不少留也。坎深不至於泉。則不至於太深。斂以時服。則不至於太厚。廣輪揜坎。則不至於太大。其高可隱。則不至於太高。左爲陽。故袒之以變吉。右爲陰。故還焉。以示凶。骨肉爲陰。則降而聚。故言復歸于土。魂氣爲陽。則升而散。故言無不之。夫骨肉之復歸于土。魂氣之無不之。是人情之所哀者。然季子號之止於三號訖。遂行不少。遼緩則臨喪之哀爲不足矣。

禮記說

七

禮爲長子三年喪其服如此之重。則哀感不可不稱。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又曰。喪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今謂其悲於禮爲合。所以譏其哀不足也。曰其合矣乎。又疑辭也。亦未必於禮盡合也。夫延陵之言。蓋老莊之徒也。合方氏說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

禮記下



不敢忘其祖

禮力俱反含胡暗反易以政反

邾婁邾國也考公者邾隱公益之曾孫考或爲定徐君徐國僭王號者也容居徐君之臣也坐含者坐而親實含玉於亡人之口進侯玉者徐自比天子謂邾君爲已之諸侯言進侯氏以玉也上句寡君使者徐君使來含下句其使者令邾國使已得將命而含也易謂臣禮易簡易也于謂君禮于舒大也韓文于于然而來駒王徐先君僭號濟渡也西討渡河魯魯鈍也自明不妄含不使賤者君行則親含大夫但致命以含玉授主人徐君僭王

其臣容居欲親含邾考公故邾之有司拒之謂臣

行臣禮君行君禮未聞雜之者容居執迷猶自守

其先世僭王之說

用鄭氏孔氏說補

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子思之母嫁母也庶氏所嫁之家也嫁母與廟絕

子思初哭於廟非也聞過而改哭於他室是也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

三月天下服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槨者斬之



不至者廢其祀刳其人

祝佐含斂力勞而先病故先服言祝則子可知此主人臣言之耳官長大夫士也國中男女王國之內庶人也天下諸侯之國也自三月而至七月不特恩有重輕服有先後亦以地有遠近則聞計有早晚也虞主山澤故斬百祀之木以共棺槨之用必取祀木者神祀處多樹木常時所不斬天子崩則幽明之所共哀故斬取之也然亦姑言其制云爾天子棺槨未必待遠取諸百祀不至而廢其祀刳其人亦恐記者言之過木苟不至豈神之罪而

廢其祀雖人之罪亦何至於死苟其行此民將不

勝擾豈所謂死無害於人者耶補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其禮反而食奉餽音

蒙袂以袂掩面不欲見人也輯屨輯斂其屨力備不能履也貿貿困病而不明之貌嗟來食雖閔而呼之非敬辭微與者微猶無蓋止其狂狷之辭言



無得如此也。蒙袂則頽之厚，輯履則行之艱，貿貿然來，困餓濱死，較一言之失，至於自傷其生，非中道也。曾子所以嘆其微而折衷之，以嗟可去謝可食也。然嗟而不去，不謝而食，世之有媿於餓者多矣。身雖一死，操存千古，使施小惠者不敢挾之以自矜傲，竊幸苟生之人，脅肩諂笑之輩，聞其餘風，心寒股栗，豈不盛哉！苟從曾子之言，謝而復食，其餘能幾合張氏黃氏補。

邾婁定公之時，有殺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

禮記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

壞其室，溇其宮，豬焉。蓋君踰月而后舉爵，禮紀具反壞音怪

定公名纘，且曾文十四年即位，弑父下在官字孔

氏作在宮，凡在官者殺無赦，謂官府亦坐，豬猶溇

言溇其宮而溇水。春秋時唯邾無弑逆之事故

定公聞其事而驚，既自引咎教化之不至，又極言

大逆無道之罪，且盡除其迹也。補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

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

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



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九音喚

反音少

文子趙武也。曰獻文子者恐趙武謚獻文也。發謂以禮落成之也。發與落皆有始意。輪言廣大。與言煥爛。九京九原也。晉卿大夫墓在九原。善頌謂張老之言。善禱謂文子之言。張老見文子宮室飾麗。故佯美之。使終始永足於此。勿復更造。文子亦覺而順述其言。若得保此善。終得從先大夫於地下。幸矣。乃拜以謝。本孔氏說

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

禮記

七六

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子之席。母使其首陷焉。路馬死。埋之以帷。蓋許

謝彼

敝帷蓋埋犬馬。各隨其小大。無蓋用席。以義起。補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闈人謂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既而脩容焉。子貢先入。闈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闈人辟之。步內雷。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內音納。闈許亮反。雷音避。雷力又反。

脩容更莊飾也。始為闈人所拒。及既脩容。不惟



闔人下之避之。卿大夫避位，君亦降等而揖。此明禮容之不可不飾。補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陽宋國門名。介夫，衣甲之衛士。子罕戴公子樂甫術之後，樂喜我服，猶匍匐手行也。微猶非而已。助語辭。子罕，宋之卿相。介夫至賤，子罕一哭之哀，而民咸悅之。晉國覘之，不敢伐。孔子謂雖非晉國

之強，天下亦孰能當之。此明為國以得人心為本。孔氏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

經君之葛經也。不入庫門，葬畢即除之也。麻羣臣之麻，經也。不入亦不入庫門也。言魯君臣忘哀之速，皆不行三年喪也。方氏胡氏說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曰：久矣子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



矢其爲故也

裡力知反(女)如字  
卷音權(穉)才用反

沐治也所以修潔之也。木槨材也。登木履槨木材之上也。託寄也。叩木以作音。謂遭喪以來。久不得託之音聲也。狸首之斑然。言木之美女手之卷然。言功之巧。爲弗聞也。而過之。佯不知也。原壤在喪而歌。從者見其無禮。止夫子母爲治槨。夫子若不聞。以全故舊之恩。孔氏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

禮記

卷八

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父音甫(行)下孟反(辨)必正反(獨)直反(勉)音智(咄)如悅反(屬)音燭

趙文子。晉大夫。趙武也。叔譽。即叔向。晉羊舌大夫之孫。名肸。羊舌者邑名也。陽處父。晉襄公之太傅。事見魯文公六年。并。猶專也。植者。剛直而自立者也。不沒其身者。陽處父剛而專。已爲狐射姑所殺。不能以理終沒其具。是知不足也。舅犯者。晉文公



之舅名仇事見魯僖二十四年見利不顧其君者  
舅犯隨文公辟難至反國及河而詐請亡要君以  
利是仁不足也隨武子者士會也食邑於隨利其  
君不忘其身者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子之家事  
治言於晉國無隱情無隱情利君也家事治不忘  
其身也謀其身不遺其友者文七年士會與先蔑  
俱迎公子雍於秦在秦三年不見先蔑及還亦不  
見懼其同罪而禍及故不見之也謂文子知人者  
見其所善於前知其所舉於後也管鍵也庫物所  
藏管庫之士守藏之吏也生不與之交利死不以

其子為屬凡皆王其舉士而言薦賢為國非為交  
利非為子孫計也○叔譽以陽處父與舅犯為可  
與歸文子謂處父不足於智舅犯不足於仁不若  
隨武子之愈武子既有利君之仁又有不忘身之  
知異於處父之知不足稱矣既有謀身之知又有  
不遺友之仁異於舅犯之仁不足稱矣文子身退  
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口而其所舉  
足以盡眾賢蓋管庫之士賤而難知七十有餘家  
眾而難辨文子所舉雖賤不遺雖眾不繆是亦合  
於知與仁宜其以武子為與歸也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經  
叔仲衍以告請總衰而環經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  
如斯末吾禁也退使其妻總衰而環經

陸並如字

叔仲皮魯叔孫氏之族叔仲其氏皮其名也學教  
也子柳叔仲皮之子也叔仲衍者叔仲皮之弟子  
柳之叔也其妻子柳之妻魯人魯鈍人也衣古讀  
為齊衣衰者齊衰也繆古讀如樛木之樛然方氏  
謂兩股相交綢繆故名繆經則當音綢繆之繆此  
服之重者也總衰之布細環經則一股回環而不相

禮記

卷八

王

綢繆此服之輕者也子柳之妻魯鈍為其舅叔仲  
皮服重服是也子柳惑於叔仲衍之言反使其妻  
改輕服非也是子柳雖受教於其父曾不若愚婦  
人之所為也此鄭氏以來之舊說而諸家從之者  
也惟陸氏云據文子柳乃叔仲皮之師其妻乃皮  
之妻妻為其夫叔仲皮衣斬衰而繆經而叔仲衍  
以告子柳請以其妻為兄總衰而環經且言其妻  
嘗為吾姊妹亦服總衰小功之服然禮於夫之姑  
姊妹有服於夫之兄弟無服仲衍之請非也省堂  
賈氏以陸說為長愚按若如陸說則學字不必改



為毀衣字不必改為衰繆字不必改為穆集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臯將為成宰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解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臯為之衰

成邑名孟氏食采之地子臯孔子弟子性至孝親喪泣血三年范蟬也蠶蠶也○成邑人有不為兄服衰者聞子臯至孝將為邑宰始為其兄服衰故成之人譏之曰絲必盛之以匡蠶績絲作纆而無匡解背殼似匡是解反為之匡冠必飾之以綏蜂頭上有物似冠而無綏蟬喙長似綏是蟬反為之

綏兄死宜為之衰而不為衰反因子臯而為之衰

用論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惡音

子春曾子弟子情直情言實也惡乎猶於何也○

禮親喪三日不食子春勉強至五日以非真情而悔之不欺也曾子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而不悔者非勉強故也亂氏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母乃不可乎



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母乃已。疏乎！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爲之徙市，不亦可乎？燿音燿，燿音燿。

問然之然，古注然焉也。陸氏曰：問其所以然。廙者，面仰天。巫者，主接神。暴之於日，覲天哀而雨之也。巷市者，哀而罷市，有急須之物，於里巷之內市之也。求雨而暴巫，廙皆虐而不可爲，惟徙市以致哀戚之意爲可耳。補

孔子曰：備人之祀也。離之，魯人之祀也。合之，善夫。

附謂合葬離之者，有以間其椁。合之者，兩棺並置於椁。善夫者，善魯人也。附葬當合。鄭氏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十五終



宋本黃氏日鈔

第三十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十六

讀禮記三

王制第五

漢郊祀志文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守封禪事江陵項氏安世曰王制之言爵祿取於孟子其言巡守取於虞書其言歲三田及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三官則皆取於公羊氏其言諸侯朝聘之節則取於左氏其餘必皆有所授石林葉氏夢得曰九州之地近於誣誕朝聘之禮疑於晉文所制愚按西漢惟有五經博士未嘗有六

經之名郊祀志言刺六經蓋班固生於後漢追為

此論而不計其實況孟子公羊左氏皆不在六經之列惟巡守見於虞書為列於五經然其書昭白正不待別集為王制而後可知其實周室班爵之制孟子生於周末其詳已不復可聞况漢人耶王制既與孟子不同周禮出於漢末之劉歆又與王制不同今諸儒之說禮者乃欲強三者之不同以為同回護條析動累萬言今皆不錄而惟以先出之孟子為正餘則取其折衷而不曲說者附之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



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

上大夫卿謂上大夫即卿也。不合謂不朝會也。此書先言王者制祿爵之事。公侯伯子男以下爵也。天子之田以下祿也。然與孟子不同。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則其爵不同。又曰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

元士受地視子男。則其祿亦不同。補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也。分夫問反。食音。初佳反。

此言授田之法。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按孟子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補

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



祿君十卿祿

此班祿尊卑之差也。必本於上農夫者示祿出於農等而上之皆以代耕者也。按孟子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以代其耕也補

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次國之上卿至下當其下大夫此臧宣叔之言見左氏傳成公三年永嘉徐氏謂春秋時士大夫以爲周制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持是藉口故每以臣而敵君偃然主盟會而不辭於是垂隴之盟三國之君在焉而士穀專之新城之盟七國之君在焉而趙盾專之未幾而樂林之師以四國之君會



晉大夫而不以為歉，鞞之戰以大夫而敵齊侯。漢梁之盟以大夫而傲其君，皆始於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之說也，而君臣之分紊矣。要之國雖有小大，君臣之分安可紊也哉！其有者不常有之，辭中士下士或有之，則制祿之數當居上士三分之一。

用徐氏及邵氏說補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間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國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

讀禮記一

四

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盼，其餘以祿士以為間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

與音班音預

晦菴曰：封國之制，漢儒止是立下一箇算法，非推施之。當今不可行，雖求之昔時亦難曉。設如夏時封建之國，至商革命若地多者，削其國以予少者，彼未必服，或以生亂。延平周氏曰：州二百一十國，與內縣九十三國，非實有其國，特計其地之所能容。慈湖楊氏曰：九州合為千七百七十三國，以應周千八百諸侯之數，牽合可笑。人群生天地間，



有血氣心知不能以無欲欲則爭則鬪則傷則殺其天性之美稍公且正者則足以服其比鄰比鄰歸之凡百取平焉則五有長十有長百有長千有長其德愈大所服愈廣是故有小國之君又有大國之君其爲君爲長者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其間有聖人出焉舉天下咸歸服之是爲帝爲王夫所謂爲君爲長者皆諸侯也大小之數多寡之數豈得而預定又豈能立新法更易之增損之以合王制所言之數耶武王克商滅國五十爾餘率因其舊漢儒乃爲是等等差不可少有增損之制亦

禮記卷之三

五

不思甚矣

集

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共御

音

**百里**謂近王城五十里合四面相距爲百里

**千里**謂去王城各五百里合四面爲千里

**官**謂官府所須

**御**謂進御所須此言以田稅共給其用也然豈

以近者供官遠者供御乎豈官府之供止百里服

膳之供必千里乎似當合王府之財而通其調度

乃可也

馬氏陳氏

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

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

上



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  
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  
為左右曰二伯

(屬) 聯連比(卒) 伍州聚也(正) 帥長八伯之屬八伯又  
二伯之屬。千里之外設方伯連帥故宜有之五  
國十國二十國亦宜或然但州必二百一十國恐  
不必然也  
臨川王氏

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

(甸) 則禹貢所謂甸服也(采) 則禹貢侯服之百里采  
流則禹貢荒服之二百里流也(甸) 者天子所自治

采主侯服之近者言流主荒服之遠者言采者食

采流者流放罪人之地也  
陳氏李氏說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自三公至元士皆以三數遞增之義取陽數窮於  
九九也陳祥道講義曰孔子聞郊子之言謂天子  
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孟子荅北宮錡之問謂其詳  
不可得聞諸侯已皆去其籍此書所載與書之周  
官及明堂位所載建官之數各不同不必切切求  
合愚按此書與明堂位皆漢人之文但當以書之  
周官為正

補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三卿**。司徒司馬司空。大國欲其權不侔上。故下卿皆命於天子。小國欲其權足以制下。故二卿皆命於其君。次國處大國小國之間。故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大夫言下不言上。以上大夫即卿。士言上不言中下。以中下士有時而缺。邵氏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

讀禮記三

七

王成

方伯專征。權重。故每國立三人為之監。先儒以三公之孤當之。孤亦一人耳。大國三卿既皆命於天子。夫孤者王朝之所遣。三卿者王命之所置。木共為三人歟。方氏與應氏補

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

內諸侯必祿者。不棄賢者之後。外諸侯必嗣者。不絕功臣之世。若內諸侯使有其地。則權移於下。而人主孤立矣。外諸侯不使之專其國。則藩屏無助。而人主亦孤立矣。陳氏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五



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卷音

**制**特為之制也。三公一命。卷者三公八命。服鷩冕加一命。則服衮冕也。**卷**即衮畫龍於衮也。龍能躍能飛或屈或伸。故曰卷。猶雲門謂之大卷也。天子畫升龍。三公有降龍而無升龍。若有加則賜者三公在內。八命出封則加一等。從九章而衮冕也。不過九命者八命加一命為九也。若七命則自鷩冕以下。五命則自毳衣以下。三命則希之衣一章。裳二章。為三。再命則玄衣黼裳。

一命則玄衣黼裳也。按虞書作服自日月星

辰以下凡十二章。鄭氏謂周升日月星辰於旗其衣服止自龍以下凡九章。林少穎謂周亦十二章也。鄭據左氏三辰旂旗為言。然左氏謂旗有三辰。何嘗謂衣無三辰耶。郊特牲王被衮以象天則十二章。皆備。鄭氏乃指為魯禮。豈周止九章而魯反十二乎。秦溪楊氏謂公既九章。推而上之則天子十二章可知。若君臣同服必無此理。賈公彥云鄭氏九章此無正文。乃以意解之。前乎鄭氏漢明帝用歐陽說。義天子備十二章。猶用周制。自鄭



氏說行古制始失集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此言官使民之有材者論擇辨定任以爵祿也其

後則言進士之賢者焉孔氏方氏說

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

弗故生未詳方氏曰使然爲故故弗故生不使之生也胡氏曰困苦之示若弗故生欲其改過未知孰

是然恐欲字誤作故字不可知○爵人所以勸君子

君子聚於朝故爵人於朝刑人所以懲小人人會於市故刑人於市既刑而棄之公家不畜之

矣大夫弗養之矣士弗與之言矣屏之四方雖政

賦亦不及之矣用劉氏說補其餘

諸侯之於天子也此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案昭三年左傳鄭子太叔曰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三歲而聘五歲而朝今漢儒乃移以言諸侯於天子刺經顧如此耶聘者相往來之名非



諸侯於天子之禮也

禮

天子五年一巡守。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

大音泰，賈音天，燧辟，四州，反。

大師掌樂之官，市，市典，市者，賈，謂物貴賤之數，典禮之官於周則太史。志，淫，言所志之淫，好辟，言所好之辟。同律，律者度量權衡之所自出，欲其有同而無異。古注陰管曰同，陽管曰律，以周官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為證，亦通。天子五年一巡守，至覲

禮記

十

諸侯出於虞書，可言刺經而作餘於漢文時五經。未知何據，然問高年陳詩可也。求市賈恐褻而擾耳。縱因市賈而知民好之，淫辟可於一時革之否耶？巡守者巡諸侯之無變法，易令苟諸侯無變法，易令則其餘皆諸侯能舉之矣，似不必屑屑也。補

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紕以爵。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

律，古注法也，謂命殿等皆法，葉石林以律為



以彰德未知孰是。凡言巡守時賞罰之事

補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於北嶽如西巡守之禮。歸假于祖禰用特

此刺虞書而為之。父廟曰禰。特者一牛。晦菴曰巡

守亦是立法如此。若一歲間行不遍則去一方近

處會一方諸侯

集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

社造乎禰

七報反

類宜造皆祭名。類者非郊而祭天故曰類與郊相

禮記

十一

黃文

類也。或曰類其神而祭之。宜者告以其事之所宜

行造者至也。即而告之。

陳氏馬氏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

天子。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

將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璜

然後為幣。未賜圭璜則資幣於天子。

昌六反音

皆所以節樂。祝狀如漆。篥中有椎。將作樂先

如小鼓。長柄旁有耳。搖之還自擊。圭璜璜

者幣之爵。以圭為柄。幣者釀秬黍為酒。和以鬱金

之草。謂之鬱幣。言馨香暢達也。○宮縣之樂



作也以祝先之故賜諸侯軒縣之樂不備其作也  
以鼗先之故賜伯子男將者持其所先以致天子  
之命而衆器從焉八命作伯賜弓矢乃得征上公  
九命賜鈇鉞乃得殺賜圭瓚亦上公九命未賜者  
則資鬯于天子而用璋瓚孔氏

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  
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類宮

命之教然後爲學主諸侯言之也小學八歲所入  
之學教以洒掃應對進退者也大學十五歲所入  
之學教以格物致知至治國平天下者也辟雍者

注云辟明離和類宮類班也班政教也詩傳離水  
之外圓如璧類者半之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  
地受命於社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  
訊馘告

造乎禰以上凡出皆然故前於天子將出言之自  
禡於所征之地以下則惟征之時爲然於其所征  
罵焉謂之禡若武成告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  
謂殷王受無道是也受成受成謀也馘斷其耳以  
其無聞也訊者生致之間其罪。釋奠于學



先師也鄭康成始分釋奠爲二說謂釋爲釋菜謂  
奠爲奠幣後世因其說又分釋奠釋菜爲二禮謂  
釋奠之禮三獻謂釋菜之禮一獻是鄭說既異於  
王制之本文後世行禮者又異於鄭氏之本說矣  
然釋奠一事分爲二說而乃輕重不同王制之言  
釋奠豈輕重異禮一時兼行者耶愚按釋奠即舍  
采蓋天子諸侯視學及始立學天子出征反告于  
學其所行之禮凡三皆言以采而非言以菜皆獻  
以三而非獻以一與士之始入學而止以菜爲祭  
者其禮全不相干鄭氏因月令誤以采字爲菜遂

亦誤以士始入學之禮釋王制天子反告于學之  
禮耳文王世子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先師秋冬亦  
如之周禮曰春入學舍采合舞月令出於呂氏之  
月紀月紀之元書曰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入舞  
舍采凡此三者皆天子諸侯視學之禮高誘注云  
舍猶置也置采帛於先師之前以贊神也是釋奠  
即舍采而非釋菜也此釋奠之禮一也文王世子  
又曰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行事必以  
幣此始立學之禮是釋奠亦即舍采而非釋菜也  
此釋奠之禮二也今此王制謂天子出征反釋奠



于學此即天子反告于學之禮蓋釋奠之禮三也與前所釋奠無以異也柰何鄭氏既註以爲奠幣又註以爲釋菜耶鄭氏之誤蓋自月令之誤始也月紀本云入舞舍采月令訛爲習舞釋菜天子諸侯祭先師豈但用菜祭祀合樂侑食豈方習舞入舞之入與習聲相近而訛以入爲習舍采之采與菜字相近而訛以采爲菜漢儒傳焉月紀既誤鄭氏因而分注釋奠之釋爲釋菜則誤益甚矣且釋奠非特於先聖先師然也山川廟社皆用之養老之禮於先老亦用之檀弓之載葬禮亦曰有司以

几筵釋奠于墓左彼其祀山川廟社與先老與墓地亦豈用菜者耶贊見先用幣故事神亦先奠幣名曰釋奠釋奠云者釋置采帛而奠安於神位之前此蓋取交神之始禮之最重者言也若菜則菹也物之薄而禮之末也後世雖因鄭氏之說間行釋菜之禮亦未嘗不用腥牲脯脩而獨用菹也豈有捨禮之重者不以名反以禮之末陳爲名耶若祭獨以菜則有之蓋士始入學見先師之禮學記曰大學始教皮弁祭菜是也人無生而貴者世子之始入學亦然文王世子曰既興器用幣然後



釋菜是也。言立學之後既已興器用幣然後世子祭菜。故繼之云教世子也。喪禮載君弔大夫亦釋菜以禮其門神。蓋禮之至輕者也。若王制乃天子告先聖先師之禮。鄭氏不當例注釋。莫之釋為釋菜。天子諸侯未嘗獨以菜祭先聖先師也。補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

乾音干

**無事**謂無兵喪之事。**三田**公羊氏謂三時有田。惟夏不田。方氏謂即乾豆賓客君庖三事。與易田獲

禮記三

十五

作

三品同。乾豆謂上殺而中心者。腊之為祭祀。豆實次殺。死差遲以供賓客。下殺死最遲以供君庖。不敬謂簡祭祀略賓客。先神而後人。先人而後已。其序如此。氏方

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故

作綏今如字

田車有綏。田者所執以升降。田車有佐。田者所用以驅馳。於大夫言佐。則天子諸侯用正車可知。殺則不復驅車。故下之止之。不合圍不掩羣。已殺

王制



而下其綏止其佐車皆不忍多殺也以大綏言天子小綏言諸侯佐車言大夫重輕之別佐車止而後百姓獵尊卑先後之序馬氏說

獮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麝不卵不殺胎不殀天不覆巢音迷

表反天鳥老反

獮祭魚十月月令在正月豺祭獸九月鳩化鷹入

月草木零落十月蟲蟄九月虞人掌山澤之官梁

絕水取魚者祭魚祭獸謂豺獮聚魚獸以祭其先

請禮記三

十六

罝罝小網火田以火焚之而田獵麝卵胎天四者皆

未成物重傷之巢上覆則毀。天生萬物以時

聖人贊之以德地生萬物以氣聖人贊之以禮所

以輔相天地而交萬物有道也劉氏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

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

為出祭用數之例

冢宰者冢以位言其高宰以職言其主也制國用

者如今度支制其多少之用也杪者木之末以喻

歲之終也必於歲杪者待五穀皆入五穀黍稷

注



麥稻也三十年之通者每年所入分爲四分一分擬爲儲積三分爲當年所用則所留已一分二年又留一分三年又留一分是三年總得三分可爲一年之蓄通三十之率當有十年之蓄也仿者古注以爲十之一方氏謂仿謂卦之仿則四之一然恐槩以餘數言之耳集

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喪用三年之仿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

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

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樂音

喪不祭不以吉事干凶事也唯祭天地社稷不以所親廢所尊也越躐也紼輻車索也未葬前常屬紼於輻以備火災今祭天地社稷故越躐此紼而往祭所也暴猶耗浩猶饒不奢不儉常用數之仿也國有常蓄民無飢民天子乃日舉樂以食程氏謂古人居喪百事如禮廢祭可也今人百事皆如常獨廢祭不若無廢爲愈晦菴謂卒哭之前不巳而廢卒哭之後以衰服特祀於几筵之前



衰常祀於家廟不讀祝不受胙補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三年之喪自天子達

尊者舒卑者速父母之喪無不同用鄭氏說

庶人縣封葬不爲兩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支子不祭縣用之

喪不貳事謂哀不暇他及喪從死祭從生即中唐葬以士祭以大夫之類補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

讀禮記三

十八

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昭如字

太祖之廟西方東向子孫之廟南北相向而對列

於太祖之廟前太祖之子北方南向取其向明故

曰昭太祖之孫南方北向取其深遠故曰穆曾孫

則復爲昭玄孫則復爲穆昭常爲昭穆常爲穆但

以左右爲昭穆而不以昭穆爲尊卑故五廟同爲

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

一世自爲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

各全其尊故昭與昭爲列而無嫌乎子加於父穆







禘禘音

禘特也。特祭太祖。禘合也。合祭羣祖於太祖之廟。春物少，故特祭。餘則合也。諸侯禮殺於天子，四時祭不備。禘者春禘，亦特祭太祖也。禘一，牲一，禘一，禘一，禘一。禘者，夏禘，則一年特，一年禘。嘗禘，禘者，秋嘗，冬烝，皆合祭羣廟也。此皆時祭之名，非喪畢之禘。及不王，不禘之大禘，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集羣祖謂之禘。集諸說補

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

大牢也。畜牲之所。大牢具牛羊豕，以其大曰大牢，少牢羊豚而已，以其小曰少牢。祭備庶物，薦以時物，庶人之薦取其易得者而已。陳氏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

繭栗，牛角方生，其形似之也。角握者，手可握，角尺者，長及尺，凡用牛不同，以純。庶羞者，為上。無故



謂不祭饗祭饗而後殺凡言不踰者皆奉已不敢

過奉先之禮用鄭氏補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

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鹿音鹿亦反

藉借也借民力以治公田而不稅民所自治之私

田廛市宅也賦其市地之廛而不稅其交易之物

關者竟上門也譏察異言異服之人而不征取商

賈之人麓山足水流者曰川鍾者曰澤以時入如

獺祭魚然後入澤梁之類而無禁也圭潔也卿以

下必有圭田以奉祭祀圭田無力役布帛之征夫

讀禮記三

卷一

昌

發語解古注訓治字非集

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田里不粥墓地不請粥音

粥賣也○役不過三日所以寬其力田里不粥所

以定其居墓地有常不請求餘處所以寧其親氏

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

事任力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上度如字下大洛反

將慮反上食字音嗣

司空冬官掌民事者執度之度丈尺也度地之度

量廣狹也沮澤浸潤之處山川沮澤時四時者隨

地有氣候之不同也○山川沮澤所以辨地宜時



四時所以候天氣量地遠近興事任力所以均人力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寬其力而饒其食也

陳氏  
鄭氏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川大谷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重輕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和胡  
反

民材謂其氣性材藝異制謂川谷之形勢異齊讀如五齊之齊謂其性情緩急不同異和謂其嗜好不同。天地之氣所至不同民生其間與之不同

讀禮記三

卷二

四

故居處民材亦隨其所不同惟各因之而修其教齊其政而已齊亦修之義非強其下使齊一也故曰不易其宜

補

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好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

丁  
反



雕題者雕刻也。題額也。謂雕刻其額以丹青涅之。  
交趾者趾足也。南蠻卧時頭並向外足在內而相  
交夷易也。蠻慢也。戎好兵狄善守或曰狄辟也。同  
穴無別行邪辟也。寄象鞮譯者皆轉通言語使與  
中國相領解。寄者寄傳內外之言。象者倣象內外  
之言。鞮之言知譯之言陳也。五方之民性不可  
推移地氣使之然也。東南之地卑而蛟龍鍾焉。故  
俗之所尚者文身雕題。西北之地高而鳥獸羣焉。  
故俗之所尚者衣皮羽毛不特其俗尚亦寒燠之勢  
異也。曰有不火食有不粒食言僻遠之地間有之。

而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其事雖異無不  
自足其足聖人欲達其志通其欲故又各爲之置

通言語之官

孔氏陳氏馬氏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  
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  
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大洛反參七

參相得者以地邑民居相參使無曠土游民樂事

大洛反參七

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者民富而可教也。

馬氏

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  
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



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紕惡

司徒地官掌邦教者六禮冠昏喪祭鄉與相見凡  
六七教者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凡  
七八政者一飲食二衣服三事為四異別五度六  
量七數八制六十曰耆七十曰老無父曰孤無子  
曰獨淫過侈也逮及也簡差擇也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  
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  
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  
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

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與音

者六鄉之老也以告者告于司徒也庠鄉學也

習鄉謂鄉飲也郊者鄉之外遂者郊之外有司

空以富之矣有司徒以教之矣而猶不帥則鄉老  
以告于司徒會耆老習射習鄉習射上功以示之  
行能習鄉尚齒以道之孝悌有不變移之左移之  
右又移之郊又移之遂四變然後屏之遠方重絕

人以惡也

周氏陳氏葉氏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  
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



不征於司徒曰造士

鄭反

**鄉**即鄉老也。**學**大學也。**征**徭役也。秀於一鄉謂

之秀士中於所選謂之選士其俊德謂之俊士其

成德謂之造士將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天

子之學者不征於司徒次第優賢也

陳氏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

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

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

適丁歷反

七到反

卷五

**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者也**四術**詩書禮樂

也**四教**春秋教禮樂冬夏教詩書也然四教不可

一日缺豈分四時凡入學必以齒序者王太子至

俊選不以貴賤而以長幼也

鄭氏陸氏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

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

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

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

將出學注謂九年大成之時也小胥大胥小樂正

皆樂官之屬也不舉者食不舉樂也棘者欲其悔

過之速寄者示其有復之理於東西不於南北者



南北太遠也。○前章言士之不帥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夫屏之遠方極惡之人罪必不可赦者也人之資稟有高下而偶不可教則亦出之於學聽其爲庶民而已既出而有犯于有司然後加之罪未晚也何至屏之遠方夫既疑已甚矣此章又謂屏逐之罪雖王子不免焉不其又甚也耶且德行在平日豈一視學之頃所能變而於此乎決爲已甚之罪耶王制漢人之文不知於古何據屏之而曰寄亦與終身不齒之義似相反王制必刺經而作也當曰扑作教刑柰何舉四凶之罪以爲不

讀禮記

卷六

卷六

帥教之罪耶凡王制多漢人傳聞之言而未必古有其事也補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司馬夏官掌邦政凡入仕者皆司馬主之進士者將進而用之之名故自掌教之樂正移名於掌政之司馬自秀士選士俊士造士凡四等自論定而官官而爵爵而祿之凡四等其謹如此補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



以其不能任大夫之事不惟貶之於其生而又貶之於其死

鄭氏方氏

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

**有發**謂有軍旅事而發士卒也以司徒教之者以

司徒主衆又主教故與司馬相參

鄭氏孔氏

凡執技論力適四方羸股肱決射御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

**執技論力適四方**言執技藝論勇力而適四方者

**羸股肱**謂羸露以宣手足之力決射御謂決勝負

讀禮記三

〇六七

文

於射御此以力言也**技**不惟射御而止凡**祝也史**

**也醫也卜也及百工**之人以技事上者皆**技也**不

**貳事**不移官皆使專於所業也然藝成而下惟鄉

黨則與序齒出鄉則不得與士齒仕於家者僕之

類也亦然

集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

不聽附

從輕赦從重

**司寇**秋官掌刑者**辟法也**必三刺者一訊之羣臣

二訊之羣吏三訊之萬民**刺**本訓殺必三訊而後

定其可殺與否故曰三刺事見周禮三刺之官有



旨無簡不聽者。旨意也。簡所書獄辭也。雖求得其旨意而無誠實之狀，亦不敢論定其罪，比附於法者，從輕法。若赦之，則從重。集

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

制制而用之也。五刑墨刑劓宮大辟也。必即天論者，刑本天討有罪，故以天意論罪，不敢容已私也。  
郵過也。郵，呂刑所謂五過。罰，呂刑所謂五罰。皆罪輕而在五刑之外者，麗於事。謂各附麗於本事，不假別事為喜怒而遷其罪也。補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

讀禮記三

六八

文

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汎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汎，草劍反。比，必利反。

汎，廣也。與汎愛之汎同。比，附也。原，父子之情以恩掩義，立君臣之義以義掩恩。輕重言其罪淺深，言其情大小。言其辟，悉其聰明，則得其情，致其忠愛，則哀矜而勿喜。獄疑與衆廣，諱之衆以為疑，則赦之。小大之比，即呂刑所謂上下比罪，權之別之。盡之矣。然後成之而決焉。陳氏

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



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

成獄辭。訊獄之辭已成也。史司寇之吏掌官書者。周禮鄉士史十有二人之類是也。正長也。此書既言大司寇又言正則正謂小司寇也。棘木之下外朝之地也。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周禮注謂棘者取其赤心而外刺也。三者審之又三也。古注以又作宥亦通。獄辭既成史以告于正。正告大司寇。大司寇聽之而後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而後再告于王。王又親自審之者三然後制刑謹之至也。補

凡作刑罰輕無赦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刑例音

凡作刑罰者雖輕無赦所謂刑故無小懼赦之則犯者衆也。上刑是刑罰之刑下例是例體之例刑之已成而不可變猶例之已成而不可變死者不可復生。死者不可復續。故君子最盡心焉。刑例補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博







朱之類。關關門之吏譏呵察也。○禁以齊衆犯而赦之則犯者多故雖過亦不赦。圭璧至戎器上所用在私者粥則慢禮用器至正色上所制違制者粥則亂政錦文至飲食粥則靡俗五穀不時至禽魚不中殺粥則傷物故治市之法皆禁之關者市物所由入之門故先譏呵之并出入之異言異服者用李氏補

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烏路反

大史之官典掌禮事執簡冊所記之言奉進先王之諱及所惡忌之日若子卯日不用者用鄭氏方氏說

禮記註

卷二十一

李

天子齊戒受諫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制國用齊個反

會古外反力報反

齊以齊其內心之動戒以防其外物之侵謹之至而神明其身者也司會者冢宰之屬掌計要之官也成者計要也質之言平平其計要也市司市也百官司徒司馬司空三官之屬也○歲終羣臣奏

司



歲事諫其王以十歲中所當改爲之事。天子齊戒而受之。司會以一歲之計要質於天子。冢宰亦齊戒而受其質。大樂正人材之所主。大司冠民命之所繫。司市國貨之所出。三者皆要而重。亦以其成從司會而併質於天子。大司徒司馬司空又齊戒而受其質。司徒司馬司空之屬總曰百官者。又各以其成質於長。其長各轉以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者。古說謂天子平斷畢報百官復齊戒而受之。山陰陸氏謂百官各又自受其質也。然則歲終以其一歲之成質於天子者。凡三司會一也。樂正

司寇司市之三官從司會以質二也。司徒司馬司空受百官之質以質於天子三也。若百官則各又受其在下之質。自上達下各見其成。然後蜡祭飲酒以休老勞農。成歲事以計今歲之所入。制國用以待來歲之所出。按冢宰司徒司馬司空五官皆齊戒受質。惟宗伯不與。以典禮有常無可損

益也。

冬凍說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暮用之。

倫音

燕禮。殺羔於俎。行一獻之禮。坐而飲酒。以至於



饗禮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依尊卑為獻取數而已食禮不飲酒享大牢以禮食之其禮以飯為

主孔氏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

年彌高養彌厚八十者使人致其養九十使人代受

五十異粢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

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

粢糧也膳善食也珍奇美食也○隨年為品愈老

愈備然豈必人人及於是哉

孔氏

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給衾

冒死而后制

經戶交反

凡皆謂送死之具年愈高則備之愈宜數歲制謂

棺也不易可成故歲制時制謂一時乃辦衣物之

難得者月制謂一月可辦衣物之易得者日脩謂

棺衣已辦但日日脩

九十日脩不保月也

八十月制不保時

也七十時制不保歲也若絞給衾冒一日二日可

為必死而後制君子弗忍預為之也凡預為之者

皆非倉猝可辦不得已而為之者也創其始曰制



治其壞曰脩

合方氏孔氏陸氏說

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

五十始衰，自此食肉衣帛，皆所以扶其衰。九十衰之極，養之尤宜，無所不至。

方氏

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

杖者所以扶其力而優其禮也。九十就其室問之，又以珍羞從而就養之，謂非復杖之可扶，難使之造朝也。

用方氏補

讀禮記三

卅四

四

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

不俟朝，謂揖君即退，不立以俟朝禮之畢也。月告

存，謂君使人每月問存否，而老者告云存也。秩，常

也。日有秩，日有常膳之賜也。

用鄭氏說

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

力政，力役之政也。服戎，兵戎之事也。賓客，擯相之

事。齊，喪。齊，戒與喪紀之事也。力政，服戎，此免於公

者也。賓客，齊衰，此免於私者也。蓋代之以子孫矣。

方氏  
馬氏



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衰麻爲喪。

爵謂賢者命爲大夫。不親學不能備弟子禮。致政還其職事於君。衰麻爲喪。與曲禮七十惟衰麻在

身同義。鄭氏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

國老。卿大夫致仕者。庶老。士及庶人在官致仕者。諸儒皆以養國老者爲大學。養庶老者爲小學。蓋

禮記三

卅五

丁戊

因王制之言而意之。皆無所考。然上與下東與西。右與左自有差次。已明不必更添大小爲說。用馬氏

補說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皞而祭。緇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

養老。皞况甫反

皇冕屬畫羽飾焉。鳳皇之羽五采也。夏收。殷皞。皆

冠名。收言收斂髮也。皞之言撫所以覆飾也。深衣

上衣下裳相聯深遠也。夏尚黑。燕衣黑衣也。殷尚

白。緇衣白衣也。玄亦黑也。祭言冠冠在首尊之也。



養老言衣衣在體親之也孔氏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

引其年之高下以爲養禮之隆殺氏方

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基音

一子一人不從政則老者廢疾者有所養居喪不從政則生者得以盡其哀戚將徙者不從政所以寬之也始來者不從政所以安之也周氏

讀禮記

廿六

昌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

餼廩也鄭氏

瘖聾跛躄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彼我反

瘖不能言聾不能聽跛躄不能行斷者支節斷絕

侏儒短人。先王之時瘖者以之實土聾者以之司火則者以之守園則則跛躄斷者之類也侏儒以之扶廬扶謂扶持廬謂戟柄也所以使在下者無廢才而人人各得其養在上者無虛用而事事



各極其精故曰百工各以其器食之器者隨材之

義也

孔氏方氏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

地道尊右故男右女左車患阽危故從中央

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班白者不提挈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

食

禮記

父之齒年長以倍者兄之齒十年以長者行行列

也任指擔負言也并者少壯代老人并擔之重則

分擔之也不徒行必以車不徒食必以肉

陸氏

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

大夫有田祿祭器當自具祭器未成不造燕器者

當先神而後人

周氏

方一里者為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為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為田九萬億畝

此自方里為井井九百畝積而至天子之地方千里以開方法筭千里內畝數

補

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



而遙。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

此因王畿千里。開方畝數。又總計天下開方畝數。然亦以數約之耳。補

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

此又以諸侯百里之地而計之。然地勢不齊。未必如是之斬斬也。亦言算法云耳。

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此以周八寸爲尺。與漢十寸之尺。展計。補

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爲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間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間田以祿。



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間田。

此因三代封建之法而推衍算法如此。補

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為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為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

此以天子縣內千里筭開方法亦非實有此國也。

用調  
氏補

禮記

卅九

音

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四百四十人。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音

此用孟子君十卿祿一章筭數。補

天子之大夫為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

三監即篇首言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者。



惟方伯得視元士元士五十里若諸侯皆有之  
盡王畿其足以容之乎方氏陳氏

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賜爵  
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

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者謂世子世國  
之初也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者懼其專也用方氏補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  
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

**鄉**鄉飲鄉射也**相見**賓禮也**重**爲百工技藝也**異**  
別五方用器不同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數**百十

也**制**布帛幅廣狹也鄭氏

### 月令第六

秦相呂不韋集儒士使著所聞爲十二月紀名呂  
氏春秋每篇首皆有月令此書即其文也其衣服  
器皿官名雖多雜秦制然能仰觀日月星辰霜露  
之變俯察蟲魚草木鳥獸之化以修人事以授民  
時庶幾虞書曆象之遺意故君子有取焉至其以  
五行分配五帝蓋本鄒衍五運相生之說從而推  
衍一一分配天子南嚮所居自有定位乃每月而  
各異其處天子五路所用自有異宜乃每月而

讀禮記三

四十

永

月令



拘其色犧牲一也時各變其所生器服一也時各變其所尚五穀六畜日用飲食之常也亦隨時而變剪剪焉若不可以相通則未免於拘矣且五氣布而四時行盈天地間無乎不在若四時各得其一機絨不運塊然窮獨何名造化何分配若是其拘而冬行春令之應亦豈能一一盡合耶大抵秦漢之書多以先王遺說為本而雜以後世煩碎為博王制一篇不過因孟子數語周禮六典不過因周官一書從而增益以廣舊聞一列於經無敢輕議往往而然不獨月令也故月令固非盡述二代

諸禮記

四

卷

之制亦非立為秦人一代之制呂不韋姑集衆聞而按時行事若可垂訓記禮者又從而取之顧其文辭間有差誤多呂氏之本文為是而月令之傳寫為訛月令孟春書鴻鴈來方春非鴈來之時呂氏云候鴈北則呂氏為是而月令訛也月令迎夏還反行賞既還則不必言反呂氏云還乃行賞則呂氏為是而月令訛也月令上丁習舞釋菜臨祭豈方習舞釋奠豈獨用菜呂氏云入舞舍采注謂奠采帛以贄神則呂氏為是而月令訛也胎天之天呂氏作天注云麋子為天月令乃作天折之天



夫曰毋殺孩蟲胎夭飛鳥則天亦一物甚明此亦  
呂氏是而月令訛也燒炭之炭呂氏作炭注云不  
欲天物月令乃作死灰之灰夫仲夏物長故戒伐  
木燒炭若灰則何以燒爲此亦呂氏是而月令訛  
也月令曰毋舉大事以搖養氣呂氏元文作蕩搖  
於氣月令曰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呂氏元  
文作毋發令而干時月令曰神農將持功夫神農  
田官之稱而持功則幾於不文呂氏元文曰神農將  
巡功謂將巡視之是亦皆呂氏是而月令訛也呂  
氏云土潤溽暑月令訛以溽爲辱呂氏云美土疆  
月令訛以疆爲彊呂氏云巡遠方月令訛以巡爲  
順呂氏云蟄蟲咸俯在穴皆瑾其戶月令訛以穴  
爲內呂氏云審棺槨之厚薄營丘壠之小大月令  
訛以營爲塋呂氏云地氣且泄是謂發天地之藏  
月令訛以且爲沮呂氏云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  
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注云草實曰蔬此言山  
林藪澤之物也月令乃以蔬爲蔬夫蔬者植之畦  
圃豈取之山林藪澤此訛也呂氏云乃畢行山川  
之祀及帝之大臣天地之神祇注云天曰神地曰  
祇此言天地各有其屬也月令乃獨言天地之祇





宋本黃氏日鈔

第三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夫上既言天下安得不言神此訛也冰已入作冰以入亦訛也夫漢人取呂氏之月紀為月令已亥之為三豕亦勢然也而諸家乃各於月令曲為之說無有取呂氏而證之者豈真以月令之書同於夫子六經而呂氏春秋在所不道邪然此實出於彼遡流而不知源奚可也蓋亦有呂氏本誤而月令為是者孟夏王瓜生而呂氏作王善生當從月令季夏溫風至而呂氏作涼風至當從月令月令季冬雉雊雞乳今曆家以雉始雊雞始乳分而為二以足七十二候之數而呂氏正總云乳雉雊亦

當從月令故併考之云補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參所林反如字

孟春斗建寅之月夏正之正月營室二十八宿之室星正月中日在營室十四度參西方宿尾東方宿是月昏旦居中中指正南而言補

其日甲乙

春屬木甲乙木日也甲言萬物孚甲乙軋乙而生其帝大皞其神句芒

大皞伏犧氏以木德王天下故祀為帝句芒少昊氏裔子名重為木官故祀以配皞廣大句芒





生句屈有芒角注

其蟲鱗其音角

蒼龍木屬也其類為鱗故於春則其蟲鱗樂三分  
羽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屬木故其音角角觸  
也觸地而出戴芒角也疏註

律中大蕤丁仲反 七豆反

律候氣之管以銅為之中猶應也候氣之法作十  
二管於密室各月於其方埋之取葭灰實律管中  
氣至則灰動大蕤者正月之律長八寸此言正月  
之時候氣飛灰應於大蕤大蕤之義謂萬物出達

禮記三

四四

丁仲

而蕤聚於上凡皆注疏之本說如此祭邕謂大蕤  
鍾名正月之律清濁與大蕤鍾聲相應故曰律中  
大蕤孔氏嘗辨其非而新安王氏主之按高誘呂  
氏春秋註亦曰竹管與大蕤音和集

其數八

天三生木地八成之言八者舉成數本鄭氏說

其味酸其臭羶

適於口為味通於鼻為臭酸木實之味也羶草木  
之氣也此主木之臭味言而凡酸羶者比屬焉

補註



其祀戶祭先脾

戶竒而在內陽自內出之象故祀於春脾土藏也

方春木盛剋土故祭先脾以土養木

方氏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雁來

魚上冰者冬寒魚伏春陽魚游水上而近冰獺祭魚者獺聚魚祭其先鴻雁來呂氏春秋作候鴈北

此五者皆立春後氣候也五日一候一月六候一歲七十二候皆於蟲魚草木占其時至而氣應

補

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王食麥與羊其器䟽以達

音

讀禮記三

四五

丁亥

青陽左个明堂之東向堂北頭室也鸞路以鸞鈴在衡馬八尺以上曰龍蒼則春時之飾也食麥與羊是時之所生也器則䟽鏤通達以象陽氣之射

出

用方氏及高誘注補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齋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爲常

音旋相息亮反



大史禮官之屬掌國之六典正歲時以序事相三公也。典六典法八法也。宿言宿於此。離言離於彼。日月星辰之行或宿或離有定數焉。大史掌之不可差忒。貸忒也。經紀謂天文進退度數。毋失者戒使推筭明也。初謂舊法常須遵奉故曰以初爲常。○還反。按呂氏春秋作還乃本經釋文亦作還乃。貸呂氏春秋作忒本經古注亦音忒皆當從之。月令即呂氏春秋之文蓋傳寫誤耳。補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報

元善也。曰主甲至癸十干爲言辰主子至亥十二支爲言干屬天故祀帝擇日之善郊用辛也支屬地故躬耕擇辰之善耕用亥也載耒耜措之參于保介之御間者乘車三人天子在左執御者在中保衛而服介冑爲車右者在其右其載耒耜而措之車上也必參錯於御與車右兩人所立之間不敢近左邊天子所立之處以車上地狹置耒耜則



則妨至尊之立非便也躬耕而反公卿以下皆侍而勞之以酒補

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脩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上時掌反術音遂道音導相去聲

田謂田峻主農之官舍東郊舍止東郊監治農事術周禮作遂遂小溝也夫間有遂遂上有徑端其徑路不得邪行以敗稼穡相視也阪險傾危也廣平曰原下濕曰隰準平也直正也此因陽氣蒸

黃禮之三

四七

達可耕之候命飭農事先均地域補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乃脩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母用牝禁止伐木母覆巢母殺孩蟲胎夭飛鳥母麇母卵母聚大衆母置城郭掩骼埋胔才賜反

母用牝為傷妊也孩蟲蟲未成如孩者胎謂未生

天謂生而已出者然按月紀天與天字義並不同麇子曰天鹿子曰麇胎天指麇子為言非夭折之天當從月紀又按王制不殺胎不夭夭則胎與天皆物名亦與月紀合骨朽曰骼肉腐曰胔此月因仲春將釋奠而先習舞并命脩凡祀典命祀山



林川澤百物之所生也。毋用牝至禁伐木胎天以  
下懼傷生也。毋聚眾置城郭懼妨農也。掩骼埋胔  
推其所愛於生者以及其死者也。凡皆體春生之  
德也。用鄭氏孔氏馬氏說

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  
我始。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

謂不可逆生氣也。天地人於春皆生之始也。兵其  
反也。補

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行秋  
令。則其民大疫。焮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

令。則水潦為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

孟音西。冬音。章音反。

**摯**至也。蔡邕云折傷。首種古說稷。蔡邕云宿麥。高

誘月紀注春為歲始。稼穡應之不成。故曰首種不

入。○此章自鄭氏以來。皆以天之時令錯行為說。

至晦。菴先生始云。人行此令。則召天之災。今考高

誘。呂氏春秋注云。春木也。夏火也。木德用事。法當

寬仁而行。火性炎上。故使草木槁落。不待秋冬。天

氣不和而國人惶恐也。木生也。金殺也。而行其令。

春陽也。冬陰也。而行其令。故皆致災變。此可輔晦

菴之說。補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

仲春夏之二月是月日在奎五度弧星在輿鬼南  
建星在斗上是月昏旦是星中於南方餘月昏旦  
星昏舉二十八宿此獨舉弧與建星非二十八宿  
者由弧星近井建星近斗井凡三十三度斗凡二  
十六度其度最寬若舉井斗不知何日的至井斗  
之中故舉弧與建星弧在井十六度建星在斗十

度

用孔氏疏及  
高誘月紀注

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  
夾鍾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始雨水

禮記

卷四九

任

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為鳩

仲春始至則夾鍾之律應夾鍾陰律也夾助也始  
雨水以下皆記時候鷹好殺而擊以秋陰類也化  
為鳩使鷺者能仁陰為陽所化物理如此用孔氏補  
天子居青陽大廟乘鸞路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  
倉王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青陽大廟明堂東向之中也

補

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擇元日命民社命有  
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音

囹圄獄也桎梏械也在手曰桎在足曰梏肆掠者



肆意拷掠省者察也將赦其輕微。○凡皆助生氣禁其逆生氣者補

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禘。天子親往。

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鞬授以弓矢。

于高禘之前。禘音梅。禘大木反。

玄鳥燕也。高禘所求嗣之神也。御侍也。鞬弓衣也。

弓矢者男子之祥也。○春分祀高禘。祈嗣后妃以下皆從。乃禮后妃之侍。見於天子者。於高禘祠之前。示以得男之象。補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

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

戶。蟲蟄之穴也。生子不備。謂骸竅有虧。同鈞。角。正。皆謂平之也。鈞。如四鍬。既鈞之鈞。度。丈尺也。量。斗。桶也。稱。上曰衡。百二十斤曰石。甬。今斛。權。今稱。錘。概。平斗斛者。○日夜分以下。皆記時候。因雷發。示警戒。因日夜分。施均平。補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脩闔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

仲春



諸家以舍爲止謂耕者至此少息然仲春農耕方殷豈有止息之理高誘呂氏春秋謂皆耕于野少有在都邑之舍者於理近之諸家以用木爲門用竹葦爲扇高誘謂闔扇門也蓋門戶成扇所以闔也極簡明諸家皆考寢廟之制高誘謂寢以安身廟以事祖亦簡明母作大事竊意因出耕于野遂脩都邑居舍事之大於此者則妨農而不爲補是月也無竭川澤無鹿陂池無焚山林

竭川澤灑陂池主漁者言焚山林主獵者言皆爲春時遂生物之理無盡類天物也謂方及

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

鮮鄭氏云當作鮮

獻羔祭司寒也開冰二月四陽大壯抑其太過也

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

上丁上旬丁日也仲丁中甸丁日也用丁者馬氏謂文明故也蓋丁屬南方火故馬氏云爾樂正樂官之長也習舞釋菜按呂氏月紀元文作入舞舍采注云入學官也舍置也置采帛於先師之前以贄神也月令皆用月紀之文而此乃以入爲習采爲菜恐傳寫誤爾上下已舍采而仲丁再習樂者



鄭氏謂季春將合樂也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

不用犧牲是月尚生育而不殺也。更易也。皮者鹿

皮幣者玄纁束帛。用圭璧更皮幣者。圭璧陽精之

所生。皮幣陰功之所成。以陽易陰。順陽義也。高誘注及

氏方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

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

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為害。

人行此令。則召天災。各以其類至。補

讀禮記三

五二

清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

三月節日在胃。星七度。七星南方宿。牽牛北方宿。

皆以是月中於南方。用高誘呂氏春秋注

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

姑洗。素典反

姑洗陽律。姑故也。洗新也。謂陽氣養生去故就新。

高誘呂氏春秋注

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田鼠

化為鴛。虹始見。萍始生。鴛音如

桐始華以下皆三月之氣候。鴛鴦也。田鼠化為鴛。

月令 季春



陰類之慝者遷乎陽而其性和也。虹陰陽交會之氣，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雄曰虹，雌曰蜺。明盛者為雄，闇微者為雌。高誘注并孔氏馬氏說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蒼玉食麥與羊，其氣䟽以達。

青陽右个明堂東向之南隅

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乃為麥祈實。

鞠衣說者謂后服色如鞠，薦此為蠶祈助，然本文

禮記

五十二

文

未嘗明言薦之者，乃天子非后妃也。高誘呂氏春秋注：春皆尚青，此薦鞠衣未達。舟牧主舟之官，五覆反者，以舟涉險，故謹之至，必乘舟而後薦鮪者，示親漁也。因而祈麥實於寢廟焉。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禮賢者。

以物宣散之時，當順天散物，不可積聚納之於內，故自布德行惠以下，皆所以出淹滯而助陽宣物也。孔氏馬氏

季春



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田獵置罟，羅罔畢，翳餒獸之藥，毋出九門。音導，罟子，斜反，罟音浮。

羅罔反於

司空掌土之官，獸罟曰罟，鳥罟曰羅，罔畢所以掩兔，以其似天上畢星，故謂之畢。翳射者所以自隱，餒則委之以食而毒焉，故曰藥。九門，呂氏春秋作國門。預除水潦，便民事，鳥獸方乳，禁傷生。

說

是月也。命野虞無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

讀禮記三

五四

具曲植蓬筐，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

之服，無有敢惰。

居呂反，卿許亮反，觀古喚反，省所景反，高誘呂氏春秋注如字。

野虞主田及山林之官，無伐桑柘，愛蚕食也。鳴鳩拂羽，戴勝降桑，蠶生之候也。致曲而織曰曲，取直而立曰植，席之粗者曰蓬，宮之方者曰筐，皆蠶具也。禁婦女無觀者，戒其遊觀，省婦使者，省其他役使，勸其一於趨蠶事。此章言親蠶以供祭服，鄭氏

及高誘注

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

月、季春



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母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  
毋悖於時母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

工師百工之師五庫各以類相從金鐵為一庫皮  
革筋為一庫角齒為一庫羽箭幹為一庫脂膠丹  
漆為一庫審量者度其庫之所容也工師日監之  
使守時制用孔氏補

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  
大夫親往視之

樂陽聲也春陽中也大合樂必待陽中之末中聲  
之所正也馬氏

禮記卷三

卷五

李

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游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  
數

累牛者累繫之牛騰馬者騰躍之馬游牝于牧者  
使之生育所有犧牲及小馬之駒小牛之犢皆書  
其見在之數至秋畜產之時知其舊數欠少與否  
及生息多少孔氏

命國難九門磔禳以畢春氣

禳乃反

命國難呂氏春秋作國人饑驅除不祥也又磔牲  
於門以禳於四方之神而春氣盡矣呂氏春秋此  
下有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十字用鄭氏補



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早降兵革並起

人行此令則召天災本晦菴說補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

四月節日在畢十二度真南方務北方宿是月昏

旦時各中於南方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夏屬火丙丁火日也丙丁言文明炎帝神農也以

火德王天下祝融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火官

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中呂

朱鳥火屬也其類為羽故其蟲羽徵音屬火位南

方故其音徵仲呂陰律孟夏氣至則仲呂之律應

馬氏高說注并鄭氏

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

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故其數七火味苦火臭焦

鄭氏

其祀竈祭先肺

火王故祀竈肺金藏也夏火盛克金故先祭肺以

金養之鄭氏方氏



螻蛄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

螻蛄。蛙也。凡皆言氣候。五日一候。補

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旒。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明堂左个者。南堂之東偏。以春言之曰青陽。以夏言之曰明堂。其實一也。夏屬火。故色尚朱。色深曰朱。色淺曰赤。菽水穀。雞水畜。夏食之以減熱氣。器高以粗者。象火炎上。補

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

讀禮記三

五七

文

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及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補

還及行賞。按呂氏春秋作還乃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作封侯。慶賜。然封侯非常典。亦恐堯豆耳。補

乃命樂師習合禮樂。命大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

大尉。秦官。贊。贊白之也。遂。達也。舉。用長大之人。謂秀出於衆者。補

是月也。繼長增高。毋有壞墮。毋起土功。毋發大衆。毋伐大樹。



皆所以順陽氣也。長而高者陽上達也。勿壞勿墜。

即所以繼之增之也。用高誘及馬氏說

是月也。天子始締

初服暑服。

命野虞出行田原。為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巡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

夏則農居田間之廬。舍冬則歸都邑之居。今當農作。故使毋休于都。補

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

夏田曰苗。驅獸使勿害苗而已。不大獵取之也。補

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

彘水畜。以嘗麥者。水勝火。先薦寢廟者。一食不敢

忘親。鄭氏方氏

是月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

聚畜百藥。蕃蕪之時。毒氣盛也。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以其枝葉靡細。故曰靡草。靡草至。心之所生。故不勝至陽而死。麥秋至者。物成於秋。而麥獨成於夏。於時雖夏於麥。則為秋。靡草死。麥秋至。而斷決薄刑。小罪。蓋亦因時順氣。秋日用刑之漸也。陸氏補



一以給郊廟之服

收繭稅者命婦就公桑而蠶以繭為稅桑多稅多

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又也

酎春醞重釀酒也鄭氏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

為敗暴風來格秀草不實所

人行此令則天災各以其類至用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日危中

五月節日在井十六度亢東方宿危危北方宿是月

昏日時皆中於南方孔氏及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

蕤賓蕤人

蕤賓陽律仲夏氣至則蕤賓之律應陰始生為主

而陽為賓陽至午向衰草木蕤矣故名蕤賓高誘

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小暑至螳螂

生鵙始鳴反舌無聲

小暑夏至後六月節暑極於季夏進未極尚為小



鵙搏勞反舌百舌鳥以能反覆其舌為百舌語故謂之反舌一陰生而慝作螿螂鵙皆陰類或感微陰而生或感微陰而鳴詩七月鳴鵙者幽地寒氣晚也反舌感陽中而發故感微陰而無聲凡皆記五日一候高誘呂氏春秋注及鄭氏馬氏方氏說

天子居明堂大廟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養壯佼七切

明堂大廟南向堂之居中者也壯言形之大佼言色之好夏養壯佼冬養耆老可知方氏陸氏

是月也命樂師脩鞀鞀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

調竽笙篳篥飭鍾磬祝敔鞀大刀反亦作鞀鞀步西音池亦作鞀鞀馬八

反歐魚呂反

樂師樂官之長脩均執調飭五者皆治其器物習其事之言鞀即鞀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鞀禪也以禪助鼓節奏鼓者鞀也應聲者鞀也皆所以節樂也故脩之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絃瑟長八尺一寸二十七絃管長尺圍寸如篳而小併兩而吹之蕭編二十二管長尺四寸凡所以宣音也故均之干盾也戚斧也戈戟長六尺六寸羽以翻舞者凡所以舞者也故執之竿三十六簧



十七簧古皆以匏爲之筮即箎長尺二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橫吹者以竹爲之簧者笙等之名氣鼓之而成聲凡吹竹者故調之鍾金磬石鞀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木椎左右擊以節樂鼓木虎背上刻七十二鉏鋸以長尺之木櫟之而成聲凡皆金石木之器故飭之高誘注及孔氏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

名山大川百源所出能興雲雨者故爲民祈之雩者吁嗟以求雨之祭也天子大雩帝故用盛樂百

讀禮記三

六一

縣謂畿內之邑百辟卿士謂生有益於民者死亦能有益於民故命之雩祀以祈穀實天子之雩及於上帝百縣之雩及於百辟卿士此重輕之別也

齊氏

農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

寢廟

雛雞也含桃櫻桃鷓鴣鳥所含食故曰含桃果之先

成者也羞者以美物進之曰羞孔氏

令民毋艾藍以染母燒灰毋暴布門閭毋閉關司母索挺重囚益其食隱步反



無刈藍以染爲藍青未成無燒灰呂氏春秋作毋  
燒炭注云爲草木未成不欲天物毋暴布謂是月  
炎氣盛猛暴則脆傷門閭毋閉陽氣布散也關市  
不索順陽敷縱不搜索民之隱物也挺寬也寬重  
囚而又益其囚之飲食也高誘注及鄭氏

游牝別羣則繫騰駒班馬政

游牝別羣以陰生不欲耗陽也繫騰駒者防其相  
蹄齧也馬政謂養馬之政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齊戒處必掩身  
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者欲定心氣

讀禮記三

卷五

王

百官靜事毋刑以定晏陰之所成

和尹見反

日長至者日長之至極死生分者陽主生陰主死

進謂進御也和謂致五味調和之也靜事毋刑者

不欲動而有爲也晏安也陰德安靜孔氏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董榮

皆候也鹿陽類感陰生而角解半夏藥名夏半而  
生故名半夏

是月也毋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  
升山陵可以處臺榭

夏火王之時南火王之方用火則火太盛傷微陰



之生也。居高明以下皆順陽在上。鄭氏

仲夏行冬令則電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勝時起。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

人行此令則召天災。時庵說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日奎中。

六月節日在柳九度火大火即心星也。心東方宿。

奎西方宿。是月昏日時皆中於南方。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  
林鍾

讀禮記

卷三

昌

林鍾陰律。季夏氣至則林鍾之律應。林泉也。鍾聚也。萬物之蕃茂止於此矣。

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為螢。

溫風始至而下皆候也。

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明堂右个南向之西偏。鄭氏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鼈。命澤人納材葦。

漁師掌魚官。四者皆水族。必於季夏取者。欲以盛。



暑之氣燥其皮甲利其耐久故也。葦謂荻之小者，可織爲薄，必擇其材者，故名材葦。命澤人納之生於澤也。高氏

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爲民祈福。

四監者，天子畿內分百縣，縣有四郡，各置大夫爲監，秩常也。百縣供芻有常數。

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倉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

以爲旌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

質，音二，又他得反。

婦官者，婦人善別五色，故命其官使染采白與黑，謂之黼，黑與赤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法故法者，常法故者，舊比也。質正也。良善也。非其質爲詐，非其良爲僞。旌章即詩織文鳥章之章。質，呂氏春秋作忒。高誘註方氏馬氏

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



養氣說者謂萬物生於夏而氣主養。故不欲搖動之。按呂氏春秋作搖蕩於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說者謂預出徭役之令以驚民。按呂氏春秋無發令而干時以妨神農之事。神農將持功說者謂持有守意。將持功謂秋成在後。按呂氏春秋作命神農將巡功。高誘注昔神農能殖嘉穀。後世因名其官為神農。此因水潦盛昌而命其巡行堰畝脩治之功。補

是月也。土潤辱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

禮記三

卷六五

五

土潤辱暑。說者謂土為火所蒸。故潤。既潤則水勝。火反辱焉。按呂氏春秋作土潤溽暑。是水氣當暑。蒸潤而然耳。燒薙其草。以水浸之。可美土疆。說者謂疆如強梁之疆。土疆謂土之不可化者。以燒草而化之。使美也。按呂氏春秋可以化土疆。是疆即疆界之疆。非強梁之強也。月令即呂氏春秋之文。而字偶訛。說者即曲為之辭。允當以呂氏春秋元文為正。補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民乃遷徙。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

月令

季夏



不時。鷹隼蚤鷙。四鄙入保。

解音仙。數苦伐反。

鮮落不待黃而落也。多女災。以純陰之氣過盛而

反傷之也。

氏方

中央土。其日戊己。

戊言戊己言起。萬物至此茂盛。其含秀者抑屈而起。因為日名。五氣順布而四時行。木火金水分主四時。而土氣則無往不在。故四時之間戊己日各有九。先儒謂之寄王焉。火生土。土生金。季夏之末在火金之間。故於此言中央土。此即坤在西南。致養之地。間於離兌。離火也。兌金也。坤在其間。中

讀禮記三

卷十六

聖

央土也。

用橫渠說補

其帝黃帝。其神后土。

黃帝軒轅氏。以土德王天下。后土共工氏之子。句龍

其蟲倮。

倮者六月土王之時。物轉壯。大露見。不隱藏也。

孔氏

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

聲始於宮。宮數八十一。屬土。凡聲數多者濁。數少者清。黃鍾數最多。季夏主土。聲最重。故黃鍾於律位雖屬子。而季夏之氣至。則黃鍾之宮應。

陳氏

其數五。

月令 季夏



天五生土地十成之。但言五者五中數也。呂氏說

其味甘其臭香

鄭氏謂土之臭味也。然土安得有臭味。竊意土爰稼穡稼穡作甘而其氣則香爾。補

其祀中雷祭先心

雷者古人穴地而居。開其上取明。故兩雷之後。出開闢象中雷。取明其地不當棟而在室之中央。因名室為中雷。祀中雷祭先心皆中也。補

天子居大廟大室。乘大路。駕黃駟。載黃旂。衣黃裘。服黃玉。食稷與牛。其器園以闕。

禮記

卷七

文

大廟。天室南向之中央。黃土色。稷。生。皆土屬。園。象土。周布於四時。闕。象土。含物。呂氏春秋闕作揜。補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

七月中。日在翼十五度。建星在斗牛之中。北方星畢。西方宿。是時昏旦中於南方。補

其日庚辛

秋屬金。庚辛金日也。庚言更辛言新。萬物至秋更改。新成。因為日名。本鄭氏說

其帝少皞。其神蓐收

少皞帝。皞之子。以金德王天下。號金天氏。蓐收少



皞氏之子名該為金官

高誘注并鄭氏

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

涼氣至物備寒生旃毛商屬金夷則陽律孟秋氣

至則夷則之律應夷言平則言法也

鄭氏孔氏

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地四生金天九成之故九金數金味辛金臭腥孟

秋始內由門入故祀門肝屬木金克木故祭先肝

以養金

鄭氏及高誘注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

涼風至至鷹祭鳥皆記候鷹擊鳥於大澤中先四

禮記注

六八

文

面陳之而未食世謂其祭先是時始行刑戮順時

氣

高誘注春秋注

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

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總章即明堂之西向秋則居之各總章者西方總

成萬物章明之也左个蓋其南偏戎屬秋白金色

麻實有文理屬金犬金畜器廉深象陰閉藏

高誘注并

鄭氏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

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



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還反呂氏春秋元本作還乃順彼遠方元本順作巡巡行也。凡皆順肅殺之氣言之非必誅伐誅伐因事不得已而行豈因時舉行之常典哉補

是月也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愆罪邪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劓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羸音盈

此順秋氣而修刑也。理者獄官皮曰傷肉曰劓骨

請禮記三

六九

聖

曰折骨肉皆絕曰斷傷者瞻之而已劓則察折則視斷則審此蔡邕高誘之說或以審斷屬下文以審斷決為句亦通但下文獄訟必端平於上下文不類若以審斷屬上句則決獄訟必端平文稍協耳。羸解也羸者縮之反蓋有餘之名天地始肅故當以戰斂為務補

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斂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脩宮室坏牆垣補城郭

反步

坏土塊以土塊增塞其穴。秋穀既登而修水隄



防之事補

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

凡非收斂之事皆所不宜行方祗

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瘡疾。鱧魚

介蟲敗穀。謂蟹食稻。越語云。今具稻蟹無遺種。孔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日昏觜中。觜子斯反

八月中。日在角十度。牽牛北方宿。觜觶西方宿。是

月昏旦皆中於南方。嚳氏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

南呂

南呂陰律。仲秋氣至。則南呂之律應。呂助也。南呂

者替陽秀物。部

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盲風至。鴻鴈

來。玄鳥歸。羣鳥養羞。

盲閉暗之稱。玄鳥燕也。羞謂所食。養之所以備冬

藏。自盲風以下皆記候。

天子居總章大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



白王食牀與犬其器廉以深

總章大廟明堂西向之中

補

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

陰氣發老年衰故共養之

高誘注

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小大度有短長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

司服主衣服之官上曰衣下曰裳衣畫文裳刺繡以至小大之制長短之度皆主衣裳言之禮服也衣服有量言所受各有量各循其故法此主燕服及他服言之也冠帶有常無苟變於昔示民有常

讀禮記

卷七

王

也。凡皆因寒氣將至而備衣服及之

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撓枉撓不當反受其殃

有司理官也申重也孟秋既命之今又命之也以直為曲曰枉以是為非曰撓撓亂之也

補

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

宰宰牲者祝祝神者純色曰犧未殺曰牲食草曰芻食穀曰豢物色駢黝之別。凡皆言祭祀之牲



天子乃難。以達秋氣。

難乃反

**難**即難。逐不祥也。達秋氣使不壅閉。

補

以犬嘗麻。先薦寢廟。

**天**金畜也。麻始熟。故嘗之。

高誘曰氏注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塞滯。困倉。

禮古反

藏而留。穴曰竇。盡藏之曰窖。圓曰困。方曰倉。

高誘氏注

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蓄菜。多積聚。乃勸種麥。無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

**蓄菜**所以禦冬。種麥又以續食。

補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壞戶。殺氣浸盛。陽氣

請禮記三

七十二

日衰。水始涸。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

甬。

甬音

**坏**以土增益。穴之四旁。使通。明處稍小。十月寒甚。

乃閉之。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以其尤重而內實。

故謂之石。角。呂氏春秋作齊。

用孔氏補

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

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凡舉大事。

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

易以反

**易關市**謂輕其稅。大數謂陰陽。凡舉事必順天道。

謹因其事類。毋干于逆。

補



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

數所角反

收雷先行雷已收聲又先時而行也

補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

九月節日在房五度虛北方宿柳南方宿是月昏

旦中於南方

鄭氏高注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

無射

音亦

無射陽律季秋氣至則無射之律應萬物無射也

鄭氏

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為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

皆記時候

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

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右个北偏

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

內謂收斂入之也無有宣布而出見於外



乃命冢宰。農事畢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祇敬必飭。

要謂多少之總數。籍田所耕千畝。供上帝之藉田。

也。神倉以其供神。故曰神。

禮氏

是月也。霜始降。則

一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

力不堪。其皆入室。

百工休。寒而膠漆不堅也。入室冬之事。此預戒也。

鄭氏

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

于天子。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朝日。與諸侯所稅。

禮記

卷十四

禮

於民輕重之法。貢賦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以

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

禮氏

習吹。秋冬重吹也。嘗者宗廟之秋祭。以其犧牲告

備于天子。秦以建亥月為歲首。故於季秋預備來

歲之事。

鄭氏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

及七駟。咸駕載旌旄。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指

扑。北面誓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

禽于四方。

禮氏

五戎。謂五兵。刀。劍。矛。戟。矢也。馬政。謂齊其色。度其



力使堪同乘也。僕謂田僕掌御。七騶謂趣馬也。夫天子之馬六種則六騶。又有總主之人并六騶爲七。析羽爲旌。龜蛇爲旒。級謂正車副車之等。整設謂列而陳設之。屏謂田所門外之蔽。擗插也。扞。扞楚也。厲飾謂嚴厲其容飾。主祠典祭祀者也。祭禽謂以所獲禽祀四方之神。此因田獵教兵。命僕騶咸駕車。各以等級整設于天子之屏外。司徒臨誓之。天子乃親射。命主祠者祭神以報獲功而終焉。補

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蟄蟲咸俯。在內皆墜。

禮記三

卷五

禮

其戶。乃趣獄刑。毋留有罪。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

在內。呂氏春秋作在穴。墜謂以土塞之。祿秩不當謂私恩所增加。供養不宜謂非常之膳求不可得者。草木黃落與蟄蟲咸俯候也。因草木黃落而伐薪爲炭。斧斤以時入山林也。因蟄蟲咸俯而趣刑殺氣已至。不敢留獄也。收祿秩之。不當謹於養人。收供養之。不宜節於奉已。允所以順歛藏之義也。補

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

月令 季秋



稻始熟也

鄭氏

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孰噉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燄風來至民氣解惰師興不居孰音東噉丁計反孰鼻窒不通師興不居不得居上也呂氏春秋作師旅必興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

十月節日在尾尾十度危北方宿七星南方宿是月昏旦中於南方鄭氏

其日壬癸

禮記

七六

冬屬水壬癸水日也壬言任癸言揆時萬物懷任於下揆然萌芽因為日名高注鄭氏

其帝顓頊其神玄冥

顓頊高陽氏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以水德王天下玄冥少皞氏之子曰脩曰熙相代為水官高誘呂氏春秋注云少皞氏之子曰循未知孰是集

其蟲介

介甲也象物閉藏地中龜鱉之屬鄭氏

其音羽律中應鍾

羽數四十八屬水數最少聲最清應鍾陰律子孟冬



氣至則應鍾之律應應者其種類

其數六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六舉其成數

用鄭說

其味鹹其臭朽

水曰潤下潤下作鹹氣若有若無曰朽

用尚書及鄭氏

其祀行祭先賢

行門內地各守在内故祀之鄭氏據檀弓躡行之

說謂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較壤厚二寸廣五尺輪

四尺腎屬水自用其藏不以所克者為養意一歲

終於此也

集補

讀禮記三

七七

什

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

蜃大蛤晉語曰雉入于淮為蜃雉火屬蜃水屬

水陰凝也凍陰氣閉而陽不能融也雉為蜃陽不

勝陰而為其濫也虹以陰干陽而見是月陰壯故

藏不見凡皆記候也

鄭氏馬氏高注

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

玄玉食黍與粢其器闕以奄

玄堂左个即明堂北向之西偏鐵驪黑馬色如鐵玄

淺黑深黍屬火氣水畜相資也器闕以奄象閉藏

用鄭說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



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于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

先人有以國事死者賞之恤其孤寡。

鄭氏

是月也命太史釁龜筮占兆。審卦吉凶。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

釁者殺牲以血塗其隙。物有釁隙則祆作。以牲血厭其變焉。蓋除釁之謂也。周禮龜人上春釁龜。秦以十月為歲首。故於此言之。筮者筮之著理不待釁。連言之耳。兆者龜之繇文。是察者是正而審察之。獄吏阿黨者罪。

用鄭氏孔氏補

是月也。天子始裘。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圻城郭。戒門閭。脩鍵閉。慎管籥。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塞後徑。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筮立龍之小大。高卑薄厚之度。貴賤之等。

級

音

先代反下鬼字惡則反

蓋藏謂倉困藏其中而蓋其上。鍵者門扇之後闕。兩木穿上端為孔。閉者謂將高關門以內孔中。塞者邊城要害處。喪紀者以禮數紀之。筮立龍。秋作營。謹蓋藏以下奉時之閉塞也。



下喪者人之終冬者歲之終亦順天時也

方氏

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案度程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

工師工官之長效功錄見百工所作器物功致者

功力極其至每物之上刻勒所造工匠之名以考

其誠誠即功致者也功有不當即不功致者也

鄭用

氏方氏補

是月也大飲丞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天子乃命將

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大飲丞與羣臣飲丞謂物之可薦者衆也天宗謂

日月星辰公社謂以上公配社祭然愚意公社別

民社耳臘謂以獵所得肉而祭之五祀門戶中窰

窰行也角者力相抵

鄭氏

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衆庶北民以為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

水虞澤虞也漁師斂人也。此謂收水澤之賦而又禁其擾然恐不若澤梁無禁之相安也



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災各以其類至。

補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辟中。日軫中。

十一月節。日在斗十二度。東壁北方宿軫南方宿

是月昏旦皆中於南方。

鄭氏及高誘注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鍾。

黃鍾律之始。仲冬氣至。則黃鍾之律應黃者中之

禮記

卷之八

此

色。天子之德也。萬物黃萌。聚於黃泉之下。故曰黃

鍾。

鄭氏及高誘注

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冰益壯。地始坼。鶡旦不鳴。虎始交。

鶡旦求明之鳥。陽物。是月陰盛。故不鳴。虎陰物。感

陽生而交。冰益壯以下。皆記時候。

鄭氏

天子居玄堂大廟。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旒。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閔以奩。

玄堂大廟北向之中。

飭死事。



古注謂飭軍士必有死志。皇氏謂死為逃亡。未知孰是。按呂氏春秋無此句。而此句亦無所屬。補

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

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為發天地之房。諸螫則死。民

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暢。勅。反。

氣自內而外為沮。自下而上為達。天地壅蔽。萬物

不使宣露。與房舍相似。氣沮泄。是為發其房。暢充

也。謂萬物充實。不發動。按呂氏春秋沮泄作且泄。

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

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道。所。景。反。孔。作。藏。省。

讀禮記三  
奄尹。王領奄豎之官。奄。謂精氣閉藏。尹。其正長也。

。凡因閉藏申嚴宮禁之事。補

乃命大酋。秣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絜。水泉必香。

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母有差貸。

蘇音述。湛。子廉。反。貸。他得反。

大酋。主酒官。用麥曰麴。用米曰蘖。其。清。也。熾。炊也。

火齊。生熟之中也。六物。秣稻。至火齊。凡六。貸。呂春

秋。作。成。用。孔。氏。補。

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

盛德在水。故徧祀之。用。馬。氏。說。



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

不自斂藏者。聽人之取。以警之。能取食林澤者。教之。侵奪者。罪之。補

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疏起

日短至。短之至極也。諸生萬物之生蕩者。生意之動。事欲靜者。凡事靜以待定。補

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

芸與荔皆香草。荔馬荔挺。生出也。結者。蟄初向下。今宛而上。故屈結也。麋澤獸。得陽氣之初。而角解。凡皆記仲冬之候。補

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陰盛而堅也。

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

凡以應天地之實。疏

塗闕。廷門閤。築園囿。此所以助天地之閉藏也。

順時氣。鄭氏



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分霧宜真雷乃發聲行秋  
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蝗蟲  
為敗。水泉咸竭。民多疥癬。雨于付女

雨汁雨雪雜下如物有汁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氏中。

十二月節。日在婺女。八度。婁西方宿。氏東方宿。是  
月昏旦皆中於南方。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  
大呂。

大呂陰律。季冬氣至。則大呂之律應。大呂助陽。宣

物類

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鴈北鄉。鵲始

巢。雉雉雞乳。雁古豆切

鴈北鄉。順陽而復也。此月方鄉北。後月建寅。云候  
鴈北。則歸矣。孔氏云。此據早者。恐非也。鵲知避歲

所在。於是來歲之氣北矣。故始巢。雉。小畜感於陽

而後有聲。雞。未畜麗於陽。而後有形。皆季冬每五

日之候。雉。雉雞乳。呂氏春秋作乳。雉。雉。補并集方氏馬氏說

天子居玄堂。石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

玄玉。食黍與稷。其器闕以奄。



玄堂右个北向之東偏

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

乃多反

難難也大難盡逐陰慝為陽導也旁磔者披磔其

牲禳除陰氣於四方之門也出土牛者牛屬丑土

勝水故出是以送寒氣此驅除之終事又農耕之

始事也後世土牛之法以歲之幹為首之色甲乙

青丙丁赤戊己黃庚辛白壬癸黑以歲之支為身

之色寅卯青巳午赤申酉白亥子黑辰戌丑未黃

以立春日之幹為角耳尾之色支色為脛納音色

為蹄以立春為策牛人前後立春在十二月望即

策牛人在牛前示農早立春在十二月晦或正月

朔即當中立春在正月望即近後軋氏方氏

征鳥厲疾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征鳥鷹屬厲疾者殺氣之極捷疾嚴猛物不極不

反鷹將復為鳩也此候也帝之大臣謂句芒之屬

天之神祇謂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屬天神地祇

而此言天之神祇者總言之皆統於天也然呂氏

春秋作天地之神祇。殺氣候畢故徧祭以報而

各及其佐補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此潛詩所謂季冬薦魚也此時魚性定而美補  
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水

寒極而冰盈腹堅則其堅達於內非特形於水面

而已命取水者非特將以備暑亦以達陽氣用方

冰以入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

器種章  
勇反

冰以入呂氏春秋作冰已入五種五穀之種耦耕

古者多以人耦耕詩稱十千為耦論語長沮桀溺

耦而耕蜡祭之報迎猶迎虎而獨不及牛古耒以

牛耕也至莊伯牛名耕則此時必有以牛耕而字

之歟耒以木為之長六尺六寸底長一尺一寸中

央直者二尺三寸句者三尺二寸底謂耒下向前

曲而接耜者耜以鐵為之廣五寸耒耕者所推耜

以入土。大寒氣過農事將起終則有始也鄭氏

命樂師大合吹而罷合古答反

吹者人氣故用以迎陽氣大合吹即罷可以知其

無蕪矣氏王

乃命四監收秣薪柴以供郊廟及百祀之薪燎

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鄭

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

冬令 季冬



且更始專而農民毋有所使

日所舍爲次。二月一移次。去年季冬次玄枵。今年季冬復次於玄枵。故曰窮于次。月遇日相合爲紀。紀謂月繫於日也。亦去冬會玄枵而歲一周。故曰窮于紀。二十八宿更見于南方而歲一周。故曰星回于天。幾終者近於終。更始謂來年正月農事將起。預戒專一。無他役使。孔氏方氏及高誘注

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命宰歷卿

禮記

卷八

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

次。次第之也。禮記注疏。猶次也。歲終預議來歲之事。次諸侯之犧牲以事上帝。同姓之芻豢以奉寢廟。卿大夫庶民以事山川。又總以民咸獻其力示民力之普存也。犧牲之用幾何。要各有司存。所謂民力之普存也。民皆得盡其力。然後舉以事神。無愧耳。如必盡天下之供輸以爲祭。不幾於擾也哉。此皆後世推測之言耳。補



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爲妖四鄙入保行春  
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  
敗國時雪不降水凍消釋

疾久而不瘥曰固

方氏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十六終





宋本黃氏日鈔

000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8.012

第三十二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十七

讀禮記四

曾子問第七

此篇多著處凶禮之變。曾子所問三十七。子游一。子夏二。故以曾子問名。篇文類檀弓。不知誰所集。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禪冕執吏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母哭。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於殯。東几上。哭降。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舉幣。大音泰。禪。禪支反。自。自。自。自。自。自。

**攝主**謂上卿代君聽國政者。禪服者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禪。言禪者取其績績。天祝禪衣而冠冕。接神則吉服也。祝聲三者以警神也。几筵於殯。東明繼體也。反位反朝夕之哭位也。舉幣者舉而下埋之階間也。此論君薨後世子生而告殯之禮。禪冕吉服以告。既告而後衆哭。反位。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宗。大祝皆禪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

曾子問





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祝山川

奉勇反震七雷反從才用反見賢遍反

三日世子生之三日也如初如告生之時也大宰主教令之官大宗主宗廟之官少師主養子之官哭踊三者三每踊三度爲一節如此者三故曰三者三。此世子既生三日之後以名見於殯之禮宰宗人皆贊君事者子拜稽顙奉子者拜哭也踊襲衰杖成子禮也言北面著子雖幼莫不臣也言師著不可一日無師傅也

鄭氏陸氏

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犬宗從大祝而告于禰三月乃名于禰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

君已葬而世子始生則告于禰禰父之主也父在三月而見始名故亦三月而名於禰

補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禰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道而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

五官五大夫典事者道而出祖道而出。出必告



于祖奠于禩反亦如之事死如事生也又及於社稷山川者推事親之道以事神也諸侯受命于天子爲宗廟社稷山川之主將暫違去以適天子之國禮宜洞達周徧若此用妨氏補

諸侯相見必告于禩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于祖禩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后聽朝而入

五廟太祖與二昭二穆五官五大夫。此言諸侯適異國見諸侯告行告至之禮視適天子之禮爲殺補

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至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脩葬事其虞先重而後輕禮也音賓

並有喪謂父母若親同者同月死葬是奪情故先輕者奠是奉養故先重者次者大門外之右平生待賓之次凡柩車出葬至次則孝子哭盡哀今爲先葬輕者故自啓殯及葬皆不更新奠行至次亦不哀以重者尚在殯於其輕而先葬者殺禮也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脩葬事此謂先葬輕者而反



然後奠禮而告於未葬者之殯遂脩後葬之事鄭氏改殯爲賓謂告語於賓諸家皆從之蓋以反葬不復可言殯也不思葬以輕重分先後此正輕喪先葬畢然後再舉重喪而告於重者之殯不必改殯爲賓補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

宗子大宗子雖老無有無主婦者謂承祭祀也故雖七十猶娶然此謂無子孫者若有子孫則老而

傳孔氏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

禮記卷四

四

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掃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有冠醮無冠醴父没而冠則已冠掃地而祭於禩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冠者謂賓贊冠禮醴重醮輕三加冠每一加一醴醴則三加後總一醴醴是古之酒故重酒是後代之法故輕若因喪而加喪冠則服除不復行冠禮不改冠乎曾子再問也天子賜弁冕歸設奠而服奠



不改冠。夫子引類言之也。父沒而冠之禮併言及

之也。周禮氏補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

旅酬者，尸止爵之後，主婦致爵于主人，次主人致爵于主婦，尸致爵于主人，主婦主人酬賓及獻長兄弟，衆兄弟內兄弟于房中，賓酬長兄弟，長兄弟酬衆賓，衆賓酬衆兄弟。此所謂旅酬，見於特牲者。

禮記四

五

也。小祥不旅酬，謂奠酬於主人，主人酬於賓，賓不舉，主人所酬之饌，至大祥則旅酬矣。昭公小祥而旅酬，孝公大祥而不旅酬，過與不及，皆非禮也。孔氏

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爲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

禮記四



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

饋奠謂在殯時與謂執事不足謂月朔殷奠有牲牢黍稷用人多朋友加麻故士奠用朋友。○天子諸侯斬衰者莫以服重者與祭所以重其喪也。大夫服斬衰者不與避正君也。士齊衰者不與避大夫也。曾子疑身重服而與執事為輕喪重祭故夫子答之如此。  
鄭氏方氏

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總不祭又何助於人。

禮記記四

前所謂喪服者與祭蓋喪祭也此所謂祭蓋吉祭也故雖總麻之輕亦不與也。  
用方氏補

曾子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長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

廢猶除也。已方除喪而復與他人之喪祭不可擯相非行事之正於禮或可。  
用方氏補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婿使人弔如婿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婿已葬婿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



不得嗣為兄弟。使其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

父喪稱父。以弔。母喪稱母。以弔。各以其敵也。世母即伯母。無父母則稱伯父母。以弔。不得嗣為兄弟。言遭喪不得成昏。為夫婦。有兄弟之義。未成昏。故託兄弟為辭。遭喪之餘。無望生全。故以此辭於女。女不敢嫁而待之。服除而後成昏。壻之於女。氏父母死亦然。補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

禮記四

七

卷

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

布深衣。深衣之麤者。縞。白絹。總。束髮長八寸。縞。總。以縞為總。女嫁在塗。聞壻之父母死。即變服而往。聞己之父母死。即反而奔喪。補

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魚

曾子疑初昏遭喪不成禮。喪除更為昏禮。孔子謂



祭禮奉祖先尚不追償昏禮飲生人不復可知說孔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  
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  
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智反

不息燭將遠父母兄弟也不舉樂親之代謝感世  
變也廟見謂舅姑没者稱來婦始來歸也祭於禰

以婦有其養之禮

用鄭說補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  
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  
示未成婦也賢反

遷朝廟也皇天也皇祖姑壻之祖母同昭穆者非

草屨歸葬女氏以未廟見不得婦姑之命鄭氏

曾子問曰取女而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  
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以嘗請期故齊衰而弔然未成婦故葬而除服氏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  
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也昔者

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

主自桓公始也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

栢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為主客入弔



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應音餘起吏反。鄭許亮反。

偽猶假也。用兵以遷廟主行無則以主之命行。齊桓公假為主以行歸而置於廟遂為二主。哀公荅衛公拜康子亦拜是為二孤之始。鄭氏說。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禘祭於祖為無主耳。

讀禮記

九

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禘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皆反。

齊車金路示有齊敬之心。天子崩諸侯薨則藏諸主於祖廟象有凶事而聚也。君去國以廟主從鬼神依人而行者也。主木主天子尺二寸諸侯一尺。祝迎主祝接神者也。蹕止行者老聃陳國苦縣賴鄉曲仁里人為周柱下史或為守藏吏。鄭氏說。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



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主命受命于主，主在廟而受其命以行，不以主行也。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昔者魯昭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

禮記記四

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

昭公年三十乃喪齊歸，猶無感容，又安能不忍於慈母？天子練冠以燕居，蓋謂庶子王爲其母，其言又非也。家語云：孝公有慈母良。

鄭氏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衣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其兵。曾



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犬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兩霑衣失容則廢

諸侯之廢禮增天子崩與夫人喪并天子之廢禮四爲六補

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

接祭謂接續行事遇變而遽不暇舒徐也

本方氏說

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醕不酢而已矣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

扶晚反音倫

三飯者尸三飯告飽則止若常禮則祝侑尸再飯天子之禮至十五飯今殺禮故三也醕者以酒滌口飯畢主人酌酒醕尸今殺禮故不醕也酢者主人酌尸尸酬主人今殺禮亦不酢也畢獻者攝主醕尸尸酢攝主又獻祝而畢無獻佐食以下之禮也。天子初崩哀感未皇祭祀既殯而祭不得純如吉禮既葬則祭彌從吉

用孔氏補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比至于殯自啓至于反哭奉帥天子

帥循也諸侯待既葬而祭亦如前章天子之殺禮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邊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犬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醕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總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總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

室中之事謂獻尸祝佐食耳大夫以喪廢祭者九士併總不祭則小功亦不廢所廢凡十一於死者無服謂舅與舅之子及從母昆弟凡皆已之母親於已則服總於已所祭之祖禰則無服位尊則以事而廢禮者少位卑則以事而廢禮者多重輕之別也

氏方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羣



平

不羣立旅行恐與人苟語而忘哀也已有喪而弔人之喪若為彼哀則忘己之親若為親哀則哭彼

為虛

本鄭氏說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禮也

私喪私家之喪殷祭三祥之祭殷者其禮盛也○初為君服不敢為親私除若君服除後乃可為親

禮記卷四

卷四十三

全

行二祥祭以伸孝心孔氏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

曾子承前章問私喪可除遇有君服而弗除及君喪既除則於私喪但行殷祭而不再行除喪之禮是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答謂時已過而不再舉因及祭不追補之事為證補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



殷事朝望薦新之奠。君喪既殯而無事，父母新喪而有事故，常在家，惟朝望奠則往君所。補

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

君已啓殯而遭私喪，歸哭而反送君。君未殯而遭私喪，歸殯而反君所。補

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

大夫卿之總稱，內子大夫之適妻。此承上文在

禮記四

十四

君所時，其家使人攝祭，大夫妻於君之喪亦之君所，朝夕否者，君所朝夕之奠，大夫有私喪者不與。補

賤不誅貴，幼不誅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誅之，諸侯相誅，非禮也。水反

誅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謚。幼賤不誅，貴長嫌諛也。天子稱天以誅，明非欺也。諸侯不相誅，防私也。禮當誅於天子。補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柩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經，䟽衰菲杖，入自闕。



升自西階。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

君大大士一節也。

（釋）薄曆反，音問。

（戒）猶備也。裨，周身小棺也。共，殯服。謂君已大斂，殯

（服）謂布深衣，直經散帶，共之以待其至。子，嗣君也。

其子麻弁，經衰杖者，棺柩未安，不忍成服於外也。

闕，觀闕也。喪歸殯，客位故入自闕。升自西階，此言

已大斂於外而歸殯者也。如方小斂歸而後大斂，

則其子惟加免於首，亦未麻弁，入自門，升自阼階，

使如生還，禭。

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

遂既封而歸，不俟子。禭，（古）音空，如字。

（既引）謂喪在塗，封封土於墳。子，謂嗣君。君喪在

塗而聞父母喪，遂送君喪，封墳即先反，不待其闕。

君，（鄭）氏，胡氏。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

曰：遂既封，改服而往。

葬時着免，聞君喪則待葬畢，改袒括髮而往。（鄭）氏，孔

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

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

薦其常事。（為）于，偽反。



上牲大夫少牢。介副也。有助義。○牲從貴。祭從宗。  
補

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

庶子之貴者攝祭。仍用宗子主名。  
補

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  
厭於豔反。假讀爲假。

厭謂飫神。旅謂旅酬。綏謂受福。綏祭謂旣祭而藏其減毀之墮。配謂祝辭以某妃配某氏。○庶子爲

攝主。不敢備禮。  
氏孔

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

布奠謂主人酬賓。布此奠爵於賓薦之北。賓奠謂

賓取薦北之爵奠於薦南而不舉。此方酬之始。而即不舉。謂止而不行旅酬之事也。亦承上文攝主

不備禮而言。所以釋不旅之義。  
用鄭氏。孔氏補。

不歸肉。其辭于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其辭。

攝主不敢如常禮。歸助祭者肉。故辭以宗子在他

國不得備禮也。此亦承上文。  
補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

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

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宗子死。



名不言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

哉者。以無正文疑而度量之辭。身沒而已者。以宗子死而代之祭。終身不敢稱孝。以自同於宗子。至身沒而子繼。則子可稱孝矣。若順也。首本也。誣猶妄也。宗子在他國而庶子無爵者。攝之祭。不敢祭於家。避宗子也。宗子死而代之祭。雖祭於家。而不敢稱孝。亦避宗子也。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用之順於義也。今之祭者。不本於義。妄而已也。補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

祭成人必有尸。尸以象神。蓋侑食而使之飫者也。殤未成人。祭之無尸。直設饌食以厭飫其神。故謂之厭也。適殤陰厭。祭於奧而其地闇也。庶殤陽厭。西北隅向戶而其地明也。曾子疑立尸以人代神。遂問若厭祭不用尸亦可乎。孔子謂祭成人而無尸。是殤之也。不可。補

曾子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



祭成人亦有陰厭陽厭今孔子於殤亦言有陰厭陽厭故曾子疑而問之然成人之祭迎尸之前祝酌奠奠之且饗是名陰厭尸起之後徹俎敦設西北隅是名陽厭陰厭陽厭蓋兼用之也祭殤者適則陰厭庶則陽厭禮不兼用名同而禮則異也孔子復條析之如后補

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所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為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

陽厭

音

禮記

卷八

吉祭者從卒哭後之祭也用特牲者尊宗子從成人也不舉者不舉肺也所俎者尸所食歸餘之俎也玄酒者元酒用水也利成者利謂養而其禮成也凡陰厭者皆無此禮也當室之白謂西北隅得尸明處此謂陽厭而其禮又殺也

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壙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壙日有食之老聃曰立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后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



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莫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店患吾聞諸老聃云。

音善。周歷占反。奠。速使色。史反。奠。音善。周歷占反。

**道塗也。**巷黨黨名也。就道右者。停柩在道東地。

嚮以對南嚮而行來之人。使之相左。凡吉事交相左。凶事交相右。柩處右而使行來者相左也。已止也。數讀爲速。舍奠每將舍奠行主也。店病也。柩行不見星。懼姦慝也。日食未知還明之時。安知其

不見星。若冒行。是以人之親病於危亡之患。故老

子戒其止不行。而孔子述其言。

補

曾子問曰。爲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

復者始死招魂。曾子疑使者所舍皆公館。安有私館不復之禮。孔子謂士大夫自相停舍爲私館。公家所造之館。與公家所爲使之停舍者爲公館。公館情伸可復。私館妨其主人情。屈不可復。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與機而往。塗邇故也。

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

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

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

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棺衣

王周者。聖周。夏之瓦棺也。園者。墓園有草木處不

葬於墓也。輿機機者。尸之牀。輿謂抗舉之。以繩

輿舉其牀。以適於園。就移入土。周不斂於室也。史

佚者。周成王時賢史。下殤不斂於宮中。以葬於

園路近也。曾子問若路遠當如何。孔子述老子之

言。謂昔史佚下殤路遠。召公勸斂於宮中。不敢謀

之。周公以為可而行之矣。用棺衣棺。謂宮中用棺

斂。至墓又衣以棺也。集

問曰。御大夫將為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齋。棗內

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孔子

曰。尸弁冕而出。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

受宿。謂受宿。齋戒也。既受宿。而有齋。棗之喪。出舍

公館。待祭事。異然後歸。哭孔子因併言尸出之禮

禮

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



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與音餘

子夏問居喪而事金革禮歟。始於有司之命歟。孔子告以古禮居喪則致其事。子夏因又問然則居喪而事金革者非歟。孔子又述老子之言謂伯禽居喪而伐徐戎者國事之急有爲爲之也。今貧人土地利而爲之者吾不知其可也。補





宋本黃氏日鈔

第二十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十八

讀禮記 五

文王世子第八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

注反莫音暮食上之止時掌反說音脫養羊尚反間去聲讀

內豎小臣掌通內外者御如今小史直日御於君所者不安節謂失常而疾生食上謂進食食下謂徹食在謂察末猶勿也原再也如原蠶之原末有原戒勿以其餘再進也間猶瘳也疾痛在身無少間隙疾寬減為間。此言文王孝養王季武王復孝養文王補

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至其終

張氏藏書  
士禮居藏



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齒人壽之數也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齒年老而齒

落齒亦謂之齡謂年齡者謂年為齡也。年齡無

可移之理。君王乃戰國之稱其傳之妄歟。

用胡氏葉氏補

成王幼不能泣昨周公相踐昨而治抗世子法於伯

禽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

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文王之為世子也

泣昨臨朝也。昨謂主位昨階武王崩時成王方十

歲故云幼不能泣昨周公相之而踐昨方氏謂泣

以位言踐以足履言此輕重之別然恐此欲合王

介甫字說耳踐昨亦指成王非指周公泣與踐未

必有異義。此承上文言文王行世子之禮武王

帥而行之至成王幼而為君不可以教世子者教

之故假伯禽以抗舉世子之法使成王習見之蓋

必能為世子而後能為人君也武王成王之為世

子皆法文王故以文王之為世子結之補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

於東序小學正學于大胥贊之籥師學文籥師承贊

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誓宗秋學禮執禮者



詔之冬讀書與書者詔之禮在鼓宗書在上庠

學戶教反

凡學于戈之類並同學士之學如字

學古讀如數謂教之使效世子君之適于學士司徒所選升於學者凡教世子學士必時謂四時各有宜于盾戈句戟武舞所執羽翟羽籥笛文舞所執小樂正天胥籥師籥師丞皆樂官之屬南雅樂名先王之樂以中聲為節溫和而明達故名南詩云以雅以南九夏樂章名夏夏與南同義上庠虞學東序夏學藝宗商學周兼立三代學也。干戈武舞以動作時學羽籥文舞以安靜時學弦誦聲

讀禮記五

三

屬陽故於春夏禮由陰作書以言事故於秋冬然此言春誦夏弦秋讀禮冬讀書王制言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其時其法皆不同恐皆漢人誦聞古昔之言未知孰是要之學無時而不習難各以時為拘也

用方氏陳氏補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祭謂饗天地社稷宗廟養老乞言謂養三老於學而乞其誨言合語據鄭氏謂鄉飲鄉射之屬孔氏謂養老乞言自然合語則又綴於乞言之下劉氏謂合語禮在後此君臣所以和同而誠意所以浹



洽然則合語始親密欵語之意

集補

大樂正學舞于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

學舞之學戶孝反

**戚**弁也語說合語之說也乞言乞言命者乞言王事

也數篇數也下戚語說乞言三者皆大樂正授世

子及學士以篇章之數爲之講說使知義理也

鄒孔陸氏

大司成論說在東序

**大司成**即大司樂論說若後世講說

王氏陸氏

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

列事未盡不問

問如字又古辨反

席三尺三寸三分三席之間共留一丈所謂席間

函丈可以問者以聲足相聞又不至大逼也負牆

卻就後致竦敬列事未盡不問不敢錯雜長者之

語所謂毋勦說也

用鄭氏陸氏補

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官**謂禮樂詩書之官

鄭氏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中凡釋奠者必有合也國有故則否

**合**謂合樂國有故謂喪紀凶札之類

陸氏

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遂**者因而行之也

補



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抵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斥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酌於上尊也語于郊謂論說于在郊之學取賢斂才謂於此辨論官材德進事舉言揚三者之外雖曲藝之士亦誓戒之以待又語于郊而再考之若於德進事舉言揚三者而有其一則爲之進其等使出於曲藝之流而升於三者之列謂之郊人遠之者名之爲郊學之人而尚遠之言未入天子之學也於成均以及者成均者天子之學天子飲酒於成均禮亦及郊人使得取堂上之尊以相旅所以榮之也上尊者堂上之尊凡飲酒則尊者酌堂上之尊卑者酌堂下之尊淵鄭補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饋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

前章言始立學者釋奠于先聖先師比四時常禮之釋奠爲盛事此章則謂始立學而告祭器之成也興器古注改作費器近世謂新置器恐亦而將用之之意耳用幣則用采帛贄神如生相見之禮然據本文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



幣與釋菜是兩節不可曉若按諸經多言舍采采  
即幣今說者謂用幣禮重釋菜禮輕恐無輕重一  
時兼行之理亦無先行重禮方正行輕禮之理陳氏  
禮書又以釋菜為弟子見師之贄以婦人用棗栗  
贄舅姑為比不思男女異贄男子見師豈同婦人  
而事師之禮至微者猶以束脩束脩亦乾肉而非  
菜也弟子事師貧而不能備禮者猶用束脩國家  
立學以禮先師無貧而不能備禮之患也何至反  
用菜哉且世之言菜者以蘋蘩蕒藻為說也按采  
蘋備蕒此言婦人助祭之末非言君大夫祭禮之

禮記卷五

六

正左氏言盟在誠信而不在物故借以明誠信非  
以言祭禮也豈有事神而以菜為重者自昔事神  
必于其所重而不敢于其薄牲牲必侈言其肥膾  
酒肴必侈言其嘉美悅神之理當然也禮雖一獻  
亦未嘗不用牲脯何至反于其薄者而獨以菜為  
名故事神必先奠幣而祭以釋奠為名禮也菜蕒  
最為事神之末而祭反以釋菜為名於禮未見其  
當也此章然後釋菜之語恐漢人誤以采為菜而  
失之耳不舞不授器謂不舞而不授以舞者所執  
之器如羽籥之類也銀儻于東序謂禮畢而退



賓于東序也。一獻無介語者謂禮惟一獻而止無介助無祝語。凡皆謂告祭器之成而其禮略也。然以理揆之亦未必其然也。補

教世子。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釋恭敬而溫文。

凡學立於禮成於樂。故教世子必以禮樂。樂由中出故以脩內。禮由外作故以脩外。然樂雖脩內未嘗不發形於外。禮雖脩外未嘗不交錯於中。故樂之成也。悅懌禮之成也。恭敬而溫文。方氏陳氏

禮記五

七

立大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大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大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大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

傳者傳之德義。保者保其身體。師者道之教訓。擬其前承承其後。比我而相之謂之輔。拂我而相之謂之弼。養者從容以養其本然之善。教喻者於



教訓能曉喻也。德成者其德業有成就也。記曰以

下述古記之言語使能一句作記者解之也。語猶

言也。

鄭氏陸氏真氏

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

君子成德之名故謂君子曰德德成而至官正國

治然後能為君故曰君之謂也。

用陸氏方氏補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是故知

講禮記五

八

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蒞阼以為世子則無為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

乎其身古注以于為迂。胡氏又以于為廣。大蓋欲以于其身與殺其身對言也。然只如本音義亦通。以為世子則無為也。言成王已為君不可為世子也。自仲尼曰以下言假伯禽教成王以世子事自



君於世子以下言人君不可不謹教世子事補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

讀禮記五

九

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周公踐阼辨音效

物事也行一物謂世子齒於學三善得謂知父子

君臣長幼父子天性故言道君臣義合故言義長

幼有等故言節三者得而國治故世子之教爲急

結以周公踐阼謂周公踐阼時之教如此然周公

未嘗踐阼冢宰總政乃古禮云踐阼亦漢人誦聞

之言用方氏補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

庶子掌公族者周官謂之諸子教行於上以孝弟



教交於旁以睦友教恤於下以子愛

陳氏

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

內朝路寢之庭外朝路寢門之外庭北上尊在內也司士掌班朝之位。內朝以齒公族有所伸外

朝以官公族有所屈

馬氏

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其登餼獻受爵則以上嗣

宗人掌禮及宗廟蓋有族則有祀有祀則有宗虞曰秩宗殷曰大宗周曰宗伯其義一也登謂登堂餼

謂尸起而嗣子食其餘獻謂嗣子酌奠而尸受受

爵謂尸執奠而嗣子受方無事時嗣子在堂下餼則登獻則登受爵則登上嗣則君之適長子也。

宗廟如外朝之位則以官也故宗人授百官以事以爵之尊卑與官之職位其登堂餼獻受爵則以

君之適長子此皆宗廟之行事以官不以齒如外

朝也

補

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

庶子即前章掌公族之官治謂治內朝之禮凡會

禮一命官卑與鄉里序齒再命官高鄉里不得與



序齒惟與父族序齒官至三命則父族亦不得與序齒別席而獨坐在賓之東今此內朝則雖三命亦不踰父兄

用孔氏補

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確為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

公大事謂公喪。此謂君喪而庶子官掌其事服輕者疏服重者親故以精確為序雖有庶長父兄次主人之下

用孔氏補

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

禮記

卷五十一

異姓為賓族不自為賓主也膳宰為主人君尊不獻酬也公與父兄齒親親也族食世降一等叙族而食親者稠而疏者希以世次為差也

本鄭氏

其在軍則守於公禰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犬朝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

公禰謂行主出疆之政謂朝覲會同公族無事謂不從行及無職事者正室謂適子宮謂所居室謂朝室貴宮下宮正寢燕寢也貴室下室皆親朝高祖以下也。公行軍則庶子守行主公出疆而



庶子留守則掌以公族無事者守公宮以適子守大廟以諸父分守貴宮貴室以諸子諸孫分守下

宮下室

胡氏說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族之相為也宜乎不平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于贈賻承舍皆有正焉

晚音附承讀作贈

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謂六世以後無服者免謂五世親盡而袒免者車馬曰贈布帛曰賻珠玉曰舍摠謂之贈承讀作贈長樂陳氏從本音謂承於身者謂之承凡玉可為渠肩疏璧者皆承也正

謂正禮。此論族人雖或至賤吉凶必須相告

贈舍贈皆當有正禮庶子掌焉

孔氏

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織剗亦告于

甸人公族無宮刑

織音織之免反

甸者王所自治之地甸人則掌其地之官也磬者縊殺之其縣如磬以公族不忍刑於市朝故縊於甸人也織織刺也剗割也謂非死罪而止於刑罪者其織刺剗亦告于甸人而行之惟無宮刑不敢絕公族之世也

用錄

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



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周禮列反辟婦亦為于為反

讞言也。不舉不舉樂也。倫謂親疏之比。如其倫之喪而無服，謂公族之在罪者，或親為功總，則公素服不舉，為之變動，亦一如功總之喪，但以其有罪而不為服，功總之服耳。此謂臣執法宜堅，君用刑宜寬也。然三宥不對而走，公又使人追之對以

禮記五

十三

無及此事，使人君偶有哀矜不忍而救之，無及可也。若立為此法，示欲宥之而不能，是虛文相欺，不可也。且臣有罪而君必赦，君有命而臣不受於理，皆未安。恐亦漢人誦聞古昔之傳，或如此耳。補

公族朝于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

此釋前章其朝於公一段體謂以心體之也。補

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餼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

此釋前章其在宗廟之中一段。補



喪紀以服之輕重為序。不奪人親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

殺反

此釋前章其公大事至公與族燕一段

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大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

此釋前章其在軍則守於公禰一段補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敬乎臨賻。

禮記五

十四

賻睦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眾鄉方矣。鄉許反

此釋前章五廟之孫至皆有正焉一段補

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乎弗為。服哭于異姓之廟為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公族無官刑不翦其類也。遠于反

此釋前章公族有死罪至親哭之一段術法也體

百姓言不以親而私之。必體百姓之心。行法同也。慮謀也。刑人于市與眾棄之。是與國人共慮之也。補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友命（昕音欣）

（大昕）日初明鼓徵鳴鼓徵召興秩節猶言舉常禮○天子晨視學觀有司行禮非爲學士報先聖先師必視學者學所以教養人才不可不身親之也

孔氏陳氏

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脩之以孝養也

禮記卷五

十五

（之）往也始之養也猶言始至養老之處謂既視學畢而始至東序養老也東序即學宮之東序地道尊右神祀尚陰故西爲廟宮所以尊先聖先師東爲黌舍所以處國子俊造而其地謂之東序也三老五更鄭康成謂各一人蔡邕謂三老三人五更五人按秦漢置三老鄉一人則非必三人而後爲三老也其義則鄭康成謂知三德五事者宋均謂三老知天地人事五更知五行更代似皆意之耳惟左傳昭三年杜預注以三老爲八十以上上中下三壽此於三老爲近之若更之爲義不過謂其



老而更事耳然詩書未嘗言三老至漢此說方出  
至後漢元魏此禮方行後漢竟以三公爲三老大  
夫爲五更矣發咏謂以樂納之適饌省醴蓋互言  
之皆適其所而省之也退脩之以孝養者三老五  
更即位於西階下天子乃退酌醴獻之以脩孝養  
之禮執醬而饋執爵而酌也用鄭氏庶氏  
方氏說補  
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  
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  
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  
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闋

反謂反席語謂談說獻羣老畢而反席然後工登  
歌既登歌清廟又談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以成  
之此所謂合德音之極致而禮之大者也下謂堂  
下之樂與登歌堂上之登對言也下而立於堂下  
以管奏象武之曲而庭中舞此大武之舞於是大  
合衆以歌舞其樂以明天授命周家之有神以興  
起武王受命之有德使衆前歌後舞也正君臣貴  
賤而上下之義行皆于大合衆而言之也闋終也  
告君以歌舞之樂至此而既終也德莫盛於文  
王功莫大於武王登歌清廟所以著文王之德下



管象而舞大武所以著武王之功補

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也。

羣吏鄉遂之官也。王自養老。又命諸侯州里皆行之。是終之以仁也。廣其施之謂也。補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脩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

慮之以大謂先本於孝弟之道。紀之以義謂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終之以仁即上文命諸侯歸養老

鄭氏陸氏

禮記五

十七

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充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充音悅

喻猶曉。充當爲說典常也。鄭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膳宰之饌必敬視之。



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以至於復初然後亦復初

齊玄謂心致齊而身服玄也。此章約篇首文王爲世子之法量損之而爲尋常世子之禮然所謂有喜色所謂色不滿容此出於人情之自然安得立法以使之。聖人人倫之至聖人之所行即天下之所法人之氣稟不同而不能如聖人者固多矣薄待天下而下聖人一等以立之法是聖人爲有異於人而人不可以望聖人也寧有是理哉且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是子竟不得親侍其父

讀禮記五

十八

之疾始終但得之於內豎之口亦非人情矣嗚呼是眞漢人之言也補

### 禮運第九

禮運記五帝三王相變易陰陽轉移之道故以運名雖思太古而悲後世其主意微近於老子而終篇混混爲一極多精語如論造化謂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如論治謂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如論人則謂人者天地之心謂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會五行之秀氣如論禮則謂禮者



固人飢膚之會筋骸之束皆千萬世名言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何

反嫁

蜡索也歲十二月之祭名言遍索鬼神之有功於民者祭之以報也賓者助祭之臣助祭者必有飲食以勞之故謂之賓也觀者闕門英謂俊選之尤者此託為夫子與言偃問答謂聖人思欲還上古之風不可得而猶思其次也下文蓋詳此用齊氏補

禮記五

十九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



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衆以為殃，是謂小康。

分扶問反  
知音智

大道之行，指五帝時。男有分，謂各安其分，貨不藏於己力，不必為己，謂無吝驕之私，謀閉，謂謀之秘密，是謂大同。總結大道之行，尊五帝也。大道之隱，指三代時。大人，諸侯也。父子相傳曰世，兄弟相繼曰及。以賢勇知，以勇智為賢也。以功為己，以為己者為有功也。著有過，謂用禮以明民之罪，刑則也。刑仁，謂仁者以禮賞之，以為則，講讓，謂爭奪者以

禮記卷之五

二十

禮講說之，使推讓在勢，謂在位者。去，謂罪退之，衆以為殃，言衆人皆以為罪，此主不由於禮者言之也。是謂小康，總結大道之隱，卑三代也。大道之行，為大同。大道之隱，為小康。以道之隆污升降，係平時之不同而已。天下為公，天下為家，傳於賢，傳於子，皆天之所與，非人力之所能為也。五帝三王，何與焉？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則近於墨矣。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近於楊矣。聖人豈揚墨之道乎？老有所終，至廢疾有所養，三王未始不同也。豈獨五帝以正君臣，至以功為己，五帝之時莫不行



也豈獨三王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三王之盛時莫不皆然謀用是作則兵由此起五帝以來亦未始不如此而以彼爲五帝之大同以此爲三代之小康皆記者立論然爾且稽之論語吾夫子固未嘗若是其費辭也

用陳氏馬氏補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殺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攬扶反

下同禮戶教反又平聲

禮記五

十一

殺效也方氏讀如字殺猶肉之有殺以其物之相雜天以一在上故曰本地以二在下故曰殺上數語言禮之功用以明夫人生死之所由係下四語總禮之體用以明天下國家治亂之所由別也大原出於天故推其所自出而本之效法之謂地故因其成法而效之列於鬼神者充塞乾坤之間昭布森列而不可紊也達於喪祭至朝聘者人道交際之用周流上下而無不通也

攬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



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

**杞**夏後宋殷後夏時夏四時書名坤乾殷陰陽書名以坤為首周官太卜掌三易二曰歸藏者指此先坤後乾有交泰之義。夏時坤乾二書皆不行於世所當闕疑而以今夏正建寅與周易乾坤為

正耳

用馬氏補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蕡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

禮記五

二十一

號。告曰。皇其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

初

禮下安反。音烏華反。初步侯反。音對反。又音怪。反。音淨。音智。音手。又反。音計。音亮反。

**捭**桴也。燔黍。捭豚者。古未有金甌。釋米捭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汚尊。鑿地為尊。抔飲。手掬而飲。桴。鼓槌也。蕡。草也。蕡桴。謂以草為桴。土鼓。謂築土為鼓。升屋而號。招魂也。皇。緩其辭而引聲。其稱死者名。復。使死者之魂復歸其身。飯腥。謂含用生米。象上古未有火化之法。苴孰。謂遺奠。包熟肉。象中古火化之利。天望。謂望天招魂。以知氣在上也。地



藏謂葬地藏尸以體魄則降也。上古鼎飪未具而燔捍以爲食。壘酌未設而汗抔以爲飲。聲樂未備而蕢土以爲歡。以此而接乎鬼神自其一念之誠而施之有餘也。乃若升屋之號。臯復之告。飯腥苴孰以繼其孝養之事。天望地藏以發其悽愴之思。則雖禮教未備而天理之發露於人心者亦自然如此。此其爲禮之初也。蔣氏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絲麻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范金合土。以

禮記卷五

爲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爲醴酪。治其絲麻。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音音增

范金謂鑄合土謂陶。炮裹燒。燔加火上。亨者炙貫之火上。醴酪蒸釀之也。朔者創始爲初終而有始爲朔。此原古始以明聖人制作之功。蓋取十三

卦之義。補

故玄酒在室。醴醖在戶。粢醎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鍾鼓。脩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



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祐。

（應側）眼反（案）古才綱反方讀如宗（醴音）體

玄酒水也。色黑爲玄。太古無酒。此水當酒。在室者貴重。古物設之於最內也。醴謂醴齊。醲謂盎齊。醴言甘。盎言翁翁然。葱白色。在戶則稍南而近。於醴醲即醴齊爲齊。不止於染。舉染以該之。染即稷也。澄酒謂清酒。祝者代人之辭。以致告於神。嘏者代神之辭。以致福於人。上神天神也。此承上文事鬼神上帝而言。備禮之用。補

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與其越席。疏布以翬衣。其泔帛。醴醲以獻。薦其燔炙。君與

讀禮記五

二十四

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

（越音）

祝號謂祝於神。祗牲幣各有嘉號。以尊神顯物。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以法上古。孰其殽。謂體解而爛之。以法中古。越席。蒲席。疏布。簾布。翬。覆泔帛。練染以爲祭服。嘉樂也。合莫。謂以此精誠而求神於冥漠之間也。前章言備祭之物。此章言致祭之用。然後退而合享。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簋鬯。邊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

合享。合衆物而享之。鉶。盛和羹器。形如小鼎。此章謂祭今世之食。人神交告而禮成。通結上二章。



用鄭  
氏補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嘗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襄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爲大假。

天假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各有分守。今乃以諸侯用天子禮而祝嘏。皆莫敢易其辭。竟以天子之辭而用之。諸侯之國假竊莫大於是。是爲大假。此章本嘆非禮。而先儒誤以大假爲正說。前章既詳五帝三代之禮。至此更端而明夫子嘆魯

讀禮記五

卷二十五

之意。謂魯之郊禘非禮也。而未嘗言魯郊禘之所始。至明堂位謂周公有大勳勞。成王賜以重祭。說者遂以爲據。然按呂覽載魯惠公使宰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止之。使成王之世而魯已郊。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殆由平王以下考之。春秋則僖公始用郊。是成王未嘗賜周公未嘗受也。補

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酸。等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魯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



謂亂國

祝嘏皆有辭說藏於宗祝巫史而君不知有故爲幽暗之國。醜夏爵。管殷爵。皆先王之爵而諸侯有用之者。君以獻尸。尸以酢君。故曰僭君。冕弁君之尊服。兵董君之武衛。私家藏之。故曰魯君。官事不攝聲樂。皆具非禮明矣。并以祭器不假爲非禮未安。此承上章析言禮之失。補

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期居其功

讀禮記五

二十六

臣對君之稱。僕對主之稱。喪者所宜哀。其以昏者所宜慶。其嘉故皆期年不使以優之。今反以衰裳入朝。或與家僕雜處。夫國之臣與家之僕雜處。故曰君與臣同國。氏方

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

采食采之邑。人莫不有子孫。而自天子以下處之則異。是之謂制度。

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



君臣爲誼

舍其祖廟謂舍於諸侯之祖廟也以禮籍入謂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也天子雖尊舍於人之宗廟猶有敬焉若諸侯無故而入諸臣之家是爲誼也鄭氏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儆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

賓謂接以賓禮。禮惟爲大柄則能別嫌於難辨明微於未彰幽可以儆鬼神明可以考制度別仁義以至於治政安君也禮以節文仁義各使中禮

故曰別

陳氏鄭氏

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

上下乖離俗敝刑肅皆國之病故云疵國

鄭氏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殺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殺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

殺效也效法於天以降命令而隨所取法地生物



君養物故命令由社而下者謂之效地。父親仁也。祖尊義也。故命令由祖廟而下者謂之仁義。山川有草木鳥獸可作器物。人君法山川以興作其物。故命令由山川而下者謂之興作。五祀中雷門。竈行也。小大形制各有法度。故命令由五祀而下者謂之制度。政之大理本之天地及宗廟山川與五祀。故人君得藏身安固也。亂

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

過之地也。

禮記卷五

五十八

以政本天而殽地。故聖人參於天地以降于祖廟。山川五祀。故聖人並於鬼神。天地祖廟山川五祀皆禮之至理所存。聖人因其所存而處之以定體。是即為禮之序。道德仁義興作制度皆民之良心所樂。聖人因其所樂而玩之。且不紊其條理。是即為民之治。天生時地生財。人則父生而師教。人君位天地之中。居父師之上。夫何為哉。以正用之而已。以正用其時。奉之而不違。以正用其財。理之而不傷。以正用其生。厚之而不夭。以正用其教。立之

禮記



而不廢正用者順其自然之理而不過所以立於

無過之地

方氏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

指人之失謂之明今君納天下之諫則人之所明而非明人者也予人以食謂之養人君享天下之奉則人之所養而非養人者也奉人以力謂之事人君役

禮記五

卷九

天下之羣動則久之所事而非事人者也故禮行分定則人皆見危致命愛死節而耻偷生

冊陸氏

補氏說

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

變音智

此章大意不過謂人才難責其全取其所長棄其所短自說者必欲于其義理之精嫌於仁者之有貪也各自為說而去本旨逾遠惟晦庵云人之性易得偏信善底人便有好便宜底意思此通論也



蓋仁不必皆指其極致者然後爲仁。貪亦非必殖貨而後爲貪也。變古音辯謂辯猶正也。方博士從本音而訓權亦通。然死於宗廟難以權言。死必以正。豈有以權且而死者哉。若從本音而以變爲變。故之變亦何不可。補

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耐音能辟亦反

**耐**古能字。意心所思慮。辟開也。天下非一家而能以爲一家。中國非一人而能以爲一人。在知其

讀禮記五

三十

情。情之所合則措天下之異而歸於同情之所離。則天下不可得而強一。辟於其義而教之。明於其利而與之。達於其患而去之。此皆知其情之謂。而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者也。周氏陸氏陳氏補

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弟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尚辭讓。去爭奪。會禮何以治之。

七者感物而動。無非自然。十者人之大倫。故謂人



義此義既形此情遂定於是講信脩睦而人利興  
此義不立此情日亂於是爭奪相殺而人患起制  
情立義興利去患納天下於相安相養之域惟禮  
可耳

集馬氏  
蔣氏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  
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  
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惡之惡鳥路反美  
如字

莫非欲也飲食男女為大莫非惡也死亡貧苦為  
大心隱於內而不可知也聖人揆之以禮而制之

禮記五

世

飲食我所欲也觴酒豆肉遜而受惡男女人之所欲  
也非受幣不交不親死亡貧苦人所惡也而國君  
死社稷大夫死宗廟君子仕而不稼田而不漁食

時不力

珍馬氏方  
蔣氏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  
氣也

天以覆為德地以載為德人生於覆載中則其形  
之所自生固天地之德獨陰不生獨陽不成人因  
其交會而生始具則其形之所自生固陰陽之  
氣者神之盛魄者鬼之盛氣與魄聚則生散則



人因其會聚而生始全則其形之所自生固鬼神  
之會五行之氣散布於萬物而人得其最靈故其  
生爲五行之秀氣德言其無間交言其混會言其  
合秀言其特異德以理言交會與秀皆以氣言理  
與氣合而爲人人所以爲人者蓋天地陰陽鬼神  
五行交相參而成者也人其可不自貴哉然五行  
即陰陽鬼神即陰陽二氣之屈伸而天地即陰陽  
之成形於上下者也故理與氣未嘗不俱而人與  
天地並立爲三

用孔氏王  
氏說補

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  
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讀九記五

廿二

天者陽氣之所積故曰秉陽地者陰氣之所積故  
曰秉陰陰氣合陽於天上則爲日星是以其光下  
垂陽氣合陰於地下則爲山川是以其竅上通山  
川者五行之本也故天之氣出入於地中則升爲  
四時地之氣凝結於天上則降爲五行播者分布  
之稱也天一生水而播於冬天三生木而播於春  
地二生火而播於夏地四生金而播於秋天五生  
土而播於四時之間自天一至於天五奇偶合而  
成十五十五之數成其所播者既和然後月生而



如其數數之至於三五則為五行生數之極而月所以盈又積之至於三五則為五行成數之極而

月所以闕也

長樂劉氏  
長樂陳氏

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為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質也

還音夷和則反

相竭相克而成如水王則金竭木王則水竭五聲宮商角徵羽六律謂陽律十二管謂陽律六陰呂六各一管還相為宮者始於黃鍾管長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終於南呂更相為

讀札記五

世三

宮五味

酸苦辛鹹甘六和者四時四味各有滑有

甘為六五色青赤黃白黑六章者兼夫亥十二食

即周官鼎十有二十四衣即舜之十二章

鄭氏孔氏周氏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

天地有久如人有仁以其居天地之中而生意之所鍾聚凡稟實之心皆名曰人字亦作仁故天地之心亦名曰人曰仁者人也又曰仁人心也人之名蓋出於此萬物莫不鍾五行之氣以生而人受其氣之秀故曰五行之端所食者五味所別者五



聲所被者五色此人之所以生也

項氏陳氏馬氏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以天地為本故事物可舉也以陰陽為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時為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為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為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為徒故事有守也五行以為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為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為田故人以為與也四靈以為畜故飲食有由也

禮記

天地以至五行其制作所取象也禮義人情其政

禮記

卅四

治也四靈其徵報也以天地為本則萬物皆末本得則末斯從之故物可舉陰陽者萬物之情以陰陽為端則情可探而見故情可睹以四時為柄則人順時之後先因時之動靜不敢辭焉故事可勸以日星為紀則晝之所參夜之所考各得其序故事可列月以為量則興事造業各有數以致其能故功有藝五行以為質則代廢代興皆周而復始故事可復四靈以為畜則人之日用者皆易致焉故飲食有由也

鄭氏

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為畜田故魚



不滄鳳以為畜故鳥不獮麟以為畜故獸不狘龜以  
為畜故人情不失

陰音審騰况必  
反况越反

滄魚驚而水動獮驚飛兒戒驚走兒。麟體信厚  
鳳知治亂龜兆吉凶龍能變化故謂四靈魚從龍  
鳥從鳳獸從麟龍鳳麟既來為人之畜其為見人  
自不驚逝飛走龜知人情既來應之故於吉凶善  
惡皆不失

方氏  
馬氏

故先王秉著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  
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

埋牲曰瘞瘞帛曰繒宣猶揚也祝者主所致禱於

禮記五

禮記五

神嘏者神所致福于主辭說者祝嘏皆有其辭說  
也設制度者辨上下定民志也故國必其有禮官  
各御其事事各有其職禮各有其序不相奪倫

劉氏  
補

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  
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  
川所以備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  
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  
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

位欲其安故言定物欲其陳故言列備賓而敬之



也宗宗人祝天祝賢樂人侑謂侑食

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而禮之藏也

脩猶飾藏謂禮在其中。此申言上章之義補

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

大一謂天地未分混沌之元氣以形之始而言謂之太始以其數之始而言謂之大一大一天地之始凡有數者莫不出於其間故分而為天地之位

續禮記五

廿六

轉而為陰陽之道變而為四時之代謝列而為鬼神之魂魄莫非此禮發露於自然聖人本其自然發露者制禮以命天下故曰其降曰命亦未嘗不

本之於自然故曰其官於天

孔氏陳氏周氏蔣氏方氏

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

列而之事事詳則禮詳變而從時時異則禮異協於藝不強其所不能虞氏

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之



飢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實也故唯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禮

怪喪息浪反

禮義內可治心外可脩身可養生送死於其明可事鬼神於其幽聖人所能保其國家與人民知禮之不可已爾衆人反此而禍患隨至

陳氏方氏

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藥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

藥魚列反

善爲酒者戒其爲醕務其爲醇善爲人者戒其爲

讀禮記五

廿七

小人務其爲君子

張樂陳氏

故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

此以農喻聖人之治人情也人情感物而動必有梗吾和平之化者故脩禮以治之謂之耕禮由義起其初未有淺深厚薄之宜故陳義以治之謂之種學足以辨其是非謂之耨仁足以滋其盛大謂之聚樂足以樂其成功謂之安

詩

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



有可以義起也。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恊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謂禮者義之實。又曰義者藝之分仁之節。是禮之資於義者多也。謂藝之分仁之節矣。又曰義之本順之體。是禮之資於仁者重也。禮出於義。則在我有自然之強。禮出於仁。則在我有自然之尊。蔣氏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

讀禮記五

廿八

此承前章以人情為田之喻。而每節反明之以見缺一不可。補

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此承上章食而弗肥之論。因以身之肥充廣至天下之肥。是為大順。以發明上章所謂達於順之順。補



故事大積焉而不死並行而不繆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

死於粉反

苑積而至鬱滯之意也事大積累亦一一處置有條理於小事亦不失允皆言其順之實而治之形也守危謂能居安如危守而不失如易所謂危者

安其位

用鄭氏業氏補

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

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敞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

禮記五

卷九

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天孽

之疾

殺所戒反丁浪反

禮隨貴賤不同而各得其豐殺之中于以持情而使之正合危而使之安居山居川居渚居原各順而安之使各保其業不至困敞合男女必當其年頒爵位必當其德致順如此故國無災民無疾

孔用

陳氏補

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甘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



是無故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

實也（極音）

（器車鄭氏以器為銀籩丹飯孔氏謂不揉治而自圓曲為器車按器車與馬圖對言豈古嘗出此物如河圖之類歟）極在郊之極宮沼在宮之沼卵胎俯見謂不驚焉避無故謂非有他事使然。天不愛道以其道與我地不愛寶以其寶與我不愛情以其情與我此豈有私與哉亦以積累之厚如上所云也甘露醴泉而下皆言其證應。陸氏

### 禮器第十

禮記卷五

卷五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

禮器謂禮之用成也是故者承前篇禮運而言自前篇禮運所陳至是禮之大體全備若成器然故曰禮器大備其動容周旋中禮非盛德者不能為故又釋之曰大備盛德也（回邪筠謂竹之青皮）私欲頗僻所謂回也禮能使之陰自消弭如水之



於水春風之被物所謂釋回也天賦善端所謂美質也禮之所加猶玉而山龍其文猶素而藻績其章所謂增美質也故措諸事則正施諸用則行如竹箭之有筠其外澤如松柏之有心其內堅故以之接人則外諧和以之處已則內無怨懟物懷其仁而鬼神饗其德用葉氏馬氏補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處之有經之謂理施之有權之謂義根於忠信為禮之本谷辨於義理為

禮之文

用黃氏陳氏補

禮記卷五

四十一

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為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為禮居澤以鹿豕為禮君子謂之不知禮

天之四時各有所生地之分理各有所宜人居其官各有所能萬物委曲各有所利天不生謂非其時物也地不養謂非此地所生也不順其鄉之所有謂之不知禮也鄭氏孔氏



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殺色反

定國猶立國也經經常也倫倫理也殺穀不熟也匡猶恐也舉國內生物多少之數以爲禮之經費其制禮之倫理又隨地廣狹逐年豐歉常量入以爲出故年雖大荒衆無恐懼則上之制禮於是爲有節補

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克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

禮記五

四十二

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

也

稱尺證反  
革紀力反

革急也猶道也倫即順義即宜羔豚而祭謂小祭祀大牢而祭謂大祭祀時者天地之大運順者人道之大倫形各有辨謂之體事各有常謂之宜物各隨其分量謂之稱五者雖不同同歸乎理此章蓋先舉其凡而隨條釋之

用江氏補

諸侯以龜爲寶以圭爲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

禮記



言有稱也

龜下龜古者化貝爲寶龜諸侯保土占詳吉凶故得  
以龜爲寶圭謂五等玉諸侯之於天子猶天子之  
於天天子得天之物謂之瑞故諸侯受封於天子  
天子與之玉亦謂之瑞家謂大夫大夫不得寶龜  
故臧文仲居蔡爲僭卿大夫不執玉故不藏圭兩  
邊築土爲基基上起屋曰臺門門之有臺所以壯  
國體故家不臺門凡其得與不得各有所稱也

孔氏  
方氏

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

禮記卷五

卷五

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  
八下大夫六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天子之  
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天子崩七月而葬  
五重八翣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  
再重四翣此以多爲貴也

介副也謂介僕之介五重三重古註謂葬時抗木  
抗席加茵葬宜堅固故多重陸氏謂重棺凡此  
尊者多而卑者少故曰以多爲貴

方

有以少爲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性天子適諸侯者  
侯膳以犢諸侯相朝灌用鬱鬯也無邊豆之薦大夫



禮以脯醢。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數。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圭璋特。琥璜爵。鬼神之祭。單席。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為貴也。

介者為賓則用介。天子無客禮故無有灌獻也。二食再食三食謂告飽也。食力謂庶人自食其力者也。天路祭天之木路也。繁馬腹帶也。纓鞅也。就者

五色絲一匝也。鄭氏以繁為盤畫帶之盤。華山陸氏請繁如字。謂繁纓言其文之繁也。巾車曰玉路。樊纓十有再。就謂之繁纓。冕之玉名繁露。與此同義。士喪禮曰馬纓三就。所謂就者其纓而已。愚按鄭

氏之說其行已久人多從之。難改耳。圭璋特者。圭璋王之寶而獨用之。不用他物為擬也。琥璜爵者。琥璜之玉劣於圭璋。禮行酬爵則以琥璜之玉將

幣不獨用也。天子無介。祭天用牛。天子之膳諸侯非不能備多品也。而用止一犢。諸侯相朝主國大路一就。琥璜用於爵幣而圭璋則特。凡皆以少

為貴。許氏

有以大為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槨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為貴也。有以小為貴者。宗廟之祭。貴者

禮器



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五獻之尊。  
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為貴也。甒音支。反。

音

皿器之蓋也。觶容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  
四升。曰角。五升。曰散。五獻。子男之饗禮。尊酒。尊缶。  
以筭法推之。掬四為豆。積而至缶二為鍾。缶蓋四  
石之名。壺。大一石。瓦甒。五斗。獻謂獻之於。舉謂  
舉以自飲。宮室以至丘封。貴者皆大。此以大為  
貴。獻爵。貴者以其小。獻尊。小者居其內。此以小為  
貴。補

禮記卷五

四十五

有以高為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  
士三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為貴也。有以下為貴  
者。至敬不壇。掃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禘。大夫士  
於禁。此以下為貴也。禘於

禁承酒尊使不動者也。於禁承酒尊之無足者也。  
廢禁去其禁使就地也。於禁無足。雖用禁而近地  
者也。此謂以下為貴。補

禮有以文為貴者。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  
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  
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為貴也。有以素為貴者。至敬無

禮記



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鼐禪杓。此以素為貴也。（琢）古作琢。文轉反。（越）音活。犧。鄭素何反。王

如子釋章善

越席蒲席。犧尊畫犧牛於尊。疏布鼐以簠布覆酒尊。禪白理木。禪杓以白木為酒杓而不加飾。集

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禮之以多為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謂萬物大。理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為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禮之以少為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為貴乎？是故君子慎其獨也。

禮記卷五

四十六

（省察也）謂猶普也。徧也。德產精微，謂天德之生物，其致精微而無遺也。德之發揚，普徧萬物，大得其理於物，甚博。此禮有以多為貴，樂其發，謂樂其發見於外也。天德產物，精微無遺，萬物皆其所生，無物可以報稱其德，故禮有以少為貴，慎其獨，慎其所以感之者也。此通結前章之意。言貴多則曰大，曰高，曰文，在其中，言貴少則曰小，曰下，曰素，在其中。鄭氏孔氏馬氏

古之聖人，內之為尊，外之為樂，少之為貴，多之為美。



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

內外以心言。多少以物言。內心之所尊則以少為貴。而不可多。外心之所樂則以多為美。而不可寡。此承前章覆說制禮惟其稱也。

用孔氏說。

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饗。管仲饗。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為濫矣。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斝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矣。攘非其有而取之也。簋承黍稷器。鏤刻而飾之。朱紘冕之飾。用組為之。從下屈而上。屬之兩旁。垂餘為纓。朱紘則天子冕之紘也。節柱頭斗拱。山節刻

讀禮記五

四十一

為山形。稅梁上侏儒柱。藻梲畫為藻文。濫謂溢而無所制。隘謂陋而無所容。中則得禮。僭則盜竊。

管仲過奢。晏子過儉。

用鄭氏補。

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紀者衆目之總。禮亦百行之總。戰克祭受福本郊

特牲記春蒐之禮。蒐田習戰。而以其禽祭。故載此

為孔子之言。此因言祭而并引之。

馬氏葉氏孔氏

君子曰。祭祀不祈。不麾蚤。不樂葆。大不善嘉事。牲不及肥大。薦不美多品。



麾快也蚤先時也孫之言褒祿大指器物言也嘉  
事冠昏也祭以思親不祈福報祭感霜露之變  
不先時蚤設為快必求其稱故不樂器幣之祿大  
不忍其代親故不善冠昏之嘉事禮有以大為貴  
而牲不及肥大禮有以多為貴而薦不美多品修  
其在中之誠而已孔氏陳氏馬氏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燔  
柴於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音忌古音

變方氏陳氏馬氏如字音成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也夏父弗綦魯文公時典

禮記五

四十八

祀者也逆祀謂魯閔公幼而適先立魯僖公長而  
庶後立僖公嘗臣事閔公矣僖公之子文公乃躋  
祀僖公於閔公之上是為逆祀而臧文仲為大夫  
不能諫止也奧者西南隅致養之地竈能化飲食  
以養人故祀竈於奧而以老婦人之為先炊者配  
之不過盛飯於盆尊酒以瓶禮無燔柴也而臧文  
仲燔柴皆為不知禮也補

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  
猶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  
不可益顯者不可損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



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

人備衆體各當其用斯爲成人禮有大小顯微之不同苟設之而不當是亦不得爲備禮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之多其致一者謂用各當於理也是即入室之有戶也補

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有美而文而誠若

誠若即誠意而發爲禮文表裏相稱內外相似也。竭情盡慎致敬而誠若者主內心而言謂禮有以少小下素爲貴者也文而美而誠若者主外心

而言謂禮有以多大高文爲貴者也貫通乎內外

皆誠也用鄭說

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

也有順而討也有擯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效而文

也有效而不致也有順而撫也擯所監反 效反 撫反 拾取也

直而行謂討求也擯也效法也撫拾取也。直而行謂

行吾誠而無所屈若凶事不詔至敬無文曲而殺

謂有所壓而不得伸若父在爲母期君燕不以卿

爲賓經而等謂理之大者不可易若三年之喪自天

子達順而討謂序之細者不可紊若天子而下將



相降差擗而播謂交於此以播於彼若旅酬之逮  
賤餽餘之逮下推而進謂推於此以進於彼若兄  
弟之子而謂之猶子王者之後而得用天子之禮  
放而文若天子之服象日月以至黼黻放而不致  
若諸侯自山龍以下順而撫若君沐梁大夫沐稷  
士亦沐梁士卑不嫌拾君之禮而用之也孔氏方

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

或素或青言質文之相變夏造殷因言前後之相

承用方氏補

禮記卷五

五十一

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夏立尸而卒

祭殷坐尸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醪與武音

與音餘

武讀為無無方與就養無方之義同也合錢飲酒

曰醪旅酬六尸謂太祖尊不與子孫酬酢三昭三

穆更相次序以酬凡六尸也。夏禮質謂只是人

人不可久坐神位故惟飲食時暫坐非飲食則尸

倚立以至卒祭殷因夏禮損其不坐之禮益為常

坐之法周又因殷而益之詔告勸侑其尸如生時

就養無方又旅酬徧於六尸如合錢飲酒皆令周



徧故曾子謂其猶醪歟氏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

爛一獻孰似

郊祭天也天饗禘祭先王也三獻祭社稷五祀也

一獻祭羣小祀也用血非人情用腥去人情稍近

爛謂沈肉於湯為近人情用孰啗於人情最近獻

以血非近人情者也而反以事夫獻以孰乃近人

情者也而反以事羣小祀故曰禮之近人情者非

禮之至也周氏

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

讀禮記五

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

然則已蹙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禴宮

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

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

至也故禮有損詔樂有相步温之至也好胡反

介副也賓相見必有介以通情慤謂大質蹙謂

太遽惡讀為呼呼池齊州川延平周氏以為惡池

盖呼沱也配林林名繫謂繫牲戒謂散齊宿謂致

齊擯詔謂擯相而告詔之也相步謂相者目者之

行步也温和也禮非直情而徑行必有為之先

禮記



如有事上帝而類宮河之先惡池泰山之先配材

皆其所由始因而肄習之也

用方氏陸氏補

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簟之安而橐鞬之設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

莞音官又音九鞬江八反

主謂本與古也可述而多學謂於其本與古而求之也。凶事出於哀戚之真情而不用擯詔朝事出於君臣之燕饗而必用音樂醴酒所用也而反玄酒之尚割刀所用也而反鸞刀之尚莞簟所安也而反橐鞬之尚凡皆反本脩古之事而禮之所

讀禮記五

五十二

主也故可述而學焉

補

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

致至也禮者萬物之極致

馬氏

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作大事必順天時為朝夕必放於日月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禮盡焉舍物而論義則流於虛若逼逼於形名度數而不



明聖人爲禮之義。又祝史之事而已。故曰因其財物而致其義。天時雨澤。蓋陽和融液。仁德流行。出於天運之自然。而不容止。君子於此而達其覺。覺而不息之忱。蓋與天合德。用周氏應氏補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衆而誓之。

此謂將祭而擇士。又聚集其衆而誓戒之。

本鄭氏說

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

禮記五

五十三

因天事天。謂於丘而祭。因地事地。謂於澤而祭。因名山升中于天。謂於高處升中心之誠於天。因吉土而饗帝。謂如周公卜洛得吉。而於其地饗。然各要之祥瑞。應驗。則漢人之言也。補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壘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壘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

壘尊畫雲雷於尊如屋梁。所畫曲水雲雷相間也。



犧尊畫犧牛於尊，揚慈湖嘗官楚東，見其俗呼牛之大者為沙孔，疏不知牛之為沙，改沙為娑，謂為羽飾。陸氏又并改犧為娑，縣鼓，夫鼓應鼓，小鼓犧象之象，尊為象形也。犧牛重遲，象重厚，故為其形以取義焉。廟堂宗廟之堂，人君所居，亦稱廟堂，傳所謂君人不下廟堂而知四海之外是也。天垂象以示人，故為教之至。聖人體天之所示以成德，故為德之至。君立於阼，以象日，夫人在西房，以象月。此即天道至教而聖人體為至德之一也。禮動乎上，樂應乎下，陰陽交通，天人和同，故曰和之至。馬

氏孔氏補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脩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遽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

禮以報本，故反其所自生，樂以彰德，故樂其所自成。禮惟其反本，故制之以節萬事，樂惟其彰德，故脩之以道。己志觀禮樂之得，則知其治，觀禮樂之失，則知其亂。發者見之於其事，觀其器而知其巧。



所以喻觀其發而知其智我之所發即其所以與

人而人得觀之者故君子慎其所以與人

用馬氏孔氏補

大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

夫人薦盥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

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

其饗之也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

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設祭于堂為禘乎

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

定丁啓反  
穆百彭反

**血**以告幽**毛**以告全羹肉涪定熟肉或曰羹和而

後定**道**猶言也禘門外牽牲謂納牲於庭時告神

禮記五

五十五

當用幣而大夫以幣從也制祭謂朝事用血骨時

祭神當用盞齊而夫人薦盞以獻也割牲謂進牲

孰體時薦孰當用酒而夫人以酒薦也卿大夫從

君謂從其制祭割牲命婦從夫人謂從其薦盞薦

酒洞洞質熬貌屬屬專一貌勿勿勉焉以望其

神之歆饗貌納牲詔于庭即申言牽牲贊幣之禮

**血毛**詔於室即申言制祭薦盞之事羹定詔於堂

即申言割牲為酒之事設祭于堂正祭於廟之內

也為禘乎外索祭於廟之外也於彼乎於此乎不

知神之所在也

用孔氏方  
氏馬氏補



一獻質。三獻文。五獻祭。七獻神。

一獻祭羣小祀。三獻祭社稷五祀。五獻祭四望山川。七獻祭先公。質言簡文。言詳山川地道。故言察。

察致其審也。先公人道。故言神。神惡其褻也。鄭氏

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邊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纒。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時夏而送之。蓋重禮也。音納。則賢。遍反。古注作咳。

天饗謂盛其饌。進貢裕祭先王。承上文七獻而言。

爾雅卷之五

五十一

則大饗者九獻也。九獻。山陰陸氏嘗考其詳。三牲牛羊豕。皆天產也。五之實。水草之品。內金納之。庭實。先設金也。金。燔物。故云見情。其餘謂九州外蕃國。天子大饗。諸侯各以其方物助祭。三牲魚腊。天產也。天產作陰德。故以味為主。而曰四海九州之美味。邊豆之薦。地產也。故以氣為主。而曰四時之和氣。備四海九州之美味者。示其得四海九州之歡心。薦四時之和氣者。示其能替於天地。金從革。從革則和。故內之以示其和。璧象天德。故加之束帛之上。所以尊其德。龜能知來物。故列之前。



以先其知金能炤物露見其情故次於龜以見其  
情納金示和是其入在先以金次龜是其設在後  
同此一金而兩義也龜金之後布陳丹漆絲纒竹  
箭與天下衆人共有此財故諸侯來朝而貢之陳  
列在下其餘外國無常貢各以其所有貴寶爲贄  
示其致遠物也其畢而出也王奏肆夏之樂而送  
之諸侯之饗王以財而王之送諸侯以樂非爲財  
也蓋重禮也孔氏陳氏

祀帝於郊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喪禮忠之  
至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故君

禮記五

五十一

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

郊廟饗賓仁義忠敬所發而禮爲之本補

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  
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爲貴也和戶  
質不先立於內則禮不可行於外道之爲言行也

氏方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  
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  
毋輕議禮

一獻祭羣小祀也天饗祭先王之九獻也天旅非



常祭國有大故旅羣神而祭之也饗帝祀昊天

帝也此假詩而通尊之以明禮之重

用孔氏補

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左堂事交乎階實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

禮被義反

宰治邑吏偏倚爲跛依物爲倚室事正祭堂事侑只室事交于尸堂事交于階亦通達連續之義實正也實明者正明朝食前也晏朝者於朝爲晚

禮寧略而敬不可煩而息孔氏



宋本黃氏日鈔

第二十四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二十九

讀禮記六

郊特牲第十一

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

祭天一牲，祭社稷反三牲，諸侯膳天子一牲，天子禮諸侯亦反三牲，是所貴不在物而在誠也。夫誠者純一而未散者也。牲孕則散矣，故天子弗食而祭帝弗用也。用周氏補

讀禮記六

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郊血大饗，三獻爛，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諸侯為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大饗尚服脩而已矣。步干反，鬯，大，反，下，與，反。大路祭天之木路，繁馬腰帶，纓其鞅也。就者五色絲一匝也。先路者，殺三路，猶質以對次路，故稱先路。三就者，每加以兩也。次路則五就矣。禮器言次路七就，此云五就，長樂陳氏謂次路有五就七就者，次路蓋兼革木二路，五就七就庸豈一車耶。灌猶獻也。服脩者，加薑桂曰服脩，謂捶肉如服，以薑桂脩之。此承上文明以少為貴。鄭氏

郊特牲





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

諸侯之席三重。諸侯相饗獻酢禮敵。至於他國之卿來聘。大夫爲之介。而卿禮行三獻。則主君去重席之尊。就單席而受。是爲降尊就卑。

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

此明飲屬陽作樂。食屬陰不作樂。然考於商頌周

禮記卷六

二

錄

官則食嘗未有不用樂。說者遂以爲夏之制。然此禮文之末。漢人記舊聞耳。不必泥也。補

鼎俎奇而邊豆偶。陰陽之義也。邊豆之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醴

神陸氏如字

邊實若菱芡。豆實若芹蒲。皆水品。邊實若棗栗豆。實若菁韭。皆土品。水土之品。非人所常食。故曰不敢用褻味。或土或水所取不一。故曰貴多品。旦明古注以爲神明。山陰陸氏曰。旦明指裸獻之時。至朝而踐。則象朝時事。親所進。則旦當如字。不必改。



為神也。鼎俎之實以天產為主而天產陽屬故其數奇。邊豆之實以地產為主而地產陰屬故其數偶。不敢用褻味所以內盡志而貴多品所以外盡物。陳氏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

賓指朝聘而來者。易言和悅。卒爵酬酢禮畢也。闋終也。屢數也。歎美也。奠酬謂主獻賓賓酢主主又

三

禮記卷六

三

吳

酬賓爵已三行賓奠置其爵而不再舉也。饗始於入門而奏肆夏終於卒爵而樂闋孔子屢屢歎美之。蓋奠酬則禮成賓主之德可知。工升堂上而歌清廟所以發其德也。在上者以歌為主在下者以匏竹為主而歌在上則以人聲為貴也。樂由陽來禮由陰作獨陰不生獨陽不成生成相濟其氣乃和。和則萬物不失其性矣。陸氏

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為前列先知也。以鍾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東帛加蓬也。



旅衆也。馬氏曰：陳也。象之所陳也。幣，庭實也。鍾，即金貢金鑄器爲鐘也。龜也。鍾也。虎豹之皮也。束帛也。皆幣也。衆陳之而無方，以土地各有宜，不求於不產，遠邇各有節，不責之非時。龜能前知，陳之最前，金爲鍾性，和則居龜帛之間，故云以和居參之幣。以虎豹之皮者，示王者之威足以服猛，幣以璧者，君子以玉比德，加璧於束帛之上者，示主有德爲人所歸往也。孔氏馬氏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

三十五

讀禮記六

甲

吳

天子庭燎百，齊桓公以諸侯始僭之，諸侯納賓奏

肆夏，趙文子以晉大夫始僭之。

用孔氏補

朝覲，大夫之私覲，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覲，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覲，何爲乎諸侯之庭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

諸侯相朝覲，大夫從行，不當行私覲，惟大夫受命出使於諸侯，則行私覲，所以申信也。從諸侯行而不敢私覲者，所以致敬也。補

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



不敢有其室也。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

大夫強而君殺之，如齊殺無知，衛殺州吁，宋殺長萬，陳殺三良，大夫強君由是弱，有殺之者，更以爲義。其強則三家有以啓之，故曰自三桓始也。黃氏曰：魯豈能殺強臣哉？殺者降殺之義也。謂大夫無饗君之禮，三桓勢強而君政微，故降殺之而爲大夫所饗。此章本記大夫饗君失禮之由，非言殺臣之事。黃說爲勝。集陳氏黃氏

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臺門而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故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強，諸侯脅，於此相貴以等，相覲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朝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

宮縣者，鍾磬之屬，縣於簋簠，謂之縣。天子之制四面，皆縣。如宮室之有牆，故謂之宮縣。諸侯則去其一面，猶軒車之有藩，謂之軒縣。白牡，殷牲，殺尚白也。大路，殷路，殺乘木路也。凡皆天子乃得兼用之。天子擊玉磬，諸侯石磬。朱干，設錫者，朱色爲有用，金



琢傳於看替大武諸侯雖亦得舞武惟天子則冕而舞臺謂者築土為臺其上立門旅道也樹立也樹立於旅道而立屏反坫據周書注向外室也鄭氏云反爵之坫五色備曰繡白與黑白黼丹朱中衣者以丹朱為中衣之緣飾正服在外其中為中衣。諸侯借天子大夫借諸侯相貴以等夷相覲相賂以貨利而天下之禮亂補

天子有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

尊往者之賢而封其後太遠則不相及補

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

禮記六

六

寓公失地之君寄寓於他國者也以其嘗南面故不臣之以其失地則不能自紹其先故不使繼世補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

君南鄉對天臣北面對君大夫不使其家臣稽首

嫌於以君自處所以辟國君也補

大夫有獻弗親君有賜不面拜為君之答已也

諸侯雖有君道然亦天子之臣故於大夫有相答之禮凡大夫有獻於君及君有賜於大夫皆託於小臣以出入而不敢親面慮煩君之答已也補

禮記



鄉人揚孔子朝服

立于阼存室神也

鄭讀如陽

**楊**鄭氏謂強鬼名陸氏葉氏

讀楊謂儼有二名曰

儼猶禳也以禦陰為義曰楊猶禳也以抗陽為義

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孔子曰士使之

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

射以樂為節善其兩事相應故曰何以聽何以射

言其聽於彼而射於此聽以耳而射以手妙合為

難也射者男子之事始生縣弧門左示有射道而

未能今既長不能射而辭以疾故云縣弧之義

孔子曰三日齊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

禮記卷之十一

禮記卷之十一

齊者不樂專一其心也三日齊而二日伐鼓祭者情

散意逸故譏而問之

家語載季相子將祭齊三日而二日鐘鼓音不絕蓋其事

孔子曰釋之於庫門內枋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

枋當在廟門外之西室釋又於其堂神位在西也

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釋其祭禮簡而事禮大

朝市當在市東偏

周禮市有三期六市日側而市朝市朝時而市夕市夕時而市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墻下答陰之義也

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

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

北墻使陰明也

禮反



北墉社內北墻也喪國之社存亡國之社為戒也

主於此而言則曰勝社本其地而言則曰薄社薄

即亳

古者東有亳社西有國社故以亳社為國于兩社

社祭土主陰

氣故祭社時社在南設主壇上而北面君立北墻

下而南鄉祭之是答陰之義也日用甲者陽始於

甲而物生故社用甲陰極於辛而物成故郊用辛

風雨至則萬物生霜露降則萬物成故社不為屋

以受風雨霜露使天地之氣通薄社即殷喪國之

社故屋之不使通惟開北墉示絕陽而通陰礼氏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

財

禮記記六

八

士

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

雷而國主社示本也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

人畢作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

社國所祀中雷家所祀皆土神社事祭社事單盡出

里謂離所居社田為社而田獵取獸供社祭畢亦盡

作起行丘乘十六井為丘出車一乘丘言地乘言賦

粢稷也在器曰盛地有其物天垂其象所謂在天成

象在地成形載物以利民用故言取財於地靈象以

示民則故言取法於天尊天故惟天子祭天親地故

教民莫不祭地家祭地於中雷國祭地於社示生



養之本在地也。唯社祭傾里而出。唯社田舉國而行。唯社盡丘乘皆共。染盛唯社爲然。而他事則不

然。報本反始之禮重也。

用鄭氏方氏補

季春出火爲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

示之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

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

福。

火星以春見。木氣終於辰。而火生繼之也。故以季

春出火。焚爲燒除宿草。簡擇也。歷有試之意。車賦

即司馬法自六尺爲步。積而至通十爲成。出革車

讀禮記六

九

於

一乘。卒伍者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軍法

立於伍。成於卒。流示之禽者。驅其禽而示之。絡繹

迅速如流。鹽讀爲艷。驅禽而示之。是散艷之。以利

也。不犯命者。謂範我馳驅。而不苟於得禽也。夫伍得

禽則爲犯命矣。社必先之以焚者。焚其宿草。而

後可田。以田而所得之禽。因以祭社。故君親自誓

社。教陣訖而行田禮。驅禽於陣前。以流示之。使之

艷散於其艷動之際。而觀其恪守誓命。不敢違犯

誓命。以詭遇獲禽。是求以服士卒之心。使進退如

命。而非貪其所得之禽也。故以此衆戰則克。勝以



此獸祭則受福夫兵者不祥之器若無故而習是習殺人也故因田而教焉鳥獸魚鼈皆函血氣若無故而殺是暴天物也故因祭而田焉明非好兵也爲田獵也非好田獵也爲祭祀也外彰事神之禮而內寓不虞之備聖人以順動如此用孔氏方氏李氏補天子適四方先柴

所至告天補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非於南郊就陽位也埽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

讀禮記卷六

十

郊祭在建子之月陽初生而日浸長故曰迎長日之至月令仲夏日長至者至極也言日長至此而極此云迎長日之至者至來也言日長自此而始天報天而以日爲主者於天神無所不報以迎長日之至故以日爲主日象陽之宗也非謂爲之區域如龜兆也匏以氣生陶以土成故謂象天地之性騂色赤赤者盛陽之色犢者小牛誠未散故曰貴誠用張氏方氏補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

郊特牲



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人君當齊戒自新然  
冬至不常在辛用辛則似不用冬至之日而用冬  
至之月橫渠謂自冬至日以樂降神為郊之始而  
未祀既降神乃用辛日而祀故曰迎長日之至又  
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集

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  
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  
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

卜日者崔氏謂卜日以至日為主不吉乃用他日  
方氏謂卜上辛中辛下辛作龜即灼龜澤者澤宮

禮記卷六

卷六

將祭以射擇士之地庫門在雉門外入庫門則至  
廟門外獻命庫門之內者謂王曰澤宮而還有司  
獻王所以命百官之事。郊事既尊不敢專輒故  
先告祖謂之受命尊祖也既告而後卜龜於禰宮  
以質其可否親考也卜之日王既先受誓戒于澤  
宮退而復誓戒其臣百官蓋授之以官者疏也故  
于庫門百姓蓋賜之以姓者親也故于太廟皆使  
一心以恭承祭祀

鄭氏孔氏方氏

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  
敢凶服汜埽反道鄉為田燭弗命而民聽上

此亦作況  
攝素報反



聽祭報聽有司報白行事之期如逆烝省鑊生時  
于王告備于王皆祭報也。汜埽謂郊祭所經之地  
皆汎掃也。反道謂刻今新土反在上也。田燭田首  
爲燭以照道皆謂郊道之民爲之也。王皮弁以  
待宗伯報白祭期然後服祭服而行祭事以天子  
之尊而嚴於事上帝如此則民莫不從而效之故  
是日有喪者不敢哭不敢凶服皆汎埽反道鄉爲  
田燭弗命而民聽上以上有以先之也。用鄭氏  
馬氏補  
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夫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  
乘素車貴其質也旂一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  
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

禮記卷六

十一

衮象天畫日月星辰之章璪者聚采以貫玉而有  
華藻故謂之璪素車木路也龍章而設日月者大  
旂也。凡祭天有兩旂兩車其乘玉路建大常旂者  
即道之車祭之日馭之以適郊者也其乘素車建  
大旂者即事之車祭之時馭之以赴壇者也。方氏  
陳氏  
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其所  
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

滌牢中所搜除處。養牲必養二牲先卜以爲帝  
牛不吉則以爲稷牛。帝牛在滌以精潔爲義。稷牛



唯具則取足而已。郊天以后稷配，帝為天神，稷為

人鬼，故其別如此。用陸氏方氏補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此承上文釋以稷配天之義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猫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

讀禮記六

十二

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虫毋作，草木歸其澤，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止詐反，丁劣反，為于偽反，殺所界反。

蜡，祭名。八蜡，先嗇也。司嗇也。農也。郵，表畷也。猫也。

虎也。坊也。水庸也。先嗇，始治稼穡者。司嗇，修此穡

事者。農田畷也。郵，若郵亭，屋宇處。表田畔，畷謂井

畔相連，畷，郵表畷，謂於井畔連，畷，造此郵舍，使

田畷處焉者也。禽獸，即下文猫虎之屬。坊，所以畜

水。水庸，溝也。山陰陸氏讀為祭坊及水，而以庸事

郊特牲



相連以庸為民功曰庸之庸此說得之若如古說  
以水庸為句既未安下文以事也為句亦不成語  
矣伊耆氏始為蜡祭之人或指為神農然周官有  
伊耆氏以供杖咸蓋以其始為蜡祭以息老也既  
以其民名官則未必古帝者之號十二月建丑之  
月祭百種盡百穀之種祭之以報先嗇或以祭百  
種為八蜡之一者非也曰土反其宅以下蜡祭之  
祝辭皮弁色白素服衣裳皆素素者送終之服而  
蜡亦送終之事故曰以送終也帶不以麻而以葛  
杖不以竹而以榛若喪也而實非喪故曰喪殺言

禮記卷六

十四

信

其比喪禮降殺也。蜡之為祭所以報本反始息  
老送終也合聚萬物而饗之非特八神而所重者  
八以其尤有功於田也皮弁素服而祭者蜡祭四  
方百物也黃衣黃冠而祭者臘祭先祖五祀也蜡  
以息老物故服送終之服而以皮弁素服臘以息  
民故服田夫之服而以黃衣黃冠二祭蓋相連而

蜡其總名長樂陳氏

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  
尊野服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  
好田好女者亡其國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

特牲



客謂貢鳥獸之使者詔各告者使者臨去詔使歸告其君也華果菰也。諸侯於蜡使使者戴草笠貢鳥獸大羅氏掌其入於使者之歸則致鹿與女於庭使歸戒其君使毋好田好女周禮於羅氏謂蜡則作羅襦蓋羅則鹿之所以獲襦則女之所以衣故致此物以戒之非實致鹿與女與諸侯也爪華特供斯須之求非收斂又藏之種故天子樹此無與民爭利之嫌言此亦戒諸侯之辭也孔氏方氏周氏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

禮記卷六

十五

故既蜡君子不興功移以

移者勸民以移動之使歆羨也。蜡以記四方之豐凶年凶之方八蜡之神不得與諸方通祭以謹節民財使之簡儉也年豐之方八蜡之神使得與諸方通祭以歆動民心使之效慕也既蜡則與民休息不復興功歲終故也補

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邊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

通年

禮記卷六



恒豆謂朝事及饋食常用之豆加豆謂祭末酌尸之後不貴美藝味而貴多品以交神明與人食味

不同氏

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肴也卷冕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也武壯而不可樂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以同於所安樂之義也禮記注疏

卷冕龍袞路車大路武執干戚而舞此總辨祭祀之物宗廟之居不同於尋常安樂之義此

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禮記注疏

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完簞之安而蒲越橐鞞之尚明之也太羹不翫貴其質也太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同於所安樂之甚也如是而后宜禮記注疏

明水陰鑑以取於月之水玄酒黑黍和於水之酒

蒲越橐鞞藉神之席琢讀如篆雕謂刻鏤幾謂漆

飾。此明祭祀器物皆不尚美而尚質補

鼎俎奇而邊豆偶陰陽之義也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自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

祭特牲



外也

謂居宜反

黃目黃彝也。以黃金鑊其外為龜目。鼎俎實牲天產也。故其數奇者陽之義。邊豆實庶物地產也。故其數偶者陰之義。黃目以實鬱鬯而上臭。故祭時列於諸尊之上。目之精水也。其光火也。以水為體。故其氣清。以火為用。故其氣明。用孔氏方氏補祭天埽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醯醢之美而煎鹽之尚貴天產也。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斷丁亂反

鹽以鍊治而成。故曰煎鹽。鸞者刀之鈴。在環曰和。

在鋒曰鸞。鸞鈴之聲宮商調和而後斷。割其肉。孔氏

鄭氏陳氏

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綏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冠古亂反齊則皆反綏耳

反佳

綏者冠之飾。敝棄也。冠禮初加緇布冠者。太古以白布為冠。至齊則緇之以鬼神尚幽闇之義。始冠而初加此者。特重古耳。後世乃於緇布冠加以綏之飾。故孔子以為未聞。而謂此乃初加時暫用。既冠則敝棄之可也。鄭氏孔氏周氏

如特牲



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禮丁歷反

適子者適長子著明也醮用酒每一加一醮。適

子冠於阼以主道期之也父以是傳之子故曰以

著代也醮於客位以賓禮崇之也以其有成人之

道故以是禮加之故曰加有成也三加者初加緇

布冠欲其尚質重古次加皮弁欲其行三王之德

復加爵弁欲其敬事神明緇布之粗不若皮弁之

精皮弁之質不若爵弁之文故曰三加彌尊服彌

尊則志彌大故曰喻其志既冠賓東面而字之以

成人不敢復呼其名也孔氏

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母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

殷皞夏收三王其皮弁素積母音年追多音况甫反

委安也委貌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章甫言以表

明丈夫母發聲道猶推以其形名之也弁名出於

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皞名出於幠幠覆也言

所以自覆飾收則言所以收斂髮也皮弁以白鹿

皮爲之素積以素爲裳裳必疊幅故謂之積。委

貌章甫母追三代常服之冠即初加之緇布冠也

弁皞收三代齊祭之冠即三加之爵弁也皮弁素

特



積上古之服，三代共之，而不敢易，即再加之皮弁

也。

合鄭氏方氏說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

禮二十而冠，五十始為大夫，未有既為大夫而始冠者，故無冠禮。禮三十而娶，容有不得已而改娶者，故有其昏禮。天子之元子，諸侯之世子，古皆用士冠禮。後有年未及冠而君薨，即嗣位者，故夏之末造始有諸侯冠禮。

用方氏補

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

禮記卷六

十九

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

殺音試，今讀為隆殺之殺。

此所以釋上文諸侯有冠禮而大夫無之也。諸侯必繼世而立，所以象賢也。大夫不繼世為其德之

殺也。

方氏

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

此主士禮言。檀弓云：士之有誄，自魯莊公始。

孔氏陸氏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尊猶重也。禮之所重者在義，而不在度數之末，能



敬守其義可以治天下補

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

嫁

禮于萬反  
別兵列反

幣以將意故無不誠辭以導情故無不腆直信者正直誠信婦人事人者也。事人必以信故信為婦

德

馬氏

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

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

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

禮魚敬反  
摯音至

摯奠鴈也。壻親迎入門先奠鴈然後與婦相見所以敬章其有別之道而禮義生焉。

孔氏  
方氏

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

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

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

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

親御授綏謂壻御婦車而授綏使婦登車親之也。

者親之也。言已親之所以使之親已。

孔氏  
方氏



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而  
可以不致敬乎。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  
夫之爵。坐以夫之齒。

玄冕祭服。齊戒將事鬼神。昏禮而用玄冕。齊戒是  
敬此夫婦之道同於鬼神。陰陽而神明之也。牢謂  
牲牢。牲牢異等而夫婦共牢而食。示同尊卑也。周氏

陸氏方氏

器用陶匏尚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厥明婦盥饋  
舅姑卒食。婦餽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  
階。授之室也。

禮記卷六

廿一

禮

陶匏太古之禮器。三王始作共牢之禮而用上古  
之器。重夫婦之始也。婦饋舅姑。舅姑食畢而以其  
餽餘賜婦。私之以恩也。舅姑尊。反降自西階。以婦  
之卑。反降自主人之阼階。示授之室而使為之主  
也。鄭氏孔氏方氏

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  
序也。

昏有幽陰之義。其用晦時。以此樂陽也。故不用樂。  
代猶序也。子代父之序。婦代姑之序。故不賀。陳氏方氏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爛祭用氣也。殷人尚聲。



臭味未成滌蕩其馨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

尚謂先薦之也血謂祭初以血詔神於室腥謂朝踐薦腥肉於堂爛謂沈肉於湯三者並未孰而祭是用氣也此有虞氏之祭然也殷不尚氣而尚聲先搖動樂聲以求神奏樂三遍而止乃迎牲入殺鬼神在天地間故用樂之音聲號呼告於天地間庶神明聞之而至是求陽之義也

鄭氏孔氏

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

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燂蕭合

禮記卷六

蕭如悅反合如字又音閻

鬱音馨香

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鬯謂以秬黍合鬱金草爲酒而其氣謂鬯臭謂鬯之氣鬱鬱合鬯者又以鬱金草擣汁和合已成之鬯酒使香氣滋甚臭陰達於淵泉者用鬱鬱灌地是用臭氣求陰達於淵泉也灌以圭璋者瓚以斟鬯圭璋以爲瓚之柄君灌圭瓚后灌以璋瓚璋者圭之半用圭璋者玉氣潔潤也燂燒也蕭讀爲馨蕭猶香也染蕭以臍管爲簞合蕭以黍稷爲簞。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



以形魂歸于地而求諸陰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以覓氣歸于天而求諸陽也。淵泉以言其幽，牆屋以言其顯。求諸陰以爲未，又求諸陽而致曲焉。

陳氏方氏

凡祭慎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設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

此承上文釋求諸陰陽之義。先求陽者尚聲，先求陰者尚臭。

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禘。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

讀禮記六

九三

遠人乎。祭于禘尚曰求諸遠者與。

遠于方反與音餘

升首謂升牲首於北牖下。直祭正祭也。詔祝於

室即毛血詔於室，坐尸於堂即羹定詔於堂。用牲

於庭即納牲詔於庭，升首於室即升首以報陽不

知神之所在故於庭於堂於室以求之，猶以爲未

也。故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禘，求於此則疑於彼

求於近則疑於遠，而庶幾神之饗也。

方氏呂氏陳氏

禘之爲言倮也，所之爲言敬也。富也者福也，首也者

直也，相饗之也。嘏長也大也，尸陳也。

何音亮所音禘音息亮反

倮猶索也，所者所俎，尸每食牲體反置于所俎首



謂升首而祭首，牲而直支，偶而曲，故首云直也。相謂詔侑祝，設辭使尸饗，此莫是相饗之也。尸，嘏主人欲使長父廣大尸象神而陳者也。鄭氏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血祭成，貴氣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

血告幽，毛告全，生幽所以告內之純，告全所以告外之純，氣行而血從之，薦血所以盛其氣。周祭肺殷祭肝，夏祭心，三者並為氣之宅，故云貴氣主。鄭氏

孔氏

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胙，胙燔燎升首。

報陽也。鄭氏

禮記卷六

十四

文

黍稷地產，肺金藏，齊五齊事神之酒，明水以鑑取於月者，皆陰類，故報陰。胙，胙腸間脂，燔燎之火，司烜所取於日者，首者，陽之體，升者，陽之事，皆陽類，故報陽。報陰者，形魄歸地為陰，而以陰物祭之也。鄭氏報陽者，鬼氣在天為陽，而以陽物祭之也。鄭氏明水，泂，齊貴新也。凡泂，新之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絜著此水也。鄭氏

鄭氏

泂，猶清也。五齊，濁故泂之，使清，謂之泂齊。蓋以水解之，和之也。又取明水，皆貴新也。明水，由主人之



絮著於此水非徒以其取於月為明也

周鄭氏補

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

服屈服也拜取屈服之義也以天子不可屈之勢而為之稽首肉袒則天下莫不知有尊也

周氏

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稱曾孫某謂國家也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也

稱孝祭祖禰稱孝明奉先不敢忘也稱曾祭神祇稱曾明傳國有所自也凡賓主之禮相者告以揖讓之節若祭祀之禮則主人自致其敬而盡其善

禮記卷六

共五

吳

故詔侑尸者不告尸以讓以事神無所與揖讓也

用陸氏說及陳氏補

腥肆爛臠祭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

矣

臠而反

凡牲生為腥陳為肆爓而未臠為爛熟而為殺為臠四者之薦豈知神之所饗自盡其敬心求之不

一耳

舉筭角詔安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尸神象也祝將命也

筭角皆爵名天子奠筭諸侯奠角古指夏時夏立



尺飲食乃坐鄭氏

縮酌用茅。明酌也。醖酒流于清。汁獻流于醖。酒猶明。

清與醖。酒于舊澤之酒也。釋作醖音亦則產反

**縮**謂沛去其滓。酌謂斟酒以獻。用茅所以縮也。縮

之則清而明。故曰明酌。醖酒謂盞齊在所造之器。

曰盞。在所酌之器曰醖。流于清者和之以清酒也。

汁獻謂盞鬱金汁和酒名鬱齊。直獻之而不待縮。

故曰汁獻也。流于醖酒者和醖酒于汁獻。凡流皆

以酒之清者和酒之濁者使酒之新也。澤讀為醪。

舊醪之酒謂昔酒也。記禮者釋上文所陳云皆古

禮亦猶後世以舊澤之酒流清酒醖酒而明之。蓋

以近今證昔也。**明清**與醖三者皆指上文三者申

言之也。用鄭氏孔氏方氏補

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辟古讀如禱方氏作辟

惡之辟

**由用也。**祈若祈穀之類。報若秋報之類。辟若磔

禳及辟去不祥之類。集

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故君者三日齊。必見其所祭

者。

**玄**謂玄衣玄冠。見所祭謂若見所祭之祖考神祇。

郊特牲



內則第十二

后王命冢宰降德于眾兆民

后王謂天子德謂德教教民雖司徒分職冢宰實無所不統故以其重者言之王氏

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縱笄總拂髦冠綏纓端

鞞紳擗笏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鬴金燧右佩

玦捍管帶大鬴木燧偃履著綦所買反又所綺反

其其

盥洗手漱漱口櫛以梳理髮縱以緇韜髮以作髦

笄橫貫以固髦總者列衣練繒束髮本垂其餘於髦

後為飾拂者振去其塵髦以髮為之象幼時所為

之髦多果拂髦者拂其髦以加於冠冠綏纓者結

纓頷下以固冠結之餘者散而下垂謂之綏端玄

端士服鞞蔽膝也以韋為之與裳同色上繫於革

帶紳者大帶擗投也亦作插笏所以記事而備忽

忘也擗笏者投笏於紳也紛帨拭物之巾刀礪小

刀與礪龍祭鬴所以解結以象骨為之如鑊金燧

以取火於日決者護巨指以開弦捍者著左臂以

遂矢管筆強若俛避刀鞞必頂木燧以鑽火偃以

邪幅纏足今之行滕綦屨繫也履著綦者屨頭施



綦。夙興盥訖漱漱訖擗擗訖加緹緹訖加總總訖  
訖然後加髦著冠而綉纓從之然後服玄端著鞞  
垂紳而指笏然後佩用以備尊者使令凡屬陽者  
左佩屬陰者右佩又然後下及行膝履綦其序如

此用方補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擗從笏總衣紳

左佩紛帨刀礪小觴金燧右佩箴管線纒施繫表大

觴未燧衿纓綦履音樂反音

并簪也與男子并異衣紳衣而著紳箴管線纒鄭

氏謂於箴管線纒之下言施繫表明繫表四物而

讀禮記六

施方氏謂針貯以管線貯以纒二說未知孰是竊

意箴用以縫刺者管用以套物者線即絲纒即編

鄭氏指為四物者近之繫表以針刺表而為繫囊

衿纒以衿結纒綦履以綦約履衿結也婦人有纒

示繫屬也集

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

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

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投巾問所欲而

敬進之柔色以溫之饋醢酒醴芻羹菽麥蕡稻黍梁

秣唯所欲棗栗餼饗以甘之薑薑粉榆兔薺滷滷以



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

反羊支

云反意音九免音田思酒  
反音體膏之之音且去聲

苛疥也體煩而爲苛氣虛而生癢抑按摩搔爬

鱣厚粥醎薄粥酒以麩爲者其味嚴醴以麩爲者

其味甘音入意美之菜羹謂肉羹蕡羹菓實菓實

者大麻子也蕡不也苴似董而葉大冬用董夏用

苴粉白榆也免音生者蕞乾者溲爲滫滑爲滫凝

者爲脂釋者爲宜音及所下氣怡聲先之以和也

問衣燠寒恐其太煖失節也疾痛苛癢省其體氣

弗寧也皆所以撫卹其衰病而一出於敬非故以

是爲儀也父母出入則或先以引之或後以隨之

或左右以扶持之相其所宜而助其力也又從而

問其意之所欲令長者則敬順其心以進之和柔其

色以溫之芬芳其味以奉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

後退則以知其徂何所欲而後孝子之心安也

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縱拂髮總角衿纓

皆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

食則佐長者視具

總角總髮分而爲二以其兩相對故謂之角容臭

者容謂容臭臭謂香物若今香囊恐身有穢物觸



尊者故佩之味爽將明未明之時具膳具。味爽而朝後成人也。幼者於視膳之事未能專之惟候問之若未則佐長者。鄭氏

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簟灑掃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孺子蚤寢晏起。唯所欲食無時。

此總論子婦之外凡卑賤僕隸等

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味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

異宮猶今有逐位非如異居也。朝晨省禮也。夕昏

定禮也。慈者愛養惻怛之誠。

用伊川方氏補

禮記卷六

卷六

任

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床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簞。縣衾篋枕斂簞

而禡之。

卷六 鄭氏曰 禡音亮 友經 禡音獨 禡音獨

衽卧席也。將衽古謂更卧處。竊意將坐指日間言。

將衽指夜間言。請者順尊者意所安也。至早旦親

起侍御之人舉几以進使憑之。斂此所卧在下之

席與在上襯身之簞。又其所卧之衾枕則以篋貯

之。簞則以禡韜之。須卧乃更鋪之。

鄭氏

父母舅姑之衾衾簞席枕几不傳。杖屨祇敬之。勿敢近。敦牟卮匱非餼莫敢用。與恒食飲非餼莫之敢飲。



食

傳文專反近音附近之近飲  
對對軍木俱反補羊支反

傳移也敦今杯也羊土釜今以木為器象土釜之

形也酒器也既盛酒漿之器餽謂食尊者之餘也與

及也恒常也旦夕之常食也。父母舅姑所服御

子婦不得輒傳我他處杖履是服御之重彌須恭

敬勿敢偏近飲食器非餽其餘不敢用與其常所

飲食非餽其餘不敢食本鄭說

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餽既食恒餽父没母存冢

子御食羣子婦佐餽如初旨甘柔滑孺子餽

子婦者長子及長子之婦佐餽者父母食不能盡

禮記卷六

三十一

子婦佐助餽食之使盡勿使有餘而再進也恒餽

每食常餽而盡之也父没母存食則獨矣恐母心

之傷故冢子侍食而羣子婦佐餽不言冢婦者舅

没則姑老冢婦已代政也甘美者則孺子餽之禮

孔氏輔  
陸氏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

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噴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

唾洩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

不擬褻衣衾不見奠父母垂洩不見冠帶垢和灰請

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五日則

內則







井不共漏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  
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  
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  
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漏彼力反嘯古作叱  
今如字爲嘯歎之嘯

漏浴室男子由右地道尊右也此言男女遠嫌防

微之禮

禮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  
雖不者音者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  
之事人代之已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之  
尊者加已以飲食衣服已雖不欲必且順而受之

禮記六

三十三

以待其命若加已以事又使人代之已雖不欲人

之代已亦且順而使之代待夫人之果不勝任然  
後復以身親之允皆明勿逆勿怠之意方氏

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子  
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  
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

色反

表明也。子婦有勤勞之事已雖甚愛念之姑且  
縱其爲之而寧數休之以彼共爲子婦之職吾不  
可以姑息之愛而奪其當爲之事也子婦未孝未  
敬亦勿庸怒之姑惟教之待其子不可教雖子放



婦出猶爲之隱不明其犯禮之過也

用方氏補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說音悅

二十五家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諫而父母不說其罪輕不諫而使父母

得罪於鄉黨州閭其罪重故寧反覆孰諫雖撻之流血不怨

本說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

續禮記六

二十四

律

服飲食由執事母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說音悅

婢子古說謂婢之子然則與下文庶子意重矣合如曲禮之婢子直言婢耳。婢子父母之所使令庶孽父母之所愛育是固所當聽命至於妻妾之切近吾身者亦不敢不聽焉妾雖吾所甚愛不敢與父母之所愛者敵妻雖吾所甚宜不敢以父母不悅而留苟父母以爲善子之情雖替而夫婦之禮不可以不行吾親有存沒吾心無遷改知有親



而不知有己也

金華應氏  
慶源輔氏

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決於為善決於絕其不善皆主於孝其親而發補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冢婦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

冢婦適長子之婦也介婦眾婦也不友無禮於介婦古說謂眾婦無禮冢婦不友之晦庵云未詳或

讀禮記六

三十五

未

謂友當作敢理或然也然不免改本文江陵項氏以使冢婦無怠不友無禮於介婦通為一句怠也不友也無禮也皆以母字統之若曰使冢婦毋恃其長而怠忽以不友無禮於介婦於義亦通。此言姑雖傳家政於冢婦冢婦當友愛介婦介婦當敬事冢婦以相和協蓋冢婦之統介婦又與姑之統子婦不同尤當曲盡也

補

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蒞蘭則受而獻諸舅



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之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后與之醜許六反昌改反

婦侍舅姑者也故不命適私室不敢退不敢專行故大小必請於舅姑家事統於尊故無私貨私畜私器私假私與不敢私受人故或賜之則獻請舅姑不敢私與人故請其故賜而後與其心終始一

於舅姑也鄭氏孔氏

適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卑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子弟猶歸器衣

三七五

讀禮記六

三十六

吳

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後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齊而宗敬焉終事而后敢私祭齊別反

**猶若也歸**

古云歸遺之歸也謂子弟若貴被尊上

歸遺器服則獻其上者於宗子山陰陸氏以子弟猶歸絕句云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以寡約入雖子弟猶歸其家也其器服雖吾貴富所有亦必獻其上者於宗子陸說尤徑在學者擇焉獻其賢者謂獻其牲之善者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

內則



不以支臨宗也終事而後敢私祭宗之親為正統  
己之親為旁出也凡以尊正統而一人心方氏

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稭稊膳脚腫臄醢牛炙醢牛

豢醢牛膾羊炙羊豢醢豕炙醢豕豢芥醬魚膾雉兔

鴉鷄呂反醢制角反醢音香醢詩云反醢詩亮

豢者總目諸飯而列之下文也孰稷曰稭今晚稻也

生稭曰稭今早稻也膳者總目諸膳而又列之下

文也醢牛膾臄羊膾臄豕臄也醢鄭云衍文牛炙

炙牛肉也脚一腫二臄三牛炙四此四物共一行

最在北從西為始醢肉醬也牛豢切牛肉也醢五

牛豢六醢七牛膾八此四物為第二行陳之從東

為始羊炙九羊豢十醢十一豕炙十二此四物為

第三行陳之從西為始醢十三豕豢十四芥醬十

五魚膾十六此四物為四行陳之從東為始以上

十六豆是下大夫禮雉十七兔十八鶉十九鷄二

十此四物為五行陳之從西為始通上為二十

豆此是上大夫所加禮孔氏

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梁醴清糟或以醢為醴

黍醢漿水醢盞酒清白羞稷餌粉醢便平聲於

內別



九反（醴音二）以醴黍配當音糗  
粥之糗之然粉醴之醴音糗自反

飲者總目諸飲而列之下文也重醴者謂稻黍梁

三醴皆有清有糟醴之沚子禮者為清未沚而雜

者為糟以清糟二者相配而重設故謂之重醴也

（醴粥也）以醴為醴者釀粥為醴也黍醴謂以黍米

為釀粥此即上文為醴之醴也漿酢七故載才載

以汁滓相將者也水則清新之水也醴梅漿醴類

（濫涼也）以諸乾挑乾梅和水以上皆飲之目也酒

者總目諸酒而又列之下文也清謂清酒若今煮

酒白謂事酒省事而昔酒二酒皆白若今生酒以

讀禮記六 三十八

上皆酒之目也着者總目諸着而再列之下文也

合豆蒸曰餌餅之曰糝自私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

為之糝者擣粉熬大豆為餌糝之黏着故以粉餌

搏之（醴）之然當為飴之然以稻米與狼臙昌六膏

為之亦粥之類以上皆着之目也集

食蠋醢而苽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折稊大羹兔羹

和糝不糝濡豚包苦實糝濡雞醢實糝濡魚卵醬

實糝濡鱉醢醬實糝腹脩蚺醢脯羹兔醢麋臠魚醢

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桃諸梅諸卵鹽食音嗣力戈

菰（折）之列反音杜為音而外辨  
之（卵音繼）丁亂反一紙直其反



食者總舉其目也。蝸、蝸、牛也。菘，雕胡字，亦作菰，即周官六穀之一也。以蝸為醢，以菘米為飯，以雉為羹。三者之味相宜也。下皆倣此。以麥為飯，折脯為羹。稌，稻也。細折之，列稻米為飯，以犬與兔為羹。此等羹且五味之和，米屑之糝，不必加麥。麥味辛，用否各以其宜。濡豚，包苾者，濡謂其者，豚肉以苾菜包裹，濡雞醢醬者，加以醢及醬。濡魚卵醬者，加以魚子為醬。濡蟹醢醬亦謂加以醢及醬。四者皆破開其腹，實蓼其中，則皆宜於用蓼者也。服膺謂捶脯而施薑桂者也。食之配以蚶醢、蚶蟻子也。折脯

續禮記

此方

為羹則配以豕醢。食饗之外，膚配以魚醢。食饗之生肉，配以醢醬。諸漬也。桃、菹、梅、菹，即今之藏桃、藏梅、卵鹽、天塊鹽、自蠅醢。而下二十六物，皆人君燕食所用。

食所用

孔氏

凡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

飯齊黍稷稻粱視春，宜溫也。羹齊雉兔雞犬視夏，宜熱也。醬齊醢醢醢醢視秋，宜涼也。飲齊水漿涼醴視冬，宜寒也。春屬木，故味多酸。夏屬火，故味多



苦秋屬金故味多辛冬屬水故味多鹹各因其時

味以養氣調以滑甘則四時之所同以土王四時

土味作甘也牛宜稌以下各以其氣味相宜用鄭氏方氏補

春宜羔豚膳膏薌夏宜水鱠膳膏臊秋宜犢麋膳膏

腥冬宜鮮羽膳膏羶羶音香其居反鱣所求反鱣音迷鱣音屋鱣音挺

薌牛膏酪鳥脂鱠魚肝臊犬膏麋鹿子腥雞膏羶

羊膏春陽方長羔豚羊豕之小者將盛而壯食之

於助新陽為宜膳以牛膏薌則以春木克脾土以

牛薌之土氣助養脾也夏陽極盛脂鱣雉魚之乾

者皆斂而堅食之於抑盛陽為宜膳以犬膏臊則

請風記六

四十

以夏火克肺金以犬臊之金氣助養肺也秋陰方

長牛犢鹿麋皆可補陽氣食之為宜秋金克肝木

膳用雞腥之木氣以助養肝冬陰極盛魚鮮鴈羽

皆善處陰食之為宜冬水克心火膳用羊羶之火

氣以助養心用劉氏方氏補

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麇脯麋脯麋鹿田豕麇皆有軒雉

兔皆有芼爵鷓鴣范范栝蒨栝棗栗榛柿瓜桃李梅

杏相梨薑桂音薑音而

脯謂析乾其肉軒謂切其肉如藿葉芼謂以菜雜

羹蠲蟬也范蜂也芝木芝也無華而實者名栝亦

內則



芝屬也。蓬麥也。稗枳稗也。粗梨之不臧者。自牛脩而下三十一品皆人君燕食所加。庶羞者百二十品記者不能次錄。鄭氏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敵庶人者老不徒食。

尊卑差也。鄭氏

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葱。膏用薤。三牲用穀。和用醯。獸用梅。鷓羹雞羹鴛羹之蓼。魴鱖丞。雉燒雉。鄉無麥。魚承反。和戶反。鴛音如。

殺似菜。更醢入爲之。酸梅自然之酸。釀雜切而和。

之鷓羹。雞羹鴛在羹下。丞之而不羹。三者皆釀之。

以蓼鴛。按上文鷓注云。又以鷓爲鴛。蓋一羽物也。魴鱖魚弱。其心易爛。故丞之。雉小鳥。燒之。雉或丞。或燒。無定。凡三者調和。皆以香草蘇苴之。屬而不

用蓼。鄭氏劉氏方氏

不食。雉鬻。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鼈去醜。去起呂反。兔苦刀反。

雞鬻鬻之小者。狼能害人。腸則傳道其所害之物。

狗陽畜腎。又其陽精之舍。狸善搏兔。善走狸脊上一道。如界兔。兔有九孔。豕俯聚精在腦。豕方二食。



之昏人精神。鮪魚有骨狀如篆乙。在目旁。食之鯁人不可出。陸氏云。魚腸謂之乙。魚敗自腸始。醜者。鱉之竅。凡皆不食。為不利人也。陸氏

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膽之。相梨曰攢之。

脫之除其筋膜。作之剝其鱗。新之拭其垢。撰之省

視其蟲。蠹膽之去其毛。使青瑩如膽。攢之環看其

虫孔。皆治擇之名也。氏

牛夜鳴則廝。羊冷毛而羸。羶狗赤股而躁。臊鳥饒色而沙。鳴鬱豕望視而交。臄馬黑脊而般。臂漏雞尾

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鵠鴉胖。舒鳥翠。雞肝鴈腎。鴉與

鹿胃。廝音由。羸音求。羶音昌。臄音保。反。般音班。胖音判。與於六反。

半晝勞。夜息若夜鳴。則有疾。廝惡臭。冷謂毛本稀

冷羸謂毛頭羸結。羶謂羶臭。赤股股裏無毛。躁謂

急躁。臄謂其肉臄惡。饒色其色變無潤澤。鬱腐臭

豕俯首而食。望視則首昂。交睫謂瘦而目毛長。腥

謂氣腥而不可食。黑脊言眾體皆異而脊獨黑。般

臂言疾在前脛般般然。漏言氣如蟻。蛄臭雞。少鳥

尾不盈。握言尾尚短。舒鴈鵠。翠尾肉。鴉鳥鴉。鳥胖

脅側薄肉。舒鳥。鵠。臄。謂藏之深與處。凡皆



不利於人不可食

鄭氏

肉腥細者為膾。大者為軒。或曰麋鹿魚為道。麋為辟。雞野豕為軒。兔為宛。脾切葱若薤實諸醢以柔之。燂

益反。免于晚天。

膾聶而切之。軒大切而不聶。辟雞與宛脾皆聶而

切。軒辟雞宛脾謂切麋鹿麋肉和葱薤於醢為道。鄭

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大夫無秩膳。大夫

七十而有閣。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

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坫一。

秩常也。閣以板度食物。坫土坫度食。羹食日用

禮記卷六

禮記卷六

惟稱有無不預為之等。五十為大夫。未甚老未有

常膳。至七十而有閣。以度食。有常膳矣。閣食以貴

賤為豐殺。五者三牲及魚腊。天子倍之餘。以次殺

用鄭氏補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

周人脩而兼用之。凡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

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醫亦如之。

九十者使人受。五十異粢。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

常珍。九十飲食不違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六十歲制。

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給衾。冒死而后



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  
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  
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  
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  
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  
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  
七十致政。凡自七十以上。唯寢。麻為喪。凡三王養老  
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瞽  
亦如之。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右曰虞氏養國老於上庠。  
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  
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  
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  
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  
皞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禮記）  
記王制有此。此與王制文略異。凡自七十以上與  
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是也。（禮記）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  
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  
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  
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養老如此爲其近於親也言慮養嫌或僞也上言其近親者下言親之所敬愛者言大馬以賤喻貴

陸氏

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爲博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皆有博史

有古音又今讀如字

憲法也博厚也。五帝憲謂朝夕與老者親炙其仁義之容道德之光自得於觀感不言之際至三王始有乞言之禮然五帝雖止從容養其氣體未嘗乞言偶有善言亦記之於博史三王雖乞言亦

講禮記六

四十五

卷

憲法其動容之間至於乞言亦不敢以迫切耗其氣須從容款曲伺閒乘暇開端發問而微其禮焉所得之言亦皆有博史以記之焉古者之史不一閩內者曰女史朝廷者曰國史若博史則記載養老之史取博厚之義爲名

東萊

淳熬煎醢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淳母煎醢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母

博音

淳即沃熬節煎醢陸稻謂陸地之稻以陸地稻米爲飯前醢使熬加于飯上恐其味薄更沃以膏使味相湛漬名曰淳熬此八珍之一也加于黍食者



蓋模象溥敦而為之故名溥母母讀為模孔

炮取豚若將剗之剗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荏以苴之塗之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皷為稍粉糝溲之以為醢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湯以小鼎鄉脯於其中使其湯母滅鼎三日三夜毋絕火而后調之以醢醢辭作詳山陰陸氏讀如字今從之舊音九讀作堆徐

讀如字 息酒反章善反 所九反

炮塗燒之名荏蘆葦裹謹塗以穰草和泥皷皮肉

上魄莫糶溲謂勻和鄉脯謂煮豚小鼎中使香美謂之脯者解折其肉溥如為脯然。為炮者取豚

若將剗之則實棗腹中編蘆包裹塗以和草之

四十六

生

泥而以火炮之既炮則所塗之泥皆乾而擘之手既擘泥不淨其肉又執故濯手摩之去其皷莫以

稻米溲和為醢付全豚之外而煎諸膏膏必沒此炮豚又以大鑊湯盛此煎豚之小鼎者三日夜而

后調以醢醢此言為炮之法鄭氏孔氏陸氏

擣珍取牛羊麋鹿麇之肉必胾每物與半若一捶反側之去其餌孰出之去其皷柔其肉藥反

胾脊側肉取其胾擣以為珍每物擣之法皆與牛一捶即擣之也餌古云筋腱也山陰陸氏謂餌為煎

內則



餌之餌言嘗以物為餌既熟則去其餌而出之又去其餽莫而柔和其味遂為珍矣此言擣珍之法集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絕其理湛諸美酒期朝而食之以醢若醢醢湛子潛反又直蔭反期音機醢於紀天

法補

為熬捶之去其馑編崔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灑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麇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論音

禮記卷六

四十七

熬於火上為之者也此言為熬之法本鄭

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為餌煎之。

三如一謂取牛羊豕三者之肉等分如一稻米二肉一者謂二分稻米一分肉也。此言為糝之法補

肝管取狗肝一。蒙之以其管。濡炙之。應進其管不夢。取稻米。舉搔溲之。小切狼膾膏。以與糝之為醢醢音

之然反

膾腸間脂舉皆也。狼膾膏者臆臆中膏也。醢作餅。三相糝為糝兩相差池為醢。謂小切狼膾膏與稻



米為醅也。此言為肝腎之法。補

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閤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

閤堂中門之禁等掌內人之禁令。鄭

男女不同施。不敢懸於夫之揮。不敢藏於夫之篋。不敢共沐浴。夫不在。欽枕篋。簾席。褥器而藏之。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

問以支反。揮音揮。篋音篋。席音席。褥音褥。器音器。

植曰。揮。橫曰。施。挂衣者也。枕。藏以篋。簾。席。韜以。褥。

周鄭氏補

禮記卷六

禮記卷六

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將御者。齊漱

澣。慎衣服。櫛。縱。笄。總。角。拂。髦。浴。纓。綦。履。雖。婢。妾。衣服

飲食必後長者。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鄭

將御必齊漱澣。所以致潔敬。婢妾衣服飲食必後

長者。不以賤廢上下之分。妾御不當夕。避上僭之

嫌。氏力

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

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于子生。夫復使人

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子生。男子設弧於

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鄭



月辰生月之辰初朔之日也。側室在燕寢之旁。弧

示有事於武。祿事人之佩巾。

鄭氏

國君世子生。生乎君。接以大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

之。吉者宿齋。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

六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卜

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

按古音捷方氏如字

接以太牢。接見其子也。卜士卜求其士以負之。卜

得吉者則齊宿。盛服於寢門之外。詩負之。古注以

詩爲承。方氏謂能詩者負之。期其能言也。宰既掌

具。故以醴禮其負子之士。仍賜束帛以酬之也。既

又卜士之妻或大夫之妾。使食其子。食之者乳之

也。

鄭氏

凡接子。擇日。冢子則大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

牛。國君世子大牢。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

擇日。卜日也。此論國君至庶人接子牲牢之等

并適庶不同。

孔

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實裕。

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

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

可者。謂雖非諸母。而其德可爲師者。特婦一室。



以處其子。擇子師教示善道。慈母知其嗜欲保母

安其居處。

鄭氏

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為髻。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為衣服。卑命士以皆漱。澣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朝食。夫入門升自阼階。立于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

釋下反

子生三月剪髮所留不剪者謂之鬢。夾凶相對為角。縱橫各一在頂上為羈。男耦女奇。取陰陽相

須。

孔氏

姆先相曰。母某敢用時日。祇見孺子。夫對曰。欽有帥。

蕭禮記六

五十一

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

師。子師辯告諸婦。諸母名。妻遂適寢。

相。亮反。咳。尸。才反。屬音旋。屬音遍。

欽有帥。欲有帥教而不敢怠。記有成。欲其成身而不敢忘。執右手明將授之事。左還授師。順陽道。孩子咳之則笑。故謂之孩。咳而名之。示若笑而受其名。

名。

方氏

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為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夫入食。

如養禮。



室謂屬吏二十五家為閭二千五百家為州閭胥中士一人州長中大夫一人史則其屬吏府其藏書之室也夫入食如養禮者其與妻食如妻始養

舅姑禮鄭氏

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初無辭

世子適長子適子世子之弟庶子妾之子。此明

見世子及適庶禮氏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大夫士之子不

敢與世子同名

為諱辟難也補

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

漱澣風齊見於內寢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

之特餼遂入御齊備反

內寢適妻寢也初來之妾特餼其餘今妾已見子

夫婦共食令生子之妾特餼其餘亦如始來時孔氏

特餼所以寵之然亦使知大分已定於其初終不

可得而易也孔氏輔氏

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

內則



擯者以其子見君所有賜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名之

擯傳姆之屬有賜謂於君有恩惠也此特所愛幸則君親自名之衆子謂衆妾之子非特愛幸者則命有司名之

鄭氏孔氏

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其問之也與子見父之禮無以異也

無側室故夫出避之至問妻及見子則其禮同

鄭氏

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

家統於尊也

鄭氏

禮記卷六

卷六十一

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其子

食音嗣

食子者前所謂卜使乳其子者劬勞也勞賜之也

惟大夫則然士妻賤不敢使人

用鄭氏補

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

旬古作均晦庵曰旬如字十日也。言子既見之後凡旬一見冢子則未食時先見適子庶子則食已乃見急於正而緩於庶也循其首者撫之以示

愛

山陰陸氏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

下食音嗣

鞶古謂小囊盛悅巾長樂陳氏謂鞶帶也春秋傳鞶厲大帶易鞶帶許慎服虔皆以鞶為帶其帶男用帛女用緇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傳寄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諒二反

數一十百千萬方名東西南北不同席共食蚤其

讀禮記六

五十三

別也教之讓示以廉耻也出入欲其行之讓即席

欲其坐之讓欲其食之讓也數日朝望與六

甲也外傳教學之師也書謂六書計謂九數禮今

之襖也不用帛為襦袴為其太温傷陰氣也帥循

也行禮動作皆遵習先日所為也朝夕學幼儀者

從朝至夕學幼小奉事長者之儀也簡書簡數也

諒言語信實也請肄者請於長者而肄習之也鄭氏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

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

內而不出衣於既反



樂謂六樂之器也。成王樂籥也。舞籥文舞也。成童謂十五以上。象文王樂舞象武舞也。謂用于戈之小舞也。射謂五射。御謂五御。二丁成人血氣強盛無慮損傷。可以衣表帛。大夏禹樂樂之文武備者也。博學不教者。廣博學問未可為師以教人。內而不出者。德在內不可出言為人謀慮。鄭氏孔氏高菴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五十命為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孫立言

有室娶也。男事受田給政役也。孫友視志。孫順朋。

禮記卷六

五十四

友視其志意所尚也。仕官也。方比也。物事也。方物出謀則謀不過物。方物發慮則慮不過物。孟子曰。位卑而言高罪也。此士之事也。服官政。統一官之政為之長也。致事則致其事於君而告老。鄭氏晦凡男拜尚左手。

左陽也。鄭氏

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紵。組紃。學女事。以其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邊豆。菹醢。禮相助奠。鄭氏紆晚反。說音晚。案思禮反。經文金。組音組。訓音訓。共音恭。相息亮反。十年不出。年及十歲。即常居內也。婉有委曲之意。

則



有遲緩意皆婦容之柔順也聽則有所受從則無所違執麻枲則績事治絲繭則蠶事織以機紝以箴組綬屬閭薄者為組組似繩者為紃觀於祭祀欲其習熟又納酒漿邊豆菹醢以致其禮相助長者而奠之於神焉鄭氏晦

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為妻奔則為妾凡女拜尚右手

聘者由彼而問此奔者自此而趨彼妻之言齊與之敵體妾之言接使得接近尚右陰也鄭氏又江

陵項氏曰鄭氏注周禮肅拜云若今婦人擯蓋古

之拜如今之揖折腰而已介冑之士不拜故以肅

為禮以其不可以折腰也然則其儀特斂手向身

微作曲勢耳鄭氏所謂擯者蓋如此此正今時婦

人揖禮也據鄭氏說則漢時婦人之拜不過如此

或者乃謂唐武氏始尊婦人不令拜伏則妄矣周

夫元令人拜天臺作男子拜則雖虜俗婦人舊亦

不作男子拜也況古者男子之拜但如今人之揖

則婦人之拜安得已如今之伏大氏今之男子以

古男子之拜為揖故其拜也加以跪伏為稽顙之

容今之婦人亦以古婦人之拜為揖故其拜也加



以拳曲作虛坐之勢此經言尚右手者特言欲手  
右向如孔子拱而尚右之尚非若今人用手按膝  
作跪也男之尚左亦然古跪自是一禮與拜與伏  
不相干凡皆項氏說也晦庵周禮九摎辨惟稽首  
頓首爲手引頭至地三曰空首則頭至手不至地  
矣九曰肅拜最輕但俯下手軍中拜及婦人拜也  
愚按古者席地而坐以手引頭屈服向地卽爲拜  
故拜字從兩手百拜而酒三行者因坐俯地其勢  
易也是古之拜與今之拜不同軍中有介冑婦人  
有首飾皆不可俯伏故但俯手謂之肅拜是女之

鄭氏移置錯簡從吾子曰執馬以下

請誦所聞而吾子自執馬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  
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礼  
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齊夫歌者  
直己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  
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  
故謂之商

元文變字及商聲也五字皆爲

文遺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二十九



南唐黃氏日鈔

第五

RECEIVED B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二十四

讀禮記 七

玉藻第十三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邃雖醉反

玉藻冕之飾也冕以板為頂藻以五采絲垂於板

之前後為十有二旒旒各十有二就每一就貫以

玉就間相去每一寸旒長尺二寸垂至齊肩為其

以藻貫玉故名玉藻十有二則法天數也延者用

三十升布染黃覆於冕上前後垂而延長深邃故

曰前後邃延龍卷之卷字本作袞畫龍於袞衣其

形卷曲袞冕所以祭先王之服先儒相傳謂前旒

蔽明亦習之誤此獨祭祀之袞冕為然欲其專精

神以饗神也若視朝則皮弁服何蔽塞之有哉

程氏周氏說

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

玄端者端衣名而色玄古者端衣或施於冕或施

於冠樂記曰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此施於冕者

冠禮曰冠者玄端緇布冠內則曰子事父母冠緇

端韞紳公西華曰端章甫晉侯端委以入武宮晏

平仲端委以立于虎門此施於冠者東門南門





謂國門諸侯告朔於廟明其受之於祖也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明其受之於天也聽者受之義陸

氏及論語注及方氏

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

扉門扇左陽也闔其左而由右者閏非正也

用方氏補

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餽奏而食日少牢朔月太牢五飲上水漿酒醴醴以支反

弁用皮體自然也以視朝之服而食敬也日中而餽不改造以厚養也奏樂而食和以養其心志也日少牢崇其儉也朔月太牢敬其始也五飲上水

禮記

味以淡為本也漿以汁滓相將其味酢七故反者也

者也

酒清酒醴甘酒醴以粥釀醴漿厚於水醴厚於酒醴厚於醴凡五飲皆以淡為本而漸及於釀厚也

用應氏方氏補

卒食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上下

御瞽當御之樂官幾察也樂以中聲為本聲之上

下皆非中故幾之魏文侯云鍾聲不比乎左高晦菴云和峴造樂於周我太祖神聖令降一分其

聲遂和用陳氏補



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

自貶損也

鄭氏

諸侯玄端以祭禋冕以朝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

禋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禋內朝路寢

門外之正朝也

孔氏鄭氏

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辨色始入所以防微日出而視所以優尊朝而臣先於君所以明分守退而君後於臣所以防怠荒

讀禮記七

三

卷

視大夫退然後敢退所以體羣臣而均勞逸

陳氏

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朔月少牢五俎四簋子卯稷食菜羹夫人與君同庖

禮食之

三俎豕魚腊五俎加羊與其腸胃四簋黍稷稻粱

子日紂死卯日桀亡後王以爲忌祭肺祭先食周人尚肺也祭牢肉夕食非始殺止於肉而不必肺

也○朝服以食享一國之奉不可忽也朔月豐於朝夕敬始也稷食菜羹忌日貶也夫人同庖不特

殺也

用鄭氏補

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



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

古音菊，如字讀。

**故**謂因祭祀無故不殺仁也。**庖**宰殺之所。**廚**烹飪之所。凡有血氣之屬，弗身踐。謂雖若螻蟻之微，猶弗忍踐之。此以小明大，血氣之屬，弗身踐，况忍無

故而殺乎。

用應氏陸氏補。

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年不順成，君衣布摺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

**衣布**謂若衛文公大布之衣。**摺本**謂天子之笏名。珽，諸侯之笏名。荼，士竹笏。其本飾之以象。今以凶年自貶去珽、荼、佩、士、笏，而但摺插其竹本，無象飾。

議禮記七

四

一七

也。**列言**遮列，但遮列使不得非時而取，而不取其賦也。○春秋書正月至于七月不雨，見咎徵也。三傳不達聖人之意，乃曰不為災，故不書旱，豈有不雨者七月而不為災，此曰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者，後儒惑於三傳也。不然則誤且繆矣。

長樂劉氏

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

**定龜**者，天龜玄，地龜黃，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俯者靈，仰者繹。前禽果，後禽獵。左倪靈，右倪若。其屬不一，定之者定其所當用。卜祭天用靈，卜祭地用繹。春用靈，秋用若之類也。**定墨**者，卜必以墨畫龜而



灼之大坵從墨為兆廣小坵旁出為兆魯定之者  
土兆橫木兆直金兆從右邪上火兆從左邪上水  
兆曲以大小長短明暗為吉凶或卜凶事又以短  
小為吉又有旋者吉大橫吉大橫庚庚庚庚是豹  
地庚庚然定體者體如體王其罔害體無咎言定  
之者既得五行之兆體君定其體之吉凶占人云  
君占體是也卜人定龜先視龜之上下左右陰陽  
大史定墨以視其兆坵人君定體視兆所得而斷  
其吉凶卑者視小尊者視大也馬氏孔氏

君羔幣虎犴大夫齊車鹿幣豹犴朝車士齊車鹿幣

讀禮記七

五

王識

豹犴犴音覓犴音直犴音例皆反

軾之制有衡以橫其上有犴以直乎下辟若席然  
施諸軾上註謂之覆琴詩韓奕謂之幟周禮巾車  
謂之禛○羔幣虎犴此君齊車之飾臣之朝車與  
齊車同飾言朝車於大夫士之間知兼大夫士言之  
也鄭氏

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  
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圖反手

當戶嚮明東首順生氣變而衣服冠起坐敬天怒

鄭



日五盥沐。稷而饋梁。擲用櫛。櫛髮晞用象櫛。進櫛進羞。工乃升歌。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出杆履。蒯席連用湯。履蒲席。衣布晞身。乃獲進飲。

既反。杆音季。連力旦反。

盥音管。饋音梅。櫛則乙反。櫛音善。反。櫛其

盥洗手。沐沐髮。饋洗面。浴洗身。稷與梁用其瀋汁也。櫛梳櫛白理木。晞乾象櫛。象齒為梳。櫛沐而進飲。以祝福。進羞以庶羞薦之。工升歌。謂以樂侑絺。精綌粗杆。浴盆蒯蒹蒲軟。連用湯者。初出浴。履蒯。繼以湯去足垢。而履蒲。乃用布晞其身。納履而進飲。進飲不進羞。工亦不升歌。浴殺於沐也。○日必

禮記

卷六

王說

五盥於其間而沐浴焉。所以滌其垢。致其樂而養其和者。亦無所不至。沐之瀋則先稷而後梁。既沐之櫛則先櫛而後象。浴之中則上絺而下綌。既浴之席則先蒯而後蒲。大抵初則先其粗者。用刷蕩之力。後則用其精者。盡潤養之功。既沐而升歌。所以作其陽。既浴而進飲。所以養其陽。而浴之禮殺於沐。又以首為尊也。

周禮氏補

將適公所。宿齋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恩對命。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揖私朝。輝如也。登車則有光矣。



史謂大夫亦有史官也。笏者，忽也。書事以備忽忘者也。漢初亦有秉笏奏事，蓋手執眼觀，口誦於君前也。書思對命，言書所思念，欲以對君之命。孔氏謂書此思對命三事，亦通。既著朝服，私習儀容，又觀容以聽佩玉之聲，使與行步相中，行出至於已之私朝，揖其屬臣而行，輝如可觀，登車則有光儀，拱挹之不盡形容之莫措矣。用孔氏

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誦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誦後誦，無所不讓也。他項反，茶音讀，誦平周氏如字讀。

搢謂扱

與

搢笏於紳，天子之笏曰珽，珽直也。故其

讀禮記七

七

重

制直云，方正於天下，釋其以直臨下之義也。諸侯之笏曰荼，荼舒也，舒緩也。進則屈於天子，退則伸於國人，故其制前屈而後直，讓於天子者，釋前誦之義也。大夫進誦於天子，退誦於諸侯，故其制前後皆誦，無所不讓，釋前後皆誦之義也。周氏以荼為茅之秀，云笏飾以荼，猶玉飾以蒲，姑兼存之以

俟來者考焉。

用周氏

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登席，不由前為躡席，徒坐不盡席尺，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侍坐必退席，不敢與尊者並也，不退亦須去就君



之親黨以避之不敢近尊也。登席不敢由前恐踐其席也。無所事而徒坐則不盡席之前有餘一尺。至讀書與食則近前而與席齊。讀書欲聲聞長者食恐汗席也。設豆去席一尺。食坐盡前則豆當又在其前也。用鄭氏方氏補

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上聲。音適。

祭祭先也。禮敵者共食則先祭。臣侍君而賜之食不祭。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又頃君命之祭乃敢祭。君未食而臣先食。徧嘗羞膳示行。臣禮爲君先。

請禮記七

八

重

嘗食之義也。嘗羞畢歆飲而俟。君殮臣乃敢殮飲者。飯之清禮。食先啜飲以滑喉也。氏孔

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必順近食。君未覆手不敢殮。君既食又飯殮。飯殮者三飯也。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

羞近者避食味也。順近食從近始也。覆手謂已食而釋其挾覆手不用也。殮夕食也。先儒以爲勸食者。朝食爲一。夕食爲再。以勸之使食。因謂之殮。爲其再食也。君未覆手弗敢殮者。待君一食之竟然後敢勸之使再也。如是者三。故曰飯殮者三飯也。



執飯與醬授從者食於尊者之前當親徹也鄭氏方氏

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唯水漿不祭若祭為已

係卑鄭氏方氏

不盡食不飽謙也水漿不祭非盛饌也已謂已甚

也係卑薄也言水漿若祭則太卑薄也鄭氏方氏

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

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

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退

則坐取屨隱辟而后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酒先典反詞魚

斤反辭匹亦反

洒如明兒言言和兒油油悅敬兒古以言言斯為

句今以斯禮已為句謂二爵而言言然和敬斯已

為禮至三爵則油油然悅敬而退不敢過三爵也

退則取屨隱辟而納之不敢當長者而屨也坐左

納右坐右納左凡以順手足之便用說文氏方

補氏

凡尊必上玄酒唯君面尊唯饗野人皆酒大夫側尊

用棡士側尊用禁鄭氏方氏

上玄酒不忘古也君面尊專其惠也饗野人謂

祭時唯用酒而不用水賤者用恩而已不



也側算在賓主兩楹之旁避君之嫌也於今未舉  
上有四周下無足禁有足皆所以頓酒尊使不動

者也鄭氏升方氏

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

緇布冠存古耳始冠暫用即敝棄之鄭氏

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纁綌諸侯之冠也

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

也音戶內反纁耳任反音其又此記反

纁備五采綦蒼文雜色纓所以結冠綌所垂之飾

○玄冠朱組纓緇布冠纁綌皆始冠之冠下皆齊

冠鄭氏

緇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緇冠素紕既祥之冠也垂綌

五寸惰游之士也玄冠緇武不齒之服也紕音

武冠卷音也紕緣邊也子姓適孫也孫是子之所

生故曰子姓。祖亡故冠用緇父在故武用玄此

孫為祖既祥之冠冠用緇帛以兆吉緣以素紕以

示凶此子為父既祥之冠垂綌五寸惰情之象點

冠緇武以罰之者不齒之服方氏

告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綌

燕居之冠冠武相連率略也古者施冠於首然後



加武以約之有事然後綏燕居無事者去飾也

五十不散送親沒不髦大帛不綏玄冠紫綏自魯桓

公始也

戰悉反

五十送喪不服散麻經始衰不備禮也親沒不髦

去為子之飾也天帛疏帛不綏者凶服去飾也玄

冠而用不正之紫色為綏其失禮自魯桓公始也

鄭氏

朝玄端夕深衣深衣三祛縫齊倍要袷當旁袂可以

回肘

直起魚反變一送反音達音咨袷而審反

祛袂末袂者袖也三祛者言深衣之廣三倍於袂

讀禮記七

十一

清

之末也縫齊者衣下之裾也要者衣之中齊者衣

之裾縫齊倍要者其裾之廣倍於要也祛尺二寸

圍之為二尺四寸三其祛為七尺二寸今其下倍

之則丈四尺四寸也袷襟也當旁在其側也袂之

廣取其可以回肘

鄭氏

長中繼揜尺袷二寸祛尺二寸緣廣寸半以帛裏布

非禮也

給音切

長者長衣垂之於外者也中者中衣服之於內者

也長中二衣與深衣大同小異繼者接袖也繼揜

尺者繼袂口而揜餘一尺謂幅廣二尺二寸以半

王



幅繼續袂口比深衣袖多長一尺以揜覆於外也  
袷領也以交而合故名曰袷二寸者言其廣也袷  
袂口也尺二寸言袂口之廣也緣廣寸半言領袖  
之緣也裏者袂也凡衣用帛則裏亦帛用布則裏  
亦布若以帛裏布則是以細而副麤故非禮用鄭氏陳

氏方補

士不衣織無君者不貳采衣正色裳間色

衣音意織音志間去

聲

織者先染絲然後織若錦之屬功多色重士賤不  
得衣之無君則弔故服素而不貳之以采衣在上

禮記

卷十二

禮記

故用青黃赤白黑五方之正色裳在下故用綠紅

碧紫駢黃五方之間色

用孔氏補

非列采不入公門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

襲裘不入公門

後讀如於山陰陸氏如字訓舉

列采謂正服文采成列也振絺綌謂禪音著絺綌

而無表衣以蔽之則襲表裘謂服表於外而無正

服以被之則藪藪謂裘必當裼反而襲之不見

美則疑於弔故皆不當入公門凡裘上必有裼衣

裼衣上又有襲衣裼者所以露其文采

用方氏補

纁為繭緼為袍禪為絰帛為褶

音丹音歷



續新綿緇舊絮絳禪衣褶袂衣

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朝然後服之，曰：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

卒朝謂卒告朝之時，告朝服皮弁，告朝畢脫去皮弁而後服朝服也。朝服以布，不以純，以緇，不以縞。後世反之者，始乎季康子之失禮也。朝服緇衣，素裳，待皮弁告朝訖然後服之，盛服非有道者不能充其服，謂若彼其之子不稱其服之類。用方氏補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

黼裘以黑羊皮雜狐白為黼文，以作裘。誓謂前祭

讀禮記

十三

文

十日誓戒省，謂前祭三日省牲。大裘，天子郊天之服。惟君黼裘以誓省，後世有用大裘，故記者譏之曰非古。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陽思歷反

狐白裘以狐腋之白毛為之。裼者袒而有衣曰裼，露肉曰袒。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則狐白裘天下之尤難得者。紂以狐白兔，西伯田子方以狐白禮子思，田文以狐白脫，秦患狐白之貴，可知。故惟君衣之，而以素錦為衣覆之，使可裼，右



虎裘左狼裘衛尊者宜武猛也

陳氏鄭氏

君子狐青裘豹褱玄綃衣以裼之麕裘青豸褱絞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

褱音袖緇音消麕音迷  
褱音岸緇音交反

褱袖綃綺屬犴胡犬絞蒼黃色麕鹿子羔羊子。裘必有衣各隨其色之相稱補

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褱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服之褱也充美也是故尸褱執玉龜褱無事則裼弗敢充也

見賢遍反

袒而見裘曰裼揜而充裘曰褱見言見於外充言

禮記

十四

文

實於內。裘之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褱衣褱衣之上有正服裘之必裼以見美為敬故君在則裼惟尸居尊位無所敬於下故不裼而褱執玉執龜敬在寶瑞故不裼而褱苟無事則必裼蓋臣之於君不敢自充其美必以著見其美為事上之敬也

用鄭氏方氏補

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木象可也

球美玉魚須文竹者以鮫魚之須文飾其竹竹木象者用竹本而象飾之孔氏



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大廟說笏非古也。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既搢必盥。雖有執於朝弗有盥矣。凡有指書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畢用也。因飾焉。說他活反。冠音問。造七報反。

說脫去也。吉事無所說笏。免者喪事。以布繞頭交額前而哭。惟當執事與免之時則說笏。造君所而受命則書於笏。事事畢用笏。以笏為重。故因而加飾焉。鄭氏方氏

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其中博三寸。明上下二首不博三寸也。君殺其上。

禮記卷七

十五

清

大夫士又沒其下。殺之而其首廣二寸半。以便於搢與指畫。鄭氏王氏

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解婢支讀如裨。音律。必政反。組女父反。音組。

辟讀如裨。冕之裨謂以繒采飾帶之側。終辟者盡其帶皆飾。辟垂者止於帶之紐。及下處有飾。率謂縵緝。率下辟者止於其末。下有飾。士不仕者用錦帶。尚文。弟子承學者用縞帶。尚質。并並也。

細帶之交結處也。以物穿紐約結其帶。並用組為之也。鄭氏孔氏

玉藻



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圍殺直天子直公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

韠音必

韠蔽膝也亦名芾名韍名韠韠者凡韠皆以韋爲之士之韠色如爵於士言韋總上文也

圍殺

直三等之制天子直無圍殺也公侯前後方殺四角使之方變於天子也大夫前方後挫角挫角則圜也士前後正者正方直之間或曰前亦挫角於是爲正也韠以下爲前以上爲後

用孔氏陸氏補

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莖帶博二寸

禮記

卷十六

韠

頸中央也以上下皆大而中特小如人之頸肩兩角也以其在兩旁如人之肩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故肩與革帶其廣同并言博二寸大帶用組約不堪縣繫故繫於革帶

方氏孔氏

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

繚音了音針

雜猶飾雜帶即上之帶辟

音婢

也玄華

緇皆帶飾

以等而殺耳二寸而再繚之亦四寸也率繚也凡

帶謂有司之帶亦繚之如士帶無箴功謂不裨之

也

鄭氏



一命緼音溫黻幽衡再命赤黻幽衡三命赤黻葱衡天子素帶朱裏終辟緼音溫黻音

緼赤黃之間色衡佩王之衡蓋瑀也幽黑色葱青色

王后褙衣夫人揄狄

褙音帶揄音狄音讀如翟

褙為翬揄為搖皆翟也伊雝而南素質五色皆備

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王

后之褙衣畫翬夫人之揄狄畫搖孔氏

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

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鞞結三齊

禮記

卷十七

三寸謂約帶紐組之廣也長齊于帶與紳齊也紳

帶之垂者也士之紳其制長三尺有司謂府史之

屬長止二尺五寸便於趨走承事也帶通四尺五

尺五寸繞腰三尺垂前於紳故曰三分帶下紳

居二焉帶之垂紳蔽膝之鞞承約組帶之結三者

齊長孔氏補

君命屈狄再命褙衣一命褙衣士祿衣

屈音關陸氏

女鞞音關張戰反鞞吐亂反

屈周禮作闕狄翟也翟即雉畫雉於衣命婦之服

故曰君命屈狄褙翬也畫翬於衣上文云王后褙



衣其制必在屈狄之上故曰再命禕衣。然禕衣既為王后之服，卿大夫妻亦再命得之，其制必少異。猶天子諸侯之同其衾冕也。一命禮衣，禮展也。士未命，其妻祿衣，祿或作稅，展衣白，祿衣黑。

氏孔

唯世婦命於奠醢，其他則皆從男子。

禮音獻，孔如字。

世婦謂天子二十七世婦以下也。世婦及命婦入助蠶畢，獻繭凡獻物必先奠於地，故曰奠繭。奠繭者有功於祭服而命之不專為夫，其餘非助蠶者不須奠繭之命，惟從夫之爵，故云皆從男子。

禮記

卷十八

卷十八

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頤雷垂拱，視下而聽上，視

帶以及袷，聽鄉任左。

齊音咨，力故反。音切，鄉許亮反。

紳垂則身磬折也。齊者裳之下緝，如履齊者謹於

移步也。雷者屋簷，身俯則垂其頤如屋雷也。拱，沓

手也。身俯則宜手沓而下垂也。視下者視高則傲

故下矚聽上者侍尊宜諦聽，故聽上視帶及袷者

視尊者之身，下不過帶，高不過袷。袷衣領也。聽鄉

任左者聽之所鄉，以左為任左近君也。

氏孔

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

外不俟車。



節以玉為之君召臣有一節時有二節時故合云  
三節急則二節臣故走緩則一節臣故趨在官不  
俟獲者古者官府近列君側席地而坐登席解履  
聞召即往故不俟獲在外不俟車者退食於外徒  
馭皆散倉卒未易遽集故或不容於俟車禮氏  
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士於尊者先拜進面答  
之拜則走

凡皆不敢以主禮自居也先拜進面謂拜竟乃進

面親相見

本孔氏

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名士與大夫言

禮記七

十九

文

名士字大夫

字名謂字其名即稱字也。○隱其名而稱其謚與  
字所以謹分守存謙退亦體其君尊賢悼往之心

應氏

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凡祭不諱廟中不諱教學  
臨文不諱

此明有不得而諱者義各有在也

補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  
夏周還中規折旋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  
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聞佩玉之



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

音讀作辟音旋

右徵角左宮羽玉聲之所中也徵為事角為民可  
以勞故在右宮為君羽為物宜逸故在左采齊路  
門外之樂節逸詩肆夏路門外之樂節九夏之一  
也周旋是直去却回來其回轉處欲其圓而中規  
折旋是直去復橫去其橫轉處欲其方而中矩為  
在衡和在式集鄭氏及晦菴

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齊  
則結佩而爵韠辨反

不佩玉非盡去之也特結其玉不使鳴以收斂為

禮記

二十

黃案

敬耳左佩德佩玉也故結之右佩事佩木燧大鷩  
之屬以備使令故設之結則結其佩又屈上之以  
齊而思神明心不在事也爵韠祭服應氏

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  
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

佩玉以聲而節行衝牙者佩之所以成聲者也凡

佩上繫於衝下垂三道穿以蠙珠下端之前後縣  
以璜其中央下端縣以衡牙動則衝牙前後觸璜  
而為聲所觸之玉其形似牙故曰衝牙孔氏

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

玉藻



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

則其反瑜羊朱反綦音其也而充反組音溫或武山反

璋致而緼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

山玄水蒼色所似也綬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也純當為緼古文作紂綦青黑色瑜美玉璫玟石

次玉者緼赤黃間色山陰陸氏純與緼皆如字純

以緼為之緼以纁為之免改本文而義亦明徑合

從之也孔子製環豈自為之制歟記者傳聞而說

者曲為之議似意之耳

童子之節也緼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錦

也

用錦為緼布衣之緣又紳帶及約帶之紐皆用錦

并以錦為總而束髮其錦皆用朱色之錦此童子

之飾其以父母存而尚采歟用氏補

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禮古音肆

肆伸之也束所以約帶之組紐也勤謂執勤勞之

事也伸束及帶所以為容有事則收之身湏趨走

則擁抱之於懷或云此承上文言童子以朱錦束

髮肆之使至帶陳氏

此篇自而素帶終辟以後至走則擁之鄭氏謂



多錯簡。天台賈蒙依其說改次前後。今錄下方。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而素帶終辟。而衍字元木無大諸侯字疑脫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鞞結三齊。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

童子不裘不帛。不履絢。無總服。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見先生。從人而入。其

禮記

卷二

王義

絢。履頭飾。○不裘帛。恐太溫也。不履絢。未成禮也。

不服總。惟聽給事。而不服麻。無事則旁立。為其幼也。從人而入。不敢獨勞。長者與為禮也。禮氏補

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客殮。主人辭以䟽。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壹食之人。一人徹。凡燕食

婦人不徹。飯音孫反

先生尊者也。異爵貴者也。饌不為己設。故後人而祭。示為尊者嘗食。故先人而飯也。客祭。盛主人之饌。客殮。美主人之食。故主人皆辭之。䟽。言麤也。主



人自置醬者敬客。客自徹者敬主。一室之人自食。非有賓客。惟使少者一人徹。壹食謂若同盤而食。亦惟一人徹。不以無賓主而廢禮也。婦人不徹。弱不備禮也。鄭氏孔氏方氏輔氏

食棗桃李弗致于核。瓜祭上環。食中葉所操。凡食果實者。後君子。火孰者先君子。有慶非君賜不賀。有憂者。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七刀反。先並去聲。

環謂瓜外圓中虛橫斷之形如環。操謂手持者。○弗致于核。謂懷核不置於地也。食瓜亦祭。先祭以其上環。食其中棄其手之所操。果實陰陽所成。

讀禮記七

廿二

產之味。以先食為新。故後於君子而食。火孰調和所成之味。以後食為謹。故先於君子而食。有慶非君賜不賀。陸氏并下文有憂者釋之云。有憂者有慶。唯君賜然後賀。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前章之文重出。鄭氏孔氏方氏

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殮。

凡客將食興辭而孔子不辭。凡禮食先載。次殺。至有則飽。乃殮。孔子又不食而殮。是季氏失禮而孔子以微意警之。是亦教誨之也。孔氏輔氏應氏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敢



即乘服也。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酒肉之賜弗再拜。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

乘服以拜。敬君惠也。非經君命。雖有車馬衣服。不敢輒乘服也。據掌以左手覆按右手之上。致諸地

者。致首於地。恭之至也。酒肉之賜。弗再拜。輕也。賜

君子。小人不同日。謹尊卑也。鄭氏孔氏陸氏

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膳於君。有葷桃茹。於大夫去茹。於士去葷。皆造於膳宰。大夫

不親拜。為君之答已也。造七報反。為子偽反。

宰謂膳宰。主飲食官。葷辛菜。桃桃枝。茹葵帚。皆熏

禮記

卷四

任

被不祥者。○大夫使宰獻。士親獻。皆拜送。膳於君

所熏。被其不祥。造詣膳宰而進之。大夫不敢親拜

進君者。恐煩君之答已也。鄭氏孔氏

大夫拜賜而退。士待諾而退。又拜弗答拜。大夫親賜

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衣服弗服以拜。敵者不在。拜

於其室。

大夫拜竟即退。不待報。恐君召進而答已也。士賤

君無答拜之禮。又待小臣傳君之報諾而後退。又

拜者。又拜君之諾報也。弗答拜者。君不答士拜也。

大夫賜士。士既拜受。又往拜謝於大夫之室。所



再拜也。衣服弗服以拜者，君之賜則服以拜，大夫輕於君，故不服其所賜而拜也。敵已者有賜而不拜，在家不及拜，受則往拜謝於賜者之室也。本孔氏說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士於大夫不承賀，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親在行禮於人，則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

弗敢以聞，恐其瀆也。如少儀云：致馬資於有司，及所謂贈從者之屬，皆弗敢以聞也。士卑於大夫，不敢受其賀。下大夫於上大夫尊近，故受賀。父在行禮，與受賜皆稱父，事統於尊也。鄭氏禮氏方氏

禮記

卷五

禮

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

服襲為充美於內，惟盛禮乃然大裘不裼，是以祀天禮盛也。乘路不式，路車亦以祀天禮盛，無他敬也。

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

唯速於諾，走速於趨，方氏

親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起權反



疏祖屈木所為厄厄之屬手澤汗之所漬津之所漬○親病而憂未為至孝親沒而觸痛不忍可以觀其孝矣補

介拂闌大夫中棖與闌之間士介拂棖賓入

不履闌公事自闌西私事自闌東魚列反

中央所豎短木棖門兩旁長木介副也賓之

拂謂衣拂之也上介近君稍中故衣拂闌大

夫之介微遠於闌故中於棖與闌之兩間士介卑

去闌遠故拂棖不中門者嫌於自尊不履闌者嫌

於自高公事謂聘享為國而與主君敵故自闌西

讀禮記七

廿六

昌

客禮也私事謂私覲為己則從主君而已故自闌

東不敢以客禮自居也集鄭氏孔氏方氏說

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疾趨

則欲發而手足毋移○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席上亦

然端行順雷如矢○弁行刻刻起履執龜玉舉前曳踵

踏踏如也○舉遠反解大

君天子諸侯也尸祭祀象神之尸也武迹也接武

踏半迹○繼武迹相及中武迹間容迹○凡徐趨皆用

與尸行之節疾趨履常欲起手足猶宜直正不得

邪低搖動○轉豚循也轉足循地而行不舉足謂



足不離地也。齊裳下緝也。足既不動則裳下曳地如水流於地之狀也。端行謂直行或謂端冕之行。頤如屋雷之垂行如矢之直也。弁行謂急行或謂戴弁之行。剡剡銳利履頭起發之狀也。執龜玉則舉前而曳其後踵足踳踳如有循。鄭氏孔氏方氏凡形容惕惕。廟中齊齊。朝廷濟濟。翔翔。翔音祥惕惕直疾貌。齊齊恭虔貌。濟濟有威儀於莊。翔翔行而張拱。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遫。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

讀禮記七

廿七

昌

如尺。燕居告溫溫。

濟音咨  
遫音速

舒遲德性自然也。齊遫則見所尊又警而變。遫猶蹙也。足容重舉欲遲。手容恭拱而正。目容端毋淫視。口容止無妄言。聲容靜不噦咳。頭容直不傾顧。氣容肅似不息。立容德中立不倚儼然有德之氣象。色容莊勃如戰色。坐如尺不動也。生謂教使燕居時告教人溫溫然匪怒伊教也。鄭氏孔氏應氏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

如覩其人在此。

鄭氏

喪容纍纍。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梅梅言容藹藹。

藹音又



丁年切 鬪  
紀具反

喪容總言之其下分言之皆喪容也纍纍羸瘵貌

顛顛摧落貌瞿瞿驚遽貌梅梅曖昧貌繭繭聲氣

卑微也鄭氏孔氏補

戎容唇唇言容詬詬色容厲肅視容清明立容辨卑

母調頭頸必中山立時行盛氣顛實揚休玉色格反

如字 鬪音日 鬪音今讀

戎容總言之其下分言之皆戎容也暨暨果毅貌

詬詬教令嚴立容辨卑母調古通為一句謂雖自

聚卑而無諂媚山陰黃氏各三字為句立容明辨

詩禮記

卷廿八

文

雖卑遜而毋失之諂媚也山立如山不動也時行

時而即行也盛氣顛實戰勇之氣顛實於中也揚

休揚其休美玉色粹美瑩徹也用鄭氏孔氏補

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伯曰天子之力臣諸侯之於

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其

於敵以下曰寡人小國之君曰孤擯者亦曰孤上大

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

大夫世子自名擯者曰寡君之適公子曰臣孽士曰

傳遽之臣於大夫曰外私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

名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大夫有所往必與

士也



公士為賓也

適音的德色吏反必列反

**屏**謂屏衛中國**擯**相也**公子**庶子也故自稱**孽**

**遠**以車馬給使士自稱職之卑也士臣於大夫曰

私人此士既不與大夫為臣故對大夫稱曰**外私**

**公士擯**者謂正聘用公家之士賓介也

鄭氏

### 明堂位第十四

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

禮記

卷九

下

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

禮記

**斧**即黼依即袞為屏風畫斧形在戶牖間**負**者背

之而立也**九采**九州之牧**四塞**謂夷服在四方為

蔽塞者○周公相成王漢儒以為代之朝諸侯傳

聞既不審矣鄭康成又竟指天子為周公何過耶

有周朝諸侯之位見於康王之誥亦不過東西百

帥之此書五等諸侯與四夷各班又以九州之牧



次於四夷之外皆未安補

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爲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孤音胡。韜音獨。

**弧**。旌旗所以張幅者。**韜**。則韜弧之衣。○明堂布政

讀禮記七

三十

下茂

之堂。明取嚮明之義。今日明諸侯之尊卑。是特釋位之爲義耳。然諸侯之班爵素定。其尊卑不待此而後明也。成王幼。周公以冢宰聽其政。今日踐天子之位。周公無此事也。周室班爵之制。諸侯不過百里。今日地方七百里。周室無此制也。魯惠公始請郊於東周。至僖公然後用郊。春秋書之以著其非。今日成王命魯公祀帝于郊。成王亦未嘗有此舉也。封爵當以孟子爲正。魯郊當以呂覽爲正。蓋皆周末先秦之書也。明堂位作於漢儒。漢儒多出於魯。魯之僭大始於春秋。遂有矯飾之說。傳流



至漢漢儒因而述之弗考爾補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壘。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篋。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琄。嶽。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犧古素何反。今如字。篋息緩反。又祖管反。琖側眼反。散先日反。嶽

居衛反。琄苦管反。倒而林反。

禘大祭。白牡。殷牲。犧尊。畫犧象尊。畫象壘。貯酒而給於尊者。為之雷文。以示戒。故曰壘。山謂刻山雲

禮記

卷二十一

王義

為壘也。鬱尊者盛鬱也之尊。黃目黃彝也。鑊金為龜目。故曰黃目。灌謂酌鬱尊以獻。瓚形如槃。容五升。以大圭為柄。是謂圭瓚。玉豆以玉飾豆。篋邊屬以竹為之。雕者刻飾其柄。爵者酌酒獻尸之杯。琖夏后氏爵名。飾之以玉。仍雕者因爵之形而為之飾也。加者加爵。琖則爵而已。一升曰爵。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皆爵之大者。璧者以璧飾其口。俎盛肉者。虞俎名。琄直而有脚。夏俎名。嶽脚中央添橫木。下管象者。堂下吹管以播象武之詩。朱干干盾也。以朱飾其背。玉戚戚斧也。以玉飾其柄。大武周舞



〔大夏〕夏舞素積者素衣其衣積疊〔昧〕東夷樂名〔任〕南蠻樂名。凡皆侈言魯用天子禮樂且自釋其義以爲廣魯於天下然天下周之有而云欲廣魯於天下將何爲耶補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門夫人薦豆邊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是故夏初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卷〕音袞

〔卷冕〕龍衮而冕〔副〕首飾〔禕〕暈也衣之所畫。凡亦侈言魯用天子禮樂然於祭祀而云百官廢職服

禮記卷七

三十一

大刑則三代之王未聞有承祀者不職而加之極刑者也若云姑爲是法而已則天下何從而大服夫四罪而天下服舜實見之行事然後天下服爾若爲之法而天下服何速耶補

大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

魯之大廟即天子之明堂也魯之庫門即天子之皐門也魯之雉門即天子之應門也魯以木鐸振於朝是亦天子之布政也每事以天子誇魯之盛而不知此魯之失也補



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

疏屏。天子之廟飾也。

疏屏。梲反。鄉。計亮反。康。若浪反。舉也。馬氏讀如字。安也。

節。今屋梁之斗拱。山節。刻山爲文也。梲。今梁上之

短柱。藻。梲畫藻爲飾也。復廟。重屋也。凡前殿曰廟。

後殿曰寢。摠而名之。皆曰廟也。重檐者。就外簷下

壁。復安板檐以避風。雨之灑壁也。刮楹者。刮之

使淨。楹者。柱也。達鄉者。達之使明。鄉者。闔屬。反坫

者。嚮外之坫。出尊者。謂置酒尊而出於坫之上也。

崇坫者。崇高之坫。康圭者。謂受賓圭而安於坫之

上也。凡坫皆以土築之。屏者。今浮思謂城隅。缺上

爲屋以覆屏牆之小樓。疏者。刻爲雲氣蟲獸。○凡

亦修言魯之用於廟。皆天子之廟飾也。補

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

乘路。周路也。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綬。殷之大白。周之

大赤。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

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牲。周駢剛。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

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爵。夏后氏以琖。

殷以斝。周以爵。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斝。周以黃目。

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土鼓。黃梓。鞀

箛。伊耆氏之樂也。拊。搏玉磬。拊。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



四代之樂器也

力輒反瀟音煩着直畧反音緣

梓音浮章于鬼反措居八反

鸞車車有鸞和為行節也鈎車鈎曲也謂車有曲

輿蓋曲其前闌也天路木路乘路玉路此四代車

路之別旂之制始於舜子燕子云舜建太常綴者

旂旒之係於繩而垂者也殷尚白周尚赤此四代

旂常之別白馬黑鬣曰駱馬以毛物為主而鬣又

毛之長者故以鬣言夏尚黑故用黑鬣駱白黑相

間也蕃赤也九言焉夏黑殷白周駢附赤色此三代

牛牲之別泰瓦尊山壘畫為山雲之形尊者尊無

讀禮記七

三四

請

足而底着地犧象者畫犧與象為尊之飾此四代

尊之別琖鍾之小者謂卑淺若琖然故名琖筆稼

也畫為禾稼爵象雀有足而尾此三代爵之別灌

尊灌鬯之尊也雞夷即雞彝刻木為雞形而畫雞

於彝筆畫禾稼黃目鏤目而飾以金勺灌尊所用

以酌酒者也龍勺勺為龍頭疏勺謂通刻勺頭為

雉頭也蒲勺謂刻勺為鳧頭其口微開如蒲草本

合而未微開此三代灌尊及勺之別土鼓築土為

鼓黃桴以由桴為桴葦籥截葦為籥籥者如笛而

三孔伊耆氏古之本始禮樂者拊取聲淺搏取聲



深摺猶憂謂憂祝擊謂擊敵皆所以節樂者此四代之樂之別又推其始於伊耆氏者也。車也旂也牲也尊也爵也勺也樂也皆前代帝王之制魯兼用之記者侈言之施之周公之廟猶曰報功施之魯國難乎免於僭矣。周陳

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類宮周學也崇鼎賁鼎夫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垂之和鍾叔之離磬女媭之笙簧夏后氏之龍龔虞殷之崇

牙周之璧翬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俎有虞氏以琯夏后氏以巖殷以楨周以房俎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翬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矣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為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射音對又都雷切俱甫切揭舌曉切緇明刀切



魯公伯禽武公伯禽之玄孫名敖以魯此二廟比周文武之廟世室言不毀也米廩魯學謂即虞之庠皆言養也與序音宗類宮總言魯兼四代之學也崇貫封父越皆國名棘即戟大弓武王之弓此言魯有天子之器也鼓足鼓有四足也楹鼓以柱貫中縣則在上垂叔女媧皆古人名和鍾編鍾離磬特磬笙簧笙中作簧篥虞所以縣鍾磬橫曰篥植曰虞龍其飾也崇牙謂於篥之上刻木爲崇牙之形以挂鍾磬璧翼者畫繒爲扇戴小璧於其上此言魯前代之樂器也敦瓊琕簋皆黍稷器琒斷木爲四足音添橫距棋曲撓之如枳棋樹枝房俎下橫闊如房揭豆以木爲柄獻謂疏刻之此言魯兼前代之禮器也音蔽膝之鞞音山火龍章所畫之文此言魯兼前代之祭服也祭首音心肝肺此言魯兼前代之祭禮也尚明水醴酒此言魯兼前代之獻酒也官五十至三百此言魯兼前代之官制也綏謂旌旗之綏綢練謂綢杠以練音和旒崇牙刻繒爲崇牙之形以飾旌旗之側翼如扇形以障柩車戴之以璧此言魯兼前代之葬儀也凡四代帝王之服器官魯果兼用之非特分之所不當亦恐



力之所不及春秋時魯弑三君又公廟立於私家  
自三桓始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亡之  
有誅由魯莊公始婦人之髻而弔自臺駘始玄冠  
紫綬自魯相公始朝服之以縞自季康子始令云  
君臣未嘗相弑政俗未嘗相變亦近誣矣雖曰隱  
惡不若不言之愈也

用鄭氏及度源輔氏補

### 喪服小記第十五

斬衰括髮以麻為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齊衰惡笄  
以終喪

七雷反為于反

斬衰父服始死括髮以麻若為母始雖亦以麻至

禮記七

三七

俛尸出堂後又哭則改而免以布免者以布為卷

幘以約四垂短髮自項而前交於額也齊衰惡笄

以終喪者婦人質於喪有除無變

鄭氏

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髻其義為男子則

免為婦人則髻

音

男子吉有冠喪則玄冠而免婦人吉有笄喪則去

笄而髻

補

首杖竹也削杖桐也

杖之別

祖父卒而后為祖母後者三年

喪服小記



承重

為父母長子稽顙，大夫弔之，雖總必稽顙，婦人為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

婦人既嫁，則所重在天。補

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

異姓謂同宗之婦。鄭氏

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

重在父。

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

殺色界反

三六四

讀禮記七

三十八

三者已與父及子三世也。以三為五者，上因父而及祖，下因子而及孫，則為五。以五為九者，上因祖而又及高祖，下因孫而又及玄孫，為九也。上殺者祖以上服，漸輕，下殺者孫以下服，漸輕。旁殺者高祖以下之旁，從服亦漸輕，而至於盡矣。用鄭氏補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

庶子立為王，與適子為王者，其奉先廟制同。補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五世而遷之。

宗其繼高祖者也。





宋本黃氏日鈔

第壹

2025/05/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別子者諸侯之庶子別為後世之始祖繼別者別子之世長子為其族之宗所謂百世不遷之大宗也繼禰者別子庶子之長子為其昆弟之宗所謂五世則遷之小宗也小宗有四或繼高宗或繼曾祖或繼禰皆至五世而遷特舉繼高祖者言之耳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

祖遷於上謂高祖之父以次而禘也宗易於下謂繼高祖而下三從族父以次而踈也因祖故敬宗宗者祖禰之正體故敬宗所以尊己之祖禰也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

讀禮記七

三九

毛氏

斬謂斬衰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

殤與無後者皆祔於祖祖與禰皆宗子祭禰

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言服之所以隆殺也

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為女君之子服

喪服小記



從服謂於已無服於已所從之人有服已所從之人既沒則已謂若君母之父母昆弟若妾為女君之黨君母與女君既沒不必為之服也屬者骨血連屬以為親屬從則非於已非親而徒從人為服者比如子從母而服母之黨夫從妻而服妻之黨母與妻雖沒猶為其黨服也妾為女君之黨服故為女君之子服若妾與女君俱出女君雖猶為其子服終而妾則義絕無服矣用鄭氏說

禮不王不禘

**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惟王為然諸侯以下及始

禘

禮記

四十

祖耳

補

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為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為

禮記

妻父母不降服為妻故親之也為妻齊衰而不杖

父為主子不得伸也禮記

禮記

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父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尸服以父之爵祭食以子之爵然父為士而子為天子與父為天子而子為士乃後世事人情所不忍言而漢人言之若以義例明禮似不若父為大



夫子爲士之說安也補

婦當喪而出則除之。爲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

當喪當舅姑喪。女嫁則因隆於夫家。被出則恩復隆於父母。得反則恩復隆於夫家。

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爲除喪也。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

再期云三年。期云二年。皆占禫言之也。言喪節應

禮記

卷七

祭

歲時之氣。喪祭與除喪不同時。再祭謂祥與練也。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朋友。禩而巳。

身有大功。九月喪而主同姓。三年之喪。則必爲之再祭。以盡三年喪之禮。若爲朋友主。則既葬後。禩祭。祔廟而止。補

士妾有子而爲之總。無子則巳。

妾以有子爲恩。補

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巳則否。他活反。又他外反。

稅者日月巳過。始聞喪而追服。此謂父在他邦。



生已已不及識祖父祖母諸父昆弟聞其死已過

時而父追服已無追服

本鄭氏說

爲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除喪而后聞喪則不稅降而在總小功者則稅之

卿大夫出聘君諸親之喪已除則不必追服蓋從服者其情輕也總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故必追服之蓋屬從者其情重也遠兄弟輕服皆自父祖之親降殺而及之故云降而在總小功補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君雖未知喪臣服已

禮記七

四十二

禮記

此言君出朝聘未反而君之諸親有喪者從行卑近之臣則隨君而服不問服限之已除未除也其餘爲臣之貴者君親服限未除則從之服若已除不從之追服若在國之臣君雖在外未知諸親之喪其臣先已喪服矣

用孔氏補

虞杖不入於室。衽杖不升於堂

此論哀殺去杖之節

孔氏

爲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爲君母之黨服

爲君母後謂無適立庶爲後也君母卒則不爲君母之黨服異於適也適爲屬從母沒亦服母之黨



用孔氏

經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經。緩色界天

首經大一搯搯謂拇指與第二指一圍也。要經較

小杖大如要經。晦菴又鄭氏說

妾為君之長子。與女君同

重正統也。鄭氏

除喪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

除喪謂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易服謂先遭

重喪後遭輕喪。男子易乎帶。婦人易乎首。易重首

經。女重要經也。鄭氏

禮記

四三

蕭

無事不辟廟門。哭皆於其次。婦婢

朝殯宮。辟開也。次謂倚廬。鬼神尚幽。廟宜閉

鄭氏說

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

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

復招魂銘。明旌。周禮天子復曰臯。天子復則不

稱名。取妻亦無不知姓者。先儒遂以此為殷禮。鄭

氏孔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

麻同皆兼服之

文服小記



初服麻既虞變葛斬衰之葛齊衰之麻經皆五寸  
七分之一帶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齊衰之葛  
大功之麻經皆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帶四寸  
百二十五分之七十六兼服之者謂若斬衰卒哭  
男子變要經以葛若又遭齊衰之麻易葛帶其首  
經猶是斬衰之麻是兼之也下放此鄭氏及山陰陸氏

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后卒哭

鄭音此陸氏如字

報鄭讀爲赴疾之赴云不及期而葬訓急疾也山陰陸氏謂不及期而葬者報而後知之故云報葬即及期則有會而無報○急葬者急虞祭安神宜

禮記

卷之四十四

丁

急也凡虞祭畢即卒哭今卒哭必待三月已之哀痛則奪之不忍急也陸氏說

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

偕俱也謂父母同月若同日死先葬者母也先輕葬服斬衰從重雖葬母亦以父之服父未葬不得

變服也

鄭氏

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大夫不主士之喪

大夫降其庶子者父於子本替服今大夫尊而庶子賤故降服大功也其孫不降其父者孫謂庶子之子大夫於庶子之服雖降於庶子之子不降重



繼世也不降其父謂亦服大功如於庶子也孔氏方氏皆謂庶子之子不降其父猶為三年卑不可以降尊也亦通恐子無降父服之理不必立此言耳大夫不主士之喪謂不以尊攝卑補

為慈母之父母無服

慈母撫己者也父雖命為母子本非骨肉故止為慈母服不為慈母之父母服異於生己之母也孔

祇

夫為人後者其妻為舅姑大功

夫為本生父母期其妻降一等不貳隆也合熊氏鄭氏說

禮記

四九

文

士祔於大夫則易牲

祖為大夫孫為士孫死祔祖用大夫牲少牢不敢

以卑牲祭尊也鄭氏

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

祖禰為同居有主後者為異居

繼父謂母後嫁之夫母嫁子不隨固無繼父之名

自無服此言夫死妻稚子幼無大功之親隨母嫁

後夫後夫亦無大功之親彼此同財而祭其祖禰

是為同居其服期有主後而異財為異居其服三

月鄭氏

喪服小記



哭朋友者於門外之右南面

變於有親者也門外寢門外右西邊賓也南面嚮

南以答弔客

鄭氏孔氏

祔葬者不筮宅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為士大夫者其妻祔於諸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諸侯不得祔於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於士

宅葬地中一以上謂超越一位各隨昭穆○前人

已葬者不再筮祔則隨其爵卑不得祔尊尊得祔

卑

孔氏

禮記七

四十六

毛

為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

母之君母外祖適母也母在而為之服已則從之服母若亡則不復為之服所謂從服者所從亡則

已

用鄭氏孔氏補

宗子母在為妻禫

父在適子為妻不杖不杖則不禫父沒母存則為妻得杖且禫矣此嫌宗子尊疑厭其妻故特言之謂雖宗子母在亦為妻禫蓋宗子尊則其妻亦尊不得以母在為厭也

本質氏說

為慈母後者為庶母可也為祖庶母可也

禮記